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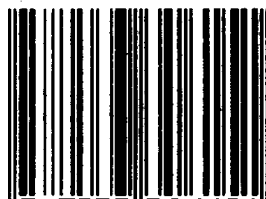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7/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2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〇二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驪山集十四卷(二)

〔明〕趙統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楊光訓刻本

..... 一

方山先生文錄二十二卷附集一卷

〔明〕薛應旂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東吳書林刻本

..... 二二三

靳兩城先生集二十卷

〔明〕靳學顏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本

..... 四八一

驪山集十四卷(二)

〔明〕趙統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楊光訓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驪山集十

四卷》提要

驪山集卷六

新豐趙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五言律詩

將發豐里入長安附二子皆在城居

欲發新豐里拜正懶入城天晴人願雨年老國休兵
謝罪三生業裹糧一駕情塵居懷二子失學日相驚

由豐屋西出拜正至上斜口寺

早發新豐里晚投斜口門招邀春浩蕩遊歷月黃昏
酒荒稠疊醉地僻見聞惜近日衰相識遺亡失夢魂

識音
如試

暮投斜口寺

暮投斜口寺川原莽已明低穿桑棗徑側聽犬羊聲
火遠前山暗泥深後騎偵不知瀕老日銷得幾番行

宿斜口寺有所懷人

古栢聳山寺庭闈下月陰清思倍宿鳥靜擬奏鳴琴
川廣屢凭瀨崖高遠有岑佳人可招致終夜冷相禁

入城喜見諸孫

春庭散果戲兒女滿前孫遙有君王力慟無父祖恩
楊塵落聖世破敗關秦門生死原無命焉知天地根

春曉臥病

聾耳偶收聽聞雞起起心憂危渾淒屬偷情正侵尋
被薄知春冷憲虛閑晚陰太平竟樂事時豁憚人襟

就日

就日北榮曝春寒喜受春歛襟思補裂脫栗忘傷貧
庭雪消枯草壁雲動畫麟明朝又東別何處不沾巾

甲戌元宵在長安閉戶因吟瞿宗吉詩有感

瞿元吉詩有共喜太平風景在誰肯閉戶對殘燈之句

瞿翁如此夜閉戶謝殘燈心性天遺老形骸物定僧
香銷煩再炳月暗憶初怕隨俗兒童關更深歸未能

阿鈴生日輕別東出大風渡淮

窘迫乘風浪焉知天地春饑寒趨死日骨肉忘生辰
心折三川水淚蒙百代塵暮投斜口寺土室地爲初

大風半晦夜投斜口寺

大風投古寺落日樓深窰臨穴三良笑望家二仲招
雲愁應作雪天曠欲捫杓今夜憐遊夢卑博莫絳霄

雪行

曉雨憐行色還家不忌寒閑情承六出間道厭百盤
鵲起翻山白漸流漲水丹消融憶明日春事萬家歡

澗溪半消水齧赤崖爲泥故映水而赤

清明日雨戲翻老杜餘興

天欲清明雨通宵作雨怪憲前問僮僕臥內慰孤鰥
種菜應開甲畏風且閉關不須勞曉看花重晝日閑

物欣時大風終日即大雨通宵

夏朔清和好隨時與物欣終風慳爲雨常日悶看雲
有罪歸中散學書失右軍忽然榆莢過粘絮意殷勤

酴醾茶靡韻作酴醾从酉花名

雨後傷春事心煩獨步時倚欄紅芍藥翻砌白茶蘼
擲鵲思枯杏歌魚憶釣絲更須此生卜久矣廢龜著

道醉

醉取戲河道老來潦倒身青山浮遠浦黃鳥競殘春
撫事惺天壤招菟亂鬼神更堪暮催雨閉目足通津

鶯蟄春盡始歸故云競殘

夏困

老貧寧棄物藜藿不相銜雲去青山媚憲開白日儼
觀蝸如渠舍捫虱破吾衫春困方揮汗園畦可自饒

惜夏二首

困極猶餘興曉涼惜夏情暴欄諸首宿隔舍聽倉庚
放風嫌濡袴節歌忘缺罌歡來觸梅桂滿地落花行

又

窺園空惜夏墻缺日吞嵐鳥乳方細笋榴開且蛺蝶
蛺蝶渠政細類蝶徑情單儉種煩繞過愁啼布穀酣

偷閑

拂麻如家政俗裡竊天閒隱忍聖神道饒寒生死關
屋傾費支木墻缺便看山筋骨原何用不須鍊大還

縛帚

老來妙帚理手自縛心精約束通神道參差見物情
不勤存大用尤逸乞終成使臂憐爲力掃除忽復擎

夏園竹華因剪華拂閱楞嚴經二首

老俗忘諸于白牛覓佛車天空煩有色墻缺快無遮

曉山集卷六

食惡留蒲笋拂經斷竹華俗心茫百結解脫浩長嗟

又

眼界那真識開雲聚散禁離塵竟何脫流世即同沈

六結千遭劫百年一梅襟色香帶他物耳目賊吾心

華屋

豐屋地廣傾北至今甲戌十九年始克於
復又故家三世皆有荒獄

頽屋猶堪坐笑渠此肯堂祗應避風雨也或辨陰陽
鼠雀十年幾費裝三世秋鴉君何住着歌哭總尋常

今日

歸老幸今日殘生負破家舊堂鴛雀鼠宿草沒瓜華
鄉社兒童壯骨司關訟諱何時宜薄俗宛轉悵天涯

新竹偶華而實

獨歸繁園務溉多長竹林早華承鳳食夜籟發龍吟
三畝欣開徑一憲怨背岑破義補成件風雨日相尋

龜出弔白氏繼姊

生老勞天累尚延涕淚長七情支微合萬恨趣餘殃
晚雨迎昏眼青山繞斷腸還家孤獨在童子薦椒漿

龜日應倉頭坡左氏園亭招飲會故李唐河運
水次舍址

村行禾黍秀晡日下倉頭亦縣傳唐古青山夾渭稠

幽人知好客佳水快封侯預計歸來晚月明伴夜遊

龜夜與里人地飲暗家有四節窮而自多

曉山集卷六

大歸幸閱歲主聖賜年豐尚齒應三老破家可四

僮雞豚籬落月禾黍海山風乘夕過閭里清尊席上

同

歸飲

病多虛赴集飛鷺遠山情遣世能歸臥還家犬出迎
流年九日迴新月一鈎輕刺有登高興早時敗不擎

九月望出拜墓

步出南溪柳扁舟擬過橋佳禾秀秋實遠嶺橋農探
溪眼饒無盡苦心萬不銷可憐非大觀日切孤丘遙

獨米

二首

獨來夕日圓真是嘆桑榆半影愁形離腐心論命迂
披蓑行半曳聚葉生全鋪霜氣侵人甚相辭蟋蟀孤

又

夕日回籠圍新畦綠重敷感時傷歲換愛物惜身孤
積水西風峭斷雲北寒扶明朝可無恙老日百殃驅

勞生

老解三無漏人如百漏何直如翻是業苦行總非魔
歸死物同化勞生天共摩剛教修短誤復合似枯禾

知難

拜墓仲冬朔淚長凍不關一丘瀕死恨自軍困窮酸

山集卷六

流水河陰急主山雲際安無情物如世衰晚更知難

東原道赴黃氏對山樓招飲

午上丘園道朔風作石尤山行乘雪棹小集對山樓
搖搖關河淚登臨世代羞無能如少壯自放與天游

出姚溝北下

銅世春時苦出門野興招閑寒猶着面老病漸侵腰
北浦隨鳧落東風藉柳搖窮鬼惜不去不假小爲招

風中歷紙房溝應房人招飲

人事窮相迫風行苦載愁肝雲草堂寺春水紙房溝
氣飄颻裘索搖搖顛舉輒量衰空酒忌移席苦爲留

春旱微雨初至

重克脫死在太老偷生過家累方謀食國讐尚挑戈
秋嚴禁酒令窮幻敗詩魔春雨泥腥快忍寒小放歌

卷六

將開芍藥

春李將開藥廿年花事非窮留身自在老與世相違
苦徑從穿笋籬根宿遯罪危疑撫幽意深惜寸心微

園務

乍晴春愛日園務七情消夜笋屯花徑宿鵲襲鵲巢
把鑪煩脫柄接果惜裁梢雲去何長訣頓忘昨日交

山集卷六

落杏

得雨仍爲溉窮家樂事忙搜渠榮蔓草補郭裊垂楊
藕客生荷小笋愁過竹長偶來拾落杏裂齒喜新嘗

園癖

老懶成園癖開渠漲小江道心同物化客氣與時降
草奪栽花徑蝸盤繫馬椿怕傳趙居士說似鹿門龐

斷雨

水旱觀乾象暑苗五月賒山頭斷殘雨浦面拖低霞
調燮窮人事郊關舊帝家白頭真暫寄何物是生涯

夏晚露坐乘風

暑陰通雨意解是曉乘涼露憤歸天津禿衿與地荒
年衰猶有性然斷已無腸點檢前人興空便七十強

山歌

南山羞相厭時日藉雲藏欲就高岩臥却愁惡霧傷
窺晴聊便面罷雨或登堂餘齒閑中眺寸心與四方
堂山上寬平處也詩終南訓如此今人名堂殿亦
從山高平之義如皋言陵然中世中也如俗云
如與國之興

入夕

入夕遠風過乘涼秋著魔月輕疑地松電急顛天河
和疏屢籠絡呻吟謝病荷樹頭何宿鳥託寄念枝柯

濕坡

暑夕靜虛院巡階把濕坡山低過海月雲突斷天河
鳥影招回翼漲聲相逐波息心疎樹下仰面嫺標柯
把徑語把猶於持之意濕坡亦徑語古謂堂陛之
廉亦謂之變處

再惜當門老榆

老榆龍骨立垂覆當門陰權折猶招蟻朽虛即乳禽
隋家裸辭錦陳代直踰尋五世先人想豈惟慕鄧林

息足

息足二首古云禁足制心者也息謂無所用足
足不任用爾息足猶云忘命不俟與安平
也安
息足歲將半白頭笑隱翁雨潮涼感日霞燒晚迷虹

鵝鴨懼求食瓜挑敗施童敢云出門破劬力已不中

又

人有息心樂老知息足閑相牽空閑戶自止但開關
抱膝餘遐想伸腰儘仰攀得天共疎散木石棄愚頑
養性偶見鶴因爭食飛而關鶴欲調鶴聞如鶴
舞以爲戲只又特字有時則長鳴以思壯

二首

幹窮孽牧學更衍陶朱精爭食調鴉關思風問犢鳴
採芻因作雞分菽旋陪羹一殺慚無售秦人自養牲

又

養生妙物理農圃有旁求草木隨時觀皮毛及化遊
天成胎卵藏日用畚鍤謀七十能爲飽何資五母修

人羞

鳥羞那解養食力味何兼命外原無肉厨中尚有鹽
採花聊問漸得卵或思醃客至常辭謝獨憐蒸黍黏
今人食味稱糖漸蜜漸皆作煎字誤漸訓漬浸漬
糖蜜中猶訓以鹽漬物曰醃云

自食

素餐俗學語自食亦良微錢筭深求嫩摘菰博取肥
小烹燒馬矢大嚼上漁磯昨夕仍哇非不同抱甕機
丙子元旦催起時恤喘耳漸就聾且先慈在病

正苦風禮得死愧書宗啓耳城門折經心佛寺鐘

祭哭俄成毀瘡久似癰養生及爲力老負一生懣

正月十六日園觀

老有爲園意設行扶小童山川前代事土俗故鄉風
宿雪晴編竹朝雲瘴餞鴻徑頭多生石雙髮惺遺聰
雪映竹枝森出如編髮
暎故喜扶今冰涼

圃留

正暖老餘興與孤身與圃留一生惟食怒萬死始知愁
向日苔牆膩神門雪障修繞梨計煩顧病渴果能酬

挑薺

一園稽暮景生意與蘭蕭地濕晴嫌雨山空雪負焦
無巾毡可具有粥薺堪調翻笑淵明老祗今濁酒饒
愧栽詩始恤歸震後無家

雪晴預謀新園

垂死偷歸日孤園驪渭前雪消山故舊竹悵歲機權
玄圖懷仙侶伽藍假佛禪長鏡趣生事不必種瓜田

雪晴出見迎春花開寄意

連花情春雪相圍欲煮茶方思計搗乳且命薦高芽
窮事旁求擾恩私上戴選殺身竟何報含思坐看花

中園 園在城陰時年七十七歲故笑月鉤

春園休作事竹下雪清幽結社連巢鵲登天藉茂樓
雲霞信餐氣江海忘藏舟待月羞渠厭看餘九百鉤

放園

放園三畝豁倚樹與蹲鳩老倦原分穀春寒且裹裘
隸書傳鶴膝菌歌薦猴頭笑謝靈均壯無能陪遠遊

與鳩如與
國之與

爲人作墓銘餘懷因爲所知講武

文章憐小枝機制誤清流春日晴觀化老年悟蕩愁
行藏嚼舌殷眺望蟻登丘蘊藉開心妙虛舟萬物浮

羅中振室

冬始連三雪社前接二霾草茅欣勝日塵土瘴幽齋
振拂詩書後爬搔疥癩骸親知凋喪甚木石是吾儕

灌尊

謫仙留住世白髮又春暉嶺日脫山帽溪風振水衣
昭蘇驚蟹性光霽向榮機舍後冬尊灌萌芽頗不稀

山曰始引徑語也謫曰驪山戴上月四下雨來到
小園後山爲驪言山之背雲也晴故言脫此山體
所不及之
謫故自註

打頭風

春瘴多風晦出門是石尤搏河涸細柳激羽退輕鷗

左右天旋轉高深地銀遊歸途念前夕明月與晴遊
寒食前一日雨 二首

春雨蒼生澤清明寒食前杏花嬌泣玉驚鳥細連錢
雲趁南山遶斗潛址地旋陰晴要二日作力打鞦韆

二

春渥乘庭漲天恩鮮老生爲園謝勤灌遺畝好深耕
播穀珍藏種棉墳曲護牲流離不盡淚揮酒與清明

鮮如惠鮮之鮮無言
自秘吝而自負之意

假晴 假晴猶言賒晴言不肯晴也時恤歸行年
七十七歲

假晴春豈日幾日青春偏七人非久二三徑未平

明淨金潤肺暖面火生賴幽獨性無愧達人可與傳

五養 小序

老來多病大段衰以爲孽時因坐而養足膜
而養目靈而養要養息而養氣定而養心因
爲之五養非敢
題爲左右銘言

老來爲五養四勿枉成翁吾氣原非假此心定不聰
起若身自健患難命何衷黃髮禁寒食相思衛武公

夕園

今夕吾園夕不知月下休雨餘花氣飄橋外水聲道
人點春日盡天猶塞上旂 朝廷夙明聖脫落太平

四

將他出夜誤蚤作志悔 八言杜詩江光龜龜指
行乘火見血陵亦如石映日之石潏也夜
行則亦應映相映立山如隨行移而行如步

虛

誤起笑不夙窮家無報雞旁聞謝聾耳曲謹悔空膺
月落繁星動立移大地迷念茲惟日足薄命日貽悽

竹遺後所出遺笋

移竹應根在暮春笋自抽流渠傍芍藥積石點牽牛
嬰白孤兒慟夷齊壯士羞凌雲濫觴氣千畝渭川侯

真空

伏火心同奔傾家出有爲大陪鴉鴨睡日攝杏梅移

卓爾先天象淵如大地思真空惺坐忘非與物相馳

虛應

窮老饒多事虛空百物支心清遺鬼責性乏怪神癡
擬地調行蟻落花想秀芝敲門忽來客不啓與移時

下陰盤望鴻門

時受恤後又復會審性逐長安
飲鹿槽在驪山栢林驢嶺之上

行後行多苦幾循躑躅環漲消豁丹壑丘斷出青山
期會原時邁周流更步艱欲翻鹿槽去南遶祝融閑

求壘

老日無真是夢惺夜晝長窮能隨薄命愁可奈柔腸
擗霍園二畝幾權硯一方近來求壘性龍腦松煤香

夕遊驪山有野雞僧大於鴉紅喙足俗謂之瓜

如野鴨然

刺有尋幽意老人惜日低澗暉馳水馬林響過山雞

食栢慙侵麝追崖欲硯磨翻憐少年去漫與市朝偕

雨中剪麋樵炕擬作羹

五更記昔夢千古徹今情主聖人倫樂家貧國士

惇雨休穠念裕麋熟肝懷羨老景知何事從來氣已

平

七十七穠日

八十期三載總非踰矩時藏修猶畫粥悔吝已忘著

驪山集卷六

饒凍驅人業性情役物資所慙還大化四大遂支離

收五色麋種因分食三生種穠稚二首時方病

粟各有五色家鵝俗亦曰家鴈為之別種一歲再乳俗謂之三生鵝窮家利於得多愛猶惜也言當午已先惜夕聽矣

農圃穠成樂對山坐白雲斜陽酣野色卓午愛園隲

五色收麋種三生析鴈分餘年多有暇舊學養牲聞

二

穠日曝能快白頭擅種豪詩書供學究貧患入遁逃

閱歲鵝相息出城竹自高新來壯疾崇蕩櫟不遺尻

倫菊

老肺乘秋病白麻一角巾長吁羞抱恨連欠笑淚

養蜜探蜂性品花譜菊倫晚風莫太競觔骨耐寒真

出弔黃氏

古來世重弔老日此頰行哀痛諸形色違離一死生

患貧非壯力交戚有多情踣踣更蕭索初霜落柳輕

墓哀

滂餘秋省墓旭日在丘陵烏慧輕逃影川平綵疊塍

苦華行地錦栢葉搆天憎長恨嗟何限禿顛久似僧

收果時兒輩採黃地戲

收果園林倦遠山爭竹曠藉莎閑畫地拂石慢班黃

驪山集卷六

半落催霜葉斜卷掠鴈雲晚開刺黃菊無力數看勤

思愆

十月慶生日入旬待死年更誰忻物與空自受人憐

擬塋山田貴求衣土布綿知非本無日不許蓋前愆

流觀

窮事日相迫長心日相成荒園聊大隱斷夢尚遙程

反接開行虜流觀遠覽南厓堪杖竹羞借一枝擎

宜殃

時在豐前詎獄受極已五年而今詎獄之

老拙羞真隱餘生餘宜殃求衣且長至得食貧之詞不無及乎仲寬理任夫空自苦宜塗恩怨長連者三十年故尚云殃

暮僧侵田事抄詩雜藥方所憐多爲已太有老頭忙
中冬月吉爲家口計布授衣因就日暄爲孫郎
畫地學書

正布煩衣授蕩心狎犬雞廬傾墻許倚書廢硯羞攜
向暗閑捫虱吐羹謾喫蘊轉愁晴晦變冰雪又分藜
將之渭南因枉零陽訪張秀才時病新故望寺
行止

曉靄和霜凍晴臙帶日開荆頗投古寺輒急製羸臆
濡首爲黃髮畏途闌赤塊恨尋張佑去痛飲可能裁
水堂

一夜雪成寸三冬冰滿堂下床撓地氣開戶祝天光
冷落千穠淚憂危百轉腸寒溫吾與變不是怨朝陽
行睡時方病而待與北之同州應會審先墓在
統豐官道之南東立下

黃髮後忙事紅心驢病夫囊爲三日糗與借百錢點
南溪親園近北隣皇極數勞人有行睡萬里遊魂

將之同州爲同後生日

急我同州會忘兒臘月生八旬中壽房七歲小童菜
湯餅離家想豈與後世得歸美除夕人事月影重

春曉園中白集

寒纔放煖倚石踞山腰假我年踰孔讓人尺短曹
留身看鵲乳生色念天桃合載桑營覓嬰兒老子豪
近榻寘雞

倦心何思蚤夕暮困窮愁愈近雞臆耳墻低笋上頭
看雲山址出愛日水東流花影相回顧共誰爲樂遊
虎頭鞵

窮事俗多笑隨時家政羞護憲隔隣樹遺粟下階鳩
老僕視牛臭小奴履虎頭欣然同院渌真是與天遊
棚成喜鵲來求巢

棚成有賀鵲雀鼠謝餘殃快道稱茅屋敢云架草堂
選幽疑種藥習靜懶屠羊圖史渾忘盡空空坐未央
修木

晴夏貪園務老窮園是家徑無除木蔓畦短奪茅華
自喚空留犢何須只種瓜倦心竟亦榮夕氣不知嘉
掩陰留王道士治藥時受恤在豐二首

白髮影盆水更須嘆二毛睡酣嫵夜短貧苦笑年高
漁謝太公壯藥添菊子勞垂垂眼前果勝事誤蟠桃
其二

歸身仍夢獄出世且棲園種木繁家果養性戴國
恩憚人保大藥方士件開門忽欲班茅坐招山入鉢

垣

病起

病起神增健應知福是災八旬忘老至五月念陰同
窮院無花落缺門有燕來大歸憐食少抱膝踞芳苔

漲餘買得三魚

得魚即是膾自負吟三鱸此日更能酒他山別可田
窮家憐薄具盛世殫長年一筋悲難下淚餘雙眼泉

樹蟻

蟻之種大小亦黑頗多其更有穴樹者亦
蟻之種老性計倒蟻上枯梨今古不知為樹
蟻皆屢觀新者蓋得其穴云大其知擇處高
抄而仍不自脫於代薪其佛氏所言劫千渠
其如劫何杜老蓋嘗
偶見於梨表者耳

蟻山集卷六

六

蟻分穴樹種上古遺槽巢漸木賢鴻鴈入林謝鱸蛟
槐檀千郡縣秦楚幾堂坳出世原何術擇隣厭斗筭

其二

伐樹會何劫蟬蛸且日昏險行皆道踞高據莫綠猿
春敵花神府月關木客門鶴鳴不警埕蟬枝亦無尊

朝園時竹方盛華

治生催曉事園氣念朝嘉跋草沾騰露板枝着冒華
渠乾畦瀾境蜂風密填衙隨徑安文石息心生當家

其二

曲徑折留石折旋疊曉屏日承燕露湛風亂竹華簪

巢鳥孤鳴調山雲屢變形坐來愁逼午盡曆又分零

園木

老子無園策相依為老歸慨分百泉匪樊借四山圍
世踞憐投足天心嘆落暉少年間學舜居木小魏巍

其二

木處忘煩運何資一字書風清寧擇蔭葉密且依廬
陪鳥沾風雨乘時如果蔬老來如筋力來往漸知疎

復犬小序

家有黠狗久而未復畏他犬若人之不已容
也屈伏柔委無所非謂為發其可羞如此者
畜臣效
七波臣

蟻山集卷六

六

去國畜臣意天涯何所天方思鳥反哺不見犬求憐
媚悅防人態憂疑戀生年無能圖此狀時與此心傳

磨鏡

旭日浮朝氣雲陰沒半丘園花暝山水鶴下城樓
補笠籌蒲儉磨鏡顧鉞柔為霖屬時望布穀已傳休

應詩

窮窘假高枕偷閑應詩魔無才祇足笑有性尚堪歌
漱石泉頭斲束書底窩常時不敢睡惡夢恐相過

老窮

時血歸在豐文獄以得歸為大歸
俟死八旬老死歸了大歸世逢唐稷契人樂漢邦畿

忘命惟身累從心與世違者書多異見空惹後生議
久看巧雲厭成亂草

盛世容窮士一園足老夫每憐雲起巧獨愛月來孤
夕氣單裳襲午陰大笠敷頻年眼昏甚不改看山娛
頭痒

園裡足勞役脫園千古遊看多山亦厭行懶月回留
暮虛納蟲雜扇破借風柔信手搔頭痒開身造物酬
龜瀉

龜木那為瀉天花眩眼迷空華王猛風設卜謝安雞
凍爾貪焚薄賣蔬各畫畦老來生事唉相作日偏西
龜山集卷六

龜晴喜見東山餘眺

幽意忽飛動登丘欲放歌三峯摩華嶽兩足洗黃河
晚螢批風爾須鴻佩塞過微陽有生字為待小春和

祛寒

脫死得全辟樂窮伴歲殘糟糠天愛老叔水物承歡
悲命幽思逸祛寒順坐盤閑憐蒙袂者幾日少加餐

晚牧

晚牧入園夜及茲河漢明宮廬天四合步帳月孤清
起伏驚鳥陣潄潄過水聲戶居樹邊石不瞬養雙睛
旁引積石燕泊疏徑中實震餘敗瓦成蹊自慶

侶石老龍徑變通瓦礫才天原無弄物人自有遺材
蟻馬馳爭國蝸牛密奪咳為園小春事普與衆生該

梨花渚

春晚梨花渚窮愁匪老頭墻傾山亂出渠決水分流
倦極頻忘感吟空慟費收遲回日仍未汗漫不成遊

便坐

便坐隨園石流觀世變遷眼花惜學幻心倦瞬逃禪
窮到無詩地饑成有恨年病閑尚惟渴汲井也須錢

學幻出
列子

樹下惜春

龜山集卷六

暮春已夢秋假合綠陰稠暝世惺朝定行園忘風羞
壯心甘自弃好景託誰留莫待桑榆上悲涼戀白頭

飲昏
飲昏蓋俚語猶言近昏

飲昏蝠漏出晝夜陪園閑百折渠无極八荒戶不關

燒竹蛻

竹當三四月故葉盡褪而為擇故云蛻

窮家燒竹蛻真是落清貧養笋仍成竹拔笋忽憶麟
盜天資水火樂土忘蠶專標竈偷多笑楚黃可得仁

園場
五首

農圃為生雜中園開小場倚梨馬虎坐拾穗捷鷹騰

泄汗行疾快勞身獲利昌艱難得一飽百歲不為長

其二

小場日大試舊滌想幽風碾種收松芥儲菜竟酪醴
瞻天隨地旋顧影見形瘡大衍先民澤轉圓不智窮

其三

農事天人學合場耕土分颺風翻濁浪擊壤遏高雲
離破犬偷杏渠活竹犯芹少容箕踞性信口茹園章

合音各犬亦食
杏且能擇杏

其四

栽竹擬緇烏竊場貴竊脂但知親地利那許奪人機
泛掃搜遺粒蕪收恐喪資鄙夫授田惠非敢忘恩私

其五

遺畝不餬口築場荷似錢方嫌侵百草豈望真三鱸
示掌誇平土藏心悔器堪所便晚涼德坐馭入風仙

噓歌

病苦身纏業詩書命聚殃三千纔有罪八十尚謀糧
家破天倫散俗偷物理荒眾生惟欠死幽恨豈歌長

養健小序

窮謀為居且教子為居勞力而利微因思昔
太公合與林澤不知時歲凡幾十而可為帝
王師又思自今分日當與扶鸞得仙者鈇切
李至題曰小居幸某云此舊業也而可以仙

療窮而且仙皆妄想也太公事業偶然爾本
非所慕聊以養健俗言門樞不朽泥以言多

也動

老來猶養健不盡息心前搗藥量千杵剛詩亂萬篇
為園寧離道屠豕恰神錢蕭髮渾成禿怕人當大顛

石坐

列坐如乘石園風厲隼墉入旬豐屋長一杖趙人傭
貧失羊裘釣勞催馬鬣封何人感知已龜抄謝蟬蛩

與學徒講心學

顧家以布纏草頭取秋露可潤
爽賜文露武露春秋緯語也言
甘露之降布散者國人尚武沉重者尚文賊
風諺也凡風之竊戶而入者人以謂賊

龜雨趨涼冷清朝命慰窮漫思過夜夢閑講作人功
龜山集卷六

知非

龜圖守畦老偷閑曝曬蟬留新穀粥索理舊枷機
雲斷寬山帶霞團尚日衣謀窮原俟死不用又知非

連榴分果傷夫人之子姓瑣尾流離小序

戊寅秋收有榴七果聯枝栗七岐分德者各
一諸五出三從者不與焉吁嗟乎物賦哉古
人強幹弱枝立言尚矣商孫應德祗屋毫社
周侯同姓日趨泰合周公孔子空自憂危爾
已孔氏子姓至今存也其不為人包容惡焉
者幾希有客來自曲阜及有他馬尚書曾孫
為孔氏甥者我當飲得
之第書有小九九法

戊寅與栗榴離析幾今秋勞生小九築造物大千籌

桑梓神農武祇神農鬼板頭捫心嘆假合風水譬支流

九月中旬割爪

偶興爲乘月碧天浩柳牙王川憐僕婢金谷亂桑麻
白墮頻餘酒綠沉貴割爪龜聲催夕暮早見有歸鴉

竹床

小園含太極頃刻錯陰陽反照騰晴耀幽罪納夜涼
鳥熟同人坐山踈背月藏新成竹似束相倚壁匡床

野雲

老遺出世想心跡水雲閑亂菊栖籬步一渠入圃灣
旋風疑拔宅落日祝稽山寒月休遲下先生早閉關

租得三斗稻

三斗不腰折翻憐一粒難狂來歌授粲笑倒愧加餐
凭晚收霞氣向陽美日九明朝更謀飽爬頂對霜蘭

園情四首小序

管子中大和管子王佐之器管子齊桓不足以大用孔子不欲小其君故小管後代諱桓易傷忌諱之病

老病談春酒園情與物揮一生痴惜大百事念知微
眩眼風塵象明心日月暉昨來規管子可惜小齊威

其二

俗塵孤獨役剩有園情開眼界虛觀物心田妙閉關

冰消圻彼岸雲起行他山出世多知學主喬不可攀

其三

園情松老子餘健踏春寒畦徑聯肝膽勞冤誤羽翰
巢邊看野鵲草裡出枯蘭愛竹先成癖忍裁一釣竿

其四

園情不擇月新正百度來靈樵毋渠蟻仍厚女墻苔
黃精還留健青山尚貴猶陰晴隨眺望原隰自成陔

元宵無燈三首

窮室能膏續燈宵恰廢宵偷九隣月過道響里歌招
肺渴瘍焦舌頭昏瞋躑躅兒童任爲鬧又得一更消

其二

爲生胡服闇也禁元宵開眼鏡戴圓照心淵按曲洄
清虛寧李亦迷亂莫牛哀笑殺寇平仲常能陪燭灰

其三

良夜幸燈月莫不夜共沉百年渾蒼老一瞬幾晴陰
詩酒長遠俗兒孫久息心可知庚歲獻得住此身今

雲山時已悔歸追念克微

昨雪及何錮正春靈霧局饒餘鴉尚舞冷極草初暝
農圃悲生事詩書念死刑故山能失色雲霧無常青

兩夜趾瘍

老病渾忘世窮老病無家夜靜聽寒雨春闌送落花
痰癆雙纏足胃火上燠才欲揮茅龍去長生海嶽遐

遲鷺小序

鷺鷥鳥也與鷓鴣也來歸皆遲三月已盡目不至故遲之謂人以鷺鷥為春事凡不知候鷺鷥者也故為之春鷺鷥之不齊時前成實冬雪災為鷺鷥木來多枯死因遲鷺鷥而為甲竹櫛以應前一二西星之變且以冀燕離月犯少微之憂

老病常年在小園候鳥吟未謀療鶴血空抱求鷺心
凍竹迎新葉葉榴悵故林西星念作彗除布有吾今

雨行

輕雨爽行遊缺園山對頭曉霏沈似霧夏景恍如秋

驥山集卷六

王

凍竹枯抽笋倦蝸遠縮牛盤旋蹲樹下仰拙見巢鳩

雨愁

怒雲愁作電暴雨過山頭洗石班玄豹漲溪奔赤剡

三眠蠶近老四月麥將秋窮巷農桑話放晴得上收

黎下憶謝四溟

四溟名榛嘗為患難之遊時已作有詩集行世

雨涼祛夏氣懶浴振衣新覓濕渾塗地藜蒿漸上人
凭欄尋藥草支屋落梁塵偶爾馳詩興死生念謝林

初伏種蔗服

雨報京風猛低雲壅郭流貪糧量地利祛暑憶天遊
隋秦揮鄰壁側鳥撲戍樓兒童促歸急怕看雨淋頭

玩龜

伏雨消殘暑纔風壯老陽花神驕弄色蔬性愛傳香
茹園羞舞若隔隴念周亡多少懷今古日廻未斷腸

吾樹

晚晴新雨後山色漾平林衫破乘風漏扇輕障日仕
老鶯趣蟄事亂蝶下秋陰吾樹如相就亭亭綠蓋臨

事灌見馬壯爭雄

曉霽突秋氣破義報冷頭灌酣嫵師重渴急惡漿稠
學唱雞雛遊爭雄馬父邁眼前計生事日仙笑為謀

誤起

驥山集卷六

王

月明誤早起已自啼雞聰花影苔堦露樹聲鵲歸風
衣單算餘布食少健臞翁開戶仍撩亂促出賣菜童

得雨寄思

時孟鈴北上無家書

未龜重得雨趣斂盡園華山闔牆頭缺水屯竇口注
兒行念萬里道遠誤三車薄暮看歸宿高枝各得鴉

一飽二首

十月催寒事今年說有年風高雄鷺鳥日暖響幽泉
門口採新地屋頭曬菜天尚能謀一飽兀兀坐臞禪

其二

小憲寒透日十月見飛蠅有褐蟪散澤無田願歲登

老窮家可棄飽悶几堪凭千世霜前解何須戒至冰

將雨他出雨中幽意

他出悲何爲陰沉落木黃渭川塵合浦驪龍雨鋪岡
偷耕群生墓墩壘百戰場茫茫長語客歸稅定何常

夕風

陰風夕解急冬圖強晴歡凍縮南山瘦老增昔日寒
青藤護蘭蘭落葉轉蓬乾聞有煖園法惜薪意未闌

臘日生事

二首晴窗下有聲聞數里

臘暖忘浮世曝溫快病身雖雞寒母饒鵲豎依人
桃柳傾園色雪霜向日津幾曾知馬至後早騰神

其二

臘前春試暖臘日暴春溫裸裘風幹枯榴潤雪跟
眼昏添地氣背熱感天恩未識吹葭管越先第幾根

識音

進被

夜往深進世陰天晦更長慮風通九地螢火亂三光
青城朝烟散鴉歸夕氣涼定知今夜夢懷古至人傷

六月見鵲藏羞時方早餘

老日大忘我言行底認真園荒寧俟命俗薄更干人
爲雨隣山瘦藏羞諒鳥貧垂垂將熟棗一剝又秋春

季冬豫料園事

待旦謀人事賒春度土工園荒多口累蔬賤季冬窮
風急雄征鳥墻傾誤蟄蟲園爐能有酒可與慰衰癯

罷爐

罷爐貪惜炭宿雪日西流足冷斃危坐心煩放遠遊
糟糠留剩饌詞賦發清謳矮屋藏風在元龍僂上樓

凍竹

荒園重銷雪曝戶借春陽出世猶纏徒居家自絕糧
天人慙幻學海嶽憶高翔凍竹清冷甚相依過短牆

庚辰立春

宿雪消欲半晴雲對午停含宣何隱忍映竹自清冷
貧奪迎春醉齋除祭竈腥夾河試看柳乞得幾條青

冬軼

空庭鎮獨坐天地又多軼陰晦爭人日寃煩腐鼠肝
愛身終自棄知命更何安世事憐花滂憲梅蚤夜寒

挿餅迎春花

春日迎春花揮金麗士家折梅傷臘意炫菊念秋華
密影相瓶艷危芳亞硯邪可能待先蟄黃鳥對槐衙

相音秋事下亭也亞一訓就也唐人以花竹下虫
藏水者爲亞枝

兩夜

遠遊罷春夢屋漏半床孤人命年光促天花眼界無
雨寒夜侵被家窘火餅鑪不解難能事豪啼念濕鳥

燕泥泥當衣襟梅謂判梅神解者

春闌人共懶洞此倦簾心梅藥依形管燕泥彈素襟
時爲瞑目養渾忘失肩尋槐陰早悲落鶯來如夏深

獨行

春暮早知夏困人趁坐低售材借槐幄瘡凍握楊堤
昨夜月猶上今朝日又西獨行何住着天地與孤栖

斷簾

簾斷快天豁幽居不道攜春風通四序老日幸孤栖

用世苦細笋爭梁燕失泥無謀省遺忘萬事何該稽

龍眠

時六七月大旱後雨晚雨多親故凋喪

龍眠驚被薄親故想知音兩晚忘先早家窮帶昨陰
窺園無老力出世有長心人道瀕年盡來朝或不今

龍蠅

魁暑無長夏秋蠅覺漸稀紫霜弔孤菊謀飽問餘薇
歛手渾投塵息心竟謝磯曉來風日好大豕共晴暉

白日

白日長無事清秋抱興眠窻聲漏砧杵梁色動山川
殘病空遊夢老願恰忘年乾坤忽念易晝腹幾方

癸未正日

改歲纔添老尚爲八四人近初空有骨歸化久無身
俗事挑燈地開心振案塵兒孫再拜賀冥令是大倫

幽齋

曉日半開霽空虛駐海鯨龜息屏山閉龍眠紫氣埋
老豕饒搖戶新羔戲跳階飄飄雪仍罷客膝小幽齋

春杳程中敬嚙得蠅是年爲西曆癸未歲內而
是地特甚行年八十四

歲暮歸

屠老猶驚嚙殺身已禍先蠅爲胡欲速走磔念歸全
饒饒桑榆景昏聾癸未年抑詩懷爾武踰矩惜心傳

癸未正日

西塾

學子群西塾幽閑忘俗機相安貧作樂自嘆老知非
添硯蛛懸案拚階蝸僕扉卑之談性命身世一毛微

五言排律

亦喬遇大風二十五韻

薄暮大風作高原度亦喬堆壘沉遠嶺鼓氣蕩危橋
龍虎當其會箕軫乃所招狹邪盤轉捷奄忽怒號遙
地湧吁塵穴樹藏表道標青春翻粟烈白日忽飄搖
遠火通明小陰冰借勢驕共誰蘇醴酪催我服藥膏
驚斷疑搖地山懷擬射潮先驅寒飲旆狂走

湧榜團黃道飛揚接絳霄篝燈開海畫牽幔却寒宵
拆甲青迷柳傳聲暮雜梟倉皇鞭五馬皆黑振雙鑣
月暗防臨罪身輕慳御衆人宜追落帽浪動任浮舸
遠遠遊天柱輕輕捲斗杓安常撫體穢思陰覺類凋
野宿忻聞柝冥行計勝妖望門何漠漠着樹尚蕭蕭
就館憐疲僕佩刀恨折腰對殘古齒澹攪鏡鬢毛消
江海思眠鱷丘陵見餓鵬皇皇忘鼓舞嘿嘿憶和調
秉燭胡能寐意亦茶意思饒

送萬希庵督運湖廣

北風嗟遠役民部慙吾曹治賦臣鄰拙籌邊 主上

勞東南民未息西北虜猶嗥借惜養軍費欲教選將
操兵精氣動敵士飽恩投醪旗颺朔風急馬嘶塞月
高萬金籌策定百戰奏功豪道舞聖人羽威生大將
貽捐金輕百萬實提重鐵毫 帝念征人勇兵因殘
虜虜犒師相屬道秣馬盡騰槽一怒雄清漠諸軍奮
佩帶度支能疊疊調發解泊泊請勅觀吳貢刻期之
漸濟選才銜止命辭關促南艘憂辱人臣義馳驅使
者旄欽民防吏苛報國慎官漕赤子關龍辰皇華顧
驚視催科求善政通負念新逃軍市一分賜應憐萬
姓膏安能令將士不得肆貪饕特哺思窮戰望

橫桃桓桓誰節制浩浩獨號咷憎鼠甘張弩愛羊憤
補牢何由財滾滾莫謂民敷敷在庫移吾吝方丹勗
爾翺歲終程會計南下仗英髦贈別磨尊酒胃中萬
古刀

晚入西直門回望西山諸寺

野興歸猶劇回頭望暮霞萬山蒸湖氣落日雨天花
携客憐無酒逃僧咲有家邀心隨去鶴緩步背歸鴉
待月那逢晦沿流欲喚棹空羈丘壑相敢厭市朝譁
曠闊看天遠狹斜嘆髮華枚簪竟何日愁思已恒沙

送王首山下第還關中

弱冠同遊侶王家昆季行聲華齊五桂詩賦就長楊
帝苑求全樹兄枝並早芳十年獨抱璞萬里又還鄉
金盡看顏色石存識腎腸明珠逢按劍高足繫空場
餞送集姻婭衣裘逼雪霜輕雲寒散白高菊暮留黃
祖席須更意離尊漱灑觴背山分短袂見月贈明璫
三獻終成玉始生載衣裳丈夫蛇虺屈壯志鳳鸞翔
燕地慚鷄食龍山養竹根一飛圖海嶽五色見文章
佇看凌雲近莫愁行路長

元日目觀發古書

欲作目觀賦新正已有祥淚盼嬾一青曉曉眩三光

夜枕臂坐即偵決背亡身危思見曉氣歎仕進
路遠幾微測廣輪蹤蹤嘗慰眉魔魘魅屬耳寄羨
何者回流視突而推近望舒跳顧兔列缺閃扶桑
樽擊陰陽理震騰海嶽疆天心旋剝復日氣戰玄黃
變移時待列占取物當德挽挑幻化官繁換低昂
臂豈遷官熱指無動食歎久伸爲虎顧閉塞戒臬張
愁警重瞳聖憶調獨眼狂內觀成慧照外感善深藏
素問調經絡清齋養徒剛大歸六鑿血宛轉九回腸
沕穆關神舍和平復帝鄉五官消疾逆百體效康強
知命欽无咎守身勵不費眼空幽玩世性靜廓包荒

驪山集

卷六

五

鶴狎渾遠頂蟻行雅鎮床至人寧素隱君子在知彰
之死竟焉兆那傳有禁方六精日六鑿壯子六鑿相

虱戰十二韻并序

虱戰攻壁虱也裴齊借言勝也虱索亦借吳
起說卒事云在府錄之八月五夕也先是
服上刑率冥頑能終宵安寢是夕四起燭虱
惺惺至中夜遂張此十二韻云而而有統床

三韻

肉食因人飽起家竊紫袍狹斜乘夜乞機智避明逃
百足安龜甲雙拳謝嚇螫大半周徐狃狐鼠漢孫曹
開壁虫砂陣剥床虎豹韜扶傷爭血戰發殺動神號
染指甘遺臭粉身耻罵臊襲齊賁蟻敢吮齋聚蚊熬

疴痒腹心戮誅求唇吻膏空雄逐蠅劍莫補亡羊牢
掩擊張燈火合圍罷矢刀驅除老方叔面壁怨臯陶
七月朔夕雨至中旋止時五六月大旱
老因何所望不盡蓋棺心七月獨憂旱百年長病瘡
回風將結露懸雨不爲霖夜恨深文縉秋聲濕鼓侵
拘幽思欲續惜也未携琴

賦辛辛中初度

含冤聊遜世初度且相寬人命隨天定道心與物安
孤身君父倚四海弟兄團獄廟酬行禱酒盃佐勸餐
盛年秋節月故國楚囚冠俗險夷齊病文深舜禹嘆
授經惡夕死開宴醉宵寒虎苛無容足癩憂莫痒肝
俟時惺草疏獻壽重垂盤重耳終歸晉張良或爲韓
壯夫龍性變吮運鵬聲誰同室空懷救通家別寓歡
嘉名憐錫考積妬憶爲官捨吏傷宗器勤王負戰鞍
悲歌吊千古至德仲雍難

冬夜獨坐懷故山用李太白秋夜懷山舊韻

春山斷獄隱白髮咲君平無命占人世有冤隔帝
京自安長夜臥相憶故園行月落千峯靜霜寒百物
成試冬餐氣法學古題厓名欲作岩居賦愁聞邸報
拘逐吾好疲憊倩誰耕尚抱林泉癖回忻草木

榮早乾望三白水藥腐雙清吊影留危坐孤燈半滅

明
龜旱社後三日夜雨頓寒述懷五十韻時報使

龜旱長餘熱夜霖頓作寒化機推自易氣候轉何難
月隱窓全黑風欺被更單瘟難爭撲滅鼠盜聾誰
僮出慮為放主憂慙話官沈埋有罪累械繫無辜憤
案牘人更代續衡法猛冤冤究司院忌侯命老貧傳
六極窮天孽十年覓獄餐家喪離骨肉僕折囊辛酸
羅賈憐絲教屠漁禡格平百噫詩賦苦久疫氣精殫
堅壁屯頑闔競淵念楚蘭短欄聽溜續濕鼓數更殘
哀哭餓神論纏綿廁鬼冠臥中摩餓餒裏憶離鞍
書阻上丞相志伸平可汗填宵溢兵甲餬口計筭繁
豐圃蔬材散燕臺駿骨乾看苔悲潤澤撫龜斤瓢簞
許國忘伊呂養生念棘磻亂泥下階礙孤肅當門歡
遲用蟻排陣看雲海激湍勞人急薄飲明世納深奸
三尺巖城府萬金飾肺肝賂成雄踞僑黨固構嵇潘
標榜夔龍會艱危蜈蚣蟠乘將迷海畔埋劍鬱雲端
假盜陽陽虎遭逢著呂安操戈影入室含垢大技盤
道在世終白理存心自丹梗輕傲漠泐夢熟悞耶耶
今日拊國練古風歌伐檀遺聲辱敗衄郵報醜譏彈

橫海無春省懷金有夜十貴卿驟相體節使附鷹翰
劇盜共胡越元戎誰岳韓哀時傷橫圖用世恐旁觀
郡國心應切廟堂勢更桓皇風馳日駟帝德薦天壇
勿穆頻應瑞聰明秘障瀾武公與日脣神禹隨山刊
眷顧三儀命追隨七曜九赤身那可倚白日豈容謾
不愛三苗竄寧勞九伐擗孥誅狐豕斷窮服貊夷團
觀化甘晴扶偷生忍肉剝沾濡群戢雀餒凍伏羈鸞
萬事羞求卜百年侯蓋棺連宵望槎與天漢渺漫漫
持發
勞也

持發
勞也

集卷六

苦鼠學設木籠以代捕鼠點甚寒向來某個
閨淫龜無可抵入乃巡牆竊棟窺隙而下
忌不犯不歷夏至秋抄不志設偶夜復焉累
不知獲中夜隔有鼠齧積聲計室中無他器
起而燭之鼠在貓腹然不知貓之蓋木下伏
怪而微舉之突貓躍出膝下然已遭壓度
不任登壁奪窠且無他隙可抵從而逐之詐
曬他盆如死狀忽憶點鼠賊乃踐之則生鼠
也卒死焉作獲
鼠排律三十韻

老煩為聚鼠少憶學屠龍却計通貓變即教倣木從
發機天地殺釋括胞狸樁勢激招投押巧懸伺覆鼉
周廬添節制比屋警疲慵經月窺隣下或時傍麓衝
長城跬步缺香餒一錢濃深夜初更子殘龜殆逼冬
壯心俄喪智既運遂諸凶及面忽相詐投盆祗自墮

粉齏剝臙腹磔割塗臙臂帛厭傷臙族獻俘削臙宗
梟雄遠徵檻武壯小殺戲受賀斬京德貪功赫盛容
二符召許醫三害擬周鋒貼席便安臥逐蠅慶勝究
先時禍若崇餘孽散如蜂墨翟羞稱守蘇秦失說攻
闔門探空穴園土墜完墉媚寵脩虫齧焚山匿獸踪
坐當收九伐行可保一鍾板出黃梁軟瓶開綠酒釀
幼餘嫌作刻賦點笑爲重虞璞循樓化魯牛具角供
人神泄共憤夷夏薦微庸渤海初停檄耳泉火微烽
惜時頭念白紀事管慚彤中策無勞漢謾聞不數襲
且安求氏援何慕營丘封搔首龜風急天涯悵桂松

逮至孫百戶問邊事

之他數葛黃趙
仇皆指時事

病後息心興龜冬念國警逮官言戎役問事拊戎籌
入塞陰烽捷傳塘問道稠皆云懽糗積誰復仗戈矛
八座晏王道九邊勤主憂撫巡輕激變節制重誅求
買馬貧陪價偷營遠暴餒草中孤夜竄磧裡虎晨投
制帖傳墩犬伏尸如樂鷗理財驅部使竭帑購胡酋
妖氣驚台圻殺聲震地遊去年北葛孺南部射黃侯
王事渾成樂軍情盡入愁海昏沙月暗天遠野雲留
就首穿廬安旄頭倦答趙病農三畜早防寇四時秋

痛那平屬牽纏此繫囚盡言畫榆塞借問悲太立
半死陳翁老中興漢道優仰觀遲推轂端拱鑑垂旒
皇極新邦命玄元相廟謀戮竿方獲趙傳首更開仇
賓服荒夷漸誅除梟獍尤北征胡款款上載帝油油
落日行舒肅涼風坐掉頭城嚴連碧漢斗轉掛朱樓
有客妨酤酒無錢嘆索裘清霜懶看劔佳節憶拈散
九日行華菊百年竟拙鳩方惺沈狴犴敢觀祝饒宴
袍罪親無英許身主未酬桑弧男子恨馬革丈夫羞
左袒回思管中原曲慰牛一匡筋力憊四海弟兄瘡
終鮮家聲墮初更獄氣浮昏昏時自玩咄咄命誰由
危行知顛蹶放言忌謬悠逢人傾蓋故知己對床幽
寒許同肱被老憐掬指舟雞鳴迷戶牖鼠齧上衾襦
萬象群含蓄三光迭運流淒其未央夜渺矣有方陣
愚慮丹心結狂歌陸海涸遲回枯壯志老詩忘焚馘
百忍紛名沒一毛渺德輶門墻叢鬼域日月短蜉蝣
莫達知言耳空酸閱世昨臥薪期竹帛伏櫪况驂駒
胡運占朝臧武功愧晚收殷勤好自慰風日寒颼颼
穉夕與麻碧溪坐談
從李思齊封長安王後降
搜百戶門友生
時爲同門友生
有客能無酒相憐故舊情少年餘氣象薄俗喪瓶罍

坐想蟬蛻化仰觀鴈燕爭皇風傳大姓白日過嚴城
養氣甘長伏愛身畏獨擎言言心負赤念念尾思頽
河廣歌南斗天高仰北平請纓傷百越抱病憶三庚
青眼看賢弟白頭多弟兄詩書知悔禍禮樂壯談兵
梁韋男兒志脫囊世胃名聞雲鶴氣留月拚瓜棚
霜露侵人力歸眠數二更

求僮

逢人笑寡助東土滯求僮玄灞驅先踏清霜促後蹤
歲時明世繁巾拂老禪空匝地行三素仰天告四窮
斜陽西薄夜清旦候和風

懸囊

風戶能朝掩一窗洞此身楊溫隨意臥被軟任髀伸
咳嗽痰驅火爬搔髮散銀雞啼三代直鼠伏四夷賓
有恨歸霄壤無思見鬼神懸囊矜枵小富金帛前首
也多貧氣息青春劇色空陸海湮花開憑墮井船放
信投津長夢應誰喚日高不自嗔

閑磬

時相習每月朔望日獄人各禱獄神祠下
尚能燭擊磬為致祝辭寧寧之也老易差
或音祈自
法處也

擊磬焚香早心知望嘉臥斟斗西驪起視日東斜
始見來巢燕特煩聒乳鴉神靈爭紉緒守貴職排衙

驚賦寧雞犬征兵亂鼓笳荒墳與食斷佳節聖恩

邀盟漱遺鬚白淚眇散帙花研硯硯行鼠納足履穿
麻墮體黎立睽窮途大壑窮論因次魚貫素患寄鴉
笈黑夜思填海青春忘種瓜晦明夷入地谿谷曲盈
窪貧味羈難靜奈老易差那堪泥多露即可吸明
霞天遠壚烟逗城高薺樹遮深文難犀首博識愧驕
牙過取托坤咎伴傾行陸槎作羨歎藜藿相王變瑜
瑕汲引樓頭鶴湮泥井底蛙侵晨晦朔集吊古伊臯
嗟羞澁神離合危疑鬼載車吳高旁禱嶽涓暖好懷
沙天道纏三正地靈薄二華失身痴僕命去國笑忘
家無詔寬陳寔有肝焚伍奢脂韋甘學忍悶痒厭爲
爬精膏三池底夢回四瀆涯草香採芝蕙水關入龍
蛇撫掌藏山叟息心煉石媧黃金盡李白玄草謝侯
芭遺世朝雲散偕時暮景賒患聰聰荷簪節飲貴烹
茶閑興無孤蟻新蔬薦漱葭揮塵客借扇縮殼得休
竭地迴明心鑑禮恭藉項枷偷生兒願肯死獄思無
邪達觀空千古報然笑佩玃

漢蕭丞相所製漏壺

壺在西安府鼓樓樓在府
獄之北且有古龍首渠引

水入城

校時古重典高樓臨通衢漢儀古丞相周禮世輩

鼓角嚴深夜觀閣俯名都鳴尾擎霜露龍首紫溝渠
分至掛簷斗日月千蓋途夕禁催轉箭晝刻報直廬
早啓警游情夜作節歡娛六憲悟心性三歸念轉輸
仰高守貴懼眺遠知微圖落霞文繡願入塞鴻鴻虞
塊處惟霞曠具瞻幾傳呼晴雲抱榭直朝陽照棟虛
獨惺數刻漏飽見下爲烏調燮天王聖借時倚罪
夫

是日絕糧喜爲造物惠一雞耶

童出蹈空亡青春笑絕糧五窮留共患久待識招殃
天惠雞添卵地靈井貫漿禁身聊辟殺得意且眠床

驢山集卷六

星

拙道羞干謁逢時抱折傷行歌發金石坐牖頭羈輻
肺渴宜無糝春溫刺有裳綈袍自眷戀槁木何官商
得僕焚三旅喪明歷四方拔葵誰物矯奉救自家忘
未卜衣薪焚不妨蒙袂裝生來填壑相死去採薇行
怛怛陶潛誌湮沉原憲堂仰天思降雨薄日怕飛霜
竈謝青衣業城園陸海洋所慙先大父貽厥萬斯倉
憂歎

比早今如夏麥秋翻怨嗟藏身剛有獄謀食已無家
雲履穿黃草山中折白麻昏朝便自睡城府藉相遮
拭目陪遊鳥傷心斷落霞死生幾離離今古一谿斜

罷釣看成倭承燭想涓涯

解瘍

夏長厭俗累偃仰護新瘍盜鼠昂窺戶戲蛛縋近床
思玄拈耳我體倦藉肩析日氣穿憲啓鶴聲過海洋
添鑪重墮果洗硯客分湯股大有非刺肉銷臥有殃
窩巾顛離枕蘭拂掛疑墻坦腹捫心赤搔頭脫髮黃
年高遽伯王兒長陳元方藥餌誰三世詩書自五常
營蠅太無賴強爲裹衣裳

承塵

秋霖霜降塵塵現偶爾拂上懸席職爲承塵

承塵垂作幕今朝監青天出身擺四布維角渺孤縣
柱短方圖補棟撓且願遷相臨客偃仰自庇恐傾顛

驢山集卷六

星

眼眩爰成泰色空草漸玄片雲頭上雨濕火竈中烟
窻破風輕犯帷寒月重褰包籠輿倪地摩蕩蓋窺乾
九轉扶搖動四游濁池偏雲霄疑有幾世界咲無千
蟬落驚星殞蠅飛認鵬騫杓雷出北塞燭日杲東暎
分野亂白道步虛郎青蓮蜚吟悽度曲鑪篆裊飛仙
掩映雲霞綺淅淅雨露洎女媧新罷煉后羿舊留弦
幾欲捫天問方便跨海眠欠伸揮八極輾轉壓三邊
漠漠壺中景悠悠世上年觸雪平晉楚朝夕少喬錢
觀化才洲外迷覓七聖前病身之沁入道真性來逃彈

梁熱無生夢酒醒有覺綠摩腰痰更劇嚼齒舌仍堅
書靜屋生白蠅霜裏播種蟄蛇屈自固奔馬蹶誰鞭
精一悲文喪危亡念毀全放心驚千里壯志報雙顴
學易明夷象聞詩大雅篇面牆暗入照貼席足中卷
踵息長生氣日成遠覽疑小怪華山睡上入箕宿眠
萬劫回高下三光凋後先遊塵泛泛隙惡浪平平舫
一死終歸化衆生各役賢啓余無慧眼佚我有幽泉
假合身仍贅倘來命若錢村膺還咄咄屈起化春鵲

韓總兵喜見舍上寄生黃花不知花名邀題花

詩

驢山集卷六

留

絕地無春草訟平結瑞房早華先菊秀奇種亦蘭香
自許色傾國相憐影過廊寄生非九畹俟死可千章
君警黃花鎮余忘綠野堂風流金步軟款識錦帷芳
艷約隨菱屋帆思訪戴航危行戒繞棟峻德煥垂裳
元吉坤乾象重華堯舜慶情誰好名畫一本獻 吾

老

幽人易爲老枯木如風霜把鏡時觀墨脫巾日落黃
三思愁致數一死或醉殃學易憂危切賦詩哀怨長
掠奇迷風谷習靜友天皇脫畧形骸外蔽遮日月旁

道衰寓莊老交絕望衰羊鯨寡容西土明良感尚方
見幾技卜筮失業頗行藏豈敢云知命卽慙謂異糧
養生翻有病飲恨已無腸左股俄叢柳終朝忽大桑
小明夷入夢獨念鬱成狂抱恐增柔順愛性謝榮襮
天人含妙識海嶽遜高翔藥物求黃帝春秋贊素王
丙年忘後甲至日笑初陽宛轉并除歲所謀菜與糧
左哀十三晉司馬寅對趙軼日肉食者無墨註墨
氣色下也

冬晴自放 三十七韻

冬日初晴好羈心向日怪耳聾便避鴈命絕幸稽萍
曝戶真陽月脫塗如晚汀潦空搖返照天轉避飛星
重競蜉蝣命劒埋佳俾靈低團舍草碧仰見城雲青
短後衣方製軒前氣尚熒糗羹忘凍餒辭賦媿優伶
伯禹憐垂泣臯陶欲問刑赤心憤投筆白首嘆遺經
倚壁凋丹棘折枝上綠筵伸舒跼踖地瞻叩明良庭
敢覲承三宥何云識一丁誤名哭曾忖理嗣惜程翔
野菊枯無色霜蘭簪不馨著書羞博學垂釣澀修齡
拙我舞鶴鶴鮮兄詠鶴鶴遙窺四門誠洞識六窓樞
心性空觀化皮毛大圓形人情知叵測天運嘆無停
韓已渾羊虎波終別渭涇持危思故物惜性善新剛
跂足探蒿華開襟廓瀟風輕定簾幕木落憶郊坰

軀殼玄龜突行藏白澤釘朝昏籌計日旬朔歲歸真
死顧日知法生銷孤偃服飲章長下獄上獄未評延
都屋愁闌戶覆盆遲遲河雖要遠侯天或俯卑聽
抱石傷先溺餽精敢獨醒病求三世藥貪食一區亭
夜月長號鶚秋風早謝螢火雲有伏熱畢雨無春零
身老心方壯途窮日且冥端居吾得正不用涕泠泠

楚音辭
旋例也

病口曠焦唇枯喉癢鬱無津如天地大旱

胃火曠心曠膏肓上熱加詎燒焦上項如煉補天媧
六腑歸根泣三尸出閭譁秋氛清神舍熒惑犯仙楂

臨山集卷六

黑

搯吭欲陽劇探元厲氣奢精蒐扞清切魑魅瘴給舒
新莽遮甲使金胡奪正御黃庭壘堦堦海紫塞燦連霞
息習魚滿沫噎喉狗喪家誰號八人過欲潘三池華
未破燒屯陳不傾載鬼車效顰且落齒懷魑空肥紀
吐火妨歌嘯乞漿費典餘醋酸累沆瀣障眩簇簇鈇
纂藥丹溪詩捫天兩觀遮北辰瞻羹里西土炙姜牙
心折泰山虎額櫻鄭郭蛇招遠屈原情病異馬卿嗟
投杖懸追日剖梨恨箭沙倩酤黃鶴酒期種青門瓜
爛額傷焦突腐心恨暮鴉昆炎輕燬石範極細潘蠅
夜息兒童去墻甜莫發命

窺戶二十七韻

世事猶窺戶一簾南棧恢圖書留歲月耳目寄樓臺
鵲乳瓜方時絮飛燕未來昨宵陰碍月今日雨收埃
越突籌回蟻下切忌滑苔補籬借荆棘蹈海步魁台
擊破還能背巾卷且與腮勾萌扶赤莧蘭栗想青梅
滋水雙茅業高山五皓材負牆共慷慨倚杖什徘徊
擊壤歌神聖偕時力耆齡隣翁旁就話學子小憐才
硃墨荒車句農桑惜草萊劒亡記緱躑夢苦咽梁煤
回首黎丘華招菟宋王哀翠帷平濊地亂耳細礮雷
忽忽知心定存存念道該皮毛相縈縈河嶽各滌洄

臨山集卷六

黑

蒙頭

天明更好曉萬事總蒙頭耳目煩聞見山川謝峙流
褻屍自成革化物但廢漚捫虱痴無力逐蠅忘有尤
拜家志胡貊歲月惜春秋遺世渠雙從周身此一綢
至人寤通寐生地去延留英敗輕投局崩零久訣緱

焚巾非愛鶴棄杖不驚鵲失步迷無徑察眉怕有憂
長安原故國不用恨登樓

五言附體

恬用

風雷秋厭雨恬靜自爲霖辛是間晴日苦非蒙太陰
邊事款似昨秋稼盛於今苦行稊屯虱閑居書聚蟬
先業遺弓台後祠廢金鷺雲間窺故里城下憶平林
夜長月初咽天遠山共沈喪朋思壯馬側聽變時禽
土木空年逝金石太日侵老膝借眼鏡患窘秉心箴
孤獨繞自暝端蕭竟何欽泛植將八月採囊乏一金

白日時通牖黃髮久謝簪亡命逃支遁更衣慕慧琳
家量謀體病年程占層霧炙臂創起廢纏喉痰病瘖
已謝貧富艾何及貴龍參萬死誤大佚衆生苦長任
世途千坎窞自歎五嶇嶇更足賦蜀道即可悲莊吟
一斛能多黍三禮敢開襟嘯作終南想留鶴意不禁

忘秋樂秋備爲預防之義

秋仲人仍繁邪卿歸重遲寧淹孟子註怕見杜陵詩
回首殺身禍見心遺世師志英方待菊尚鬼久投箸
縱橫猶存舌笑談揮折肢海霞歸鳥戀明月故山思
沫疑陸鮒拌飯飯全龜受楮三江懸命水一息養生

茲能小形無礙知微道不私精竟招自惺手足啓何
痴酣暢寧須酒和平更付醫風雲觀變態湖海發雄
詞戰豚纔炎勝臥寒且凍支至誠入水火厚德馨貴
蔬蔬食三餐減幽居一敬持獄情秦吏俗理學宋儒
采隨步客開徑就盆得號池髮黃板返白心赤備蒙
緇洗發飲灰顛惺分夢鹿疑塞淵煩自秉忠信賴相
齋命苦蟲甘蓼嬾成璞墮鳴喜看東日長愁說北山
移裾斷終何曳囊空轉別規五方招祝蓐七代友皐
伊謾道風塵劫閑循蟄啟期春秋祈歲事賢哲念民
憂後喪人聞遠中興 聖主毘黃虞遙頌德游夏竊

山集卷六

五

修辭瓜熟漿澆饌燕歸黍泛匙行遲休老氣用簡趣
窮資草具樓撤慣布囊典當疲夜惺清韻析晝瞞瘰
忘羈雅志非枵腹寬心不皺眉攻蚊憐疾惡渡蟻笑
沾慈容喬閑消日因循苦惜時陰陽如橐鑰運命奈
鉉基夕死欲聞道千秋解在茲

春迷

是日曉霧病齒關中人以葦苔長有枝者
謂爲萬年松時久雨林梢中泥生蒼蟲如
小蚕寒食後地屬有
屏爲清獻告天圖

春迷將復夏秋病欲更冬雨泥蟲生棘霜清莓勁松
風聲看屬急山眩悵雲重箕踞逢人避方圓與物容
囊中疎餉粟床下久逃蚤牙愈纔方口心勞數鬢留

步星蓋隨影行霧顧遺蹤老鵲巢倚閣苦瓜夢掛龍
滑階踏新輝濕電起橫烽開府文翁愛列屏清獻恭
傷今同家喪好古與誰宗颯颯風驅葉勞勞蟻失封
回旋仍足健揮闔恰心懽絕地瞻周道朝陽夢楚峯
老閑白馬辯貪謝丹砂銍坦坦拈髭笑且歸聽暮鐘
端午日炙左臂瘥核授客相左右炳文附膏

解腕決瘥核合歡一灸勝修身原自愛養體轉相憎
客宿經宵艾膏防蠱骨蠅癰疽廉藥物疣贅起丘陵
憊憑兵戈助削平僭亂崩廟南羞死癩枕右紫拌肱
洗臟真無見悔心恰有憊形骸相制累血氣自侵凌
火性燎原炬香烟縛虎繩賜燂良自獻分痛顧誰承
災豈剥膚願毒應破骨能生蹠啓參幾剪斷擬湯曾
聯目彈灰落厥筋擁肘維矯情迴袖遽雅量受杯仍
去害中原寇持爲遠地朋恙生雲構結化及鳥翻騰
剪髻憐稱驥惜麟笑痛鵬裏創祈小愈割股謝英稱
敢毀管三折求全冀中興人窮悲物極天憫監民蒸
孤首遭兵接烏皮旋几馬偷安欽大戒丁變費私菟
掀膝談消腹更衣慟石弘蛇床供痒技蚕室陰聾永
海味調肝胃絕糧檢發誓忘饑甘食藥惡熟苦思米
屈地愁山海補天負石神百殃帝申祐久禱鬼靈昏

逐臭求逃海乘涼欲借槽好天虞潰決惡月感燠蒸
指腫傳肩背骨癰付蟻競命垂多病比數隻九章乘
且願糊瘡口即忘掛袂稜一塗收內潰再傳愈旁增
出右知餘手拊前得服膺儼年學命跼擇地肅孫登
鬱氣非求濕燒痕莫似騰濁醪尚中聖髡叟便爲僧
知過折腰誓忘機合掌恒心安痛前定客散擾中澄
六極窮洪範天弦共月恒石弘借言恭顯之勵體蛇
床子草藥名醫家治破傷
言次臂以求復全體惡月土俗以五六月爲惡月
不自舒如云天刑然

夜惺時已極故尚自驚拘西實西憲也榻上坑
榻也濕則自傾豈得如青山之固觀難居
也冬今在土方陰極陽生說文曰龍戰戰者
接也象人裹妊之形與復生理也百姓賦曰
爲口腹犯義也三軍醪言散金也九高九天
之高也天八方及中央爲九九節蒿少蒿蕭
也老子苦人也我如
孔子我魯也之我

夜惺還無睡生平檢所遭月遲西實暗榻濕北山牢
冬令懷龍戰老竟忘虎韜著書想周孔尚論友姜咎
知過翻難寡含情恰易勞米盞百姓賦金玉三軍醪
提抱孫森桂門牆士薦桃開心聞國是病眼美人豪
知地回千劫親天歷九高家貧稀社飯主聖洞秋
毫殺賤豐年餓燈昏遂古騷太丘重受赦少室遠思
逃九節倦求藥一單哭屬毛猶龍歸我苦如鬼笑誰

採牖下堪安死化中可借攷佳時元氣惜大命少年
餐山水無容卜尋常市入澗臯

獲瓜

失意平生笑死歸垂翅鴉爲園終日事亡命莫年華
避俗陶潛菊獻人步隨瓜貧歡馬地追老喪信天涯
近識烹鮮理移來旋治家

纏籬牽牛花

晚晴風落葉百寶漸成時布穀休深樹牽牛蔓缺籬
遐思天忌僻矮坐地容卑愁極翻誰母老殘且自兒
不知蓬蒿下仲蔚可如斯

露臥

露下爲牛臥背肩藉地輕炎蒸前夕病偃仰暫時情
海嶽思移陰風雲欲借清飄飄凌漢氣熒熒律身程
跡樾檐鄰聚餘馨度浦衝今年蚊較少連夜風能橫
地熱金三伏河澄斗七明渴來煩汲井寐去誤求纓
寤寐君親想渾融善惡爭老年全體累中夜小心擎
斷夢貪生業招魂脫死精東溟推日上南月蹶雞鳴
骨倦思椎背眼眇藉溟晴涕燠紅起粟汗漬白圍城
貼席 天王聖爲國野老勅安常俟死順守正養生
俾父矣能忘命不動寵辱驚

春日之倉氏飲

春月有傳飲遠應倉氏招病纏方謝僕禍去尚餘驕
傲物莊生氣巾車陶令腰南臯下渭浦東日浸戲橋
鴻鴈孤歸暮羊牛散牧饒往年路常在舊事夢空消
到處堪成醉一生十九銷

集新

得薪則可以不薪樛世尊從古宅中來

古語積薪解柴門柴浦門平舖低薦榻高集重扶垣
翻口昏朝計矯情坐臥恩虛丹慮風卷嘉樹念樗存
一芥憐人取九耕頌 國蕃炎天逃火宅赤日願冰
盆跣足南山對鬚眉老世尊

所藏父施旅弓

時已受恤在豐

鳴弦虛墮馬惜此不弦弓勁豈六鈞試劣應百發空
筭翻孫子法韜老渭涯翁饒欲借彈鋏歡忘恤脫輓
雨多料膠解膚遠念彌雄彈雀衰無力投壺雅有聰
九鳥悲傳信二兔笑收功穿楊原小技懸虱或良工
鵬羽貪亡矢桑弧病謝逢少日慙聞禮弛張遺意隆

遺去

獵言

小序

獵言言獵毒也易師丈人以貞毒天下從民
也兵滿於獵百物殲矣是故君子惡夫作備
者往還中日出沒四方究民中好問民間細
事諸邊將士逮至者得問遠地及塞外胡獵

見諸碑徒捕戶內地山河之獵扣鼠碾破樹
龜蛇蟠枝臺蒸乳酪卵鮮骨尚口慘矣肉金
者君子自遠庖厨耳况夫餘慘伏毒有非
庖厨之家所能知聞如鴻與獮尤所罕聞焉
鳥草食如羊牛鹿之飼肥與出糞小同於牛
歲亦隨焉轉而南源野羊也角根大如小盤
三着而險二角可平鋪滿一小食衆性自愛
酒窮山絕崖巢鵲鵲能之險夜中泡轉詰朝
始一為滿溺遲且長人伺其未溺逐之急泡
脹而應則得焉其角亦解不能如麋觸而自
脫斷崖而自投始得大蛇死而蘇去射獵者
或謂近得角或并得獮蓋皆見其全角及全
科殖鴻鵠七人或又謂之獨豹云曾有虎文
嗟夫百物之累於血肉也如此哉况夫勢利
文法驅逆糾纏役聖人
周身之智良難矣乎

從禽嗟出世天地念元元禍外埋晉繳域中接奔胥
騰蛇美鬼彈鼯鼠闔神門犀象崑崙逐鯨鯢渤海吞

破封追乳蟻乘雪捷窮猿鴻網連

割鮮慄牛股得采捷熊蹯夜火合圍列臘水鑿巽繁

偵蜂綆毛望叫鵲隔山蹲餒藥千銖簇侯鯖百肉屯

豈惟秋魍魅奚翅察雞豚血氣周身崇性情百物冤

耄倪同趣死呼吸念圖存取味無全骨舞文有褫冤

庖羲百代偏臯契五刑闇取耿迷明發不經著獵言

中夜

中夜有繁思蹴天不臥安待薪重接浙得被別號寒
拂鬱從心聖憂危俟命寬有君四倫絕不怒七情殫
自識地天禮遑知胡越肝秋風送涼月春雨憶幽蘭

手卷苦書力家遺樂巷單衰遲思覓杖頤頤頤頤銘盤
出世遊魂健閱躬薄俗酸天明亂營鬼風知抱一難

聞人畜狗賣屠旁感鶴頂血毒於孔雀尾雞冠

紅擬於鶴二十五韻

曝醅渾出世觀化大迷真戴毒雞疑鶴犬磨犬誤人

漁樵終害物毛羽各戕身代割誰民牧好生自化神

飛潛相泛泛草木各牲牲小吏威蒙虎大君聖趾

麟析骸傳上世流血是何晨牛馬元生理唐虞豈病

仁殺機厭星斗凶德敗彛倫鷹隼紛征鷙襲黃幾號

循為犧寧酷安欽怨訖歸秦福善本常道安危有大

臣無行非死地何遯是通津大海鵬垂翅長橋蛟假

鱗空多牛犢舐相狎匹維馴草食三殮水布冠一幅

巾清虛忘蕩蕩惇睦念親親入獸藏頭角栖禽作隱

淪始皇祗脫邈伊尹豈逃竿得意相吟嘯暢情自屈

伸淵魚濡涸轍野馬息遊塵月出從時習雨來藉日

新壽天安性命寒暑了冬春得死即為正存身不在

貧悠然天地內順帝太平民

溜烹茶

侵晨看夜雪覆屋且墜門掃砌憐墮帶溜層擬受盆
炊茅司火候沸海探天根戒洗傾茶碗忘尋賣酒村

梅花錢掃落竹葉與溫存
捫腹昌羸氣臨堂忌濕痕
放歌朝五袴辟穀笑三殮
得意遺骸跡遯身入大豚
天緘寧噤口神散即招魂
消盡杯泉嗽露成握散吞
清冷融肺渴混沌撥心昏
且得爲龍臥安能爲鳳捫
怪怪無籍在天地釋冤煩

墮即黎同平聲

罷酌

頭上軒轅鏡手中鸚鵡杯
醒心百年惜幻象衆生該
獻醜蹲魑魅知微謝麴醅
衰遲慕千聖天地洞三才
榮辱寧關命遭逢或藉材
推遷世翻掌羞縮病支腮
夜月剛辭臘春風早落梅
出牆皆日觀平地即天台

驪山集

卷六

美

大饒

雨餘舊山出風揚遠柳黃
大饒苦金貴獨處制心狂
憤悶春謀睡寃煩老謝忘
人情寧利義世事豈柔剛
不識樹萱地未嘗辟穀方
腥臊遺單豹土木信嵇康
留爪供痰痒爬搔夜未央
腐心喫事疊悔吝物無常

雨餘園中行思

雨餘山河麗遠燕合綠園
百川慶河伯三畝圃周畿
坐具渠邊石行踪竹下扉
棄心隨步放散髮與頭睚
幽恨花寒露闌身鳥窰
罪徘徊笑何謂宛轉痴相違
宇宙三光卯冬春百代章
爲生光景短造物昨今非
豈必酒能醉何須金可揮
衆生迷物化一死謝天歸
用世如年邁添丁奈子稀
學人孤夜拜傾國雉朝飛
稱聖夷齊去西山剩有薇

聯句

石鼎

五十韻擬軒轅弼明聯句

調燮悲逃器人文幾變遷
那從礪確處別起便宜權
改作蒙中古曲成想太玄
神工驅海使年命厝山緣
投巧裁淳朴好奇採棄捐
小泓剝砥柱喬嶽獻枯槎
疏鑿鴻荒脫磨礱混沌全
借材輕王貴學冶謝金燂
頑鈍成人造甄收用物銓
考工移肉好異姓錯姜田

軌度新聞見正名失聖賢待烹間務始隨世授形圓
六和餘滋漸五行活火煎當無餘高鶴執有序疊蓬
日氣熔炖壯雲根鍛鍊堅守心雄獨運提耳麗變穿
理密龍影隱聲壓蛭蟻關函頭加豆蟲鍛底介鍾頭
殞魄疑星月蒸炎散雨烟殺雷搏陽壺顧兔破陰躔
暈眩哉生後又涵既濟前或應來福地絕可沸食泉
冷抱懷硯侶黔留煮藥仙木瓢時戀戀无任其便便
把鑒思明水爭媧問漏天虛盈吞土量幻化溺焚痕
威慄奸臣肯苦參大士禪擬龜煩貳第襲燕辭訛傳
在侑渾欽正歸王決黨偏禮嚴摘短柄仁任感竹肩
灌注洪河望沃焦少海連蹄泠寧溢德圭角已剗愆
爽乞融陶雪齊將佐舜璿旁通吁岳氏遠紀刻堯年
尚象勞題品修詞費譔編清宵班珞班遐思察魚鳶
周鼓驚重剝楚萍咲妄鑄頻扛聊稱力大醫忽忘羶
獨抱終家食特持試國鮮憐才斷泗磬曼韻絙朱絃
繞匝留環顧彈摩忌隋駿取精竊承乳錫類廣爲堦
坦腹分添足洞宵快下咽挹芳香澀齒含垢耻修邊
掩鉞籠狐髻汚杯寄一卷晶光收醒酒患難戒忠饘
裹粒盅餘禹藉簞更樂淵且諸如磋學空誦賤珉篇
不轉人同繫未卸烏尚真塊予寡徒偶佳句與誰聯

龜山集卷六

手

隋音安此物長而圓者曰高音極門焉感音感以
石蓋物之名略音略確音惟皆似王之石鬼如字
音也風與火也地

月僂風伯石居士三益聯句

并序

月僂風伯石居士三益聯句
共留清風明月相和吟吟然一都宮中故相藉
以爲聯句亦效古寓言自放一爾
今夕相過早相招邀就繫驪老微光聊共照仙舊約
更頻期散髮披襟爽伯低頭待漏遲塊然同及化居
上鏤爾盡忘疲燼蘭融吾垢驪老幽陰遯法奇天邊
邀賞厚伯座右受和怡且破硜硜量仙未傾碌碌私
桂香禁露泥居士市近拂塵颺吟弄無人價驪老膏
育有國醫神交三益志居士聲應四難時怕使蟾娥
妬伯愁妨颺颺施淹留清冷與仙枕藉別離思潛託
磐宇比驪老深憐俄影移忍拋郎廟品仙爲淺愁呼
吹萬籟直機息伯一卷靜體羸何須嘆圓缺居士便
欲譚磷細好客將如昨合懽恰在茲驪老良朋遐想
健芳景好懷采飛鳥呼王母仙蟠桃忌朔兒老乎驪
步召伯也扶搖貽居士坐待宵中降旁通海外知颺
颺山鬼美仙冉冉水僂披鶴駕親初至龍幢接下苔
老普張鈞泰美清慰獄若嬉效此煌煌燭仙舞渠驪
臘旗鳳簫今夜永碧藕故人奇重掃空階席伯先聯

好句詩催花須惠我搗藥竟傳誰道骨才憐千雲根
氣等伊王母寧請霄漢侶肯削洞岩姿衆妙觀羣動
雄文推巨師偶逢同會雅居士幸受養生辭借問吳
剛斧敢稱漢武厄飯依徒自苦老吐納祛君疑紫府
未金訣黃庭訪王池存存綿谷乳的的守谿雌王大
道渾成卯至言密若絲軒皇曾中昔聃叟與聞斯那
許蔡京候仙空勞周穆馳僉來西送姆伍聚仰看奎
覽勝星辰耀乘虛華岱遺伯父安性頑鈍超悟理希
夷揮霍泉崖契因循混沌虧別陳廣寒宴居士磨壽
羽衣詞飄忽咳前唱渾淪念上摩疎狂銜卒問槁死
驪山集卷六

六言律詩

代州館用韻

七載微官浪遊因人更到并州邊情欲問黃墳世事
已成白頭役役勞生萬里悠悠第古千愁青山回首

何處朱夏白雲自流

六言排律

初場後一日恭遇

萬壽聖節燕祀孔廟獄室

書鎖臥從室隙小觀天

曰獄法關鎖千守與乞則宴啓故此隣相與乞

漿而以果饋人者穴貓門而入云

光鉗睡後閑思陷底流光橫催紅日無求漏納青天
不使門開夜長思吸朝露秋餒愁然宿煤臆對覆盆
萬象自成窺管三台廟清如駿奔走獄祝虛驚侍陪
得士遙克獻壽抱冤私借紆哀壺漿守卒相過穴果
饋人獨回當路如聞馬驟拂壇祇厭蠅詎時乖絕地
驪山集卷六

驪山集卷六終

驪山集卷七

新豐趙 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七言律詩

秋日登慈恩寺閣晚望二首

落木風高鴈影秋凭欄危閣見龍樓千秋亭中晚射
山光動萬歲仙晴涵海氣浮清禁幾迴陪鷺立慈航
何處伴龍游傷神極目看歸鳥多少飛栖金殿頭

其二

城闕湖山壯帝都祇園夕日漸浮屠金銀氣幻沉飛
閣象兎波深淪落莽紫氣九重雄明漢青山三面引
甌吳他時憶此清秋會欲向花宮寫畫圖

白鹿懷古

白鹿一去留寒泉磨崖空復識消消苔橫石竇群巖
溜柳匝山門萬壑烟魚鳥豈能知漢幟雞豚忽憶避
秦年浮名開國真成夢塵世何人解作仙

晚投土橋

土橋西指更山門信馬行吟日漸昏百歲芳春貪夕
照五更清露惜朝曦半生無着常年客薄命何求盡
日奔忽憶高人卧林壑雲霞不起重時論

三賢閣懷古閣有祠祀介之推

三賢高閣鳥歸遲千古獨登夕眺時點檢古今馳大
觀蕭條世代動深思龍蛇空負綿田怨禁錮寧知蜀
錦私迴履巖廊尋往跡古文剝盡蔡邕碑

道旁僅柳

介休道中有僅柳刺腹髮枝橫懸澗泉水上
平如浮翳若枕石揮塵于其上地曰隨我背
明月入我懷清風蕩我胃寒泉漱我耳仙矣
人無知者愛而賦詩

天懸殘蜨壓清流白日蒼龍偃未收簸蕩客撻閑碧
漢虛無仙榻俯丹丘夢迴蟻園開南郡影動烏橋礪
上游便欲乘風振衣去直將消息會牽牛

遲月

驪下園林夢裡情白頭人喜提孫行苔蝸樹蝶春晴
閨露笋風花夏日清無書迢遞傳家信有酒留連遲
月明安得清宵生羽翼不妨明世謝簪纓

寓襄陵喜小劉過飲

襄陵美酒泛金甌莫道雲安散客愁况有高人陪夜
飲可無佳句續春遊月明露冷隨移席水激風寒欲
覓裘老我顛狂投轄興百年尔我共虛舟

奉訊西磐翁時大早兼致期望

中丞別墅俯晴岑龍卧煙霞午洞陰煮石山中應有

欲歸雲天外却無心上人自重西磐望遠地寧孤北
極音幾欲濟汾賓鶴駕好從霄漢再為霖時大邑舊翁
肯起用

端午日作

佳節空嘆行路難停驂欲飲又調散晴天花柳三秦
暗陸海風波五月寒多病勞生妨著論常年為客苦
鵝官驪山舊隱仍三徑何日親闈許掛冠

張南寺夜坐有懷曹似泉年兄因用其韻

浮世馳驅緣俗累炎塵闌寂訪僧遊遠村犬吠深林
迥小徑門開古寺幽明月一方涼靜夜高槐五月陰
清秋閒尋坐散題詩興不見高人悵獨留

驪山集卷七

竹竿坂避暑

寶漿暫息竹竿岳萃律火雲禿嶺曉坐送木牛懸上
壁夢驚花犬護投巖頭顧自苦生機事藥餌真嫌帶
俗衙何處無懷堪結社放歌終老卧松杉

出忻口有感

金山曲繞漳沱流忻口人煙古戍樓表裏三關磐莫
代咽喉一路蹴龜黍烽臺束結供是報霜堪包戈倚
廟謀塞上輕肥諸將健徒書莫斷九重憂

十月登峨嵋原西望

小春猶自似秋晴旭日忽惹佳氣盈胡虜幾時來內

地山川隨地鎖高城茫茫月暗宵傳檄獵獵風豪書
堅旌勝地亦知屬百二點兵昨見健兒精

至日行縣

佳時何處不他鄉昏睡那知至日長十載勳名留羈
旅九重恩禮壽君王著書自笑常隨牒行樂須扶
晚下牀驚鬢閑庭看古柏驪山春事苦相催

至後八日將發夏縣觀砥柱作

至日如何不日長忙官客裡亦皇皇追隨苦味三冬
足踰燈愁銷七線強浪跡瑣臺來看月飄然砥柱欲
流觴從來吏隱能容傲莫遣拘攣祗自傷

驪山集卷七

再過陽城墓

卧看陽城墓草黃星星古柏陰傾堂裂麻空漬七年
淚用世遙回千古腸笑我無文論諫議哭君有夢到
羲皇轉圜折檻渾衰世一札懷中飲血藏

涉三門觀砥柱窮開元渠攀老子煉丹爐俯水

橋詢天井回謁神禹廟

硤氣灘聲噓石泓日光大觀碧簾櫳間闔長風吹虎
石在河滿崑崙崑崙浮影入龍宮許身空負山中客洗耳

近北山中有許由
餐飯半洗耳
寧留河上翁
三山舊約經牛渚不
待嵇來八月風

其二

千厓萬石欲題銘
水落谷虛鐵岸撐
煉藥尚堪陪老子
牧羊如悞識初平
崖螺磨洗超元會
沙鳥低昂煥日星
飛過水橋吾脫屣
飄然天外問平成

其三

曲棧懸崖石孔虛
開元故道尚名渠
瓜分却信河穿石
髻立還驚水上淤
河落砥柱露立水旁
下有積沙猶壘沙紋
天地經綸歸舜禹
漢唐勳業落丘墟
憑誰再鑿三門道
爲記河渠別著書

其四

攀躡巉岩俯鶴巢
憑高指顧鬼門坳
河身冬落呈三壑
山勢北來主二嶠
浪捲水花流霽雪
沙屯宿靄睡潛蛟
衰庸羞撰河清頌
問遍人間寡姓包

魏野草堂

陝東凍樹號風聲
魏野無堂尚有名
處士幾人回紫極
高才當日繫蒼生
微官羈絆哀囚鶴
落日樓臺捲戍旌
立馬茫茫開弔古
村炊野瀟各傷情

洛陽懷古

倦客天津望眼明
洛陽興廢幾空城
北邙今日還伊闕
東漢何人問鐫京
金馬雲沉歸古塚
銅駝雪散想

枯槎夜寒慙作周公夢
白髮青衫淚滿綬

淇縣至日得宮變邸報

常年夢侍紫宸班
淇上忻瞻咫尺顏
佳節暫忘身是客
洪恩已鑄鬢成斑
百年報主三呼嶽
萬里曳裾九出關
悵恨昨宵新邸報
五雲瞻戀淚潸潸

岳武穆祠

湯陰城外新祠輝
香火鄉間祀岳飛
白鶴不來空樹表
黃龍未醉莫羞肥
雲連殺氣吞金闕
雪結愁心怨鐵衣
誰解紹興真意思
區區秦檜竟何譏

定興官舍和郭雨山韻紀歸思

笑殺山翁坐聽更
無端心事作西行
行臘前掃雪堪調鶴
樹裏尋春且醉鶯
范水風寒寧結駟
驪山月夜好吹笙
莫言癖懶貪家食
當戶南山日有情

冬夜涿州追感麒麟塚

去年都下客新正
臘近天涯見客情
歲酒春盤饒涕淚
青衫白髮誤經營
昏鴉依樹勞三繞
老馬嘶寒懶一鳴
月夜築臺還入夢
麒麟高塚笑垂銘

送安給事奉使趙府

仙槎臘盡下金臺
使節行春北極來
驛路風塵登萬里
王門日月映三台
懷中應覓途中草
鄴下爭看匣

下才惜別無端憐後會此身近亦欲西迴

三月二十九日雨中作

春盡傷春祇自嗟那關飛絮與飛花雨來只計農桑苦老去偏驚歲月加過眼泉刀慙富國側身戎馬夢還家簾前賴有雙盆草讀罷南華看乳鴉

送饒三溪謫無爲

聞說無爲米芾樓風流奇絕占東州謫仙一去便高卧勝地百年屬壯遊吟倚晚山雲母潤坐臨秋水稻孫稠酒酣莫作遷臣怨江海能容報主憂

送翁一水犒師遼陽

遼陽新命未央前八萬捐金使節傳報主誰櫻胡虜頸愛君欲贈祖生鞭關登山海看三島地接華夷問九邊歸奏知聞三箭將司農還有犒師錢

奉和蕭竹齋飲臨海亭遊海印廢寺各一首

十年曾上鏡光閣爲憶佳人在海天樹影近涵清禁渺蘆芽新斷絳垣鮮桑田拭眼添壽屋柳岸回頭撒網船乘興呼魚那送酒鳥歸僧散月明前

抗章姚顗爲隆福前隆福寺盛日秦人姚顗抗章言之不見海垠又廢

宮隔岸如聞龍嫺嫺姚顗抗章言之誰識燕中僧徒月散天

花雨佛骨香銷海樹風興廢有時歸聖主傳燈幾

康自鳴鍾

夏夜雨

哀柝城頭夜雨寒客心無柰病長安幾年謬舛失調氣一夜怔忡欲裂肝雷電擬成出塞曲麒麟空夢進賢冠秋宵冬暮頻年痼宣泄新來伏短嘆

蕭鴻臚預邀端午遊西湖先枉佳章四首用韻

答之

城中日見山巍巍山下西湖落翠微受簡早驚端午至泛湖已恨一春違抱瑜怯見黃鸝起弄棹防衝白鷺飛載酒亦須籌日暮共留湖月吸清輝

其二

肺疾常辭粉署香鴻臚能事枉佳章天涯節序客先覺湖面風流君更狂已辦出城慙野服却憐隔月借僧床醉眠預囑宵聯句莫遣葵榴認異鄉

其三

佳節猶嫌淹病僮清遊先約問禪宗穿雲須上山頭寺吸露擬醒水口涼五月炎蒸迎野駕百年繾綣儼仙蹤不才極愧收明主豈爲登臨悵九重

其四

招邀慰我西湖涯早報端陽競渡譁不覺身輕頻得

句若逢雨過更宜花。陰晴未卜君須慮。貧病相將我自嗟。往再光陰還幾日多情先借好餐霞。

送周鉅軒謫判河間

舊識關中御史驄。十年變轍嘆行空。王畿近地容遷客。聖世高人自古風。吏部聲華成再黜。師儒章疏動三公。嗟余出餞妨多病。目極秋空送塞鴻。

送高渭北考績還南都

嗟君九月辭神京。又作南畿萬里行。白酒黃花今日別。青袍蒼髮故人情。風生雙劍排雲出。江湧孤槎棹傍斗。明北去應知封事早。莫因鄉土枉行旌。

癸卯中秋夕

送同寅諸君子倉郎觀月

天涯兄弟此同秋。佳節相尋散酒籌。對月那妨今夜醉。流雲莫作故鄉愁。百年此日能常聚。九月吾人可再遊。共把盈虧觀物候。海蟾朝鴈任悠悠。

九月十日早得遄報作

恰過重陽一笑譁。關中又報有胡笳。籌邊敢負功名薄。守藏空嘆歲月賒。老去常忘身是客。愁來新覺眼生花。侵晨跳出看鳴鴈。落木無端眩曉霞。

至後送安子之晉風

西北烽煙近不颺。儒冠且喜借遄黃。砂磧戍聽歸

鴈。白首爲郎問牧羊。帝里春回今幾日。天涯春到亦三陽。憑將千里陽春脚。蹴上凋殘草樹旁。

送林東泉還南畿

君王外庫問南畿。萬里勞君彩鷁飛。北極衣冠慙侍從。仲冬風日送光輝。恩深四牡燕雲道。春迓三江楚越磯。他日相思煩北顧。金陵樓閣幾山圍。

送白東川念憲山東

仲冬送別潞河潯。遙憶樂天何處尋。晚日懷人瞻冀野。春風逐馬過遼陰。青徐幾變觀齊俗。洙泗千年拜孔林。滄海看潮吾夢寐。勞君爲寄泰山吟。

送劉巖南出守大同

漢家多少北征將。更借文儒五馬軒。老上應知驚魏尚。雲中遙憶肅劉琨。簪紳萬里開麟閣。兵甲三關重鴈門。豪傑自來長吐氣。憑君國士報君恩。

送任櫟西之成都

非熊新兆更分明。薄試高才佐錦城。之郡遠懸魏闕夢。過家喜拜慈闈情。開迎曉日敍函出。棧入秋空灑瀟平。老我少陵僻佳句。他時相寄劒門行。

送秦右田之懷孟

秦令風流潘令姿。看花解作縣齋詩。彈琴白日羲皇

調鼓楫黃河海嶽思秋月憶君官渡樹春風回首故
山芝政成早攬登仙駕歸思遲君一醉辭

秋夜風

徹夜西風在床頭曉來猶自風颭颭隔窗省想壺絲
隔滿院飄飄葉浪流鄉土幾回悲九日天涯一歲又
三秋菊黃莫故多生色哀鴈鳴更抵結愁

寄贈高堯山翁

遙憶丘園繡嶺頭丈人樗散堯山秋堤城有興看雲
吐山寺無人爲月留携酒幾回發苦柘仰天終日送
輕鷗寄聲爲問白蓮社更上燕山萬里樓

贈呂朝著

呂翁一官不自肥眼見時事拂衣歸秋來門巷寧荒
菊老去勲名信忘機愛子已識光舊業懷人常思欵
幽扉幾時取醉櫟陽道白眼相扶看鴈飛

送王三渠之金陵

詞客南行問早梅仙舟雲裏帝城開過江禮樂留
文事隔歲星河動相才幾輔夜看龍虎氣風驟晴帛
鳳凰臺秦中自古傳常杜莫斷新詩江上來

寄贈交城王長子繼軒

王子十年樂善名可憐猶未刪交城會看頭角悲龍

種爲寄音書聽鴈聲白首乾坤慚舊跡朱門歌舞憶
高情吹笙近日丹何似姑射山花幾度榮

送續繼光西赴成都

朝廷自納南服貢書生仗劍亦參軍叅軍叅戰鉞誰開
府燕地風塵一慰君長策定知揮晚節敝裘且幸脫
春分離遙故舊憐分手話到臨岐意已醺

送齊西田奉使關中便道省蜀

朔方萬里犒師幃蜀道入關路不遙聚族櫟陽留拜
墓西田故臨潼人櫟陽乃其故里云到家錦水羨題橋春風天逆西
人旆邊事日收北使輶爲餞趨庭辭上國早望封事

答中朝

焚香

焚香終日坐僧床連日新寒厭日長遠見飛鳶疑出
世早思歸燕夢巢堂樓閣喜聞新卜相問名羞說舊
爲郎憑誰開閣陳家難好趁春風返故鄉

春夜

經年作客歸何日點檢空囊憊一瓢舊事春來抽白
髮故鄉兵起步清宵月生病骨知潮氣天轉虛簷折
斗杓運命於人果兒戲夜來爲卜笑龜龜

喜楊恕軒枉顧惜未盡言別後懷思

楊子何來餉老夫故鄉意氣負憐吾勿違欲盡將言
事決別翻多願見圖萬里雲霄躑躅切十年天地窮
戰孤寄聲咫尺愁難達佇望寒空日又舖

仙宮秋日獨卧

去住無心仙洞幽好晴恰被野雲留畫長抱禍成高
卧世短離群藉靜修山鵲宮寒喧寶樹崖花日晏憶
羊裘可憐醒眼翻疑夢欲竊真元借白牛

八月朔華清宮携童登南麓

清秋閑試登臨力老病欺人百步休漫籍堤城親卧
續却回泉殿憶扶鳩青山有分能長健黃石無緣可
驪山集卷七
暗校爲憶老君廟南月白孤招取夜同遊

雪消

春氣何孤煖不蒸雪消猶自綴簷水潤縈東畝蒙塵
點白暗南山積霧層謀食明時慙萬石養文小閣悞
三乘老來耽佛悲無日畏罪憂貧百慮凝

長條庄桃華

渭川千畝幾家桃赤日春風錦簇高古冶漫憐昔人
智武陵真忘舊時逃瓦盆石鼎簪花勝席帽麻衫擲
大家幸自白頭能跨馬伴狂三匝繞林號

懷仙

砂燕爭歸梁燕稀秋風秋日老情非三峯夢侶賒松
月五嶽羣仙失布衣野鶴長空看遠下閑雲終日悵
高飛從來羽化渾能事莫作雍門淚不睎

鼓樓樓在微陽故頻有北眺時立危方報深入

幽人寄眺幾高樓况是遑聲動地愁仰面風塵思戰
士羈身天地嘆拘囚日窓九道鯨靈瑤岩棟千年奠
國曉安得振衣飛直上河山央背大西頭

臘日睡起卽事

萬事尋常一睡酣夢惺天地共悠悠心田空曠三庭
初習次消融五嶽流行日過雲速長世獲爲曝鵲鵲
驪山集卷七
高樓化工別自開情會玄牝青錢用水溫

臘後

臘後春前暖尚遲矮床獨曝倚門時障風就日留光
計飄髮磨肩顧影思蹈海咲牽宜獄跡登樓疑上問
天辭忽聽南陌歌楊柳那自東君許掠支

臘中趨烜散步獄除

人事天時又歲過形骸心性盡成魔三峯頂顚重行
嶽九曲襟懷轉權河水滑塵浮移寒步鶴鳴爲嚇噴
悲歌罪來閉塞渾山水猶咲相逢識老坡

除晨

獄裡空茲六十二却憐除日在今晨別離兒女三生
夢做合蟲沙四大身須領流光天地健茫茫失勢海
山淪白頭恰好騰騰醉未飲先謀守歲人

除夕

今夕除夕吟何除柝起鐘鳴又夜初地禁重門留歲
守人遺浮世放心疎小僮箕踞鄉間話孤影龍鍾布
褐裾自誤一生先過半不須誕謾越終譽

清明日獄中自眺

寒食清明不見花高樓憶上望天涯尋常謾送三春
日咫尺真迷萬里家老燕飛來東道恨野桃開盡北
崖山集卷七

厓嗟月明何處鞦韆院漢樹秦雲幾暮霞

清明日同趙古溪總兵陳南庵大尹行眺話卜

雲物回回望裡盈白袍黃髮對清明柳枝自負今年
色徑地仍含上世清禁火當壚嘲李廣撒簾賣卜笑
嚴平來朝聚散還何似浪跡人間一片萍

獄中偶爾楊花滿院二首

楊花點點爲誰投可是風飄萬點愁忽去應知拈市
口欲來卽恐滯溪頭名園桃李晴繁騎遠塞雲霞夕
帶樓簫鼓誰家清晝醉太平樂事帝王州

其二

楊花隨意作悠悠何事牽風下獄堂纔就城頭輕帶
恨旋離河畔濕含香燕飛雞乳青天近棘影蛛絲白
晝長老去忘形潭夢夢共渠四海水中火

感飛絮入戶

飛絮多情入戶來流渠幾轉漸橋隈石室不巢衡燕
過棘牆有絮待風回新晴細細春塵潤餘照輝輝晝
景哀便欲撲將還暫起長心目斷望鄉臺

五更遊

小假昨宵憶夜遊五更偈起眺高樓朦朧殘月恒星
沒肅殺陰風大旱流半臂挾綿纔及勝一簪離髮盡
蒙頭行行自吟猶成步莫便蹉跎老健休

洞中仙子憶劉郎

洞裏空教日月長同遊何畧今茫茫殘霞望渺澄潭
膩歸鶴來遲落月香谷口有塵隔人世天涯無藥寄
仙郎別離自分伶俚甚却恨相留悔未央

憶舊瓜田

何處青門問邵瓜長安亡盡故侯家千年自信綿綿
煥五色誰班種種華穀雨失鋤愁對月懸風入岸忘
吹沙風流聚散須更事莫更區區憶狹斜

疾劇喜朝雨生涼

廿年疾劇遽如今相火空燔一寸心老日更覺春早
切穠風恰快晚寒侵秦城烟樹還宜獄藥物圖經止
使岑正是 聖朝無一殆白頭瞑目盡深深

憲月朗照羈囚自嘆無所逃形

南窓更有羲皇年明月照人一榻縣運命深憐急牛
束形骸空憶脫魚淵飄飄夢怪孤余素瑣瑣雞鳴古
屋玄安得自余沃焦石隨時小隱託飛仙

趙總兵惠襪

欲破臯比作機材窮途尺步強難開紫絨借愛中軍
氣白足勞溫上士才脫落雙鳬雲外別追陪孤紙雪
前哀多君獨立能充國利我一毛謝未裁

端午次日遣僮求出歸東廬

昨日衰門悲餉粽今朝應及問歸人隔違內外心千
里點檢春秋壽六句不忍元方憂黨獄詎勞宋玉哭
江津老夫棺蓋知何定尚報區區自愛身

細學唐律

摩詰詩唐名家制川庄詩並押曉裝
詩作亦作之所忌云

空林暑雨積東菑漠漠陰陰烟火遲黃鵠幽轉來高
木白鷺群飛破遠陂落殘山槿朝觀靜折入松葵夜
露滋野老不嫌爭席劇蒸藜餉黍竟何疑

梳髮

愁看白髮三千丈寸寸摧殘落雪毛論將不勝敗龍
甲刺僧無待試鴛膏我冠冠陪從中朝夢浮世凋零下
士勞咲殺彌文成自誤莫教櫛鬢厲兒曹

核桃

西域風聲幾變遷胡桃五月又羞鮮堆盤上想開邊
味破殼先忘入寒年八索九丘思楚史榴花宛馬愛
周阡王關萬里通何極野弛問誰細註編

櫻桃

薰風也例惠城南不見櫻桃念舊耳厓窰更誰歇蜂
課野人那自讓鴛含穿花寶樹銷珠蠟負郭芳園對
蔚藍時物經心歲空去顛毛落盡定瞿曇

立秋

獄裡經年再立秋怕催鴻鴈過西州蕭蕭短髮長蒙
校漠漠閑心遠眺樓園耻未平胡騎滅家殃不耐楚
冠囚殷勤早訣豐離菊莫待經霜謝遠遊

初秋將日曉思二首

夏伏三庚一夜風新秋涼爽澹長空山鶯催蟄閑觀
化胡馬藏肥急獻功移榻有機隨燥濕下簾無事用
昏暈懸心更着多農圃笑負今番得歲豐

其二

秋氣今秋信應秋初秋朔氣秋颼颼雨深遙趨黃花
債恨在先含白鴈愁陷獄十年生有命亡家一口補
無裘晴來疑借高臺眺細認周門與漢樓

晴思

下簾無事鬱秋情老日能堪百事驚西北烽烟思虎
將東南山海痛狼兵一金佐國催輪稅三木從誰代
請纓直許報恩憂 聖主敢因瀕死忘蒼生

再餉青南瓜

昨歲南瓜始薦黃今來家餉青瓜香東門二色如今
日北地千年亦故鄉初剖琉璃愁破盃細刊翡翠欲
飛觴老妻斗酒猶藏否秋月邀人與未央

聖壽習儀日曉怨

臣子不忘 聖壽幾可憐臣罪夢魂非一秋啼淚瞻
宸極五鼓星河閉鎖關早燎偷簾悝暗室陰風失被
怨單衣何來枯棘謹群鵲應聽蕭韶舞曉暉

壬戌中秋日西三原維三聘潘元白咸寧耶律

伯興名禎韓城馬子禮耀州辛子道諸生小

集寄賞月孤興

偶集何來遇此秋未申先挹夜光流鏡中細認山河
影缺裡閑銷日月舊寄與杯盤舒嘯傲縱言今古忘

淹留他時憶舊憐吾健黃閣烏臺重論囚

月中慨然獨立

中秋念後月明東涌下中宵咲耳聰倒影謾移臺砌
籍閑愁且伴雪霜融爽朗形骸真性障虛無世界老
囚慙遙憐重九無多日可更北來陣陣鴻

鴈來 鴈老而黃如黃髮髮髯漸紅二十年不解

今番鴈過驚秋早怪底崇朝報殞霜夢裡惺惺遺世
務風前片片剝年光蕭瑟亦準何生事鐵鎖木關此
故鄉爲寄一書屈平弔行吟自賀樂三湘

重陽前六日清朝廷鴈 時先七月間有霜殺稼

集寄賞月孤興

干

今日晴明曉日開重陽六日先生哀天霜昨月煩催
菊地獄何人爲築臺抱病謾愁長禁酒擬詩空愧老
憐才閑閑好聽清朝鴈相待遲遲似不來 先去聲

農梯 時妻子皆寓廬居

小兒題餉新豐柿家果先君手自裁薄俗無官成獨
禁故園有戶倩誰開鎖刺蒿蓬廢離菊衰殘增祚落
庭槐明朝况是重陽近不待風前白鴈來

生日卯坐始生之日維時爲卯

六十三翁邪氣微霜簾不動晚烟霏鬼神運命巾裙
累君父恩私歲月連接筆閑吟懷舊好焚香靜坐經

今非浮生大夢修齡咲忽謾多心未息機

生日亂思

今日何庸不作歡可憐逝者骨應寒髮須變換新毛
細衣履因循舊絮單世事百几堪補救人生幾許足
盤桓長心無限天涯殢大不如前一勸餐

生晨後一日朝嘆

坐看卯日自高標初度翻慙第二朝赤子有心黃髮
細蒼生無夢緒衣襟殘尊欲續前隣醉好興愁禁舊
病病待至明年更何似故人莫學楚夢招

半陰

老人生氣嘆消沈愁對生辰次日陰出世逸情迷似
魅隔簾倒景慘如心爭飛旅鴈雲分陣旋落孤霞鵲
墮音便欲留須明月上病閑清冷可能禁

車聲

車聲誰早又驂驛記起乘車待勒晨三尺爲誰留豺
獄十年空自望 楓宸殷殷循軌思冤抑赫赫當途
識屈伸漸遠漸微心漸切回風飄雪共愁人

憶舊

吾道從容或可求死生富貴竟何由折刀自咲屠龍
技釋褐軍當集翠裘畫省花封軍國夢瓦盆布被

帝鄉遊閑來憶舊情無限少小乖迂遂白頭

十二月二日作二首

遙當雲物望南山想見雪消碧石斑臘月即招春色
過老年尚憶古風還鳥語寄飛華嶽頂柳陰行釣渭
河灣淹留無日不乘興汗漫不羈心共閑

其二

臘月二日春意饒恍惚騎驢出潮橋山靈徑許沿沙
浦梅蕊即愁如柳條怪枯忘形遊運命干戈入報夢
漁樵老來逝水流年似不爲驚心歲暮慙

臘日

陰陰寒靄暗鈞臺對南窓鬱不開臘日無歡呼煮
粥明時有恨暢歌梅浸爲一蹰慙虎夾空惺十載化
牛哀便乘惡興逢人醉家破真憐貴酒材

對雪憶溫泉舊遊

一別溫泉尚怨秋七星殿下弄清流人間陸海寒雲
亂雪裡家山古柏遺囊豕幾時要肆赦騎箕他日憶
遐遊何來倒景潭乘化不待登臨舍北樓

餉魚

生是東坡怕餉魚卧冰那取錦鱗於旋擬羹成饌香
稻卽謀酒盞問嘉蔬曲江賒月三川森喬嶽看雲二

華疎下筍不能還獨咲雪殘風戚共愁余

雪曉不樂

昨宵聞雪今仍雪飢凍相催歲事微北虜款聲籌古塞南山嘉氣憶朝霏絳桃綠柳渾生意金闕銀臺總德機獨有小臣重垂淚萬年君父失瞻依

雪中與同繫礦客言諸山礦務

冬莫春初九度雪雪微幸自不爲霖坐酣忽枉山中客行怪曲談洞裏金大化設神通行往明時愛寶獻淵林久伸欲賦傳銀甕聲咽心摧百恨侵

正月九日作

驪山集卷七

七

聖時久久繁衰翁又送新正九日終高興痴探詩韻險大寒忍閉酒尊空平生禁錮傷陳寔一死奔亡怨孔融人壽百年六旬四不妨偃僂隱惺惺

癸亥元宵

長安萬戶開元宵微裏亮翁步月饒本爲棄人成閨寂翻因違俗謝喧囂笑歌下里千人曲眩見乘雲五色橋深夜無眠寒徒倚勾欄虛實看屋杓

元宵飲別因

聖時共局新春繁佳節猶爲故里歡藉上燈花延末夜貪看月已忘輕寒輟金洗盞黃柑感哀王調歌碧

鉢酸莫道外人不相憶鄉評應用幾家以

送麻碧溪歸澧墅

碧溪歸去澧河灣一卷丹經老閉關此日情親分白首他時影亂憶朱顏風塵日莫將何寄海嶽雲深或可攀謾自加餐療多病太平終不害孤鯨

撰杖

行從多情老與容深秋肺病漸扶筇謾搔短髮安心是獨倚青天笑象恭磳戶風簾驚盜雀射窓日鉢滾遊龍千年遠寄相思調知世真於萬事慵

雨中憶乘終南秋興二首

驪山集卷七

五

望斷終南晚雨霏高城萬里浮雲圍簾前那道飄黃葉物外即看歷翠微桂老菊殘迫身世燕歸鶯蟄器郊畿子猷有興相乘夜夢裏孤舟冷自依

其二

終南近在城南畿風雨應陪野興晞於邑三秋身共遠登臨百代意相微蒼茫渭水悲生事寂寞秦官笑殺機有酒尚堪謀耳熱羊裘亮盡歌輕肥不謂之際也

秋思四首

秋風故里沒蒿藜老日鴉窠此寄栖陳寔赦前除墓地鮑焦夢裏失疏哇鴻門岡口驪山北白鹿原頭灞

水西兒女近來了昏嫁愁聞憔悴病食妻

其二

嚴城紫柝涼風騷幽蘭散桂愁零凋三閭他時懷在
宋四凶何罪問菱絲秋山淒斷長空黯寒日霜微宿
露消古往今來千世在老人贏得病成疴

其三

斗間望氣鬱未開尋常迂僻幾徘徊毀譽有命悲三
代冤抑無情恨九陔羈鶴風清聞出鎮寒鷺日暮看
登臺陪行早怪蝸先蟄欲喚青山澁不來

其四

百年相乘此秋仍萬事憂危薄履永秋裏雨山那夕
驟眼前霜月又冬恒學仙未遂飛仙技遺世空慙出
世能可向扶搖分太華高眠隨意枕雙肱

秋盡對雨

寒雨絲絲日共霏閑情坐看上人衣先冬已自催諸
蟹薄暮共誰掩半扉梅棘愁濡養羞鵲投竿憶凍釣
漁磯雷收電斂回元化爲春明霽日歸

折足雞

孤鷗設擬誤商羊何物雞翁此折傷百足爲誰妒
蟬一毛知自愛鷺鳳青天白日暫迴首寒雨凄風憶

腸飲啄向人關制節天涯留節

病後脫髮

大疫真然劫腦虛病開三月髮生除亦知短短才
寸那忍飄飄更蕭梳脫出淳于連異姓徒飯粥勒便
同居脫巾謾撮髮當頭笑及嘲翁乃髮初

黑獅貓二首時有快來他北獅困人因而畜之

何物逸來即黑獅天涯何處不貓闌黑貂翠領衣裘
艷玄豹出山陰雨殘入夜晚曉三光巡批風飈龍九
真盤頻年鼠竊侵陵甚試取平胡盛氣看

其二

正色那承玄武度盤旋真可號烏圓偶來緒膝存玄
牝却上青毡著黑鈿爲擬老熊當道壯詎容黠鼠嚙
墉顛病閑想念王摩詰欲獻新圖隔九天

十月四日作 伯強楚詞註大鸛也

疫癘何侵枉桮行老來萬死尚餘殃夢難圖識惺安
石吞象威靈笑伯強寒日陰陰愁共倚殘年出出道
相將謾謀卯飲知無酒欲捲朝簾怯有霜

癸亥生辰前一夕作

明朝此地又初度幾度今生是了期遙寄預懸兒女
淚高吟真箇雪霜髭疎簾漠漠秋雲懶浮世

日痴多病相將恰如伴扶顛祝咽強爲支

癸亥生辰

今年病後更疲癯三度生辰尚此中鎖關喜聞 君
相聖盤餐愁餉子孫窮雨山作霧淩新月冬菊留花
送晚鴻知命久安生死分謾將吾道養愚聾

初冬晦前夕景

冬日溫溫暖氣遊斜陽燠燥老羊裘饒寒作計完今
夕水旱爲灾怨昨秋短景蹴蠅依竈怯長空驚鷺出
雲流丈夫俟死那收骨不用區區首舊丘

仲冬二日作

仲冬二日寒仍微晴日自留蠅坐衣午後又追月西
上至前早盼鴈南歸甫賜洪範三時病果菰青門一
歲饑肺渴秋來煩懣甚拈棹空費漢陰機

冬早春前欲雪不雪

春神何愛雪遲疑一片兩片各紛披衝柳蒙塵麥自
漸家雞覓乳人同饒雲浮近市朱樓梗風下嚴城白
日移去歲可憐晚秋用惜來水旱畧相宜

夜起承雪因憶姪孫汰東未歸

夜起星星覺雨雪連朝雪意尚踈狂浮雲閣月天空
黑落日春塵地尚黃水旱此身憐老錮陰晴何物念

春荒市明且便兒東發愁着窮途濕布裳

雪中憶汰西歸

兒歸莫着斷乾餓玉宇續紛作雪州應得已來免沾
濕若教將發好淹留風搖官樹屯寒靄烟燎囚簷綴
東旒正使此心寧如定一尊何力藉銷憂

鈴生日得再入祝

經年不見空相憶連日重來反自悲買酒詎看分拜
父遺身真愧始生兒一杯稱壽雙流淚百事祝難萬
咽辭早出莫闌門禁重潛行防有虎狼知

重陽前一日遣興

重陽相迫笑無家髮落翻憐舊鬢華他日共誰同菊
勁昨晨已自見鴻斜登高有分心空壯望遠無情眼
漸花記得去年倚門恨半輪舊月照人嗟

除夕前一夕聞內疾亟作巫事兼聞宗室勢奪

東廬

嘆息遺妻莫去惟舊時宅相厭衰微生兒頗自慙劉
表憤事共誰笑陸機除夕漫思窮欲送老年剛約禍
相依九歌未和秦巫事厲鬼祆神底所歸

別韓一槐總兵

別告

韓以癸丑金湯川敗績逮繫
獨有奏辭別赴司審牒與戶外

告別匆匆隔戶聲相逢空有故人情十年却想金湯難三木仍慙桎梏名夢裡高風春恨結雨餘殘月曉寒擎攬衣欲起成追送呼喝無端已報行

張松谷遊戎見示初春雪中與李一槐明府對

酒和韻之作悵不及與因步原韻奉簡二公

將軍醉客傲春寒想見折梅笑倚欄授簡更慙聯石鼎閉門却憶借銀鞍園愛碎疆侯府秘興馳元禮縣

齋寬來朝有霽還求和可許追隨續昨歡

止酒

正月且盡命酒無聊因歌杜詩病從深酌道吾真之句頗協其調疑或刊誤為之易深以大亦襲古大嚼之謂也亦因用昔人借續杜句花裡不會綠客掃之例為止酒之詩

羅山集卷七

五

病從大酌道吾真酌盡不如未酌醇逃世何須渾藉酒去鄉豈謂癖思尊焉卿多病能中壽周澤清齋負首春一笑自忘仍是醉覆杯狂叫勿重陳

正月念七日午後見蜜蜂抵簾東出

蜂衙端為避寒休不待驚蟄已出遊歸月遙知鴉宿晚探花早忌燕飛稠青天簾曳南風勁朱閣雲回上苑浮正是許身輕自歸區區王國繁長憂

春盡

今日送春春可憐一春不見春空妍昨宵恨斷池塘夢往歲慙餘翰墨綠葭水尚難如六口羔羊且散護

雙肩逐時更有他時樂待取荷華上小船

晚絮

四月上旬春已歸飛殘柳絮又飛飛幾時黃鳥藏饒舌何處綠陰想舊磯山海悠悠閑夢是風塵渺渺壯心非雄詞擬續長楊賦更恐淩雲氣亦微

與梁東魯二客別榻分壁攻虱三首

一夜勞勞幾處虞震惶池寇盜未平胡分燈笑擬三都賦據榻慙開八陣圖梁地炆屯遺臭惡趙人逐虜伏屍腴不知功大名何極奚翅東南萬骨枯

其二

羅山集卷七

五

三驅九伐靖中原夜火煌煌動塞垣稍藉周郎燒赤壁真看王莽鼻青門班師金鼓酣龍戰奏凱玄黃血虎賁好喚東坡重作賦恰留二客備高論

其三

天留下界蟣虱臣橫比天驕犯趙秦萬里築池仍入塞三更亂渭已通津夾山烽火沉明月絕壁燒屠厭殺麋欲紀虜功傳太史單于未繫咲非人

卜竈牲日憶內

時內喪甫九月遺家十九年有六月

紫裡為家供竈雞今年家竈念山妻遺孤已訣桓山鳥長逝仍縻北海抵殘雪星星天汗漫窮年日日地

夢逐偷生祇作浮生累莫看愁顏似凍梨

晴寒

今年歲首寒何甚大較十冬無此寒白雪欲消春自麗布袍能絮老終單醺酣聖哲永欄短溫籍鰥孤土榻竟莫遺旁人竊窺卧怕教學舌如衰安

清明前一日暮雨

愁過春分戀晚晴入簾寒雨轉清明不堪多病頻開酒却送閑雲獨倚楹惡濕謾添香幾辨避喧渾出柝千聲十朝屬草方懷疏寒寒百年望 闕情

清明日命酒

清明雨裡小疏盤對酒不能飲強歡忽揖隣翁勤問字轉辭俗客厭彈冠簷花欲綻仍嫌濕梁燕不來且惡寒爲憶渭涯磯畔柳一菱相藉釣魚竿

曉夢 時方坐玩折來牡丹忽有過眼紅鶴

三月中旬半又過折花無奈落花何黃金散盡看天宇紅鶴飛來憶海波綽約三山舊徒侶呻吟百歲老詩歌昨宵病思餘煩悶作力呼夢苦多

和張松谷和閻清壁四皓圖

故鄉耆舊舊多賢異代風流四皓傳安漢寧要周勃上逃秦莫在武陵先市朝謾擬飛鴻跡史冊長思失

鹿權笑殺按圖渠二老一時大隱爲誰牽

五日應閻清壁張松谷近招

五日無家歌敝貂關門鬱鬱應歡招先秋誰枉白衣使結履自防黃石橋共醉應知相卜夜逢歸須亮早謀朝 新呈恩及群禽獸大隱何妨比市朝

端午日小集閻清壁別駕張松谷遊戎北眺官樓時屬報有岷寇閻公亦議歸岷

端午邀請笑旁午還攀高客操居幽佐飲小盤空近市共遊逸距已超樓莫倚將軍曾借柳未應老子便扶鳩聚散何期况多事使君且去料岷州

巧雲隱出十二山峰二首

雲裡巫山見幾峰楚天半出樹高牆陰陽向背通明晦今古結融入淡濃渡象怒奔烟漠漠渴鳥急就水溶溶欲爲粉圖屏十二故人相贈障歌鐘

其二

巫山北出訝天移恰是爭奇亂九疑班竹蒼梧叢舊恨朝雲暮雨漲空思二儀有氣晴相動百代無心晚共被倏忽眼前生不定桑田那記海東涯

丁卯九日憶前驛諸繁公

重九相看獨老狂晴天早下一簾孤世事無家鴻鴈

過人生有命馬牛拘新知如故違杯酒來日非今念
東易轉霜南風雲萬里岸余舊帽入樵醅

衆思

拄杖寒遊老興饒月明無賴似元宵山空思卧三峯
雪河淺愁違七夕橋出世仙風春冉冉滿門天象夜
遙遙徘徊欲待迎朝日悔賣蘇秦未敝貂

怨寒

一夜淒風寒更愆老陰復自競春前連靈應有爭梅
雪落日繞收墮鼠舊恨消殘成獨念閑心磊落辦
長眠明朝縱有朝晴愛已負雙單骨碌肩

盧不客招飲

西飛暫作盧駘鶴木客招人病裡過會秘也同棲碧
澗酒狂直欲估黃河萬死孤身逃放傲百年一醉謝
沉疴思歸倒記山中路苔滑風淒奈老何

烹柏湯

人日去人忽不繫爲呼柏葉蓮煎湯焚巾自放留貧
患脫履如遺執老在年光逝水青春破世事揮金赤
手傷肝火七情焦是渴總關肺病乞天漿

人夜漏下亥子間入廁

月落風淒如夜何老人自起有嗟此攬衣空復思初

服調胃何由挽太和世故因循腸九轉年神潦倒日
千過來春七十能還便慙媿釣魚問渭河

起居

日高猶自無人問恰是先生自起居枕上羲皇纔了
夢壁間蠹鼠且翻書鄰兒借屢煩薪水野客懷恩報
果蔬俗事不堪當老病坐令應答日稀疎

南望憶故山

陰雨長安寒未央惡雲夜散煦朝陽繁華常日頻拋
歲車騎誰家近隔牆餘雪纔消春一刻新苦似聞老
千章南山不分迷人甚望望空隨去鳥長

坐思

春日溫溫老不擎清晨傍午坐忘晴屋頭寄草槍風
短簾背遊絲曳日輕剥棗烹葵曾遠計枕流漱石尚
多情殷勤惟殺前宵夢倚杖悲歌渭上行

春曉獨坐有懷山居

羈食應嫌一僕多也容遣出逐風波經營井甕冬春
惜擁塞牢籠耳目訛滿簾不動涵天地二閣非遙奈
嶽河却想終南繁草樹可同烏崔上高柯二閣謂紫閣白閣

邂逅話襄垣趙教授問蒲中今昔人事

綠蒲官衙樹影寒乳鴉啼午怨春殫誰家麥索先嘗

熟前日楊花早報單鳴晝有難函谷吟懷鄉無鴈季
鷹嘆大東客至詢蒲坂生死傷心却罷歡

戊辰六月十八日地午震

是午九時震時震已
十四年亦時歲早

六月中旬早熱忽忽來赴震奪門顛也知俟死拚終
日可使傷生更歷年青天如扶雲藏巧陸海欲焚樹
妬妍想像英雄千古吟五行占驗謂誰傳

大旱後用中秋思

秋風老鴈透胡關寒雨疎疎盡日間瞥眼簾烏驚掠
戶全身潦蟻看停灣陰陽早滂三時氣生死昏明百
化閑靜裡幾年早知命不須搖落淚牛山

龜山集卷七

齒病後尚爾艱食

胃火真然拔齒歟病餘對食尚愁嘗那教薄命亡身
禍且藉凶年碎穀方頓頓自含西子吟謹言誰飭太
公狂漫思飲乳壽無姆慙慙伏生九十強

至後

至來薄始一冬水晴日有權煖氣蒸常忌行蛇疑漏
蟄轉看巢鵲憶爲樽一陽絕地太負應長日代閑情老
可勝獨黍羊裘遺耳目吟編警出久繫繫丞

夢夜遊五姓舊湖

夢中尚記昔泛湖之作

舊遊空吟幾相思夢裡風波湧迥危戎馬久歷浮海

氣袞袞倒憶泛湖詩西嶽青蓮提大華東溟皓月浴
繁枝同舟多算非同志落落天涯竟底之

撫浴皆借
影言

始雪追和杜子美臘日之作

煥夜濃陰釀雪飄臘前無凍笑先消詩成老杜憐萱
草氣攝新春怪藥苗礮石乘來猶夢涓黎床穿盡更
羈遼南山松桂傳相慰地下回陽計不遙

傳爲太公釣石
石上尚留古壺

臘前陰暖捲簾小眺

前朝薄雪連陰擎臘日詰朝冰未成正使春回傷老
暮即嫌晝晦借通明宿蠶細煮含饀粥索氣頻調後
甲庚久矣亡家能小眺關雲城鳥入閑情

窓下撥爐自玩

清朝自擁敝帷歡閑撥爐灰象釣竿俯仰牢籠忘餓
凍品題今古費盤桓馬操豈借麻衣筋原憲曾謀脰
巷簞只恐人來窺假寐畫圖不喜肖陳搏

七十元日

爲生七十死何時世事何能再強支非命無常憐益
壯有冤不白忍長辭東風揮霍消千慮西日飄零認
四肢稍待夜中應有夢遠遊生負道心痴

怨涼

先是嘉靖二十六年以避仕讐七夕寒家

忽爾喜涼怨轉新 先皇丁未物遺頃當時七夕初

亡命今日廿年尚東身黃河不盡三秋恨亦手空甘

半世辛舊月幾弦心自健御風清夜北瞻辰句自比

老杜逐客雖皆千里去之臨亡命猶言變姓名也古人以爲父命故云然

峇楊儀質分餽餉再餽分梨楊故家盤屋

垂老未忘取果歡頻勞翻擲笑潘安矜持赤手懷珠

褐玆重朱門出玉盤百年富歲占驪阜萬木名園想

渭川何日西遊容再約終南盤屋盡奇觀

秋夜摩得卧中斷常因求宿茶

一覺三更夢惱命老魂墮落病肱麻皮毛負俗慙爲

鼠風浪驚人乞化沙摩席祛寒枯斷葦就爐營渴促

啜茶怪哉有道渠煩子樂得簞瓢好歲華

羈居

陰雨送秋愁作雪南窓深卧對寒除欲占陳寔還家

赦懶報任安通歲書渴促新羹癖何病狂歌大雅笑

吾廬長沙問謫爭如逮爾鵬不來好卜居

己巳臘日

雪餘臘意凍仍娛偏是臘朝阻出酤塞牖詩書埋坐

榻奪簾霧鶴抵烘爐大道有方求食母明時無論伏

潛夫晏梳白髮永如斷頃有尋梅興已孤

冬日自謀究窮聞再西征河寇

聞道長安又出師自憐寬抑老相支七書將畧誰孫

子百代廷評獨釋之北慙原非金闕遠西征真有羽

書遲兒歸怕殆詢輸輓兵獄家門破敗時

臘後二日第五雪晚坐

雪殘壓屋仍爲雪坐看飛花日日新天自一清堅護

臘地應五白蚤招春江湖有分淹平世風雨無情泣

老臣忽爾東來高鳥過何由再拜問 楓宸

二月朔日惜春

春剛二月早中流朔日先覺汗漫遊老健尚堪任使

酒朝寒恰禁懶登樓鳳皇聲近岐仍古鳥鼠山枯渭

又秋連夜周公頻入夢不知黃髮大蒙頭

寒食日閉門爲坐

陰霾連日萬愁擎今日風光寒食晴拜掃敢論隔荒

墓瞻依知感望神京三春黃髮先臣淚四海丹心上

士情倦極無能赴假寐落煤旋墮壁虫行

夾門方尺小園花豆繼華潛行小斛

白首仍毛照水孤衡門朝日弄相娛兩階花徑天機

淺萬寶瓜棚地道劬紅玉笑垂青幄綴黃金驚上綠

扉鋪捫腹悶行千自踏逢人恐誚不潛犬

六月三夕

日月環天九道明如何今夕不哉生世事儘繁悲脫
胸人心且死望虧盈老燕迷魂相繞樹孤燈昏暈共
亡榮好攀北斗乾忙渴未挹天河蚤一更

晏卧

日高猶重鎖幽扉外鎖沉沉念落暉一夜貓歸食曉
睡五更蟬惺起饒飛夢裡好天河嶽想愁中絕地癘
痛祈幾時佚我還泡影識破無生是息機落暉倒念昨夕也

卧眩窓成戴笠乘馬幻象

新秋重鎖曉門幽眩眼窓賜萬象浮白日行天何偃

驪山集卷七

主

卧朱衣雖馬自清遊夢裡閑情同我喪人間幻境且
君休怪殺夜鳴鸛鴝旦金樽不解醺華簪

曉出布簷南爪散如黃金

曉門偷眼見全天猶是重圍九淵俯仰無時禁雀
鼠飛潛有性亂魚鳶悠悠嘉氣隨方吸弊弊窮瘁逐
日煩何物化工相愛咲巡簷瓜瓞布金縣

庚午七十一九日對菊自書眉毫

對階菊樹共隣家九日今年可有花赤手自搏金紫
味白眉相教雪霜華咲比太公依 聖世醉攀耄老
上仙槎兒童別布萊葉算再壽千觴百歲爺

冬夕望官樓登思

高樓一上撫平林遐思真開出世襟衣冷催眠期雷
鼓窓虛擬操按風琴落落轡韉忘得意悠悠山水吟
知音月明好闌珊桃熟咫尺桑田海淺深雷去聲讀如雷
定更鼓候也忘倒言得意忘轡韉也吟自吟不知音也

七十二人口

人日晴明惜好春六檐跬步咲迷津假年孔子心方
壯失肆姜牙骨竟貧夜渴乞羹兒促浙朝寒絕炭客
分薪從來睡盡惺惺在泥塑如來坐養神

晚陽側照左門豆境

驪山集卷七

平

四月朔頭三不晴可堪薄放晚陽明且苗真近邵平
園鶴駕空高緱氏城雲起蓬瀛天半落風來鳥鼠月
重生垂綸渭上還何日別有風流白首情

偶爲學童校論語有感翔鳥

東風吹過落花香首夏明朝看鳥翔雨洗青天忘泛
海山裁綠野謝飛霜誰從有罪孽公冶自咲無金贖
子長好卜隣翁能好事儘教不卜趣溫涼

得朋

夜月滿地老葵華欲晴不晴天氣嘉香閣漫芬千縷
細風簾誤絳半鈎斜喪家去國羞闌干遺世亡年咲

駱翁怡是閑閑無箇事得朋相與演三車

依巢鵲

積雨霜前木葉稀朝來鵲鵲破巢依風雲景象山川
變天地寒區鳥獸歸吾道自行人事盛此身相愛物
情微卻夫餬口能無計不待年年問稔饑

秋日東望華山有懷舊遊

歸人秋雨喜禁寒遙憶昔遊華嶽嘆月下二池邀王
女雲中五帝問金官山川滿眼慚神氣時歲傷心惜
羽翰買鵲可誰相乞假銖衣即推與驂鸞

曉風有感

寒風暖日競朝暉二月花神力尚微梁燕欲來蛛網
合淵魚纔上雉羅稀浮雲自駐藏山相遠水何淹溺
海機獨把一團窺嘉蔬可能療饑採荒薇

驪山集卷七終

驪山集卷八

新豐趙 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七言律詩

渭南送客回便道訪劉別駕零溪

親故凋傷知己難逢君今日惜爲歡說來敗事如前
世笑倒俗人念舊官家破且揮新柳醉 國安真歎
老耄酸相離更苦期爲會謀夕謀朝日歲寒

再逮

夢裡行遊莫再迷又來羈絆坐床低時消卯酒童顏
散日背春城老事攜窓外桃花剛半斂樓頭鷓鴣尚
群棲兒孫痴殺隨猿鶴應念余歸夕望西

再逮後回憶家貧 閩廣以晒物爲日乾

白頭薄命謫仙人文致如瘟病縛身仲舉赦還收有
罪子長貧到贖無銀風恬憶日豐阡杏月冷愁霜渭
浦蓴多少老安少懷事餬家廿口弃如塵

戲翻前人一刻千金價之句

春宵一破千金睡晝睡又消一半分青門想見藏鳥
柳紫閣愁迷放鶴雲羈拘養飲憐中散潦倒作書笑
右軍兒輩何來傳郎報別教多事亂新聞

圓堵攬絮因感今昔

新豐在長樂門內南望終南紫翠屬山

今年不見綠楊隄又着圍牆攬絮送長安門前萬山

出新豐樹裡幾鳥啼春光冉冉青天迢迢老眼白

日低傳與兒孫各相壯阿爺忘命不時攜

老陰

去歲巧旱多晴多陰雨每不澤至是早又復作陰官司方遣官取水太白派會京使遣祭韓詩外傳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

老陰連歲不為霖鵲燕乘涼弄好音取水官司懷渭

浦祭山朝使憶吳公關東漕轉須先奏天下安危在

大侵欲得逢人問前夜可曾有雨到豐林

顧影

驪山集

卷八

二

瓜豆成陰蔓上欄歸心日憶驪山尖煤塵蒙戶遺浮

世風雨連天開斷簾五月又交禁短夜百年相負笑

疎髯來回顧影書空倦漫折花枝信手拈

九日思米二首

滿天秋思動長安重九蕭蕭接用闌鐘鼓樓高拌夜

長水霜日逼余朝寒百年律度從心苦半席尋常著

膝寬却是善藏堪自悲逢人羞問舊爲官

其二

絳節金臺仰帝居西京城闕禁秋裾水淨漁公慚問

釣泥深長者念迴車曉日虛無迷丑父覓心於邑笑

問客星他日占何定纔擬山南旋卜廬

憶有渭北魚清溪菊約兼憶黃孝子北溪

魚翁秋浦健如何嘆息迷途九月過霜警應棚留菊

圃水寒且避釣璜阿百年再會心常切萬事獨憂髮

共蟠遠餉昨來黃孝子殷勤及恨寄聲多

癸酉十月十一日有所思

十月老陰吉日陰老翁早自切歸心窓流鳥影高城

下葉起風聲古屋沈衣單謾笑猶餘布囊澀真憐久

斷金獨憶故人招不見感恩時有淚沾襟

至前自慰後受赦凡二年尚此建微

驪山集

卷八

三

兩朝天子荷堯仁絕地一陽自藉春謾語楊修新

曉事却憐鮑叔淺知人孤身曲慰憂危氣百代長拋

著述晨月在半窓清共戀回合玲瓏萬象神

小至日借鑑爲圍

小至開闢晴可憐東歸幾已動春前失身似夢餘衰

志乞骨如柴了夙緣有罪惟予勤聖主絕糧與衆

頌豐年騰鑑爲借烘同室索得誰家獸炭錢

癸酉居幽至日

一陽來復復今晨心復惺惺天地真與物從容忘獨

老隨時藉藉作長春黔敖何謝蒙頭氣張祿空全折

脅身日道分明循大運不須窺管笑通神

感豐雞啼

歸來猶有舊窓雞二十六年負此啼幸自半聾能有
聽可容長卧得無睽詩書散盡童頭白門祚衰殘病
骨搗爲喚床前兒起舞攬衣先悵失青藜

永流澌

春初迎日上東臯曲析周旋澗窳勞百代耕桑歌夏
諺幾家陵墓見秋毫餘寒白護魚池壯半霽相招徇
谷高謀夕好謀誰一夜漫遊出世共山逃

見燕

白首賜環又見燕七十五見半客中往歲也知惜老
日連朝偏是多狂風落殘階苔苔鋪錦送盡山雲月
上弓昨夜寒深曉霜重可憐蟄羽意忡忡

傷前門五世老榆

當門老榆記何年半死全枯五世傳衰殘新莢猶群
雀凋落高柯似小船卽知宅相慙非木轉念家聲幸
有屢墓栢園梅方各長相看春事淚潸然

惜澁渠中留滯小魚

春水時延山下渠隨流坐笑誤遊魚井蛙何負爲龍

泥燕自勤集鳳居曉卒謾開桃盡歛陰蔭纔起柳
還疎登高渭浦東長望海若相違萬里車

燕來

堂自昔不巢燕今日燕來共賀堂卽欲捲簾嬾却
去更看出戶喜回翔天晴梅桂穿花影泥輒魚池帶
水香肯構不須謀畫棟百禽原不擇山房

甲戌杏

二十七年歸楚因故園幸有杏堪羞薦薦先卽盡分甘
淚懷土深舍去國尤居易藉園新結社元龍憶起中
興樓白毛尚長偷生傲暫寄鴻門看古丘

雨中泡影

雨中俗事偶相閑却想晴明後寡疎設與瞿曇看泡
影早忘呂望釣汀灣漁樵無且簪藜覓因果非迷見
海山暗笑循欄饒雀下貧家無漸亦空還

開窓

夏雨原收濕熱并特開高榻四窓清後身且了南陽
臥見世真便北海生花落山回看白閣雲停鳥寂謝
金庚閑心尚有明良夢擊鉢悲歌未及賡白閣峯名

夏怨

夏秋天促輪迴田之死旁人是息有且就燕身營老

日，謾將揮汗荅豐年。奔忙臨水收新賞，偷竊看山下
風緣再屬兒童慢，爲饒渴神已約倒南泉。

秋日自慰

中秋忽不樂，爲生謾自解。朝強作情，薄俗豈堪煩口
授荒田真厭費躬耕，下里上乘全賴事。東陵西土但
空名，月來雲去山河伴。隨便相依四大擎。

秋日野行因憶循名責實古語

循名責實要于今，來者浮生逝者沈。懷橘因仍訛陸
績，殺人昨昔誤曾參。垂垂禾黍秋風野，落落河山夕
日陰。莫說藏身可無過，白頭青眼共丹心。

觀山集卷八

觀灌

老人觀灌洗心開，防溺防污舉足猜。食力豈須困農
圃，乘時空欲借涓埃。葵畦黍畝泉通徑，蟲響蛙月
下臺笑噉一梨清渴肺。歸雲落日共徘徊。

重陽前一日連雨爲飲

滿天風雨逼重陽，旋看菊花鬱未黃。懷古謾思過角
里，登高空負出鴻岡。桓桓蚯蚓吟寒結，弊弊蒲蘆弃
舊房。正使朝來藏有酒，三杯壯氣學鷹揚。

始鐘

廿年履青廢烘爐，今日重圍借凍蘇。老骨已知辭繯

續窮家猶欲覓餘醉，肯欄近近他山雪。驚月惶惶此
夜鳥，少小終南渾夢想。松筠舊徑竟相孤。

出飲曾甥房生庄喜見玄甥

未冬南出魚池灣，爲啓曾甥久閉關。五世姻親吾老
舅，百年縈繞爾童顏。白雲隔樹晴搏蓋，青障排空醉
傲山。耳熱渾忘天地在，那知小大是踰閑。魚池灣地

魚池灣南望始皇陵墓

時秦漢諸陵皆得請塋

陰沉冬日暗南山，人事追驅走老頑。天地翻騰悲帝
寢，風塵傾洞哭人寰。耕桑自困尋蠶稼，著述何能廢
贊刪。更是擬歸破籬落，飯牛入夜未應閑。

觀山集卷八

鵲飛

窮家養鵲生事微，冬日逃禪鵲自飛。聖主咸若共
魚鳥，老人澹如忘蕨薇。拾將斷索聯鵲結，接得飄蓬
補筆扉。儘把鵲孤償薄劣，敢因肉帛願輕肥。

閨臘惜無酒量，懷括前人嘉興自調二首

雅量自堪納百恨，輸他酒量大鯨吞。莫須死去迷金
注，且喜生還入玉門。挑菜籠中甘野味，落霞霧外負
天恩。兒童稱壽能人笑，獻果排花老世尊。

其二

少時強飲今何禁，酒也誰言是別腸。信有高情能取

醉豈無薄俗可容狂魏晉風流懷大雅春秋狂相念
微陽明年獻歲能長健鏡裡淹留鬢滿霜

曉日志感二首

七十老人猶謀饒一生得意竟幾時本非俗吏陶弘
景幸有故人郭子儀點檢百爲應自惺惺控揣四大卽
何宜夙心千古無窮思只合與渠曉日知

其二

生還敢荷 天王聖曉日洋洋思不頗舊事尚餘校
杼恨壯心空斷缺壺歌尋常忘飽甘爲磴俯仰隨時
近識和獨有感恩心未厭北風蕭颯鬢全皤

小飲三首

量成不必吸川齊隨意杯盤小飲栖適性正非三斗
醋備荒尚有一筐藜止許天知淡如水免教人見醉
爲泥太平有分餘年樂雪障風琴趣日低

其二

老來虛量日惺惺小飲乘時笑不靈百代英雄痴俟
命十年桎梏愧懷刑及物及化總心亦知人知天纔
眼青唐虞已譬浮雲過莫自多情腐草螢

其三

先生小飲縮茅廬得酒何須再覓魚已忘搗摩藏鬼

谷纔知腥穢負君車 大地無情傳逆旅歲年有限戀
蘭釀勞生瑣細終何事七十不天渺媿余

冬壘

生歸久矣謝巾裾冬莫陰岑鬱索居日月貞明承倒
景江河旁潤念留滂放歌屋外三山島小飲盤中一
筋菹伏死且便試堅卧養生隨處累樵漁

甲戌立春日白

陽晴十九年不莽毋一冬不用

甲閏立春春事非一鵬春餅薦慈闈爲生苗髮方齋
恨隔歲青陽早念饒風塵瞋目從心定鬼蜮迷人失
步歸日夕南山望佳氣除前或有雪花飛

冬暮兒童壽酒相散究煩

幾年隨俗散究煩何日招尋是道源出沒饒寒忘著
迷裁脩鰥寡寄心魂 禿眉破褐窮囚相枯木傾牆舊
學門惟有同塵堪倚老童頭暗笑作家尊

又問晴

夜夜問晴三月晴窮家十日年餘情留難擬殘冬
甯憂草先謀獻歲耕岸埋枯柳他山遜芒動繁星旅
鴈鳴調燮有人 廊廟事爲霖應是待新正

甲戌新豐守歲

今年守歲惟餘我前守謂誰我亦無壽酒兒童偷點

礪拜正敬果借爲醺香烟燭暈貌人世日道風聲仰
帝都已分蟬蛸謀夕笑五倫百行老不儒

乙亥十月三日早計生日將至擬入南山避客
初度殘生白髮辛又交十月早傷神愁中骨肉凋零
淚罪裡風波老髻身豐歲剛知湯餅貴明時獨覓酒
漿貧關園深念憐爲隱何物移山可辟人

始雪觀飛鴉闌匹因笑手瘍身賦

初冬始雪大飄颻風攪梨花滿院香且憤末秋銷旱
氣更期詰旦忘鞭殃鴉陣再衝欣雨化驚群聯闌笑
禽荒手瘍三日無醫嘆不獨東人鉅百賦

正月五日雲中亡羊

迫人衣食笑農桑老日虛煩問雨暘正月天溫猶坐
雪明朝草長恰亡羊門開山障蓮花白溜注水巖石
髓香獨把本來真面目縮頭屈膝被中藏

重雪

夜雪昨來樹架繁今朝重雪斷柴門掃階欲施鏡檐
雀信步防投暗地簷有酒且謀陶令醉無錢翻笑魯
褒煩白頭歸死終何恨洵滴沾濡聖主恩

走百病日止走

土俗以正月十六日爲走百病又曲爲過橋云不識齋云

元宵避關月軒澤走病今朝廢病身慳慳寸心迂海

嶽悠悠百代信風塵柴荆鳴睡幽人書門巷山園故
里春遙想兒童能健步應知車馬奪天津

東望

狗谷即黃狗谷光武避莽兵之地龍堆在
驢之東是相傳爲秦扶蘇墓皆地名龍臺
今爲人祖廟

青春東望舊遊踪滿眼東風大界開後漢勳名談狗
谷先秦陵墓指龍堆古今一雲蒼生夢河嶽千秋白
首哀稍須作健乘明月更藉山頭上露臺

春望劉谷懷古

劉谷在驢山東南之外卽終南
驢等故蹟西下驢首北折爲馬嶺山有元初
七真馬用陽洞地震後亦就頭北

春日閑談勝國亡大東劉谷野雲揚千家雞犬農桑
政二月風霾老病殃白馬潭空勲業舊丹陽洞圯歲
年長學仙未了憂貧舊杜自多情墮淚行

將他出檢得舊巾

幾年不着相綸巾額澤陰陰認半新老去頭顱渾脫
髮病來皮骨尚驅身不才自謝衣冠辱有罪相忘禮
樂真牧鴨明朝還舊業直將岸號了餘春

歸自縣途中暮日

朝出暮回故舊歡李春風物未應闌西日自催歸鳥
急東門誰惜落花殘釣魚清渭前人壯啗雁鴻門往
事酸白髮青睛笑餘善月鉤欲掛背心寒

風霾中強爲遠行

出門便是起風雨，好日翻成惡日休。
鴻塋每思防鬼彈，渭川轉念借仙舟。
柳狂浪麥平燕瘴，谷噴磯山大地游。
拌醉歸途竟何訪，月蓬露冷問吳鉤。

自宿園中對山獨意

地志：驪山之南麓，有溫泉，今稱以佛寺山之東首爲金明廟之北，回爲元初七員馬册陽利址。

舊田十畝又爲修，亂絮閑花野鳥啁。
春盡愧留天共老，壽長偷與世同遊。
雲移仙洞金山廟，寺護禪林石龕溝。
逝者吾人招不顧，尋常風雨海添籌。

匆忙

驪山集卷八

夏日匆忙笑有躬，幾年脫死仰重瞳。
求伸已自多歸惡，謀餒焉知更醜窮。
舍上高雲懷五嶽，眼前薄俗笑三風。

夕聞已分堪朝死，即使無聞已考終。
微雨忌戶後過風，驛用本訓不是離義。
劉欣期

樹葉落隨風吹入洛陽，故言非霜落時風也。重化言死而復生也。輶言地與日日相觸也。

時值歸

南山秋氣早風高，吹過北來白鴈豪。
何處承交杉葉嫩，他時弔楚桂花騷。
閑雲滾滾人重化，落日悠悠地幾輶。
危坐如灰心更定，一生敬息太何勞。

夏夕大東雷電西天星河寓感

天涯知舊念天回，白首空多報德才。
雷電東郊懷二華，星河北極仰三台。
投竿暗笑風波誤，學圃空驚水旱災。
觀化幾時可逃化，欲凌倒景借高臺。

眺中寓意

少日空慙爲國憂，白頭脫死老窮囚。
山川閑看英靈氣，日月強銷耄耋籌。
少華折矢痴衛足，清河交口懶回頭。
無錢乞酒懷長興，密意相關夕未休。

登高岡

漢文擬作露臺，故老相傳在驪山頂上。

漢日露臺空費量，步高自上他山岡。
千峰鄴社斜陽紫，一曲河陰遠塞涼。
低頭有笑悲家禍，存舌無能頌國祥。
悔殺隔江閑五老，梯天欲看海東洋。

雙樗

門下雙樗養不材，幾番新貴惜相裁。
月陰坐藉孤扉障，蟻穴深旋九轉臺。
悠揚待酒新豐恨，偃蹇藏神櫟社才。
莫道長春多壽命，扶桑幾換海生埃。

秋日看學子爲課

鄉曲何來可授徒，白頭學究笑潛夫。
課來舉業諸生誤，論到文人百代誣。
簾外春秋知喪我，几前禮樂愧從吾。
清朝涼冷瓜華露，一滴相憐借伴鋪。

柳巷

巷在灊桐西涯，蓋爲俗名耳。

潮水紛交柳巷洋錯洲蘆葦亂垂楊斷渠幾聞知新
漲滑路百回記舊創鳴蟬立鶴然窮相斜日高雲開
老裴轉上海螺池上羨欲求大蚌問珠祥

恤審後出長安亂潮四望

東望栢林又幾巔雲霞霧靄終南連山河北會餘周
旬航棧旁通亂楚門隔嶺三閭瞻紫閣通關二華顧
藍田樹蘭獻王空何事屬揭煩量潮水玄栢林驪山
西首林名
潮水唐人謂爲玄潮素渾紫閣白閣皆終南
別峯名

潮陵道中時自有城應恤東出

少小回回路白頭布袍麻經尚多憂身名有恙同家

驪山集卷八

破詩禮無權與世酬黃山百濮羌苗化綠野三川涇
渭流待到明年籌畢竟八旬上下省何尤

胃火

中秋晴暖嘆春暉坐惜流光寸寸揮胃火廿年餘口
過眼花終日亂心非白雲自信山南長黃蝶誰招廟
下飛獨爲新豐貪負酒等閑空醒漢郊畿

養閑

養生莫若安且閑况是老人可更怪萬世不窮請觀
水一園無事容看山題橋已謝相如去扶策如惺請
節還香閉幾量精氣笑著書空費妄修刪

丙子七月七日七十七生日

時髮落地又
黑髮落大家已華

髮得與二千巨在豐楊二家張四家皆五
家皆破萬三家與周小大家皆時不相及願
瘦故中
寬而介

生日今年尚健人眼前兒女見三身往者孩提相白
髮昨之黃落更青春里間過從饒尊酒家國憂危弁
幅巾壽辭暗笑憐光景道說八旬說九旬

收紫蘇

時家破圖書散亡

老人聚藥惜居諸纔得一蘇紫華應空傳偷海煩方
朔即故窺園友仲舒青史千年思載筆白頭萬卷笑
藏書衰殘太忌安期此罷說學仙尚有餘

驪山集卷八

舊山

驪下老生返舊山廿年若喪費偷閑謝天今日知無
罪問俗當年嘆有鰥潮水西流交渭浦華雲東起抱
潼關壘壘新塚城非舊不啻丁令化鶴還

元日睡

元日昏昏終日眠憚人善伏趨窮緣歲時風土寧長
世禮樂詩書已暮年幸有兒孫從戲笑苦非筋力謝
鑽研無前不解圖南老只睡如何便是仙

春採樵芽

誰謂不材樗在均採萌尚欲代嘉穀一把才中標鹿

聖十年猶及戴鷄巢清播台砌風聲麗冷復柴門月
影交計長年年白頭縮松筠空漸出牆梢

湯餅

關中作湯餅有消春屬食羹羹等俗名其形大抵如彈丸老而病齒之便者因意湯餅而自注牢丸云湯餅以我上食其形名再証之真誤也因美非庵之精於小物時方有早

非庵據西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等名以証東坡詩用牢丸其之誤九也而自注牢丸云湯餅以我上食其形名再証之真誤也因美非庵之精於小物時方有早

齒病更時肺病乾老人不乳憶牢丸急窮笑謝勞心
拙又廢慙知食力殫數引寒泉山後澗獨聽明月郭
西灘凶荒無劑如幸野負鼎裁竿總意闌

候舊燕七月終不至

大歸白首笑無家空愛桑榆暮景嘉梁上不來今歲

龍山集

卷八

七

燕杯中且已舊時蛇膽依去鷺亡漁浦假借沿河坐
柳牙明日想回嘆不斃寸心未已失聲嗟

中秋斜日賞竹根苦芭花花苗似菊

老眼看花繞信霧花光霧裡也中看竹根生色忘黃
菊渠口流風狎紫鸞細路曲來便踞石斜陽天下擬
裁竿青門無地瓜還萎小有豐溪不號橋

喜晴消雪頌 聖

聖冲有道職天官歲事無虞六曆桓窮獨也容光暮
景辛鹹且得辦朝餐雪消平慰秦川濕日出重燭渭
水寒廢病幾年先罷釣鏡湖不用乞綸竿

正春細見梅畔陽春華因觀迎春花下雅村

舊華蚤在迎春先空着梅花占臘前豈必鹹酸調鼎
鼎也容根葉佐羹鱸冰霜摧折憐纖細風日飄零嘆
棄捐為補枯籬短鏡趨相廼藥紫荆邊

拜正歸途晚意

太華山潭是一石石中多白苔人穿鑿石室虛白生塵

西歸西日逼西陬暮景山河結樹頭華嶽竟誰巢白
石渭川猶自作清流城邊屈屈綠緣溪柳雲際群飛出
塞鷗怕是月來更生冷不然速漫與宵遊

落筆聲

古人隨物審音韻以入樂筆之出入爪甲起落凡案間其聲清以越因自心韻

以為

龍山集

卷八

七

中書君老更多情几案起居鏗有聲大笑文章辭少
壯閑聽絲竹樂昇平渭川失地從千畝嶸谷滿竿尚
一清束管幾時愁手力擬刪殘稿未謀卿

渡戲

小序

往少日隨計北上客相餞之戲後每往來見當時臨戲亭柳漸就摧沒蓋至今不能忘情云是日萬曆己卯三月廿六也蓋年八十尚為此渡戲水驪山南谷中山東西列時而戲發源處乃桓闢夾嶺矩折北出以下屬之渭云

黃髮凋殘髮共皤再將幾度渡戲河山回折嶺堆雲
岸漲換曲灘下海波站點驚塵猶自弊依依老影為
誰過斷行怕看郵亭柳變畫前時舊幹柯

天河

雨餘嘉氣舊長安五月月明露夜溥
圯斷遙連黃石父爐酣長養紫金丹
飄花徑曲分香細宿鴉枝低影寒欲
挽天河清且近好為天問致辭難

落日由西灣望終南太華諸峯

驪東東出終南山繡山暮山紫翠環
大漢豈惟稱四塞先秦莫道有重關
蠻夷賓服荒城重禾黍天城樂歲閒
笑殺老來無目力不然直見海東灣

夜歸

月明他出歸空堂冬中晴溫凍不妨
死去久無妻妾累貧來獨有子孫忙
行藏浮世渾忘命憂樂真心幾勒腸
得卧即安年似夜夢神莫戲作飛揚

臘前二日由新豐西出長條村桃林

臘前桃已上輕紅偷暖桃林幾日中
食實可容延夏月開花想見促春風
千家烟火牛羊野一統山河秦漢宮
千古何時頑似雪興亡百代痛新豐

足夢中所裁杜詩為子美寓意

足夢中所裁杜詩為子美寓意
臘夜夢裁杜詩
聽像實下三聲
淚對以見鴈空思萬里書籍而槩括他杜句
足為七律

聽像實下三聲淚見鴈空思萬里書
他鄉寇盜中原想故國君臣上帝居
華嶽秋風傳漢河夔城落日泛

樵漁為憐畫省香爐會相映荻洲曳斷裾

春分後二日奉陪諸柰萊張氏庄宴集更期後

會倉坡之陂

出門水漲小洪波雪消烟鎖下北阿
一川桃柳清明近四塞山河老耄過
得酒隨時春富貴笑談遺世夜誰何
相逢况善東平樂別許蒼陂醉芰荷

廢疏

水邊坐石小樓臺帶水襟山夕未回
歸鳥豈知園有主焦畦直笑命無材
吟微隔徑容狐聽嘯急凌雲謝鳳來
大悟色空渾坐忘青天明月許相陪

秋霽五旬外八月晦日始晴

雨裡五旬送二秋晦晴早為菊花謀
年年征鴈知誰暮日日行雲重我憂
東海且盈留夷島南山忽出上城樓
關心屈指重陽近作健登高想壯遊

成店鋪送客南都因懷張翼海侍御

野店提壺送客行南都遙憶美人情
楊江正濟春前穩泰雪纔消至後清
饑饉莫言關輔事樓臺好看鳳凰城
丈夫遠志樂遊壯上國觀光是兩京

偶得新刊楊斛山遺稿因閱斛山疏稿及所作

周主事浦御史葉叔明御史三傳自感
故人所作

周爲同年浦我西國之校使素無相知聞
其科場策中語及此處事過激而辭山貺亦
激

大夢吾人幾擊節忽驚往事故人靈夢恬自健開泰
塞賈誼何衰哭漢廷百代遭逢渾付命一生休咎獨
懷刑淚看三傳出門嘯雲散天空萬里青

雷雨夜頽牆屋

李春中夜大雷雨曉雨不住潦漲階倉卒未知編蟻
筏饑荒莫便榻茅齋杖藜且爲安鷄犬閉戶即愁變
霧羶布被薄蒙堅晝卧夢中或有好開懷

北山勞

春風逝水共滔滔三月花開乳燕豪閑戶祇贏西日
倦栖身剛怕北山勞太公窮急年方老孺子行遲榻
更高忘盡詩書還解睡阿誰教續屈平騷

辛巳六月六日不克拜墓奠湯

兒孫告食墓湯迴老日何時拜墓來孤首山靈能蚤
正栢牙神道可長開風塵暑雨繁官路禾黍溫風過
成臺一瓣心香千點淚故鄉山水兩盈腮

晚山 時在陰盤道中

南山北山晚山稠渭水夾河雨塞流遠村浮樹明禾
黍斜日穿霞送鷺鷥秦漢幾時變城市旄倪一覲謝

春秋行行世路關心切壯志空餘太老羞

錢秋堅東四垣陰晦憎寒

滿眼蕭蕭蕭蕭秋遺身宛在水中游昨宵有夢彷徨
咲今日無陽黯慘愁旬外生肌黃髮短人間正氣赤
心幽何時作力編梁筍渭上霜寒罷釣鉤

露卧 時六月至七月中旬無雨官秋取水太自

老旱秋陰熱不涼脫巾偃仰卧空場雞豚依我憐無
母牛女從誰說有郎弦月因仍移故步幽蘭獨頽謝
遺芳夢回窮計多家累秋葉葵根意未央

睡起又睡

八十三翁與世留七情拂命何天求陳搏早見能爲
睡杜甫窮居儘費愁識透死生如晝夜管來哭著亦
蜉蝣秋風又道歸鴻鴈南北江湖幾壯遊

敗巢

枯木斜懸鵲敗巢幾時綢繆奈風梢桓山別後貽鳩
雀槐郡亡來棄斗筭世變新亭空閣淚騷煩故國太
留嘲馮誰傳謝前拘鶴捍海扶桑問有梢

弔馮澤山都御史使歸聞乃郎舉人繼沒性守

武馬爲諸生既馮爲按察使日特爲我大破

弔書浦城勳衰癯死後何連一姓馮家難尚懷北

海心香空憶曾南豐雲霞咫尺洪河廣馬尋常漢
使忽報德幾時憐魏顆白毛落盡意無窮

五言絕句

送楊甥子畏同楊氏女貞姑西歸大名三首

我把一尊酒送爾千里行殷勤看春雪何恨別離情

其二

春日胡為雪可喜借此晴生女非無益送兒自有情

其三

我亦隔父母復作兒女心哭對燕山雪曉寒苦不禁

青龍橋四首

青龍橋四首

青青夾岸柳拂上青龍橋浣衣橋下女招住採蓮橈

其二

白鷺銀塘下青蒲樵釣臺欲和採蓮曲相招不肯來

其三

輕雨淨湖水黃花鋪水圓逢人隔水問謾道是金蓮

其四

荷長花欲放鷗輕不受招倦行依斷岸閑坐數魚苗

甲辰夏遊西湖宿昇公方丈觀方冊九圖因詩

僧朽庵之作亦為九章云

老僧閑無事獨吟湖上庵洗心弄明月餬口吸朝嵐

其二

坡上忽龍起莫不是二青山深有魍魎休教拄杖惶

其三

偶來湖上坐茶烟散夕陰高僧渺不來風月共龍吟

其四

童子睡何驟驚幄寂不聞老僧山中去採藥幾時回

其五

西湖小西天泛舟閑尋渡翹首望慈航好濟衆馬兜

其六

老僧時入定身在第幾龕禪心淨似水却放小童參

其七

鳥也縈塵緣推敲祇自誤騎驢上溪橋莫忘天竺路

其八

苦海茫無岸山人應自知臨流無限意東向望松枝

其九

世事懸芳餌潸然投釣竿坐背山中寺空慙頭上冠

秋曉過玉河橋二首

辭家遊帝京少小髮初結今朝臨水看羞見髻成雪

其二

橋東賣歌女橋西賣酒家命酒誰家子清朝笑語譁

初春晦日雪霽入省

歌舞五侯夜邊關幾處寒低頭趨省署調發愧儒冠

歸鴈二首

歸鴈歸何莫北方東已開爲巢常忌晚還趁早秋來

其二

歸鴈疲高舉失身良可哀尉羅滿天地無日不驚猜

追和古吳隱之食泉詩三首

貪夫豈惡性往往譽才賢若教由水變舉世盡貪泉

其二

水性何翻覆貪夫亦破家大貪應別量吞海浩無涯

其三

貪俗死相望貪泉深不竭今古鑑貪人甘爲泉汨沒

童入問元宵燈火

小僕看燈廻但言太冷落因之見民窮誰有元宵樂

小眺

幽居無草木但見屋上苔官槐凋有樾不借過牆來

夢惺

夢方擬射虎覺及聽鳴雞真性知何物何由藉寐齊

十月朔日始雪時秋久淫雨屬方擬製衣被謀

糧苦寒懷古五首

群衆惟有睡多睡不謀飢寒安應有技深卧定何資

其二

睡寒無重被露卧應難安不知原憲卧可得被當寒

其三

巷陋猶爲家不知失巷劣設使當顏回相禁幾日雪

其四

蘇卿大澤中咽雪僅生死匈奴尚亦人得冒毡裘耻

其五

陳搏有道術不可起居量硯臥自高穩不應犯雪霜

懷古

偶有二更覺三更尚自惺懷古遺身世知來徹性靈

月下吟習孟德鵲南飛詩悲壯

烈士惜暮年繞樹無早飛坐看樹頭鵲月下相依依

庚午中秋

兒童偏好戲賞月鬧終陰惺老方求性怨秋忽動心

生日前三日歸思

白頭徵死期那復記生日餘此劬勞心前後意百出

懷遠

夢迴無穩睡起步曉階月想見顰頭寒怕有昨宵雪

窓頭月

睡覺窓頭月心知昨夜晴地乾食熟麥日出想啼鶯

屋上花二首

年年屋上草淺土早宜華春日見喬木立枯出病芽

其二

屋上草交華春風闌綽約豈須着雕欄攀折手中落

人自嶺南歸

黃昏衣帶雨人自嶺南歸爲問山南事雨多秋稼肥

覆竹雪三首

雪竹覆城陰拂雪青鸞舉却想深山中四擁麋鹿侶

其二

雪深願早消不比及春雨覆竹且禁寒草茅應自苦

其三

向陽消竹枝早思桃李華雪冷惠於霜莫教霜霧下

循河

北地凡澗溪出泉處皆謂之河隨地爲名不入水經

老年能有倦春日倦成魔俗務侵人甚不容避小河

乞木瓜栽二首

客來乞木瓜寒食移栽嘉孤竹全荷簞小桃半放花

其二

移花費處分小僕旋挑葦巾衡園外鳥露濕履頭雲

中冬偶見初月時老倦每少夕出

半陰朦朧初月又見一老憚鏹桂竟無力空多愛月情

梁燕二首

空梁話紫燕聞似藉開門明年翁健否護我長兒孫

其二

四世僅餘屋傾梁始見燕舊識王謝無此地前亦縣

六言絕句

獄秋近和王摩詰田園樂四首

藏身恰得幽僻失道更迷狹斜夢裡歌謠絕地壺中

世界遺家

其一隔窓斜日氣當門曲送香烟屋小隨渠緩步析繁

惺我欲眠其二六旬禁錮陳寔一首離騷屈原紅雪高處懷國孤月

晴時到門

其三看山遠憶尋整拂枕先便臥松寄生西土長嘯餉米

東人熟春

其四倚門視秋雨

老病尚牽此身

秋風秋雨侵人雲過且留望眼隔來

更怕傷神

曉寒偶興二首時轍者抑余宛獄藏於上聞

夜月晚霜遺老朝寒暮想

秋風棘牆不解圍地又見

南來北鴻其一

天子何時賜玦玃門不受哇瓜可憐忘盡冤抑白首
饑寒歲華其二

雪霽卽事三首

雪霽明光世界向陽佳氣鬱葱設著振策簾下煮藥
分新甕中其一

擇地飼雞掃雪纔消雪意朝陽乞丐群來就曝王孫
進食無糧其二

老子喜晴罷食小兒餉炭憂寒欲教熾爐圍坐飯山
蒞海朝餐其三

病閑惜春

春去經年抱病春來又負花香榴飴橘杯食器土爐
煤硯文房

欠伸

日照月臨平世熊經鳥申閑人欲吸曉霞先散坐招
僦蟻難馴

曉看舍北官樓

晚繡猶憐花發春寒纔見燕來苦對眼前世界愁看
背後樓臺

焚木惜時幽意

高卧南窓坦腹知生知死知天學道夜吞霞氣辟瘴
日藝木烟

傷門下暴厄

暴死何心天地春溫終累飢寒忍見一夫嘔血可容
再訊披肝

料理卧榻次早五起無聊四首

睡覺有懷自念五更獨步無譁古屋任傾 聖世疎
離學析山家其一

累物一生大覺笑非待旦空忙出戶滿天自遠隔窓
殘月何揚其二

昨聖匡床盡日老來勞力良難蚤虱莫空賀弔先生
歲歲飢寒其三

一死快辭薄俗蛾鳶上下何爭借問而今四大無由
安置莊生其四

家餉飢線

何取勻圓飢線好教織淞玄緋細切轉能得脯直然
着飯喫衣

紫萸三首

種玉無方種萸朝暘赤樹珊瑚稍待出籬剪採朗然
飛上蓬壺其一

學圃新來白首喜看珠樹丹苗欲配西王碧藕祝融
峯上相邀其二

四月先霜幾夜離頭如薺楓林山色隔牆碧玉草牙
遍地黃金其三

獄桃六首

白首不辜獄重青春無事日長結子窓桃亂落抱雛
隣鵲高藏其一

欲雨不用春意曉寒坐對窓桃却相鶴鳴亭下夢中
舒嘯東臯其二

園中尚有春事窓桃落伴葵傾清晝憶翻紅藥白頭
驢山集卷八

愁病紫荆其三

坐惜窓桃春去落花輕擁階頭月出旋飄自懶風吹
不去誰留其四

身退那看四仲天桃過眼色空自記梅花橋畔誰陪
菊樹離東其五

海上蟠桃誰守武陵幾段逸霞且共長安園堵幽人
相與遺家其六

園累五首

園事紛紛身累老歸纔解無家茅櫛旋收封酒藥華
新剪陪茶其一

四月新晴好興交加園影低枝雨溜壁頭苔繡風行
花下竹皮其二

細拾老桑紫樵慢鋤新薤黃芽笑殺賤貧有限青門
無力種瓜其三

新分蜂臺蜂窠鳴雛小泛輕黃旋切葑根爲飯投池
調治魚秧其四

園裡川原日與南山時變故情好鳥忽來何去閑花
落盡別生其五

馬日陰寒

雞狗猪羊日傳陰晴變幻萬年百代何能歲計五行
驢山集卷八

空與時捐

掃治雪覆竹枝

樹架夜裝正月老人幽意開關雪壓城陰覆竹鳥迷
天際藏山

雪山二首正初雪南山積白雪中爲壘所種梅

正暖園行閑汎入城橫亘雪山老竹墻陰乞笋先生
借閉玄關其一

萬事雪春百病園中四海天寬桃李有華可待禽魚
隨意盤桓其二

四月一日園行五首

四月園陰四合扶衰起其不相依細看露蜂採作巢禽

隨意鳴飛其

老子回行曳踵蝸牛輪其我爭強就竹養腰圍筍落來

青杏偷嘗其

狂走何如徐步送終白首其一園柳下虛心觀化園中

落魄忘言其

回徑回行無極池中九島魚遊避熱且休佳樹天邊

月出驚鉤其

一世盡成迷路大歸尚待園程跬步過防蛭穴羊腸

隨處太行其

驪山集卷八

霏後雨二首

昨日風霏釀雨夜中好雨崇朝坐渙階前風水不知

天上春消其

三月送春好用一霏想洗新晴百嚼枝頭鶯滑半撐

苦口筍勸其

園中數第其二首

二月恒飢老圃五更早計春畦膏粱剛贏瓶粟家貧

又失乳雞其

世澤遺田三畝家慶生事百畦引水月來山下爲園

何忌日西其

卷八終

驪山集卷九

新豐趙 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七言絕句

省中獨坐

午睡方醒問煮魚小窓花影半窓餘焚香坐伴流鶯

轉讀徹封禪一卷書

京營歌二首

六街日出馬如雲甲士六千擁陣紋可是遼人增膽

氣漢家天上虎將軍其

驪山集卷九

西內傳宣無逸殿禁軍北下爭血戰三關亦有飛將

軍却恐無煩三枝箭其

秋日病起卽事三首

小堂病骨支秋暉當戶陰晴轉眼非淡日疎雲無意

思飄花過鳥各飛飛其

晚紅壓架護窓低坐看庭花日影西秋月欲來秋雨

散好懷却忘病懷悽其

菊樹離離早有華壺藤乳卷掛秋瓜斜日乍開蝶戀

戀不知夜露滿胡沙其

祠夜斜月穿窓入臥內

殘月隔窓到客懷曉寒無奈世相乖攬衣欲起床前
舞老骨不勝瘦似柴

七夕濯足華清宮前溝水

驪山新月急初秋纔入黃昏越水流濯足橋南七星
殿不知天上有牽牛

籍古寓恨入首

春宵更道刻千金花負清香月負陰擺脫幾時先自
老等閑短盡寸方心

望盡長空不見山喧卑俗客畫門關睡惺更睡魔中
睡也笑浮生一日閑

驪山集卷九

清風明月閉昏晨紫燕青蛇過送頻心笛欲吹先自
斷衷情無限訴何人

羈人不惹御鑑香夢想紅雲捧玉皇阿誰鵲立通明
殿一疏無由上建章

百年苦限寡交歡別意沉沉夏夜寒正是故人求不
見滿天明月夢中看

無端夏雨太紛紛獨是幽人易斷魂却憶水田飛白
鷺可能載酒蕩漁村

六監前後火雲屯獄法于公早閉門甲鎗傳收憐鎖
令月明仙起又黃昏

其七

人生隨處是生涯無罪先生笑有柳十二監頭長夜
柝老魂可得夢還家

辛二秀才述人逢仙者限韻題浮萍絕句云密

密層層蓋野房不容明月照滄浪有時風掠
泥頭上燕子唧來到畫梁因追川其韻題浮
初聞尾句押堂後問爲梁因變其三以趣原

韻

水仙織出綠縠房遮護蛟龍睡滄浪晚風吹破山頭
月別是鮫人畫錦堂

驪山集卷九

綠王鱗鱗海若房六鰲架處石淋浪回船欲作燃犀
戲偷覷龍宮紫貝梁

綠穠雞頭蓮出房魚鰓鴨脚幾淋浪漢家空恨災回
祿不取一杯厭朽梁

綠滿陂池結水房孤欄荷柱泛滄浪龜魚莫恨无任
着相借婢娥桂殿梁

水次山齋綠映房地衣不皺步滄浪年來肺病思清
暑幾段擬裁翡翠堂

五更聞小雞學啼

萬恨功名一葉柳百年身事吳淞華五更睡盡迷殘
夢忽聽鷄鳴似舊家

步出華清觀城壩治畦

楊柳垂垂杏着花東風催乳出城鴉阿誰謾費溫泉
水不進中旬二月瓜

三月朔再至城壩觀治畦

芥臺葱梨韭翻畦田父封侯萬戶齊我亦治園尋有
伴倦行偃臥綠楊堤

睡覺

續鼻當壚晚飯賒求括問赦是生涯群羊化石千頭
虱急柝通宵兩部蛙

秋夜雨

驪山集卷九
麥熟離家未擬還秋風禾黍憶東山一夜雨晴千里
月菊花無數長松關

獄冬朝臥

逐日重門鎖獄堂一冬布被擁朝霜憂來有睡成常
例也當龍蛇鎮蟄藏

熱極感禱雨金鼓

赤日炎天謾着情六街塵土魑風驚隔墻多少傳金
鼓盡是人間禱雨聲

題漢陳咸求入京書

陳咸酷死戀京簪多少南陽入路金可憐少府應頭

白不是觸屏舊日心

題唐李日知持法脫囚

好殺誰教空怨秦漢唐酷吏更傷神那知鉗網縱橫
日尚有公言執法人

燭蠅

熱時空自夜愁蠅却笑殺機天地發偶來燭蠅失燈
光坐笑飛蚊窓上月

晚晴坐觀巧雲孤出如浮圖三首

紫翠城南地氣豪孤峯突起柱天牢濃烟兀那籠金
鐸莫是誰擎鴈塔高一

驪山集卷九

芙蓉寶塔氣何揚背日玲瓏大齊光便欲憑虛叫虞
舜蒼梧薄暮愁雲長二齊去聲

開興看雲巧樣潮回頭翠律豎天標晚來故道尋奔

月倚駕雙虹百丈橋三

憶魚池灣舊遊八首

痰劇清秋問唾壺魚灣隔歲憶菰蒲行吟隨意臨流
嗽照影澄潭老尚無一

秦王陵下魚池灣菰蒲近對山白酒黃雞秋興

健太平只欠一身閑二

驪下魚池敵輞川清秋摩詰憶藍田可憐裴迪無情

興爲和新詩寄幾篇其三

魚池北下渭川波繡嶺東迴入里坡記得携僮來下
坐鴻門原上大風歌四

山前池上高原頭渭水華雲結素秋夜半共誰閑說
月清虛不謝廣寒遊五

款段閑隨老馬行尋花拜石小僮吹簫柳下牽牛
堅乞飲田中煮菜羹六

前日鷓鴣纖帶稍滿池光霽鳥聲交秋來鷹隼風霜
刺過客舍求巧婦巢七

池旁草草懷仙侶水上携芹過佛堂慙愧閑黎鐘後
鐘山集卷九

餒野人薄味憶餘香共

怨月

五更秋氣補衣單蕭索風霜曉漏殘老來始解無情
月死照浮生徹骨寒

搜骨鷗

城中貴肉競毫絲搜骨何慙不竊脂可憐雞母雞心
破抵死突簾避老鷗

曝兒

無衣無食曝兒難莫怪陽坡人禾歉無祀負胼于蹠
王先憂愁重衣龍寒

曝意

朝朝朝曝曝中歡曝欲飢時日欲殫願得月來也堪
曝不然一夜莫教寒

看雲三首

心與雲開笑須臾瞥眼江山欲散無何物園林餘景
象經營不半失吾廬其一

小廬沒青園林遮突出層臺煥九華可是地靈鬱樓
觀長安舊日帝王家其二

樓臺影裡又浮雲徹隊行營過亂軍部落空中如大
將驅羊歸馬散晴曛其三

鐘山集卷九

自夏四月二十四日病疫七月十四日始扶窺

戶觀巧雲如山

老疫參纏一夏過開門喜見晚晴多城外別來山似
長秋雲天上鬱差我

檢唐人應制諸詩二首

三輔黃圖全盛時離宮多是闢臺池可憐佳麗千年
夢爲檢昔人應制詩其一

唐家宰相好林塘公主園池盡美庄只今但覓舊詩
句半人城南變佛堂其二

遣汰之予午谷口餘栗懷古周士宜栗今遺廟故都栗林廟堂

姬周舊社渺難尋山脚猶餘舊栗林試着兒童看負
販一年賒果動千金

棄扇

萬劫摧殘骨幸存締交未斷倩招魂東君倘借彌縫
惠尚爲更衣獻至尊

和張松谷遊戎聞笛曲

長笛誰爲出塞秋太平老將不封侯高吟自識平胡
調爲報區區趙倚樓

賣田

清明節後穀雨前到處桑芽破甲鮮羈人亦有春農
思笑殺年來日賣田

春盡日坐賞舍上寄生野花

東風隨處着天涯去去楊華漫不遮不知今日春同
盡那得東南舍上花

憶家園

一春詩思病如渠敗筆因循敗草書五月爾來忽將
半榴花相見欲開初

曉起卽事

雛鷄學唱曉風涼官柳籠烟堆出牆幾時晏卧無
夏嘆息明朝燕雀忙

睡起坐見巧雲幻出方山

巧雲何藉長高墻削壁渾成帶雪松識破本來真色
象分明西嶽自三峰

觀暮飛砂燕

砂燕飛鳴弄羽毛暮天霞綺散秋毫却思都下前秦
漢多少風微殿閣尚

看雲

天孫巧樣弄閑雲幻出人間縵縠文可憐補袞無能
事五色龍成護聖君

夢題金陵城南寺

落日遊雲壓遠林金陵晚氣渺沉沉白首可憐勞望
眼天涯何處是知音

春日易斷簾二首

搖曳春簾老斷編得錢旋買一端懸可憐簾下心應
苦望盡天南又幾年

春日營簾坐自怡易新翻重舊簾悲最是多年相狎
甚低吟長恨此君知

見新至砂燕爭飛

春色關人空自機成群砂燕掠城飛日來地震建朝
夜堅窟輕巢各自依

又見屋上寄生黃色

着處春風是歲華寄生又長屋頭花人間多用深根
計空作顛松蠹挂嗟

晚燕二首

四月官槐經雨霽晚涼漸納日沉西坐憐砂燕知秋
逼晚夜飛鳴越月低

四月關心夜自長晚風已似透秋涼蝙蝠不須爭旦
暮月中砂燕亦飛翔

忽見巧雲如伏虎狀

巧雲大抵學名山二華分明屋外還勿有橫枝伏兵
勢壘中撥出巖猶斑

曹曼橋總兵新製竹簾

新簾月下下嚴君乞得一尊月下醺怪道呼呵能禁
夜灞陵知是故將軍

東望二首

六月槐花已太稠紅霞東望故山陬新蟬莫着催鳴
早又想昨年悲一秋

明霞止水樣空虛瓦鉢天憐賜鏡湖欲倚扶桑作東
望漫尋倒影一枝無

折來應居雜花插瓶二首

少年曾賦水紅花不記當時手幾又老對而今雜花

笑就中暗為此君嗟

兒歸好戲撲花陰折供繁華獻玉簪花神知舊如相
愛黃髮寧知老不禁

戲題初月

月明夜夜期相求風雨不來信有由連夜如何晴爽
約又從西畔戲裁鉤

仰范增小像二首

千秋弔古范增哀戰國空遺王霸才笑殺先生應有
道一疽何便死成灰

范翁長去大辭勞亂世全身異世豪圖南悔着空名
累不似此君解得高

哀孔明出師表

笑殺薛能量孔明先生可得老終耕出師空愛壽恢
復後主庸庸不盡情

詠史漢文愛老

人生少長幸相遭連練達終歸齒德高當日漢文誰國
老區區空念舊蕭曹

讀孔子假年學易語

七十二說道方窮十年少假定何終可憐天地多

變期不當時夢太公

一秋不見落葉二首

官槐歲歲望春和望盡九秋奈落何可憐霜葉天仍
愛不放隔牆一片過

望望官槐秋似今空陪長恨憶家林落葉誰知應不
顧可同高鳥竊清陰

逢課命士言吾年當九十有九四首

七十君王未賜環一朝不保死期關笑君老耄量吾
短只謾長生桎梏間

何時陳寔是還家方術何神測命涯人生不用空多
壽不見彭錢似落霞

惡生久斷貪生情說着長生倒不平笑把半生負年
少偷生不得如無生

老子白頭只死期死遲一日竟何爲且約來年二十
九無端可惱共誰支

與鄰父觀承應闌栖他雞糞穢浸漬所成飛仙
踏鳳幻像

世間萬有定何形閱世空留老眼青與翁共見今雞
後運出飛仙踏鳳靈

雜詠弔古并序

偶有客話齊東晉故事因遼史思簡成小詩
故其出無倫次姑記八十九首云

絕股空彈死骨寒美人何好惡摧殘怪殺色荒悲別
調無絃翻弄聚塵歡

推遷世變古今傷勢極秦家變始皇漢唐幾變觀三
代輒籍基生詆呂郎

世情鑠口毀譽金三代斯民想似今讀窮周頌求商
頌忠愛區區臣子心

數羽劇秦笑昔賢釋迦惡口李陽奉魏人更是能翻
案禪漢從容父子傳

傳疑傳信訛相因地理天文也失真禹曰三巴先犯
鑿誰云蜀道始通秦

弘農雷首本連山仙掌分明石溜斑多少人間擘山
話倚天有劍借相刪

無兄第五何求譽下惠世臣不獨居幸是相遭殊哲
婦終身誣亂吾何如

調聲師曠孫吳兵絕代掄才今古名問渠濟濟周多
士多藝周公幾藝成

公非公是笑公言今古知言不易論清談一世欺王
衍哀怨百家隘屈原

紛更不協賈生媒胡廣翻成宜世才追續千年人物

論良工獨苦恨難裁

小吏乘人幾矯虔豈須宰相可招權
為憐張儉能逃世潘岳多才死亦憐

生死如冰解入波王孫何用取精多
却思魏顆知恩報不住英靈助枕戈

市朝百代競繁華滿眼興亡史冊嗟
五王生恨非唐傑不為擇君屠艾假

文人何事死相非讒口妬心盡殺機
可愛讓賢唐杜老極稱高李所何祈

杜陵無日不題詩逃酒逃詩藉養痾
稷契奔流設何見許身惜未試當時

千謁尋常有厚顏控撓雙淚昔人潛
蘇武可憐頭似雪不關乞入玉門關

世路艱危破萬端折腰碎首換孤歡
淵明不自知窮相還伴柴桑老菊寒

太白山人吾黨狂過江詩賦動江鄉
死伴西湖和靖老應知配食水仙王

太白詩人李白名昨來追想見孫荆
為看行世空同傳真謬蓬蒿過一生

楊爵孤忠吾有聞七年詔獄出人群
至今未見紆山

集著得香灰幾首文

晉家一代幾陵霞誰使五胡解亂華
陪笑蒼生誤安石不教談笑靖胡沙

戰國富強別是材商君不弱一匡才
衆惡至今人試察霍光倒畫漢麟臺

讀書恨不上三皇汝爾鹽梅豈漢唐
烹鮮未必屠龍技空辯要湯與就湯

關中赤子匪芻靈殺戮千年說措刑
徵兵試問蕭何數鞭鋸何煩秦漢囚

趙宋因循代代仍莫嫌亂法王金陵
一時誰見江河變唐典周官且失憑

宋儒訓詁誤陳編大義微辭惜少傳
謾為浮生白頭累著書未及嘆流年

易傳程朱有是非荀家九註半應微
七旬抱易慙為衍百衍愁貽後學議

皇明通紀刊何年太父傳聞半入編
司農况是前聞寡幽憤空煩司馬遷

往因唐隆問三苗推累九溪可盡招
萬里上官招討在空高銅柱馬援標

東西通海海南平誰道東南地勢傾
借使張騫通北

海中州真見海中衛

萬國羌夷款玉門邊人掌上指河源如何元日西窮
使十有三年纔返轅

京邸借翻貝葉經羅雲文字譯書惺玩渠亦自識心
性千羽何嫌格不庭

安危長繫大臣猷繞相溫公重虜酋未許寇平司北
論不聞汲孺寢南謀

漢家二代兩無冤赤子無知酷吏煩眼花怕見錢神
論紫闥金門仰至尊

漢武末年倖盜平胡元盜劫口傳驚當時早見誰辰
○山集卷九

告國亂民貧苦吏橫

當時李路豈無金孟子何能後戒心直道渾忘君子
報畏匡阮蔡笑空任

太行遺跡說高歡量馬谷虛草未殘莫謾犬羊輕北
地楚材難老不南冠

黃華學士王庭筠詞翰風流北地麟不知晚宋當何
規草草遼金笑識真

漢騎巡邊十八萬武宗單騎幸榆林設當土木狼山
戰突厥唐來又受擒

聖人神道禱通神大旱寧知徹夏春莫謂禱前餘六

事七年纔雨奈湯民

堯日寧知稔四凶虞庭誅殛憶遭逢敢因他說旁非
聖方命難於管蔡容

宋代多賢奎聚繁探窮理窟煥文園紛紛欲濟偏安
弱陳氏猶誇三狀元

議禮誰名聚訟家三千三百空繁奢信取和嚴須兩
字古今制作儘剛加

六經莫恨樂經亡金石鏗鏘道不藏百變淫哇知別
譜空煩律呂考宮商

貢助更名古代頻笑來十一已殃民豈知代借加名
○山集卷九

巧加到無加到骨貧

老聃有道五千言觀化乘時玄牝門欲問烹鮮漸治
國流砂何事作西奔

嫉世莊翁憤世辭寓言意會不支離看來此老慙高
妙千古英雄未許知

天地非常即號災災祥大較錯相該松潘傳道聞鴟
喜一鵬何占賢傳表

誰道千家破作池紅裝頌入打毬詩笑殺盛名裴晉
老北門平仲柰相支

百念羈孤念疊山纔知勢去孤臣艱思盡天涯謝能

事風塵亦礙夢中還

出世無如厭世情，虛無誰喚聞蓬名。昔人謾說遊仙夢，多少求仙誤後生。

西出青牛再入關，緱山之鶴不重還。莫道仙家別人世，蓬萊翹望是囚山。

宋儒空講講官羞，折柳何心納約稠。春秋更愛新胡傳，講盡高宗不復讐。

男子行權勇決疑，申生只合言驪姬。大義滅親如亂命，楚編狐偃晉陵夷。

神禹泣囚未見經，人間愛畏哭無停。可憐梁武能多淚，不哭司刑哭斷刑。

歲頌千年解識真，設從譽毀笑詩人。莫爲周公忘管蔡，不知麟趾變振振。

脯馬懸牛古諺戢，矯言僞行世相恬。後來更是能真率，公賂公淫各不嫌。

移人世變晉江河，河水排山若水何。笑殺儼人誰砥柱，柱臣空見激狂波。

人間冤獄幾時殫，多少蒼生誤謝安。曾說廟堂疑鹿馬，轉愁草野變蕭關。

周餘世論轉紛紜，別是高人一段文。濟亂轉來愁語

亂漢高真合乞養分

過盜誰知取盜情，不須二卵棄干城。避嫌笑見拙君子，對看脩名是盜名。

崖山微命宋圖休，死難文山是盡頭。幽燕亦自中原地，何忍多年不下樓。

單會鴻門何不疑，張良可試豫且危。當時計未追韓信，灞上握兵問謂誰。

誰卜寶嬰數日侯，昔人卜法不傳流。更聞人相封侯骨，夢卜空賢傳呂雉。

君平有卜賈何云，一賣得錢可幾文。我以百錢覓君買卜，遊天漢回天君。

過庭詩禮溺前聞，著述無能竊笑勤。莫更法言中說誤，五經衍義總空文。

元載胡椒八百石，三千石不錢寧過。更向嚴家看籍沒，籍中亦實比椒多。

世變江河日變奇，迫人變態變何時。看來元氣人年似，莫爲衰殘晉宋悲。

三代因因禮教夷，掉頭秦漢勢全移。旋於知世添新計，巧變年年幻把持。

陶令棄官酒不饒，劉伶無賴醉昏朝。昔人撥亂先知

味真是醉鄉是善逃

漢家少帝問諸侯周勃原來無定謀六國設教稱內
難救兵恐未便安劉

勝命紅顏假亂真嫫嫫室外如生頭竟惟稽叔非龍
性奚翅董家有狗人

東海異人安則生一千項羽走逃名寓言自有如瓜
衆人世無心落小成

牧翁牧犢誰家犢七十不妃誰爲粥餓死誰知犢已
無豈能見雉陪號哭

則餓曾友詩禮中字書音訓古人同肉刑亦自三王

驪山集

卷九

干

法獨謂秦人尚首功

古今居食化留巢一切瞿曇觀夢泡達人試借秦墟
看多少漢隋矢一骸

博物原非註疏工前人訛誤厭相攻閑因詩傳求多
識獨宿何曾識晦翁

獨宿草名
黃莖此藜
細柔而密
關中人家
稱爲獨宿

賈生不解秦俗移前朝代代此京師與君且試尋豈

鎬廟社遺基長栗枝

敗國亡家逆旅過田橫義士量何多風氣漢來猶戰
國從容感慨可誰何

趙氏存孤稱白嬰報燕不濟壯荆卿漢史死齊五百
士不收公等一夫名

臥吟梁甫重爬搔晏子何輕費二桃想來黃鳥寧無
謂韓信應先死漢高

盆子何稽帝族羞光昭世系竟誰求曾聞七代傳黃
帝有道何須忌姓劉

釋家愚美輪迴說亦是春秋褒貶權正恐誅心法無
著故翻色相世人傳

寓言幻境如神道真然說夢痴人前請看果報看褒
貶不化奸諛在史編

驪山集

卷九

主

佛徒果報知褒貶刑賞冥冥借勸懲豈知巧變能逃
世又是儒家最下乘

擊秦誰度子房椎密約更須夜半圯陰謀自解翻愚
弄刺客寧嫌入楚師

好殺應知怒氣偏內黃兒語許輕傳不見人聞煩刻
吏惡言不似項王賢

造物無心何所尸鬼神即化豈前知縱使有知警機
事人間空費問龜著

司農門外古時榆歲久枝疎不乳鳥也知鳥去地羅
當日程公老大愚

平古

千八國除六國尊獲亡竊墓念圖存相傳謾不差
國飽到秦時才說吞

學行

秋盡學行故步荒筋攀骨梗杖藜長一盆剩有新豐
酒欲問前人濯足方

楊柳枝詞

誰家楊柳風多枝不得隔牆折短絲怪殺繁絲解垂
地虛舟長繫廢歸時

瓜芽

外門畦地夾如兩席比隣皆相沿各爲瓜

驪山集

卷九

主

門前尺地浩無涯堆積斑斑出土芽多集五色東陵
咲別闢青門十種瓜

題扇上九疑圖

薰風幾陣着人遐南望九疑愁舜華何人解破湘君
怨寫出峯峯散落霞

題扇上畫水三首

洋洋水志咲忘形隔嶺遙看落洞庭何來一滴憐孤
墨真見君山墨浪青

茫茫天水浩無涯何處五湖漁父家看取扁舟牽白
日等閑不慕鱗魚蝦

風浪連天奈水何暗尋蠹日沒烟波繫舟爛盡陶朱

咲一輩可能海畔過

門左白雞冠花

高冠知取涅丹楊縞素何顏一變傷莫望秋來學帝
夜布渠雪似滿頭霜

遠遊

鵬飛南去幾時還欲附北看北海灣西運幾時再東
運遠邀王母下蓬山

養蒸

舍後青藜紫玉齊擬裁拄杖日平西扶人自笑能天
賜老去沒勤幾慨悽

驪山集

卷九

主

墻塢薺花

春後除前薺已花倚墻瑣細亦繁華歲寒空自陪松
竹只把影梅信口誇

古意歸思

五月陰陰臥曉寒痴蝇狎鼠亂蔬餐正是欲歸歸不
得出門有礙自長安

苦熱曲

朝雲作用密成團馴鵲庭前自合歡主人莫更多嫌
熱早覺秋風病骨寒

見燕

一春長睡忘朝暉落盡桃花柳尚稀燕子不知貪
暮出門只見滿天飛

雪中暝坐

老人暝坐被纏腰眼裡天花耳裡潮門外不知雪深
淺座前爐火已灰銷

樹架

漢書五行志雨水木亦曰樹介亦曰木稼
解者以冰結木如樹着介胃然又以稼為
介之聲訛皆以不雪而凍客言者也若雪而
閣於木枝土人則以為樹架言其架閣於樹
也自是

二事

夜雪半宵沒壑今朝來樹架壓平林滿眼幽人雪園

驪山集卷九

五

意梨花徑徑繞城陰

雪中賞盛華迎春花

小序

迎春長安中花名也條棘叢生經冬不凋
綠正月終未葉先華花淺黃色當春盡時先
百花云隔歲相較稍後於梅古傳記所未及
不知他土又何名也幽人貧女雅况孤節良
自苦爾故雪中與之相賞

迎春正月早開花趕得落梅幾日差即着雪中看更
艷不須葉先壯丹家

樓梨

家園古梨平起如樓臺學古樓桑稱樓以
自負

樓梨日倚傲元龍雪盡南山紫翠重何恨昨來
意平省渭水念朝宗

修權

開遍園桃眩曉霞南山剛鉤破垣廼旋來竹下尋幽
事綠滿枝頭養粹華

丹杏二首

杏花欲落粉堆裝淺淡幽閑絳雪香為喻前時桃李
在不須嬌艷圖先芳

暮春粉半空仍開柳絮前頭雪粉堆且喚狂蜂
葉那知風雨怨影梅

瓜架

垂結葛藤來倚牆接延閣笑無疆人世蜉蝣大共

驪山集卷九

五

寄爭知幾日蔓瓜長

苦荬

苦荬花飛柳絮輕忽驚春色轉東城伯勞揚子閑清
畫忘盡葵窓斷夢情

隙日

雨餘鷓鴣鳴鏡閣簷帷枕寒帷屋隙遲忽喜出門迎旭
日秋風挑簾小階恬

窮蹙

小院匆匆百務勤老來畜牧愛窮蹙雞豚鷓鴣環月
樹白首仍堪為獸群愛如愛日之愛

同州道上垂楊

僻地垂楊及地絲三株相次窺春時若取灞陵橋上
別應知折盡不成枝

由同州南歸渡渭

渭上東風萬浪頭浪花隨水散還收漫攷迎風雙病
眼虛疑清渭向西流

所知應舉爲待揭榜戲效集句

九轉丹成鑑未開臨期終日苦徘徊我亦從來識英
物懸知獨有子雲才

二月十九日小桃

今年寒食各寒憎二月中旬尚結冰看遍柰梨華盡
噎先開應讓小桃能

窺乳燕捕蟲所傷

飛蟲何謝晚涼遊饒燕黃昏捕未休閒道蛟龍能嗜
燕莫教肥燕誤龍投

夏日卧見亂雲不成巧章時方小旱晝日疊出

陰晴

咲殺天孫枉日勤今番散亂不成雲看來雲巧須爲
雨莫看浮雲浪作文

戲用唐人韻和王昭君詩

四韻全押故以爲戲

妾身已自解胡語無復寧廬舊畫眉君王更有如花
色別念宮中入畫時

桃境因竊舊詩韻爲歌

正春桃境日園林作惡東風獵破襟貧有父親難託
事老無子息早休心

非玄三首

老來解悟悟真篇妙契參同契裡緣渾然一氣群生
母空割陰陽細作玄

老子五千大道言一言玄牝妙存存多譬謂誰深自

秘嬰兒姪女費玄論

其二

誰言郭象注南華易傳分門道更譁五千已自多言
苦大道不喻百姓家

牧牛詞

小序

謝四溟嘗言李空同詩或令僮隔垣聯歌以
調聲此古人所以謂謠字作舍从肉言者謂
絲竹不如肉聲也而童子放歌於野田空虛
曠之中則其聲猶爲天全故爲此教牧兒
逸興云

詩人老去逸郊垌樂府重翻大雅鏘爲調新曲烏鹽

角教與牧兒背郭聽

陰盤坡下施湯主人

一湯乞得感恩回慙愧原無先饋才暗笑禿襟殘短

袖莫嫌家袂不嗟來

雷電

春寒尚可舊綿消燕子不來花半凋一春陰雨麥痺

盡雷電驚人恰作宵痺言麥病陰而黃痺也

所見

時有尚書老而閑居俗吏相陵及手門屏為記所見

人勢低昂日晚昏蟻羶狐媚物招魂莫恠周公不吐

哺翟家羅雀已無門

枯竹

時戊冬酷寒園竹枯落

桃梨花謝燕初來凍竹林枯笋欲胎不知荆杞應何

疵蚤伴繁華尚草萊

驪翁集卷九

驪翁

驪翁歸老天憐才着力東風伴我來啼鳥遊絲春自

健桃花未落菜花開

勞燕

幼勞巢燕賀呢喃不日秋風勸蟄駢回首空梁忘却

顧秦關唐壘自教函

草中白其花

曉露一枝想玉華月明鳳影清橫斜可憐枝底無情

草落盡年年幾種花

自為小像家人云不似

八十夏中貌老翁若教全似更疲癯一竿怕着添垂釣人世錯傳趙太公

悼海

往遠詔日有同遠流同知者是為雲南人言乃地金馬碧雞二山在今省城外今猶

夫他山耳往傳神異至遣使祭而求之費耳過也自省城外雖國初即縣之然猶未變夷俗由雲南而南歷諸土官地多平山廣川魚米之鄉約行半午之程可至南海南則氣太晦不可易航昔聞海中諸島大者名緬國幅員百里地多黃金玉寢路金為柱偶爾追憶慨然有若吏之思為翻古蹈海語作悼海詩

堵面南山刺不開洞庭北導可東回乘興與聊欲觀南

海幾種蠻夷半九垓

園外黃霞橫亘如城

驪翁集卷九

元

平霞一道列金城天上金銀樓櫓明心知霞外三山

近忘請西王海上行

栽槿憶昔所見丹河臨渠白槿

憶昔丹渠白槿華臨流素影照明霞不識水仙若何

態風流別是上元家

晚霞北亘有長鯨西首天象

明啓涼霞莫景閑長鯨萬里魚鱗斑西海不知天遠

近羌夷吸盡海西灣

開關二首

楊柳絲絲河兩灣河頭雪出舊青山今日先生天氣

好落梅樹底獨開關其一

東風楊柳擺條黃細石清泉樹底行其遊六十年前

地今日重開廣漠堂其二

閱晉常道將華陽志遙念諸葛武侯常志孔明
樊于漢中

定軍山

全蜀不知幾要關武侯戰守慨時艱千載書寫常璿
志令人特憶定軍山

清明日砂河行

曉出砂河水亂流清明地錦落花稠行人携酒嗟何
興不與相留醉隴頭

羅山集卷九

悲落花

宛轉河渠胯下流翻身滿眼山纏頭可憐桃李隨風
落不與閑人作伴遊

仰視巢燕戲題逸思

大化何能作化工春生秋殺浩無窮莫量幾代封侯
骨一燕成雛萬命蟲

乳雞

生事春來乳兩雞小窓愁坐日平西可憐暮景猶堪
惜急就園林爲劄畦

行近草堂寺

世間萬事貴知時又是春風擺柳枝且把南山一壺
酒草堂寺裡亂題詩

宮詞效古及古五首

深宮誰解無鹽師宮外子夫恰合時莫道此生妾薄
命昭陽望幸幾毛施其一

君王詞賦自名篇取酒阿誰無幾錢賄殺蓬山空萬
里長門咫尺轍難旋其二

昭君辭閭豈知勞才子佳人不自韜他生莫恨毛延
壽畫手不聞只姓毛其三

軒轅宮女顏如花另是仙凡上帝家好殺桃花怨搖

羅山集卷九

落繡桃別種西王選其四

豹尾車中飛燕裝宮娥畫學弄輕黃乘月昨宵忽祓
洗幾時肌骨尚憐香其五

題百補破扇

八枝柴散幾裁楮百補不妨蟬雀姿無情有恨隨人
卷風雨相思秋夜時八枝柴諺粗扇之別名謝賤之
也裁舊言餘割而餘之也亦爲
畫扇事

俗名蟬雀用梁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戰蟬雀

三句絕句

驚鵲

夕風急鴈背南郭幽人臥內弄明月檐外忽驚雙凍

鵲

夕風二首

飛燕飛花春事陡夕風捲上高臺柳窓裡幽人坐袖
手其

來時芍藥珊瑚芽來後牡丹又落花夕風捲柳亂如
麻其

竹影二首

秋風秋雨朝寒警階下竹枝掃首深照入案頭不見
影其

深秋涼冷鵲聞語簾頭日影射竹枝窓裡幽人悵初
起

驪山集卷九終

驪山集卷十

新豐趙 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序

贈曹醫序

建言者曰上醫醫國夫醫蓋通治理焉即醫有所濟
雖堯舜弗病矣夫故昔君子進不為良相而退願為
良醫要之相不如醫之為良相之濟人也仁不由已
夫古明良都吁千載所難自七代而下相率自濟爾
放寵成賂以倡亂德上枯下媚數法圯族緩則病國
急則殺身漢唐史冊代戮宰丞人何賴焉故昔東垣
丹溪諸君子卒逃醫而不返夫人心苟濟人即為成
仁不必遍天下故夫一夫不濟可以病宰相而一人
不枉死未必非惠于醫往與韓一槐總兵同逮頻歲
苦多獄癘是年丙寅乃郝都閫張遊戎繼逮有曹醫
者大府掄而醫獄問其所資藥物皆取之官官司皆
自為指即弗病廉也且朝夕得亟見病者無所蔽而
所與醫者復不以貧富善惡自狹凡百所濟天不得
而斲人亦不得而亂之是固玉醫於成也夫太守邵
公之惠也一日同囚人病來與論脉夫人血氣周身

之度豈必關之於手而五臟六腑顧縷縷分屬左右
三度嗟乎醫當有心學也夫心關於腑臟之部譬之
君列於五倫知心之君內無鬱泄而五官四肢効順
於其外天下何札焉是故醫可知變矣豈惟籠中參
桂之謂哉且一槐三將軍在此借變論兵夫古兵法
糟粕耳今人談遯甲畫地圖者遍天下豈必擇日擇
地而後應敵又如古曆法閏以準天變而唐僧一行
又自爲差法耶律楚材與回紇人又各自爲曆以應
變變豈易言哉夫苟知變達之天地醫而知變天下
不病矣三將軍皆良將謂古相者何如良應不醫君

三將軍喜良欲贈曹以言遂相贈之以知變之論

代邑學諸師生送張翼海序

蜀定遠翼海張先生以名進士出尹我邑有仁心
有仁政即有仁聞先生蓋我 明純士也全德完名
自天佑之昔者我苑洛韓先生嘗曰古者士修於家
而壞於天子之庭今之士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庭
修家幾在我張先生之道範文度可觀其家今之秋
毫不犯我百姓不輕生殺一鄙夫鄙婦固猶家之自
固者乎古紀官有擾龍氏夫龍德且可擾而馴夫士
最病擾昔我有先正特以磨菇爲殃民至形而爲詩

欲袖清風以觀天子蓋憤心也士鮮不擾此心苦矣
擾則鮮不壞吾邑無他磨菇異物固天之佑之以王
成先生之全者乎夫何以善說人先生每語人溫然
藹然陽春有行純然肅然退食澹然雖家人不美衣
履夫固皆公之官脩而復不他擾夫何壞是故不越
歲而政成百姓愛之爲父母士則之爲師鄉大夫頌
之爲賢君望之如登春臺就之如冬之日嘗一日季
試命爲子張干祿章義大爲諸生聞悔尤之學夫皐
契伊傅學皆不辭祿故夫學而不干君子也干則爲
時人先生之變士氣於立談之下矣士無不說服迺
去冬暮先生有南命改楚令石首越今年春將南行
百姓父老皆相號留之不置士稍知義念我負教請
擇南士於是相與慨然爲饒禮禮公曰吾道南矣乎
凡天地氣候自南而北尋自北而復南固日在我公
教化中孔子不云乎夫何遠之有留何爲於時師氏
延川王其率諸生別公且各贈言南望巫衡遙祝南
士曰善事先生以宗正學毋再誤許行以不少廣屈
之平之氣統從諸大夫以齒僭爲之序

爲范生代三司賀毛都閫平回寇序

今上皇帝御極之元年時北虜款和四夷晏如乃今

年夏五月有幽寇蓋他回紇遺種游伺以仇我百姓
云爾維時巡撫某公切惟隱憂爰命都閫毛將軍勦
之亦時總督某公轉勸南顧託重將軍皆簡命也以
六月出師得與分守某公文武襄事以親我張仲孝
友一征自汧陽馬積山始薄誅七級再征於盤屋黃
栢之原所殺甚衆慘不慮功轉而戒勿多殺曰回紇
雖異類九夷八蠻固皆 天子之赤子也不越月卒
受其降勒各歸籍安堵百姓以寧驛上其事 天子
嘉焉以有賚爲賜將軍金我三司察案禮有賀法嗟
乎夷狄之患古今難之然江河之險未嘗不始於涓
涓也往倭窺海 上勤宵旰至怒我 世廟手勅責
從事大臣以欺君誤國使時得我將軍一二臣以布
東南鮮不晏如今日是固當先爲 朝廷遙賀且匪
將軍勞來安輯之惠今夫百姓輓輸征戍流離虜戮
之殃可盡言邪中原之寇固肘腋之憂也是又廣之
當爲百姓普賀夫我藩臬諸僚得從容尊俎間固
天子賓夷之恩也蔓此回紇孽鮮不作而計餽餉累
訕醜以弊弊從事可得杯酒與將軍道殷勤乎是又
當私爲吾儕別賀也於是觴將軍爲之賀功特賀將
軍之不要奇功也古今奇功鮮不兆於要要或

今將軍級不踰七所活不啻萬人高門之慶當移毛
公是又當爲將軍功外稱賀也將軍故荆楚奇材素
孝孝行且嘗守襄得聞臥龍遺風西風吐虜番徼外
知畏矣四方或時小警求孝門之忠以撫乎不世之
大韜畧其奇功又可量哉且又先爲公預賀今 天
子聖人我宗社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威匈奴且不敢
犯順何警之足虞願將軍蓄威養銳以不慕公侯封
竊願四夷賓服 天子垂拱以衣被我元元將軍尚
勗此賀心哉以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百姓

杜律意註序

杜子美詩前人註之多不似爲不得其意自麗其文
耳異乎我先師孔子贊易說詩之辭矣至其品詩也
動謂之曰藝夫詩以言志文以載道直藝成而下云
乎哉一蒙藝名將學者自以爲藝而註者亦但以藝
註之耳博物編年而竟不及其意代有作者亦自按
律致調如小獄吏然而觀人詩者亦以吏眼意想而
詩道亡矣乎夫此異世區區註杜詩者將以廣詩者
也由此以逆晉魏以志乎古三百篇焉是詩道也孟
子蓋言之矣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含意而言律謂以
求如藝然如此乎論詩與夫其稱杜也動燕屈宋曹

劉而下如譽老泉醉翁紫陽之文者極爲不情之辭
是前無古人矣且一衙官屈宋之云也夫屈之平豈
固樂衙官人哉何以學詩至其少之也則謂杜非詩
史無含蓄如以千家百存之辭謂不古詩鴻鴈哀鳴
若然亦如何靡有孑遺是使後無後人矣夫其辭之
不同者古今之文變耳苟得其意皆爲詩道其所爲
註者人多是虞伯生近亦有非之者矣夫伯生不必
皆是然見其非者皆自其非處得之則凡我之今是
虞固我師也可少之與若夫其意蓋杜老罹國難惟
重罹患難者而後知之苟得其意則此老之全詩一
愁可以貫之凡其忠愛皆自愁中出者耳余無命徒
以他同省同姓之嫌貽毒於監守之語報比於大辟
近三十年奔流羈縻因多諳杜意故特爲註意以破
杜愁自負盡得杜意也若余之受者更毒與國難方
則杜尚得自寬而余以恤典生還則杜尚或有遺恨
與恤而註杜乃弔杜也註止七律一時學相尚推類
解意諸體可兼也誤報我者已而盡忘杜老其如盧
楊安史何前人可作或反解余云詩曰寺人孟子作
爲此詩新豐趙統註杜如斯

老子斷註自序 首句上道字訓言也

老子道吾道也所謂自堯舜以來相傳之統夫道在
天地人得而傳之正不必爲親授受前人有言海之
東西南北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况辭旨且同
乎故曰吾道也老子之言古昔聖人而不及其世夫
古七代聖人無徵文獻其弊可當之乎孔子之贊舜
無爲之治也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恭豈易言哉
存之主敬施之撫讜故夫兢兢業業者其心也蕩蕩
者其化也巍巍乎其氣象也是爲德容若夫老子
之凡言冲柔下後皆恭之緒也一言以蔽之矣蓋舜
成之老子始言之孔子蓋贊聖而示教老子則設教
以作聖皆救世之志救世之心也故其首言道也燕
有無欲人之不物於有而神於無也吾儒之所謂無
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者乎至其後仁薄禮絕聖去
智又皆其憤世之辭矯之於道之初朴以自玉成其
恭者耳非徒截形而上者之說也說者又謂孔子問
禮於老聃太廟之每問或下庖祝何嫌於老子夫老
子之退脩當時必知禮聞人也問答之辭自記之曾
子問外他無所考莊子所及率爲寓言老子薄禮而
孔子之大林放至寧倫寧戚也蓋已亦自病禮矣道
序於禮而禮豈先乎道哉導道之力也其書五千言

人言授之尹喜蓋此老入關時事也人又言此老入關西出流沙而唐李隱尚因撰爲老子師竺乾是謂佛也與世之先後地之遠近何所據微哉喜之後莫稽其傳乃後竊據於道流競出旁門高者假之以逃仙卑者藉之以餬其口於四方爐火房術長生之說肆出代出方士之黠而無稽者也夫老子之言長生久視也爲不短折於百年之內耳即言沒身不死之一言可盡見之矣烹鮮不言火候玄牝不勤守雌牝靜祇喻罕譬云爾更不幸爲註者誤之逆水而失鑿矣統纂陋久滯患難僅見河上公及林慮齋二家註耳河上公不知爲誰或安期韓衆之徒與其註屬而無謂其聖紀圖記其躍空之辭尤爲鄙俚野語若林註則多所發明統因纂爲斷註又多爲之博引群書相質相形以爲之斷非欲援老而入儒正欲後學因儒而不異老子耳不異老子將方士之奇褻少抑而欺君誤民之禍熄無爲之治成矣此固統區區救世之心也吾見方士之禍後世也慘矣後我而見之者或有異世之解命也若謂申韓刑名之源於老子前人已言之悉矣

丁卯驪下集自叙

夫詩先聖人之教也後聖列之爲經夫其曰溫柔敦厚之教云者大槩教柔即大易知柔知剛之道所以制情不茹不吐不傷不滯正心之學也一情正而人道正天道不背天下太平矣夫今所經詩三百篇周詩也孔子刪之耳由頌而上推之義軒唐虞豈無詩哉喜起之歌特其遺緒耳刪後周詩亦不再錄矣雖孔子亦不傳一詩固如此乎述耶蓋失傳焉耳秦之詩多失傳漢以來始有五言七言諸體三百篇中蓋已有之若他古詩十九首云無名氏想亦秦漢間詩乎魏晉以下漸有駢麗漸爲兩體至唐則律爲近體蓋當時以詩試士窮而應科達而應制時詩也雖曰盛唐已爲晚唐之漸云詩道代變說者謂詩衰於宋又謂元人詩勝於宋大抵藝乏耳匪發之情由元宋而上之唐詩之行世者且數百家而人多宗李杜謂之爲詩聖要亦聖於唐者耳少日先慶山翁教我以詩又因先人遺經得學詩禮常見三百篇註訓多不得其意而李杜註者亦多不與意協夫詩興於情意也意或不得其於詩也迂矣失意而藝詩夫固動氣忍心任情長理無極也往往在司農日嘗效古爲贈送詩多遺如忌因自咄曰是詩崇也後嘉靖丁未惟胡

守誤讐陷詔獄者出沒近三十年困窮拂鬱中多閱
古詩亦多自爲詩大抵窮愁一題耳自謂重沓無他
嘉興且復自忌爲怨每回顧自剛亦時羈孤無他內
外上下之與家破亦無他圖書可閱常自負以爲皆
出已意少得柔厚之教直無所是正而束稿已大牛
腰矣又後至萬曆癸酉受恤大歸仍未忘詩歲爲一
集回檢前稿頗無怨忌古人有言吾知免夫爲杜詩
七律意註一通而於古三百篇亦間逆意別爲詩說
然不欲自爲集迺今年庚辰行年八十一老矣因以
昨丁卯歲集抄爲數本題曰驪下丁卯集求正於諸
驪山集卷十

稿與之自沒

擬七廟成頌序

皇帝御極十有三年脩禮樂和神人乃建四郊躬飭
典祀于時甘露凝于顯陵白鵲來鄴使天命有在帝
德罔愆百官稱賀皇帝乃曰吁咨爾三公九卿暨百
執事朕格天惟仁饗親惟孝稽古典墳廟制惟七自
周又別有世室爲文武百世不遷之廟以備禘祫毀
桃之制寔孝子慈孫成德之至情也我太宗首建太
廟歷世因之廟制未備不足以慰我祖宗在天之靈

我祖宗自上怒之朕甚懼焉乃酌古今爰啓七廟不
輕于祖不豐于禘越明年丙申適底績之日張維新
之規臣某辦事禮部祠祭司竊聞禮樂之末議可無
俚辭以揚盛德謹稽首頓首爲頌以獻

擬六卿送衍聖公慶賀禮成東歸序

國以帝王之道治天下乃師仲尼仲尼聖人也子聖
人之後仲尼公于東于國禮賓也夫子之魯而來朝于
斯以稱慶也者其禮也夫禮以昭敬敬以興德德以
永譽凡天子之吏與夫九夷八蠻之使舉慶賀之
典而至者皆將瞻望而稽于矣曰此聖人之後也

驪山集卷十

天子思厥祖而禮賓之凡薄海內外皆知聖人在上
聖道大行欣然懷之凜然畏之而來王無教也子之
茲行也顧不遑與惟令德之後而后能堪之今子之
歸也籃輿香來餞子于都門外者皆天子之大臣
而自附于聖人之徒者也是固以重子之禮泮先師
之義而成吾子之情焉爾矣情以脩理而文之以義
今供張送子觴酒豆肉皆儀之脩者也是故飲食禮
也以禮飲義也匪禮匪義醕而已君子不留醕德小
人不長醕心若如夫人之別而已也將不有指而議
之者曰夫夫也亦醕也夫是不亦重辱我先師尼父

而輕棄 天子之禮也乎余與子將以禮義示天下
于斯餞也卜之矣歸不廢禮餞不忘義君子將曰聖
人義嗣也 天子不徒寵名而已也不亦重哉夫
天子重聖人之道而顯子于百世之下况及見聖人
乎子歸其勗于山東諸子姓及顏孟之裔苟有聞聖
人之道者貢之是又以人事君之道而天下之重子
者愈重于今日又不但一餞送之頃而已也子歸念
哉懋厥德奉聖人之祠以歲事我 天子之禮子歸
念哉子將待子之繼至也

送年友艾居麓分政南畿後湖序

龜山集卷十

三

趙子若曰艾子爾始仕南畿典于後湖往即乃司敬
哉子尚思光我西土先諸君子日夜孜孜茲于恤以
惟天立司牧率 祖宗成憲越敕 皇帝丕命昔我
祖宗寬聰明格于上帝惟明德皇天眷命不冒海隅
日出厥惟王人我 祖宗克自抑畏若曰不弔天既
降喪厥元命我不敢知我有明受命厥惟末哉肆受
天下獻民數俾藏于湖世世典于司徒屬大夫如積
玉擇厥守以母替上帝命惟司徒擾兆民帥其屬以
倡九牧爾惟左右司徒厥惟難哉我聞之詩曰三百
維群三十維物君惟民牧數群比物厥惟良牧亦惟

我有明末厥命百姓庶哉矧黎民罔克有濟如衆星
之麗天流隕何有常德一夫不祥時子之華子其勗
哉蒞事惟勤勤乃成惟忠惟敬惟日不足已余小子
統念 皇帝思厥先祖寧人天休興邦共臣萬邦黎
獻登進圖籍日歷厥腹心腎腸若曰疇若予後湖司
徒曰艾希淳哉帝曰俞希淳往欽哉爾與給事中御
史二三大夫同寅協衷毗朕牧母荒棄朕命艾子不
叩思日替贊襄哉天道益謙剛則折自用則小同人
稽于衆予爲女弼汝母回從爾惟良顯哉弗惟予小
子統有若高子節有若王子三聘有若來子聘有若
陳子叔順有若蒲子澤有若黃子雲有若王子維積
有若牛子恒有若薛子騰蛟惟茲十人皆秦產惟
同年德則汝宗之稱之過則汝規之改則汝頌之以
共迪有祿昭我 皇帝見冒聞于上帝庸顯我秦之
不無人趙子又曰天難諶帝命不易哉惟帝眷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天多于爾聰明不殫厥聰明是
爲私厥聰明乃事事故可績簡在帝心式穀以女今
汝惟惠厥采允厥心爾厥有光于爾湖予小子乃念
宗汝嗚呼爾往尚監于茲

論語跋語自序

予少先慶山公爲予家教時先太父遺經禮記先考先伯皆治詩因授予詩禮時蚤知厭舉業時竊取他家書讀之憶與此心若相違然私心時時自念之十五出就外傳然所聞見皆舉業故所念者日益積不敢以語人及或誤於句讀亦不敢自決已而教授生徒及他遊宦間或以語人多不相入後在司農更多得罪於人則自歎曰獨學之癖也然獨行亦多不能合人既西放退居新豐少交與聞見益寡且不幸失怙教尋陷牢獄者二十餘年一時胡守之誤讐以相矯誣爾遇而不怨也桎梏間無他事時得翻閱他書乃往違心者日益多恐更得罪於古人率日至而日忘之矣既隆慶末年得受恤典萬曆改元大歸豐屋蒙被窮居五六年來因與二孫滿沔教讀論孟既因講論義日隨所念或題之簡首皆違心也門生好事者因次而集之因題之曰論語跋語命載之家塾予今年癸未八十有四歲矣身後令吾子孫知乃先人鄙見如此云爾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且欲知予忘餘之小見如此云爾非欲寄跡名流也他所違心者予老矣可盡題諸他簡邪亦終同歸於忘而已矣惜題之不蚤題且不通題也且吾子亦自念之乎今

行世之十三經註疏漢唐諸儒所見不一而宋儒行世諸註固有兩是俱可亦通近是俟後之說且予不過拾餘論以相就正歸一是爾矣非敢爲異同也違此違心爾矣吾子志之且予嘗竊聞之先正矣孔子歿而微言絕蓋傷之也凡夫齊論魯論固皆諸門人之門人雜記者爾與曾子子思所聞各不同想當時相傳他語尚多也夫以孔子之不踰矩無行而不與二三千奚翅今篇章之論語而謂盡傳之乎然而記之諸篇乃又亂之以疑似又錯出於莊子寓言而是非異同又遯爭於漢唐諸儒絕之漸無乃兆於亂之多端乎嗟乎尚幸有今論者在而人且藉以競舉業而莫究異同將忘論心學邪是自求絕乎苟知心學時習二言通乎堯舜治國平天下之事盡之矣夫學大人之學也時習而說明明德之止至善者也前人言道宜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此固亦予之所日違心者也

錄戊辰詩稿自叙

戊辰冬十月榆林張參將逮至西安得同寓越今已春三月方自檄出吾於張也蓋可以觀獄矣夫張別號榆中夫素好讀書多交事有用世才時相聚論文

論時事已而會榆中生曰爲詩以相壽則新知也會
歲終後子爲求詩稿則相與手錄戊辰一歲者稿中
凡得賦一首古風五言三十八首七言六首近體五
言律一百一十六首七言律一百二十九首五言七
言律各一首五言絕句一十二首六言絕句三首七
言絕句七十二首共三百七十九首爲一通將授二
子因別錄一通請於榆中曰教我詩衰乎怨乎亦冀
卷而北歸得遙求教於上谷北地之賢士大夫也云
嗟乎榆中夫人生命也夫往余在省署好爲詩贈送
慶弔往往得罪於人後亦幸被黜時北下尚往往詩

臨山集卷十

七

題旅壁會後胡可泉以詩罪逮詔獄相知者多予小
子懲曹子似泉嘗言每見小子詩則就壁爲之改塗
王公三渠則言微命水盡洗去之而今且罹此獄毒
以不免於死也况茲獄言乎榆中尚幸勿示匪人哉
昔者唐陳子昂枉死俗吏李太白幾死獄中而宋蘇
子瞻顧得免詠檜之肯以與我可泉皆考終無咎焉
聖明在上吾何愛死榆中固知言之士也夫夫古詩
之三百篇尚矣然彼固皆出於山川之文人也當時
先師孔子刪者且三百餘篇非以其淫或怨也與而
當時以怨罪者或亦多矣夫然而風雅之怨聲斧師

固不盡刪也其後遞變而爲騷爲詞賦古風漢魏而
下浸成律體蓋至唐而律嚴矣人士皆相尚律非一
朝一夕之可挽而古者而且不免於罪怨余多律稿
固亦趨時者哉苟免哀怨足矣古詩及他古經傳多
叶韵或曰合聲大段所謂假借以成歌也至宋人始
刊叶韵然所稽古尚不該遂令人溺古病不敢以天
聲自爲叶合余古風稿中亦嘗有所叶者榆中幸他
日與好詩者相是正之乎且余再請之榆中余律稿
中凡言拘體者古無是也律成於唐唐初律法尚粗
漸趨漸細而嚴以趨晚唐拘律害意所以謂之氣格
卑弱夫盛唐詩人率推李杜爲大家太白律不聖於
其古風子美集中間多拘於律後人不敢非也因宗
而效之別謂拘體非拘於詩也特別拘於宋以來詩
人所守之敝律爾余非好爲拘也志不忘古爾他有
初學相病倒字倒韵者幸相告之亦願以其前一通
者東寄二子也他日或能錄他歲稿者亦願寄領終
教焉若夫詩教關風俗和神人以奠邦家而尚論古
人之世固非余罪人之所及知也

送翼海張公移重石首明府歌并序

古禮云稱其僚友今夫衆寮凡有友道焉猶夫兄弟

之云友愛太學釋詩之宜兄宜弟云而後可以教國人嗟乎宜之一言通乎天下凡我朋友猶兄猶弟則夫人道亦四倫爾君君臣臣父子夫夫婦婦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夫禮稱弟之寮大抵難矣乎周公孔子亦且少之往少日多爲大觀聚觀天下古今未嘗不悲夫宜之遇是故堯不病爲慈父周公不病寧愛兄古人云節取焉可也日見吾邑臨潼少府李君弟我明府張翼海公甚謹繼曹幕府始至更相謹厚雍雍穆穆如家人如九世同居之壺因竊觀我翼海公刑宜之化刑于妻子刑于君臣刑于寮友今夫百姓固君守令也轉而近君不將有格心之業嗟乎德化之此易也邪在昔先師孔子期可以朞月良知人哉計我翼海公化今未朞月爾化於臨潼且刑于江漢南國慕之抑竊移之以爲石首長君石首之人何幸哉吾邑之士大夫惜其去也不能忘情於予奪皆相與留之府史里胥與鄉之父老皆相扶挽留之號之上官上官亦相許可欲與留之我少府李曹諸君亦留之如失左右手然夫僚固東西南北之人皆僚也與吾邑之人固人皆令也夫何慕哉吾又因觀夫今天下之斯民固皆三代之直民也乎直故化易入

故文武之則爲周人反之則周召變秦俗往邑多越訟今告變者狀不列於上官往遁賦今歲不十日了秋稅徂急捕盜今盜相戒散而之四方夫此固皆我民也觀之於邑又何今昔之易變變則化而不知故相宜如父母顧不相留其所宜者乎虐我則讐先民蓋嘗言之矣况爲人上者驅徠而升木固教訟也無訟之支固翼海公之貽宜也夫昔者化蜀文翁不知何許人而今化我驪下乃屬張公無文化之東假乎又何怨乎南假戚不享乎三年之成成于南服以成周南召南之化又進而化天下以爲名卿相是我張公以比文翁一轍還而化成九圍天下欣欣然即吾邑亦未必獨遐不福顧不以天下之樂易我二邑之戚是又吾一大觀也屬少府幕府二君子與邑之士大夫相餞張公因相與慰勞之且賀之且采百姓之歌而歌之歌曰南望兮樂楚送美人兮南土南之人兮樂乃母與父遂賡歌爲別贈公別言舉手相祝曰祝公無難南國以如愛我百姓無鄙我人以不重來撫我關中昔漢黃霸張昶皆有重來渠循吏爾公固古之遺直也

記

臨潼縣重修縣治記

歲乙巳統西放夏四月至自京師見縣治方脩作時門屏且維新矣聞之民無怨言已而問政曰縣政平縣侯心平恕且公法且詳明先是縣多遺貧今皆趨輸稅俗素好告訐今無越訴者民德作新境內稱治神人諧和爰與百廢君子曰政平而信可以勞民矣我侯南峯李先生其善用吾民者哉一日侯枉慰余疾余因言之侯辭謝曰不穀齋芳舉於陽城而來令於斯也何脩而足以當君子之言乃是年十月工且告成鄉士大夫咸踴侯欲立石紀茲役因共治狀于余余曰嗟乎賢哉侯也夫今之守令其思新厥治者罕矣余何敢薄天下于愚不肖哉智者庶者之過也人庶多自潔智則計較之心生矯激嫌疑之病百出苟如是是將率天下而廢其治也乎侯之賢於人也遠矣非一廉一智之士也狀曰侯重修縣正堂凡五間六房若干間重脩與新作者半之所新建者大門五間臺門重樓二門三間門之東三間爲鄭侯祠西爲去思祠亦三間後堂五間正堂東爲慕庭凡三間西亦三間改庫在焉慕庭與庫之南各通一門東西相向東則侯宅與南宅由之西則東西宅出入之所

由者也西宅南宅之南各爲吏廨一區附達於三門塞舊馬道以出一門表獄門之外爲重垣其他作新與祀祠廟興學工皆不與焉規模宏遠而其思密矣至於侯之蘊所以福元元而光社稷者又不專在此也相此役者丞李侯敘主簿韓侯東之典史許侯應龍也爲此狀者縣人致仕某子某進舉人某子某也統從諸君子後僭屬辭而爲記尚俟觀風者入循良傳云

重修堯墓碑記

歲戊戌我皇上簡命御史介庵王公代巡山西受命入境興事釐弊崇正抑邪皇皇爲天子求治於是攬轡周歷考長吏弔古問民疾苦人神咸悅越明年己亥至平陽布威德振紀綱察風俗慨今古想稷契之高風履帝堯之故都嘆曰斯民五帝之民也今上大興唐虞之治堯舜之澤在萬世矣乃謁堯廟廟貌久有就頽圯者公惻然思有以維新之於是分守叅議朱公分巡僉事辛公皆嘗留心茲役者也相與贊之曰此盛舉也興作之費取辦于變賣淫祠之價力役則顧吾民之樂趨者耳公曰是役也所以崇正唐風作矣可遂成之又無堯墓統對曰墓在

東南南陬山澗中前太守賈公嘗爲官爲殿廡令民間歲時自祭日久且廢公曰我天子明詔天下脩古帝王陵寢况堯聖帝乎是不可緩也遂命統董茲役統退受教於守巡二公又招墓旁五鄉父老區畫經理復請于公告于墓而從事時平陽府鄔公以內艱歸乃白同知劉公通判于公推官馮公議定春秋二祭祭器祭品皆如禮維新廟貌廟都宮內正殿之東原祀朱西祀唐太宗又據禮每祭遷朱主以附饗徹唐太宗像升堯諸臣之主亦配食都宮外東爲闢一門中爲齋室屋凡十二間又闢一門于西中爲守塚道士院一區凡屋二十間置守塚道士五又西爲神庖凡四間西南爲神廚凡四間神庫因兩廊榜爲之又西爲土地祠爲守塚人戶村落各一區凡屋三十餘間置守戶十取墓旁停徵閑田千六百畝爲若守者常產不敢過爲崇高倣土階之制也始於春三月成於夏五月民果趨工且頌公不令而種樹數千株工畢統以成告守巡公又告成于公公命統爲文記始末嗚呼帝堯功德與天地日月在天下其墓亦同在天下自國初來至今日始廟而祭之荒山之

中是真有待我公之好古我聖天子之篤古道者

也顧不偉也與公正大通明九重信重不日復命入內封章言之他時遣使祭且表墓道則今日百姓之頌公者又將轉頌曰堯德如此之隆之次我天子興古堯舜之道其澤如此之溥天下知公之好古佐吾君以帝道矣統得續采擊壤之歌獻之當道以薦郊廟統不文我公之心我聖天子之治焉得稱揚於萬一哉

重脩濬泉祠記

先是河東分守吳公議毀淫祠計所當毀者改立社倉社學以其餘賤值易之民以所易之價爲所立之倉本穀事未成而公去統來爲令時見其遺績心是之而未敢墮行也已亥春御史王公代巡縣重此舉措乃以里社倉學事專命統統茲按籍徵價閱祠求神始知前日所毀之祠凡所不當毀者皆在設中太息曰此有司承望之過也傷哉驅民何所適從乎夫淫祠之所以崇信於天下者爲正道之不闕於下也正道者帝德王法倫理性命禮樂政刑非可使民知也民日用由之者跡耳雖聖人者不過因其跡而利導其心焉耳今夫民其心崇淫祠非有他也達其報祈之真心已矣今不明正道以導之曰何者爲所當

祀何者爲所不當祀俾之曉然知坦然行之而二槩
毀去焉抑其祈報之心皇皇然無所寄是驅民
于無所適從也雖日殺而求罷淫祠豈可禁哉古者
民有四而農爲本今之民雖非古之民而本於農一
也農之家所資者土地所望者雨澤所助者灌溉所
忌者蝗蝗今所毀之祠如土地井泉山川雷雨與夫
所謂伯王即古焚山澤之伯益凡有事於農事當祀
於農家者皆與焉民將何所適從乎統心病此而荷
王公之委重乃擇所不當毀者若干祠請于公公是
統議卒不毀民咸悅是歲旱城東二十里有湮泉溉
田數百畝亦在不毀之列民僉曰于統願以不徵之
價脩泉祠此民心也吾何敢逆之許其脩且許如其
俗祭賽無何大雨民田咸溼是固不敢專歸一泉之
功然而寸雲勺水亦與效靈焉而民固賴之矣一鄉
之民心屬于泉祈禱報答皆于泉焉此固一正道也
使由此而推之而達之天下民皆知所當祀者而祀
之雖不毀淫祠而自廢矣傷哉不示其正而抑其邪
者之已甚也譬如逐人之迷者而不論其所適之途
也是故以一泉示吾迷民

阿汾傷手記

今夫人之保有全體猶夫全名皆命也遇之之謂命
命不在天亦不在人無往而非遇則無往而非命無
往而非不全嗟乎四體者大化之委物也而可自有
以自宰其全不全也哉往昔曾子空自曲謹樂正子
空多憂耳大凡天地間人之爲物之受用事之理勢
時之會適逆順通塞吉凶利害常之變變之常一刻
百出一日萬化是故无妄之災非望之福聖人之所
不能命也聖人不能忘世故教人以命曰安命安者
勉也語安則有不安者且如曰俟命俟則作意冀望
所謂待時而動動則吉凶生焉人待吉吉不人待而
亦不人避故夫知命君子方可以語常語變然必君
子之忘命也斯爲至人知常知變知常之變變之常
常常變變忘而不言不容言也莫之趨避者也夫人
情厭常而惡變也喜言福利而諱言凶禍喜且忍於
傷人而畏人之已傷是故猜嫌疑忌隱忍屈縮逃避
以求全而禱禳乞求鑽刺譏諂賄賂之事紛出而卒
之全與不全者皆是也夫君子者何所求全何所取
傷乎傷者至則奪全全者定則祛傷非人所自求亦
非可自逃人之常言禍乃自取然福不可以自徵也
福不可得於自徵將禍亦或不來於自取去於自取

荀子曰雪而雨猶夫不雪而雨是可以語常語變矣
今夫人之孝曾子也其去越寇豈不戰兢然哉然方
其將去也而寇至已去也而寇撫豈容脫然而自去
也哉樂正子之堂應非高堅廉隅也豈必自縮縮而
接踵循地乎一磔抵趾險於太行傷而折創是終身
之憂也夫二子何所取哉亦將何以求避乎命也知
命而後可以語全夫君子之行已出言舉足議擬而
動情也理也道德也至於事父事君竭力致身仁也
義也非有意而爲全不全也是故君子殺身而成仁
義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拔一毛而得天下之不爲且
書言朝涉之脛夫豈陵上千君哉遇也順受之謂全
春秋傳所紀舟中可掬之指抑孰非君事邪失指猶
冀以存軀遇也得死得生皆謂之全是全者在義而
所以全不全者命也天不得而制之夫惟體而已往
者嗟考東陵何嘗不全而禹之腓湯之爪不勝虧全
矣是故曾子之全不全樂正子之不全全皆命也遇
也猶夫孟子之言命也莫之致而至者也夫姜里豈
非機背桎梏間哉而孟子之戒兵乘傳將秦漢特別
爲有罪之繯紲矣是文王孟子之全不全命也而何
遑論命於桎梏以要夫正不正也乎偶有長子之子

幼孫曰汾徙倚門棖闌間門扉傳之先人堅木厚重
年久而樞利易於就闌他人犯之急不自救鬻右手
之第四指失指肉僅餘爪甲醫而固之蓋自萬曆辛
巳十二月廿一日始爲固潰肉津血痛漸出痒既壬
午正月之八夕臥自失固起視其創成膚而完矣光
復舊物以不失全夫汾也生於隆慶庚午之十二月
據今傷之日才十一齡耳而何所趨避於棖闌哉將
足不一至外門邪而蚤已就寢亦復復子完指亦安
知他日此子之不趣毀亦安知其意而再三得毀乎
故爲之志其傷指之時日且爲道義命而祝之苟此
身之餘殃天或不欲滅吾趙氏也尚幸吾孫得保四
體以不屢毀大毀吾孫志之以日慎行而日思義命
哉以勿要圖全之傷勿幸微毀之全且以祝汾孩提
之幼弟亦以廣乃叔兄瀉之多自愛云爾

陰盛道中施渴記

天地自然之美利承之人人而爲澤施之於人則爲
慈仁嗟乎仁道至大也天人交而仁澤流衍語其博
堯舜猶病分之人人一杯水而仁渥天下矣夫仁也
者天地之生理根之人心故人皆愛人蓋自夫愛之
病也變而爲忍各私其力而專天地之利與夫專之

所不至而饒渴之窮能窘人於杯水故古語云道賜而漿氏出焉夫漿尚藉利而溥利猶廣於輕水重水之細人輕則肩棄重則驕情而吝心生焉履茲國綬一滴千金苟反是心而推之特以施人而鴻陸無渴鳥矣吾驪邑代沿爲臨潼東道有地名陰盤古廢縣之遺名也是爲西南要衝臯於丘原斷爲澗陂鑿而爲途陂陀而坡旱澇爲災羨漲狀波太行斷腸呂梁亡艦上下荒坂表道無柯方其隆冬盛暑負販之夫鮮不塵吻水鬚汗顏塗趾宿留而道阻也邑有某姓名者出家爲道人乃於澗底時自治道因募爲橋隨於陰盤郵以躬爲汲炊誓於冬夏爲道施飲歲凡六越月而不替渭北驪南凡諸善士感道人苦行各少助薪穀以相其施歲以爲常過者如歸諸施主化焉相議爲刻一石表其功德使諸遠人聞之以來其施亦使後人傳之以善繼其事而不阻中渴趙子曰古語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夫天道不墜人心無死仁也將爲仁者不有旁觀遠化爲紀一杯之施也而興者乎將施粥者至矣將蒙袂之夫應不獨嗟乎黔敖哉是天地之美利承澤於諸者余老何能與衆加一杯水也乎諸施主凡八十人皆列善名以貽子孫不

思德

思帖記

古昔學教六書相傳即今之所謂篆書也自有書契以來是爲文字之祖書之六法今之所謂聲韻意義點畫天下之文盡在是矣七代以來代變爲蟲日趨簡便至秦大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書曰八分大抵分隸一書小別耳前人已莫之考矣小篆則李斯今古之絕筆也李陽冰近得其跡其神則失傳隸云程邈則盛傳於漢人下至司馬晉又已變成行草而鍾王擅名唐張旭變而爲草顏魯公別傳爲諸書世代通變莫考其詳嘗見張旭石帖真草聖也魯公書法別傳者尚多有之後之歐陽永叔好集古金石文米元章趙子昂亦各擅一時書名他代有善書者或失傳或傳而不傳不能盡述而法帖之名所由四出又自別爲臨帖摹帖二名近世則又集古文爲法帖如東書堂篇名之類大抵皆摹臨之遺體如梁昭明之集文選者然而書法無多遺者矣然摹臨要皆倣按色象而人固不亦有意會而思成之者乎是在楮墨之外意也而槩律以二帖而已也耶余嘗好書每見古今佳帖多所留覽行臥間時或入思目中流

動皆旋成文亦波曳於心田或時以指畫指頭皆
文也然以之布文爲書覺有日新自謂得意猶之爲
文屈莊各自爲家馬遷豈必摹左氏而子長顧爲班
氏臨也乎要不一一傍前人之門牆也嗟乎思成之
帖天下豈惟余言也乎因又自命思帖之名以參臨
摹之中他日或有思而出摹臨者乎姑爲記之如此
云

遊金傘山記

往嘉靖庚戌間辟地明月山之二月客有爲言金傘
山之勝者去明月山曲折十餘里槩爲太行山之別
峯也因夕馬遂喻明月之東嶺循林而北值牧豎營
所披野韭碩韭味甘葉狹而厚色稍黑其味惡而理
韌嗟乎豢養固柔脆物也乎乃草木亦然耶既臨峻
扶竹自扶沙磔滾滾出屨下乃側歧旋降嗟乎足可
側鮮傾跌矣一舉足也艱哉坂且盡顧所下如倚壁
拔兒將牛羊奔趨如平地然從僧導之別超斜谿履
危石絕坂坂絕東山如牛脾折中壑僅尋常率壑而
南壑盡石也張痕如束嗟乎固天所以限石后土者
乎夫大河之奔突而爲害也非天開之也哉顧視東
山牧兒有戲而投石者下如脫兔僧急招避石石幸

他出然亦危哉君子安不忘危伊誰迫我發危邪因
信古人之安命顧然大笑顧語從者曰此礪石法也
自昔戰以礪石者殺人盈壑吾將獻之守薊門者不
我賞乎相與窮壑而南又東旁會他壑由後山來者
石更平空闊數十步斷文如甕埽如洗豁如堂陞命
僧相與禪坐壑中央問野草與所聞蟲鳥名多所未
見聞也少之導僧適所會壑與斜緣東山漸下至山
曲見有場圃造獨穴者家乞飲瞰余角巾婦子笑而
入已翁出槩坐樹下問所稼曰代人盡田旱不償所
租問役曰繁且知怨守令貪懦嗟乎君子可觀政于
野矣已相送行東指一徑截山腰而上又東平連橫
山迤邐東行山漸小而下徑漸平坐觀耘者山田鉾
然有聲起顧北山布雨脚僧促行避雨余病袒而徐
而雨亦尋散山艷如背屏來徑且盡僧曰此下栢山
村也居人率業陶漸近見窯竈下觀火利融液如鑠
金偃息圓石石周身率相間二寸許鑿如其深齒齒
然礪陶之土之碌碌也土似石故陶爲窰陶處僧有
識者人呼之導曲出村巷時薄暮急趨村東山麓經
萬壽廢宮一摩劉自然登仙石遂去披荆杞陟崇岡
夜抵金傘山下先是有道士已築其顛爲他祠宮矣

力登祠庭觀諸山夜氣道士爲余指顧西溪隔火共宿祠下洞中促席談仙夜半雨蕭然遺世質明復登觀想金臺之勝蓋古象形名之云爾詎意涵祠之折其峭然之孤高也乎嗟乎世之孤高難矣哉時昨從僧已先夜去約相待於別徑因辭就焉道士顧余甚多情相送下山瀝露冒嵐陪爲萬壽宮重遊徧讀宮碑有東方朔訪劉仙人讚詞纖巧不類西漢他碑皆題金元按碑自然爲秦漢人爲萬壽宮黃冠豈秦漢時已自有此仙宮耶宮內有自然塑像祠西向有四古栢爲一欽栢下井泉祠東有自然洞洞中石崖且半湮故老傳其中深百餘里曲折不可窮洞南數丈枕徑大石上有自然登仙時二足跡滑滑僅如人赤足踏泥將出之狀余躡之不得踵趾但不知人之可爲爲否也嗟乎此其欲登時致力之態如鴻鵠之將起者然而遺此跡耶然僅此二跡則其飛亦輕矣乎苟可飛者或不必跡也跡下輿道士別下趨杉山南口顧問山頭爲神農廟不能爲一登南去出谷下關沁丹入黃河且遠見河外諸山紫河如帶循山折而西歷數溪踰石橋前僧如約持餽道左藉茅語所至尚猶百折復明月山寺嗟乎神仙之說自古謂有無

不可知也據所聞自然者膏養石隙中是即其終身之高明也而謂山林之枯槁乎將沒於朝之華澤爲達人邪是自決高明之防矣夫神仙者即吾儒之道特私其形而上者以利自養焉爾君子蓋病其忘天而下而予獨取其能爲已夫人身爲萬事根本修以闡義理養以培精神皆爲已也而後可以爲人古聖人以心御氣不言養生而養在修中故自文王而上多享年百歲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降此則顧以氣而後心矣少不戒色君臣同荒昏弱諄諄禍害千出而身亦隨之豈非養生之不講而忘意脫患身之桎梏邪夫苟養之欲生之私或奪之他欲是反害養者也苟知講而行之或可以蓄精氣體平而神全夫然後心可正而化可出也漢武以身試天下素所不講之術於方士亦尚獲少疾之益顧復耗之以多慾爾猶獨善於漢之諸帝况欲爲之講而節之者乎夫講直苟爲私長生計哉蓋講則理明明則迂詭之說破凡今道家所謂旁門不經之伎皆可自去固吾正大光明之儒道不遠復也夫江河納潮不潰其源吾道至大何樂仙學而思於滌自甘帝王聖賢爲已之源以波光天下後世也哉

潛德記

萬曆辛巳十有一月蓋予行年八十有二是月他日出集於孫氏姻家主人爲出乃先世大像曰此予不肖曾玄孫之先人府通判府君也諱曰昇傳聞與翁先西隣張理問公諱琦者先爲成都府推官時蓋爲同寅因約爲姻姪女吾曾祖後張降其布政司理問曾祖因家於新豐吾祖則故零口人也未樂間貢士張爲宣德壬子科舉人是年吾臨潼庠薦者蓋凡六人云嗟乎吾老矣始聞吾間之孫老其所不知者或多矣乎然尚及先聞吾隣張老之家世焉張老之孫諱文貴老爲鄉學究七歲爲予師者蓋數日學究之孫爲張先公四世矣時家絕學以乃家遺書官本胡傳歸我慶父令予傳經後遭胡讐書則亡矣乃知張老舉之以春秋也其同年薦者趙俊爲解元與程溥張端蔣勸蘭讓爲六人學究之曾孫坤亦嘗從予遊爲庠廩生老而不第先慶山君常言張老有詩文每誦其詩一聯云晝坐茅庵心向日夜眠土炕夢朝天慨然江湖之憂也蓋亦自憫其窮云爾又記其亡雞樂府一闕亦自傷窮之作其云茅庵土炕固皆其窮圖耳然土炕是道其實或者以爲俗樂天子美固不

忌俗也其遺教全集固不可得見矣豈可以二字以槩一人乎夫土炕者我西周人皮土榻爲臥具穴下而通突以舉火藉其餘溫如土炕若晉人則謂之焙蓋皆窮家爲之吾猶及見此老遺宅陋止四楹且其家未嘗遭他不意之災害其庶也如此而何且左遷而理問且孫老當國初時一檢而爲府判不知亦何竟淹一判府亦更不知孫老之有遺詩文否良工苦心深可愛惜將謂其貪而不飭乎以不羞卑官也然而身當其窮蓋如此或卑靡而不自振或悻悻使氣以忤世乎或露才爲世乎或正直之不容乎夫直道難容自堯舜時已然懷才而迷邦將君子同草腐耳嗟乎士君子之修德勵行以不自沒其山川之文人也將何自託附於他青雲之士也乎是潛德也司馬子長之所惜也抑或繼世者之所不能發耳抑亦世之不相及也乎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即一時之自見者言耳以不及世故記之責重於孝子慈孫也謂不知其先祖之善而不傳之焉爲不知仁固雖同里閭與同世者先世後世皆當思爲傳之也吾少日聞吾鄉有任公爲正統壬戌科進士諱寧其坊牌值吾宅之東第一楹巡撫大同有大建白曾見其見

於予少保奏議中屢出而今任集乃失傳而不見又聞先慶山父自言少日得聞先大父世寧公言會葬先世伯叔某祖布政使公于陰盤蓋國初時起家人材夫君子建功立業正不必以科第一布衣而登藩司豈爲凡民然而乏嗣家中衰今并其名與墓地皆失之而然之左右上下人固皆尚傳聞其銜也是非吾後生之不及發者乎何以垂訓何以勵俗激起後進哉在昔先大夫世寧公當天順成化時士風猶淳尚氣重義少寡怨尤方先大父蒞官重慶日太守為蘭陽毛公泰多使氣易人時屬他故先大父以府判北觀藩臬二司多欲出毛大父素非感毛之德已也力主公議以不爲詭隨遂自告歸顧此風氣漸渝頌誄志銘多沽譽言詆毀駁誚不恤真是而君子敗美矣况欲發德哉昔者周公當尊位制度文章是故傳俗若孔子非諸弟子也將繫文春秋已先焚坑而亡矣而况論語乎惜乎家語之後出也說者謂孔子述而不作時易已經三聖卦象自在也詩書文作者謂誰文獻有徵而始爲書契者謂誰則夫大德齒德稽古不傳者豈少哉夫人固有一藝垂名者矣幸不幸皆遇也往正德時吾邑有屈隆者善畫吾少日

猶及見其運筆其畫鷹也自稱有神嘗爲定江寺僧聖窟中仰畫團龍袞袞滿室翕不之先也鄉人不知好之後至嘉靖乙卯地大震夜始與聖窟復合身後客有過而訪焉者鄉人浪應之曰不知又先大父時有鄭益謙者嘗官於太醫院其醫如神時大父爲諸生日也先大母夜中迷眩失聲大父於房中聞房外如力破醬盆者頃聲畏持待旦無他形迹往以問鄭曰痰耳爲導而吐痰者數升尋愈又先大父中子幼嘗少病就而問焉渠家于渭北云不可藥即速歸太公頗怪之及辭渭時猶能叱驢後果不日而夭他問病者多如此且不重利量病以約藥資澹如也古虛扁自垂千載而渠固不足以爲十一代名醫耶而顧失傳哉古語發潛德之幽光發之一言其傳世之機乎機死而德沒矣夫人之盛德令名高位良時可易得哉古者聖人不自作作而人傳之後此則幽人志士孟子莊子皆自爲作而諸子代出作而不傳傳而不傳不久以爲他人駁議而無心辭以卒不傳也故予深慨於孫老以爲吾鄉大慨夫絕唱焉往雅誣獄嘆俗士之無人心而每不欲自棄悲後人之好譏議先世也因自爲三百詩說爲老子斷註杜律註意亦間

為莊子註意及欲別為縣志為家乘以發幽德輝橫
議復不欲人之議已也藏而不為傳然亦無老力可
多副本以藏他名山則亦卒不傳而已矣記此以託
望我後人云爾

明臨潼令張公去思祠碑記

先是蜀定遠張翼海公以號行也諱一鯤氏以辛未
進士令我驪下隆萬壬戌間甫一歲餘即南借石首
歷癸甲乙丙三四年間我驪人思之不忘於是相與
建生祠豎碑石畫像贊辭以寓思嗟乎德之感人深
長也如此哉往好覽古今石刻嘗多見諸去思德政
之作乃今我驪人也固如此乎思張公與固知古循
良之不傳者或多矣夫夫循良非卓異之行良在一
邑要夫龔黃固非異人焉知夫畫人之異與不異哉
而吾驪通國之為張思也者又在循良之外矣士人
之知德者皆曰恩在安民我公蓋小試王道乎不煩
不察不縱不遺故民安民安何及知凡諸日用之不
安顧昔公之思也以竟不知所由安夫知制為有為
而人得見其有已公蓋無已者國爾如家民爾如身
且民之有已也莫不欲佚力而蓄財牧之以已將拂
其所欲則思恩人情隆怨而輕於知德公凡自庇以

節民力與財蓋皆不自愛而為之夫人之得其所欲
也焉知其所由安而德之此固不顯之一遺愛爾然
且昔教之以善以風師道國之諸生多出門下此又
思外別愛也渙乎為我文翁且公知捕盜曰古人取
盜盜固我也捕盜毋株連則易獲而知懼維時渭
之北土有地名上岩者諸近村墟號小關山關山吾
西鄙隴地盜之萃淵藪也盜魁為白九功我令公獨
廉執之緩其黨與盡削其諸所誣富主使其相安不
嫌也而盜黨今且相為公遙思曰不我殲也已大盜
固人也故曰通國之思夫古盜不入思國綬也公如
時雨旁潤柱礎矣時國人有嚴自周輩私祠乃家而
今之建祠豎碑固又其感中之又感者乎所感深矣
夫公惠我驪不兩歲爾敷布之德猶之肯雨一降而
渥故孔子不三月變魯而我周人之思文王非其父
之謂也深故可久古語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邑固肯自一小治亂乎代因小以致大民之在常治
也猶赤子之常懷父母故無父母去則知思吾驪相
傳二百年來不一二張公民之多張思也可以悲斯
民之少治日矣天下之思積思通天於是諸士民大
夫相與卜築轉石傳公大像共題贊於其上而節取

民之來祝祠視石者諸姓名題於像之左右且藉字
文以聚公衣如圖百子者然往峴山之石未聞有像
也仍屬統爲之銘同鐫碑陰以傳厥後是未思也而
民之瞻仰者又欲因後碑題銘之上額再爲公小像
統因與爲之款式度地而爲之又與衆爲小像之贊
使民之思愛之者之易摹而家祝之家閭是又分思
也嘗見人之談公感公方公者每有思思微而遠疎
而若綿綿曠渺而若懷想若不可將延是又求之求
分而無所於分者也銘曰嗟我驪國周土畿疆王綱
畫組古百戰城我生以來日思循良前思陽城李倘
尙芳天如德我後有今張惟張惠民父師尊章千古
之思文武維王維我周人先君不忘立祠驪麓於碑
有光過者瞻拜繼世譽昌是謂式穀式穀國慶嗟我
驪人祝天爲民降神嶽瀆生賢無方布滿天下不我
驪涼祝公於祠壽國靈長憫予窮民布德嚴廓

誘蠶記

蚤蠶爲人身之盜橫行一身中急之則跳緩之則鼠
伏譬之中原戎虜晝夜苦之少年嘗記不禁蚤毒每
一中蚤微數旬不解解則如小瘍剥膚中年歲與蚤
出沒晚陷牢獄萃蚤淵數老而恤歸則力不足以當

昆蟲矣爬搔震撼無完膚忽一日思所以誘之者曰
布衫衫臥內鮮水籍之俟諸蠶之來也姑忍之度其
畢至縱橫中卷衫而出因衫而殪之已復布之不一
卷而蚤殲焉那太息曰嗟乎此兵法也漢史之所
謂席卷三秦者也誘之一辭其諸治小人之法乎往
聞人言彭華庵公之總制漢沔諸山寇也急則敗散
卒不可得公一日忽令曰軍將不知書何以知古兵
法而取勝乃大臧諸軍讀書人償一墨結繩繫脛以
當銜枚而足墨勒令出戰人盡銜枚戰酣令各出墨
沫塗已面視面不墨者殺之數年連寇如鼠一蠶一
鼓畧殲焉此亦兵法中誘之別出者乎前正德時流
賊殘破畿輔惜無人授此法者而修文縣其開江自
爲沒通不知其幸渡江又將何少賄自幸翁其吾
西土之豪傑乎哉少日又嘗見公與孫山人聯句詩
氣魄甚壯而能下交布衣亦雄矣哉聞翁多使氣關
中風氣自如此暮年幾聞不自免世固難爲君子也
耶著爲誘蠶記

嘉靖丁酉山西簾外記

往嘉靖乙未余與谷子舉同年進士谷子洪洞余臨
汾相隣作縣時屬虜變京使行勘且逼近鄉試場事

管子已先有按使簾外之命隨以撫院委勘殺場余獨奉委勘殺場耳相趣至省同謁按使蘇舜澤公辭出復招云二尹行遣文事何屬焉再見撫院韓死洛公也告之故公不相諾轉謁二司公求為調停時迫近入場數日耳澤公溫諭使行兼程雖初入日仍為留門相待蓋以京使掌料駐代不甚遠云抵代掌料及諸道委公皆云何苦速至此但令掛一勘名各越宿而歸時為八月六日猶及與宴入場夫以殺場重事而草率空行他有意外事何以濟之且撫按兩院之不相協也鮮不激成黨變天下事非一家每每可蚤見而善圖矣鎖院日所余以彌封事是日乙夜按使獨急相招入至公後庭乃諸司會內簾出題所也時已刻印題紙燭下旁午甫即席衆趣余觀所出題旨蓋為禮記四題已刊尚議未決也其中一題乃裁祭法此皆有功烈於民至不在祀典數句為之者余稍遲言衆皆趣之徐微言曰今之祀典或不必法澤公即大悟亟命毀去而趣余揭書別擬四題其首一題為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偶揭得之者也時已漏下二鼓因置余於內室與內簾諸公同坐待旦蓋未前有之例也諸役促催通宵不寐味爽

始歸余於所三場畢試將登榜澤公又招余令於至公堂調各房已取中式卷為之總裁內有鹽運司張運副者所取一卷以舊語軍驍驍馬蕭蕭為不徒行講套因曰去之夫以此輩房考而謬登如此下士於科第他日悻悻自負其賊仁賊義欺君誤國豈淺淺哉其自養可知矣蓋自慶早為天下去一不肖然實忘自招妒忌也出場後余以忤文選李中麓移守蒲之次年是為癸卯科鄉舉也遂辭疾不赴簾外命乃致按使連白石公怒我為輕已是年山東試錄聞不修詞監試考官諸被掣問而監臨葉侍御聞遂創死路次因自嘆曰舜澤公幸哉其暮夜之一招也而余之不再入文場也雖非監試考試之責其亦見幾乎然復得罪於按使遇也詩曰進退維谷乃後萬曆辛巳始得楊斛山所刊文集中所載葉叔明侍御一傳紀葉始終場事及節錄其錄語坐以譏訕之故未嘗不每一念及再三嘆也嗟乎夫士之出豈不欲建白以言治安哉斛山之封事也謂之直諫思究其職叔明之錄謂之諷使聞之者不怒庶可入乎而乃過許焉何如他日以之而直諫今夫事君之言阿而謂之諷過而謂之許不許不諱之間謂之中所謂量而後

諫古人有言廐馬萬匹豈可減乎是之謂生行死反
余生平宦跡每欲有言徹以位卑嫌於不上達亦恐
他人之議已爲出位千名也輒中止竊與吾徒論諫
如此云爾

書

應楊恕軒求獄稿書

某再拜致書恕軒司馬足下昨舍親程道宗來獲聞
尊執北起有期夫聖明在上正君子道行之日竊
伏爲朝廷得人賀亦願直道忠臣益爲鄉曲增光更
思爲勸吾執風駕願早一日入覲龍光云且道宗
昨亦盛稱尊執常日矜念不孝至情又諭以尊教垂
意於不孝獄稿皆過愛也感激無已時即欲效古贈
言君子勉爲一言以貽下執尋而反思此身幽囚雖
自信爲不辜而云不辱者妄也甚恐幽辱之詞不足
以華行故意屢作而終止惟幸吾執諒之亦別哭此
貧窶無足以資從者也如何何然又竊念君子之
立言所以垂訓也凡所著作皆謂之言今夫不孝幽
抑無聊亦時有言譬之鳥獸感夫時氣各爲鳴耳况
圜牆中無好情景輒能使其辭不揚而况羈繫頓挫
雖自勉強恐祇流怨而怨固非君子也且况不孝素

之子之學既久繫放恣無所正於君子而思

多與古今人意不相入其辭旨必多繆妄何足呈
醜門下傳之大都以貽四方之笑訕而已而又思夫
怨者七情之滋蓋根於怒成於憂而發於憤者也孔
子之刪詩也怨不決於雅而今之易文固皆古多憂
者之君子爲之不孝幽有怨怨而有言夫亦情也雖
君子豈欲奪人之情昔者屈原之怨流爲離騷司馬
子長發憤於史記予何敢望二子哉况不孝之怨非
欲怨人亦非淫怨於君父直自怨耳怨而有言君子
戚之故遂取所爲詩文凡稿一百一十五獻之門下
雖尊執有以教我亦尚望有以傳教我於四方君子
也則凡自今日至不死之年固尚可寡怨望矣他所
未錄尚多於此迫於筆紙之不便焉爾他日或有因
見拙作而有相問者幸爲告之曰不孝老知義命尚
不欲因怨以速死也尚幸爲告之曰不孝舊不悅於
仇守非有他罪也即今不孝夙誣亦已昭雪而雪我
者諸君子亦且京師當道顧今悠悠數年繫我何待
哉夫今之臺閣間多不孝所親識夫如今天下無罪
而繫有如不孝者乎夫天下之道二有罪則殺我無
則釋我而今往來監司關中者諸君子每號爲

徒避嫌自愛使我老子牢獄破家衙圯墳墓以愚二
子何哉且避嫌抑人與操刃殺人者同其心君子非
之夫避嫌成俗非一國之福也而矯世變俗者獨非
臺閣事乎一夫之冤十年不解而況天下事尚有太
於此者與諸老有見而問我者爲不孝私致意焉至
於不孝之作幸無使之見之將無曰明小雅乎而予
爲怨人矣予不忍堪難亦不忍歛怨不孝某再拜

墓志銘

明奉直大夫趙公墓志銘

統先蓋汾人也相傳先世避紅巾亂兄弟三人入關
一入于漢一南遷之商今皆大族而寓於臨潼之新
豐者吾始祖也後傳至祖義甫義甫傳至文貴文貴
生第三子孟已母周氏孟已生第五子靜字世寧母
岳氏靜生第三子宗文母陳氏宗文娶陳氏生統統
生匡巨世寧少明禮記爲縣諸生後爲國子生仕止
四川重慶府通判以禮致仕進奉直大夫統少讀先
禮書後乙未登進士第官戶部郎中淑吾祖世先大
夫生有異質頤而黑手足黑如面而體白疎曠廣額
予兄昔猶及記之常負大志先曾祖翁蓋長者每諸
子有憤即閉門持柱杖戒之終其身無爭杖以鋼爲

首吾家寶之趙氏之盛蓋自曾祖始也曾祖有道一
日招先大夫自庠夕焉命酒訣別分屬諸子已而從
容解衣留先大夫同寢昔无恙不知中夜何以自正
衣巾而卒也至殮時顏如生嗚呼吾聞之先君子如
此云先大夫始仕大同理糧事惟誠然惠屯不下數
年後軍士每懇求先公所理之糧蓋慕其精也嘗署
應州不妄取一錢去後當道每嘆其廉云大同致年
不調後遷重慶鬱鬱于倖而剛方自持嘗行縣至大
足令預匿賂臥而覺焉夜數令而發之其自潔類如
此嘗使南都監于僉事適執所私同役令逸入娼船
者銜之後中以他事殺然當之終不能有加焉在蜀
年餘例入朝先是守毛忝不相能時有欲黜毛者先
公力爭之不記怨也事畢懇致仕歸教授鄉曲爲園
自樂至正德元年正月拾伍日卒卒之次年拾貳月
葬于春至薄北新塋坐坐生于末樂甲辰年玖月初伍
日享年八十三歲有孫十一人時統年七齡長伯黃
氏出者宗元已蚤卒父同母兄宗奎娶黃氏生子寧
密官守皆兄行適寇正第五姑實同母女弟四叔宗
儒娶陳氏生兄鼎景弟景升與長姑適嚴世忠次
姑適張文義三姑適嚴世貴者亦黃出也五叔宗實

與四姑適張文聰六姑適郭鸞者皆出邵陽先大夫
古誠直君子也中年畢嫁娶家政盡歸之吾父沒嘗
篋才有一金方葵晉父以疾廢學伯方困于科目泣
曰吾弟無成名何以銘吾父以銘事屬此兒今伯與
父皆棄家而統落魄無他顯揚慙負此志且四十一
年矣恐一旦死就泯沒今以嘉靖丁未四月葵父之
十一日泣先志而補銘之命子匡篆巨諱先大夫葵
後五叔嗣子緒寧生伯填伯篋填生泐密生情恪情
生溥沛洋涵官生性三顧性生河海淵潭濟三顧生
濯守生祐祐生浹加鼎生科科生清洵洵生泰春
鼎生稊生稊生稊移稊景生積景生積稊稊銘曰桓桓
大夫傳自汾陽曾祖維基大夫有光孝孫作志我祖
維揚攻石而篆曾孫維匡維巨視石丹書煌煌成我
先德於維末載

明死義忠臣周教墓誌銘

嘉靖丙子間固原叅將金將軍輅寓陝西省城言其
故鄉河州衛往正統己巳有軍餘周教憤北變慟哭
不食七日死時其子曰路爲衛學生出讀書於七里
屯之別墅不易儒衣巾而奔哭觸庭槐亦死死後衛
巾被回鄉里共憐而異之聞於河州守武君爲臨其

家不易裂巾而歛且爲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新
豐趙統曰嗟乎君子哉父子也夫教良何求哉生不
錄貴死不逃誅顧七情自偏憤而趣死與惜時多事
州力微不能爲之言而書諸史亦安知言之而不見
達於上官與而顧至今而人莫之知也往予未聞史
事不知當時亦別有憤而死者亦曾達之上否也而
今顧始聞此周人者於患難中其如天下義士何夫
今之人多不樂成義武守亡其名亦賢乎哉不自競
乃索而曲助暴死之匹夫他人或不爲也往嘗異古
漆室處于千貴人之憂然幸因作者而不沒其心夫
忠憤之在人心不待作而興亦不待不作而折故君
子或失節而小人乃死義漢唐以來天道何居忠臣
義士顧獨異諸雷海青一憤而已乎其所以沒者或有
矣周之父子沒且七朝然亦幸在人耳者未忘而人
心亦尚未死也夫孰要將軍而胡爲之言哉嗟乎天
乎何此憤之不散於當時從狩者也有則或可治不
北征亦或不至遠狩亦何不盡憤乎西北人士也憤
則即可連袂以殲虜今此憤應自盛於地下也而北
虜亦顧自在如此憤心何而顧戚戚於將軍立談間
哉金高義特爲文屬其歸也爲予祭其墓其詞曰夫

地囊倫曰忠曰孝死孝死忠重我 明朝不惜小節
知天何昭異代相聞代天不弔靈也我知應歆我好
孝子節婦為君忻告已因錄其文更屬千金曰教憤
其無及濟國也盡之以死路亦憤無以濟乃考之憤
卒憤以死要皆非苟難過死者也非可與僕妾感慨
殺身者比而易之尚其為醺於鄉為之石誌而銘之
手再為之銘曰此 明忠臣周敖之墓也此教子周
孝子路之墓也路妻方節婦之墓也過者禮之後生
者仰之吾見今錄名臣其父與夫者死也而其子若
妻妾也鮮不辱今教子死父其妻方孺人生而終為
夫節而敖死君夫敖何責哉節孝一門俱不死矣方
故兵馬公息以節誌及乃父後路子堂亦內外母訓
貢于衛為輝縣知縣今澤遠而亡矣信而下誌之冀
他日有墓斯文者或可聞之於人人而人心之天或
亦有感於斯人乎若曰序其有後為天之福善人也
其所不福者多矣誣且私何以風天下

明白祖母孺人墓碣銘

合葬非古也中古君子已嘗言之乃後世遂以合為
禮屬白生珩有其繼祖母卒者乃父亦尋繼卒欲厚
葬乃祖母以報其撫已之恩其先祖父諱志學公與

乃先祖母趙孺人為我先奉直大夫公之嫡長孫
長伯宗元公之所自出者并乃前先祖母他趙氏歸
不數月而卒者合葬已久相計重遷其乃始祖塋諸
宗墓疊累相櫛比無可復合餘地乃從乃婦翁張舉
人九錫氏者舊門人也來問合禮嗟乎禮失久矣不
合太古也乃命之以不合特為表其墓碣諱而銘之
嗚呼孺人臨潼田王里張氏名家也父曰張禮公適
白氏不一歲而夫亡遺我白甥名進寶今後孺人一
歲而歿者甫七歲卽節操勤敏幹夫之燕且禦外侮
夫其子少家疑蓋不翅寄命百里夫國固有機權可
乘也大凡士庶家有所不直則當訟而有司未必相
體亮則是非皆在已而竟坐鎮作行以俾我甥克承
保祐教而成立且擇嘉配以有所出者珩若乃弟瑁
而珩又子曰雲錦張之甥也且克教家以詩禮使珩
為邑庠生而瑁乃克家內相以我伯孫季趙以不聞
閱於乃牆則先後我之白氏子而孫孫而復子以厥
長世而內政雍穆以一變為學門者孰非孺人錫不
匱之澤乎賢哉母也今夫人卓有自立丈夫行且或
不善於俗以不有其家保乃子孫而人之不幸弱喪
所天雖成童及冠且無以見字於乃慈而况繼子

不病矣孺人以少寡撫他孤如己出以不墮白氏故
家而力持門戶泛應閭外事以不犯不逞者小人毒
惡且能高大其室廬豐鮮子孫之衣履而教之學兼
父母之道也其丈夫哉且自裕於財諸所施人禮神
者惟謹歲為湯以施道賜或施之補治險道斷橋以
濟路難君子亦謂之為善享年八十四歲萬曆甲戌
八月二日正終以丙子年某月某日葬于渭之南塋
新豐之北改卜南崖之新塋吾甥附葬而珩之祖父
母墓封如故蓋別於白氏自為祖也故與之誦之如
士禮而為之銘使後世白之子孫歲時知孺人以不
驕山集卷十
替使鄉閭世知孺人賢過者禮之耕牧者不忍踐其
墓草孺人之修也亦使傳之四方將以媿他哲婦如
母以凶家滅身名者以教天下後世孺人為不朽矣
銘曰 天地大德世道污隆丈夫獸心鼠而不龍媚
嚇劫愚孤殘寡陵叶炎漢竊國李唐夸官老我閨人
願見君子嗟張孺人代終由已庇我白孤我巢不毀
矯矯丈夫瓜瓞白祀式是里閭妻道母則愧天畏人
表微罔力榮生安歸神氣不匿戲水黃山儼此嘉勒
哀哀孺人先姊是思我家不造斷我伯支顧我涼德
弱不自持式教孺人先民是師

頌

擬七廟成頌應夏桂洲命題

於赫聖皇重華虞唐敬躋上帝游衍出王十有四年
蕩蕩平平爰禮百神四郊是先神和人娛皇帝曰吁
明堂教孝廟制弗諷古訓典則七廟觀德周作世室
文武匪棘於昭我祖厥惟佑後我考恭先誕保孔厚
尊祖親禰禮備猶體帝謂秩宗典朕三禮我欲改作
古訓有獲乃召司空土工荒度執度直絕如矢斯棚
築之枚實枚實終於昭穆西東南面惟崇乃立路門
乃列都宮江漢湯湯飛棟浮梁鑿彼景山維石琤琤
有破輝輝有宇魏魏璇題珠箔金桐玉扉丹青燦燦
美輪美奐萬民是若靈廟是贊廟成如盤寢成孔安
堂室嚴嚴孔曼且寬乃卜筮日乃告蠲吉迎主假廟
乃獻八佾考宮鳴球宮縣悠悠神之聽之亦右羊牛
日饗時祭三禋五禘禴祠蒸嘗孝思百世皇尸載起
乃錫繁祉前星朗朗乃多男子男子之祥室家君王
俾爾耆艾萬壽無疆天子萬壽如山如阜四夷賓服
學無獻醜禮序樂和明良唐歌頌聲大作天休是何
銘

稽古堂銘

曰若稽古尚友先俊惟此冀方祖堯宗舜重華惟協明德惟峻治民則仁事君則盡至厥人倫費我後進曰統小子景仰敬慎孟軻善言道政體認人亡事殊千古誰訊惟二聖心不為秦燹晝夜羹牆思維惟謹書銘座右終身自信來者為誰三德宣浚

孔廟藏禮樂之器銘

於皇聖祖崇重綱常追祀孔子有巖門堂師稱惟嚴禮樂是將統來吏此孔廟適荒起厥廢宇繩厥曲墻廼飭祭器乃脩樂章服器既備樂聲洋洋兢兢我心惟曰不臧亦恤貶失爰謀收藏尊經閣西墮地孔良南北八楹對植二房扁門閉櫝崇架廣囊置之入室脩我器綱既密既燥亦孔之康授之守者用之戒傷鼠食蟲蝕雨浸風揚爰喪其舊厥惟恐惶勿曰小失慢神不祥告後我令慎敬無方我皇德澤地厚天長願我典器垂之無疆

贊

明臨潼令張公祠碑畫像贊

穆穆張公德我驪民皞皞蕩蕩王道之神肅肅內衙矯矯王臣布德之密澤人之深爰棄我驪實切公心民之思公渭長驪嶠迺為大像廟貌如臨仰止先生

為鵬為麟願公有繼相師如今召伯遺棠忍為伐薪民困常懷懷于有仁

紀信誑楚贊

并序

紀信誑楚古今以為得策要之幸耳夫楚已受秦降矣况六國降秦已自成例若必要以降禮銜壁牽羊道左焉何以為誑若楚曰願開門入城為歡者何以為誑夫使當時無前他誑故事也漢何以先之設使楚人亦先發焉佯受東門之降而別固餘三門者之困乘亂急攻適自誑耳若信已至楚楚已知誑反誑而實之以為真漢降也置信軍中賓禮而羈縻之以追偽漢王者而急擊之以里購張良而厚招韓信時漢破敗之餘恐不及自壯而漢貳矣故曰幸也因念班彪王命論而為之贊贊曰楚之失漢不在此降天命無言人謀不臧矯哉范增知幾先亡驛望鴻門秦漢茫茫

張侯小像贊

張公猶龍龍儀龍德能小能大像民不忒大之外臨小而內省閑閑沈思見心公取小像使抑千摹玉容家至日見愛敬百心滋善釋回臨公之神儀我文王千秋千春

演連珠六首

聞物各有時陰陽不能齊士各有志死生不能賊故
採薇之餓不貴南面之權坐懷之介不亂東隣之色

其二

聞洪化無心示機而神道哲人有度緣物以貞情故
精靈變化不能庇龍以不蟄風雨晦冥不能制難而
不鳴

其三

聞至理無私形影可直於鑑臬小物有知豚魚不孚
於筭機是以尚書好生特輕乎不經之典戴禮知本
不盡乎無情之辭

其四

聞菊不埒幽故自華於寒日蛇不病屈故別化於華
風何則君子慎身而行身不可得而善藏聖人偕時
而動時不可得而卒逢是以傳說胥於靡徒太公奮
於衰翁

其五

聞日月惜明破雲而上江河惡壅决地而東盖豁達
乃以成大而側隘非以招難是以任石之夫長往不
悔問天之士遠放無容

其六

聞萬物之性可通以理五方之俗可同以心故聖人
開四門爲一闥體八荒如一身是以塞翁之馬才庇
其廢子而越裳之雉能來乎遠人

祭文

祖祭廬編脩文溪經師文

嗚呼夫子于斯長往矣一往不返兮情何有極顧瞻
周道兮東逝何革征夫執紼兮屈不可乎復勒欲少
延而盡哀兮復又慮夫口鼻衆臨風而歔歔兮悵然
而惜夫一刻嗟夫子之及此明發也予不知其何卽
彼夜臺之冥冥兮孰爲夫子之夙識棹孤舟而南下
方固搖搖以指夫鄉國舟容與而不進兮予又知夫
子之尤顧北喟匡時之畧兮與白日冉冉而俱匿煥
華國之文兮曾不償其自許之契稷諒天道之福善
兮胡于夫子乎戕賊扁夫子之心事將哽咽而不可
下食扶二老之垂白兮日與老而相逼念群僕之衰
經兮亦孰爲夫子之息悲衰世之衡纘兮將誰爲夫
子之德紛人世之洪濤兮壽何必于夫子乎當與夫
子而求訣兮坐猶豫而自惑渺問氣之羽化兮板逸
塵而叵得迷燕草之黃落兮結幽恨其真應望廬山

之嶙峋乃告早病之難陟某等恐陳辭而一哀兮如
聞言于夫子之側裸椒漿于靈軌兮如覩乎夫子之
顏色憶音容之悠悠兮顧恍惚其難測魂飄揚而周
流兮豈蕪于幽冥之異域嗚呼哀哉尚享

慈柩前告成新倚文

嗚呼我小子遭家不造匪殃而冤家破身亡於邑何
言小宛可含冤我大辟辟我何爲籲天莫薦曾參殺
人我母伊戚我祖匪人我父不智俗吏有權假天威
福志士喪元囊我三木凡十一年廿八逮獄二子赤
立自憂萬悔父讐未復何以咎惡家徒須臾無供
具敢我非今席地杯汗何以位祠庭閨可傳汗此兒
顛哀我門祚否塞有終無何受恤愛老憐貧天牢賜
出我冤不伸恤我不死恤典浩蕩感我知已既出而
歸日哭而哀伏柩踊墓父母憐才爰瞻丘木稭柏幸
成亦有他木摧殘惡盈廼爲料理剔枯裁朽取材先
木屬心瘁首是製嘉牀一椅始有貧無添幾素牀位
毋母以助勞園闢往蠟獨餘先物描金半套進酒無
腸何食無極哀哀我子莫知其愆哀我母哀我
父有子有孫華茲故宇割雞盡哀靈我內主亡富有
貧尚安我靈問田間舍爲人盜取我不能復靈尚我

撫諸孫能食衣僅布縷補綴百結靈尚恃怙我已老
萊慰戲何及幽明隔遠空貽涕泣辱身破家弱不自
立安此神位靈其來集大招茫茫天出地入入此神
位敬爲一襲嗚呼哀哉尚享

祭門榆歸榦文

地靈萬木惟榆我慶我趙五世蔭我門櫛陰雲之潤
受日之暘根深西土儀式四方蟲蛾災宥有容無量
息茨歲蕃萬胤無疆強榦棟衢如衡之張禮而鞠躬
負孫背航于萬斯祝物理何常天地復合譬人老行
遯液遯葉孫枝餘芳四葉南出內履門廊大歸于化
二氣休藏曾孫不穀念我老妪母死不葬辱我何常
恐出他人將尋各戕戒日擇工全歸不僵絜之爲寶
疏爲洞房曲我修飾位之窮堂虔不敢棄將國蜂王
今年天祐降蜂何祥昔謝臯羽蜂分記章甌粵重蜂
謂豐盛將我重我榆二重是相延我孫子一豐是攘
豐蜂惟神愛我不忘敢覲三槐世思甘棠棠陰何在
三槐亦亡寶我老榦園陵是荒遺我孫枝日引月康
一脉不絕震氏之揚一葉自庇勝於枯篁孫枝忌殞
孫英斬狂與天同休萬有蒼蒼何生何滅何否何昌
理數相尋理氣天潢哀我父母祖榆心喪我死無日

世淚滋眶三祝我輸入門惶惶敢告強餘洞衢四句

易言輸喪虛洞為時易也園陵是荒賢餘如馬園陵然荒治也

祭秦漢長文

嗟嗟悲哉我公何恙而至此哉我哭我公何勝其哀
嗟嗟悲哉公直棄我我思公來哭公檻草傷公庭槐
嗟嗟悲哉公之愛我早歲憐才愛我教我如松如梅
嗟嗟悲哉公忍棄我勿驚勿猜公愛在我我淚盈腮
嗟嗟悲哉我與公子義若同胎新榮在目我恨何裁
嗟嗟悲哉三載別公駛若徘徊胡厭百歲云誰相催
嗟嗟悲哉卑官繫我羈轡駑駘我思見公脫從三台
嗟嗟悲哉公之醫隱重義輕財天胡于公奪福而災
嗟嗟悲哉悲哉北風慘兮黃落草萊慨開河兮山崖
鬼望之不見兮悼登臺思之不忘兮屬斯意於飛埃
若有人兮慰我懷叶目如電兮聲如雷我欲從之兮
忽化而若遺叶愁結兮終古莫開招魂兮歷九垓靈
如來兮俟公平庭隈尚享

祭惠副東園賀先生文

嗚呼哀哉世與公遺阿誰告我倉卒驚猜感今悼昔
予何勝哀憶我丙申單車西來禮汾士夫東園數回
傾蓋如故見公背鮐至言雅量醇德憐才謂公之壽

河源斗魁越歲戊戌聞公小惺無何勿藥如戶轉楹

自後罕出聚七聖財庭訓義方維漆有臺事我如師

公曰師哉論文論事坐公春臺已亥之夏痰痢予災

吏事困憊如馬應禮臥聞公疾其勢日厯問使日返

愛莫能培天實召公爰返其孩奪我知已我心如摧

汾水如潰姑射如隕伏枕呻吟有淚盈腮秋氣新爽

病抱予開倉卒走奠思接公杯入公之門瞻公之坏

行公之庭誰俟庭隈有牲在豆有酒在罍不信公往

不見公來臨風慘惻身心徘徊感今悼昔予何勝哀

嗚呼哀哉尚享

禱雨河伯文

統小子少不學長無譽今上丙申濫入官令臨汾是
年旱歷丁酉戊戌己亥三年凡三大旱今移蒲蒲又
大旱夫某身為守令而旱隨之吾其魁乎然計前時
臨汾之接壤縣若州亦有旱者而今日蒲之旱餘烈
運于他郡邑無乃小子之渙忍旁淫者乎將我在上
者心事之不藏政事之不藏以上干天之和平夫福
善禍淫神事也苟有致旱者神必察之惟神殛之大
之俾之覆宗絕嗣次之俾之亡身敗家以為天下快
可也胡徒以旱示為嗟夫旱而焦禾枯稼不過多殺

百姓耳官霽民不足邪神又效尤之民何尤無乃不可乎將神亦受人之媚而貪其糴糴以無所事事乎或者夫人巧爲彌縫將神亦可欺乎何以神爲哉嗚呼司命者天也佐命者山川也造命者君相也運命者守令也天道豈丁此否運而神佐天以霽百姓乎夫黃放白催守令敢爲之况神乎伯主河片雲爲雨不過失勺水耳帝豈真封河之水哉古人有言龍吸硯池沛爲墨雨事雖不經理或有之苟澗溪沼止有神物能爲雨者無乃重爲神羞乎先民之言曰河潤九里今旱陵干垠河水爲之加少設不幸而遇湯七年之旱河之水不流東薪伯亦病暍矣伯其圖之勿諉曰天道也天道遠不可知而伯佐命以爲雨是河亦塊然勺水耳何徒配四瀆以饗祀爲哉伯其念之嗚呼旱民之害耳天苟絕命于民澇可也災可也何必旱乎天道遠不可知或亦偶然陰陽之失耳夫變理陰陽者宰相優爲之以神之靈不足以當一賢相乎何久當雨而猶不雨也今河水日漲而雷亦間發纔知他郡邑賢守令有足以致雨者矣是旱乃專在小子之無良也小子不惜自才以謝蒼生恐愈怒神以爲朝廷羞去統不足矜百姓可矜勿以統一人故

而久霽百姓也伯其體之小子行亦求去位矣古言湯有七年之旱不知此七年間者絕不雨乎亦或不優渥耳何殷之民尚有孑遺也夫湯聖人當時干和氣者誰乎何旱之溥而久也今天子久積桑林之誠帝亦陰爲雨矣今禱伯冀早一日之賜耳早一日民受一日之賜感伯矣伯其知之統小子卑官善亦不能爲民福惡亦不能爲民禍徒以資格寄空名於此耳况能達天人之理乎伯之能爲雨不能爲雨早之在天不在天在人不在人神豈盡無知乎謹脩愚誠伏候霖雨不勝戰慄之至敢告

祭蔡鶴江先生文

惟靈淮水之明淮山之精二氣降神天寔生焉文章道義令德全名德厚日彊穀是百姓叶明明我后簡我忠誠曰少宗伯禮樂直清邇惟乙未甄天下英仰何燕收桃李效榮帝思守令策我弟兄布厥四方地遠意賁瞻望輝光補我稅政叶忽忽胡計川竭山傾泣漣分符恨微卑城靡臨于廬爰覲于京巖彼門墻云何退征壽誰耄期位誰公卿載思載號載忘載驚誰刑我德我政胡成去胡我留來胡我迎嗚呼我師蓋棺事定叶伊誰爲傳莫究道行忍辭聖主

不患孤嫗遺我弗誨伏軾哀鳴疚心獨奠酒載牲
靈如來斯慰我榮榮嗚呼哀哉尚享

蒲州祭閼文

蒲警北虜思引河水入隍以固城爰借尺地乃閼神
閼夫天地間物各有主之者今茲閼地乃舊堤也塊
然一撮土耳夫既爲之閼疏土導水宜必有神以司
之某等告河將進水故又告神爲文以拋牲醴藉神
相我以制胡騎詞曰拋閼東腥膻不厭曉風雄胡兒
莫認長城窟天漢新從地下通 拋閼西大河西望
華山低涉湯天塹青天落胡騎千羣逐地迷 拋閼
南南方火旺沸龍潭好吞東注黃河水直下深隍百
丈涵 拋閼北誓與明神喻北賊他時沮洳制胡王
勒石烹羔崇報德 拋閼下地下黃河千里瀉夜夜
魚龍吐霧雲坐令鄉賦殲胡馬 拋閼上痛哭皇虞
想揖讓憑憑威靈浥塵沙發棹中流振雅唱伏願閼
閼之後水德日隆土脉時安雞豚紆北顧之憂大羊
寒南牧之膺爰宣鄙詞敢告神祇

祭郭太宜人文

惟靈性符坤貞德篤地道鍾育深長士行懋德歸子
于家郭梁是臆柔順妙承恭勤遺教孝養惟觀中

躬操進退應唯縫紉烹茗克相名儒妙契遠到清修
玄覽沉思實蹈家政孔嘉儒業有造爰薦于鄉領羣
黷渙母爲夫人州伯位號平政緩刑安民弭盜內助
外修子孫之蕙祥呈于鼓瑞協于導伯子惟賢孤少
神勞季子爲郎逸氣浩浩貴肯高門直不媚寵父昌
其家母食其報玉樹生枝金花頒誥色供旨甘氣承
寒燠母氏聰明七十不聵人之所忻天之所冒日思
長歸飄忽不告福履是綏何美耄耄季維年家某等
同袍問安亦勤聞訃更悼匍匐末救精誠何禱邇聞
靈車指臂有旄殘暑尚蒸長途且潦敬輓輿史陳輿
灑曝亦有肥豕毛血用告迎靈于庭俟神于輿送神
都門執紼是導念我昆季靈格于轉嗚呼哀哉尚享

代祭李蒲汀尚書文

惟靈遡玄元之邃古兮親尚書之苗裔紛吾絕此前
修兮天又庸大夫厥世篤夫君之少慧兮貫百氏而
身通乎六藝揚明庭而大對兮奄天人之及第遭
先皇之夢弼兮鳳修羽于翰林振修名之信美兮念
芳華而惜陰氣萃肆而壁立兮文西山之嶽登歲丙
子而大比兮 帝思賢而爲霖寄衡鑑之其難兮乃
夫子承平玉音曰爾論材于南都兮朕得人而爲國

我南土之多士兮望文旆乎江之北渺予躬其何知
兮慶夫二三之蒙甄識仰龍門而叨陪兮汨余修
之恐不及覩夫鳳之高高兮舉九仞其未集陟少宰
而再南圖兮瞻學士之委蛇歷左司馬而少宗伯兮
乃越賓客而總乎度支羌周流乎六卿兮兼公孤而
茲試之方虛席而命相胡好修而乞閑奇練要其有
終何伊周之足關怡里閑之後樂鑄靈藥于大還日
余輩之北遊兮方小叩而請益忽逸駕其遠遊兮喟
永辭乎紫陌撫今昔之奄忽兮悲逆旅之過客慙獨
居之端木兮徒曰弔於遺宅執心喪而慟慟兮哀吾
陳乎此牲也灌椒漿之芬芳兮恐瓊糈之不予精也
神容與其何居想三代之去英魂彷彿而來復祝余
詞以神迎嗚呼哀哉尚享

省署祭李蒲汀尚書文

惟靈昔我先正式是度支地官之屬是長是師自公
退食于今幾時招我舊輩垂之諸司往生小子前人
之思乃思公德乃思公才多才多藝經德不圓乃經
邦國軍國餘財我觀之餘惟公所居居之伊何禮樂
詩書邇公家學魏科傳臚是爲大史用納百揆入講
延和校書百氏備問直廬渡江論士簡在 帝心乃

貳宗伯乃召司徒咨爾伯益自南自北人惟求舊自
我不見清光再覩我等大夫樂從公後公歸于家如
公左右于家于京門牆不移哲人未萎德音不遠忽
邇遠遊棄我去爲凡百察察聞之心悲趨臨趨弔胡
不哀哀日觀報章謚公文敏公英有期公名不殞哀
我哀死想公生榮令名終始無忝死生諒公令德瀝
我哀情何由公起一號哀聲交期盡絕夜臺不瞳一
死一生長嗟程公辦香自嚙敬致南豐嗚呼哀哉尚
享

省署同祭汪東峯侍郎文

嗚呼哀哉公真已夫公以博學高才出爲名進士又
爲名給事中御史再遷戶部左右侍郎公之事業
詎可限量而詎忍忘吾君邪嗚呼哀哉某等尚記去
年五六月省公疾時公吐痰不絕口而疊疊言天下
事今多事時公使少愈當又有大建白而天固促其
捐館也哉嗚呼哀哉方某等省公疾也謂公疾革且
南歸已而小愈公仍力疾一視部事而果不歸也死
生有命安知公歸而樂丘園不如此速殞乎嗚呼哀
哉古達人每言大塊勞我以生夫生寄也死歸也死
生之理吾不得而知之獨恨公爲侍郎聲名藉甚而

天乃斬一尚書邪嗚呼哀哉公之德匪輕重於尚書而公之齒胡六十八年而不百歲邪嗚呼哀哉夫壽也位也天也前歲時公迎內人於南也謂公終將有子而今後庭果然終不兆能離也哉嗚呼哀哉人又言公嘗有子但生而不育夫生不生育不育者天也人也天乎天乎天道何知吾終不能忘情於天道矣嗚呼哀哉七哀兮我心摧哀公兮公不來弔公兮公何知奠公兮公如在斯嗚呼哀哉尚享

代六卿祭李蒲汀尚書文

惟靈爾雅深沉俊逸聰明資高天挺家世人英於戲而人詩禮趨庭道貴通變術厭明經爰舉于鄉試之南宮制科傳臚簡在重瞳如茅之拔以其彙征博學宏詞文園蜚聲較藝于南倡道于北惟賢之希焉士者則棄食而家聞政于國德業日隆譽望日歸謙不自是純無知非最公之德幼學壯行三少乃歷六卿志在臯夔身遇唐虞世濟其美公孫碩膚幾炳身退乞尚丘園再命而起不理多言公乃肥遯世惜老成江湖憂國乃家周京藥裹丹竈詩槧花腔脫畧洛社酒興詩稱某等起家四方遭逢在位或舊寮案與公共事或我同年如弟如兄伊有桑梓鄉土多

情或幸納交愛我友聲或樂論文篇什屢庶或感私淑後公而生慕公之德數登龍門董公再起贊化調元東山長臥忽巾返轅驚聞訃音含淚盈盈一日不見哀公靈旌共為一奠瀉此夙情籲萬之神望箕之精遐我格斯在此兩楹嗚呼哀哉尚享

省署祭李蒲石夫人楊氏文

惟靈三鮑世家慶餘善積貞女有訓佳婦不枚相我蒲石年三十二疾焉而娠晚焉而斃舉兒誰乳生女未婚欲告夫君奄忽而逝嗟逝者心目何能閉維我省署蒲石兄弟聞訃匍匐往弔不遑行此家庭兄弟孤兒長兒氣噎季呱呱啼爰問其姊二女未笄女哭其母夫傷其妃問我蒲石兒女何依乃告其慟警鳳此鳳生情在心哭聲驚夢更言楊氏三女無子姊妹一年相繼而死寡姑在堂獨懷此女遽令聞之萬叢其憐弔生心摧况聞此哀哀我嫂氏兄心不開死如有知敬慰茲靈人生生死去住何停生貴有爵死患無息二女二男靈之流德吾兄為郎封命有勅夫貴未量子生已疑外家有母養禮有加高門有子終歸名家靈如聆此願釋怨嗟靈輜將返道路不遐御此風馭登此雲車寤寐其私夢整其功兄弟之義祭酒

灌地有楮連錢有肉掩器有兄在茲靈其在位嗚呼
哀哉尚享

遙祭漢陳太丘文

惟夫子之漢末兮嗟矯矯其爲龍沙千齡之不相及
兮顧有意乎予夢昔仲尼之嘆衰兮久不樂見夫周
公閱小子之多難兮越世代而相慟羌茲壬之仲夏
想彷彿於音容感夫子之有教詎與世其相用步既
望之殘月兮恨伊人於無方哀此生之焉如兮祭夫
子乎北窓位黃髮而再拜兮寄適意於下風託夫君
之忠告兮嗚漢末之諸公彼炎劉之不弔趨亡滅其
如矚倪在瀾之方張障奉石而自壅抑黃門之何人
兮竊乾綱而負乘咄殺人之自媚兮痛離君而家凶
抑堯舜之如日兮來哲聖於四聰試一指之蔽目兮
悲世事其憧憧危吾老之何見幾排山而同崩時茫
茫乎其海嶽惜一鳥之投籠微夫子之和光其先死
於林宗嘆保身其何術知尚口之終窮求中庸之大
道抑美匡其適逢視家國之顛越忍默默而居邪念
死諫之招君託微諷於知章苟容身而自便兮又何
多乎比逢固知夫夫之不能以殲豺兮嘗一嘆而爲
忠彼漢之乎其爲伯喈兮極一碑於善頌歸小子之

芒無知兮毛種種而速訟惟夫靈之既來兮少幽冥
而爲同訊余言之不潰兮尚朝夕其數通諒昔先之
有知兮作九原而相從

祭同建邵人李光祖文

有叶

惟靈華孕河鍾惟邵世家太史萬戶倜儻英雄譴笑
穉蒲朱門王公侃侃意氣任俠英風高而好施富而
兆凶爰陷吏仇乃逮久訟匹夫自經緣僕執翁明刑
何居不幸是應再懇 天門專而不融哀哀薄俗豈
惟我公凡我國人號泣蒼穹冤而下抑微不上通伊
昔同室遺櫛在房未返脫髮遙想生容云何遽疾齋
恨遺躬我遠聞之淚沾頰膺屬有歸人携我家童懷
櫛函髮歸全惟恭敬酒公餘非敢瀆東侑致告辭慰
公是用惟公安宅邑治對棟公有令子原大家術移
實而返安寢非輟傳子傳孫繩繩庶豐本支百世公
侯不弘富貴賢達孰克令終昔聞佚死生空冲冲公
謝時事不聞養聰噫昨地震甲戌夕中咸寧逸囚幾
輔洶洶諸困流血鞭敲如攻彼念姓者創亦躬逢凡
諸舊識夕朝惟叩人情日隘視天懜懜朝不保夕今
非昔同知子不知相告匆匆招魂會神過歆微衷嗚
呼哀哉尚享

手瘍愈告母氏文

孝男無命无妄仇毒阿誰不宦卅年逮獄遭家不造
母氏劬勞家破子弱赤立兒曹棄我不弔廿年不葬
我歸倚極氣體不曠乃今乙亥十月之七哀哀父母
爲男生日諸孫無衣二子在廬歲不足食霜葉愁指
胡身邁患右手有瘍維生之日莫不勝觴我生伊何
哀哀我母葬不克舉祭胡不偶生我何爲不自有手
疾痛何號憂我應夜歷越十日始克小愈敢曰勿藥
已識折股再越四日十月廿一維慎維勤脫瘡維恤
小試使臂左右捧卣酌告瘍愈慈慰母愛我母自慰
見生尚健右有肩背存左可飯蟻蛇螫手壯士解腕
兒不逆天胡忍有斷桎梏十年尚此克全虧體辱親
背理逆天命也妒人將如瘍何東陵壽臚癩不耕河
啓手落足參矜其常比于喪心詎不忠良許身于國
失身于警恤歸自持胡復瘡疣血氣何平及化右桮
內潰瘡掌旁滲腫肘髮告我母愛告我父我父匪人
顧不我撫知子如親惻惻匪辜踰七望八敢尚稱孤
願曰保終非禮勿持無行違衆生也何尤斃而後已
戰戰兢兢于道愧死母我聽之母使兒哀父母聽之
兒心不灰尚早

引水承淤治西河退灘灣田祭驪水文

以驪名此地也
漢洞著稱河

惟神發源驪下廩我新豐先人有園宛在河中禹疏
九河爰順水性神行無方我婦敢梗孫爲河身下注
百川達我驪先大河之壩假靈望洋觀至渤海蹈海
夙心擇細不罪東崩西灘乃灘乃西顧承下流疏渠
堰堤願神祐賜勺水惠注石水斗泥淤田沮洳乞我
粒米爲老子粥亦有子女倪凍萬祝敢富豚蹄奢祝
滿家神之所乘濶漲有涯亦敢貪神盜天之餘涸鼠
偷生奈此匹夫豈不曰仕亦有先業貽我萬金曾不
一葉魑魅迷人假官誤報魯參殺人匡人昧貌群小
鼠變鐵翻扼吮驅逆漁獵莫之或抗譬之於鳥食子
毀巢我祖匪人敢賦鴟鴞况復鉅贓酷求產絕惟賊
何稽懷思陶契鷹虎構獄我非令人馬遷莫贖原思
何隣室如縣磬我無壁立地震傾人胡越寇入逼老
爲貧有無須濡母死不葬廿年無娛衰經抱孫呱呱
不果典衣并食窮獨那哥人之所憐天之所矜神不
或恤莫我敢承惠而不費拜漲授土知足知止腹滿
嗔吐何惜一勺沃我稊稗無耕無菑惟死與丐詩書
禮樂幼我何學神寧忍予餓死溝壑夷齊何人西

有薇顏扶簞瓢亮亦有扉迫我于窮飄飄崇朝何其
有極饔飧謀饗有醕厚顏惟神是乞忍死何難餒思
良鬱死也何爲一息不斃神或嗟來報不蒙袂神其
聽之謂他人母謂他人父乞我以有勿央我坊勿涇
我塹豐年有黍敢祈不歉九里潤河我潤凡幾枉我
尋尺澧水有芑有芑有黍合勺糊口豈不他謀君子
不苟祭食惟虔貧無肥腍惟神格心幽明幾許尚享
爲始祖翁長條村小寨墓下築垣樹桃告主神

文

昔我趙氏辟世紅巾勝國之末來自于汾我祖貴翁
實維始尊洪武七年梁集充軍長條小寨宅此古墳
反本窮源譜系不根譬諸洪荒貽我子孫上邇無由
世此墓門世遠屬疏各稱是親况統誤讐吏毒殺身
廿年逮繫幸恤 聖君嗟嗟我祖不死後人覩我西
周四夷交侵乃今逢例清丈大田辟疆五畝復我九
原子子孫孫哀哀墓垣卜誅宿草隱維是尋引水樹
木禱我後昆增丘疏渠封高鑿深得一之寧敢瀆明
神祈神之祐厥壤賜渥一堵獻成不崩不貴憫我家
難哀我後昆土宜於木維桃蒸蒸九里藉潤石橋之
潯水土平成垣衛木新嘉氣鬱葱迎日覆雲春華夏

實德馨神君奇葩碩果先人是珍先人之思天不喪
文牖我子姓孝友是惇歲時祭掃割雞蒸豚禮我吉
兆惟神是禋神之焄蒿與天日臨祭酒焚楮取耿矢
心尚享

告長條村祖墓築垣樹木文

嗚呼哀哉我始翁在天之靈其時陟降此墳乎哉統
子孫等謹卜吉日爲翁復築此墓門也謹爲翁復我
五畝外宅計五日推工可完載樹之桃三年爲林維
桃碩實利我守人歲時祭掃繼世相因誅茅剷土尚
妥翁神哉嗚呼哀哉我始翁也其辟紅巾自汾而西
亡者乎人亡世遠亂離遑遑嗟我後人莫知其詳但
傳翁諱文貴或謂諱貴以男我百斯之祥不知我汾
之先墓尚有後否誰之歲掃乎墓場亂世賊人敗我
經常以罹此殃也敬因築塚以告此五世之遺傷嗚
呼哀哉我始翁也洪武七年際梁集充軍之會始軍
於成都再調南京龍虎左衛今尚南戍而未替弄操
江之舟楫而如戲嗟我始翁非罪非招非爲從義何
以貽我此後也而教我以日勵方幸天下無事愧不
能繼武以効平胡之計建畫麟之勢而空思乎 先
帝且古寓兵於農普天之下皆可軍也况我 國法

諸後皆禁積年何此軍也獨我之多男以得世繼不
今逃亡缺伍他日清勾之不逮也又何當事者之不
知變而區區乎守三旨以執夫舊例邪嗚呼哀哉我
始翁也時幾子得姓焉當時以春至溝北起雉之祥
奠公爲新豐之壙其分爲下戶者爲翁之第幾子耶
相傳竊翁柩爲今此長條村墓之改葬統考傳聞於
統祖府判君於翁爲孫諱靜也得此世系莫知其正
又聞我祖傳言先是有支分於陰盤者不知於始翁
爲兄弟子姓行也當時族有以人林起家者官至布
政猶及得聞我祖得與我布政公會葬之命徒以乏
嗣莫衍餘慶夫以布衣而爲方伯宜必人傑爲我宗
英何至湮沒不知乎陰盤之墓之梗何此分崩離析
我趙風之不兢以不與聞此復塲築墓之景乎尚此
大招以分我不腆之饗悲乞地靈之我公迎也古來
陵墓誰其終令嗚呼哀哉我始翁可我作乎以鑒我
子孫繩方寸也乎顧統小子今年八十四老矣恐他
時之不可期故爲築墳之舉示我子若孫識此吉土
也統不佞不肖不孝奔宦逮獄不爲始翁拜墓也數
十年許矣皆我宦跡誤報而茹蓋誤忌於御史誤報
於知府大破我家慘於胡虜宗戚負累死事者十八

名口廢學棄產致我二子之失所諸我仇仇之絕天
怒我安忍以奉飯之一盂告天道於我祖乃今諸孫
楚楚薦精我祖匪人明明下覩復此外宅實爲天與
昌後在天我祖是主俾爾子孫之日幹蠱也

重立祖塋神道大門告土神文

惟神丘壑林園爲我大社土令陰靈坤德奠野祐我
後人山峙川瀉一方無虞造物陶冶我祖外宅豐原
之下九代厥綿寔惟趙嘏嘉靖戊巳家難殊巨棄家
如筵辭墓曰舍時惟胡守謀我族緒石州汝輔貪橫
伊頗矯誣天威不啻變雅大地繼震我寢裂瓦隤我
神門棟摧甍墮仰庇明威豐墓是假塋無覆巢牙秀
栢朵守人四夫屢盜猶妥後石陷胡天還胡禍惟胡
穢胡殺虜如鮓隆慶末年行冤使者恤我於獄門生
援我大歸豐屋十年舉火補衣并食痛定繫掛乃諸
子姓謂我爲大議復顏門學步起跛立門有日十椽
小厦椽築從事乞壤納苴敬叩括囊爲我少寓隸我
木石惠持賜補題我思亭敢曰蘭若牙遺石羊敢擬
行馬么魔魑魅奮雷呵打盜賊奸宄西却重鎖丘木
棲鴉巢狐不啻沸漲歸壑不我曠釋我祖匪人百祝
惟夥寓帛楮錢酹酒禿竿所願神明所愧德寡肅然

神風下上左右神其尚享

爲先大夫府君望立神道大門告文

嗚呼哀哉我祖公之裕我後昆也凡我子孫之有今日孰非貽謀之餘澤哉統輩無似將何以報答我先公哉往我先公自建塋豐原之下鴻門之東之地又北至春至溝北以來封樹無恙嗟嗟嘉靖乙卯冬大地夜震橫亘千里顧我外宅室門墻一時傾圮獨餘丘木相牙森出惟時不孝統以誤見讐於守令矯誣詔獄逮繫長安曲議人命始謀謀反隆慶末年得蒙恤典萬曆政元大歸塋屋至今踰十年死而復蘇蘇而瀕死與諸子姓議爲重立我神道大門僅於二楹以闢周垣卜以今日豎柱上梁用告我祖受慰神靈尚享我伯考長公伯考次公我考三公叔考四公叔考五公配享

代祭河東張封君文

惟靈河華精英三晉舊河東名家靈椿燕寶不顯惟德不貳而篤惇仁決善舜居堯族詩禮趨庭丘園日貢龜書馬圖河榮山瑞道通衍泰交抑雅雷首龍門花危洛社太中有子二程道宗弘農積德百世三公在昔河東名流三鳳乃今一張明世屬重長公

傳南黃閣夾輔文武參戎次公吉甫滾滾公侯孫枝蘭桂大人履敏高科甲第內教家法外謝俗務縉紳風範嗟我公度深木精忠再啓溫國河汾世系弘祀封殖於赫瓜瓞孝友重光天子日聞日聞四方華詰五雲寵封萬鍾陳荀德星惟河西東一人有慶漸利讎益四方之望式是百辟躋七祀百順老還少長生久視霍松不老胡厭世紛上天不田大塊佚我帝鄉駛旋手澤存書鄉思在社遐我訃音哀動朝野上憫元老相朕師保殊禮錫葬道官載道欽限有期弔祭國哀風慘名都雲黯上台惟聘鄉曲忝附年家昔隨次公同計公車知死知生心通身遠哀哀鄉士忍忘誄挽矧聞遺德猥承縣邑疎才迂謏驪下思立東望太行莫航廣河馳心靈緯效引伊何吉蠲爲奠遣吏致辭儀不及物心不盡思奉醴靈輜上下左右洋洋天地微或我親誠或通神明明不違知往知來知遠知微嗚呼哀哉尚享

秋穫祭肌粟飯于長餘村小寨祖墓文

惟我趙氏世宅新豐紅巾之亂莫知始終維我貴翁洪武七年五塚充軍成都四川傳分下戶家無考證亦傳陰盤支分布政布政人材銜存跡無下戶何分

莫知其初家傳貴翁子丑合葬下戶盜柩妣獨豐上
世遠譜亡冊名軍寓先卒大夫開拜條墓統自編年
歷世壽齒五世丁統擬爲真是統自結髮閉此殊牢
黃髮出獄思墳長條陵波荒廢搜地于隣得塋五畝
築之周垣乃謀斯守將樹之桃桃下墓蹊桃利守招
試先樹粟以調桃昨是年蟲蠶耗半而攜所獲且斛
敬春而飯乃先九日薦公三獻統老家貧羹餌杯牒
割雞爲牲不豐而潔惟恐翁饗敢曰神享綿此孝思
繹思回想無守恐失乞守可常顧我子孫思餘善慶
泰陵漢塚石馬棄草敢願子孫賢孝煥倪况統恭景
獻飯幾番三年桃實薦桃可蟠後人食桃可食翁半
思粟思桃五世淚肝九世齊魯萬年泰系赤手丹心
抱病待斃歔粥而甘遙思先人祖妣在豐子孫如雲
敢後于妣而急粥祖曾玄之思思穀思乳嗚呼哀哉
尚享

祭竈文

嗚呼貧賤食以君靈餽我又年惟我之貧數突微煙
我食伊何何以告天今歲且除明神當遷潔我心饒
匪直塞淵毋錢控馬禮與俗沿亦有椒棗金盞惟嚴
爲牲無雞一餽告虔餽亦非有爰鬻果田凶歲辦具

廢我耳盤敢曰膠口實爲無甘神其我諒不我過愆
老不克家敢與神嚙附告新神不薄窮門肅肅降止
奉候首春卽恐春饑竈下無薪無薪無穀神闕何宣
借麥早秋亦遲有年祈年田祖神豈匪靈今年大饑
比屋罄縣祈報常禮非敢福先蜡且通寒夷竈忍饒
天實爲之司命有權昊天不弔神其何有新故相代
念我溫溫何以佑我何以自神何所爲禱百神職分
我無肥矜神無嗜豚玄酒可酌九地惟深幸勿傳舍
俗吏視民因餞敢告

告亡友曹大叅似泉公八哀文

嗚呼哀哉公真長逝矣夫前此月之十七日兒鈴書
來報公疾亟屬後事握手落淚如雨問及不類統者
備至次日卽草帖西問冀及死生遙一決別而僅至
以午後公已已中就逝維行有神固不相我僮津令
若乎哉而不一見我萬里書回邪嗚呼哀哉統一聞
公逝卽於先人古堂設位而哭晴苦腦急且不勝哭
將此不盡之淚招誰同哭而更爲誰哭乎嗚呼哀哉
夫以公之靈逝纔一二日應不與大塊相遊散也公
日少我五齡縱統今日得死牖下泉路冥冥安能再
健夫策高足追吾兄對面如嚙昔邪嗚呼哀哉且公

於不類少遊也方公至自鳳陽時非冠之雅何其壯也其後嘉靖乙未謬登甲科得聯名並肩而我堯翁與先慶山翁因相約爲婚姻又何密也而顧先我而逝又何其速也且一時姻家王三渠首山楊江坡葛西玄張五臺與同年高渭北蒲夢山黃雨田胡黃渠一時同遊諸彥滑南塘諸君子相逝如頽波而統顧苟且以尚爲人邪誰其知舊樹通聲問一開懷抱邪嗚呼哀哉且曩昔統遭胡毒誤報宦讐母死不克奔而三木囊頭公與堯翁厚庇曲成卽今日士風忘已之將來且林下也竊守令微權雷川其身雖公與三渠之門亦敢納有司之侮尚幸公之大度也將統縮首循足何時而已邪嗚呼哀哉且公之約統爲婚姻天作之嘉合也而令息不末我趙室以甘留孤女作公之握鈴之手以與令甥周大家阿祥訣別亦之周旋左右而何忍死生未訣邪而阿祥竟何往邪邪亦幸有三舅氏者也嗚呼哀哉且統自太父來故萬金之家一遭誣獄近三十年蕩劫大盡然幸賴故舊脫太白於汾陽且十年於茲矣而顧際踰七之老年且復多疾周流百體禍疾百出目矇生花耳重遠聽二千廢學三孫尚幼家無生事不餘壹漿如昨聞

疾非不欲高車駟馬領阿祥致問以傾頻年相思之懷而資路無策急行則暈且爲位之哭兄於我豈屋也夕朝才裸一蟻酒焚楮百葉爾豈不能炙一雞如太牢以西臨哉而顧遙哭邪古人有言傷哉貧也而今則貧且老也如此無可奈何不盡之情何嗚呼哀哉且統末夏新秋以來痰而復痢匪痢泄經月待斃顧自危如一朝薤露爾不知及公殯餘可匍匐一臨否更不知公葬約以何時可能忍死以一相送否如三渠之葬則固末之送也已矣嗚呼哀哉統抱不盡之哀百告不盡夜臺知聞慰我長思敬此昭告別令鈴也執子壻如俗禮三牲飴果奠公靈位惟公尚享

祭嚴友文

惟靈一姓頭角吾土之英善事上官與人有情教子賢孝足家而榮顧余小弟愛我如兄已構群小讒忌惜傾定弟不才宦仇適丁君子在疚室家是氣天下有道耿耿懷刑二十六年甘自幽囚有如此日愧食忌明愧此席黯敢曰仰更既覓米釋賢我諸姪家教自獻愛我助我好我無厭哀我賢兄孝子無忝古人有言竊聞其自報德報怨不及後嗣坦心蕩蕩夫

復何忌平易近民聖人之事與物無競焉知國是
物錙銖小人憊意君子適俗道不降志知白知雄遺
世之氣不隘不恭夷惠風契張讓且弔故友况義白
頭羈孤故舊凋謝見君如昨咀君幽舍人孰不死我
且及化生也何忽死也何乍情慙昏宦學賈學稼
蟬天地歷幾冬夏知死知生聖神之亞有子可死戲
劇秦罷公子多材間里聲價美衣鮮食何羨王霸焚
楮騰煮旨酒載瀉幽明知遇受此意迂臨風斯須殷
勤蘊藉尚享

告考歸像栢宅文

天地生人恩私吾父母劬勞不我終顧生為傳神
殁為立主寓我孝思終天恃怙哀我先君寫真大像
衆潢有年儼考精爽哀哀父母時日哀想想見毛髮
身隔天壤悲男不得曲陷詔獄二十七年萬元始恤
噫我仇仇誤報不贖士變渝風酷我退屬中年百禍
太棄父家遺主棄像母妻升遐憶昔家難誣我謀及
曾參殺人母夜竇避凡九閱月家無唯類腐心析骨
奚翅國敗比我恤歸震餘頌壁補漏扶傾日拾斷甃
愛我先像茅楮十襲舊心不置風雨不笠哀哀父母
泣血何及况復母柩家無粟粒惟萬戊冬艱難莫母

黃腸餘材惜薪日守讖曰作雨會疑遲父兒年喻八
亦恐速朽乃今庚辰中冬置雨絮隋而吏芳香內舍
月晦乙未佳城潭潭載之椒精重我布幃遠卜季冬
已亥吉日告我考靈移神安宅有主依神神寧于室
靈遊于虛神休于密歲時窮祀可以割雞有孫繼世
仍仍願妻兒鰥日衰侍幽無時配食誰妣母主在茲
父靈附子顧此安居佑啓我後世

移西庭外門置寢室後告門神文

嗟嗟先世降我明神先人肯構奚翅百門既遭家禍
家破身喪大喪神君流析鬻當昊天不弔家亦板蕩
三世無容五神不暢維余不佞冤獄屯危二十七年
昨癸賜歸天子聖神往事何追歸客白頭家僅壁
立睦族仁里宜俗莫測習坎重淵嚇逼惻惻前榮礎
傾後寢牖塞出入未由起居百歲今歲甲戌維茲首
夏乃思移置通假二舍廿四戊辰卜移前扉銘我後
闡虔安神位豈無他山良材不既顧我老窮舊不得
已斟酌後先耿耿自思豈云輕賢編管安置理道何
常下天上地否泰循環大易曰易七十何學舉先虞
弊非敢慢神私非用已維神聽卑勿窮吉集締蕭無

能判筆誤真敢辱明神由我匪人我罪伊何空不貴
身神焉佑我命也司貧我躬不閑違恤後昆二千失
學老孩三孫桑榆漾暮競此朝曦日出日入春秋幾
晨監我警我莫余老嗔先君之靈不庇其鄰暗室屋
漏諒不愧天得死庸下彭殤何心苟有糟糠何媚寵
君四海一家吾行自任吾門苟安尸寧自左一息尚
存出入容我舉世無容吾門相可貴可貧可死可
生可通可闕可樹可傾無所不可託此眇躬我實寡
慾誠與神通知微知顯千古豐聰瞻瞻有戶敢私鬼
謀焚香告天豈不門由自愧正已籲天何求我惡何
濟我善何裕我心無爲或宜隨遇幽無鬼責惟神是
懼一朝一夕卯酉啓閉敢告

祭東泉引水入墓道文

惟靈分脉驪麓號我東泉泉出東谷澤我公田延我
先君無渥栢阡鬱鬱茂林時具爾瞻既惟克獄悵不
弔天丁未壬申二十六年家殃墓孽世事悲遷乙卯
地震泉靈長遷墓廟谷責豐苦同捐萬曆癸酉栢壘
飯酣未之前聞栢苦蟲食既癸至日恤恩大還天
子聖明上帝是監蟲蟲秋殺靈亦消消豈不遠復地
道調元下待宗海美翅所堪敢竊河潤濯熱濟華顧

我墓宅昔靈是纏水歸故道食栢縣縣渴卽易飲一
勺借淵豈必決江湖渠攀緣靈斯惠斯百順相開蛇
涎遊龍出谷盤原鍾頭風雨一瀉灤川沾此明德祭
用吉燭天不棄人惠我綿綿子子孫孫我寢園春
杏秋棗敢我神先泄清飲渴渴清清皆思顧我污德納
污是賢再沛群生不厭我專牛飲滿腹雀浴想翰瀑
溢賜懽敢爲神怨風伯雨師造化不愆神其尚享

祭先布政使翁墓文

嗚呼哀哉哀我先世代如夢孰系我先不徵杞宋
寓我新豐夕蛇朝虎紅巾以來九世西土厥初分昆
圖西崗山是爲三分豐陰陰盤哀我公族公爲藩官
盤先謂誰無後失傳幼聞先君幼聞先祖會英陰盤
謂布政甫少但訛聞謂自圖西客死于此疑傳莫稽
苟曰方岳惟我趙良夢想先人白首未忘今茲丁春
我七十八豐有旁系長條同閭條墓墜夷我不能悲
爰治其事乃聞公墓陰盤坡下沉陽坡附宋寨其西
佛寺東住周姜客諷陟降退進者舊傳聞無所據信
何物嘉宅豐碑疊避茫茫下土莫探其跡原始要終
百五十年薄俗勢利盛事莫傳君子爲善貴在有繼
文獻不足可論前世五世之澤不遠伊邇我生不辰

敢不貴耳祖善不傳我非仁智仁智伊何莫信一祭
史不立傳家無脩祠龜勉之事誰復知之知與不知
盡其在我我祖匪人死無不可不知不傳我心實忸
老我末庸媿為人後十年薄宦廿年逮獄半生精力
耗棄何謂老而恤歸常齋究理哀哀後先心事凡幾
昔令臨汾考祭甚然且造塚疑信之互設有風考
不如獅羊羊且遺直堯臣沒亡望望無極山川廣葬
南驪北渭山河無恙古不墓祭惟墓何求苟在我土
四 日月照臨哀我後人地下有知親我望心
尚享

為學子開東塾祭門文

藐我趙氏六世事儒我孫我甥教之詩書兩建甲室
假名東塾願我學徒教誨式穀乃啓塾門西向惟中
廣可周身高且鞠躬敢曰禮門士願由義敬卜今日
告門致祭祭維香楮告神以文祈神之靈佑我吉人
里無名人過辱地理率我孫甥虔為神禮一出入
莫予或煩夜而焚膏晝而閑垣勿納匪人亂我小慧
盜也勿窺青蘊又敬矢二三子念念明神憂勤厲志
直諒同心學而有成惟神之光學而大成與世名揚
昔者孔門顏曾冉閔繼至孟氏道統不泯嗟我後生

苗而不秀舉世無容老愧學究傳經且難所貴立志
志不習移道不地墜非法不言直道世遷士心庸違
誓非吾徒老我自信寵辱蚤忘惟神祐我士氣洋洋
何味豕肝何華絳帳敢曰教父過祈無恙惟神不非
尚享

祭楊受之文

惟靈我西周之修美兮錫嘉名於肇生繫岐嶷而不
遲兮髫承家而傳經固內美之日彰兮來吾先夫群
英沐 聖化之洋洋兮紛多士而彙征
及兮日孟予以三友相关于之多才

斐計出關而遠遊兮歷燕趙

兮網聲華乎其四方炳臯比而坐講兮京

戴德林宗儼而清議兮太學重焉於京國鼓

試割兮一麾出而為今經大名之樂土兮雅弦

為政奄西放而謫青神兮吾固知其有以也揖

而長歸兮嗟不病乎失已彼君子之用人兮視

之相材顧充人以難事兮夫何使乎守令之相

一言之阜民兮底遲遲而淹於三年貢丘園而

兮追來者乎陶之潛諒傳世而得人矧愚叟之移山

誕瓜瓞之疆場葉公而應鱣弔鯨鯢於秦漢慘

新豐趙 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雜著

○三良原

承風積俗善束縛人如縛馬牛而不可以自解是故殉葬之俗能縛秦穆顧其收三良以自殉則或非獨溺於俗也三良之賢國風之外無所他見固一時勇敢逼有力之士而穆公固霸主耳霸固多狙詐安知不愛其勇而難使也以非少主之所可制而故假殉

去之也乎夫殉不知所由始想其君臣父子之間必自是為禮終而雖殺身從之猶將自以為成孝况復其間情慾自出牽制傾引所謂無結而不可解者乎固晏子之二桃也而良人之哀又焉知其非叔于田之類乎三代而下謀國者率以狙詐相勝相先漢高之末縱飲悲歌慮如意之無以自存於其身後也故忍而欲易太子易而呂氏殺矣既而不可易則戚姬之愛割故復忍而為惠帝計人言帝欲斬噲為惠計也要之大殺功臣率為惠帝則直忍立子而殺母况一二力士哉夫以穆公之知宜必知裕于留賢殉

皆取諸左右便嬖婦寺者流謂其從事先君於地下也而何溺情於三良之死或者有以自取不然則其勇招之士之不幸也風俗至此雖有明君賢臣恐亦不能遽止於一旦昔者滕文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且不欲也不欲者多必且階亂而况廢此送終大典於王少國危之日殆非可以臆決而口舌爭者君子於此亦惟曰明先王之禮以道之爾嗟乎先王之道未嘗一日不明於天下也而天下亦未嘗不一日不自用其明君子如之何罪秦穆而不罪殉

辯王仲淹心迹之判

崔後渠敘中說考可謂好中說而終非仲淹之知己夫心迹之說蓋王子傷時之嘆也王子蓋反言之而渠顧正求之爾雖溫公程子皆失之以正夫自羲黃堯舜古聖人以來皆以至誠之心發於事業溫公之論正矣此正王子之所謂道者其云心迹之判久矣抑誰判之耶此正王子所獨傷猶云民鮮能久矣此固夫人自父判之心迹仲淹蓋傷之爾其曰適道者不知其殊也則又悲其欲救之而不能而固已貫之一矣是故心迹之判合可以知王子也先民有言衆言折衷于聖昔者孔子辭樊遲之問而語禮義信於

他弟子豈固隱於問者乎蓋君子之言有所可盡有所不可盡者皆心之用以通乎事之宜此之謂應物之智非其判心之謂也故曰危行言孫夫危其內而外遜之此與小人飾詐者何異而君子不以爲迹判夫心迹之不可判如形影然世之自析其心迹者如云行不掩言云爾非可以離而二之也蓋君子之誠於爲善猶小人之誠於爲惡小人之惡迹發於心君子之善迹亦發於心故小人之詐善終成惡迹君子之過迹亦不失爲善是故君子小人之不同在心迹之辨亦謂能自判其心迹也若可以自判其心迹者則善可詐而惡可掩矣是故王子有爲而爲心迹之說耳余非擬孔子之非倫以自附於王氏門人相與尊大其師也亦姑據事理之同而析之吾嘗謂中說信非大賢不能言其所以推尊其師之意亦不可遽以爲非特思尊者未聞道而區區欲以言辭餽孔子此所以啓中說之疑昔者孔門弟子推尊夫子孔子亦嘗尊堯舜矣使尊王氏者知斯尊夫何至病乎中說雖然猶幸有中說可考也苟無中說仲淹沒而不聞矣佛氏之書大抵皆病於其徒之過尊故多自神異以濟之不可究稽之說皆佛經有考亦秩然可觀

君子之遇有幸有不幸此類是也論世者當論之以道亦當體之以恕

3 始皇項羽論

帝王之道在用人而已矣用人在心而正心在學蓋學則心明明則知人是故古之聖人勞於學而逸於治無爲天下化之夫天下本不可以無爲治而治天下者本不可以有爲得人而代之爲則無爲而有爲苟身自爲之任法而不任人法未必盡而國且先病矣此直事理之易見者耳而高才每多蔽焉蓋因不自知其才與勢之不足以周知乎天下而方悻悻好自用者爲之也嘗旁觀秦楚之所忽者於草野中而真見夫自用者受欺之慘雖一守令莫不皆然按史秦法稱刻而項羽兵號日勝之雄宜謂盡於兵刑而人不堪命矣然豈知其未也哉方羽之軍鴻門也直數日耳土人至今可得其遺鐵斷鋒于溝畝始皇發北山石槨修驪下墓今其地下石屑中土人時得其所遺棄鑿斧以爲鐵鋼夫其所執以爲鑿豈所以爲屑哉而其一時所自淬礪之鋒固未一用之鴻門何至遺棄乎由是求之則秦之土中敗者不止一鑿而楚人之倉卒容有項戟捐盾者不詰也是秦之法急

於上而不理於下。楚之兵困於闔而不閉於節制。故其勇易弱於漢。而財竭不支。遂至亡秦。荷得其人。即小喻大。一吏理矣。不然一墓而何。至久役七十萬之工徒。爲鴻門之士。已四十萬衆。何終取魯公爲哉。是二君者。蔽於耳目所不及。以自喪於兵刑。而卒不自悟。後儒之論世。猶謂秦弊於刑嚴。楚傷於兵強。是據收局。猶無旁悟也。安得盡導之微服。而竊觀也乎。嗟乎。中人之性。易蔽難開。導而觀之。亦恐無益。若夫知之而無蔽。與夫蔽焉而先知之者。其惟聖人乎。唐虞之盛。其詳漸矣。嘗觀周禮。悉於小物。而於易之彖象。得見文王周公之精於世故。固可以思堯之任舜。舜之任禹。皋陶。匪徒恭己而已。人徒曰舜無爲而治。而不知凡其聞之木石。鹿豕。間固皆聖人小物之心。學也。秦漢而下。猶知祖黜陟之治。而更爲小人府恩怨賈賂賄。至帷幄樞機。偏聽獨任。潛移巧成之術。則又百出。是皆無學以主之。而其任人愈勞矣。其弊遂至如根蠹文。麻蟲竊值。士風喪於朝軍。氣餒於逸民。心決裂於天下。如土崩者。固皆宋鑒之不遠。豈士大夫所以報宋恩禮者乎。而曾秦項之不若也。故曰爲治用人。知人貴有心學。好古竊稽。冒然三嘆。

崖雞

客有籠鳥者。謂爲崖雞。丹喙珠趾。閑閣聲香。佳尾鳩臆。大倍家鷓。蓋亦雉屬也。因指其喙。此雖時殊。黑成翻而飛。後始蛻嘴。褪黑出丹。鸚鵡之褪。易其色。崖雞之褪。并脫軀殼。方褪時。家咒。雁歎。如蛇。蛻然漸析。而離有不克速化者。爲之死蛻。因爲言蛇。蛻嘗得伺蛻蛇。當褪時。病而漸腫。腫極復縮。腫殼枯虛。裂頂而出。如蟬蛻然。嗟乎。此僂家裂頂之所象也。嘗聞客言。伺蟬蛻者。漸次間。關大抵物蛻皆病。如更生然。時四座集客。或言。應蛻曰。應蛻眼。嘗求亡羊。得應。窮谷草中。故晴閉而新睜。未落蓋。應性知蛻。預託山谷。人不至。處稍得自全。嘗見肆韓。應有三蛻。眼淚者。已漏滿面。不知應壽止。凡三蛻。或亦二晴。出王相通。明復耶。與夫蛻嘴與殼者。皆未伺得其凡。幾日病而來復也。物有成性理。有間氣。何其察之隨。有言。賴蛻肝者。曰。賴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人之常言曰。人心象膽。世事賴肝。因憶昔嘗見解象。象股骨殊異他獸。畜凡出。膝背。接處。皆小骨。攢束外環。而肉其中。窾以爲膽路。故其膽得四時。循乎四足。嗟乎。造物巧變如此。哉。良獨病崖雞乎。他客有繼

言獮之蛻角者與昔所聞於韓一槐總兵者畧同獮
野羊也野羊亦多種大槩好崖栖凡自固耳獮之大
者肉重千斤嘗見全蛻雙獮並鋪足滿一案方當蛻
時苦無他蛻法則自投絕崖翼撼震以自解而獮亦
自決死矣已甦而自逸土人時收其蛻角或有並獲
獮者但不得其蛻期如呂氏春秋所言麋鹿夏冬之
解者可芻養而家觀之也隨有會寧趙生西趾邊土
也其地多麋因駁之曰諸言物蛻未必目見前人言
麋噬虺食栢而香結退臍而藏覆以自珍吾闔邑無
栢何食而結香然未聞其退臍如象之退齒而曾有
獲其藏者象之退齒東南土人言解之澗溪中時日
來視之久而漸疎漸遠視之人或望木偽齒詒而竊
之否則大暴山氓甚之鼻傾其屋人言犀退角罕見
而未聞也至言噬虺傳之訛耳麋春和其臍自張蹶
諸花卉得其香而枯之蠅蠓集其臍臙然亦括之凡
諸花香蟲肉固皆其香材也至其遇蛇回旋數周撐
足張臍以當蛇蛇自起而納諸其臍以收入之獵者
或有得其臍而收蛇不旣者或有收而未化化而不
盡者大抵蛇爲其香之主也然實非噬非退藏天地
間事物可舍目而任耳哉言既他客有談龍者言龍

之蛻以首目見晁棟南苗藥嘗得全首置之牖下高
可二尺許骨皆聞他掘地得骨血尚未乾而龍不痿
亦或有得骨石中者不知龍何以神化而爲蛻法也
隣客聞談龍過而轉言九龍蟄法曰陳圖南竊之而
能睡因再言蟄法誦蘇東坡詠檜詩地下惟有蟄龍
知之句欲相敘諸蛻以爲詩話適壁有虫響應而得
之乃俗所謂蟄頭蟲者纏蛛網中爲之解之妙契天
成效唐人李杜元白爲駢後絕句一首佳音勝鳥短尾者之隱名
尋常煩病分衰聾天網束人笑有躬蛻甯自憐慟雌
雉磕頭何乞脫慟雌爲死蛻喪于也
姜里
姜里文王拘地故因而經見考其訓義姜因水得名
水在今湯陰字从羊从久从羊不知何謂其从久曰
久正也其取義曰導也進也善也有商獄名蓋如云
拘罪者令進而善以自贖也因文王而顯非坊於拘
文王而設其文本作姜或作姜姜姜姜姜皆前時傳
錄之誤後人因之不取是正亦或一時各見假借過
用之類云爾作韻者當收而決正之無辨其誤以貽
所不知則文字自然省約諸韻如此者頗多姑言姜
如此

字書註痰義意補

痰病名也其爲物則血氣之液也韻書註痰云液所以養筋血滯不行則痰聚于鬲上而手足弱又云舊云病液非也太凡人物生而血氣周流一身血由氣以滋血氣相乘行於肌膚筋肉之間血之液融而潤乃所以利行乎血猶之云河潤河潤乎地中猶血潤於身繫并則潤出洩而爲泉猶身刺膚則血滲故凡物死則氣散而血亦凝而枯然血之病也則滯而塞行大病則大塞小病則小塞塞則聚聚則結凡滯則爲痰痰聚於鬲匯於胃蒸於四肢內以燠心以上于頭目遠弱乎手足爲痿痺爲嗽爲吐或爲結核如瘤如瘍百症盡出周身無處而不血則無處而非痰故名其病曰痰字从疒从炎指氣之炎上者言故能爲燥熱焦脣裂齒故醫家謂之痰火蓋不以痰爲液也血有定名而液非異體痰釀於液反以病血然血之爲液非所資以自養但以利行血爾非以液爲痰也猶麴藥以爲醢而麴與醢則二名古人制字當不从疒矣要之液實均爲血氣之潤譬之地血土爾凡竅於山川者皆爲血今夫氣喝者則必濕濕則潤而爲液內流而外喝均之爲液則液不啻血也血氣周流

相爲依附猶古人云天地自相依附特清濁輕重浮沉之間爾氣清而血濁且沉且重故歸重於血以痰爲血病云爾

摩碑笑

俗相傳謂昔有人夜止李陵碑下者摩之得其文詰朝誦以對天子常閉目試摩他碑謾不得一畫已而誦其文玩其款式復試摩之仍不得一字凡碑刻陰文其坎不足惺指畫之爪其理復淺嗟乎好事者爲之辭也是故孔子之甚紂也曰天下之惡皆歸焉夫歸德猶歸惡爾故君子貴知言俗言不易破猶古人之書亦不易解五經之外大抵多稗說也如卽一二著跡易見者以爲天下後世發矇傳有之曰齊莊公回轍以壯螳蜋夫螳蜋細物恐無以自見於車塵之間公呼之回應在車上徐則恐不及急之則衆必駭指顧之間而轍不已越規乎顧養士者不感激於平日而決歸心於一轍跡則夫轍環天下其得國也久矣夫今夫人論柳下惠者孰不曰賢大夫傳乃重惠坐婦人懷而不亂夫大夫之家豈容婦人得以夜闌且大夫非齋不獨居齋居亦應有他侍人正不必藉此陰德於主公也好事者之病人如此知春秋之世

尚古者也。季世傳訛鮮不累此。公諉聞之俗吏緝訪文致止須一入而歐陽永叔死內亂矣更他如此世事爲發一大笑因命笑辭謂之笑例古書謂訓謂命云爾

蚯蚓無飲直

蚯蚓有血氣蓋以養兼飲其食取諸穴壤之滋濕實通其飲蚓穴深不滿尺田夫命犁蚓不自庇鵠鴉隨而啄焉夫土數寸下自當無泉其上當風日乾壤燥亦不宜蜚腹若以入土即爲泉即出土當爲霄矣此儒老理學之論爾地之寸壤各有田主蚓不求人而不能離人故不免人之犁鋤大凡物悲死于有用醫家畜藥脂蚓謂爲地龍然蚓不求人而不能免人之求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勢也古人蓋槩喻言爾且蚯蚓蟄蟲屬也借蚓且以旁格夫蟄蓋亦物性之不耐寒者自計避爾非天靳之蟄也驪山溫泉下泄爲渠渠壞餘溫蚓爲冬鳴因知閩越之茄草能閱歲宿根如他木者然地冬煥故也故夫日食既則恒星見冬而春日焉知驚燕之不解出邪且夫物之飲食不啻如蚓人不能盡知猶夫人日用飲食天亦不能盡知云爾古今人相傳蟬飲露深山陰谷積雪中

有食蛆腐食相而有香然如我邊塞安定會寧諸無柘之野固亦香腐矣安能蚓穴龍窟中以相察察哉是故後生之讀書誦詩不可執一以溺古以病古人

大學無訟訓

仲尼言必使民無訟謂能使其不再訟云爾民之無良有一事終身訟者謂上者無以服其心使得以盡其不惜之辭也非謂化天下使盡不訟堯舜其正病諸註者譽之過矣此猶在邦在家無怨之怨皆註者過也蓋怨一訓猶悔也謂自處家邦無不心安者故不悔怨此是聖人自言其心如此亦非見之行事之謂在事恐難免怨故昔人稱人之賢曰能任怨

雷同讒嘲

昔人譏矮人觀場託見於人論人詩文亦多如此譬如排佛未見其門牆而狂怒妄言往嘗登始皇墓怪其上下墓土皆本地砂礫非如火所云轉東山與栗同價之美土也既見周文武墓其規制亦頗不狹小及今萬曆甲戌屬有人鑿始皇墓田間知爲某給事題進急欲國用招舉帝王陵墓以濟之者也更問其項畝云始皇塚盤一頃六十畝他漢高塚盤二頃二

十畝薄后盤亦如之字書墳墓塋壙塚陵等字皆無明訓太分別故姑相以墓塚爲稱謂云夫天下古今皆稱漢文節儉以罪始皇乃不以薄姬附高陵而侈墓過於始皇哉上價同與不同不須論矣以此相形乃知他人論詩多雷同是非爾始皇墓他日登驪山顛下望如一大垤更信人言之不足恤

誨淫原

易曰誨淫關雎曰不淫蓋傷之也聖人憂之爲之別男女嚴淫刑而今之冶容如膏髮縛足畫眉穿耳鈿指籠臂絡背趨腰以窮夫珠翠錦綺之妖孰非誨之也

沙譬

論語涅而不緇蓋如詩之比辭云爾夫既已言涅矣常恐不自有其白也而亦卒不得其比之比焉一日偶念他古諺白沙在泥不染自黑之辭忽契此物之妙夫沙之在泥猶王之漬蠅一賜湯沐固燦然故白耳何忌至白之易汚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有道者之言也可以類推矣推類旁及燕得磨理今夫治王石者孰不資沙圭剏碑澤而沙不失其細是自有其厚也伐石太華山不增長襲沙攻石沙不耗細夫復

何測夫沙豈惟外緇磷哉蒸之而不液浸之而不解可汚而不可化可碎而不可柔韌君子之不失已者蓋比德焉故曰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爲廣之以沙譬

曹孟德養將軍論

人言曹孟德用兵如神曹公亦自負其多智然本非周身之智也於其養將軍如鷹者之一言見之是故出入萬死古今將軍多粗人求飽肉者爾當畜之以忠愛亂之於心跡如擾龍者然使忘已之爲鷹也而後將以死依人夫渠乘時崛起亂離中一代割大宰夫爾過屠門而大嚼者奚翅一將軍顧暇與禽獸計肉哉夫禽獸之猛莫不媚養已者周武之三千一心也夫虎豹能熊豈必皆不食者哉夫豈嘗愛一臂耶而固可露之以饒飽之機乎渠將計自飽肉矣往逮中有寧夏韓總兵者自言嘗乘快射鴨稻塍中誤墮他渾人馬幾沒賴田夫救免而其所使之鷹之得鴨者已蚤絕去他鷹矣海潮天涯焉往而不得自肉是教鷹之貳也曹公又自有兵法古今人多言孫子兵法然皆多計敵而少自備豈孫之萬全不欲示弱隱而不發乎古人有言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何以畜之是可以喻性之有善有惡無善無惡一性之理也故易不言性善孔子亦不言性善而訓性者曰生理蓋不待情出而性已不能制之矣夫孟子之言性善猶夫其不言利矯時之多惡而欲善之者衰世之志也譬之草木匪孟氏所賤之良場師也樹而養之可以令棘棘之脫芒刺而後蒿艾以發幽馨乎故曰矯時之言也猶夫梵曇之以因果輪迴寓勸懲云爾夫以佛也而畧不知元氣化生之理形愚人也哉故曰皆救世之意也執之以爲性譬辭

易謙之六五上六二爻義

易之謙柔道也故聖人濟之以剛以用威武即陰陽靜極之動也謙之六二曰利用侵伐謂他人之侵伐我者言即後世兵法所謂應兵故無不利若侵伐他人是先敗謙矣上六曰鳴謙言發於聲色也然不得志是空言耳即太公人謂之狂者然夫不得志抑何以爲行師征邑國之利乎是亦壯其志之可以如此爾也若以邑國爲喻已之私前史有言英雄無用武之地且不行於妻子何足以邑國爲况若以邑爲私有已邑夫既以邑之矣又何征爲玩此爻辭是但教人以不可專於柔謙也故孔子之繫豫辭也曰知

柔知剛萬夫之望夫子之言柔謙蓋亦此道讀者不可不察

浮雲蔽日解

唐人有云浮雲能蔽日嗟夫日月貞明豈物能蔽由下蔽之耳苟有蔽古人有言一指蔽目愈小愈下而愈近則其蔽愈固愈點而愈變佛氏所謂千眼其善喻乎四明四達或有遺明嘗一日小坐後榮相就秋日忽明忽暗眩而亂睛乃竈突炊烟爲之因自嘆曰浮雲之寓意也古人良疎而迂哉千家之炊合如密雲蔽民之伺吏俗吏之罔民罔上且以無日雖有迅雷不破覆盆是以君子有下問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嗟乎樵牧細人豈必智於坐而論道之君子貴通其情掃浮雲耳禍莫患於上下之情不達達則閉目而可與捫一世重陰席地觀於九天之上故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

原曾子啓手足辭

曾子病亟啓手足之辭蓋爲德行寓言也人有五倫士有百行缺一則非全曾子蓋難於顯言德行故託之手足而豈忘喪元之教哉將臣魯而先去越寇乎今夫匹夫匹婦有終身不一入城市不拔一毛者是

豈作意爲孝乎。將其穿肩胛足以自食爲焉。往而非吾體。難乎其爲禹之腓矣。亦豈非解腕投股而後謂之不全乎。夫曾子豈特殊於聖人哉。且人生而此也。天實毀之。與其剪髮鬚髦。父母已先毀之。若惟其體而已。將追充其所不全而全之乎。且人孰不知代有政刑哉。夫其刑則誅斬。豈固戕天下後世以不教孝乎。蓋將以移風易俗。而全天下之首領。孝之終也。故曰曾子隱爲德行言也。不然一簣之華。何損於體而忍死亟言之。惟夫俗吏倣作威福。濫於刑殺。是民賊也。吾每見其體充盈且竟昌厥後。嘗自以之不信天命。

。彖曰象義

古語易經四聖伏羲有卦畫而無文字。文王周公孔子則有文字。曰彖曰象。又分稱大小象。又曰文言繫辭。然說卦雜卦傳。或又以爲不出於孔子。其後相沿傳義。不啻百家。只今荀九家傳已不及見矣。夫象曰也者。蓋取其象形以明易。猶成象尚象之象。其曰大小特借字聲以別前後。云爾。繫辭自顯也。其曰彖辭世遠義湮。後生寡聞考之韻書。說文王篇皆無所見。但正韻則於彖下分註反錄。攬繫辭曰彖者財也。云

明卦中剛柔之材及引王弼曰彖者統論一卦之體。又引陸德曰彖者斷也要。皆言其大槩耳。細考字書他義於王篇得彖从彡从省文彖之辭。隨考音計鼻頭也。說文又云彖頭也。象其銳而向上然又斷碎依違不能會意。要皆註者之誤。而卒不得材曰之義。已因由鼻頭而逆之。夫彖之作身在於鼻由彖之使鼻也。彖頭不向上而銳而其鼻則銳而上。蓋取其攻斲繫頑審臭取味皆足謂之材。與由此而見乎大易也。與是彖也者亦所以取象者也。得象可以會意不得意則不可得其義。得義則可以忘象。是爲魚兔之筌。蹄前人稱人讀難書易嘗自以爲讀易書難。此彖之謂也。不然終身讀易焉知孔子之所願假以寡過而况乎言語文字之間乎。

。光武與嚴子陵共臥議

後漢孔嵩家貧親老自傭爲新野縣街卒。使爲導驢迎刺史。范式式舊與嵩友。識而嘆息。把臂相語。與話平生。勅縣爲代嵩。嵩以傭未竟不去。嗟乎市交哉。夫孔以貧而傭代。且復傭去。將安之。夫范以刺史之貴必有餘祿。推之故人韓子有言一朝之饗而足也。安得日見而月代之哉。嘗以此而謀嚴陵光武之故人

也觀其加足宜必長者夫禮已有八議矣與之以賓
不籍朝恭時見便殿坐而論舊或時下饗因而訪政
此三代之遺美也或待之以故人賜第京師兼爲田
園歲豐肉帛及其妻孥亦或傳歸故里爲之安養勅
下有司時勤存問此自足以高其不仕之氣而亦足
以閉其固辭之門矣要在子陵宜必不重絕故人也
而一時朝儀貴之以官親之以卧以不體此公之心
而後世尚論反以徒高乎嚴瀨且大光武大抵非知
禮達情之言也此與孔仲山之下受代何異哉而將
高范高孔與

二節傳

臨潼蓋古驪子國也近在周王畿之內國語書晉伐
驪戎亦猶古徐夷潞狄云者然蓋自負不事大國諸
侯相與擯之之辭爲此語也者之與晉伐也尊而仍
之戎之耳非周史也然其風土人至今多負氣間有
厲廉耻决性命以自侃侃耿耿者丈夫蓋不獨士大
夫之謂也然其貞女義婦孤窮自活安安終身焉者
蓋代有之然皆無所知聞以相與草木枯腐而已然
亦不自知夫何爲節義而勉焉者也近萬曆初始恤
歸因問故舊蓋惜二節焉先是嘉靖初縣有王生善

教鄉曲已而提學唐漁石公延之省館使乃二子師
之因携所先授生徒周德者數子同至蓋余嘗見唐
仲子狀元及第者與德也者同遊中時也其賢乎哉
後王以嘉靖乙酉薦于鄉是爲王廷金氏字曰汝礪
別號虎峯云王是年携家于京亦時賢周生妻之以
兄之仲子後至戊子汝礪卒于京邸室人乃渭南周
氏是爲致仕巴縣知縣公仁之子時年三十二歲遺
孤之踰甫六歲提抱與姪者二女媿不彌月扶喪西
歸孺人蓋有無自濟以撫三孤且相與伯氏治喪男
姑後踰漸成童令師周生以繼先業而家窮極矣是
時嘉靖十二年癸巳固已陞廩生而數奇不第以是
年卒孺人蓋年二十有九抱女姪子媿而尋夭躬績
紡以字孤女母子相依暖暖爾已後女嫁而塔逸無
以自存反携嫁女相就踰母以相績紡爲命先是余
遭胡守諛報讐毒陷太獄時屬間出窮爲餉之救數
斗然俗貪薄人無思濟之者寒苦蓋米糲也後隆慶
改元余尚在獄王孺人亡今問年七十有三蓋孺居
凡三十有九年云又後萬曆二年時余已恤歸因孺
人以是年亡蓋孺居苦節者四十有四年問其年則
七十有四焉嗟乎夫人何貴節爲哉君子所以教

也故夫安節者上也死節者次之苦節者次之死義者義不容已所以成義斷臂截髮慮苦害成易曰妻道也臣道也無成而代有終也曲成代變是爲義終夫我驪之二節焉者非有貴族大家表表烈烈者之苦行異聞也然恂恂終始無間言以自死焉其古之善固窮者乎非限年以爲節之謂也是烏知夫節者哉蓋安節者與往之踣得以母教爲庠生疾而自廢然尚力疾教授門有多士且能爲二子了嫁取即王氏之百世不絕者固皆孺人之澤也夫而周孺人之不克厥後固周祚之不昌也耳其孺人如之何夫節豈必裕後哉周生字于德縣之任留里人也人苟聞節周亦不絕皆謂成義夫義也者爲天地行道爲生民立命爲帝王建極三綱四維皆由此出余老窮問俗爲之傳之將以衍義也以貽他日脩縣志者采焉今夫天下縣邑皆有志代皆有所脩余老不及爲夫

8 藏器銘 并序

孔子繫易解之致寇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蓋匹淫偷盜也今夫淫亦爲盜盜未嘗不淫然斯二者實爲並飛而醢於財夫國非財何以聚人是在善藏藏色猶藏財也夫古深宮守閭豈惟賈克之種黑武三思

之解雙陸也而溷亂椒房哉亦窺竊神器而利之者也粟不皆有以誨之乎誨之於前者報之於後淫而盜盜而爲淫要皆盜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善藏之謂也慢而不藏所以爲誨兵法有曰善伏者藏於九地之下豈謂銷兵哉此聖人之藏法而兵家竊乃粗跡者耳夫今天下凡所利用皆謂利器不當財與色而色與財顯而易見若王莽劉淵諸人則又皆見其利者而晉羊后亦遂再后胡漢孔子蓋先其幾而議其後示人以善藏其用之要道也與是道也古霸王之道也管仲與伊尹周公特公私之一聞耳故兵家亦得用之三綱五常之說恐不足以激頑而厲懦也中年家禍老有晚悟家國一理長慮却顧嗟今之人孰不有家哉而今之死家者亦多矣是見利也而况國乎家難而國易家易而國更難之藏家之道亦祇以富財之崇也身之失藏才之崇也易之小畜曰富以其隣謙曰不富以其隣此藏家之利也藏所以爲施施而後可藏惟國亦然賢才者藏之之楨幹也兵戈其藩屏也彞倫經絡也禮法鍵鑰也殖貨財者不知藏其國必亡易曰利用安身安所以爲藏也然必精義致用而後可以利而安之故聖人曰

藏器於身。夫出而有獲。是以入而有藏也。故嘗爲之說曰。保身之道。藏器爲尚。一出一入。其幾如神。本之以窮神。知化之德。利之以精義。入神之用。是之謂藏諸用也。夫今士之爲文者。且曰。藏鋒歛鋸。兵法之伏惡其露也。而况家與國乎。以不知善藏。善藏以身。藏身以道。因爲藏器銘。以示家人。其銘辭曰。爲家利富。祗誨盜憎。毀容敗淫。厲而不貞。老子知柔。知黑。知白。白黑。何間。利害所宅。爲詞莫麗。爲身莫直。直木先伐。直身世異。家國一理。家易國難。失家可奴。失國勢殫。不見商受箕。囚身焚韻。此微言。以示我孫。爲臣忠君。教家爾。子家慶。率教忠言。逆耳。逆耳奈何。亡國滅族。君子知言。念我式穀。是爲藏銘。題諸座右。朝夕念之。

○立言

晉常璩譏華陽國志。且其身當群盜中。可謂一時史才。然其論譏孔明也。謂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吐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夫欲吞吳魏。孔明爲漢死而後已之心也。而外有強敵。內無中主。孔明之遇命也。乃至小蜀。以區區比霸於宋襄。難乎其爲孔明矣。夫宋襄自無霸道。亦無霸國。已蜀庸漢。周武

漢高。固賞資之以取天下。古今一而已矣。夫天固獨非薄於蜀漢。而明廢天命哉。設使漢初。楚之都關中。以自固也。留侯鄒侯。將失其傑。君子其如遇何。北地早立。事尚未可知也。設天別儼孔明。以十年而黃皓漸長。將或勤岳軍之牌。而缺周公之戕。是又天之至不幸。不可知者也。論人於上世。要不可以成敗論。夫道統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地靈不以古今。而厚薄於吾人。吾於孔明焉。深爲異世之感慨。

、寓解解

後人經學外。多於寓言。莊子蓋妙於寓者。音寄言外。此又當求之於意。而不可識之。以形後此。槩難乎其爲寓矣。如寓柳下。燕以坐懷。是以猶寓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頗回不以夜浴而改容之意也。夫孰同行而觀浴哉。然太褻而著形迹矣。世卿之家。豈容隣婦夜闌卧內而相坐乎。若他稱伯夷之耻。周粟爲高。其不仕周。而寓粟耳。豈必周粟而過信粟哉。首陽非周土。薇非周毛。與伯夷他已稱歸周矣。是或在姜里之前乎。與太公之歸。孰相先後。姜里之周。何所歸依。夫豈不知文王三分有二之天下。而必待扣馬諫耶。則子孟子歸周之寓。又相漏矣。大抵實錄爲直。虛寓爲假。

如畫事然。奚翅畫山而不能畫其高。畫水而不能畫其深哉。

爲或人不佞辯

論語或謂仲弓仁而不佞。蓋深知仲弓而有見乎仁者。賢矣哉。其人也。與。其曰不佞。蓋爲惜辭。是卽孔子不有祝鮀之佞之難辭也乎。孔子之言不用佞也。蓋亦惜時遠佞人之意。此與達巷黨人皆一時之賢人乎哉。達人之大孔子。其猶孔子之大堯之不成名。蓋爲當時惜。亦卽無能名之語意耳。蓋大在我而成名則顯於事功。孔子之欲爲東周。空自大耳。設遇於周武。將不失爲周公。於齊桓。不足以爲管仲。不詭遇也。王良可易得哉。君子曰。遇不遇命也。夫人言如命。何將焉所托。

鶴子

鶴水族也。巢多近人。歲乳多或四五子。比能飛則一日自引去。不再一復。故巢不知其去。將安之。宿食何處也。而其母鶴則雌雄自歸。亦恰無別離之情。世守舊巢而歲每乳焉。夫亦如是。夫鶴人無畜而拘之。取而食之者。亦未聞見有他鷹鵂搏食。或他如訓狐之。夜食鷹者。縱使食焉。豈無遺羽。而其母則自在也。無

亦如鳳之隱乎。然鳳不近人。乳而爲隱。而鶴毋則固日見也。而方二三十里之內。亦不見他加一鶴巢。或乘立群逐於川也。計鶴之巢。百里之內。不啻一再見而已。合天下之鶴。鶴將不億。而老匹孤巢。不長子孫。將造物者之嗜鶴。如海人之種蜚然。而竊食其子。與賤丈夫之養口體者。神且聞而吐之。而卒將安歸。安在乎。少日數經驪下。倉坡原。故運河水次也。有鶴巢於崖上之小廟堂。既而地震。崖崩。移巢他祠。高木老猶見其尚二鶴也。鶴壽何如。鶴未知死焉。知生倉坡之叟爲余言之如此云。

毀譽

俗儒無識。因人之譽而毀譽。因人之毀而增毀。是故孔子惡下流也。姑言漢文事。君子多其霸陵之儉。及爲薄后墓塚制。大於高陵。其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披襖。至於繡羅。或錦爲之。而顧身自祿袍。侈儉不宜矣。而譽者不釋口。至其譽政。則周言成康。漢言文景。其一時之盛。承平先世之威德也。天下事可爲者尚多。而碩悠柔宴安。安於無事。使其子孫日習偷惰。而百官相忘於佚然。說者乃徒怨於桓靈。是空令賈生黃地次耳。

紀電

少日覽通鑑綱目秦時電大如馬頭至今駭之後嘉靖間罷官俗吏矯誣陷獄者二十餘年獄中得日聞四方異事或云其鄉電曾大如伏牛或又言橫畝固如此乎變哉乃今年萬曆之壬午里居新豐年八十三老矣是年四月二十二之夕雷電三作蓋東南東北與西南之隅聲不聞雷但電光閃灼如火宅中危坐待寧倦遂寐焉次一日客有來自遠方者云東南之電當驟之東麓薄試水電於地名馬崖底漸泉漸大踰金山廟石家山以入劉谷終南下地名也大如杯盤風薄下坎窗者厚至二三尺約一夜而止東北電當渭北傳云電僅隨雨大如豆云西南當長安城南終南之下東西二十餘里電止一注如剖袋瀉粟倒筐投石積厚即二三許尺其大如拳夫此一刻終環地不百里而電災如此然幸不四合也當之者閭里號哭以相吊麥秋而旁觀者嬉笑不為隣里少恤以皆列能達於有司而當官者且惡言災然雷電則固不避城府也以卒不聞守與監司而且征稅賦焉以相了承平歲事則何以登電郎報傳天下史後世哉將獨多秦之一馬頭耶後千古而生且愈不上

信史

棄灰駁

天地間有千古之冤而俗論以為公是公非夫自過秦立論來人皆以為公非姑舉棄灰一事秦為教民糞田也以今日秦地即前之周書俗有棄灰者乎誰禁之哉是知灰之厚田自利其利耳灰以利百代之民而可以不棄為秦過乎且謂鞅之相秦利於公室不利於公族乃實強秦而秦之亡二世之不君耳苟有中主咸陽即未易入而以鞅過秦乎且秦之殺鞅公族也不殺於秦王在之日而殺於王死之後是矯君也矯君者無君是故可以自逞矣且世獨不聞曲沃之事乎詩云不敢以告人不告之私嗣王之不死亦命之幸乎而秦大弱矣自漢以下後世之所以處宗人者代為何如而曾病堯之惇睦乎而有殺宰相者乎而更枉死一晁錯耶乃今不顧立法之何如而槩云秦人秦法將可揚四凶為堯臣乎故以此意為千古之上駁

議孝

世俗論人如俗吏治獄前後搭案耳故今吏諺有之曰若要穩依文滾至於翻案誣上行私乃有之苦無

爲人情物理愛惜慨然發所獨見深識者也姑以孝而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古今之論漢高王陵趙苞徐庶溫嶠諸處事勢之變者多矣而未及光武方其南陽兵亂之時乃其所自起兵者耳夫以文叔藏亡匿奸吏不及門一時之氣可以自固何取於遺母是漢高之勢事已至此所不容已已則殺身滅親故反之以不顧其卒全焉者命也光武之勢則方至可顧而不顧可已而不可已者也故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不爲是論窮居之心事也身當其事則泰伯逃之而不顧舜自不知避乎焚蓋嗟乎五刑之屬不踈而漏網之網張舉在人不用命者入網往常學治獄夫瀕死不盡所憫惜

。丁晉公談錄跋

百川學海收丁晉公談錄蓋謂謂也蓋謂自錄而假他人云爾於斯錄也可以見丁之奸見宋一代之不競見晉王之不弟見國閭之當謹見賢者之無益於人國見天變之不足畏蓋不啻六見而已夫其錄是變者五占卜瑞異術數者三野雞動文鼓角延聰慧應於和屬房變於謫官亦已迂而微矣封禪古禮之所不及真宗之侈心蕩者也當是時外列強敵內包

小人何時耶大臣難之三司使亦難之將不中山乎而顧說之以有備廣之以蒸餾曲之以壁畫則其無備可知矣揣摩無算以媚得君卒夫全史固在也將謂謂何爲哉趙普小人而會逢昌期者爾何嘗聞論語一字學習一言足致治平堯舜之聖亦不外此夫其過謹過計過忍皆量君而後入者也然且不終於所事而其潛問卜肆或中人之所不齒也乎至其所上昭憲與晉王劄子金滕之變王莽之餘智乎三代以來位以傳子人子之孝固當從母之亂命而宰相之重固不當逆止令弟之非望哉且豈不見漢淮南之專乎且談晉王之既及也入廬多遜之譖而趙普之得達中貴也以發其視疾之劄則晉王欲速無兄之心殆不必過溺燭影之迹亦不必深考兄崩之日時矣且况其劄文安知不爲僞入耶設其時德昭出繼不知渠又何以應之而其再誤之對何不言於初誤之時將不來後君之疑乎反覆小人哉推此可以知蕭何之無益於漢矣且宋一代開國之君擲劄以辱相因變而怒將尚可謂有人君之度哉而堂堂然稱其通陳橋之變與夫談其遺美亦未矣且以昭憲母后而得自名普於榻前榻置何地寧無官禁是其

承唐武應臨朝安胡入宮之敝俗爾將不來冀緒之
嘲將魯莊之不如矣且以劉元規活取心肝之說優
孟之顛語曹彬之可暫於一亡奴者爾而得受賞於
既及之日曲脫乎踰垣之婢其曰肅然所不肅者將
多且久矣閨門如此安問朝堂其曰安審琦之妾高
懷德之姬何代無之君子知微莫如寡慾若其所錄
謂之知典故也能辯於知制誥之官温室之樹何須
告人亦未矣至其以婦翁之故盛稱竇氏以附權門
儀之曲謹小議儼之異術宏文前不能以存周後不
足以重宋則亦徒竊位而已矣其不壽尚亦幸哉至
其錄寇平仲偕檀改授官之文而巧藏於呂相謝罪
之下不知其所談此也為何時疑或在與寇相失之
後也乎君子固不欲厚誣以報怨也要丁之奸或至
此云爾諸小說之行世其不經不實不真也多而厭
之故就此談也駁之如右非敢自負知言聊示家塾
焉如此焉爾小子志之

昏禮尊屬議

昏禮尊屬猶夫聘禮之示鹿女註者已前疑之竟不
知爲論之以文表之以圖刻之以質而必致之以其
人物生物也乎傳曰禮有義起夫此二禮者或亦可

以義廢者與夫昏禮爲萬化之源而人靈於萬物也
豈必寓教於一禽哉且冀必曰鴈非爲取其不再偶
也與竊嘗聞禮禮不下庶人矣將庶人子弟不入大
學爲士爲卿大夫乎是鴈教不下行矣將又不曰假
士禮乎夫天下之可儆而昏者不啻多於鴈而已安
得盡籠南歸之鴈以待春夏之昏家耶將要昏以待
鴈乎故說者又謂代以鵠夫鵠爲鴈屬而性不鴈若
空名誤實亂倫無稽此其可廢之一也然已不廢而
自廢矣且鴈非可聘召迎合而從容賓禮之性也網
罟之利多至傷生時或生獲將不速縱而先已鰥雄
寡雌而生理鮮矣再歸三返或無南首之孤嗣矣不
智且不仁莫大焉是又可廢之二者也是故致物不
若刻形形不若圖圖不若論之以文也不知古之議
禮者爲何如今夫人之有淫與凡鳥獸之間有節義
者皆類自亂之爾豈必鴈哉鴈不非偶亂不在雄人
之無良男女交變南子風於宋陽侯竊之終而思其
壯夫夫豈知顧黃鴈不鴈哉詩國風強暴侵陵之風
在今鳥鵲雞鷺皆有之夫彼雉之死闘抵爭雄爾一
雄死而二喬歸銅雀矣乃今不思明刑而腐儒徒欲
隆禮禮云禮云鴈云乎哉此其可廢者三也古語有

之六禮不備。賈女不行。此爲富貴用禮者言爾。而實
關昏之梗也。今夫窮窶之家。不能拮割一雞。貧女鄙
士。爲人棄絕。以終身怨曠者。且有之。長安萬戶。誰其
思焉。是與禮久廢。而鳳名空存爾。此其當廢者四也。
若夫聘禮。郡縣之後。四夷不宥。將并大羅氏廢之矣。
而又何議乎。鹿女。夫君子之議禮也。視義焉爾。人謂
議禮如聚訟。三禮註疏。終身不了。雖天子聖人且難
之。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苟
知沿襲一義。足當義者宜也。愛之而不欲亂者也。仁
也。仁根於心。天之性也不失之。謂德得於心而不失
性。是之謂道。繁儀迂節。可散者尚多。而君子如多從
與見義之不辯也。何哉。嗟乎。管窺禮於一鳳也。而空
志乎三代也。

拔葵棄織議

傳言臧文仲拔葵棄織。古今人賢之。嗟乎。世若特持
此以賢文仲也。則誠賢矣。若以大中至正之道論則
顧有進於是者。前人有言。縣官衣租食稅。爾夫以官
之子。若妻妾豈必皆世食租稅哉。一旦爲柳下惠之
黜。將孫叔敖負薪之子。恐不及受優伶之恤矣。且君
子獨不聞詩禮乎。記曰。天子樹瓜華。詩曰。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是天子之責親耕躬桑。所以富民也。故夫
士大夫之家。勤儉其內。子已不如前人。其列屋閑廡
而粉黛焉者。是內政也有子。若孫敖之以大學之道
不率。則驅之農商。苟足以餬口。以不餓死填溝壑。即
爲孝子。彼顯親揚名。固人生之餘事。爾孝經之言。特
爲廣孝。菽水之奉。何病於歡。不然而營營以干仕進。
是子叔之小疑也。且古孟獻子之言。察雞豚也者。爲
自身之事。雞豚者。爾非爲禁其家人。使頓廢農圃。機
杼之業。此義不明。所以養養其子孫於富貴者。如前
人之詩。相門出。餓殍寒餓。出無驢。世代相承。而卒不
悟。誰其好賢如優孟。以報德及爾後嗣哉。余嘗怪世
之君子。無公是公非。以亂常敗俗也。慨然通古今而
淵覽焉。以多畢公之勤。小物徃官。金部曰。吾黨焉。谿
田公。蓋相知而未相識。面者丈人行也。一日予同年
戴科長。面刺公。侵民利。予因詰之曰。開店夫店。今市
肆籠利之舍名也。轉問之曰。公之故里。特馬氏一店
乎。曰。殆百於此。曰。彼店而不侵利乎。曰。彼固商賈。庶
人。爾曰。礪公之子。若乃公官乎。曰。否。庶人也。庶人而
店。固其所也。將人侵我。何謂侵人。余嘗與之辯。爲此
論。爲之不平者。且近四十年。而公作已二十餘年矣。

夫礪公固斯世之賢也夷狄且知之而渠之論公者顧公不利其致乃仕也顧公戒子以勿利夫公豈善言利者哉公之利既不足以利子子之不利復無以自利以上利公今之利不利事已定夫公之孫貧賤流離且屬他人將孰爲侵哉將使公壽至今日何以古家食夫今之君子好敗人之美繩人以危言必使賢者無以自容無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也余嘗以此輕天下古今之無信史夫以馬公大臣之位又渠給諫之言紀之於人疏之於已鮮不爲史而是非頓異如此雖春秋其將如之何哉夫春秋不過因魯史之文爾夫其一時列國采詩觀風豈皆實錄也與哉而孔子固能爲史補闕文乎悵然千古茫茫自喪

阿堵論

錢財之別名也周官之法謂之布泉史記計然之策亦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蓋以財者人之所同欲利不可以自專專則滯通則流流則利匪以利上亦以利下匪下之自利且以上利在周公已自識錢而孔子之於易亦自言財矣若曾子則特對德別本末焉爾至孟子矯時則不言利何示不廣耶美利利天下君子之所不忌也錢神之論貪而誣上於錢乎何與

焉嘗怪王衍諱錢阿堵何其矯言哉夫其爲家也自少而壯寧不用一錢乎尋常又將何以爲之別號邪且其家之錢至使內子可以相堵宜必多矣何所從來若以爲夫人克庸家政是外交也此不異臧氏之織妾出之可也且晉室士大夫無不其私田宅非兼并則不可以多取若曰君賜多則當辭謝如不得謝則當如原憲教之以與人積之乃家而不言之於乃口甚矣錢可欺乎後人有詠破錢詩者視錢神論簡而且渾厚是雖半錢人且爲君子之所識何重乎口過焉今夫人生資衣食以爲命而錢所以爲易衣食之物士大夫之家雖貧無一錢亦必營一錢以自生言之家庭行之市里而曰阿堵阿堵人將以爲僇偶矣何以致有無之相通君子曰曾點狂者也曾子養之以酒肉宜必資之以金錢斷爪之說雖君子所不傳信宜必務本力農以爲其家之財管寧鉏金揮而不顧雖士各有志然亦過矣無故至前非懷非饋夫鉏不過得一金爾豈必皆伯夷之田哉若曰本不識金是厚誣也吾聞天下之言折衷於聖人往孔子賢顏子之簞瓢爲其不窮簞瓢而求富爾匹夫之舍糗茹草與餓死填溝壑者豈少哉是皆超乎顏氏

之子耶是故周公之富人，不爲奢豪袂之夫君子微之，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賤行乎貧賤，槩不貴乎矯情。

月中山河大地影論

前人言六合之外，聖人不言，雖六合之內，言也者，而人可易言乎哉？今夫日月在天地中，夫人所易見，古今人言日月曰陰陽，探其理也；晝夜節其時，亦白象其色，度數薄蝕中，旻闕盈步其道，與變爾已。至於月中暈文，則無所言，蓋難言也。後之好事者，遂相襲詭爲寓言，曰桂樹兔藥嬋娥，廣寒癡人說夢者，爾有識者。又謂釋氏謂爲山河大地之影者，近之然，實非也。夫日月之明者，光也在天，山川之成形者，在地，光以含形，形以射影，近譬諸物，莫如鏡。夫人之當牖把鏡，臂力一動，則凡納影鏡中者，率與光偏側傾倒，夫月之三五而盈也，東升而西沒，西沒東出，以追逐日行，如駒過隙，有一息之不動也哉？而其暈文如畫塗壁，夫何取影於地，與且曆家笑日之行九道也，分轉四陸而晝夜爲之短長，是日之大行，不足以包天，將月之體，鬼大於天而過於日，乎以包大地於圓照耶？方其非岱嶽也，即遠攝佛書之所謂須彌而分野過秦。

顧拘留他小說，所謂十洲三島者，於輪郭中乎而暈當數變矣，非其影之謂也。大凡天地間金石燭漆諸明光映物者，皆取影於形，惟人目瞳亦然，雖月之高，大非人目力之所及，然即其中暈而人人之可彷彿，恒見者其暈之大變小變，目顧可得彷彿而及見也，而顧不之見焉，固可測其非影矣。影與光爲二物，形與影本一體，此後學推察之小明也。凡夫六合內外，他不可論者，缺以俟後人云。

惜知言衍文

君子之知言也，自聖人而下，雖書且不可盡信，泛觀文獻，無代無之言之，則似爲相非，否則相襲相成，而末之知敝也已矣。嘗因蘇東坡蓋得二言焉，甚惜夫知言之難也。坡之立言曰：三軍之士，不必皆勇人，恒稱之夫，恐非人上之言也；士以勇爲氣，言必皆勇，且有不勇，不必皆勇，則無勇矣。勇者氣也，上之所作，無勇是無兵也，兵之不足，且不可國而況無乎？歷代承平，弱在不勇，說者或曰：秦以好戰而亡，太非也。夫秦以兵爲筌蹄，凡其所謂銷兵者，皆所以示不好也。苟世知好焉，則勝廣何以烏合？劉項何以土崩？耶昔周亦弱於不好戰，牧野而西，歸馬放牛，倒載干戈，熊羆。

之氣散矣。詩稱南仲，頌宣王耳。虜至涇陽，何以示
故曰周奄奄八百年而祿之去公家奚翅五世。易曰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非以厲入也。後人以唐末李仙
芝敬翔諸變，謂爲進士不第者之所致，而宋人遂設
特奏之權。東坡謂爲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饒渴之
不知其將噬人，是教曹孟德養將軍之舊喻也。是何
言與夫儒生誦法孔子自靖自獻臣道也。倫也。宋人
之有知者，尚曰不爲饒寒而顧以虎狼目之。故夫俗
儒之自虎狼者不少也。是謂儒賊也。農夫之所必去
者，稂稂而何以恤其饒渴哉。將歲爲幾，特奏奏而不
授以一命乎。是呼鷹以衛雞，慮羊之逸而驅逆以狼
也將羊且慕左慈之術三變而天下皆狼矣。其禍慘
矣。何所庸勇且坡老顧非進士科乎。何其待人之薄
如此。古人有言：君子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乎。他
說不能盡記也。

驪山集卷十一終

驪山集卷十二

新豐趙 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雜著

○效李太白白紵詞代人贈賀府知事替政成績有

引

伏以天地成化，資參贊於人文。山川降神，效奔奏於
帝德。故百司執事之有用，而九重泰已以無爲也。恭
惟某公江左逸才，海內名族。少聞家訓，飲詩書禮樂
之華。壯服官箴，兼身言書判之懿。漢相唐相，道顯先
人。大山小山，聲馳上國。遠試千里，去博圖南之高風。
特假一麾，出贊拱北之劇郡。初政濟美，日及龔黃。早
魯之門，終譽稱能。咸洽幽岐同華之地，宇度綽綽。合
上下之歡心，儀容謙謙。擅內外之獨步，詩云允矣。君
子傳言古之仁人，日曰嚴日曰宣。共成乎太，守正大
光明之業。俗之淳俗之敝，獨切乎小民富壽安佚之
情。座有高談，見俊髦其如渴。幕無滯訟，知剖次之似
流。遠說近懷，下下上上。註異考于計吏，先愛後樂。左
左右右，所多勞于當官。四方紀綱，頌之載道。六曹贊
掾，實者在門。爰調俚詞，用揚大德。乃因古曲，稍播新

聲其詞曰太平 天子宴垂衣四海群材樂濟濟
太守幕下殿雄才 叶用之治民百姓夷民之頌之太
守齊古來循良世所希江左風流今在茲

盜賊奸宄訓

學徒執書盜賊奸宄問何以謂在內曰先古制字之
始蓋規之以六書通之乎六藝利用散之萬事制器
尚象錯綜成文而聖人詩書出意義訓戒寓焉宄之
爲字上从宀下从九宀在上有穹窿覆冒之象九一
訓聚義桓公九合諸侯春秋傳亦作糾又九老陽之
數象其屈曲究盡之形以象小人庇於君親而糾聚
朋比爲奸於內君子所當究也夫奸其文从女从干
故以訓干象自外干內而爲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是之謂服闇行危喪禮義棄廉恥之大者也故
古借以爲小人陰邪無行者之通稱故又因之分內
外其實合內外而爲惡爲人上者貴知外知內知外
以干內內以通外小人究而遠矣君子進小人棄小
人消天下治非聰明睿知達天德之聖鮮不蒙蔽作
者其訓嚴且微矣人言制始於倉頡是殆成於倉頡
者爾因謂倉頡有四目亦蓋謂其至明如四其目者
然而傳疑乎爾堯典明四目達四聰豈三漏耳之謂

乎小子志之信斯言也可以上不負天子

盜賊字訓

學子問書盜賊奸宄奸宄之義訓因重爲之訓盜賊
據字書盜从次从皿次字書訓慕欲之口液也音義
即今之所謂涎者字也凡物之有所慕於皿而不得
則次思私竊之盜斯作矣故制字者凡兩从之皿者
盜器之通名人凡飲食貨貝皆貯之皿凡所不足而
有慕者皆爲之垂涎醫家忌人之以兩器相承藏食
不密而鼠周旋其外涎從器隙入所藏者不可食慕
之急也則涎不自制如書厨衣笥中類多蟬人惡之
謂爲蠹魚安知蟬之不涎故前人謂奸雄垂涎神器
神皿也垂大盜之涎莊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斯神神斯次是故巍巍蕩蕩安安穆穆聖人之所
藏器也其見博其示微矣嘗以盜而旁通於易之蠱
蠱之爲文與義从蟲从皿蟲在皿中皿斯蠱壞人固
保也涎在皿上皿豈不蠱是盜竄爲蠱而蠱適爲盜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盜其蠱天下哉盜可通蠱蠱之
辭曰元亨利涉大川言治亂相尋之理有亨道焉苟
知亨盜塞盜之隙明厲振威鮮不元亨孔子之繫易
之負且乘致寇至也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言不稱乎其位也是盜之招也知盜之招可以盜亨易不卦盜夫其銷橫逆濟險難也豈易易哉是涉大川也在此一利是即易泰之馮河也泰之九二之馮河也先之以包荒繼之以不遺遺朋亡河豈易馮哉寬猛相濟深思遠慮之聖人也非此四義者不足以治泰亨蠱而滅盜盜滅而皿煎蠱不相侵是之謂咸若此四聖之所未發故爲之旁該嗟乎小人之盜且蠱人心心固人身之神器也忌之哉若夫曰賊云者言人之以貝利而爲戎者爾人皆知之賤之無事贅言若夫不貝而戎是爲元戎又君子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也猶之王伯公私一間爾

施敬辯

記曰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嗟乎敬在施先敬敗施後聖人神道設教之意窮矣窮則通變後聖之事也一日因修縣志見所志鬼神多非典祀爲之普辯而盡廢之以示客客曰母得罪於愚衆衆口且鑠金遂中止嗟乎聖人神道設教之意窮矣夫凡今之所謂淫祀者何始乎在三代以上已有之蓋妖人邪士假鬼道以愚弄鄉曲而利之者也鬼道者又神道之變而旁出之鬼神亂乎俗禍福蠱心冥慘

借口譬之妾媵且奪嫡矣故曰國將亡聽於神且其建祠塑象作法念呪爲之拜祈之節祭賽之儀混男女倒晝夜匿盜藏姦又一大率淵數也言敬者僞也而本然之敬亡矣即此又可以見人之情惡匪修道之教也鮮不胥爲禽獸老莊蓋先見者也故其言曰禮者忠信之薄而道德之衰也而吾俗儒非之不知變不足與權者也權也者用中之度聖人之所以成能又嘗爲之櫟括諸記之文相與錯綜而辯之記曰有畏而哭之有愛而哭之夫哭以宣哀情也其畏者僞也而且僞而爲愛至終日號泣而淚不濡目如今婦女之祈祠進食打扇敬無不至又如大號於岱山頂上女主之祠不翅飛乃考妣泰山固有配如衛南子之招搖市里乎其僞哭者祇以文好真者要之亦貪爾皆僞也而其女主何嘗如執符契之責報施即此可以見情惡記又曰祭不欲數蓋知敬敬之道乎夫先王神道使人歲時得一再爲社廟之見故或生敬若厭見而習接之則褻者至矣褻則敗敗則禮樂盡廢今之淫祠則人人褻狎如兒女子之於鄙弱翁姑嘻笑淫戲鬼其饗之是敬狎皆僞也即此又可以見情惡根於性即又可以見性之不爲全善故曰繼

之者善也性。足以制情雖天下有修道之教吾恐後聖亦將難之矣。大抵世變江河今不可古故秦不得不變法法緣時而立者也。後世之民散民也爲法三代之上或當先德禮二代之下當並先乎刑政矣。政刑根於德教而後民知敬上敬上然後人知敬神畏天蓋民庶則必貧貧則益智詐智詐結而神可以變亂是非所謂不待教之誅是故匪刑則教不可入。

龜著論

昔先王神道設教託卜筮於龜者但以爲道之器耳道在天地卜筮所以寓教卜之筮之謂設故卜筮所以决謀而非以卜筮爲謀非全假神於龜者之謂也。昔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爲不智夫以藏龜爲不知則夫精求度襲夫著者應不見知於孔子也而道襲教清矣。遂使後世曲儒妄士極意於講者謂產於伏羲墓下者方爲靈又謂著千歲一本百莖下有神龜守之夫筮神於道非靈於著也易始於伏羲著非因易而始產於墓下也。果天因伏羲筮而方生著焉則伏羲先此以爲筮數者審何物哉。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非是之謂也。且伏羲固不生於洪荒之上世也百物夥矣焉知無著而得著者豈必並得龜哉且

理乘乎數數布於筮一十百千散於萬而九於一百物皆可著也但寓數耳今之筮者豈必皆墓下一草哉。司馬子長多慾而好事後儒至著筮儀於易亦勞矣。夫姑借易而論今之行世者周易也。商易有聞而失傳邇而求之或有夏易三代之易作用已不同如今方士之用易非特筮耳固亦易之餘裔也而皆用易數奇耦而易始多旁門矣而固屑屑於數著草邪易不知旁出者凡幾門世之言佛教者云有七十二旁門皆其徒者亂之也嗟乎徒之失正甚矣哉。僧家敎言其數珠云某木某木生實一苞凡一百一千姑借此數而論之亦猶言著之百莖莖於一本者乎夫涉之三稜梅之六出者何爲也耶淺之乎誣天矣今夫易與夫佛老之道妖人闡于假之以惑世亂民者可勝誅邪皆吾徒之過也經正則百邪熄道明教修而天下平五經經也佛老之道亦皆經也要之教人善耳可易易正邪夫今道家云方士者流率破裂吾易以爲用豈竊吾易哉人皆有易也豈能破易易亦易正也世傳孔子問禮於老聃其徒遂以爲吾先師孔子之師也夫禮猶易也人皆有之一問即云得師將老氏之流群竊吾易謂爲老子盜耶俗士異論可

罪死矣。姑論龜者耳。古今易傳者奚翅百家。今荀九家傳尚不可備。易經四聖亦可謂大衍矣。今之學易者正不必傳。亦何必著。嘗又因此而論古今人之授徒。蓋兼父子君臣之二論而為傳繼者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雍雍穆穆。以樂天常者。良亦難哉。命也。人事人倫。焉往而非命。是故堯舜不能傳之子。而孔子得傳於其門人。二帝三王之道。非孔子述之。將恐失傳。孔子之述也。非曾閔游夏。將恐文獻不足徵矣。故曰命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李斯之罪。人歸之荀卿。荀子豈教李斯以焚坑。曾子豈教吳起以殺伐哉。遇也。遇亦命也。要之秦儒大抵可坑也。徐生盧生其傑者也。嚴士橫議。不焚亂經。特秦少分曉耳。若秦之亡。苦自亡耳。槩不可以罪斯。是故匪執斯不足以興秦。匪執斯亦必亡秦。夫以二世為之君。雖伊周不能輔。否則必遇秦害。夫固不顧君子成比干之仁也。

原柳子厚

柳子厚為唐一代聞人。今之言文章大家者。必與韓退之並稱。退之亦以文自見者。其言佛骨。人多為直之。其不塞下流之說。終恐非善處。其者原道。人以為有吾儒性命之學。或又以其言止誠意為放頭學問。

則非也。雖大學亦自本修身。而中庸之九經。修身首之言。格致誠正。皆所以成身焉爾。而後人多不直于厚。子厚亦以文見者爾。居朝無他事業可見。嘗見其治獄之辭。辯析曲折。其文集之所不載。有用之才也。其封建論。蓋古今之超見。亦可謂用世之才。當時蓋忌其才。乘時而退遠之。隨被之以不韙之名。禁錮異域。嘗見其羈柳求歸之辭。亦戚矣。君子之用人。不遺寸善。當時叔文諸人一退之後。一代時相所用之人。豈必賢於子厚耶。原其行藏。其初少年也。以其才而例進之。人多樂其才而群之。是之謂旅進。豈能自異其所群者之邪。正國無令主。誰與正之。自非聖人。遭不得已之勢。豈能蚤見而自引去之。况勢又不肯去。不可去者乎。而誰其原士之心哉。且不知八關之醜名。何以為之實。亦何如三君八俊之稱乎。末世妄人多自標榜詆訕。慨難乎其為。入元八愷之淳厚矣。而槩與眾惡之乎。嗟乎。才難。士生之不幸也。才而為人憐。才而為人忌。皆足殺身。故曰女無好醜。入室見妬。幸子厚之得柳也乎。

勢狀

家一棗屋後秋且黃。落偶霧晨鍊雀數百群。集者滿

秦忽驚驚群飛搖撼百枝如鼓大風葉落如雨須臾乃定夫一雀投木曾不一蠅之重於墮尾而秦不知也而固撼秦哉以其聚合也若鵠鶴與鵬集者鮮不拔木此可以觀勢矣夫天下之勢輕重一雀耳勢合則重勢散則輕勢輕則敗勢重則成是故得勢者昌失勢者亡竊勢而霸順勢而王蓋天下之定勢也特不知微知幾以自審勢耳前受之億兆各心散也項羽烏合之勢猶足以號召屠割乎天下秦蓋竊乎成勢五胡則盜分其勢者與謳歌訟獄之歸舜之聚也無能解於天地之間文王則失勢者也太公識勢故

韓山集卷十二

十一

一言之合重於元氣之回天故興周由今觀之紂勢不散以牧野自散以不群故親離羽能聚而不知用五胡不知合合則或可無晉舜知聚散之勢故不與子太公徒識勢文王無如勢何獨夫自失勢者可痛惜也士人之家勢亦如此失家失國身死族滅故狀勢於微以爲敗國亡家者垂戒

焚書坑儒原

古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焚坑之禍其諸士賤而自感之者乎夫儒者誦法古昔無官守之責也仕而有責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去則當誦習教授以

承先聖之統而不接上不陵下不怨天尤人以待用何至未仕而非國是之謂謗人君之忌最忌於謗謗人者聞謗國者誅故曰自感之也昔者孔子歷說諸國不合而去據今載集未嘗有謗誹一辭也是之謂聖故曰聖人無死法至戰國時則有處士橫議矣橫者秦儒是古非今之漸也至秦極矣極則激變焚坑加之聚至今未知罪已也夫非國可爲儒乎故曰秦國無儒蓋至東漢黨獄又一激矣太學生陳東輩又烏知之夫其戎冠博帶者衣袂也高視闊步足崇也放言極論口魁也儒者固如此而已乎是自感敗也

韓山集卷十二

十一

藏以待用隱以求志誰其知之而我忌爲說者以爲禍成於李斯夫斯固儒也而儒相食乎或者又以斯師荀卿苛延於卿夫卿之書今固在也半入禮記後儒亦多援其語以註經而至橫爲異端且牽入秦罪斯何不幸乎又或者上推於韓非以爲非起之據非之言愚學不知治亂之情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秦之偽儒戰國之所謂橫議則王制四不聽之誅已啓之於前矣若以王制爲漢儒之附會將漢人尚不能忘於後也將孔子之外楊墨孟子之惡處士橫議皆啓秦禍者也何不情乎自諱不宜如此且秦之

今自非古矣。世變江河。焉可溯古。由今觀之。井田車戰。可復古乎。他無足論矣。是不知時變之秦儒也。知時之儒。因而通變。不用而修。觀變趨時。何至取坑。以爲書殃。故曰。是自感也。且秦何能焚書哉。所焚者。橫書耳。亦何能坑儒。所坑者。一咸陽中。偽儒亂儒耳。而天下之儒。固在也。由今觀之。五經固在也。所謂十三經。固在也。苟得其要。一言興邦。夫何貴多。今之士也。未明一經。已談國是。契券詩文。荼毒生靈。而豈秦之所能盡坑乎。是書之賊也。王制不聽之誅也。適又殃書。儒而至此。豈惟罪秦。推秦之儒。實以亡秦。夫李斯之屬。又爲篆。固秦時一儒也。其逃儒如盧生。徐生。春竊童負海。欺君無上。如韓生妄言神仙。延之百代。以落漢武宋徽之禍。未艾也。秦可得而坑哉。夫坑亦踈矣。夫其不坑也。亦未必不離禍。是世之一大變也。天地不得而制之。而徒區區歸罪於秦。又一過秦論耳。嗟已過矣。驪山趙子。統原之如此。

大學經解

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言聖人天德王道之能事。極功也。推而盡之。堯舜其猶病諸。玩其辭。歷數而下。語勢甚急。言學要當如此。非

易施諸事。利用疊疊者也。蓋明明德。自思親民而止。至善明而無民。則自德亦至。善君子。體用之學。非專言對舉兩物也。夫學莫切於親民。民疎易於不親。不親無民。以傳者。作新民是正之則。親當作新。此與論語首章同意。學大學也。時習明也。說。即至善無止。或不解說。朋來則得民而新之樂止。至善人不知亦不病。說得所止也。大學不言人不知。體常之論也。中庸固言之矣。此即可以見孔門之傳曲禮曰。毋不敬。儆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要爲聖人之言也。而敬之一言。又明德之要旨。精一執中之道也。故曰。予聖一心。夫玉敬自明。有不至善乎。安民其餘事耳。安而後新。新而安。安至矣。記不言至善。大學蓋申言以示教。策世之志乎。知止而定。靜安慮是由至善而推衍之。非有次第節目之可程。大人之心學也。而明至矣。慮則應酬事物。新民之本也。故傳者不釋知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又推廣而言之。其曰事物本末。始終。大段互言之言。大凡天地間事物。皆有本始。先後。是又格物之學也。隱然以相形。夫明德新民。知止能得之。先後。軍譬云。故傳者之釋。偏言本末。而旁及於聽訟。訟蓋事物之要害。而難於用情。一夫之寃足病吾新天

下國家是又由明德推廣之猶夫孝經之廣雖為
次第要皆由一德推之而主於心學誠正而知至能
慮之知也而博及格物合內外之心學也故反覆言
之古莫如舜舜曰好問好察通言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內照而外觀也夫明新以及天下者由於身心以
主身身以載心故又揭本而示之以身明德之至也
曾子獨得其宗故分爲之傳細論切磋琢磨之功推
廣絜矩之二言以悉乎用人理財之事蓋皆由格物
中來而未嘗不言利此又以啓孟子義利之傳而歸
極於屏夷之嚴訓舜誅四凶孔子遠佞人之心法也
此爲曾子新民之內政曾蓋有王佐之才而不屑小
試苟屏一惡包荒焉河曾子以之大爲治最害者媚
嫉小人也至於孝經亦曾子傳之則孔子所自廣故
不爲傳釋要之孝即明中事而天子諸侯之廣皆所
謂格也後儒不先大義而代爲訓詁議論日多徒相
聚訟離道日遠適以病經而其達也遺心竊學以小
人而外君子妙賢殖利代受其毒是反藉大學以爲
奸府故孔子曰毋爲小人儒明後學新豐趙統僭竊
爲之經解以自懲

魚豨傳

魚豨海州人字祖墨其先墨子之裔也始戰國時墨
翟憤孟軻之毀已乃被髮垢面自後即墨之野無何
蹈海曰吾寧死葬魚之腹中不然吾其魚乎安能聞
然含汚而與天下皎皎者爭白黑哉吾墨氏也以毀
亡且曰世世子孫生當噴墨沫爲吾雪此耻與精衛
遊以勿忘我先人翟死別家于海仍號墨氏其後或
稱魚氏從爲魚之訓也說者又一曰墨氏春秋時黑
股之後子孫避之加上爲墨而傳數世墨魚之族遍
海內群遊海水盡墨魚族之赫赫者曰烏有公修乃
祖燕愛之學自齊入秦竊割烹之術以干秦王曰願
以身事王雖裂頂斷踵爲之苟一嚮耳大王之口臣
死無憾矣王大異之曰是非忠矣乎於是官之膳人
日養之以五味時一詔之不甚幸也時秦將伐越求
不龜手之藥烏有上應之遂得越王賞之爲擇嶺南
之黔爲湯沐邑號公曰黔公更號天下百姓曰黔首
曰吾將以是教天下忠也凡我臣民苟利社稷死生
以之勿爲黔公差公覺王賜葬郝州子別封黔人傳
而至始皇小黔公曰吾祖嘗自相有八足至八代而
中衰吾其不免乎無何始皇詔對爲膳夫羊舌美牛
之膳熊長者所諧曰魚黔公踰尊俎而代行伍以叨

茅土且其子孫世貪瑩耽于滋味古史曰越王烏喙
不可與其安樂臣而烏喙盆不能容削之可比入見
上吐哺罵曰豎子噉爲腹虬而鬚偏僂兒是祖褐裸
程於我側吾厭道腹是烏足以置吾齒牙間哉乃烹
而棄之水中其子孫在秦者俱遁入於渭踰河蹈海
聚族而哭之哀海若聞之召而養之宮中曰丈夫如
龍或潛在淵吾先知秦祖龍之且死矣子悲數年之
不宴或有遇焉可以報子不共戴天之讐吾不敢衣
子以介冑魚鼈視汝也久之上思烏有之功命錄其
後齊復擇族之賢者以魚足往迎至平原津但命試
其割烹耳足藏毒至沙丘而始皇崩詔捕足足遁依
若若曰是子往來海上襲我多矣無乃送死來邪大
索足不得乃別捕足兄弟伯魚仲魚因死轎車中終
秦之世魚氏之在海中無恙也漢興武帝好神仙有
言魚黔公之賢者云多吐納導引之學能縮趾至於
顧不幸徒以割烹聞帝曰嗟乎吾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邪居無何海上人羅網者負經綸才與魚族人之
產產弟之裔躍者遊數具食招之囚拉而獻之長安
湯沐陛見時帝降西王母母指曰是二兒常見之海
若宮爨所食瑯藕者君家物也天子大異之就觀其

縮趾顧命胡綏姜貴頗由等試其割烹之術之產耻
以味干主不得已強從之正悔來乃逃之腹裏而化
焉屬曰弟裔可獨行其志也居歲餘昆明告成帝詔
言伐越事宜裔上書言臣世海居臣惟舟楫是知願
死南海上問之蜺蜺羞報言不出口曰臣命舟遠岸
能可之近岸能纜之是故不虞風波詔試之昆明拜
征越將軍辭不拜曰臣性不耐暑不便陸行苟知可
纜之法人皆臣也帝怒命取其願死之書質之至則
空楮耳逮繫詔獄詞連中外曰願至上前陳之屏左
右曰此臣所獨受之仙術也故能沉墨於楮然尚未
釋然因囚之昆明中已而平越縣王頭於闕下論功
赦裔以故事封裔于黔裔庶弟之孽隨行亦令食餘
干號餘干君由是長安無賴子皆竊其餘墨爲質券
以給富人爭言神仙術矣帝頗厭之屬文成五利繼
敗裔遂賜死以中郎將禮葬之而剔取其脊以供醫
藥裔溺絕且曰吾粉骨無怨言裔亡歷後漢三國魚
氏無聞人出沒海口人亦魚之耳司馬晉興而黔生
黔市黔妹小字鮫娘皆黔同母先是黔父言君往來
海中通于鮫人之妹生子女三人者女且生母夢文
鳥入其懷占之曰赫赫皇皇綠冠錦裳是名爲鳳升

天子堂後其爲后乎人亦不之信也縣少長思修先業人無知者困於鮑魚之肆乃撈其妹之都下鬻於賈氏賈以爲養女曰黑而尤黃帝之妃相也納之太子宮中後立以爲后

祀朱辯

或曰子大夫祀朱者爲推堯子子之情與曰非也循故事耳堯不以天下與其子我顧以一祀追子之迂何居曰子大夫微唐太宗之像而諸臣之主升矣胡不祀舜而去朱曰吁昔者舜帝廢臣子唐隆禮儼君殺之則儕于諸臣是故舍舜而祀朱曰子聞之矣不

集卷十二

六

肖者載諸祀典乎曰弗孟子之謂不肖對堯舜言之也爲聖人之後者不已難乎夫深知朱者莫如堯然不遽傳之舜焉而謂之曰攝意者君臣之間非用權以俟朱之自養而徐爲之授受者乎當時郁俞之意予所不能知焉敢絕人以下愚不肖乎夫禹亦知其子之不伯益若及其有天下也猶足以爲啓書言胤子朱啓明苟有天下以舜輔之今之陶唐未可知也譬如人之有家者少其子而迎其親戚董其家而處其親戚族黨僮僕者皆願有其家也夫人之情繫若是耳朱之隱德誰復知之誠如書言朱也以其

明之才而濟之以器訟之資方其堯賓于天舜避于山以天子之子取天下名正勢順舜非陰有以制其短長之命也夫惡得而禁之舜之有天下也而朱無間言不賢而能如是乎夫朱苟有天下非如桀紂之荼毒舜與天下必不忍棄之夫自知其德之不如舜而陰遜之以成舜以免生民于荼毒其賢于人也遠矣故舜之有天下也與之者堯而成之者朱也夫朱稍有不自知而終不能自忘如有周之二叔其害慘矣雖謂之不賢吾不信也古禮有之禦災捍患皆在祀典夫寧身之不有天下也而不使一夫被其患守厥考之成命而不敢爲一毫微倖之計推是心也有天下而不與者也雖謂之聖亦可也賢且聖而謂不當祀乎或者又曰審如是朱肖堯矣曰非是之謂也原其心而戚其無以自白於後也不然予何敢援人于不肖也哉或者昭然辭而退左右進曰適聞子大夫辯朱可謂賢矣乎聞之鄉曲愚父老謂朱者辭殊不經謂我大夫倡此以爲朱釋誣遂鐫詞于石

趙宋傳弟論

宋太祖乃身當少主之變顧卒挈已之天下漫付之幼子蓋非其所欲也故不得已而寄之弟焉爾豈意

其終不歸也哉亦尚英雄之炳見也傳子孺子必不利無乃禍厥子弟與昔周武王託周八傅成王流二叔之言匪周公成王危矣設不幸東征不返周其幾乎彼龍行虎步之太弟豈終孫碩膚之几几者不然周之故家遺俗將悻悻然蒙頑心矣漢高之傳惠帝也主少國疑后且攘焉懿親介弟孰得而奪之英雄之見固可測而識也若堯舜聖人則非後人所敢測惜乎其不學也讓而不居將爲周公避之而不能免亦宋之舜禹乎顧卒受燭影之誅焉蓋招之也宋祖之近宋史所書甲子自非好爲之夕但勝國以來士多尚坊本宋鑑以決科故不及索全史訛於史家俄而之詞開然云誅亂賊耳春秋誅心之法何待燭影而後疑哉

穎考叔鬻拳王覽鄧攸四君子非善正辯

今鄉塾日記故事天下日誦而家傳者乃不取穎考叔鬻拳王覽鄧攸之四君子曰晦翁言之也輟羹招君兵諫陵上諫母陷於不慈棄子傷恩凡皆矯枉害正之事也嗟乎晦翁而爲此言乎哉大凡人事處常易處變難處人倫之變尤難而殺身割子以濟人倫之變尤難故孔子曰舜大孝殷有三仁蓋與之也宋

以來鮮通儒後宋而生者復往往附宋而自是然爲自知其悖倫叛經之甚乎夫考叔之數君子者不幸處變耳所不克處者非君子也夫以諫爲陷將助母成之乎君子寧陷之爾黃泉之誓君子所不能黨非招之義也將誰欺乎是教世君之文過也已鬻拳之跡不足病其心夫一死足以濟君君子爲之古之大臣廢管且以康天下而况劫乎吾猶恨五王不修武氏以易中宗以卒病而社稷也夫爲人臣而代有是劫心也將佞鮮矣不謀而劫而弑君者不少也而謂奉代啓之哉攸之棄子計可以復生爾弟之不生不可以生姪夫棄而不生命也不棄而死者命亦有之必棄而復生攸斯盡矣其如命何夫君子之不孝不娶爲嗣祖也姪在而爲父後攸可以死矣攸非矯於棄子者也夫君子之爲人也非樂試之變以自見今論人也非必待變事而後可見但於變可以觀人而因變垂教亦易以人人焉爾若必執四人者而非之舜與夷齊不孝不仁莫大焉將禹爲臣仇象爲蓋親比干巫咸曾茅焦之不若孔子所謂諄臣諄子是教天下之亂而夫人之阿諛依違胸滿彌縫者皆可謂之曰君子是壞天下也若曰君子不忍以身嘗變亦

不欲設變以教者亦非也漢董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而固諱變乎夫果晦翁之爲此言也吾何取焉

管仲范增論

余每見儒者好以意論古人事而要之於茫然不可準擬未至之理以爲據如論管仲謂仲當舉天下之賢以自代而重嘆夫三子之徒不能以悉去論沛公者謂沛公若可死天下其無沛公若是者據理若是而按其事則非也蓋沛公之見羽鴻門也在沛公爲無策而在良爲失計仲之於齊死固當薦賢而亦當退不肖夫不肖者賢者之蠹也方仲之力疾而數此三豎子者非素不知其不肖也是固卽尸諫之意固所以進鮑叔諸賢而用之也而謂仲不薦賢乎桓公之世國爲有賢乎而仲亦嘗妬賢否也夫聖賢應運而生固非數數者齊之有仲尚不足以當大賢而固已爲齊之名世美而更有上於仲並於仲者乎下之則鮑叔賓胥無其人也其各疏其短也卽漢高疾蒯時之少王陵陳平周勃也以爲國無其人去數子之

龜山集卷十二

五

短者而相之猶可以治而猶憂不知去其短也故疏之爾夫不知去短就長而器使非善用賢者也仲何嘗不薦賢也哉夫世有大賢進之則爲伊傅周召退則爲孔顏後世如王通下之如蘇洵猶足以自見而謂齊有蔽賢是誣之也且桓之爲國僅有齊耳顧可越齊而用天下之賢乎而况天下之未多賢耶昔者孔明之爲蜀也國無仁賢故勉而身其勞而亦薦彼之禕允以爲賢終以無救於其身之後雖漢高之知貽厥後也然方呂氏時平勃方自媚以求容而謂左袒足以安劉者固天幸乎仲其如齊何哉大抵齊之治亂不在乎仲之死生而在桓之心蕩與不蕩詩曰燕爾新昏以我禦窮如桓之用仲也亦以禦難耳既伯天下而心蕩矣仲而不死仲且見疎彼其能制乎三子者以有桓公也桓公而疎則仲者一匹夫耳生且不自保而况能固所薦於其所既死乎夫天下事有幸有不幸而理之常變顧所遭何如使仲而無死而早立嫡而留以相齊新君亦不免齊於亂蓋諸公子無君人之器齊之不幸也彼平勃之不早呂后而死漢之幸也其沛公之不死於楚亦幸也方沛公相與並驅中原之雄率先楚而亡是孰能爲沛公者况

龜山集卷十二

五

楚漢之仁虐亦畧相當而楚之亡者特病於吝賞苟
蒯徹之說行吾恐漢又以賞而自病矣夫羽之吝賞
也虞夫賞窮而叛也夫增各忠其主者耳幸而斃漢
於一擊而勸羽以輕賞謝天下士雖羽猜忌於無事
日如漢之殺韓彭者亦未必遽亡楚也幸而存楚以
羽涕泣分飲食之小仁雖田常猶足以盜齊而謂不
足以煦濡秦易與之父老乎况其時黠彭尚在楚也
雖良幸脫而歸韓韓之諸公子其孰爲沛公者苟有
沛公良其不與於鴻門矣是將孰爲沛公耶是故以
平勃之安漢歸高祖之知人以勸殺沛公爲增謀之
不奇皆要之未然之理而言之者也君子貴體其事
焉

觀貝葉經記

寓能仁寺日求觀其番藏貝葉經又有樺皮經云國
初時胡僧自天竺持來後又有遺僧自西域取來者
其葉似今日乾葦葉青白色質似乾櫻欄葉而更細
綿闊可寸半許長僅踰尺每葉皆橫用兩面書字以
左上爲始字乃順構行則橫讀構者密比行則相離
且許每由左讀既復由次左始如此五六行離而爲
五六層能布盡其葉一面即從左右反之復布文其

背如前法盡則繼以他葉每葉先以物齊兩端俟畢
其經一卷則盡編次其葉中開廣分長二分許孔貫
以可孔編帶尺許即以帶束之其經皆梵字又二
體謂楷者甚嚴整頭類多方平而下脚偏長于右每
行始末處皆用順畫二墨如字長細亦如其字所以
起止其文如吾書冊邊格然今佛字鐘磬及人家器
具服裝多爲梵字真言其謂之草書者亦甚流動間
類小篆道勁飛揚甚可愛其始末處無順畫二墨云
其字有四十二母如今韻書字母云其墨色甚光艷
問其筆云以鉄爲小圓管而濡墨其中然未見也其
樺皮經者書法皆如貝葉制皮約長四五寸闊少弱
積厚四五寸方成一冊蓋其經之全部云其皮編釘
爲冊亦如吾書冊法以黑革爲殼隱隱起花雲象其
樺與中國無異但稍綿細耳間有泥處墨光不渝也
又有國朝內經廠膳者用沃金紙爲地金泥爲墨長
不尺許寬可三寸餘亦兩面書梵字筆法遠不如貝
葉也每若干張爲一夾用雕花板夾之束以五綵絨
帶云自南都作成每帶價可當三千錢時錢幣當金
白一兩弱耳每經盛之戩金硃函寺僧皆中國人爲
之者號曰刺麻胡名胡服服亦如僧衣但色用紅黃

及用紅黃爲領緣又領下直達于裾其末前爲一斷續之四五寸微闊其外如爪環下直號爲金剛脚者異耳問之胡語梵字多不解也問始來此者胡僧名皆梵語疊五六言爲一名曰板的達者其開山祖師也再問之以天竺地理物宜皆不能知但云其地多竹藤以爲籬落居亦多草屋且少五穀但生青顆如今麴狀炒以爲麴熬牛羊乳而食之其俗皆僧王亦祝髮僧衣精於其道者跣足裸股衣之禪裙不治他事治事者謂之俗僧又云中國遺僧往率至涅槃國而止去佛生西土尚遠云

紀氣異

萬曆癸未閏二月廿日家人辰巳間由豐屋廳事前西南群望有物由南而北運者漸度屋角其度如斷線之紙鳶而斷後有短繩結色如發墨而稍濃於煙雲之際其象恍惚流動而自爲一物有聲隨之如小鐘鳴悠而不絕泛泛徐徐宛轉北下他人亦有見者夫此物也者非煙非雲有象而無形將以爲斷來紙鳶然高於屋者不甚遠虛浮乃氣也縱使映於煙雲然亦不能爲聲蓋氣異也乎亦或如史鼓秋者云時凶年西北邊地大凶春寒陰霾爲旱地震轉聞出臨

華長城多屢特紀此以自局脊

亡鑰記

萬曆初恤歸于豐老竈獨居蓋二十餘年逮繫冤獄家破盡矣僅得別立小筭貯少金錢以自食忽一夕自衣帶中亡筭鑰古訓鑰鎖牝也以爲自絕去耳鎖而不牡天或示我以不輕揮金乎揮斯微矣他日筭發失金旋即敗露乃一僕盜之詰其所由以竊鑰得之即獲失鑰嗟乎古人有言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此之謂乎史言如姬能竊王發兵虎符其惟竊符且可以竊王漢成一夕暴崩凡在宮者誰其詰之商辛泰嬰孰非內餒隋煬宋徽外寇何自嗟乎家而猶國人孰不家凡一命以上孰不婢妾僕僮國豈不宦宦官妾公卿宰相裁制之則臣妾伏之則盜賊逸之則仇敵此之謂不保四體鼠而變虎者也往常厭人非莊子曰因亡鑰而爲之九念祛僂之篇嗟乎人知理義而後可以守身知保身而後或可以安國也哉於吾一鑰見之此生八十四年老矣得身尚死之餘而後瀕死亦家且無矣何更言理聊以示吾孫他日或可以自有家尚知理也乎甚勿使好事者聞之謂我稗說訕世

假衣命

人生衣食如禮樂之不可去身是故日用由之要之二者而食尤急古蒙袂之夫或尚有衣背自先王制禮以來代有更革衣服繁矣是皆謂禮服或曰法服然尚未知其衷與不衷也記言易衣如唐人云典衣是或皆謂上衣然尚皆有衣者也古詩言無衣無褐或并下衣而無之矣哀怨之辭亦槩可以徵貧往先太父當弘成間官爲大夫時士風且自衣布下吏時盡布也今則侈而盡爲絳衣且皆衣錦往嘉靖間在金部時先君慶山翁每戒以勿華衣然當時必不可

寧山集卷十二

天

曰假之不法亦祇以罔夫苟可假可入禽獸古之狐貉里革諸裘固皆假之者也至不得假斯爲無衣設有餘衣亦終設典人豈不自知也哉記此假衣以竊足易典闕文亦以貽我孫曰而翁無餘裔矣貽此假意以假我孫子爾已而日力學以自求假哉文繡布褐何假不穀古堯之服蓋亦假之苟免凍餒卽善假者也吾已歸乃假矣

風災比辭

萬曆癸未居豐里偶聞他春季朝報黑風起遼海入京師衝突五鳳禁樓人皆以爲災也余獨以爲非災因憶余前庚午獄稿中有聽閭稼言乃鄉已巳六月大風雷雹詩以爲此往閭稼言乃村居忽黃風起自陰盤蹶乃長條村壠絕渭北落雨金屯上下五十里間飄屋拔木卷畜沒人其廣也不一二里許豈天怒此風中人哉無亦風中之人皆中天怒而至今若干年亦何所他應哉夫天地間如此風雷以不達於有司者且多矣大抵天地一時之戾氣偶犯京都而人異之以傳斯報也乎遙憶司天應奏占驗言官應上修省然皆忠告也余聞之古人修省在心而省心在於不異之日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天無日而不

寧山集卷十二

天

臨人亦無時而不省避殿戒膳特修容爾古言榮感
退舍亦偶中爾九水七旱何病堯湯耶書不云乎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修在吾心而省當先民
誠意致知去讒遠色修省之大端也若曰省民省耕
省歛猶夫修容爾嗟乎民瘼多矣民瘼久矣將省其
瘼亦省其蠹乎將省先其瘼亦先其蠹乎瘼決蠹
多是在賢有司致瘼釀蠹亦在有司而用舍黜陟則
在大臣大臣省於上有司省於下以使百姓自省於
其間以上應 天子之內省是之謂知天風雨將自
時設歲無飄風豈必曰治將日有戚風亦豈必致亂
哉此之謂時省故不災風

難蒼蠅賦說

少日先慶山君教我讀古文學聲律老日忽憶前蒼
蠅賦中語云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不知此
作在宋何年恐非宰相語亦非學者語惜乎無及
以告先子夫蒼蠅猶蒼生庶而貧貧而爭是故其營
營然爾設使敝日布庭割日載野渠暇于人乎然豈
理勢之可能哉而過責蠅耶今夫鶴固大人君子之
養高也一拘於人隨地效舞何異媚子而暇責蒼蠅
與且君子之爲學也窮而營疏食以安貧達而營官

以求富民總一蠅事爾富民使民營營以自食營而
不爭且以富國上下至足將王食華筵自能驅蠅蝻
漿廣野亦自避蠅爾且獨不見夫人蠅耶小而奪釜
太而闕城七雄五季四海吮血而且蟲出齊宮矣奚
暇憂王夷甫之失談塵也哉且蠅與人皆物也蠅能
病人人亦未嘗不病蠅猶之農夫之耘草亦且鰕鉏
是之謂萬物並育而相害故能並育而不相害也與
吾常患夫人之剛腸疾惡必欲盡惡也今夫人之恒
情以益己者爲善病己者爲惡是故善人指惡人爲
惡惡人亦指善人爲惡惡如几筵之蠅農圃之草然
夫蠅與草也何嘗忘情於人哉况夫狼莠無種出於
嘉穀蠅蚊之生細入汚濕隨撲隨熾終古出沒是故
舜入鹿豕而鹿豕不亂周公驅虎豹而虎不殲焉不
富蒼生而責蒼蠅曲責蒼蠅以徒爾過憎蠅何知乎
避席哉

辯有爲之言

人知言當先辯古人有爲之言檀弓記孔子有爲之
言者一古知言人也大凡經傳不同之言皆當會意
以爲辯滯而不通恐非徹上下之道况夫後之立言
者或不皆聖人若而可以辯言意以情貳理也乎嘗

見他傳紀樂羊子捐金事將高其妻耶夫樂子之得金非盜非受嗟者也過而不顧管寧爾擲而遠之則華歆矣龍頭之譽或不專此金乎夫此捐也其諸異於辭金卻金揮金償金者多乎哉樂捐之他不樂氏子之見之將轉捐之而將終為棄金乎空利他人爾何如藏金以待失者或更旁招而還之乎為人之謀此或餘忠乎招之而不得將終藏之或自金之曾子曰微矣其謝也可食夫今還人金者或鮮乎而冒認金者智固百出伍子胥空投瀨金爾已昔者孔子思之不忍身為溝壑蓋或有為之卻也前人有言饒寒

驪山集

卷十二

三

流離所願不過一金不忍以身為溝壑將分溝壑以納吾身哉孟子蓋曰免死而已矣後人之視聖賢者過高故多不會其意夫田子方未惠之先子思何以自存哉筆瓢陋巷顏氏蓋夙已足自食矣故孔子周流四方未聞歸餉伯魚也不然將內乏一飯之備外絕一介之交是苟難之廉將井上半李已謝伯夷之賂矣故為千古辯知言以薄末世曲謹小廉之惡士

效孟子為百里奚辯鬻十二難

夫百里奚之入秦也豈以罪而亡乎其亡豈不在屢亡之先乎微子之先紂而亡也且抱祭器而奚也固

不知携其家乎且使當亡時倉皇不及內顧而顧恐死以待烹伏雌焉雖至愚之所不能安夫必一飽雞也而後能作力就道乎夫苟秦關之可易亡也先亡者不啻一奚乃獨忍其故大夫也而不一言之以其賤鬻乎且奚之新以仕而亡也年已七十其氣體必或異人而顧可伏於牲所以不為人識乎且以七十老夫而為人力傭豈以秦之大國寧少一健僕哉而顧多匿人之一闌子乎且鬻而養牲謹厚以為飯而且為人滌牢以使其牛羊日肥而且全焉何以咸牢夫而達之秦君此亦或夢卜之餘策乎春秋戰國之策士未可量也且奚亡而屢隨以亡矣晉人不俘其孥也其先大夫之家或尚在而其妻也應不長少於奚若干歲何至一老婦微服間關而求干識其夫乎且奚亡而其內子非殍也以入秦當其別時之烹雞家無束薪而暇析屨屨乎且屨屨之歌豈非乃內子之作哉恐非班大家蔡文姬諸女秀之所可及而獨智不資身以流離于夫乎且夫人之身顯於秦也而不能一問問其妻子耶可謂人乎問而達其故家而其妻之不羞也以乞干乃夫可謂賢乎是皆寓言也往仲尼寓德於驥後此漸寓以仁矣嗟乎寓言之病

驪山集

卷十二

三

豈惟一奚侮聖誣賢甚矣抑下患世卿也隣婦何至
夜闌其寢子賤之多取於君子也而驅車以避浮陽
將軍父下士咸思而來哉何至薄人之已甚乎奚之
秦政無所考蓋亦管安之下但鞅之聞古人材也匪
直賤於五殺應何病於其顯君哉故因孟子為廣其
辯以旁殺末世流言毀言之狂瀾以美成君子且因
孟子以求知言別為之言曰孟子賢百里奚之顯君
就事論事恕也蓋管安吾之霸義也以嚴王霸之別
君子因霸以求王因王以求聖斯可以論材異世而
與恕義之權

原寓言

莊子自著寓言其書故多寓亦猶詩之比也易之家
象更是形寓皆可意會猶之六書然象形會意可自
思通者爾人謂寓言始於莊子蓋自古有之後之讀
莊子者不會之意是故多病莊子讀老子者亦然不
知莊老者也姑以古典謨言烈風雷雨疏以為後觀
試變之寓若論語鈞網射宿則寓言仁人之心也爾
而言辭已為著跡至孟子寓言更多則又太著形迹
矣夫人格泰山自小天下豈必孔子若以東西夷人
舜文也者蓋寓心也夫太公伯夷辟紂之二老若何

皆足一瀕海乎而及病跡矣且伯夷以一亡人辟殺
寓周也伐紂之諫何俟叩馬歸馬之後其食周薇夫
雷首之不殺也豈尺土之不周與且武王勝殷也滅
國五十當時孤竹無所考其存否顧獨不東歸家國
與孔子之仁夷齊也蓋亦原其心為悲其行云爾若
夫不甚紂之不善者則又原武王之心善韶之餘意
也此我後人因仲尼之原心而為孟子會意於跡也
與苟得此意吾人之心之所必同者也行可以讀莊
老諸子若因寓而化焉者夫道之在天下古今一統
者爾一言盡之經史子集何事為寓我仲尼之教也

驪山集卷十二

五

博我以文即約以禮禮者道之寓也是之謂道統

埋狗文

光武避莽兵棲終南山中今名劉谷谷
內有支谷別名黃狗谷溪水出匯谷為
白馬潭相傳莽焚山狗身濡溪水脫卸光武
棲處草冷濕得免害狗尋勞死因以名谷

萬曆庚辰正人日家狗死埋為文而悲之曰嗟吾犬
之毛忠兮亮瀕死而吠雄計守年之十五今亦四靈
之考終慟昔天之速獄犬惴惴其何容辱萬死之門
關戀故主而猶龍既恤歸之七載家門破而殃叢即
謀夕而不及餒搖尾而相從分涓滴以飼犬保赤子
之相同其棘津之長餒悲屠狗以自豐悲賤也之亡
蓋匪君子之固窮擇竹林之善地破茅嚙而平封吊

黃狗之故谷念濡草之微功昔中興之洛漢噴火馬
於臣工曠臣道之無成託皮毛於飄蓬悲薄命之寡
助舍雞犬其誰宗痴小盜之憎貪可司夜而匪躬淚
交橫而臨穴題狗道以書空招吠屠之遺靈思人大
之難逢適人日而狗死耿吾人之衰瘵填溝壑之無
日驅日月而西東惜死者之何知存移時而朝崇

廣孟子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論

春秋戰國時無臣之害作妨賢病國弑父弑君易所
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泛觀經史常是時蓋上下苟
安而甚不相安之勢孔子蓋蚤見熟計之故因告政
曰尊位重祿欲以親親夫世臣巨室大抵親親也夫
謂重之非益采之謂庫封之舜政也然地廣適以長
惡鄭莊之所愛嚴邑也封建之制至是敝矣勢輕勢
重趙秦并耳秦之并猶湯武之放伐勢之所必至孔
子之所謂失孔子嘗原禮樂征伐之所由出而期其
失世其義嚴矣蓋所示戒也孟子之時其勢愈甚故
爲之憤辭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蓋易與而揮
之之辭夫不得罪猶之在邦在家之無怨罪自我出
處身於無過者也處之之道隱而未發異世易解於
秦得之且以會孔子親親之政亦又易之秦漢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鴻河不遘遺朋亡其諸聖人憂
世之意乎夫所謂泰非謂唐虞之泰蓋承平自泰者
耳故特用治要之巨室特治中之一事而足以敗所
治之諸事自治無道則不足以服其心治之無道則
不足以絀其勢蓋其難其慎者而孟子故爲不難者
耳不難不得之中蓋有不盡之深意非泰之四治或
不足以當之四治之外且有幾焉陳恒之篡魯可東
周梁惠之賢難與齊桓孟子嘗言不比誅今之諸侯
矣其諸泰之一治乎是謂亡朋嘗參覆轍以壽平道
一治如一奕局衛鞅之於秦晁錯之於漢皆罪於巨
室之敗局也夫鞅之知抑公族固所以強公室然自
治不臧有遺而無亡是堅其朋黨也特不幸不先管
仲之死耳仲也後死或不免禍夫秦君豈治泰之天
保哉錯之削也無漸而無別是自啖朋以來群吠何
以得尚于中行况其始也失於包荒其既也憚於鴻
河泰之四治蓋並失之漢之不胥亡七國之庸耳孔
子尊重之親安在哉而禮樂征伐失出久矣所謂由
辯之不蚤辯也蓋久則難變而况於不辯七國之敗
漢之一幾也無所庸包無所事亡求道而用焉亦僅
可尚於中行將庶可免罪於巨室非後世富家大族

之謂也嗟乎中古巨室後世之朋黨于此二者異名而同害夫以泰之九二君臣同志且忘睚眦而況之外朋之誣上古詩蓋言之矣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夫告而且不敢此王莽楊堅輩小室所以代得志也其崇本於書同寅之文是乃所以至人之巨翼翅不得罪而已乎故嘗爲之言曰明經之誤適爲亂道倚經誣游是爲奸府於朋乎何亡於巨室乎何罪吾人勿徒多謂爲政之難也無道無幾難而俟敗不特戰國之愚主

趙女直節傳

嗟乎自我士君子逼直傳直認直識直之說出而天下無真直遜而假行百行亂矣亂則敗倫即以傷化管卽變體易見者曼觀而品題之今夫節義君子之不幸然本於性命關乎藝倫夫人之所謂美也美則思慕美樓而假之其間直節及與世相汨沒故人之恒言天下無直是真非蓋不獨一節然也萬曆己卯間父家以我久前誣獄破敗因鬻田魯氏而識一真焉且因以得治亂之理成敗之機反覆之勢貧不足言美往族從之猶于洪也者女門子趙弄後之二年女魯甥名曰朝田農賈俗家也居二年生子四年而

魯甫亡孀抱遺孤親該耕織蓋人生之至苦難而六君不知其無夫也且有無屈信自權窮乏而亦因以自給以不至窮餓乃孤後孤漸長命之曰邦儒年十八爲取趙氏以克有子若女各一人以爲人祖而力作不息家益裕以就鬻我負郭田能爲十金之交易問而始知之焉而邦儒且羞澁不能爲辭及問之洪洪之曰性皆易與不以爲事鄉閭皆若罔聞知安而不異計至今庚辰孀者二十九年行年五十矣是蓋直節也要其未死之年已如既亡之人豈以皤然一媼而改心事人哉更須卜晚節於蓋棺夫我趙女也無深閨重門之自固懿親女傳之內訓知書學禮之遠慕以安乃節不識不知如土木之無復有人道者然且能克丈夫之家教誨爾子以此十金益梁魯田蓋已餘中人一家之產矣是當於易之蠱演一幹夫之義也豈直杜門死餓之苦節云乎夫不失其節而裕而家是皆其績紡女紅抑損家美積少成多籍多濟寡以獲其窮也勢輕勢重一髮千鈞是之謂勢天地之道生理勢而已矣哲婦傾城節婦成城天然之機也成且補天天地位焉之謂也若天下之勢但所曾大者耳故曰真節此我之知微也若夫扶持

以爲忠孝基本又言外之意云故哀其不自知爲節也而憫夫人之不相知其節爲之傳之且與夫人之相知節也夫人不知節之爲節亦或不知不節之爲不節應耻道喪禮義之標仆矣萬有一之知勉焉者君子亦謂仁也豈歷忠臣孝子於節婦之門哉亦安能表是於百非之中乎此余之所冀望且雖後有見傳焉者知是亦爲趙女之節也已今夫古蒙秋之夫引斧之婦寧知其爲誰某耶非欲旁睦我族也過爲之譽族有十節不光我趙祗多二十家之不幸耳君子之所不忍言

驪山集卷十二
爲孟子發梁惠移民移粟難

梁惠王以移民移粟於河內河東爲盡心望民之多於隣國孟子對曰廣地衆民不可速效於一移養之在在素也且民不可以徒多太庶則必貧迫窮則必亂此堯舜之所以兢兢業於匹夫匹婦之勝余孔子適衛所以嘆庶移易之間王之大憂也故曰養之貴有素然養亦必知所以爲教蓋匪教無以用其養匪養無以成其教臣請發王之下問今夫天時人事之甚不齊也設二河俱凶王何以移之記孟言之矣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二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此先王之荒政也因年而飭餘積有以爲舉夫何愛於一牲克勤克儉之謂也故其時隨地有粟而其凶年又爲發倉廩府庫以賑之鰥寡孤獨又有惠以鮮之故其民父子相碩兄弟妻子不離散壯者不散而之四方奎無餓殍而民歸之傳所謂三分有二會者八百文武之謂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王何不得人而行之且先王九年之有非有仁術以愚其民也因天分地易所爲美利而但爲之節以利之耳夫其節也往者不及節要在節之於將來譬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在持之以可久耳夫百畝之田五畝之宅先王既已各爲之所爲民恒產矣又在去其害產者耳不奪農時不厚農稅穀不可勝食也數畧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樹宅之桑五十者之帛不可勝衣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七十者之肉不可勝食矣凡此皆餘也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積之九年家給人足而又蚤爲之立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踰矣衣食足而禮義重教化行而動倫安彞倫明而位分嚴情志達

而意氣親王道之成也然且遑遑救荒不輕一舉今也狗彘食人食而不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矣惠王曰善更請就館將條而行之孟子曰條豈易言哉心藏而人難測法立而事易散皆有司之職也在王正心以臨之正則公公則明公則政平明則人不可欺臣請與王敬別論正心之學

原豕

嘗自乞養一豕稗牝豕也大僅如中兔一時忽亡急求得復家如孟子追豚法招之居二日病蹢病且不食此古之善喻急之則敗者之一出乎爲之解胃馴之以圈令與圈相出沒食人食稍稍相人狎忘其食母矣不兩月繼長小於野獲方相與樂乎王化中夢得一豕母焉夫豕異類也而況善養人如保赤子將天下歸之今人恒言獅蠻王帶夫蠻之馴獅也與之偃仰卧起曲盡養道故悅其養已也而相忘於異物是故龍可擾而豢之因念孟子之以豕喻楊墨也卑矣夫豢欲人之易曉也與用所不招正所以幾其歸耳然欲受其歸當更須之以一招此招義也如招虞人之招招所以速其歸夫彼之自異而思歸也其志

未定而其氣尚或未盡平非以招之鮮不肯馳背而自固是爲吾道反樹一敵幟矣吾於吾豕乎之復也招而馴焉者得之古語有云河海不擇細流納污藏疾與之化之非以利其成吾大吾道如天何不包此一楊墨哉此易之所謂包荒也馮河亡朋其幾在我且夫楊與墨之歸也者非大叛於吾道亦豈必能病道哉道不容病猶今之辯佛老者然始失於招終失於不招而已老子之虛無也道自無該有無吾儒未嘗不言無翟墨之因果報應固猶吾春秋褒貶之一寓者乎大抵佛老之書不可執實苟解其爲幻象寓言也而佛心在我矣吾道中豈爲擯此二氏哉而必求義農黃唐以爲三皇五帝七代乎將秦漢而下亦已自曆之代矣是故能大能小知微知彰與時相宜與物相忘是爲聖人之龍德一豕之微大同象教即可以馴龍蛇虎豹以通易聚人之義至於吾人之叛吾道者不翅韓退之所不保一籍湜者耳而方且盛氣鞭喝以驅天下而君子之智不知辯才不及辯勢不容辯故曰命不在再立一別號也

原智

吾言聖人周身之智故無死法歸譽者也自憊之辭

耳宜莫如舜舜之當瞽瞍箕子與周文之當紂孔子之當匡人與桓魋要皆死地死法云爾耶曰化之處者也曲爲善處是之謂權傳不云乎微服過宋一物釋西伯可以觀跡矣要亦遇乎爾此猶三代以上之處也三代而下以言爲諱矣夫智而含言言以行智言且諱矣智將安出今夫士孰非誦法孔子姑以言究之孔子曰聖人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特一時几席間語耳使揚於王庭傳簡策人將曰非聖鮮不敗言夫後人之欲自聖者豈少哉莽彘武應亦曰頌聖自聖者每切於不聖夫漢唐之死市者豈少哉孔子之論人之好惡也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夫善人已自不得而見之矣天下之善者無幾而取善於鄉乎鄉無一善何所決擇夫天下之惡里也豈直一闕黨互鄉而已邪將孔子不自免矣故孔子智欲擇里昔叔孫武叔爲毀也不知何辭一言薄父已阻孟子或及出妻將速魯訟何所爲智且後世人之所謂善人皆富貴利達者也而鄉稱善士類爲左道善之趣譽如水就下非古之所謂鄉愿必後世之謂惡少也一言之譽殘人訛見一言之毀百犬吠聲故古語曰一人毀之而有餘又曰鄉之不貳之老且况亂

之以官有行私之吏朝有善言之臣氣盈媒孽糴涅藏垢錮爲奸黨以隕國是君子之退縮以自處也如薙草圍獸難乎其爲孤蘭特猗矣而况妒名忌才以相襲麒麟而撲蘭馨者乎辯如韓非竟以辯死智如晁錯卒以智死非多其智與辯也而况不智不辯者乎聖人其如智何哉嗟夫毀譽者人之情也是寓褒貶以別善惡以爲天子刑賞勸懲然執此以求勝一夫之私耳誣上行私是爲朋黨且以動搖天子誣上罔下至闕上下之交以激不逞奸天地和氣而上下病矣昔孔子之周流也七十以前之事乎假以長年歷轍漢唐空徒老耳且君子之不黨亦無如黨何良而不進上也退且防毀毀且畏訟故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又曰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衰世之苦辭也古今之死市者豈必皆有死法哉是以君子不貴智也用智之術莫如忘智亦莫如藏智忘智者刑庶刷耻土木形骸不識不知如鹿與豺墮網逃獵死生往來以幸不死野不絕鹿也藏莫如老子存玄守黑和光同塵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或庶乎容於世矣然青牛且西出乎流沙且我之愚人將欺之弱人將陵之心可剖而肝可炙也竟如藏何是故君子貴知命也

不在天亦不在人勢之順至君子存存俟死爲終有死即正龍蛇之蟄不決性命將焉用智爲莊子曰周將處乎才不才之間君子之逃世者也智不智之間本無善地

履無後記

昔人言履無下是觀人之窮相者耳非深知履者也夫履無下則不完足即凡不克一舉蓋就其下穿之無者而槩言之爾士窮無資鮮不貴履然皆不知履之用世上下前後交相爲用者也無下則全離上上下下相失而失前者先之於後無後則遺下而前圯圯折趾者至矣往隆慶末余以二十餘年誣獄始受恤典越明年癸酉萬曆改元至日始克出獄癸甲乙丙再四更冬未及易舊履計今庚春又五年於茲矣閉門無奔走以故得履壽然且時穿下亦時時爲補乃穿穿其所補又幾也然其後亦漸就絕絕至履口至不約踵時行失走昔者楚王之哀其遺履同出而不得同歸也貧故不忍相棄於是思爲之補尋其斷緒續之以死牛之革并包其土爲易以複下固鏗然維新綱完履變而爲烏矣夫其始爲履也已十年於斯補而再履壽可爲期乎今余行年八十有一是吾與

驪山集卷十二

聖一

驪山集卷十二

聖二

此履相可終始其可殉余乎否也乃知物理之有益於補焉丹漏可塞缸涸可續盡之折也可變而曲柄人之病失足者可以機與杖也爲之輔行長生續命之膏亦或幽人之別所自得者乎厭舊而棄是謂履夭且古人之尚象也仰觀俯察察及鳶魚夏之中興周之維新也吾又將別得於履理焉以解補道往周之沒於西戎也固一棄履耳東晉南宋拾其遺履而奔亡者乎亡不擇步以益其敝隨時補救卒無善工而况不知所善用烘之就燥浸之濡濕復狂行妄趨履用勤而履事消矣其如人我趙人之不競何故吾日加意於敝履也使爲可繼而爲之記

復古淫刑議

漢荀悅書犬與豕交以紀異嗟乎此有爲之言也古人有言於禽獸奚擇焉稗傳有之驢父馬母爲羸牛與羴交而生犏夫今之雞與匹交鴿與鳩配者皆有之固亦天地之淫氣乎其於人也爲特甚蘇武祭瑛胤子抱雛固異類耳若他內亂外淫上承下漁曾犬豕之不若也君子蓋耻之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傷之也曹魏時有請復刑盜官淫二肉刑者蓋懲獸行之盛心乎且官亦足省閹割之律刑亦足重徒

點之條日鉏耨秀不病嘉穀禽獸交跡吾人圯族君子何心於宮刑焉取非其匹而割正之者也夫苟用之又在得人其難其慎是爲刑臣不然將歐陽永叔不脫詔獄而管仲何所取於可人

申韓刑聖論

蓋嘗念老子方面不割應而不割之言謂可以治刑名致史遷老莊申韓之同傳也及據書老子之先已自有刑名世降而漸申韓耳當時之中韓寧少邪而認源於老子大方應者道也不割不割者道之用也學道運用無施不利而獨下流爲刑名哉且君子謂刑名爲不本於道乎上禮而下失而刑出焉刑亦所以用道堯舜之盛未嘗不刑將不源刑於臯陶夫道豈始於老子私乎老子哉道者人之公人皆得而用道禮者見之以爲禮刑者見之以爲刑猶之輪轅軫較以爲車老子特要言其刑上者耳若拜其下刑而言則當補之曰在道而後政失政而後刑失刑而後兵兵不可極求道之不盡失者解紛息爭以銷兵治國省刑以修政得政後禮得禮後義得義後仁得仁以後德反道歸德以合乎天此至人之能事君子之成功支流分派胡得而禁諸申韓而下又失刑矣漢

酷吏何足以當之又將源之乎申韓譬之食者病飽而歸咎於燧氏將咀華茹毛嚼其教之夫後世之刑名可日慟哭也性氣利害賄賂恩怨凶詩慘刻變幻文致又焉顧夫名實勢理而加一綜覈乎而天地寬矣則申韓又後世之刑聖也夫而爲言者不爲老子明道而盛氣爲之辯謗不罪刑名之不申韓若也而罪馬遷吁亦未矣

與門人言秦風詩說

古三百篇詩古今序註多不得剛詩之意猶之春秋諸傳多不得義例蓋當時或仲尼之不及爲者後之讀詩者或但當會其大意爾已古言盡信書不如無書信詩要亦不如無詩我與于雍人也姑與于論秦之一風古三代諸侯四時講武不廢獵事作批政敝俗也想時秦君或偏尚獵故其詩十篇而與獵者中半耳非孔子行道與獵較之謂也其首篇車鄰即次篇之媚子喜御見於野者也夫其不剛也或者刺秦君風愆之微意也乎篇中言並坐故可知爲媚于社稷之臣禮不並君曰羞曰亡大段媚口鼓瑟鼓簧且可以見當時今俗部胡部之樂尚未出此一別觀也且秦承周封此詩不知作於何時而辭已稱公豈至

此而始有寺人乎且馬之類何足多要皆因見車馬而喜見君猶夫庶幾無疾病之謂與駟職則既見君子從乎獵役國人壯而誇之上下之相忘於獵也蕭茂亦是漁獵流連而不返者猶云吾君在溝壑之中刺詩也終南晨風要皆野獵終日從獸國誰與理衣錦佩玉如吾君何若夫晨風則怨矣半掩失寵之漸者也權輿則怨而號泣矣小人哉媚子之情也猶非彈鋏之可比何足以擬設醴要之穆生二疏大段廉退自愛者耳槩非知進退之道見幾者也四簋如易之簋二猶可見古人雖無道而猶儉小戎詳言兵事

驪山集卷十二 辛

亦可以見秦俗好戰與周文武舊化不相干涉其言君子蓋指其所念者相愛者什伍之徒如所謂夜戰相聞聲者然蓋其平日矯矯如熊如貔有憤然出車之氣故嘆其無期而胡然相念云爾無衣即小戎之餘氣蓋其平居勤王之義同爾仇敵王即駟職之公皆借稱也蓋存其親上死長之義消陽亦或取其睦鄰篤親之意乎遠送厚贈非所論也與他令狐之後亦無關涉諸侯謀國非所與論養心之學者也黃鳥不知何取周綱不紐諸侯之亂政奚翅一殉人此非春秋可貴備時事也三良不知何良亦或鄭風之美

叔段者也國人之辭也穆公之欲從三子者亦或非亂命或如齊教三士之極乎是皆不可知不可律以禮與春秋者也要亦刺殉者與顧此皆鄙意之自會者小子志之他有會我者以上會仲尼未發之意未必非我啓之也若會見我意之鄙陋亦或可得當時美意云

蚯蚓求說

古人體物多不悉夫蚯蚓之飲食不惟有求於泉壤風晨月夕每欲自出想亦有慕於風露如蟬者乎是有求於天也孰謂蚯蚓無求哉有求者彼亦求之是故蚓之出就風露與夫雨而出也雖驚得伺而爭啄之然其爲性亦好宅膏沃園畦之蚓出叢園結如小兒一拳堅不可破其體可量也園人揮鉏不啻草根血頸蜿蜒鵲鴉隨之至於耕則全出而失身矣是其素藏數寸之革囊蟬蛻焉者祇爲禽鳥之外庖耳而况於虎豹之文狐貉之溫亦空自多乎深居簡出之投也哉今夫虎狼之害人物亦得而傷害之牯之逐虎猱之媚虎微矣是亦謂之報復而卑比徇於市肆蚓之爲命何世究而日害哉嗟乎無求之難也已之無求世且求已况我有求何以勝求惟百物之利用

皆相求而相害不求何以生害不害何以成育然非育則無以運害聖人之治世要亦害而育育而害以成能者乎利用成能交求於外蓋至於刑殺極矣是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一物而異名者乎本道者天地用道者聖人刑政根於仁義是謂道德道德亂於刑殺是謂暴污惟夫豺鼠雀蚊出乎其間以竊肉食如小俗吏天所不能制以待求者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嚴死後之褒貶雖佛氏之因果亦祇寓報應於幻象而已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也君子其如蚺蚺何長民者盍其自愛乎

門可牧馬衍語

故事云門可羅雀又云門多長者車轍云臣門如市皆寓言耳吁痴哉世俗之無見而因言以索象也今夫士大夫之在權位與夫退休之有空名與夫好干謁多事及不好事者皆自有往來但不如市耳且夫庶人之門亦自各有往來也何嫌於市今夫市門不嫌病市卿相之門苟不詭邪祇見好賢將孔門高弟奚翅三家之市哉而周公之吐握皆市道耳且今日之門固前日之土地也人跡少則自然茅生而雀至故孟子曰爲間設有門墻必有人跡人跡不至應無

遺粒雀胡爲乎而來夫彼之狹斜昏夜候伺鑽刺雀又焉得而知之驪山先生遭讒僇讐生無間日陷獄且三十年家無噍類者歷九月家門盡圯萬曆初蒙恤幸出家無立壁受侵於惡族受制於小吏上下無交內外寡助但家口二十有四自爲出入雀或時至而門草橫生蓋雀無求於草而草不知避人鋤而復生尚可牧馬且震餘傾屋續之以棚棚茅舍松垂垂四翳先生宛在草中央矣而尚不可羅雀也但因羅雀之文自解諸史爲前史臣之文耳雖書卽史且夫懷山襄陵要其大勢近似者頌禹耳豈禹未治之先天下無一粒食之民而坐成懷襄之患者將又重堯之別病矣頌周者曰興滅繼絕夫其滅國五十豈必皆紂之同惡而甚紂之惡者且不能忘情於孔子合而旁觀始知爲爲文者寓抑揚耳載觀商頌足文慙德一讀春秋可領諱義嗟乎門非城軌何有轍跡纔一有轍足占車少瓦雀依人市亦下雀門臨通衢何容布羅但曰如市則近之乎猶夫驪山先生之門草也據其跡而言之豈可飽馬但可牧耳苟有市心應自諒之衍此以與知言者約爲與世之解因嘆命之制人無所逃毀譽於天地之間也

衍孔子詩關雎餘論

關雎之詩孔子蓋取作者之哀而不傷樂而不淫非取於周王嬖氏夫思寓哀悠則不傷今人凡言悠悠大段非急迫痛切者也友樂爲樂樂以琴瑟鐘鼓故曰不淫此詩蓋奴母于歸之後宮人德其不妒忌之仁厚追述而嘉樂贊美之詩也淑女姑就其始至者而言輾轉之思蓋當世子昏期定以其所與昏者以爲小君惟恐其得妒婦哲婦如後史禍水之謂以敗倫亡國也故寤寐思之思在得賢非專指奴也友樂是既至之後喜得賢配作詩者爲之樂之者耳友樂是樂琴瑟鐘鼓是我所以奉承其樂反以自樂其得人也作者本非爲周王嬖氏然所以使之能爲此詩者由奴母之感之而奴母之賢則又文王之刑于寡妻者成之也故以風化之首入倫之本而孔子首取之然今不可知其作者爲誰其矣其亦賢乎哉若曰爲思文母夫以周人未昏之世子無豫設宮人以相待之禮且諸侯一取九女凡夫宮人皆隨妃而始集之少女也情不相關何以動思夫既以至之矣又何思爲故曰追述之思也亦詩人之自爲辭耳

美里解

嗟乎知言之道難矣哉平生擇里卒未見仁老始知擇里處仁爲先師仲尼之喻言猶夫安宅廣居之謂也嗟乎古今天下有仁里乎哉一夫不仁即敗里美里不美不病一仁夫殷有三仁不必同里而紂且亂之故仲尼之於互鄉關黨也且因人而應之以不拒豈必過勝母哉夫其輾環天下空自周流耳是將終無處智也如仁何是故廣居者里也安宅者仁也美惡之間相去幾希乃不自定性不自宅心而遑遑焉置身於聲利富貴之場以求大都甲第殺機爭端老死而不寧處也嗟乎將何歸乎美里故曰喻言也

驪山集卷十二

重

孟子引里仁之言也而爲之說曰夫仁人之安宅也蓋亦知喻乎故嘗以此自負知言示吾有家

錢鬼論

家有圃學旁解天人嘗曰雨中理韭家皆塗指然以趨市韭日益賤日徹益不售因之益我以五知焉爲之論曰此民庶而貪之故也吾解之乎韭耳蓋民庶則自日貪貪則又將日庶庶而貪貪而庶庶貪相感是以生理鮮薄至此極也乎夫其庶而貪也則逐園末者日益多而韭之生者日益滋蓋物多則必賤惟其貧而庶也則貪不餬口而蔬食者日寡寡之又寡

俗成尚鄙是以非賤而不售而錢日益貴錢貴則人亦與非而日賤賤人則非安能以日自貴而人以錢爲命矣舍非而亦手以千錢一錢皆力與命也錢日益不可輕得而錢日益貴而取錢於民者日益酷而繁今夫小吏前人曰解欺人以下至吏隸皆惡於民者也蛇信蠱尾狐威豺聲鬼魅神幻割骨吮血民錢竭矣夫固皆竊奪民食而肉食者是食人也是之謂錢鬼蓋儼竊錢神之威靈以自神其秋詩云爲鬼爲蜮魅人而殺之者也鬼魅細人神作大福因以知鬼且以知神若夫魯褒之論論其神要其大者而言耳

鹽山集卷十二

美

鬼不足道故又知人知細人耳詩曰天生蒸民夫民天生之而地成之生之在天死之者亦在天故又進而曰知天夫人之爲非也糞而日灌灌而日剝日薶汗入夏畦陸而胼胝一糞不至則不肥少一灌則澤者反而焦剝薶一不到則草荒然而富一畦之肥澤曾不足以應一隸之求索故又因以知地是五知者天下之真知也樊遲所不及聞之圃學故自云家圃

好戰論

國不可好戰亦不可忘戰事必不忘而後知好必好而後能不忘夫守國固必事兵也古昔先王車徒械

器坐作擊刺蓋已先言兵矣猶夫字書之始於倉頡也周綱不紐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陪臣出春秋戰國而兵淫矣非可詩書禮樂以折禦者也而孫吳之兵法出非能外先王以爲兵因古法以出奇應變耳譎詐而險貪而忍是謂過之記曰用人之智去其詐去其過斯兵矣先王之兵智而不詐者也孟子之矯時至欲去利去兵夫豈時當變之列侯所能樂從哉是以升仁義而不入矣夫使當時齊晉大國君苟知信用孟子之王道而兼孫吳之兵法將無敵於天下矣乎苟可以外禦而暇爲內政堅甲利兵百姓一

鹽山集卷十二

美

心又奚假於制梃哉夫梃固亦兵也若徒欲去兵而言仁義以待必世之化是視病痿厥而醫之以養氣健胃之要論將使宋王偃而用銷兵之秦矣故卒相并以一於秦亦以忘戰而亡苟秦有中主以得上將將劉項關外虜耳夫戰楚漢烏合之衆豈必堅於前六國哉由今觀之楚漢固皆敗局耳往令臨汾偶當張世朝之內變夜發叛逆官無寸兵守臣盡懸獨櫻空城幸不外陷嘆國之不可以無兵也既而守蒲掩酋內侵踰青龍橋去蒲二百餘里一宵可達團聚義兵曲爲戰守先聲動虜當時巡鹽魏侍御邏得虜細

作云獨畏蒲因知兵之有威而不可以無聲也而况仁義之實兵乎仁義之兵堯舜以之干羽之舞固亦其先聲也與兵法孫吳亦言先聲書之湯誓牧誓乃聲之實往以儒生不知國不知民不知兵空苟合蒲以應變耳老而究世知馭孟子之矯時因泰而爲之論天下之勢以爲漢鑒

神農氏一日而化七十二毒解

古傳神農氏始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神而化之說者以爲化毒於一日故謂神殆非也夫一日之間安得有七十毒之叢至且以一夕朝之間瑣瑣而

神農氏一日而化七十二毒解

卷十二

應化七十日亦不足矣據今草本草之嘗而毒人者曾幾何而能遍嘗於一日一口與記曰后稷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之力哉夫聖人所以嘗草者蓋取嘗於天下之口也其用人也亦嘗試之以天下是之謂化且書之古文今文尚不自合而况不經見之傳聞乎且古語所云一日者蓋亦猶今人言忽有一日語意也其曰遇字書音訓相逢也偶遇不期而會也蓋言聖人嘗草之久忽以一日相遇其所得之毒者約七十二物於一期各爲之制服以神化其毒使不至於殺人如今醫家修治之方術皆是也而乃過誦

人以爲自品嘗之乎夫古今之口同也一偶嘗毒裂吻斷腸而至再至三與匹夫不如此乎其愚也活人之意迂矣古今浪傳不經之言甚多予嘗以爲天問不須爲之條答故今與之爲異世之毒之解

擗踊解

古喪禮擗踊哭泣又云婦人擗而不踊夫人情男之哀同也何靳於一踊檀弓有言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蓋當時婦應修首以爲飾也故無踊亦猶禿之不髻者乎嘗他詩話言婦人弓足不知起於何始即此喪禮可以想見太古方有男女之別已自爲此首足之飾特以其事纖縵而不經見耳即喪禮固古經也此或可以爲旁通之經

四目釋文

尸子紀孔子應子貢黃帝四面之問曰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目此固書四目四聰之註釋乎由此推之倉頡曰四目禹耳三漏皆言善用人爲耳目也自用則小是謂聾贖釋典千手千眼佛亦猶此之謂與

宰我社對原

宰我社對記者不及問詞想及木焉故對以木其曰

戰栗蓋予也納約之牖也乎當時周衰諸侯重刑故曰戰栗夫君長爲民父母何至使民戰栗哉其非嘉美夫栗也然亦且未竟其說孔子聞而少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社木皆事之成遂已往者拾而言之何不進言乎時弊蓋惜而追念之成遂文異而意同重言以惜之耳此與晝寢事畧同夫子孔門高弟且晝寢亦非大過何至絕之以土木先儒亦又曰晝寢亦猶葉公子高寵寢繪龍之事而字之訛者乎言燕私之也自求無愧爾已晝之是猶雕朽木而朽糞牆甚言無益示之薄責非如鳴鼓而攻之

驪山集卷十二終
追貶前人雖春秋亦必因情

驪山集卷十二終

驪山集卷十三

新豐趙 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詩話

觀詩可以知人

論詩盛取辭調爾與講學不同李太白好任俠其詩即時時著俠氣姑即獨漉一篇如云國耻未雪何由成名便不是道義然宋理學諸老詩便腐弱

詩文如世變江河

詩文如世變江河古歌詩如古器古朴而不可摹古辭朴後世便巧巧便不古姑即古歌獨祿篇中一句如空床低帷太白倣之爲羅帷即不如空床古矣况晚唐以下歌行又如李西涯樂府大抵不古

詩文出於六書

易始於一畫畫即文字之本祖古文字條爲六書皆擬後世詩文皆出於六書如象形真是圖畫所自出會意指事分明是文五經文章大段會指而已轉註諧聲自是韻出詩歌後世詞家叶合百出終不真得一諧聲

古歌詩叶合聲韻

諸後世類稱樂府合聲叶韻所以可被管絃只如明良之歌明已費叶人稱太白樂府可入絃索但後世尚少爲此公逐篇加叶合云如公雄霸飛詞中雉子班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王碗管碗聲相上下又上韻押滿斷似不太協或者是絃管後來誤倒刊耳又如野田黃雀詞首二句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自不能叶叶韻亦不收叶法當如楚詞二句自相爲叶叶韻少該博餘可類推

爲李太白樂府遠別離改辭

每愛太白遠別離詞古然輒病其間辭旨亂出至不可倫忽一夕念及自以已意即其詞前後亂之以此離苦以上爲首段倒提君失其臣龍爲魚權歸其臣鼠變虎二句倒續之以堯舜當之亦禪禹再倒提或言堯幽獨四句爲中段轉驅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馬鳴兮欲吼怒續之再逆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句足之以爲陳事賦體以應上段苦字惺下段堯幽舜野微意以爲末段以帝子泣今以下六句總之爲亂詞於本曲意義似爲稍順不竄字移韻而聲亦諧疑昔不知如何顛倒錯出如此也惜不得作太白而定之又其前段

中海水直下萬里深一句殊不可訓因悟太白此句如美家橫斜法言湘直下至海萬里之深大抵述山長水遠別離之意以爲末段湘水絕先開爾不用遠而言深是太白巧處平橫而量深也今人讀古詩多不三復後當有自解之者因錄改正過遠別離曲辭于後曰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君失其臣龍爲魚權歸其臣鼠變虎堯舜當之亦禪禹或言堯幽獨舜野死九疑綿綿皆相似重瞳孤墳更何是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馬鳴兮欲吼怒日慘慘今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詩厭重句重意

詩最厭重句重意不止重在篇中集中重亦可厭如太白樂府遠別離中有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句梁甫吟中句又用白日不照吾精誠讀之便覺重公他小詩中如宮中行樂詞諸篇尚多重字重意太白詩極壯麗朴厚尚此當厭學者所當深忌要之所重非奇辭與義所謂信口道及豈必思揆識短哉然在

太白則不可効柳下惠之可若秦少游重字重意作意不改則又是衛才或不可

詩當忌巧忌俗

詩當忌巧忌俗太白諸古作中多遲拙句更見朴古子美樂天詩中有俗句反不古焉太白諸小詩又有過巧處皆爲晦翕所病細觀古樂府詞人是朴渾如古樂府所以不可及

鳩逐婦

細物人不留意察識其性俗言鳩逐婦謂爲逐而去之如人出婦然歐陽永叔亦云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實非也其逐之者感天地之雨陽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仇也鳩同鴿屬家鴿之逐也不待雨然其逐之也同於鳩雌前雄後撒尾作聲踰牆歷屋而逐逐之惟鳩則感雨而多爲逐然不雨亦時或爲逐而鳩與鴿其雌皆不爲啼嘗於靜觀得之彼鳩鴿之尾接者天地之常道物之定性也少嘗畜鴿但謂其雌雄交耳今老日見諸鴿配者則反之爲互交雄加於雌已復雌尚雄是羽變也不知何謂錄俟知之者

叶合

韻之有叶合轉假自有聲來想宜如此明良之轉已自相協易質善不善之積殃慶亦相協三百篇之中多叶合成音蓋所以通聲之變亦不以辭害意之餘例後人始案古爲叶韻胥失之矣姑例唐宋凡叶韻多宗昌黎東坡豈非以渠爲先進哉唐於晉魏宋於唐則又自皆後進其所制叶何所先宗是知叶合皆韻之變通詞賦之窮爾本以聲音自相爲叶合隨事意但審音而已矣正不必溺古不古溺始可以通今達變

竟達空函

司馬溫公嘗因分香賣履識曹孟德之詐或尚未也此渠自是好內鎖細之病爾偶因竟達空函得識謝安石之智蓋當時王導逆勢誠難於爲言故姑作此畏縮僞狀冀渠之易已而要以自解古人所謂有爲爲之智也夫其將發之時已過畏而遺函矣既發左右豈不知自檢檢而得者豈不追發此可以意會也人不識太白每言李詩豪放太白在當時困頓流離應是少少干謁見輕于小吏故其詩往往過自張皇誇其才與其際遇引之于恍惚不可測之飛仙皆自廣以寄傲耳此亦當識太白之真不狂觀人詩誠不

可以易心然

朱虛侯

人或問老杜贈李十八秘書別排律押兩虛字調喜
異實朱虛臺榭楚宮虛爲重蓋不知朱虛之虛音墟
爲琅邪縣名也因出史記索隱音反與見之人言不
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真然哉

辭誤

偶飯黃苳陽伏波之謠亦偶檢韻爲孫太初改正誤
以鷓鴣鴝字爲反聲鷓鴣音中塗乃于宮爲搜神記
人謂其姓爲干如干支之干哇今比齊人人誤以其
哇姓爲哇後人亦爲改正哇音雖偶惜其久誤如已
之抱冤因表之

解悟

讀書及看古今人詩文須要自解悟如云牧犢子行
年七十而無妻蓋言老而無妻者故曰鰥非謂其自
壯而老不要也猶言七年之旱言相繼旱言七耳若
積年至七旱而方禱物之不焦者寡矣此不可與癡
人道燕山雪花大如席傻大之句

赶韻

楊升庵考太行山云列子作大形是爲本音謂崔伯

易感山賦以太行押陽爲赶韻之誤古今名物遠而
訛變雖堯舜名號都邑且莫歸一蓋此名虛也因形
而至形實也又升庵考郭緣生述征云太行首始河
內自河內至幽州則郭志并形亦誤矣太行起于河
東實爲終南支山今陝州三門乃一石如闢然自南
橫斜亂大河而北起爲太行實太華北下旁脉也迤
西尖削如山象入大河是爲雷首夷齊餓於首陽謂
雷首之陽也今遂訛而省爲首陽云東過幽州傍遼
海是爲山海關循海而北要之終南亦可云終北若
三門首陽乃此身所親數履者焉人殊不知地志之
誤往見韓苑洛翁言朝邑之洛水舊入渭近自火而
入河又前徐一樓按關中泰山移疏云富平之界頭
嶺乳而上長者百丈夜移夷深谷仍折其餘谷外爲
小山是山河亦自爲變而况於文字聲韻之誤要之
六書有轉假與諧古今韻有合叶正韻錯出並押亦
自有例世事傳疑亂真大抵不可分曉姑即大學一
叶如蕞知其苗之碩碩本音如石諸韻皆同今特以
碩叶惡讀如燦音天下士大夫家遂例訛爲燦音雖
碩人碩鼠諸經史碩皆讀燦此可以爲太行形抗之
辨

藥欄

杜詩藥興還來看藥欄公無自註蓋或藥草之欄乎故王摩詰他詩亦有藥欄花徑衙門裏之句與花對舉是藥乃草爾古今人重醫事多自樹藥嘗見邑人晁生者好醫事園華諸藥然亦自有色香宜欄如古他詩藥草新生四五莖者賞之也豈必執爲芍藥哉詩人如此藥欄字可自得之不必皆有所本祖楊升庵曲引關子及轉辨闕蘭欄等音義轉藥訓與御同以爲詩人貪新麗而不通過矣要之藥訓同御無乃及陷藥欄之說二義重複爲不通乎看古今人詩或藥山集卷十三八不可執求出處

字訓

六書來字書韻書代出不足以盡古今字變大凡作近體詩不可用古字假借字以致觀者作疑姑舉大者一事以論字學爾雅前人尊爲經者也疏訓爾近也雅正也說文爾訓麗爾猶靡麗也加以足爲通訓近也正韻余亦作爾耳又通俗作通通作爾訓近也爾訓靡麗也近也又引漢儒林傳文章爾雅註通近也正韻昭代進呈成書但說文或未及爾通通用一義耳是疏訓近正當以二字並訓爲實義爾即通

言道在邇之爾也謂近謂正非遠人以爲邪行也爾即中庸庸言庸行正即中即中庸中之別字也非謂其近於正也但曰近於正及病此經之不正矣若曰述者謙以命名曰苟近乎正耳亦不可知者也或人病近於正之說欲以爾爲麗爾以雅爲則雅無則訓抑難於疏義又如後世以酒器爲雅六書之所不及要之作者取義有在於字則又變中之變也故曰近體詩不可用古字若古字古韻自然諧協人所易知用之何害

隆鍾

詩人用隆鍾字以爲老人相此不經見無足本祖又古字多通用鐘鍾文少異而聲殊同詩周禮鐘亦作鍾相襲難考古人立言命物大抵多假比况言老人背下屈象爾隆高起貌當訓如隆準之隆首俯則肯爲之隆如鍾然以追爲首鍾不方上從旁視之如老人背隆然之象爾後又遂借以名竹竹多旁屈而下俯上隆是又老人之一轉取象也猶之醅醅或以名酒或以名花然實醅爾非因竹名以名老象

詩中俗字無所本祖

詩中用字如遯莫峒岐斂寧馨等字大抵皆當時

俚諺偶一經前入用之遂以為名言成語實不經見
無本祖也嘗因此自解關中俗語砵磅蒲稜虎旦等
字謂即今市廛細人所謂市語黑鬼例因本字之反
切訛而成真言者也其曰砵磅反切為忙蒲稜反切
為棚者不可盡解其曰虎旦所以切為慙者音如虎
咬然以相切也而且則又其切餘之訛耳嘗以語相
知者祇為滑稽近見楊升庵丹鉛餘錄言今京師謂
小巷為胡同或作衙衙或又作胡同為無據引南齊
書蕭鸞弒其君於西弄之註曰弄巷也南方曰弄北
曰胡同弄之反切為胡同耳正今黑鬼語之謂也人
心之同無古今南北之異固如此乎其曰蓋方言耳
則未也若因弄而衍之何以謂弄蓋宮中小巷弄戲
之地遂以名巷亦猶秦俗以袋裝米遂以袋稱裝者
猶夫求巷之名都人效之而通稱也此所以翻出俗
侗之語他如關中人謂墓曰骨堆唐書以為胡語非
也又如謂布為抹絲疑抹或作莫音訛之抹以骨堆
例之要皆俚俗也解之如曰埋骨之土堆如云莫絲
方以綿布行是又六書象會之外之別俗義云爾甚
有不可解者四方皆有之蓋上失教而習俗變皆非
方言也

泔魚

詩人用泔魚事而不知泔謂何荀子曾子食魚有餘
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與之曾子泣涕曰有
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注謂泔與與皆烹和之名
未詳其說夫魚言食餘不待烹和特藏之以待再食
者爾曾子之儉也與事親之不殺者不同韻書泔
米潘也今人以米泔浸食物藥物而收藏之者不少
也若與或是深藏之與密者乎今人地窖暑月藏物
正此意也今夫人家食餘魚肉但可惜之糟不傷人
此外無他烹藏之方特辯前註者之誤

半菽

楊升庵言詩家用半菽為半菽之訛考據甚精他書
又言半訛為半大抵三豕渡河字畫之誤不可盡舉
要之半菽當別為一出或自我作古亦可也往隆慶
末脫繫常苦無食次年獲白菽數斛以與脫粟為
粥粟多菽少食每多苦頗相厭之久亦相安升庵雖
素患難頗亦不知此味

翠微

翠微韻書以為山末及上之谷爾雅以為山腹說者
謂山遠視則紫翠登而半則言翠漸微此皆非經月

於六義。或未協。嘗以山領側之。或者其猶內則舒晃翠之翠乎。古聖人命名。百物多取象比况。制字又多象形會意。頌之爲字。象會爲人物之頭領也。而假以名山。取山首如人頤然。後人始加从山。以別領云爾。此義甚協。聖人復起。不易也。夫翠。蓋或山尖處也。平下。麕而上銳。如鳥之尾肉然。登山者。人以絕頂爲快。故如杜詩曰。歷翠微。何取於山腰而歷乎。即今人以半山爲腰。蓋亦近取諸身也。可以側領側翠矣。但翠之爲尾肉。其義隱。故僻於山腰之說也。人之恒言山頂。山脊。山口。山嘴。山足。皆以形言。何遠於翠。獨微之爲義。不協於翠。或者以爲微微之翠。如鳥翠然。古人言語文字。多好倒言。猶夫一拳石之說。自大之辭乎。大抵義非經見。名義不協者。多不可考。

蠱導

小說野史紀。蠱王導。要之一首飾耳。世代風土沿革變易。無足考其名稱與形者。譬之服器。即今之幘頭。靴與案與椅。恐先王未之識也。而欲逆求。曩時於千百世之前乎哉。至於云。犀之靈爲童子護屍。逐鳥。猶夫斬白蛇之說。愚夫人也。昨偶作。薺花飛近體。得乘興用。犀蠱事云。僕死苦吞犀蠱淚。綸閑痴負虎韜狂。

因念胡蒙溪野談。考辯犀蠱體制及蠱導字音義。斷以爲如今之則子。良是也。然楊用修亦嘆其不知爲何物。而雖二千未辯。夫童之有無也。其蒙溪所謂則子。亦但得其半爾。導之制應如簪。但導身髹而隋不簪圓爾。故可簪。亦取以收髮。猶棉然。蓋不毛之則也。嘗見市井無賴。簪鐵鉞俗所謂篋鉞。銳前而輪困以圓。其後其身則隋俗所謂匾也。利人之梓已而毒其手也。正如導制此不足言。但笑已之用怪以悼僕云。此亦唐以來詩人用事之一法。

離騷

屈子離騷。自是一代作者。後人學之。終不似其忠是其所賦。所養其議論識見。是其所學。其詭是其不幸。非其不能善處。不密不晦。但其文章體裁聲調字畫。不知其學何所授。古書之逸亡者。不啻六經。可惜也。大抵三代以上。已自難爲君子。三代而下。愈難爲君子。而人無賢不肖。皆不欲與人爲君子。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其心戚矣。將使禪受爲携震主之威。夢卜爲啓徵倖之門。小善不足論也。載胥及溺而已矣。平之在當時。雖使殺之。亦爲比干之仁。其詞匪怨。皆託諷爾。其自沉亦其屍諫之遺意也。乎跡其辯析百出自

愛良至計不死不足以當怨已者之求逞故託死以自詭耳藏身之道也何至輕爲匹夫之諒哉宋人反惜乎以不能大雅明哲保身夫沉固平之明哲過保者乎保不保命也明而求保是求苟免惜乎宋人之幸也黨碑成獄鮮不死范滂末世枉死一滂而已耶宋人好短古人自是風氣一大病要之氣運關天道大段不爲祐君子云

谷風非棄婦詩

爲近體詩須先熟三百篇古詩譬如學書必須少通古篆隸法方可祛俗筆姑取邶之谷風逆作者之意
必逐臣寓怨之作也蓋有道者之言也託之婦人以寄風耳非婦人之所及也猶之寺人孟子託言於寺云爾其怨皆其忠愛也臣道也妻道也古人蓋已言之矣註忠無怨匪怨何諷古屈子平或可以當之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愈疎者也不求古人之情則不得其比興寄意他詩皆可以意推非徒章句爾也嘗自讀古詩多與前代訓釋不相合患難中得古人意外處良多非儒生窮經之謂也

詩句不必求所本祖

凡詩不必求所本祖天地間象意無日不在人耳目

在人心譬之蘭麝風至聲出豈以昨逝者遺來者今日之本祖乎故佛書異域異言可譯之以華而其言亦時時暗合五經前聖之書非期會之所及前人賦得和鶯吹折一枝花之句喜自合於老杜而不爲改易所見真矣然何至過喜自附於古謂敢期杜甫是前身乎今之作者要亦不必改其偶合於古人者如可用古意亦不必過嫌何大復詩秦川平對酒漢苑曲穿花分明是老杜秦川對酒平如掌然屬對亦工獨倚傍人門牆竊人句意者少可厭耳遂玷顯官發杜拾遺家失盜之嘲優伶也解輕人

韻書

諸家韻書如今類書爾所集古今文字音義豈一人一生精力所能兼周而又每好自相非詆一日偶爲山厭詩中二句窺晴聊便面罷雨或登堂蓋取詩秦風終南篇有紀有堂之義也因私疑紀堂與今言堂殿彼此先後何所相象旁閱正韻顧不及此一義焉且嘗窺正韻中他亦間多差謬正以衆賢難於總裁如他韻集於一人應難於兼覽可見論人論文論聲皆不可不爲之節取而好非毀人也然紀堂殿堂之象蓋堂室或遠取之山堂者乎亦如墓之言塚言陵

者云爾又如舒鳧之尾肉曰翠山之中上曰翠微則乃近取諸身以山之甲上上銳而下廣如鳥翠者乎詩人用字用事每難如此

江平不肯流

老杜詩秋天不肯明江平不肯流又曾記失記名詩淮山肯數點不肯過江來皆以不字幻無情為有情詩之神者也或者以為不肯流謂意求工而語反拙不如李群玉詩水深難急流然難急者止足言水勢爾喚不出浩濛濛地水之情來不知如何妙解人所見之不同如此

事理須自得自註

老學為圖

老學為圖屬伏日時諸秋疏多不知其名義今俗稱蘿蔔或云古名蘆服韻書謂秦人謂之菰蘆自老子泰且不辯菰蘆云何此名之誤也聞人言蘆服為萌菰多不能穿土自達當以菰豆同藝藉菰豆力起土以相出屬無豆求助坐見蘆服率三四勾能起土如小兒掌其破土自達者比多於他豆則并其實而誤之矣今人論詩文大段貴耳如圖蘆服然一任乎耳將至失心今如詩話大段是勦說多料想之詞滋獵之象人言嚴滄浪詩不如其話今之話滄浪者更下

於此翁矣但據其話或者誤人古人言畫傳神詩亦傳神要在心解自得自信不可依附他人託是於雷同若前人詩不足已意處識破是得之在我譬如化工放一株花豈無一樹色香不齊者乎不病為全花

白翎雀

元人言白翎雀不知為何鳥何以名元樂胡蒙溪墅談收入會稽張憲歌詞一首謂為今傳箏調海青琴天鵝是也曾聽箏楊此聲然亦未識海東青鳥象又於張歌中細尋摩訶不作兜勒聲一句亦不能訓漢張騫使西域傳稱傳得馬上橫吹胡樂摩訶兜勒曲但做胡音注以漢字耳亦未得其所譯摩訶兜勒如華言何等語義也若據張歌文勢則摩訶為曲而兜勒為音譜然既並言為一曲不可單以兜勒為聲也若以為誇新聲而不屑奏摩訶則兜勒聲三字又無着落若以摩訶為譜為器又難以稱曲若以四字為一曲而誤分渠亦何據分用且二曲為李延年廣為二十八解已云失傳特傳疑至今詩人拾而裝點歌詞爾表之以俟知音

稊米

范浚心箴引用莊子秋水語太倉稊米朱晦翁旁引

范箴以註孟子字皆作稊莊註稊徒兮反音如稊字亦作稊司馬曰小米也李註草也郭註引爾雅似稊林膚齋但註疊空小穴也亦不及稊古今之倉不儲稊稊草不名穀不以稱米蓋稊當作稊音紫數名郭璞云十億曰稊傳書之誤耳據莊文意與疊空對言皆即小以形大枯多而分細及文倒言以相見耳疊空言亂石之聚落澤中謂爲積石石間相積之隙以成空亦猶積米以成稊石滿澤中米滿倉中然各自爲全體猶言百姓庶民滿天下而人各爲身自其細分而言之粒也况下文又以號萬言物分明是以

輿山集

卷十三

六

巾筭

今人詩文用巾筭字蓋本於莊子秋水篇對楚使言玉巾筭藏神龜之骨於廟堂之語夫此巾筭抑猶巾車之中乎古人以幅布爲巾聯巾而帷車因名巾車

後人因爲車飾陶淵明命巾車言命加巾車上耳或人病之非也巾筭謂以巾苞筭如今人之引袋然合巾爲囊納筭巾中故巾筭連言之猶今所謂袋然示慎重而實之之意諸家註不同或以爲以巾覆筭不足以及見其密或謂以巾斜裹筭則莊所謂筭小者不可以懷大者之筭也當言筭筭矣褚正韻腫更切音如主訓筭也福無他註釋而說者又引左傳取我衣冠而褚之引莊子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引漢南粵傳文帝遣陸賈遺南粵王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引師古註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綿之厚薄多少之差也然裝綿之褚正韻已別收杵字下矣失於兩收則失五十衣之褚恐非綿也當與左氏莊子同一訓大抵是包裹收藏之意如今之包袱然其云五十三二十二十衣是衣之數如今賜衣云一襲二襲者然彼遺衣豈必皆綿綿之厚薄多少有何貴重關繫而酌量瑣細分之知必不爲裝綿也因巾筭言及之

輿山集

卷十三

九

長城

胡曾詩言秦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胡萬里城史稱始皇爲秦亡胡之讖故築城防胡讖何足擬帝王

有天下各自廣爲備耳不築要秦亦必亡周亦且亡且長城況不始於始皇胡蒙溪歷數秦趙燕先世滅胡之世以爲不自始皇始然亦不得其始嘗見華山下有古城土人云北屬之大河秦魏所築列亭鄣之地亭鄣之言昉見於魏文時史亦未言其始築繼築築土爲墻要蓋始於棺穴之餘乎其初築室既衍爲外垣爲都邑城郭遂廣爲邊城一家之長外垣爾今古因之以防胡不須過始皇謀謀過之於身後正如佛書地獄之說彼人世傳訛蓋亦有命不特如紂惡下流之說人言始皇陵如何嘗數至其處皆不協史

山集卷十三

千一

近萬曆甲戌得請墾古陵寢輸租官度諸陵地漢高陵至二千餘畝不啻倍於始皇陵漢文別爲薄姬陵墓亦大於秦陵然嘗至周文武陵下墓亦不小而乃亦以墓過秦此又何足與秦辯又如華山自秦繆公時已自有鈎棧鐵索登山絕頂而今天下家傳以爲始於陳圖南雖士大夫亦鮮知者

長鬚

俗傳長鬚人多無令終猶言詩人之多不得其死夫人之終始理數也令不令遇也命也何與於鬚古不貌聖人但聞傳言庖羲氏鬚長委地不知其終爲何

今後世如關雲長劉曜謝靈運諸人亦要其顯聞者而人相言耳彼當時鬚而今不令而亦不鬚者不知凡幾也以此例詩人不詩而枉死市者可勝計哉是詩爲天之大禁矣乎嘗見杭人陸濤言其鄉有役爲老人者其鬚委地已而難問渠小僕所云亦然難其鬚長何以爲行云辯而繞之頸夫夫也賤而無他恙又往往省中日見夏桂州鬚而不太長嚴世蕃則不鬚嘗見其鼻孔輪廓豐足而孔小僅容豆人言其鼻如石崇然夏觀政日嘗見其鼻不崇孔此人之所共見者不可以鬚與鼻而病終也又如物而易見也莫如山川人言驪山凶人國家余嘗自號驪山或以爲地祟亡家辱身夫紂固不西踰函谷而國亦云亡隋不離秦陵而亦無長世且今之驪下不啻萬室君子獨見正不累流俗

阮籍嘔血

阮籍才今古所罕及大抵唐詩文不如魏晉唐詩名家不過數家李太白長篇急韻能馳騁出入魏晉間然阮之使氣雖是其矯情傲物玩世畢竟是其偏至謂其母死不哀一嘔而吐血數升人多疑之此又是渠之矯情悲哀積慟之致也居常念身老家破抵母

不塋適報季女病且絕遠不能相視強而問對使人已而哭於母前哀未盡而血出吐夫人情鬱而內損至此毒哉甚於刀鋸夫何於阮疑哉今夫人矯偽哀喪馳心外想以私御內食肉者不少也宜乎阮疑又何須以禮法病晉人

蟬蛻

偶得蟬蛻因吟古詩賦多不得其神曹子建蟬賦其有憂乎惜之比爾不如謝康樂燕歌行秋蟬噪柳燕辭楹念君行役怨邊庭尚有感慨古今人文集譬如三軍之士未必皆勇惜乎觀人詞賦見其一二首便以為絕唱是自畫也蟬微物詳其聲象而不可無其意故云不得其神轉念古漢來官儀近臣加貂蟬謂取蟬之高潔貂之內勁教勇也忠也教庶也然二儀在當時為並加老杜詩總戎皆侍中貂姑擬一物以惜其不勁就事而析言之也近臣與邊臣所勁雖不同其以勁為忠一也非徒趣韻而已也老杜細處正可於此等語見之其官儀並之以蟬正箴其背之不潔而今好自高潔云言蟬化於糞壤中以懲反乃初爾非譽而貴之也韓苑洛翁嘗言古之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今之士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

庭其蟬之謂乎顧名思義鮮不愧死

公無渡河

渡河公其古懷砂抱石之流必有所不合於世之苦心觀古歌中公終一終字可想乃妻久知公死河之心而不可返亦或有難為人言者恐非溝瀆之諒若以為自作孽則夷齊枉死二舜耳論人而不原其心非尚論也古今人甚不相及觀古蒙袂之夫則今之飽而偷生皆丐也

蘇子由詩不求對

近有近譬詩話述東坡應客云已詩不及子由子由詩不求對今只舉眼前子由與東坡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逢着胡兒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防談笑卧江湖何曾對何曾不對來東坡低處正在好對好用事所以詩不入選今人多是從對對中來所以信子由之不對詩之體格全不在對不對上謝近譬又言太白多古風古風中亦自不少出天然之對太白高處亦正不在對不對

見他兒做書詩錄此

垂老堪高梳經旬不到城孤吟來鳥雀萬事掩柴荆野曠浮雲色庭虛落葉聲祗應隣叟過共話靜難情

萬事空丹原上又上勞易白頭青酒眼前醉黃金
身外憂還從連社飲幾向竹林遊古人如逝水惆悵
此登樓

張松谷傳誦宮女千嬌者詩錄此

倦倚欄杆強咲歌腰肢無力怯宮羅若將舊恨題紅
葉恐惹新愁上翠蛾兩酒玉階秋色淨風吹金鎖夜
涼多平生不識東君面天若無情可奈何

詩用字有據無據

謝近譬詩話細檢詩人用字有所據謂王介甫二府
初成詩中恩從阮始訛燕臺句添出恩字為無據及
讀韓集闔雞聯句孟郊感恩慙愧始之句不為無據
又謂蘇子瞻遊金山詩中從祀及彼呱句為無據却
謂見柳集天問彼呱克臧則云未嘗無據夫詩不必
古體近體隨景寓情隨文生意平易近理爾豈必拘
於有據且比古詩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何嘗有
據宋詩自王蘇出便謂無據彼韓孟與柳固唐前後
詩人爾何據前而不據後將稽孟柳何據乎天下理
道大段不過一是仲尼贊易據文王周公以成述文
又何據據之伏羲伏羲則據之天此可以述上至太
始詩甚不必如此拘也謝別話又惡人之蹈襲又謂

其詩某句祖某直指孫太初祖陳簡齋如太初亦可
謂自成家者如此拘將使人動觸忌諱便非大家矣
雖李太白亦當為之開筆

五噫噫字平聲

韻書五噫噫字本平聲謝射洪詩話謂或用五噫噫
字作去聲引楊眉庵詩本明且盡嬉遊樂莫解梁鴻
五噫歌以証其誤嘗見趙大洲詩抄內登崇文城樓
之作末句云梁君五噫今安否亦是用去聲之誤

金陵懷古詩

謝四溟品許渾金陵懷古詩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
青山似洛中句為感慨偏安過於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句二詩皆感慨要之杭州之語
更為含蓄過許英雄豪華太露矣

鴈南歸

秋風詞草木黃落今鴈南歸今古人無言鴈歸南者
月令鴻鴈來賓猶所謂作賓之賓蓋客之爾疑如胡
虜南移之象漢武雄才故言歸儼有大出北牧之氣
宋人所謂占地步者此類之謂乎或謂蘭有秀兮菊
有芳為蹈襲楚詞將謂稱君父為五倫者為襲古人
哉漢武可謂一代作者

六言詩

人言王摩詰長於六言不知此老亦何所短大段古人多長於今人文人好譏訕以自見耳六言亦是絕句體絕一字耳譬之摩詰六言尾句驚啼仙客猶眠在七言律則猶在第五字當用仄而渠絕而用平今人效古遂皆用平嘗自有闌行六言尾句羊腸隨處太行以太仄留在第五字用才是絕六韻調且行押入八庚亦是古韻

詩忌用舊語

詩忌用舊語亦爲害詩致人有杜撰新語之嘆夫語豈有新舊特厭人蹈襲爾謝四溟盛稱何李如大復秦川平對酒漢苑曲穿花句非不佳畢竟是老杜秦川對酒平如掌之影子爾若太白全用前人句致使作者不敢異今昔譬田常盜齊并其治國之法而盜之夫大抵天地間理不過如此古今人亦不甚相遠故雖幾堯舜文無矯世戾俗之言行若孟子則有過激太矯之病且如太易數言利而孟子絕不言利夫利害相對天然之理順承美利何病於義善乎郭元振之言也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夫義利猶王伯王言而王心是謂王謂義王言而伯心是謂伯謂利非

二理也戰國君臣豈純忘利者而強聒以義耶其流至於趙宋理學諸儒高談帝王至謂幼主戲折柳枝恐傷春生將推之以禁祭韭條桑而廢春事乎無乃驅天下以聯升大而思篠簜耶是教後生以口侏離矣是之謂害詩

太白湫

大歸豐日偶翻前時薛老生所抄何大復詩三十九首蓋正德末時事也感人墮淚因盡閱之嘉其中昭烈廟一聯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云又覽太白山歌但此公聞山者爾惜不盡茲山之勝且爲渠歌中鳥道斜穿劍閣雲龍潭倒映峨眉月句裡更一潭字曰湫太白以湫名六月氷雪能作雲雨易曰潭便非原物更之爲觀者傳信要之又不如用浸浸始爲倒又再爲廣之劍閣峨眉皆有西也山自連西月豈不東下哉非宅中之大觀也况劍閣峨眉皆山也或可易之曰龍湫倒浸海門月云

惡竹

老杜詩惡竹應須斬萬竿嘗見唐人亦有修竹文不記其爲誰某喻君子中之小人云爾文人取譬取節焉可也要之竹總非君子其長不爲棟梁其勁不能

不同風靡破之則應手無堅節折之而屈拳如絲如麻連之而不糞不沉未嘗不憔悴而死其葉不能不周換於春夏之交而與草木同榮惟松亦然昔人喻杞柳為栝櫟關中率以松為栝櫟更桑於柳其孤蹕高標倚山自豪耳府蟻巢鵲實為逋主一失其山析之而薪焚之而灰煉之而烟而墨文移契券文奸藏疾而無忌燃之而燭飲博不愛其明古來幾許高人愛之詠之適以自况耳此千古不破之好以亂君子故因詩及之若夫觀物古有自得

禹廟詩

詩山集卷十三
詩此賦蹈襲然亦非謂斬然不用古一字也譬之飲食豈能外米肉以取味宋人有糖甜醋酸之說豈必糖酸而醋甜方謂之不襲古如唐人李杜未嘗不全用舊句然用之有道不厭為舊後人不見鮑謝前人詩所以不知李杜之舊句今人稱何李詩然何多襲舊緣今始學人更不見李杜詩所以不見其舊姑舉何草堂寺詩院寒留檜栢殿古落丹青二句分明是象老杜禹廟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句意餘可類推要之院寒不如荒庭殿古不如古屋為渾成自然此亦可以論世

着飯喫衣

唐人詩一泓孫楚耳中泉蓋用楚翻舊語枕流故事耳舊小說亦有着飯喫衣翻案奇語乃今翻有喫着之實非特為戲謔者秦舊俗老人多白衣少者且半紫華磚褐皆為淺色今無少長皆衣青藍周乃身至染肆遍於村墟紅花不知昉於何時今人家多種之以供女紅然皆奪膏腴之田遺味貴色青紫滿衢是着飯也衣華而飯歉矣已食不足又自襁而歸典賣衣裘未寒而已華他人矣至使不售積塵市肆分割裁翦以易合勺不反喫衣乎此可流涕之戲語也夫民庶極矣庶聚而奢奢極而窮窮急而變勢何所不至知幾君子或隱憂云非言詩之謂也

詩用古字

或言詩中不宜用古字七聖代作書有因革吾可從周若害於義非如秦始皇所改必不可復者皆可斷之以義也姑指一二古字言之正韻於疊字下引說文云疊徒叶切揚雄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冫亡新以為三日太盛改為三田正韻乃易云新室又加云俗作疊又如古幽字唐玄宗以為似幽改為邠又如唐諱改淵明為泉明宋改桓

公爲獻公然疊甚害義而莽非作者可亂經史乎幽
可易邪將幽又爲何易唐虞三代代代有忌諱異代
而諱將經無全文夫正韻惜不以詞賦取士不盛行
如前代禮部韻而一時正韻諸老不決於改革姑且
而已可惜可惜

讀古賦

一日偶爲雞捕鼠賦客見曰可用古某賦意乎曰否
曰然則未見文選鳥獸五賦耶曰見之彼賦一物耳
我則無二物相制者言且夫教人讀賦非爲竊意計
客曰五賦之意各何如曰不同鵬鳥爲最其自廣有
道然卒不脫乎畏禍禍豈可畏而免臆對之外更不
如楚辭漁父之善訣鸚鵡自敘多激烈亦足見正平
悔禍之明毀翮託命委軀甘辭良足悲也鸚鵡則氣
卑弱甚美知微卑之樂而不知豐美之崇蓋不待台
圯而兆禍也然論文氣格亦卑弱猶白馬亦似馬詠
然少歸結報答昇平之義舞鶴大段似鸚鵡而少其
悲壯且敘舞大媚亂辭亦少放達無歸着因出賦以
示客客無所言

詩當自註

曹原田嘗謂拙詩有難怪失自註故耳詩之調度與

文少不同又作者用意更難逆合如崔顥詩十五嫁
王昌時相聞而惡之不知其的寓何意而惡之謂何
也如李白山鵲鵲詞屬婿竟不知謂何據李集中太
白南遷嘗爲某尚書門婿或所與婿者不樂聞此乎
又如杜詩五言排律中多有難解者可但觀大意耳
所以詩用自註也又古詩集中句意非奇而重出雜
出者非爲思窘以此心有欲發者不覺言重亦非爲
必求人見而知之也拙詩及詩話中常有此病云

馬不再偶

李太白山鵲鵲詞嫁爲燕山胡馬婿雖是寓言因念
古體與馬取其不再偶想是雌雄皆不再者爾人又
當知賢其雌也不然鮮不有汜露之侵陵烏俗號爲
賊老鴉他烏有死者衆烏劫其巢食其卵若鷖淫其
雌夫人之有鳥性者皆是也蓋難乎其爲馬雌俗言
鵲串枝爲配而不尾接故人未有見鷖淫者雖其性
則然也亦可以戒淫以匹馬美惜未見前人有及之
故特表之

太白詩史

人言子美詩史不言太白詩史如太白勸將軍歌公
自序將軍有神力則天召見奇之可以知其人矣而

仍序入纂義大臣之十友者張說郭元振爲之首是
何心事何所慕於勒哉細玩詩詞乃亦嘲之者爾凡
看前輩詩須是要識破寄意處

老杜詩本人語

謝近嘗謂老杜青袍白馬有何意一句本庚午山青
袍似草白馬如練詩此等句何爲與而苦苦本之又
謂金谷銀駝非故解本玉臺卿穿渠引金谷關道出
銅駝又謂臥龍躍馬終塵土本駱賓王諸葛才雄已
號龍公孫躍馬輕稱帝是何言與老杜何如此心苦
耶將使人不敢啓口且不知子山諸公本之何人無
本又將謂我杜撰

詩可論世

詩小雅辨羊猶首三星在留分明是敘時事詩史也
今人言詩便謂詩不可爲事累此一失也又雅詩寄
意在物生凋耗傷時也意與事匪自會得便相迂遠
不易曉解今人看詩以己之淺窺人之深便謂難省
彼使人自露如餅肆街肉於餅外直至漢陳遵春記
中所謂李林甫詩讀之使人易曉一打頓嘆話此二
失也又雅之敘事亦似點景今人爲詩既難敘事景
又與詩無干涉致詩通篇無意此三失也夫此三失

方可與言詩至於因詩論世人槩所不及蓋世降民
庶代變江海非必政教之失自然之勢所驅而必至
者也雅言殯首瘠而已後世括地重收田無遺粒草
無餘滋瘠者漸死而生者漸賤而不售且別致羊饑
冬春不澤毛至於留少失守人且盜之豈容在星亦
更有劫漁者矣爲詩者豈能知之豈屑敘入其詩

菜蟲

十七字折角詩不知昉於何時大抵譁耳曾見他史
所紀云聖主幸太學諸生盡鞠躬頭黑身子白米蟲
屬丁丑饑人多菜食往民間亦有隔肚誦相嘲者
因爲韻之曰窮歲少米食挑薺青養松頭黑身子綠
菜蟲以效嘲志窮以廣菜色

詩用事類

律詩奇於用事類又前代辭賦取士賦亦如詩故行
世類書多至不勝覽然仍有事對巧出類書之外博
雅士所不聞者往謝四溟嘗自奇其所得飄蓬行李
爲對後不知其用之何詩日因爲楊氏女遺甥出閨
念窮詩忽意往達中所聞駝淚事遂用之爲次聯云
老年漬駝淚凝性靱猿腸然寡學未見前人嘗及此
駝淚者應不爲襲或更奇於謝云駝胡畜也西北邊

人或畜之飼識其形往云馳識人意能如教跪起又情解多哀失于經年墮淚淚至漬下土其形侵地支十二相言其馬背羊糞云云如狀麟之麋身牛尾者然蓋歷歷可指數也其善走踰奔馬力負千斤食不牛芻三分之二以耕則十倍牛先慶山君嘗指畫中單峰駝謂爲遠塞野駝如云遠夷有紅牙象皆得之所聞云爾惜前人無好之者爲之綴錄亦嘗欲爲著相駝一經以足爲相六畜全書故特表之

稗米

古人凡言成章之謂文原無定體亦無分體古如易與書皆有韻語詩亦有散文叶韻合聲以曲成歌調如老子莊子則更多韻語亦皆不自爲體世降一世詩書分教專門名家作者代出體裁日新豈謂象象典命風雅不同文乎大要今之文體詩餘之後詞滛風下矣其諸箴銘誄贊凡爲韻語號古文者大抵爲詩之賦一體今人沒於時文且晉魏以上文尚與邈奇字隱意不如宋以來文字平易易曉然却墜於俗淺譬之日用飲食頗不便於蓬豆疊爵者然遂便作者詩不用險韻文不用奇字隱語在列騷選且爲世禁而韻學索然無聞矣至於諸體互相非毀動觸禁

思若夫語義字畫則顧諟不加省理道不須言也及至文出公然一宋舊文爾雅即今孟子註集入宋范浚心箴一首此狎聞而習見者也其曰是身之微太倉稗米本之莊子稗字从矛數學家法以十億曰稗是爲數之名猶一十百千萬者云是蓋即小以形大因多而分少爾而今之學究例授云稗其註莊者亦訓稗爲小米已無他據又訓爲稗稗夫稗固亦可取米未嘗聞占倉稗誤不足言矣然雖孟子亦或誤於稗稗亦穀屬五穀不熟可思稗稗狂狷之思也豈云不如孔子蓋言之矣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而不熟不失爲小仁記亦有之曰取數多者仁也何至外之爲異物今之異佛老者祇自外爾病釋莫甚於輪迴此釋氏之春秋也借示勸懲其曰化城愛河苦海可見矣是亦爲穀稗稗之實亦可穀食不熟之穀曰稗稅亦皆可食

驪山集卷十四

新豈趙 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詩話

日沈閣

忽一日天將作雷雨寒風先至因念昔唐人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之詩顧視漏日西下沈郭因念沈閣不如沈郭且樓閣非兩物豈其閣在西而樓在足下乎非樓上不足以知風滿閣近則不見沈此亦一時乘興之作耳謝四溟常謂詩不厭改後注論文固不可輕非前人亦不可固是前人

獅子花

詩不用時事近代事後學大偏病也今人詩多宗杜杜如近日郭家獅子花如珠壓腰袂穩稱身何嘗有古語來在今日反以爲名言今之淺妄反好嘲人之杜撰以驅迫英雄日踏舊套而欲求國步哉前人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爲觀人富貴詩杜老之觀麗人者爾珠袂即珠袍之變此老珠得之目袂得之耳者乎譬如法吏文致撲風捉影爾若欲按實或又難乎姑就杜此行以再觀古今世變如云肌理細膩

骨肉句此豈近前之可知者乎

老杜杜鵑行

老杜杜鵑行二首大抵是一意其辭真不若太白之豪放然其忠愛憂怨三百篇之遺雅也雅之怨辭未嘗不繁蓋一比體也比鳥以傷唐室之播遷流離困頓者爾此惟可與離患難者道之他人太康第論文彩安知怨意如杜鵑行內骨肉滿眼身羈孤一語安知不有所愧爲人父之慟心乎至其末句豈憶當殿群臣趨與杜鵑末二句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是何等憂怨怨好女之亡人國小人之亡人國也孔明之所嘆息痛恨於桓靈者也亡家亡國古今畧同故因以表杜之忠且以著千古之怨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註離騷謂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珉故孔子無所不佩此乃藉重於孔子者爾夫佩也命之君父自爲之耶誰其輕負全德重佩關德哉記曰去喪無所不佩象環五寸雖非古禮然當時諸儒之附會去古尚近王于何時且楚詞非孔子之文何從而知之

瓊爲赤王

耳至本非寶。特以世稀有。而人爭貴之。以自寶耳。大段非窮士所及見。雖彼達人。非至愛寶者。亦應罕見。楊升庵謂瓊為赤玉。謂前人雪賦雪詩。如謝希逸用林挺瓊樹者。語為未考。大瓊色特一赤耳。升庵嘗自試車渠。杵夫滿而不溢。其赤瓊也。特得之考爾。夫其所據考者。謂誰可及見之乎。胡蒙溪嘗言外國有紅象牙。人或見之者。然象牙亦未嘗無紅。譬如六合之外。古人云。可不論之也。好用寶玉聲色字於詩文中。亦自是俗士如老杜冰漿猛碧瑪瑙寒。但是比辭。况瑪瑙且非稀世。而解者尚未得其意。以其非目見也。夫其比者。以其未融之冰屑。映盤色之碧。如瑪瑙然。詩豈易解哉。

唐太宗回紇十驥贊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內云。殊毛共櫪。狀花蓋之交林。異色同群。似雲霞之間彩。後人稱其語奇俊。夫贊與銘頌諸體。凡有韻者。大抵詩類也。唐初襲六朝氣習。辭尚駢麗。魏晉之變者耳。要之贊語盛言馬色。而未及其形。嘗聞西安州指揮方良有言。回紇吐魯番極西出名馬。高可五尺五寸。胡語謂之撒骨刺。刺音臘。其鞍設鐙二層。人挽馬。右足踏下鐙。始以左足踏。

上鐙。騰右足而乘。每馬可價百金。渠自言其伴送降羌雅木蘭安置安南。嘗親乘之人。亦嘗有見其入貢者。不知當時或真不此。及亦或漫忘其殊形。撒骨刺鬣如長狄者。然乎可為此贊配一奇對。

又五天

今人多學老杜詩。又專學杜近體。又反為杜律所拘。溺而無已見。不敢及時事。如老杜時論同歸。又五天。自是當時諺語。因杜而始者。聞今凡舊本所無。便自禁不用。豈杜教之擇材哉。棄材多矣。昨偶聞人異一人。顛狂失性者云。如何亡魂失裏地。蓋陝人俚語也。他或人言為少魂莫裏。則又俚變耳。人之恒言。但人以為理命之理。於義不協。退而自悟曰。此當為裏。猶詩不麗於裏之裏。喪心之別名也。莊子雄辯弱喪。一語為後世立言。為此裏言者。豈淺者哉。野草孤蘭。棄為里巷口實。惜也。故特表以遺後人。寸材。

杜牧之詩

人之毀譽。凡亦命也。至於詩之稱毀。或關乎命。亦關乎名。杜牧之詩。獨把一麾江海去。人謂其誤認麾宇。其歌西子一舸逐鴟夷。詩人謂其誤認鴟夷為范蠡。至如其二十四橋明月夜。漢宮一百四十五。諸詩人。

短此公好常用數目乎。夫其用一麾也是戲而借爲
麾旌以宣其出守之怨耳。若怨則非矣。人謂越亡吳
沈西子今隨子胥然子胥沈以鳴夷范蠡亦號鳴夷
安知杜之一舸不謂子胥乎。是特少變其文耳。固詩
人之調辭以配其沈也乎。況逐義是過而從之者也
非携之而隨行者之稱至用數目隨遇入押耳。太白
百年三萬六千場。廣張三千六百鈞。不既數多矣乎
後人好非毀人量可而造耳。故不毀李白名也。若太
白臨行相贈繞朝鞭。變策爲鞭則真誤矣。往送黃南
渠按山東詩趙甬江見而嘲之謂用地名多惜不及
舉白也。我眉山月之歌與之釋毀。且與謝大白之無
毀命至於詩之好醜義意之正邪又非此一體論也。
陟岵可形卷耳

讀三百篇詩不必求註只以詩形詩如伐柯執柯然
自可類會陟岵之詩凡三章一律代父母兄言之者
也。述言父母兄之愛子弟如此者爾其云止棄死三
出不刺各叶韻而已非必謂婦人尤憐少子也。世固
有浪子輕家者故曰無止于彼無自棄而不歸思之
甚則曰無或死而不歸皆自無之辭由望者之口發
辭以生還望之者也。故宋章辭愈重愈急若訓曰爲

他人止棄死于野則死之矣非望生還者也。兩地相
思盡於代言一句間善化者也。以此相形卷耳即此
一章末句四言可盡彼四章之旨。卷耳之首章瞻望
之言也。二章三章代君子言于役之事。即父曰之四
言爾非婦人之自言也不必拘爲后妃大抵思夫之
作諸詩代言之一體頗多以此相形宛在心目若曰
自謂后固婦禮也豈自登山酌酒以望夫哉。

古詩叶韻

古詩叶韻後人不可執之太固如谷風首章而女予
爲韻予義爲平聲讀叶而爲上聲以便歌詠此自是
叶法叶體後人因轉而謂之合聲猶夫叶也然亦有
不必叶者如鴉鵲之二章尾句自是古抄本誤倒字
於侮予上爾試使順而下之曰予侮正入本韻辭義
更順可以會誤所謂不必叶者也。又有字之訛者如
興雲祁祁用我公田雲而後雨也。他古人引詩多作
興雲乃知今本訛而爲興雨耳。先子蓋嘗言之姑即
他易見者一言言樹之背背古註及韻書皆云堂北
今俗恒言堂背後言屋後隙地耳。今本訛爲北堂將
南堂忌堂乎。至於反切古今南北首頗不一亦容會
解千載正誤難語俗儒。

古人多韻語

古人言多韻語想當時方言亦各不同可自爲韻或不待叶後人隨爲之叶然亦各應有本祖如小雅大東之四章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來叶六直服叶蒲壯四句爲韻皆當從今韻十三職疑似強叶後因叶周謠屢弧箕箒實亡周國以服叶國正入職韻夫固有所授之也乃知明良之叶皆不強但後收叶韻者不憚不精少及源委耳

人耕

稼穡艱難非惟士大夫不知雖鄙夫婦亦不自知周公幽風蓋亦知其大槩耳成王何足以知之知之何益雖后稷亦不盡知也老農主耕耕必以牛想當時亦必或有驢耕馬耕後世乃有駝耕駝韻書犁也夷畜也史無名傳今邊地始多有之驢古傳無文不知何自後又有划車耕機也後又有人耕其法用三人一杠杠中依於犁一人柄後一人揭前又一人別絕牽牛轅大抵窮而通牛之變平生讀書所未見聞不知他小說前人詩文集有及之者乎故特別爲人耕詩以見鄙夫婦之不自知其不牛也子柄而毋棧婦牽而翁把以相犇於一耒耜之上而吏隸守令之因

其愚也者而日尋鞭朴以使若肩穿胃脘臂背指蹠之創折日夜流血也以營已一日之富貴以日巧行旁刺以過掩其終身之功名人人得而知之夫士大夫固亦人子也市井草莽不外四民故獨有望於士人焉君門萬里咫尺耳易達也貴人不言驅賤丈夫而入鬼門噫蠢蠢夫後人或有見此人耕之說者幸勿謂我之鄙夫不識大體嗟乎天下之大體根於小節

學詩

自唐詩人之有近作不知何以入人之深善奪人好古之志便以晉魏爲難學以古選十九首爲天成而不言學十九首尚有三百篇之遺風難學莫如三百篇故前人之補亡未有似之者就中雅頌尚可學國風尤難今人鮮知好國風故不知學國風學國風不成尚不失爲晉魏

詩之淺深粗細

或問詩之淺深粗細儘爲難應詩只爲俗子喜粗淺全弄敗了正如王漢陂遊春記中一顚話李林甫詩讀之使人易曉惟欲易曉所以淺近淺則露便無含蓄反此可以思深又淺則易粗細於含蓄中得之書

本上古與語人之常言俗語皆可論詩論淺深粗細不必直須韻語吳幼清有言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欲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爲人此可借與論詩淺而不露深而不晦如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可謂詩大抵淺藉深而含深因淺而昭粗細不出淺深之外

東坡王顏身累詩

少喜東坡崇徽公主詩王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今老再見之忽大兩解夫身人生之累也哉今夫人之爲人妾媵婢媼者豈必待王哉死於累者豈少耶累不足言矣若夫男累更多於女豈必人生莫作婦人身乎此古達者所以自放而爲勞生佚死之說也與至論肉食又自別解更憐於兵君子以此毒天下者也強之肉弱之食無所問於大小肥瘠豈必長鯨豈必肥豕小而如蟻莫不謀肉夫蟻譬之小吏王公貴人有非於蟻者乎至於騰飛歷化回天縮地非復虎噬鸛鷀之所可該者皆自謀肉爾天地且流血矣此自天地之厲氣聖人參贊之餘烈時時爲之惻然詩之外話也

評前人詩

家破書亡居且窮僻親知多疎遠懶相假借凡少日所讀書失記憶者無所檢考昨偶憶唐人劉禹錫金陵懷古詩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索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迴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當時傳爲絕唱因與客評之金陵之古多矣此前四句纔懷得一王濬之古耳首二句已是空費十四字矣第三四句又是首二句之衍文重出者爾且第三句中尋沈二字不叶歌詠江底字是虛亦且對石頭不過石頭城名亦是歇後語第五六句皆是點空長語耳杜詩如栢二別駕語六侍御第五六句皆是點景然前四句已盡題意故不顯爲空且足見閑雅不爲題拘窘此第七句是頌體然陳粗不文入之無漸惟第八句獨有景象况味然亦非金陵關係緊要語意人謂鼓吹非遺山所掄次取材不精直是也今後生學詩先不可自是自足過信舊詩須先評古人詩以發己之聰明評不是議嘲前輩是評其得失以爲己師雖魏晉作者其中豈無可評推此可以類評若自是而篤信古人則是記舊一老書生耳

賣劍買牛

少日曾記一絕句詩欲掛衣冠玄武門先尋水北渭
南村好將舊斬樓蘭劒買作黃牛教子孫偶念欲爲
易一買字曰賈更覺渾成奇而化蓋倒言之也

叶韻

古人凡韻語原無叶法合聲叶韻但取其諧爾每以
話客多不相信謂古有叶韻也且客未見叶韻乎纔
宋人爲之者爾而於古韻語多所未該近許少華刻
古今韻亦但謄叶韻雜入之託之東晉耳或至以轉
通及本韻下字入古叶中而於古詩楚詞原有叶者
又多未及常欲翻刻無力且無他書也因為客命詩

東山集卷十四

七

得齊風東方未明之二章就客話叶倒之顛之自公
今之之顛今二字即今刊本今叶平聲則顛當從今
爲叶入今青字韻下乃刊本誤爲興因切因爲改因
爲因即聲相叶然許刊於庚青蒸三部下皆不出古
叶格則此顛今字將何所附以爲叶據况許刊已先
入今在陽部古韻下呂張切矣何不該於此青部下
夫叶可見隨所諸聲爲叶非如今編戶一切法不容
他別籍貫籍脫籍之比客因謝曰已數聞此話言矣
行以語諸人人

詩五卷一字

客有論詩者舉老杜堂成詩暫止飛鳥將數子欲求
易一飛字謂飛而暫止止而何情焉因爲擬之曰哺
客喜曰哺實且情且切特物因問定巢曰如定交之
定大抵論詩不宜求以一字易前人飛或疑誤刊云
杜詩刊本差訛間有情不見他善本後生學爲詩須
從字字求工處來

詩不可因人以爲評

詩不可因人之評而與人爲評如張三影之得名特
以一人譽之耳其一影謂雲破月來花弄影恐不足
以爲奇影也則亦纔張二影乎如長笛一聲人倚樓
庶幾可以爲趙倚樓矣然以一詩一句一字即可得
名鮑謝李杜其名多乎哉知言其難乎

東山集卷十四

十二

萬物逆旅

李太白言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亦名言哉其言本於金谷序而
其放達更異於莊子老子之清淨莊子之放達皆仍
欲有爲太白之言則遺落世事而無爲者乾坤毀矣
若論文老子至矣經也莊子次之列子又次之金谷
蘭亭諸記文直易與耳文或不在茲乎人言太白短
於文以其賦見之太白賦却有真氣但不若楊子雲

之。琢左太冲之考索耳。或又言太白神於文。杜子美聖乎詩。要之皆過也。文之聖三聖之易書之典謨春秋不可以文論。詩則三百篇皆不可謂之聖。極其意則可以爲聖。或又言剛後無詩。又過矣。晉魏以上詩尚近古。大抵不見六朝。晉魏之詩則不見三百篇之古。亦不見唐詩之不古。世代文體之變在盛唐已自不古矣。若於性情中求之。律調今詩亦自可爲古。

香毬

白樂天詩香毬起拍迴。環匝花蓋拋。迴取次飛人。皆知爲酒讌中樂事。而不知香毬爲何用。夫樂天非自作物始者也。蓋彼一時好事者。問爲之而異代之好尚之不同。以失其傳。如不傳入八者之謂乎。即今貴戚富家。箏柁琵琶三絃之首。或爲珍珠纓絡牌結懸掛爲飾而效之者。假以藥珠而爲之。拍按則或動搖環轉。是固其遺制也。乎而今令香之工巧爲毬母。以小孕大玲瓏。透轉至兩三胞爲一毬。三五毬外各華以金絲。然內各爲機繫。試取而縣之。箏柁諸器按拍板眼。鮮不環匝。真自我可再作也。特時賤之而不屑耳。至於花蓋。則泛菊之餘習。今人凡花之香美者。多資以泛酒。非取象於器也。飛傳盃酒令也。各省俗

今今名也。盃拋所以神酒巡也。視古如今。惜無以作九原也。與夫相與起拋而質之。

官單

杜詩官草霏霏承委佩。官當作墀。如洛神賦步墀聲之珊瑚之墀。蓋傳錄之誤也。前代前朝內朝皆謂之朝。朝背後爲宮。人臣宣政蓋天子之正衙。安得委佩於宮中。

五月寒

老杜詩五月江深草閣寒。他詩詩者謂不宜寒而寒。故著月紀異以爲奇。他如二月中旬已進承之詩。或亦如此。話作亦過求矣。若他二月饒曉昏昏然。與他詩四月清和雨乍晴。亦豈不宜曉不宜清和者乎。詩人起興大抵是乘時致辭耳。如此拘溺將三百篇中六月七月又當重爲一刪。

爲韓退之洗怨

詩最忌怨。古風雅皆有怨。然但怨而不怒。猶云哀而不傷。今人多學唐詩。子美是遭世變之怨。怨退之是一人言事之怨。退之如示湘詩。皆是怨望。古今殺諫臣皆是過激之怨。爾聖明在上。豈容斥放。君門咫尺。何至無家。嘗爲易之數字云。本爲古今扶正道。敢因

口舌棄殘年。雲橫秦嶺。天門近。雪擁藍關。地道平。知
汝遠來應有意。南風相憶瘴江邊。蓋為之稍殺其怨
云。平生薄命。遭讒被獄。然但構之奸黨。成於俗吏者
耳。且耿耿恐形怨。往王三渠。每見題壁拙詩。微命洗
之。防為怨媒。愛我者也。

詩人懸虛寄意

或言詩人言大小遠近。處多是懸虛寄意。此言良是。
然亦但不可虛者。如古詩。誰謂河廣。一篙航之。此急
於渡石之意也。太白海水直下萬里深。蓋言離思茫
茫。渺不可及也。爾此是以虛寄意。如太白千里江陵
一日還。則是實寫硤水之急。嘗見抄本。何仲默出巡
詩。青山兩河口。枯木萬家村。疑其題詞之不雅。上句
河字。以下句萬字。太包虛。山村安得萬家村。樹豈必
盡枯。或抄訛耳。如曰古木百家村。斯為着實。後見他
本。為目山兩河口。古樹百家村。因嘆古今人心解意
會之。个太異也。看前人詩。須要以意會意。

古詩韻重押

古人想只是以肉聲自協。或更自協其方言。以自為
歌。歌成聲而因名為詩。爾故今遺而為三百篇者。
皆出天成。後人學詩者。則遂泥之矣。聲有叶合律有

體格而撲。斷敗矣。姑論押韻律。不重押古風。歌行
之亦忌重押。如召南行露之首章。三句押二露。此豈
無他一字可易者。是故不病天成。夫豈不可以為今
詩也。例乎。

鄭駙馬洞詩

前人詩被人詬。敗解敗者頗多。如老杜簡吳司法詩。
許坐層軒數散愁。便以為調辭。以此例調。如鄭駙馬
洞陰洞壓鄭等字。面調甚矣。昨者我奉州胡可泉以
詩。徒訟不超如蜚龍之譖。皆媒孽為之也。然幾不見
死言。予調於動感乎。以此可見唐主風尚厚。故曰佐
人殆殆矣。夫可泉

詩調

近人有善講近體詩者。專以調為尚。調者聲律諧之
謂也。夫詩以意氣為尚。而主於理道。意氣三百篇之
所謂情興。故古詩多不自調。亦每每有叶韻。自漢以
來。又衍而為合聲叶合。皆所以成調。補而助之。故可
奏之郊廟。用於鄉閭。且以觀風。後世叶法。不宜叶學
不講叶聲。亦及乎終而不諧。乃自斷篆分而任俗文。
亂夷夏而順喉齒。以自為調。若惟調而已。將今之胡
樂悲怨。呼噓俗樂之荒淫。微鄙孰不自諧調。然而詩

病矣姑舉黃鸝樓一詩前三句皆不今調若也而流者之辭窮遂別委之爲拘體夫詩何嘗體拘哉至第五句以今調律之第五漢字當用平音第六句鸝當用仄將變爲鸝陽漢鸝而就調乎後我學詩者尚切忌之不翅墮於晚唐衰宋

飛鳥將數千

老杜自言晚細詩律凡公羈旅皆其晚也如堂成篇第三聯云飛鳥將千語燕定巢實公自况新營北堂携雛而居者爾然以數字對新字頗不細兼且無情鳥之數千常物也何須爲收之蓋數瘦字聲相近或瘦之訛乎夫曰瘦以見其窮詩人寓意在言外嗟亦戚矣他若詩言鳴鳩七子蓋爲其多而食均非其數之謂也

詩忌

古人詩有忌故以溫柔敦厚教詩前人言詩識詩窮不及詩諸詩獄夫諸或致獄獄適窮窮獄窮之甚者皆詩之無忌者來之猶秦焚坑漢黨錮皆其自取宋如地下蟄龍之譖豈非少忌哉近我秦州胡可泉逮詩獄時方赴想都下適聞其事非劉青岡尚書爲之辯釋徐少湖學士爲之主決幾不自免皆忌也嘗因

此而爲異世之忌敬爲老杜和賈舍人大明官詩中易風微一微字曰清蓋竊取天得之一避衰微之嫌且以自忌

曹原田辨松凍各爲三物

楊升庵詩話曰集韻松凍各也音如送又曰液雨也松之極則爲樹介木水介甲冑之介或曰樹稼者介之音訛也蓋寒淺則爲霧松寒極則爲木水霧松召豐木水召凶蓋以三名爲一物吾鄉曹原田太守爲之辯析爲三物曰霧松寒氣也木水者雪消而寒水凝於木也樹稼者雪而無風雪栖於樹望之皚皚然如禾稼然也然以愚見實一雪耳無所召乎凶豈蓋冬雖窮寒然於晴夜則不松如晴夜之松則霜重而凝者耳別曰霜松晴晦之半將有雪意則爲雪松松不爲霧曉霽之重者耳蓋亦雪之先也雪後亦爲霧松架之則爲樹稼稍消則爲木水少日嘗有詩云半消樹稼白猶在只當梨花認雪花老而妙觀始識其稼云

得近刊楊斛山文集

往楊伯修以言逮繫每欲饋問心知其無益而重使伯修得罪故每止後再雙江之繫屬比想在京邸亦

自嫌而不問性嘗見陸東湖言 主上日使人伺聽
伯修左右是豈容他人私通哉乃今得見伯修近刊
文集備載其上 世廟封而及獄中擬上書草不意
世之君子之任此刊也然觀所刊序中載之六年而
始成其亦有所待而觀望者乎夫此二疏必不刊之
典也史臣宜必收之此之刊也使天下後生得蚤見
之以壯其忠敢之氣未必不有裨於世道然此公文
多事多好爲詩詩中又多少避忌又自爲之集序而
今復全刊焉因爲之懲胡可泉之詩獄要非公自愛
亦非愛公者雖不刊可也公豈待詩而後名世哉至
於其諸所與人書皆可弗收也伯修蓋痛周磧山浦
竹塘二公救已之死也而以敢慰已者爲大義君子
感之以辭而仍存其草焉則過矣使當時遜者得之
未必不痛周浦之禍至其所爲周主事浦御史葉叔
明御史三傳者則公取耿之苦心傳世之文也史臣
或不記如此之詳因與門人論宋蘇子瞻詩獄而汎
及此云

明良互叶

古人無忌諱明良之歌以明轉叶从良康若今言若
臣大義當以良叶从明古韻固可互叶轉也可見古

人叶無常韻

五言拘律

今人學詩多宗杜律論詩率先七言拘體而少論五
言以時俗尚七言而唐人五言律細故耳然不知五
言律亦自有拘句姑即杜五言律律之律如雲明御
史書堂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排律如登舟將適
漢陽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如臨邑舍弟書至螺
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例之五言已自不細凡律皆
六朝以來自就律焉者也邇而上之可想漢魏之不
律從容天成者矣今人好矜作大言占地步近酷於
論律而遠侈論漢魏以自爲詩話然自何嘗望見漢
人門牆哉及求其所作非晚唐則衰宋律調耳俚俗
市語所謂大帽子綴法字書以索冒物曰綴欺人所
不見也漢魏可易言乎

刺梅

老杜何將軍園詩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謂刺梅
也北地多有之何將軍在長安城南笋長時江梅已
落
又謝矣長安自有臘梅紅梅白梅自不與笋同時開

屏開孔雀

古人詩文多被俗學看誤看過了楊升庵言杜詩褥
繡芙蓉人誤以爲隱然上句屏開金孔雀亦不是
用射屏故事蓋摺疊屏風有事開張之耳此又求故
事之過者也正隱以繡訓開以摺是何等本色平易
易曉

韻書闕字

後生不親字學坊本以詩韻不盡收險字以致爲近
體詩者多就平易字面是禮部舊韻不蒙全行世矣
至於長篇急韻鮮不自殫姑舉一闕字海篇止收音
燕一義王篇查收音燕音遏二義而不收正韻所收
七屑音調於歇切之一義正韻三曷七屑兼收遏謁
二音二義而不及音燕一義後生覽韻何所據依前
人或以驃姚二字議李杜詩誤用爲平韻今將以闕
氏字爲平與入乎韻書刊行者頗少只如許氏說文
或不聞見說文可與六書本義兼看亦可以爲韻學
矣字學之誤雖正韻亦不能自正如云一疊字尚不
能復三日之文况其他乎他韻書惜世罕行也

菜味

前人題菜者有云不可令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令
百姓有此色人以爲名貴乎士君子多起家聚餽

豈嘗鑒此味特恐忘之於肉食日爾惟王公貴人或
不知此味常欲擬爲之易一言如云不可令王公不
知此味不可使士大夫忘此味以似此味於天
子蓋夫百姓之色菜不菜化工裝點在上人凡一命
以上皆爲百姓菜色者也

詩不可忘前人道過

詩文各有得意處正不必忌前人用過亦不必謂
祖某楊升庵謂杜詩楓樹坐猿深爲張說已前云過
其母錄張詩爲樹坐參猿滿沙行人驚群二公樹坐
似各不同張人坐樹下杜猿坐樹上恐非已云宋王
荆公詩臥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比張詩又爲之成
不成又爲祖張祖杜將後人詩絕不用坐字乎古三
百篇詩多重句重意焉知其何祖何忌

渭水盡赤

史云商鞅臨渭論囚渭水盡赤阿房宮賦者云渭水
流膩乘脂水也大抵盛言之耳今夫渭雖小豈萬人
之頭百斛之脂粉可血而膩之哉人以其非秦也相
傳以爲宜然而不疑後人有題金山寺詩者曰驚浪
渡佛身人遂嘲之是即血膩之盛言猶夫老杜城南
慈恩寺塔詩回首叫虞舜之意也不非言秦者不非

老杜或非知言

徐陵詩

一日忽憶徐陵詩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而忘其上句下三字因臥中念爲補之爲山齋職隨易暗以冷已易齋爲房易冷爲閑卒定爲山房間以冷太重故也前人和鶯吹折一枝花之句與古暗合其此類乎因思太白風動荷花水殿香又知高人自不忌於用他人已道之語因轉熾易爲荷香水閣清以俗多忌諱士庶家每不欲稱宮殿故爾

李杜詩

太白詩多自放之詞如白髮三千丈只是傷其長也拂盡五松山寄豪也又如吳王垂舞袖地窄不迴身嘲也言吳王愛歌舞而失其身借言不迴耳非必真有此事觀者可以悟意想

杜律五言多仄起李五言多平起如與夏十二登岳陽樓首二句皆用平字漢嫖姚校尉嫖去聲唐人用爲平聲李杜皆然李塞下曲獨有霍嫖姚琚璉璉字上聲關中俗讀平聲老杜水宿遣興奉呈群公排律亦作平俟再考此與嫖姚字李杜俱作平同看孫太初鶴鶴押仄亦相同此

花當

杜牧晚洲詩危沙折花當折花當沙而謂危想是崩崖溜沙懸而欲下者心知其危而欲即目前近花折以當之以少寓其無可奈何之意而安其危此與石出倒聽木葉下語意畧同古風詩雖不求的對必如此方與上句擺浪散帙妨相照應舊註以花當謂爲花根

杜子美友義

人言子美詩有愛君之忠槩不知公厚於友義公於太白未識其交之淺深也但公於與李十二詩殊意拳拳至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可盡見公之大義夫太白之得罪在今之友生所不敢一顧者而敢爲之詩以憐之使公有援之力未必不爲汾陽之救設公有大用或亦未必不盡忠竭力扶唐社稷自許稷契想亦不過但今視稷契太高爾往遭誣獄特不能於守令監司非有得罪於君父也奔想逮繫中逢人盡避如恐連坐獨同年中全九山翰林能執友義終始以之至辭不受一金之餽以此益重子美

古人詩善人之善

少日竊見唐詩鼓吹中刊杜牧稱張佑之詩云誰人

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私心多之改而爲一
近見謝四溟詩說稱古人之善善而叙入牧詩亦爲
一首輕萬戶乃知前刊之誤足爲異世之鑒蓋近七
十年而始了此一劫夫天地間之人與是物一過眼
而終身不及再見者不少也良可嘆夫已因欲論謝
所叙及諸詩而寄之而不及也夫封侯亦尋常事何
至盛氣相輕重哉非所以譽人者也亦因自矜千一
之改爲兒童氣云且又與論謝所叙李杜善善之詞
如云崔顥題詩在上頭與太白他飯顥山頭逢杜甫
之詩皆非毀譽人者嘲笑戲語爾人遂拾之以爲詩
是貴重大人而珠玉其咳唾也遂使夫後人集人理
語笑談以爲詩良可笑矣太白集中用鮑謝辭意皆
爲善善殆不在崔子美所善蓋在太白如云白也詩
無敵至如世人皆欲效吾意獨憐才人之所不敢道
者也是之謂善善所謂不如一士之謬謬也謝特就
一事一人言之爾夫謝多古人之善善亦善善也然
人又謂文人代好相非非二之也有善而善之善善
也有非而非之亦善善也非所善而譽之諱不善而
不非與所善而非之是之謂毀譽孔子之所不與也
嘗見李赤詩或可班白柳子厚李赤傳過夫蘇東坡

割徐疑一條界破青山色不爲徐疑洗惡詩蓋在可
否之間大抵一集之大較槩不可定於一字一句之
得失是又善善之餘思也要之非所可非異代之益
友善所可善百代之知己

別離非一身

一日偶爲效古長相思詩內二句爲魚不比目豈惜
別離私蓋非奇也他日翻謝四溟詩說摘叙前人惜
別句意秦嘉妻徐淑云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
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陽方云惟願長無別合形作
一身賈賓王云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栖共一身

張籍云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弃何仲默

云與君非一身安得不離別數語同出一律仲默簡
至可取却笑已詩非有前聞也而謂出一律乎而與
前人竊簡繁哉據渠所叙槩無所關係且皆常語也
渠意蓋欲自見其該博精約以附仲默云爾昔三百
篇詩如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反之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此翻案之祖也天理之在人心者畧
同非必蹈襲何可律之不師孔子而多仲默

古人善善之詩

謝四溟摘前人稱人之詩歷叙李太白稱崔顥子美

稱王浩然韓退之稱賈島杜牧之稱張佑姚合稱張籍賈島稱施肩吾張籍稱朱餘慶鄭谷稱高蟾楊敬之稱項斯凡九出謂古人之善善慨今人之不盡然亦可以見謝之嘉善矣其所摘詩不及也唐詩人之相稱者殆不止此如宋人張三影趙倚樓者要皆善善而其相非者更不少惜謝言不及也非之謂毀譽之之謂譽毀譽之在三代亦或已不直矣乎孔子蓋傷之也譽人於所試故以天譽堯亦如子貢之以日月譽孔子也此亦或三代之遺直乎秦漢而下異世稱君且爲不情而况稱人至唐詩人猶餘古意如太白稱屈平詞賦懸日月如退之稱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者言之也無難色而聞之者無異辭是或足謂之善善乎然太白之稱日月非有襲於子貢退之之光燄亦非必從日月中所出退色也論詩好尋人本祖朝人蹈襲曲爲之說皆非善善者心乎過此則稱善者多自相標榜爾適所以來人之非毀蓋譽者毀之對一譽而妒忌百出將亂之以毀不至於沒人之善不已也昔者孔子之賊鄉愿也夫誰曰不可是之謂公非若孟子之鳩許行而豚楊墨斯過矣大凡人非有大養者鮮有公心而無公心者不足以聽

公是公非况其所與是非者又未必全善而顯惡也出入依違何以自定而况於論詩文乎以一言贊大善一字定公非人將駭之轉生異議更移毀譽故曰一人毀之而有餘六之則激成詔獄小之則分別格派以敗文教其禍慘矣夫大抵善善長而不苟是之謂君子因之以重四溟

虛實趣味

謝四溟謂貫休詩花濛濛水冷冷小兒啼索樹上鶯爲景實而無趣有害於詩李白詩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爲景虛有味無害於詩太分曉矣虛實趣味互相有者爾若以味在虛將古詩慈母手中線爲害詩趣耶若以實爲趣却謂難將寸草心之句爲奪味乎往常有秋霖詩臥聽小兒隔簾問草根莫不是魚兒亦是摹寫索鶯之嬌痴非效古也趣味盡在問中又如太白他詩鏡裡白髮三千尺之類與夫索鶯問魚皆是無而爲有發興爾但雪興發之豪逸而鶯之興則細媚然亦自寓趣味不害也學豪之過將爲狂狂之過詭異而不可爲訓亦詩人之所當忌過細又恐流於俗弱在人用之爾謝又言子美七歌本於十八拍亦非也杜何舉乎蔡焉若李獻吉

之七歌真是效古

學詩如臨字

謝四溟謂學詩如臨字真是也如昔人見擔夫爭道觀公孫大娘舞劍者妙臨者也按而索之終無神氣而謝之臨法顧借杜子美詩爲法帖爾若日出籬東水則學之曰月墮竹西峯若雲生含吐泥則學之曰雲起屋西山却又是摹法矣老學究描紅法也是施之於發蒙兒者非所與天下士論詩者也論詩當出於格調趣味之外是之謂四海神交千載心解若就古人詩句稍爲櫟括可否方謂之臨亦不失爲忠告

唐風自爲詩格

國寶新編謂唐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殆非也此專論近體詩者然爾古詩三百篇孔子已言之矣曰一言以蔽之非分風雅頌爲三體也賦比興後入小分數爾爲詩必會風雅頌爲一體賦事比物以興情景而後可以成詩如云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是所謂佛老之徒分爲旁門者其離道也遠矣且唐人宗李杜爲大家姑言太白南京歌分明是頌如蜀道難分明是賦餘不須盡言也而專沿風耶沿春踏襲之謂也而可言大家乎

叶韻所以通方言

前人叶韻合聲正以通五方之言亦如曆家閏法差法然亦文其聲而和之樂歌者與今刊本叶韻古韻方言槩何足以盡之而反以爲律矣律殊病聲古詩無律所以易叶易合大抵人聲有方變有代變又有訛變不可以一律叶合人聲之變實爲天地之氣變願因形以見聲往少日家畜鵠見其雌雄尾接而已而今則更互尾接豈前禮而後滯耶大抵禽鳥本乎天者親上若親地者有如馬牛長安之牛逸于邊地則其毛歲增長邊牛之來長安則歲短短長牛豈得而知之其爲溺也邊地人病者熱飲之則汗在長安則其溺不爲汗且溺惟黑者爲汗黃青不爾也牛何擇焉此博觀變者所小及察故因韻及之要之詩正可以觀世變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後史又不春秋矣是史亦可以觀變若極天地間形聲求之形有古無而今有亦有古經見而今無者雉與蛇交而生鰥黿與牛交而生犏驢父馬母馬父驢母而生羆古所無者也黿鼠長秋今皆無之設黿生如龜而長夫焉得而黿之是萬事萬物巨細皆可觀化

唐詩人用近代事實

今人凡言詩事料每禁用近代事非經唐人用過舊事便爲眼生今且與之相較唐詩如李杜也至用魏晉陳隋釋說隱事註二氏者多爲考南北史以填實之夫何去唐千餘年不可以用宋元事耶要之近事亦可用但當多自註耳前人未嘗不自註刊者厭多省費而去之耳若祇出入二家機軸中語與事而相隱括是猶摩錢以取鎔也忱難乎其象鼎爨

歇後語

唐人詩故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是就唐人事且斷渭城爲歇後語人不非之以渭城曲人人皆知故也今人好非人動拘厲禁正以作者名輕易毀耳毀人不足以來譽已空自多如心勞矣

太白詩

常喜看太白詩每微多不樂使非有嘉句遂至終棄人情干人甚苦太白多好干人人世好客者能得幾人乎美亦好干人生不幸豈惟詩人當自寬遺孫太初嘗有詩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真善處窮然聞太初在南土亦多干人

古詩押重韻

詩忌押重韻唐以後近詩律人自絕之者耳重韻重

字本不病爲奇皆空自苦耳人言五言古風古有重押韻例七言古風無重例是又以古風自縛者也古人因文入韻非如今人警家點穴者然且大雅民勞之二章重押二休魯頌閟宮之卒章重押二碩商頌那之二章聲字凡三押是四字古風亦不翅重而已何有於七言且四五七九言之限亦是後人之拘首有作者七言古詩重押亦可自作則

詩中當自註

楊升庵精於考索謂方回不知岑參詩馬塞通盤澤龍堆接醋溝之醋溝爲何地名云考十三州志醋溝水在中牟山氏城北高踰淵之東北夫岑失自註或傳岑詩者失之耳不然則爲隱語矣何從考之禹貢紀大山川後世遂有地志水經自山經地志諸瑣細所不及者何限一出聞人方爲名地且如水經以今在曉者質之多不合韓苑洛翁嘗言洛舊入渭今決而入河惜未問其決以何年水經何由得而續紀之又如鴈蕩名山古志不及如少華之崩下奔而爲岡爲丘湮而爲澤爲淵者不知凡幾誰其名之志之是故詩當自註何及方之達者謂訓詁累朱晦翁考則爲詩累矣升公又云半救爲半救之訛幽救爲豆

歧之變文皆可謂精及考冥果云蜜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蜜而真於缶中則不精於一煎字矣蜜果不煎以蜜漸之漸如漢漸臺之漸古人命物皆有意義言以蜜浸漬夫果以漸入裏也博物識字之難如此亦或抄錄之誤云

崧尚詩解

讀詩有要註詩反難註剛後詩尤難詩人各有寄意作者與註者意又聖凡不同孔子之蔽詩也以一言妙在一思苟知思矣勸懲惡之人勸懲猶陰陽勸中之微懲中之勸勸餘之懲懲餘之勸不單行者也崧高之詩大雅之名篇也申伯之才美無他經見又重之以舅氏故極爲恩眷固所以禮重親臣者安知後世親臣稱頌不特一王莽耶降嶽之傳其隆頌之漸乎此孔子不言之教懲耳而註者方切切於索五嶽又考堯日四嶽不言中崧訓崧爲高辨崧不崧同夫詩獄神之降猶之節南山章以山喻赫赫頌師尹耳而可執實五嶽之降神以生申伯將乾闥坤闢不足以生周孔矣嗟何迂哉古言商人尚鬼周人蓋亦尚之所謂後天以爲嵩周書周頌具在也他詩如天命玄鳥如履巨人武作者蓋謂玄鳥至而祈高媒謂善

繼前人武修辭以自神重之耳而附會誤媚遂出塵邪履跡之謬妄與夫註者相信而傳疑者可心解也此之謂讀詩之要不在於訓詁他詩章內訓辭可講者頗多其小小者更不足論也

藝苑卮言

王元美著藝苑卮言歷叙古今文人詩人而加評品而名之曰藝文以載道寔亦輕矣哉然或謂之藝史謂之藝史斷亦皆可也此公歷評古今人而詆其短譬之京房考法一字一句而盡人哉夫以一人耳目之所及豈能盡碾古今人哉譬之于長史記空自多慾耳不足以該博古今事理姑卽其所叙今之人言之盧次楨名柎字仲木其浮山四賦大抵考索比擬爲之者子雲太冲皆是有爲而爲之屈平宋玉漢武則或如已授簡之流謝四溟爲之求刊於趙邸以爲渠說究之資者耳往在京邸四溟出渠他詩嘗相與改定而傳人此何以品之我西土之人如張懋參本無詩王元寧不長於詩而皆及之何以爲品韓五泉往有詩集乃兄苑洛翁寔爲山川文人秦安胡可泉亦多詩刻而又皆不及其蔽於所不聞見者乎其論先達如楊眉庵一集多無足取往少日見先大夫遺書

中有瞿宗吉詩抄一冊要右於眉庵眉庵蜀人也顯者如王虎谷楊遂庵皆有集而亦皆不及他耳目之所不我及者又不知凡幾也卽此公品案品之則可人品者尚多士之不遇知而沒者可惜哉上下無交名譽不揚則者述不傳此子長所以發附青雲之浩嘆

唐大曆前後故事

近代高人寡談時諺謂空談爲寡猶俗言寡酒也謂爲詩不可用唐大曆以後故事此何代厲禁哉而以按我後人且唐人得用大曆以前事我後人不得用大曆以後事是乃設一詩關乎將使人並生一唐代乎時事不欲傳後代乎則夫今人凡誦唐詩者是特當代一金書耳往世廟日西城寓直大臣門下詞客代爲清詞者率裁剪宋林靈素金書遺文而爲之不敢輕用金書外一事云恐應顧問是自措且措主上也况望諷乎雖工詩何益哉自之寡聞而忌人之援引則古人讀書破萬卷枉自苦耳夫諸子百家之學余一人豈必無所不聞是自重堯舜病也昔先師孔子蓋嘗再言闕疑矣讀古今人詩或有不知可以闕而待之何自措人以小

相律

謝四溟論詩每先言調細於律者也是爲晚唐拘繫者耳從容思憶老杜詩晚節漸於詩律細之細蓋苦於從俗之辭昔先子慶山公少日教我以律但以嚴云而後可自放予嘗有隆慶戊辰元日詩一聯云邊聲遙震遲仍劇詩律新來老漸粗實自放之辭乃知杜老之細爲俗苦以見今俗之言拘體皆不知苦者

唐詩絕句各句拘體

王少伯青樓首句香幃風動花入樓出塞行首二句白花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期觀獵首句角鷹初下秋草稀高達夫營州歌首二句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一二四句酒泉太守能劍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座上相看淚如雨張正言題主人壁首二句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韋應物酌柳郎中首句廣陵三月花正開子規啼一二四句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隣家婦嬾抱兒泣我獨轉轉何時明落花寂寂啼山鳥揚柳青青渡水人柳子厚夏晝偶題第三句日午獨覺無餘聲山重隔竹敲茶臼張文昌春別曲二三四句長江春水送征鴻

梁荷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橋樹君自種那不畏寒

蘭船成都曲首二句錦江近西春水綠新雨山頭

枝熟寒塘曲四句寒塘沉沉柳葉疎水暗人語驚

鳬舟中少年醉不起持燭照水射游魚此別是一

字相拘每句去二山禽三四句山禽已如白練帶

字成五言一絕 劉夢得竹枝詞一三句

極我庭前果樹枝猶猴半夜來取栗一雙中林向月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

意水流無限似儂情竹枝詞首句瞿塘嘈嘈十二灘

杜牧之江南春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樂遊原首句

長空澹澹孤鳥沒李義山偶題三句水紋簾上琥珀

枕偶題首句小亭閑眠微醉消

跋拘體曰拘體其實古倒字也初唐律尚未嚴作
者乘興率多隨意倒字云爾後來好古遂因拘為
體亦猶因折釵之祥而為曲柄者乎此可以意會
也

五言律對法

杜大曆三年將適江陵內神女峯始妙昭君宅有無

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四句是二事上下句隔對

又過嶽入洞庭湖內云悠悠同赤壁浩浩界蒼梧帝

子留遺恨曹公失壯圖亦是同體對法

又

杜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內兩聯云得罪台州去時

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嚴省沒潛夫自是門扇比對

法

圯橋

太白訓張卿夜宿隋陵見贈之詩內云身為下邳客

家有圯橋書之句字書圯从已矣之已音近移楚人

稱橋之別名太白未之考爾

日暮

杜子美春日憶李白詩刊本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

雲此老精細於律日暮疑是暮日蜀對方細或是刊

本之誤倒爾嘗以渠他山館詩例之如云山鬼吹燈

滅厨人語夜闌倒上夜字更可見誤倒爾又近刊行

李杜詩集杜秦州二十首內一聯塞門風落木客舍

雨連山誤倒為風木落使傳之久後生不及見前人

善本鮮不以為木落亦可以例日暮

寄意

或言老杜詩叙事直遂粗淺不足以為詩史夫詩亦

大要言史爾夫史直叙乃事才含蓄便非實錄况可

求含蓄於詩乎古三百篇比賦具在如云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如云侵鍋及方至於涇陽其直遂如杜詩

平門立馬看閒道暫時人如何得不直遂再借他杜
句一二言不直遂者如宿昔草湖尾句云湖鴈雙雙
起人來故比征寄在一故字上言人不得同鴈比歸
也又如雲山尾句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寄在一
何字上言舟中非人之所願宿地也寓怨何深遠哉
詩與史原是二體言詩史亦要其餘緒近似譽之云
爾

醉漢

或傳劉梅庵閣老言老杜詩縱好也只是醉漢此
真是一笑話李杜與劉阮輩心事同而異如劉伯倫

東山集卷十四

老一

直是逃酒如子美之奔竄困頓則是假酒以自贖如
東方朔之大隱金門者然故足以遨遊諸侯中不然
死之久矣死之何謂要亦未嘗終日酒也渠詩如百
遍相過意未闌則其見闌者多可知矣又如誰家數
去酒杯寬則其數而不寬者多可知矣又如孟倉曹
見遺漏帶新酒至任詩以相謝則淵明門下之白衣
亦少矣此之謂顛大段人之不親貧患者不足以語
士之苦心姑別摘杜五言律十句如未見有知音小
吏最相輕途窮仗友生處處是窮途吾道屬艱難漸
喜交遊絕迷方看處家世跡知交薄實有醉如愚萬

一故人憐等句而謂此老慕醉哉其比征中無食致
夭折應亦非虛怨惜老無能以此白之天下

茂陵樹

唐人詩茂陵無樹起秋風蓋傷之也又他秦陵詩龍
盤虎踞樹層層刺之也中古以來封樹亦人之哀情
孰謂唐詩無含蓄哉若刺者則過矣將不封樹乎可
刺者不在陵木而何快於項黃之刼哉嘗因此而觀
思亭記蓋傷夫壙墓之間異於古之人未施哀而哀
者久矣况敗人之哀乎今天帝王士大夫家有異世
而墓不敗者乎固皆士大夫自敗之也夫今士人偶
致一官貪鄙驕恃喜破人家敗人墳墓然不知古人
云回視其婦已有人招之矣以此世代相襲而人亡
墓夷士大夫可以自省非獨詒詩

人名不可叶

詩人用古人名氏如云馬遷裁其姓也馬卿是於姓
字各裁一字潘安是裁其字若上裁則爲莫頭學問
裁下又爲歇後語然相襲已久猶夫俗吏執無情有
爲之舊例尚猶固可也更有叶者如以相如相字叶
去聲更非也其秦以上文字又別於前人名字下或
時增字如云介之推者然是之爲增出助語虛字耳

於乃名姓無害也楊升庵謂戰國人有董之繁菁遂以人有三字名始於此渠好奇之過與之之虛字可實耶且楚子文姓鬬名穀於堯先孔子時已有三之者何必戰國

古人言語文章多反倒

註杜者多引莊子如馬蹄之類至其微辭遠意不惟註杜者不知杜雖註莊者亦先多不知莊夫杜之用莊借一糟粕耳意又不同莊之意及倒錯綜殆不可例觀實求也而註者至及病莊夫莊與佛氏未嘗不合於儒特爲儒者自異之爾若執一而言莊儒者亦將自病夫莊書及道背德之說也則所謂反辭倒語陽毀而陰譽之槩不可以剖斗折衡苦認真也古人文字大抵多如此雖方言亦然嘗見韻書訓苦爲快引郭璞謂苦爲快猶以臭爲香亂爲治爲反覆用之知此則經史中反意倒語如亂臣十人者可例見矣楊升庵有言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真知言哉今之讀老子者亦且病老亦笑註者之誤蓋士無圓機難與論於言語文字之外

五言詩用四連綿字

人奇左太冲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謂五

言用四連綿字爲前無古後無今偶有四月始見絮詩後一聯犬牛雞彘門墻業日月風雲泡影姿甚醜拙俗亦將謂七言用六連綿字爲超古今乎詩貴景與意會豈難於連綿字哉嘗見他詩話言古詩枯桑知天風爲用五平字古詩叶韻合聲原不爲律豈貴於五平律謂之近體猶之言時文殊病詩文

蒿芽

嘗有雪晴出見迎春花開奇意詩後聯且命薦蒿芽客言春初蒿芽不可食蓋斜蒿也陽坡得冬蔭者蓋先得芽美於蒿芽蒿品不一胡地有沙蒿蒿子成粒如小脫粟而不如粟之渾圓亦美而可食邇人常珍之以爲人遺異宗也又如江南萋蒿籃之行於天下嘆百物之無遺材不一以名誤用若莠出於穀殊似穀而反亂穀君子寧獨致意於稗稗乎嘗考萋有左魚語三韻如萋芽可啖者當依樓音又青史子胎教篇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萋室蓋草覆屋也當作間音惜今日之不事字學字爲書蓋古六藝之一

詩文與世變相趨

詩文與世變相趨古言愈趨愈下至言也前人論世者云元始至三皇自然趨而爲皇五帝皇而不得不

得不帝三王不能帝不得不王五伯不王不得不伯如六國以下無足道不得不趣亡以爲秦秦非好變法法不得不爲秦變秦變不必盡善亦豈必盡不善可與達者道秦以下大抵又代變矣古歌詩以來自然約之爲三百篇爾此詩之一變也此下詞賦歌行曲引詩樣散變雜體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至九言十一言長短句皆從古詩中出隨世而變未艾也前人言詩盛於唐殊不知詩衰於唐皆變也晉以來已有近體之漸唐之律後世之時文爾晚唐更嚴於律又大變也嘗見趙浚谷稱蘇文習乎蘇者爾變也故詩文之末流不得不爲宋如論詩文唐當與唐論宋當與宋論可少言復古矣或言元詩過宋或有過者文或不及宋宋人周張文極高古周子更有易老餘風二程乃宋文朱晦公全是宋文我朝詩未多見見者大抵紀述者爾率不能盡識徧觀近見正鳴集高古有唐詩風如孫大初則又特出者然皆是唐以來之變可以觀江河之勢矣時俗人少論詩更難與論世變不須多過始皇

古詩含蓄

詩貴含蓄古書凡有韻語者皆爲詩如書喜起之歌

當是多久含蓄他不韻者今人率謂之文文亦有含蓄凡觀聖人之言即有含蓄不盡之意姑以論語言之孔子應子服伯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而已子貢應武叔之毀只仲尼不可踰蓋之矣又益之以知量之說便似動氣且恐招尤至孟子應臧倉之沮則更多辭矣自行止非人所能爲以下語皆可不發也以此例觀古詩少會其意方可以論三代以下詩古詩大抵多寓言比況不如書生尋章摘句看法

毛鄭詩註

揚升庵言何仲默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只從毛鄭夫註詩亦難哉譬之料敵彼上智而我應之以下策則過卑彼下而我應之以上反過高三百篇雖選之聖人而不皆聖人之作宋人自有宋人之得失毛鄭自有毛鄭之得失小序自有小序之得失解詩難於春秋春秋皆聖人微意可窺測爾升庵又謂渠解破卷耳僕馬兕觥爲託言在文王爲大復賞會謂爲千古之奇良是嘗自鮮矣斯謂非多男之祝周之子姓至文武時亦旣爲多由春秋而上可想也詩不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此皆寄食民上者衰世之詩也焚詩後竄入之逸爾

如此類者所解尚多每語人人無賞者亦自負爲千古之奇且比後世之稱椒房與今女紅刺繡榴文者皆以爲宜于但比之螽斯太繁繁若例之春秋又應不以冬螽爲國祥是亦非祝之一證今俗吏好輕重人罪雖證不足爲據此心戚矣故證之以聖經所恃強辭不能奪理此等註別是千載之心解與論註者不同

詩之體派

晚唐詩有某體某體之說如偷看格之類魏晉來原無律格何所從以出此諸體宋人評詩更論某派如洛黨蜀黨之云姑例之十五國風不知更當分幾派大抵效顰者之過也唐初律體尚粗原無拘體故子美詩云晚節漸於詩律細此晚唐之漸也晉以下六朝又尚駢麗詩漸入律而不律遂轉例爲兩體詩之說此唐律之漸也詩一成律譬如俗吏循行數墨倚法絕人情理非所論夫大抵今之爲詩者多自舉業衍之多宗李何猶唐人之宗李杜李何超乎習俗之外亦是因律以見詩故其律亦細此後談詩者多先評體格故特爲此破格散派之論

太行山

崔伯易感山賦云上正樞星下開翼方魏乎甚尊其名太行以行叶杭音人以爲趣韻之誤引列于太行山山海經太行山亦名五行山以證之此殆非趣韻之誤是叶韻之變爾韻書行字原有形杭之音所謂叶也叶亦古例三韻上已有之然非竊其本音而奪之也若承叶而訛會本音而執叶音轉相襲訛不將以外家姓爲姓乎且如今學童始授大學諺語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先師相沿類以碩叶如燦音而不別授之以叶法將長而讀他書遂執燦爲本音而以他碩人碩鼠諸經史碩字皆例爲燦音殊不知碩實爲石音也人之常言與物名若此類者多是故小學中可先講叶韻合聲之學且勿以誤誤崔子

鵲舌

古樂府如云東飛伯勞伯勞東去或以爲卽伯趙卽博勞鵲也禽經如水經多是貴耳謂其形似鵲鶴今民間且不識鵲鶴何以辨所似但言此鳥飛而直刺能擊飛鷹五更轍鳴至曙乃息又嘗見他小書所辯批類鳥據其形聲則今關以東俗謂之犁雞關以西謂之硯瓦兒者乎蓋鵲鳥也故五月始鳴鵲之聲亦

四月後始出其早鳴亦為司晨嘗作意聽之輕巧於黃鵠非惡聲也孟子惡許行為缺舌但謂其非華夏之正聲法言如今俗相傳謂南人多鳥音者爾非惡鵠也註孟子者遂謂鵠為惡聲之鳥以甚許子不亦冤哉要之許之行不暇論其音之南亦恐非大惡鵠之蹠自北音其叱咤豪雄豈必鳳鳴哉鵠見俗名也有聲而無字經見古有瓦硯俗或尚用瓦稱為硯瓦或者以鳥色如墨其身燕鰓魚尾隋而匾匾而眺前銳而中博有似於硯乎不可解也但辯其聲之不惡以為禽釋究於造物若夫鵠雞蓋亦俗名窮家不能兼畜雄雞故四五月率少鳴雄藉鵠之晨以候早耕為稱犁雞云爾又擊飛鷹鷹字疑是為字之誤今居民凡有鵠之處人每見其逐擊飛鵠蓋鵠能盜他鵠護其子也更言此以證誤

詩不用肯字

少日先慶山君教詩舉賞瞿宗吉集中剛風從西來吹到紅日脚二句又每賞他詩淮山青數點不肯過江來二句後見瞿集元賓諸詩多不稱前教其淮山青詩常自賞為佳句與老杜客牖何曾着秋天不肯明詩皆是以無情作有情寓怨口偶作聞人譽譽山

詩尾句云南雲相待若相來私心竊以自賞近見人頗不足杜前詩渠應有別見云大抵話詩如論人昔人謂禹入聖而不優是固不妨杜為詩之聖夫杜詩聖於唐者爾論古詩又當別推列聖

詩人高致者不病律

客來每講律詩拘體拘體出於唐然拘實無體自唐來詩人高致者多不病律人見名家不拘律便掇以為體爾當代人詩惜不多見但見孫太初多不拘律其氣多壯將何以為體往在京邸或言其野昧律之目耳又或言杜律多用昃體是又原其不拘律者而妄分拘體也往王槐堊畫杪杜律以搜拘體亦嘗自抄為之始知律自無拘拘不為體特高者不為律困爾老杜晚節漸於詩律細其諸解朝乎不細則粗粗乃入拘耶若太白則更不多為律以逃轅下之促跡姑舉名家之一詩如崔灝黃鶴樓人指為拘體未見李杜倣之為拘也此可以證拘之非體今人鮮為詩為則首學律來觀人詩則先問律使人高則犯律卑則不及而越韻蓋自六朝來已為律漸至晚唐則律困矣鮮不越韻越而協律譬之門隸代官長儀度熟而無士氣

引詩

古三百篇詩已自有引言如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今人論引詩法過爲體例太抵詩曰詩云皆法孔子
如孝經諸引先言意而證以詩大學論語諸引先引
詩而伸之以意如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例也李太白
解道淨江澄如練亦是引法今人小家數便謂偷舊
又謂非古詩不可引知此則近代名家詩皆可引矣
爲文每用引亦是病曲引而無大關涉何謂

謝臯羽

謝臯羽所作行世書不知凡幾老僅見其晞髮一集
臯羽蓋戰國豪俠也故欲爲宋興復報中原之讐惜
不成爾其亡命如張儉故嘗畏人且多思鄉不如孫
太初太初詩中鄉思一再見爾太初詩時或似臯羽
然不有其謫怪臯羽謫怪處大段似李長吉至多有
不可省識處惜公以自註爾楊用修特取其效孟郊
七首中第三之末四句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
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亦細矣夫公七篇中如寒花
飄夕暉美人啼秋衣又如愛此日與月傾瀉入妾懷
疑此一掬水中含濟與淮淚落水中影見妾頭上叙
皆可擬古他不盡識也

化豺狼

太白蜀道難詩所守或非人化爲豺與狼疑或是古
語先是但以爲喻言易視之日因見獵者言禽獸類
屬云豺與狼皆犬屬猶豺狼亦犬屬而豺狼又酷
似犬因念化之爲言者蓋言犬守畜也喻爲守臣者
畜異志而懷狼心者爾古人之命意切至如此

太白長句

太白鳴臯歌玄猿綠熊罴談峯岌危柯振石駭膽驚
魄羣呼而相號以二十一字爲句而上接濤下起漱
云

華嶽兒孫

老杜西嶽詩諸峯羅列似兒孫觀者謂之而已雖杜
老亦但自華州見之爾未見其全奇也他日出同州
北郭上北岡南眺蓋華同適南北相對時冬晴薄暮
平看華嶽諸峯青紫錯出形象參差或尖或齊或欹
或立轉旋倚伏旁贅中屈鄧兒覓母來子舞衣真如
退之他詩所云憫憫弱子亦立僂僂恍惚奪目遠不
可卽也惜無以爲之圖聊寫其狀以傳後人之未及
見者亦可以觀古人詩之不苟不妄

往少時讀韓詩忽忽至今四十年乃復見之益不如昔所見如南山有高樹驚驥馬厭殺諸作皆促淺無三百篇溫厚氣此昔人所以謂有韻者輒不工至觀其文亦殊多不類原道諸作及銘志諸篇則草草殊無叙事體大抵兩漢之文猶有先秦三代之餘詩則漢魏猶尚有古意而文則魏靡矣後世因循近便詩宗李杜文宗韓柳終老不皆秦漢作者此後學之不幸而亦詩文中衰之本源

叶韻

世多不爲字學不閱韻書許少華刊古今韻但更抄古叶韻而已一時人傳以爲異書細觀各韻下雖前人所病沈韻轉通等韻皆闌入古叶韻中而雖三百篇所叶亦設不收姑舉唐初孫思邈四言詩一章以液起韻韻書收之十一陌者也乃泛入忒極清等韻者是謂叶也夫孫必有所受之也乎如此韻者不可盡舉誰爲宋叶韻中更起一叶例云

古韻

今之刊行詩韻卽沈韻禮部韻我正韻之所正者也今不科詩賦而爲詩賦者自仍押沈韻許少華刊古今韻書以沈韻爲今韻而以古協今爲古韻然

宋人叶韻而古書協合多不及收至以今詩通用轉用字重入叶中更書之忽也庾子山書晴詩以異寸悶與厭萬同押是用今沈韻爾沈多矣音讀須用叶切方諧今沈韻中固收異寸悶也而正韻已改收入八震下矣楊升庵乃以庾爲用古韻異音旋寸音悶悶音慢情韻補失引不知更以何韻書爲今韻當考之如此

杜詩步立看眠字不相礙

今人看人詩多以舉業眼爲解又好尋識人所以高人不肯傳詩如老杜恨別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如今人便以爲步立看眠字相礙不知立是步中之立眠是想前看後之眠此景味惟困羈人極不得意處知之

菰米

楊升庵詩話云菰米色黑管子謂之鴈膳杜詩波菰米沈雲黑言長安兵火人既不取鴈亦不喙但爲波漂雲沉而已波漂雲沉對舉或錄抄之誤杜本意謂菰落爲波之漂者多而積如雲然而沉其黑于水中爾雲又是波之沉辭非謂波漂而又雲沉也墮粉紅亦是色况

驪山集十四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明趙統撰統有杜律意注已著錄是集乃楊光訓
所編集中自謂嘉靖丁未誤讐陷獄近三十年多
爲詩萬厯癸酉恤歸仍歲爲一集此本凡賦及詩
九卷文一卷襍著二卷詩話二卷總題曰驪山集
似光訓有所刪汰也前有朱勤美序稱其命意搜
微多出已見大都骨力莽蒼學殖淹博稍稍融透
莫難雁行獻吉然則明識其未融透矣何不悟而
猶刊以弁集也

方山先生文錄二十二卷附

集一卷

〔明〕薛應旂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東

吳書林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山文錄

二十二卷》提要

方山先生文錄叙

武進有君子曰方山先生者，
為諸生時從無錫邵文莊公將
其勵志即尚友千古不與世狎
既而業成均其司成泰和歐陽文
莊公陽明王先生高第弟子也以
方山子為良亟嘉與之方山子沉
毅暢達績學好問務求其至

不序

陝之涇野呂先生薦信好古從而
請益以故造詣日進聞譽日茂遂
魁南宮出為邑令恬靜惠愛與
郡殊趨乃既改學官風動江右久
之為郎歷試考功考留都官自
信益薦弗阿其友眾始不悅左斥
之為郡佐言官達白復南宮郎擢
將之按察副使督治學政力以其學

抗流俗流俗譁而攻之卒賜代
久之迺兵備鄺近鄺延地近邊
士人莫當方山子意者獨與谿
田馬先生及余言其行役往來必
過其廬聽其持論侃侃忘疲及
讀其所錄文與其言可校實也
余乃爲作序曰君子之有爲其與
流俗果不可強同哉夫遠謀之於

序 二

適言伸道之於徇情利已之於便
人守正之於比邪直節之於枉曲
剛明之於柔佞誠朴之於矯偽其
是非黑白若畫也奚其同好惡異
而毀譽生取舍殊而予奪判使天
下之改皆由是出治亂之機於斯決
焉吁可畏哉君子之不能矇沉俗
固矣彼流俗之言有所作爲者也其

身不存則其所作爲者盡去而君
子之道弥光故君子之矇流俗也
逮其身則人得以享其利而被其
德不幸而爲流俗所蔽久而其
道昭明功業不逮其身秦會之曰
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
不已於是乎尚其文此君子之文之
所昉与始也流俗忌之而終也天下

序 三

惜之是非積誠不能也易曰脩辭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其所以朝夕
乾於兢惕危厲之世與舉世譽
之而不知勸舉世非之而不知沮斯
亦不足言矣富貴貧賤死生之運
其著寒晝夜之交耳彼流俗何与
於我哉雖然不以君子治流俗而以
流俗病君子是必有司之者焉而果

於我之所當與也以是而脩辭則幾
矣方山子明體適用守貞達順功
業垂茂輒沮不逮其身而學者獨
錄其文以行於世其必天下後世有
惜之者而余之言斯信也該質之銘

田先生其以為何如哉
嘉靖乙卯臘日平涼趙時春景仁
甫撰

序
四

方山先生文錄序

華州王槐野宮諭示余文一帙曰
此江左薛武進之文也維楨不敏
行將叙之而未成公試覽之其謂
斯文何余披誦旬月乃復之曰太
上忘言其次有言其次多言言非
聖人之所貴也故曰予欲無言文
則言之精而道之顯也且曰文莫
猶人躬行不逮誠行矣安用文為
其垂諸文者非不逮於行也沮於
行而不得已也不然空言何補哉
三代以還大都文與道離行與言
戾而行道有得之文蓋亦有之我
則未之多見也乃今見武進之文
始讀之言質事核經遠思深淵然
而光曜然而變其諸出入於馬班

韓歐諸大家者乎再三讀之寃極
天人闡發性命渾而不淆析而不
支其諸體會於周程張朱諸大儒
者乎果何以得此哉余嘗守官留
都與武進君並舍見其孜孜問學
身體力行唯時徐養齋黃泰泉與
余四三人日相游衍論議咸謂其
銳志古人不屑凡近而施之政教

序

二

考課諸不負其所學固已竊歎而
景慕之矣迨余老商山罕聞世故
而武進董浙學政力挽士趨籍籍
於賢者之口猶及聞之乃今調改
備兵鄜坊下車甫三月即信孚化
行而井伍疾苦一朝除去流民逋
卒相率來歸如嬰兒之見慈母每
一按節巡行百姓三軍頂香嚙指

遮迎道左遙關千里歡呼鼓舞膏
雨景星所至蒙福此又余之所躬
逢快觀喜談而樂道者其為文也
大矣是錄若盡見諸施行可量也
哉余觀武進君先後入仕今且二
十餘年動忤於時屢見播遷屹立
不變蓋其中自有卓然者在也故
其文皆根本於中行之枝葉真切

序

三

懇至不祈文而自工若此若應辦
口耳飾辭比擬則文人之文焉耳
寧有是哉請以是復之官諭官諭
固長於文者其謂吾言何曰公之
言是也可以序斯錄矣

嘉靖乙卯秋九月既望三原馬理
伯循甫序

題方山文錄

曩余為南國子司業與諸賢論學
咸推薛子仲常余數延參駁相悅
以解既仲常別去舉進士有官守再
越歲見於豫章其所得踰南雍時矣
又再越歲見於留曹其所得踰豫章時
矣一時同志謂仲常任道擔當斯文其
有屬於歲康成余守制家居邸傳仲

序

何補刻

常董漸學政將謂一方得師吾道之
昌明有期矣今年春乃竟從調例行
止真非人所能哉先子冬仲常屬其門
人南城許進士洛携文示余評騰清題
其端至是以書唁之渡申前請余因憶
王玉溪嘗謂呂涇野曰李獻吉真奇才也
一為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為古詩樂
府即如曹劉阮謝一為賦記序書即

如屈宋賈馬其殆可傳也已涇野曰惜
哉向使其一為定性訂頑即如程張一為
大學中庸即如曾思不尤愈乎仲常
固習聞涇野之說者也今觀所錄文觸
機感事舒懷發情皆訓辭格論未嘗
有意於文而與灋抑揚動中矩矱
昭闡定性訂頑之精蘊而優入學庸之
堂室反諸身心可驗實諸古今可稽而

序

二

措諸天下可行蓋此室言無物徒以鬬
奇爭勝娛心志而悅耳目也如是為文
在哉矣乃知仲常之道固將垂之久遠
而未可以方所限也尚得與文人例論
於仲常當自慰而益懋矣

嘉靖癸丑魏九月既望泰和南野
歐陽德崇一甫書于
西市之直廬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卷之一

策

廷試

卷之二

疏表

乞恩改除教職疏 乞恩改除教職第二疏

代費鍾石薦唐漁石疏稿

乞休致疏

代南九卿賀擒夷酋疏

代本堂宋公謝改兵部尚書疏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擬 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

表

擬追謚誠意伯劉基爲文成侯嗣孫謝表

卷之三

紀述

上篇

下篇

卷之四

書一

寄少宰龍湖座主

答鄒文徵

答蔣虹泉戶部

答胡象岡提學

答汝士廉

答熊元直檢討

答郭文麓郡守

答費二湖學諭

答丘朝弘學諭

寄黃泰泉

答朱鎮山提學

與李羅村兵憲

上少湖相公

與尹洞山官允

復李石鹿太史

復趙方厓廷尉

答駱兩溪太史

答陳玉泉僉憲

答王敬所提學

復陸東湖少保

答鍾吳江季烈

與王槐野翰讀

答石玉溪都憲

答孫明軒憲副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答李同野憲副

答趙方泉提學

答張水南公

答劉白石憲副

與周江郎

與楊魯江

答馬谿田

與孔文谷

答史沱村都憲

答吳寓菴

答曾汝道

答王槐野官翰

附王槐野書

又

附元老介翁書

奉復介翁

與吳澤峯太史

卷之五

書二

與涇野先生	答沈御史
答王嘉江	答錢給事
答鐘石先生	答葉教諭
與周子垂	與徐波石
與吳峻伯	與王樗菴
與羅念菴	答任五岳
與徐少初	答艾冷溪
與薛西原	與章介菴
與崔后渠公	答蘇舜澤提學
與張太守	與張龍湖先生
答黃泰泉	與唐荆川
與唐漁石公	與陳澄江
與徐養齋公	與袁懋中
與馬西玄	答胡栢泉
答華補菴	與鐘石先生
答林鎮江	答茅丹徒
答劉慈谿	答劉西川兵部
奉熊北原太宰	復石塘聞公

大方集目錄

三

卷之六

雜著

答林鎮江	與劉懷耕
與馬谿田	與巡撫公
與張西磐太宰	與孔文谷提學
與章介菴先生	奉北原公
與養齋公	與張水南學士
與鐘石龍湖泰泉少湖諸公	
原祖圖說	致良知說
惕齋說	貞壽說
永慕堂說	三難軒說
冶亭說	贈馮午山提學
答李工部	答趙生
答潘生	贈涂生
贈方生	書皇華忠愛冊後
誥勅題辭	跋君山詩刻
題陸義姑姊集	閱使朝鮮集
省官議	王仲山像贊
陳志槐行樂圖贊	書國風鄭衛篇後
書易傳後	書洪範天錫禹章後

大方集目錄

四

何昇

卷之七

記一

建昌縣學門記

石埭縣新遷儒學記

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平陽縣重修廟學記

舒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重修三學射圃記

鎮江丹徒二學義田記

南京提學察院題名記

卷之八

記二

入志太錄目錄

五

寧波正學祠記

二忠祠記

梓溪劉氏義學記

友士軒記

觀易臺記

祠堂壁記

大觀草堂記

代京畿道題名記

常州府理刑廳題名記

蓮塘書屋記

晉齋記

南窓記

擒虎記

卷之九

序一

司馬文正公集略序

韻要序

代禮記正蒙序

福建鄉試錄序

六朝詩序

剡中唐詩集序

泰泉詩集序

三槐餘慶圖詩序

永思集序

沙洲草堂圖詩序

尚湖留稿序

五岳集序

豫章文會錄序

救民急務錄序

治生錄序

濬河錄序

軍政事例序

浙江鄉試錄序

刻童蒙須知序

浙壬子同年錄序

朱子晚年定論序

入志太錄目錄

六

校刻程文引

詩說自敘

太平家世錄序

水西奏稿序

使朝鮮集序

玉堂餘興引

懷慰編序

郭溪窓稿序

卷之十

序二

送馬西玄序

送周興化序

送王汝中序

送喬戶部序

送李參軍序

送陸思南序

送胡肇慶序

送蘇紹興序

別西磐張公序

送姜約父序

送劉學正序

送郭副使序

送傅副使序

送李布政序

送丁孤山序

送唐布政序

卷之十一

序三

送陳思南序

代送張龍湖先生校士北還序

代送李尚書序

代送費鐘石先生序

代送戴巡撫序

代送張襄陽序

方山文錄目錄

七一

代送錢尚書序

贈葉教諭序

贈王縣丞序

代贈徐生序

送謝廉使序

送陳兵憲序

送管參政序

卷之十二

序四

吳封君壽序

何封君壽序

楊處士壽序

程處士壽序

余翁壽序

順軒高君壽序

隆慮山人李翁壽序

胡母張太孺人壽序

錢母馮太孺人壽序

王母曾太孺人壽序

向母湯孺人壽序 海日靈椿圖序

二山萬椿圖序

卷之十三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

方山文錄目錄

八一

嵩山寺重建楊氏先祠碑

卷之十四

傳一

舒修撰傳

涇野先生傳

陳恭愍公傳

卷之十五

傳二

胡端敏公傳

費文通公傳

于肅愍公傳

卷之十六

論一

養心

會道

審異

尚實

原經

折衷

息遊

達常

識勢

任人

卷之十七

論二

儀封人請見

三代直道而行

伯夷叔齊何人

學而優則仕

下方文錄

九

何昇

聖人人倫之至

正己格物

思者聖功之本

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

學以人事為大

孔子惜繁縷

臣子執威權未嘗無禍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經綸天下之大經

卷之十八

論三

高帝

文帝

武帝

宣帝

季札

石奢

張良

賈誼

疏廣疏受

王通

韓愈

蘇軾

王安石

卷之十九

論四
為樂
寢作

正名

守險

勅法

作氣

虛心

論功

下方文錄

十

何昇

固本

去奸

卷之二十

策問

兩浙歲考

家塾私試

浙江壬子武舉

福建丁酉鄉試

附福建丁酉程策五道

卷之二十一

墓表
墓碣銘
墓誌銘

靜菴蕭先生墓表
胡松陽墓表

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

徐雪井墓碣銘

鄒山人墓誌銘

陸東卿墓誌銘

陶子沾墓誌銘

邵雲山墓誌銘

強處士墓誌銘

楊介石墓誌銘

陳石村墓誌銘

鍾廊菴墓誌銘

沈夷齋副憲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吳至愚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九江文

祭小孤山文

方文錄

十一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祭楊子江文

祭土地文

告常州府城隍文

楊慈湖先生入正學書院告文

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謁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謁旌忠祠告文

二忠祠落成告文

祭孫忠烈墓文

更定陽明先生祠額告文

祭蔡鶴江先生文

祭張龍湖先生文

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

祭熊太夫人文

祭顧錫巖先生文

祭徐養齋文

祭漁石唐公文

祭韓修撰文

祭曹封君文

代本堂聞公祭梁儉菴尚書文

代祭楊邃菴閣老文

代南九卿祭誠意伯劉瑜文

祭華都事文

焚黃告先母史安人文

吊太學生莊效才文

吊馮貢士文

祭張通判文

吊王主簿文

祭邵明甫文

祭周子垂文

祭周子垂文

方文錄

十一

何昇

嘉靖歲在馬逢攝提格東吳書林校刻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一

策

廷試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周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

八方文錄卷之二

振舉

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于卓創之初 列聖遵承于太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隆弗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進爾多士于堂爾等蘊持既久王政素閑于懷可罄所知以告朕將親擇而勉之欽哉臣對臣嘗讀書至堯命有曰朝夕納誨以輔百德是君以保治之道望

其臣也讀詩至烝民有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是臣以保治之道輔其君也君不以治道望其臣是臣自聖自聖者謂人莫已若雖有善言無從入矣臣不以治道輔其君是爲自欺自欺者謂吾君不能雖有善道莫之告矣此上下交所以爲泰而上下不交所爲否也否泰之間寔吉凶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會也可不慎哉不然則恭默思道如高宗內修外攘如宣王皆中興之令主也傳說雖帝賁之良弼山甫雖天生之賢佐其賢與聖要非有過於高宗宣王也而德命之輔闕損之補者蓋真不自滿假而聖不

八方文錄卷之二

二

振舉

自聖之心也蓋真知王業之不易保而欲建久安長治之策也欽惟 陛下具聰明睿智之德稟剛健中正之資將以啓中興之令圖建無前之偉績而隆億萬載無疆之休于以遠邁乎高宗宣王以上追三代之隆而陋漢唐宋於不足爲者也微臣何人而足以贊廟謨裨國論於萬分之一耶竊觀 陛下臨御以來凡五策上矣始之以慎初之道蓋欲體元居正而更化以善治也繼之以綱紀風俗蓋欲通變宜民而紹復乎先王也繼之以王伯之辨蓋欲極深研幾而純心於王道也繼之以知人安民蓋欲養賢及民而

綏靖乎中邦也繼之以耕桑蠶織蓋欲利用厚生而父母乎天下也合而觀之無非所以爲持盈慎滿之道也然當時策士之言 陛下亦既梓之爲錄布之庶府傳之天下矣顧皆視爲虛文而未聞採爲實用豈以 陛下親策賢良之士爲應故事而已耶抑其言皆將順遜志祇以鋪張洪業揚厲盛德而爲 陛下之所已行者耶臣時竊伏草野每恨芹曝之誠無路上獻乃今舉於有司進於 大廷以奉 清問甚大幸也使臣復有所聞護隱伏而不言言而徒撝拾三代之遺文補緝漢唐宋之故事聊以塞責而無適於用則是臣當可言之會而以空言罔 陛下也上負吾君下負吾心縱天寬地容不加罪譴而天下後世其謂臣何臣伏讀 聖策見 陛下上嘉三代之下及唐宋惓惓於 祖宗創業之艱難 列聖守成之不易而深憂至計惟欲民之遂生物之得所以盡持盈慎滿之道蓋兼前是五者之問欲會而通之以觀厥成也此實所以造萬世之福也豈惟一代之民物受其賜而已哉然臣竊慮 陛下有是念也而不能底是績也爲是言也而不能勵是行也茲欲勵行以底績豈有他哉亦唯 陛下推是心與是言以達之

方史錄卷之二

三

王嘉

政焉耳臣愚反覆 聖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耳是 陛下之所以鑒於古昔者固自探其本矣既而曰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太定之後是陛下之所以法乎 祖宗者又自得其要矣乃復詔臣等罄所知以告是誠大舜好察適言之心先王詢於蕞蕘之意也臣敢不稽經援史而爲明切時務之論以復 明詔乎臣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是先王之政惟在于民也又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 祖宗之意亦惟在於民也然保民之道安在哉亦曰盡教養之道焉耳矣但教養之文具易設而教養之要道實有未易盡者臣請得爲 陛下言之夫古今之言養與教者夫孰不曰制田里而教樹畜也設學校而明禮義也然田里何以制樹畜何以教學校何以設禮義何以明則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况乎與世劑量之道隨時變通之宜又有不可以執一論者蓋享國長久莫如三代而三代之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民以授田井十則爲通通十則

方史錄卷之二

四

王嘉

爲成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工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
服詩書禮樂之教遵命鄉論秀之規而其所以教養
乎斯民者固至詳至備而盡善盡美矣此其所以德
洽化流治隆俗美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迨夫井田
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風俗薄
惡漢唐以降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時異勢殊
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有均田之制有口
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
也其爲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

古今史錄卷之一

五

五

俗可以漸而不可以常也民不遂生物不得所而先
王之治所以卒不可復者皆職此之故也臣惟 陛
下以天縱之聖應中興之運不闢化猷增飭儀矩制
禮作樂崇道右文籍田泰室之禮咸事舉行 郊廟
神祇之祀無不稽訂邇復議定 廟制命所司擇日
興工其諸因仍苟且之制背禮不經之訓一洗其陋
而千百年之曠典至是復覩其盛矣凡我臣民莫不
仰 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但儀章雖備
具治道雖黼黻而畿甸要荒之間窮簷蔭屋之下民
之不聊生也亦甚矣蒙袂輯屨之狀瓊尾流離之形

使有能爲鄭俠者圖以上獻則 陛下不忍人之心
亦豈得晏然而已乎昔人論享國長久而本之於仁
禮謂後有携貳者思先王之仁而不忍畏先王之禮
而不敢其言誠是也自今日之時與勢言之則仁民
之政殆尤急於禮焉蓋君之於民也猶父之於子也
慈父之教其子必示之以家禮而欲其周旋觀法習
熟儀節以世其家斯固詒燕之道也然生業不周而
不能衣食其子饑寒切身庶幾將喪則亦將視父之
所示者爲虛文矣安望其能從父之教乎今之民皆
饑寒之民而禮義無可修之暇者也臣恐其於 陛

古今史錄卷之一

六

何昇

下之禮文未必其能釋然於心也昔漢文帝之時賈
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而帝則謙讓未
遑臣始讀漢史至此未嘗不謂文帝之因陋就簡而
惜賈誼之說之不售也及反覆思之乃知文帝當高
帝戰爭之後惠帝昏弱之餘天下嗷嗷新出湯火若
遽事禮文則生息休養之意或未能專而民農爲之
重困此其意蓋有在也卒至蓄積歲增戶口蕃息天
下殷富粟陳貫朽雞鳴犬吠煙火萬里斷獄數百幾
致刑措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矣不然則誼固英傑
之才所言皆卓越之見而文帝豈棄才之主周勃陳

豈蔽賢之相耶使誼當歷試艱難亦必自奮上
之早而用之晚歲其見必周不意遽亡弗復登用
而漢之禮樂終襲秦陋是則爲可惜也今 陛下憂
民之心不爲不切養民之政不爲不行而持盈慎滿
之念不爲不至而臣敢復有辭者願 陛下於本末
先後之間知之意而已文帝後世之君而所行亦非
純王之道固不足法但其一時之見亦有合於聖賢
之旨孔子見衛民之庶必曰富而後教孟軻陳王道
於齊梁欲其謹庠序之教而必以制民之產先之是
皆以仁民爲先而植夫禮讓之本也臣願 陛下於

古文錄卷之二

七

何昇

退朝獨處之際深宮靜一之中試思今日之天下爲
富足耶爲困窮耶若以爲富足也則飽暖者不一二
而饑寒者常千百杼柚其空室如懸磬而凍餒流離
之慘 陛下曩時亦自形之制策矣若以爲困窮也
陛下何忍赤子之至於斯而不一爲之所耶然臣所
謂 陛下者非欲家賜穀粟以食之而人給布帛
以衣之也非欲生今而反古之道也非敢爲迂濶難
行之說而擾天下也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得
民與世產宜之道因時通變之宜不拘拘於陳迹而
不失先王之意使天下帖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耳蓋

民之所以不聊生者皆起於不均之橫征豪右之虐
并而無常生之業也先是奉對之臣亦嘗有以是策
獻者矣但其說條貫靡竟統紀未終無以感悟 陛
下之聽焉臣請得而續陳之夫民常生之業在田而
田無限制則蕪併之患不息茲欲限之則亦未免亟
奪富人之田若之何而後可哉必也因其已然之俗
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
庶幾可乎請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四月以前其
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唯自今
年四月以後一丁惟許佔田一項餘數不過五十畝

古文錄卷之二

八

王謫

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聽許
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
少田多者在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
許其鬻賣有增置者併削其所有立爲一定之限以
爲一代之制行之數十年富者限於制而不復買田
興廢無常未免鬻產則田直日賤而民產自均雖井
田之制不可復而兼併之患日以消矣或化中大學
士立濬嘗有此議而田宅踰制亦 祖宗朝之所禁
者正 陛下今日所當加意而著之令者也且不刑
一人不擾一民下方尺之紙而天下晏然自服 陛

下何靳而不爲此耶若乃奢倣成風靡麗成俗則又不可不嚴爲禁革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提衆綏而圭璧金章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此不惟可以見先王之世上下有章而且以節民之財也今天下則庶人得爲帝服倡優得爲后飾富民墻屋被文繡庶人孽妾緣其履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甚至家無擔石而所食者常珍囊無餘貲而所衣者紈綺風俗至此蓋有不啻如賈誼之所謂長太息者矣及夫冗員也冗兵也冗費也三者日積而月甚升斗之給盡出民力尺寸以上悉

方史集卷之二

九

王語

仰縣官所謂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者蓋有不啻如蘇軾之所憂者矣乃若貪賄之徒求進之輩其在京師而近於陛下之耳目者固已洞察臣不得而深言之矣乃若守令最爲親民而民之休戚所係尤重其間賢者不一二而不賢者常什伯或計取以肥家或賄權以要寵莫非浚民之膏血以自潤也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數而耗蠹若此則民之伐桑棗鬻雞豚捐子女以應上官之求亦勢之所必至耳夫民生有欲不能自遂則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汨天地之精鬱而爲沴厲蕩而爲氛祲此其感召之機有

必然者民何以遂生而物何以適所也陛下策臣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於民夫陛下之言及此禹湯罪己之言也天下民物之福也陛下果能以此憂勤之心而布爲憂勤之政阜民之財節財之費既如臣前所陳矣而又於九廟落成之日祖宗安靈之餘一意休養弗事土木省刑罰薄稅歛恤飭獨雪冤抑戮貪酷進忠良釋逋負緩携貳問民疾苦布德行惠使夫困者蘇踣者起蒙袪輶屨者完好而充悅流離瑣尾者還定而安集則天心克享協氣自應庶靈畢至百嘉

方史集卷之二

十一

張邦

望遂天地清寧郊廟歆享華渚流虹前星耀彩九河順適三垂晏然不惟禮文具備將見中聲可復而大雅之久沉者亦可作矣由是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唐虞三代之後再見我明天子也宗社萬禩之固家國千世之傳將自與天無極矣其所以致之之由陛下固自得之而臣既已略述之矣陛下能不重念之哉昔漢臣衡當元帝之時有言曰聰明果斷者戒於太察溫良慈厚者戒於無斷宋司馬光當神宗時有言曰仁明武君人之三德而仁爲最要二臣雖舉之實各諷其君之所不足

也臣至愚極陋固非二臣之比而區區芹曝之誠則寔願 陛下有以垂鑒之也雖然臣之所言皆涉於事者也而其原則在 陛下之一心而已昔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仲虺之告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呂望之陳於武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成王則曰單厥心康王則曰循大卞高宗則曰咸有一德宣王則曰兢兢業業其所以正此心而清出治之原者皆在 陛下之能自得師也若夫漢唐宋之君其間雖不無可稱者然皆不免於雜伯雜夷非臣之所以望於 陛下者也倘 陛下不以臣言爲迂留神省覽俯賜採納則天下幸甚臣草莽之人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

十一

張邦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一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

疏表

乞恩改除教職疏

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除授浙江寧波府慈谿縣知縣隨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訖緣臣稟氣虛弱賦質羸久患痰火時發哮喘即今勉強辦事舊病加增每吐血痰不時迷惘詢之醫人皆稱不蚤調養患且不測臣自揣疎庸且外官無養病之例本即告乞休致竊思 聖明在上凡蟲魚草木之微皆得鼓舞於光天化日之下臣雖一介草茅叨 賜甲第重荷厚恩豈敢終甘廢棄伏乞 聖慈憐憫俯賜曲全勅下吏部查照嘉靖八年進士高簡先除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知縣後因本官具奏改除直隸揚州府儒學教授事例將臣改除附近教職容臣調理病症萬一痊可則蠲蠲餘生皆 皇上之賜而涓埃之報有日矣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

乞恩改除教職第二疏

臣因病篤冒昧乞恩比例改除教職奏蒙 勅下吏部已踰三月未經該部題覆臣在任瞻望度日如年齋本人役忽自京回稱說曾具通狀告行該司推票

臣面諭臣已經巡按浙江御史張景李遂先後薦獻
臣宜益勵初心黽勉供職不當改調因此案候不行
臣聞之不勝悲感匪躬盡瘁臣非不知圖進微榮臣
非不欲但臣前病益增晨夕伏枕一籌莫展六事盡
廢若過自疑畏不復哀鳴於 君父之前則將來病
勢益不能支臣死不足惜而百里生民之命固不可
一日無所寄者豈容鰥官曠職而上負 君下負
吾民以自速天譴耶此寔臣之至情積慮不能不仰
叩 皇上之垂憐也如蒙 勅下吏部查照先今本
內事情將臣改除教職以便調理病症則 皇上再
造之恩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矣臣無任祈懇迫切
之至

方受錄卷之二

三

四

代費鐘石薦唐漁石疏稿

臣先准兵部咨令九卿科道各舉將材近又節得邸
報見陝西撫按諸臣奏稱產虜擁衆深入仰勤 聖
慮臣以非才久叨厚祿夙夜圖惟深以不能獻長策
贊 廟謨爲愧偶有所見豈敢隱默臣惟書稱有備
無患詩言用戒不虞蠢茲夷狄雖若無知然其氣勢
之消長寔視我中國人才之盛衰也故韓范在軍西
賊爲之破膽司馬復相虜人不敢窺邊此皆往事之

明驗可見用人之當先矣臣切見原任刑部尚書唐
龍忠貞素稟文武兼資志節追乎古人才猷邁乎名
將始令鄴城擊却巨寇繼巡江右拯活遺黎督漕兩
淮調度允爲法式總制三邊經營久著威名有臣如
此在內則可以參謀九重在外則可以折衝萬里
蓋真難得之才而今所當首先擢用者也先年本
官以母老告歸侍養臣昨給由便道訪其私家見龍
精神意慮一如壯年生有三子俱已成立凡其所以
養母而奉侍朝夕者蓋不待龍親自爲之矣禮金華
之事無辟矧如龍者有子可代侍養正當召還柄用
豈宜遂其安閒臣愚莫若今日兵部照先今吏禮工
三部事例添設尚書一員就將唐龍起用則聲實所
加必能致遠人之畏服萬一有警則命之出將必能
著攘却之績收保障之功矣臣淺聞寡識輒干用舍
之機感恩圖報過有片曝之獻如蒙 聖明采聽乞
即 勅下吏兵二部從公評議行取本官到京則中
外之上論攸歸遠近之輿情允協軍國之緩急有倚
而遠人之窺伺可息矣

方受錄卷之三

三

張

乞休致疏

臣幼即喪母飢寒失調長兼耕讀積勞成疾及叨舉

進士選授浙江慈谿縣知縣事頗繁劇臣以非才夙
夜幹理痰疾大發咳嗽吐血比時引例陳情奏蒙
皇上憫臣危迫改授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官卑事
簡靜養調理以致前疾痊可歷陞今職是臣之少延
殘喘獲有今日皆 皇上之賜也臣雖糜骨捐軀莫
罄涓埃之報豈敢辭勞就逸以負曲成之恩但臣父
少孤家業零落生臣等四子因貧無資兩子出贅一
子出繼臣父與臣相依為命今臣叨享祿食欲奉以
就養臣父以山林之性官舍局鑰不便出入纔到任
所旋即思歸欲乞歸終養臣有兄弟例不敢請臣父

不方史錄卷之三

四

張邦本

在家日夜念臣臣在官舍日夜念臣之父臣之情事
莫知所措舊年三月內正擬陳情乞休侍養忽得邸
報臣由稽勲改調考功臣即思今年例該考察京官
關係匪輕當事任恐人臣之義臣若乞休則是推奸
避事不忠之罪莫大於此今仰賴 聖明照察凡諸
臣堪以供職者仍舊存留其有奉職無狀者循例黜
謫臣於此時若又因循竊祿忍棄其親則不孝之罪
亦莫大於此今臣孤身在任妻子俱在原籍每家書
至請速臣父思臣之狀臣雖勉強供職而心情懸繫
精神恍惚痰火復發怔忡健忘庸理瘠耗筋骨疼痛

今年七十有五衰年多病久近之期臣不忍言
臣之軀命亦自知非延永之兆也仰惟 皇上以
孝治天下以仁育天下群生庶類各得其所故敢不
避僭瀆之誅上干 天聽伏乞 勅下吏部容臣休
致侍養臣亦因得以調理病症倘臣父子少延一日
皆我 皇上一日之賜也歌太平於有象祝 聖壽
於無疆而感荷之私昊天罔極矣臣無任祈懇迫切
之至為此專差辦事官曹章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前疏至京直達御史
初本已下達不果上

代南九卿賀擒夷酋疏

不方史錄卷之二

五

何昇

伏以睿謨廣運聿收帷幄之功玄德升聞式奏封疆
之凱易稱神武自古已昭書頌天威于今為烈百嘉
迺遂九圍救寧恭惟 皇上 膺歷授圖握符御極
聰明時憲勇知高出於百王道德日新勲業重光于
列聖順帝則而不知不識盡君道而有猷有為四歲
以教域中一怒而安天下蠡茲叛逆先鼠竄于窮荒
引乃夷酋每蜂屯于邊境既頻年入寇秦晉遂非時
逼近幽燕至勤當寧之懷用竭上玄之叩使功使過
屈群策以蕪收作福作威總萬機之獨斷義勇效靈
於七節因奴虓覬於壺漿自速天誅不專人力誦舞

千之贊何待七旬諷采薇之歌無煩一月宣王或於
沙漠顯廟筭於邇衮衛律既亡必繫單于之頭繼遷
已敗定梟可汗之頭永紱九重北顧之憂益振萬載
中興之績臣等備官南署叨祿留都愧無克敵制勝
之能徒有戀主服勤之念遙同星拱敢效高呼伏望
聖敬緝熙王猷允塞東京師以紱四國咸享昇平類
上帝而禋六宗永膺福祉臣等無任瞻天荷聖忻躍
屏營

代本堂宋公謝改兵部尚書疏

竊惟留都地重官備六卿司馬任隆職司九法矧屬

大方文錄卷之二

木

何

干城之寄寔嚴鎖鑰之防必得其人庶堪茲選如臣
者賦資愚朴徒勤許國之忠逢運休明未識經邦之
略馳驅方岳旋涉兩京忝冒卿曹存經三部每懷鯁
臆之懼恒覩尸素之慚忽被殊恩復更要秩膺保釐
之責負荷惟艱深感激之私圖報逾切始終竭力務
既初心夙夜匪躬冀全晚節臣無任感戴之至

擬 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

表會試

伏以乾象宏開祗肅飛龍之度商文昭揭式潛確雉
之思袞衣日見於宵垂章服時承於晝接罔游于逸

有那其居謹拭目以改觀敢揚眉而作頌臣等惟忭
惟忭頓首頓首竊惟左掖右門天垂營室之象上棟
下宇易昭大壯之文固將利用以安身亦欲居賢而
善俗充茨不剪尚興衢室之工舜門既開尤好總章
之問爰及商周之際益嚴戶牖之銘上德弗事於懷
居至人恒切於望道自丹楹刻桷之風熾致瓊瑤
臺之俗興長樂未央已見高皇之逸志明光朱鳥益
張武帝之侈心嘉德徽音何裨實得盤龍儀鳳徒飾
嘉名安樂成宮矜歌管珠簾之句東堂開宴誇金屏
翠帳之詞慨古道於將湮幸斯文之有在茲蓋伏遇

大方文錄卷之三

七

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天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先王之舊
豈終循誦習傳而守近代之遺成德所以為行既玩
辭於周易多聞將來建事遂取法於商書九五命齋
深悟乾父之義恭默名室潛孚說命之辭遂擇日以
興工不踰時而就緒庶民子來於經始萬方快覩於
落成大寢尊嚴天居爽塏千楹赫奕高映端門萬拱
峻嶒峻嶒容與嚴漢水之仙槎搖漾軒翺
恍兮之龍利甘泉遠望神極崢嶸函谷遙有皇居
佳麗鳴鞭清蹕御展再旒邕邕弼承肅肅卿士不惟

資之游息蓋寔藉以藏修乘龍御天大明終始審象立相爰置後先乾乾與時偕行事乃其有備日乾夕惕體君子之自強精知力行協先王之成德雲龍風虎以類相從麴蘖鹽梅交修罔棄運乾始以利天下迪高后以康兆民知至知終必與幾而存義惟人惟聖不有善而矜能蓋非止決事於齋居而寔欲審幾於屋漏者也臣等恭觀齋室之在上仰觀經訓之有臨敢不貞固一心欽承庶位文明自勵少追在田之龍道德允懷勉效纂嚴之上縱之調元之德冀輸納誨之忱伏願玩象玩辭靜觀乎陰陽消長之會

方丈錄卷之二

八

張邦

數學典學致謹于理亂安危之原凜殿室二妃之言鑒齊宮七市之對愛養民力敬迓天和瑞協星文感華渚流虹之兆禎符象數獲瑞光貫月之占

擬追謚誠意伯劉基為文成侯嗣孫謝表

監堂
考作

正德年月日伏蒙聖恩追謚臣祖基為文成侯者謚以尊名細大不浮於行節以壹惠事辭必稱其情懋建勳庸固臣人之常分追惟報典實王者之至恩百辟忻談一家悚聽臣感激涕頓首頓首竊惟圮橋孺子兵法本諸穀城壩上真人帝業成于帷幄功昭

逐鹿瑞協斬蛇非直人謀誠由天授唯是生封萬戶一代京觀沒謚文成千年倭美臣祖基西湖望氣蚤知真主之興勝國辭官久利大人之見放浪山水娛樂詩文書著郁離聊爾窮居而獨善策陳時務遂為自獻以先資間道詣金陵彷彿下邳之屬乘風發伏卒庶幾武關之謀偽漢先擒大戰效勞于彭蠡僭吳繼下密謀因定乎中原豐爵固辭罔敢貪天為己力微猜不避寧忍立黨以欺君呼吸雖睽達于赤松韜略實淵源于黃石仰稽天象俯察人情此太祖謂之子房而先帝所以錄后也茲遇皇帝陛下大

方丈錄卷之三

九

張邦

智博臨深仁徧覆爰知守成不易因思創業惟艱勸事功凡有長而必錄灼知勞勩故雖遠而不遺仰惟祖武之繩追繼皇考之志載頒異數大溥殊恩謂臣祖翊運開先庶乎經天緯地摧堅撫順允矣立政安民祿食雖享于生前寵錫未加于身后易名以謚渙號文成進伯為侯鼎新武秩光騰詔旨寵溢視雖非徒稽謚法于周公蓋遠迹留侯于漢代后先媲美遐邇揚休衆口鑠金浮議雖遭于一旦積誠動物公論自定于百年此固天道之好還實由聖心之旁燭芳名在天地永為聲鼎石室之勲大義昭日星豈

止黃河太山之誓臣罔修先業甘守敝廬春秋家學
不傳發緯忠忱徒抱仰膺追謚之寵實愜論譏之私
乏賈嘉之能莫紹治安之策無魏暮之烈深慙忠諫
之規惟懷鞏固本支敢曰爰及苗裔伏願心懸九有
澤物不遺於遐道奉三無官人不專以世庸虞書之
車服錫周雅之彤弓君臣保終始之全華夷均內外
之戴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三

十一

昇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三

紀述

旂性資疎鹵向往不前而景哲追修之志寔不
敢自怠凡所聞於師友輒爲紀之間有自得亦
附書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已作
不敢冒立言之責也

上篇

古之學者知即爲行事即是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
外事言學

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三

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

牛枯于童可服于廂木植于芽可棟明堂必也其慎
始乎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
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
也

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違焉

君子積行而處窮守道而招毀命也亦性也命則順
受於天性則責成於已

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而抑其於道也幾矣

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

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

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

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

實之事也

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道無定在為魚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工文善書不可遽謂之才也

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既竭其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究一也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地之

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為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理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為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不洩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

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貞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

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知言養氣孟子

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之四端其一貫矣

君子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學者不患立志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耳不患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踐之耳

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處事變者存乎才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爲得也

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硯室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

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

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

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大方廣錄卷之三

四

王

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明養于靜而喪於耀勇昌于平而沮于懷

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

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止其外巽以達其

底乎

正學之不孚于天下者僞徒壞之也大道之不行於

天下者多岐亂之也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直木先伐全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况積德而惟馨者乎

崔子嘗言續經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

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

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

斯其爲定則矣乎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

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

之不及也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

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目為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之謂四耳

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為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不才書卷三

不

七

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幸也孔子願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實也

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闕於法者常棄經以為腐

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為俗其亦勿思甚矣

問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博施者施之博也濟衆者衆得其濟也故曰博施非

難濟衆為難

詩有五材獻俗而不俚列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責

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房中則美化流用之

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

威武振用之郊廟則神鬼格斯其為詩也唯君子

為能舉之也

詩以言志虞廷所以昌也詩以炫藻六朝所以衰也

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不有直而

不居斯得其道矣

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無時而泯沒也

不才書卷三

七

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為巧言所入或為讒言

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

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

之焚書其聲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

言其有憾歟非過也

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

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

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

闢闢則謂之乾坤一闢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

通是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

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
頌不足以敦化

或問江鮑徐庾應劉沈宋二陸三謝可以爲詩乎曰
亂世之作也其詞治其音漓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也問曹植王粲曰其殆塗斯人之耳目者乎勿觀
可也問李白杜甫曰其猶有可取乎近于史也曰
然則刪後果無詩乎曰楚有屈原漢有蘇武梁鴻
諸葛亮晉有陶潛唐有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
空圖其猶古之遺也元聲之在兩間也洋洋乎曷

方丈集卷之三

八

嘗一日息哉

文中子講學河汾王珪其族叔父也亦師而受學焉
輔相唐室卒爲名臣豈偶然哉

畜不久則着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

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不得也君子之
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

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
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也榮者貴可能也養
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爲聖人其孰能

顯親哉

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

以一己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
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
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
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
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古人於同己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
己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

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

方丈集卷之三

九

張邦

佞耳

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遜迹以遂

高退士務匿名以辟怨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

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

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禮廢而不肖者

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難乎

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

三已爾不以從違貳其信

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億

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援之故典

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紬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達諸天故析以性命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揀陂行而伐私情也

大方廣經卷之三

十

篇

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忌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

人情警於抑而放於順肆於譽而勑於毀君子寧而濟毋順而溺寧毀而周毋譽而缺

存誠之心道民之教也閑邪之方防民之政也之勇一民之行也

懷求國者緩急效負遠略者遏浮言

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

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

可與國幾不任然者不可與決滯

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故曰義以生利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蓋自有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

大方廣經卷之三

十

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下篇

董仲舒相江都則化相膠西則化其大人爲能者乎武帝三策而不用柰之何哉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日慈三日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可以治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宋劉忠定公年八十而無疾或問之曰惟一誠耳彼

專事導引者亦何爲哉

曾子啓手足以示金子張呼申祥以告終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王烈居鄉不事武斷也人皆望廬而還矣龔遂之郡不持干戈也盜皆賣刀買牛矣

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諍而艱者衆人也聞諍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豐之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不也是以君子貴無我君子之爲政也因其道不變其俗通其情不失其宜

不才集錄卷之三

主

贊

是故有不火食者矣燔炙雖美不可以告也有不粒食者矣饕餮雖善不可以告也

我聞曰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廉則無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廉則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傳曰財聚則民散是財者人之所由聚散而理財者軍國之大政也苟生之衆爲之疾而非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亦難乎恒足矣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

蕭文奎爲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可以知已之莊矣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已之謙矣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已之仁矣觀民風之賤貨可以知已之義矣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已之信矣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已乎曰子不聞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已將何觀乎曰然而今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高宗未見傳說仲尼未見周公乃皆觀其貌於夢寐之間者其氣類之相感乎

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其千

不才集錄卷之三

主

給

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不苟者素乎乎人心也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孚矣而況於人乎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尚書而乞終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也就謂四維久不張乎

大臣之道有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或問文必本諸行乎達諸政乎曰然吾聞之其行敦

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
矯而謫者其文夸詖而支離

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勝敵又次之
爲民牧者以子弟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父母視之
者也以生徒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師長視之者
也以魚肉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虎狼視之者也
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以闡幽治辭不
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
曰辭達而已矣

涇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

本宋筆卷五

五

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謫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觀觀
者按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已蓋
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
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
可以勿藥而愈矣

寇賊猾夏猶水之於木石也石實水不能入木不實
水則入之

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君子之於刑也服民不難中刑爲難中刑不難致明
爲難致明不難清刑爲難清刑不難用仁爲難

君子之道博學以畜其德博問以通其學精思以研
其幾直躬以踐其仁知斯四者可以得爲政之本
矣仰察於天時俯察於土俗中察於人情視民不
良如已之惡視民不足如已之匱知斯五者可以
得爲政之用矣

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惠以
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民不亂中以折獄而
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勇五者具舉可以爲政
矣

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

本宋筆卷五

五

五

曰勤五曰慎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
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勤
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慎之樂放僻之聲也

古之稱善政者愛民今之稱善政者賊民古之刑罰
懲民之惡今之刑罰剝民之財古之征斂計安其
國今之征斂計肥其家古之折獄求民之情今之
折獄任已之情

世有溫良慈祥者矣事不能舉訟不能聽今謂之無
才者也世有見事風生者矣竭民財力逢迎上官
今謂之有才者也然無才者殃民實淺有才者殃

臣等深君子宜知所擇矣

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奸有天下之奸
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古之君子其仕也爲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
仕也爲己故民失其依焉

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
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脩而身
正矣明以馭胥吏恭以馭寮案上下實以惠士卒
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
右詳以稽始終八者脩而政行矣

方山文集卷三

共

古之爲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
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奸則不賢
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
科則不賢今之爲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周公爲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荆公爲相則惇
確惠卿之輩進矣荆公不欲爲周公哉自高自用
氣質之偏累之也

爲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
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

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

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者也

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
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其於政也幾矣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溢
其功是以能令聞長世也

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強大
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異皆勝心之爲也
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辨乃闢俗僧狂道何與瞞曇本
色哉

隋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

方山文集卷三

七

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乎

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帝秦正矣哉
薛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
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後渠崔子夢中所得之
言也

或問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或問
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儉

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也張功則直之
國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直以永化非以勝人
也

詞章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周公之制謚法善善惡惡天下萬世之公也今時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萬物一體而無間者也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于天下亦安然受之矣

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也俗所未安聖人不遽行也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古文真寶卷之三

木

何昇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義起則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

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也豈唯功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學亦可也宋之理學固至周茂叔而大明慶曆中范希文以中書授張子厚蓋已啓其端矣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羅景鳴因西涯李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上書願削門人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

寬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摧枉之權也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也

古文真寶卷之三

九

何昇

賈誼董仲舒僅相王國漢之所以雜霸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雜夷也

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奢示之以禮

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王文恪公嘗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矣

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元佑熙寧諸人互相攻擊此宋事之所以日非也

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

大方廣錄卷之三

三

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言貴乎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如春王正月之類不必紛紛致辨也

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

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恩傍徨韓琦出微而守忠黜貶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伎幸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冑此

無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

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

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雩曾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有其樂乎

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有師道焉教之謂也曰治與教風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幾

大方廣錄卷之三

三

也是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以授之也

後渠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忠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擯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遜世無悶可能也遜世不見是而無悶不可能也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三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四

書一

寄少宰龍湖座主

都城荒旅，獨受教愛。正昔人所謂有大賢而爲之師，斯亦足恃矣。尚復何言？但憶彼時，選考二司，俱各得人士，習漸覺可觀。鄙心甚慶，亦竊虞之。及抵家，乃得所聞，殊切杞人之懷。夫銓衡重地，君子小人進退之關，天下治忽安危之所由出也。障川迴瀾，當必有以處之。方今士民咸屬望我公，千萬爲世道留意。時事至此，聲音笑貌，非所獻於左右矣。初至南京，寓止未定，偶值鄉進士應奎行，便草率附候起居。鄉我公庚子門人，氣志向上，不類流俗，賜教一二。

答鄒文徵

不肖游遭憂患，困伏草土，反已省愆，莫知所措。追惟曩昔與君講道，白下而四方朋輩亦時有相啓發者。今皆不可得矣。此學不講，今世通弊自吾鄉觀之，更覺寂寞，不溺於勢利之相高，則安於舉業之自足，糾結纏縛，牢不可破。求如執事知我之深信我之篤者，真不易得也。非執事之知我信我也，執事之心即我之心也。即千萬人之心也，即古今天下人之心也。其

感應乎契之情，有難以語人者。二千里外，連得手書，稔知遠念，殊荷殊荷。所示日脩記一冊，見執事志學精專，工夫無間，自此尋向上去，便是作聖之功。非徒欲以一善而成名者，僕雖頽墮振起多矣。所論孟子大體小體，實未嘗離儘是痛快發明，但引樂記人生而靜一段中間，如以感物爲性之欲，及好惡無節等語，意節次終是未純。此蓋多是後儒撰擬，非聖人之言也。執事又謂先立之功，須是平日，瞬存息養，戒慎恐懼，保守得此心，然後物交能思，物至能反，矜此亦未免於揣摩想像之說，終非根極理要之言。蓋人之

方山文錄卷四

二

張邦

一心萬物皆備，立則便有主宰，便不能奪，非是懸空立着此心待物至，然後從而思之，方不能奪也。況動靜無端，寂感無常，隨物順應，所過即化。若是豫定於中，則是有心應物，而非虛靈之本體，不免蹈世儒求中於未發之前之說，其流之弊，將逆億潛生，不爲物引，必爲理障，毫釐千里。正在此處，其曰先立云者，正是指出頭腦，以爲學者最初用力之地。工夫莫先於此之謂也。大體既立，便是小體不能奪，便是思則得之，非謂先立了大體待物至，然後思之又有一層意見。且思之云者，即是感而遂通，不是苦求力索，只緣

人不能立大體感之不能通便為小體所拘是不足思則不得也孔子所謂慎思再思九思俱即是先立大體工夫世間亦有一等未能立大體待逐事逐物至面前方纔致思者便做得好時亦只是季文子之類耳終非聖學執事高明融會當自得之執事又將周濂溪聖學一章務與諸辭易簡等語相配雖是道理一般其實不消如此湊合蓋聖賢言語亦多有隨事應機處若必欲一一湊合到得窒礙時便有吞活剝割裂裝綴之病此亦是習根未除不可不察若果能於本體工夫着實下手做去則自融釋脫落六

方丈錄卷十四

三

何昇

經皆我注脚何必牽制文義以自陷於固必將迎之窠臼也執事愛我信我敢獻愚衷倘有異同望煩頻示教長清齊之大邑寄百里之命正謂此任本非細事以執事為之必當為昔之武城單父矣慈谿畧承命附去亦當年一時意見不足觀也量時與地幸自裁之唯敬教勸學一節近時號為能事者最所不屑諒必以為首務不待愚言之贅也千萬留意暑中草草不盡

答蔣虹泉戶部

某不類延福先母自謫所奔歸道出吳關重辱垂問

獲接顏采已非近時人物及親稅政又知經綸之清絕之操定勤羨慕特以困伏草土不敢奉候起居耳即承翰教殊感記存及讀尊君璞翁家書益知庭訓而執事之賢與令弟之奇豈偶然之故哉所諭壽章某雖不文亦願奉命但不肖方舉襄事而衰經棘人未敢輒親翰墨敬留空卷俟梓禪之後當勉圖請教決不敢負所委也雖然以執事之賢自可以壽翁於不朽其諸文章祝願又何足以為重輕哉但願執事自茲以往益懋初志則所以壽民物者亦將於是在又豈特一家之慶而已某於執事雖僅有傾蓋

方丈錄卷十四

四

何昇

之雅而秉彛之好則寔有定交之意固不敢為佞亦非所謂交淺而言深也亮之

答胡象岡提學

日間左右校士作人不遑畧刻乃辱垂念不置時賜教音寵以華區俯以多儀荒野草堂未為生色矣非薄鄙人何以承此厚情也惟夙夜砥礪以無負執事責成之意庶或可以報稱於萬一不知頽墮之資終能克副鄙懷否數年來南輔文宗固多名流然以道義匡範諸生而不屑屑於文章課試之末者自蕭章二公之後賴有公在所謂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人敬學古人立教自是如此彼時俗浮沉之言諒
不足以混定見也會晤未涯情愛及此時今漸睽惟
銘勞珍攝是望

答汝士庶

憶自庚子歲與執事別於金陵今且十年矣想念何
可勝言鄙人罪謫之後甫蒙收復即禍延考妣憂苦
百端恨不能即對執事一論春初見邸報誤書尊名
為臨安今適接使翰始知丞歸安感慰之餘殊覺悵
悵以執事遂卷玄抱豈不能取高第為顯官乃僅僅
若此耶我思古人明道龜山俱為簿尉而當時師之
後世仰之惟執事素位而行遲以歲月當自有欣然
得意處矣千萬為斯文自愛禪祭南畢意氣感愴草
草不盡聞將有徐州之行可圖一會統留面悉

荅熊元直檢討

昨都下之聚過承念舊依依不舍然亦各有人事往
復總不能劇談細論如豫章時矣南還又承遠饒委
曲雅誼何以當之留都事簡易於習懶京師一切書
問將作復止雖知已如元直亦遂踈闊抱歉何可言
即辱書惠并示諸製啓函讀之如對元直甚慰遠懷
鄙人無似百無所成惟從事於文頗專且久茲雖屏

方山文集卷四

五

張邦

手、一二歌獻愚衷古昔先王未嘗有意於為文
六經之作所以闡天地之藏發心性之蘊紀綱人事
糾指世道真如生人之飲食裘葛不可一日闕焉者
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無用之空言也孔孟繼作亦若
是焉而已戰國秦漢之文人始各逞其辭說以馳騁
於天下中間雖不無可觀而要之至理率多悖謬蓋
皆無得於心而有意於為文徒以華世鼓譽而無益
於民生日用是豈先聖賢之所謂文哉唐宋數家雖
其風容色澤畧貶於秦漢而意義所存則或有庶幾
於道者奈何今之為文者動稱秦漢而脩詞造語倣

方山文集卷四

六

張邦

傍影響如小兒之學舌優孟之作叔敖而自已之
腸心皆得之於稟受者反若為其所制而喋喋不
出一語可笑也其有稍知此義者則又高自標榜
為杜撰而於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殺自謂成一
擺脫習氣乃顧為支辭蔓說反有晦於明白簡切之
理則又幾於因噎廢食者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孔
子曰詞達而已此千古為文之準則也故為文者若
膏中真有一段意思直是見得透徹不得不發者惟
據吾所見而直書之意盡言止不較工拙自是有用
文字使本無可言或言而必欲隱伏避忌則固當涵

冰停蓄正不必綴緝支吾而虛費精力為此無益之事也元直以文為職者固未免有應酬之作但中間亦自有隨機發明道理處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已庶不為無用之空言矣易曰脩辭立誠韓子曰仁義之言藹如元直但立誠學仁義則不患文之不如古人也特在知愛不覺狂露惟采擇之

答郭文龍都守

日承寵顧感荷不遺其服色妻楚久失奉謝負歉寔深然中心懸懸時在左右郡學頽圯故地久湮某駭叩游歌嘗竊慨慨乃今賴公脩建而數十年之失地

才史錄卷之四

七

張邦

一朝盡復殊為慰忱但記文須托之名家庶可信今傳後顧乃濫及不肖其何以承之前已面辭詎謂尊命再臨豐儀俯及如何如何某在草土百憂感集二年來筆硯廢閣若必不容辭俟禪祭後當撰次請教然亦只能為老生常談以塞責免白必不能與文人較口拙也恃愛敢預陳諸記室其許我乎督學公在數日前亦有書見屬倘文移便中希鼎言致意非敢遲滯也草率不次統乞原亮

答費二湖學諭

憶別君十年餘矣故交星散往事如夢可勝歎惘鄙

人迂謬每事認真違俗忤時惹忌招禍罪謫之後繼以憂居雖不即死已甘心廢棄矣昨以部檄追出復補祠曹孤居旅食去就靡定多君不棄專使馳辭副以嘉惠殊荷雅誼但稱謂過分寔不敢當思昔潯陽之會雖承諸君謬推中間一二學師謂余不當濫收其徒而余亦自知菲薄恒兢兢於好為人師之患唯是雖朝夕相與者亦未敢輒有師弟之名矧君當時在德化縣學余因王掌教之嫌僅僅與君相會今君乃過謙至此不惟令人愧悚且恐聞之於衆適以重不肖之罪也自今以後倘有垂示乞削去門生之號庶見相體相愛之情誠心直道決不敢欺望推心照亮外附答丘子書李即命來使致之值收藥勿冗不悉

才史錄卷之四

八

張邦

答丘朝弘學諭

離違日久每切想念冗懶因仍竟疎候問費使至乃辱手書情誼委曲如見顏色且聞寧陽諸生服習教誨足占數學殊慰鄙懷倘由此而進遂收安定蘇湖之功則亦可以不負平生矣隨事盡分此正吾人實自致力無入而不自得處亦奚必高官要職而後為快哉但所云自來不通京劄今特破例以候相知是

固特立之操然一向執着則恐亦未免淪於硜硜自
好之人特在過愛敢直言之及謂鄙人對人專以羽
翮張籍輩待應德此寔好事者為之而區區寔未嘗
有是也應德鼓篋時嘗以舉業文字示余已知其非
凡後遂數數往來甚相知厚自登第後頗覺稍存形
跡余謂各以事阻初不疑訝今聞君言豈亦好事者
有所鼓弄於其間耶昔柳子厚謂韓昌黎收召後學
抗顏為師正謂翺籍輩也余每謂昌黎曾作師說輒
又躬自犯之恒竊笑其為人矧某少不如人聞道獨
後豈得以舉業之故而遂敢倣然借應德以自重耶

大方山文錄卷之四

九

何昇

縱不能自立決不應狼狽至此也應德嘗信執事為
處子之秀而執事亦不可謂不信余者顧亦有惑於
人言宜乎問者得逞其計矣費友在九江相知亦未
嘗及門受業渠書稱謂亦過推余滋陽相去不遠倘
會間併望善為我辭可發一笑餘情種種俗冗不盡

寄黃泰泉

夏間李一吾念憲行曾附啟奉候未審能達否其初
以今天下有公其人不獲柄用甚為慨惜乃今靜觀
熟思恐公即出亦必不能與時俯仰不若高居海濱
盡發所聞勒成信史以垂後世俾天下公是公非終

不泯沒昔人所謂窮而在下則其道明者正公今日
事也豈天意亦有在於斯耶某非薄僊蹇辱公教愛
最深朝夕悵悵寔未嘗一日忘公也浙江之役固多
難處而拙直之性又不能為世所容姑俟科場事畢
即當上疏圖歸豐草長林甘心沒溺不知何日再覩
顏采也尤廻溪行敬託一問起居勿率草草莫罄鄙
衷臨楮神往

答矢鎮山提學

客歲京師殊荷雅情此蓋同心之誼彼此自切固非
汎汎交游者可例論也唯兄器局不凡造詣精進自

大方山文錄卷之四

十一

何昇

是有數人物鄙人潦倒何足以追逸駕而兄顧拳拳
垂愛感荷感荷春間入浙每見自閩來者輒問起居
知教鐸所孚士類興起每圖通候苦無便役乃辱專
使馳辭殊愧先施益增瞻聽浙中自昔多才之地僕
豈敢有所軒輊但近來士子聰明俊偉者十僅一二
其諸綴緝浮套相扇成風雖文辭末藝亦多非由中
之語一及格言正論則相顧錯愕此非有大涵養大
力量者恐不能幹旋轉移也鄙人非薄振起無由如
蜚負山唯日惴惴耳將何以辱兄之下問哉使者告
行唯願益崇明德以慰斯文以光吾道千里相隔無

任注思亮之

與李羅村兵憲

曩在白下朝夕受教愛既守制家居又承枉過此情此誼何啻肉骨數年來踪跡不常遂成間闊時一思之不勝惘惘前吾丈在江藩時某在都下值建昌孫典史行曾修啓附候竟未審達否邇來吾丈聲實益隆遠近稱述不惟齊魯倚重而大羊窺伺之心亦將賴以喙息干城保障寔天下之所向往也其憲拙疎庸碌碌度日而越中變態不能調停無足爲高明道者即因濟軒公行便附候起居暑冗草率不一

不才吳錫奎四

士

上少湖相公

夏初聞公入相賢者無不稱慶謂吾道光亨中外有賴而積久之望今始得慰公私之喜豈勝踴躍特以行役奔馳遂羈問候仰望台垣無任瞻戀其違教二年辛苦萬狀髮種神疲百凡枯槁每思二十年來屢遭排擯輒荷扶援今公論思黃閣密勿翠華而某乃衰落如此自分不能備溲渤之用矣命也何辭此中情事是難調停浮言妄非只尺同異唯恃有此心在耳固不敢恤也但憶往在屬下將有此行公請再當審處當時思家唯圖便道一歸今悔服先見無可追

矣茲因竅僉憲行便謹附起居寇古雅恬靜二十四年科第僅僅若此蓋可與者敢托以布微悰恃愛率爾無任悚仄

與尹洞山宮允

違越光儀倏忽二載知已難逢勝聚易散衷腸默注常在左右不特一日九迴而已客歲杪秋忽拜瑤篇華劄開轉啓函捧誦錯愕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月時也每有感創則輒一歌之足舒憤懣矣今年夏初復承教諭反覆詞旨愛益加切匪直記存而已惟公貞心粹養玉潤而栗賢愚受益良後翰誠大受遠

不才吳錫奎四

士

施之器自是如此僕本非才性又粗率雖痛自省又一遇不平乃復吐發此中風俗更不相宜其亦何心廉鹿之性日思豐草唯有去而已矣人情時事大段可慨不知作何究竟挽回旋轉恃有公等惟厚自珍攝以慰素望不悉

復李石鹿太史

京師數承寵教殊慰素心瀕行更辱款餞寒夜秉燭接席對談備領高誼遠越以來時切瞻企但行役匆匆久失裁候徒抱寸心耳查生至獲拜華劄仰荷記存且聞玉節榮歸仙旌在望維揚士人咸羨登瀛益

知興起矣某叨學職化理無方作人寡效日切恐懼
思得近來士俗漸趨唯有講學一節差可人意中間
雖或不能盡踏實地終是知所向往有進步處當時
與公靈濟之會雖聚散不常畢竟亦覺漸有思此
中浮汎不情且未敢言及維揚習尚原有頭緒公歸
振作當益興起無任願望科場漸近校閱不前冗中
附復不悉

復趙方厓廷尉

某菲薄不類迂顛忤俗惟公厚德高誼每略述而原
情殊切感荷昨承翰貺仰見記存恨不能一接顏範

方文錄卷之四

十一

以罄衷曲留都雅勝暫羈道駕鳳臺牛首驚渚燕磯
足稱徜徉矣海濱多警近來諸公經理守禦漸有可
恃貴省預秋試者多相知之士而令器偶遺豈亦有
數達人大觀諒勿爲意也某以多病昨上疏乞歸又
爲當事者所阻碌碌度日無足爲高明道者使有行
便草率附復不一

答駱兩溪太史

久不接顏範恒切瞻企每於人士間得公起居誠足
以庶頑立懦不惟同年之光寔吾道之幸也去夏過
貴郡匆冗中未能進謁以遂請教之願至今抱歉即

承手翰已領所諭但令器還湏出考中間去取糊名
編號決不敢一毫着意也若以今壻之故遂阻其進
恐亦未安某平生拙顛凡對人不敢不以直告以此
忤時但於我公則又非所當避草率奉復幸乎亮之

答陳玉泉僉憲

不見吾丈久矣此心瞻仰曷有既極前得邸報知從
者按閩日望道出武林冀一相見遲之不至將謂別
有便道頃得手劄始知又惟憂制竟失奉慰僕服後
一左疎隔如此因思往年日與吾丈倘佯於金陵諸
勝恍若夢中事矣人生碌碌百年光景嘉會能有幾

方文錄卷之四

古

何

耶悵悵悵悵僕精力無復往時浙中諸事踈略極多
罪過不知何以自免委曲於利害之間自分不能若
道理上差錯望直言規誨庶不侮平生相許之義來
幣因在旅中不敢拜領附使返壁嘉翫當奉揚仁風
矣舟發西水匆冗不悉

答王敬所提學

鄙人無似承乏貴省學政兩入赤城備領前哲行義
如台學源流所載者真所謂多賢之地也既見金石
兩公面領高論不啻古人再詢諸士謂更有敬所王
公生雖未覩光儀而向往之心蓋已馳于象郡矣即

序華輟殊慰瞻企因在孤旅厚幣不敢承領謹附使返壁署冗中草率奉復未盡欲言

復陸東湖少保

曩在京師多辱雅愛佩服不忘入浙以來行役匆冗有失問候恒切抱歉即承華劄捧誦再三如覲光範惟明公經綸宿學廟堂倚畀宣猷効惻日晏不遑顧於其猶荷記存感激激貴省多才之地中間事體非經世諳練者不能調停非才荒落鄙性粗疎不能盡如人意獲罪孔多高明有聞願一察焉當自得其情矣便中及此更希教之

答鍾吳江季烈

去秋嚴州別後時切注念春來擬吾賢觀政既久且奉差勞苦必得選首竟爲吳江豈亦取選時目之數目耶雖然楊文貞公常恨不得爲縣令寔以爲於及人莫如此官執事與文貞同鄉而平生志在康濟固將於此乎發軔矣况吳江爲東南大邑財賦力役倍於他方而民繁好訟非得賢者爲之不可且去浙不遠早晚可以通問亦覺少慰鄙懷即承使翰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近曾受通家之愛日深一日何以當之但二兒出疹只尺不能一見此心如割草率

附復嗣容另啓

與王槐野翰讀

前歲京師特與公隣對月論心臨風舒嘯不問閒冗無間朝夕此其意氣雖公與僕固不自知彼旁觀而訾笑者何能測識哉行役浙中遂離左右二年來有時獨坐恍若對公固不啻夢寐見之而已去秋邵生南還得公寓劄啟函讀之人情物理持論殆盡機迎神鮮不覺坐馳又豈特觀函關之紫氣西漢之文章云爾也但中間獎借不敢承當亦不敢自妄謹奉以周旋期不負公而已柰心無窮而力有限邇來所遭

方孝孺集卷四

夫一

殊自愧汗公亦記當事者初議平本以學政遂屬於僕僕亦以學政耳受不辭比至地方文衰俗陋自以爲是已成銅疾僕以庸醫不能鍼頂研育洗腸滌胃坐視其昏憤顛躓發譴見鬼則既無策矣且又海上豪俠招集不逞引致島夷統衆數千隨潮上下所至城邑焚燒殺戮子女金帛劫掠一空鼓譟所向無敵當者僕於其間又不能設一方畧建一論議以爲民捍患積骸流血徒付歎憫昔人所謂飽食終日與下民一致耳將不有負於公之所期待乎近聞公掌翰留院比之北都若非要津然實係我祖興王之地

成憲可資采錄而山川佳麗要不徒止供游覽也公其有以見示乎小兒近魯以試事入城特命候謁門下尚其以猶子視之不吝發蒙之教至望至望

答石玉溪都憲

今子承為至辱手書懇切足知道義之愛僕亦謂提學官士習民風所繫故不敢啓倖門以壞人心術不意竟以是獲罪大友至有在京師詆毀者謂僕朴責諸生至死浙中雖有造言之人亦原無此說不知四三千里外何人更復為此也昨過貴郡見一所公亦甚相諒古謂善者好之僕雖菲薄然受二公之知則

方山先生集卷之四

十七

何昇

亦可以自慰矣鄙人雖不能謝絕世味然於宦情則寔淡薄行使止尼固未嘗少留意也彼何人者挾此腐鼠以恣恐嚇亦何為哉此固不足與辨亦聊以對公一笑耳陽明祠在紹興者舊以新建伯題額余謂陽明之所以取信於後學者其重輕不係於此故敢更訂直書曰陽明先生祠此亦一時鄙見公乃以碑文見屬則僕之淺陋豈能窺測陽明之蘊奧而贊揚其萬一哉若其格言至論散在諸集或有一二攬入者他日有暇當盡為校閱彙成一編公亦當不吝往復用相質正可也今子在省時科場事冗遂失奉復

茲因便役附此區區請教之私總夫能一一嗣容再布

答孫明軒憲副

憶昔布衣長安即辱寵顧乙未工曹益承垂愛二十年來不敢忘也使蜀旌旄即能捐去野服長嘯遁入山林目前如公者能幾人哉可為吾道光矣鄙人拙戇多忤時俗播遷之後從事耕釣者已五六年乃復有茲役殊自愧汗即聞有人騰謗京師將為驅逐之計不知麋鹿之性日思豐草科場事畢即當圖歸吳越山川密邇相望扁舟大笠公能同我游乎去夏過秀州甚欲見公不獲如願即承翰使殊荷記存孤旅無家厚幣不敢承領附使反璧學規附呈請教歲事匆匆將渡東浙據案草率不次

方山先生集卷之四

十八

馮邦

答李同野憲副

客歲一見遂成闊別前發武林無緣晤辭不勝瞻憶亦知吾兄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頃辱專使連得手教兼拜嘉貺殊慰鄙衷僕本迂疎况視浙中學政知不能免但此心則不忍有負平生故遂勉立師模冀回士習而人之好惡愛憎真不遑恤今得以全軀而歸終於樵牧回首畏途自幸多矣惟敝地去浙不遠

海上之警時復有聞諒兄規畫可保無虞即見邸報中章疏慨切天下有人非薄毫金真足自愧更復何言小兒亦承念及通家之愛感激感激今即近來想日有進益吳支二生如何惟兄統成之耳使者行速值對客勿冗不盡

答趙方泉提學

某以樗櫟之資自甘廢棄久矣前歲不揣復出補南宮司屬馴致承乏貴省學政私憂過計謂此官爲士風民俗所繫較諸一職一事者更覺不同故日夕兢兢唯恐有負而卒不能副乎衆志者誠才力之不逮

方丈錄卷四

也若此心則豈敢欺哉茲歸敝廬雖不能擬王仲淹之讀書談道而偷閒自便此生亦過分矣我公方持教鐸振我南畿不以鄙人爲戒遠辱使翰反若有誤取焉者區區雖不敢當而世道則真有賴也感服感服瞻企益勤末由躬候聊此附謝語多拙直亦恃愛故耳亮之

答張水南公

三歲浙中服役諸郡家信罕聞昨得放歸次兒長孫先已中痘殤去懷抱作惡遂失候左右乃辱手書垂問益見厚德每事先施慚感慚感且聞所苦亦頗相

類殊爲愴然行路自古稱難于今尤覺叵測即返初服學稼灌園聊以卒歲韓子所謂幸不爲人所戮足矣又何言對使草率奉復一二情事詞圖面承

答劉白石憲副

郎錢張三生至辱高文寵示披誦再三上薄秦漢草堂生色矣但獎借不敢當耳僕入仕途垂二十年迂愚直率多忤鮮合涵養未深自分終晦雖亦預吾丈年末而南北睽違近始傾蓋不意相諒乃過半也感服感服射圃亦倚藉完刻多荷留情豐草長林每醒午睡輒登臺眺覽如見顏色想公懷抱彼此相同固不必合併爲快也諸生東歸草率附復不備

方丈錄卷四

與周江即

兩年在浙塵垢滿衣每一對公則若洒然滌去去冬病卧辱公特過榻前從容數語不覺沉疴頓釋是迂僻之性蓋不可一日無公也今春聞報即歸不及告別而瞻忽之間則常在左右內外兩忘超然物表熙熙春臺公其獨步矣僕邇來無事莽坐林棲惟雌白黑亦一切置之特未能時常對公質正猶覺惘惘耳俞生近思歸過武林謹託問訊便中幸示一二

與楊會江

盱江別公倏忽七八年矣。可勝懷想。庚戌京師曾見尊翁。謂執事且至。晨夕企望。遲之不遂。遂有浙江之役。既鍾季烈來。謂鄙人出京之明日。而公即至矣。益增惘惘。昨公謫滁陽。而生亦以迂拙。竟謝事歸來。望醉翁豐樂相去只尺。而懶散林簿。不能遣候起居。即因少林僧使。聊附以聞。庶見拳拳之懷耳。僕與貴游不通書問久矣。然於公則不能割去。亦以公能不為世俗態也。餘惟珍重。以副鄙懷。是望。

答馬谿田

甲辰龍江別公。今且十年矣。瞻憶道模。無緣繼見。而

不方文錄卷四

廿一

函谷青牛。亦遂斬。不復出。曷勝慨望。中間升沉坎珂。亦曾一寄。呂同州轉達。未嘗得微記。室否頃謝浙中學政歸。終日杜門。類然蓬蒿。忽奉手製。尊使遠馳。如從天降。亟啓捧讀。反覆再三。誠不啻五千言之惠也。當世守以為琬琰。光重豈有量哉。敬叩使者。獲悉起居。嘉謨天培元氣。錫公上壽。為世儀刑。海內士人。罔不忻願。矧其受公。知其為慶。忭又當何如。古之君子。得志則其道行。不得志則其道明。惟公平生著述。將必有次第編輯者。倘有便書。敬以示至望。至望即今東南海寇出沒。草竊乘釁。民鮮寧居。不但力竭而已。

杞憂發恤不能一一為公道也。唯冀順時加攝。以慰斯文。

與孔文谷

乙巳雪中。公顧我於錢塘江上。且携觴痛飲。意氣慷慨。別後途中。作一詩書于赤壁卷尾。寄上。竟不得達。昨在浙。仍索而得之。即因谿田使者之便。附呈記室。庶以遂初心也。公近來著作必多。且關中山川雄壯。西京風氣。猶有存者。為助不少。有便幸勿靳示。教生迂疎淺促。再出再還。無足為公言者。茲得歸。即遽竊自慶。幸而平生貴游。亦不敢一字相通。唯公往日之高誼。則寔有不能忘者。故復有此亮之。

不方文錄卷四

壬一

答史沈村都憲

松陽縣志序

節鉞臨常。甚欲超謁。緣自浙歸。日鮮鞭策。林栖草卧。遂成頽惰。寸心快快。則猶冀從者。東巡當候諸道左。以展平生。然亦將進超超。未敢必也。忽辱華箋。豐贖俯賁。丘園仰見我公。誤愛之誼。過厚之情。迂疎鄙人。何以承之。唯有感荷而已。往時西北兵戎。東南轉運。經世者尚憂民力之竭。乃今海島江洋。寇盜出沒。而村落無藉。又且乘之而起。蓋兼有西北之患矣。唯公沉毅練達。遠近素孚。將必有蕩平鎮服之策。願猶虛

懷謙已詢及芻蕘益可見公周悉萬全之至慮誠今日東南之干城師帥也但江洋之盜借勢於海寇而海寇之熾則寔始於浙東浙東門戶也蘇松堂室也蓋必謹門戶而杜其所入之路則堂室可以無虞不知浙中當事諸公其又何以處之若其始之所發端則固公之所素知而區區所不敢言者也然亦莫可追矣如何如何歸來杜門未敢預聞世故恃公之愛而杞憂發恤不覺又發狂論唯公擲之何容乘便圖見諸惟益加慎重以慰士民不悉

答吳寓菴

木中集卷中

書

何昇

客歲承枉過草堂天已向晚剪燭數語匆匆別去父闢之懷未盡傾倒無任繫戀每欲奉候考槃以分寤寐之樂而靡廋之性不便城市竟至偃蹇京師書問亦久不作令器子言處遂成落寞殊負通家之愛昨羅村訪我山中始知高駕已出考槃頗為猿鶴之訝然亦知非兄所好也即辱手劄具領至情但所云新報則不敢聞命鄙人拙直不能委曲時事且凡百認真直前做去為世所憎者不啻嵇康所犯而已苟全性命待盡首丘亦竊幸矣豈宜再出兄謂少舒公論何獨不諒私情也恃愛敢直致左右狂奴故態只此

便見難改金陵佳麗儼部清幽自不妨兄此行或需大用以展平生或遷轉圖歸終遂高尚惟尊意何如耳使者去速草率奉復垂念厚情惟有感荷而已臨楮固不能盡述槐野兄相會幸為道意壬子秋曾令犬子奉書未值持歸早晚當再布也

答曾汝道

浙中一接顏論知為道器既屢讀高文多受啓迪正資麗澤以圖興起斯文不意人事不齊遂成睽隔良朋難遇勝會無常從古已然可勝歎惘昨聞召入將謂必居禁近以行所學竊為吾道之慶適承使翰始知南補然留都係根本重地而兵曹有參贊之委似亦不當以散局視之也矧地方多警民物殷憂贊司馬以惠南國正執事今日之事區區鄙人草卧林樞實切仰賴恃忘形之愛敢直布諸左右幸留意焉農事方興未及遣人奉賀諸惟鑒亮不一

答王槐野

士君子誠有利於天下雖摩頂放踵如墨子亦所當為不然則一毛之拔自是可惜蓋不獨楊子為然古之至人如彭錢觀井腰索覆輪猶恐不免其兢兢然愛身若是乎其慎重也是豈私其身哉誠亦知是身

之有用而不可以輕試也通乎二三子之見而吾道之時中可會矣公試觀今日之井可易觀乎僕昔爲縣令爲考功俱矢心從事以期不負平生固衆所知也然皆幾於不免昨在浙中痛其俗披文靡慨然一爲整理亦既略有頭緒矣間有一二不能鼓勢行私者遂曲爲諛搆以致垂成輒輟區區一毛漫然拔去置之無用若再不知止此身寧有幾哉僕是以甘心裂冠毀冕而戴笠荷蓑終於山澤之癯無悔也公乃舉遵嚴王子之說謂不若出而勉効功業此固見公體悉之至然亦涉於諧謔之嘲僕謂江左雖僻在一

本志錄卷之四

廿五

論

隅亦代多傑特春秋以降未暇悉舉若唐之陸贄宋之鄒浩范仲淹則固庸人孺子之所共知也唐子亦豈肯偃然居於其上哉特王子之自道耳公固不當置疑於其間也僕候天京尚當至雨花臺谷與公一見然後徧游寰宇山川以畢此生耳公其信我乎

附王槐野書二首

頃睹邸傳凡調徙方面仍領原銜除前日之令矣如是公且可出以明吾志夫世事浮雲造物小兒未有大男子與小兒鬪者也白衣蒼狗斯須改變自昔人固嘆之矣公號稱犖犖曠覽之士獨奈何不審斯道

乎富菴公言公遠栖林莽之間蓋二年履跡不入于市客有問其慮者輒匿而不與接則乃古人鑒戒之意矣然此但可異于凡流要非所以通于大方之體也所謂大方之觀者譬猶之神龍潛則蟠于九淵游則橫于四海潛見大小不可形求不可定擬故孔子取之以喻君子貴變化之義耳若塊塊守一隅自以爲操是以往即可立名當世此乃道傍槁立禿木耳彼其陰且不足休行人矧以上栖九日下覆八埏能乎願公改絃勿用之以釣音焉吳中古稱才窟然音雋者不數數見遵若王子自言自季札子游以來歷

方志錄卷之四

五

何

數千歲而始有荆川唐子者是乎其難且疏也今唐子既出而公復欲以禮樂文章表見于世恐山川精華不能分而爲兩不若順遵若王子之意去之而勉効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振靡敝而抹瘡痍亦庶幾哉於當世之治可與前行名臣比踪矣今時已暮暮新水灌渠宜即理楫北邁酬知己之私若肯軫懷離緒枉帆燕子磯下僕當撥酒一斛走大江之濱而觴公不則亦任所由而已

又

使者來時適長女之訃至旅况既惡而重以是苦曾

緒播曳譬若懸旌奉公書詞甚款懇委備僕徒誦之不能且答也第當其痛苦時度無以解乃輒取公集讀焉讀二一首忽復解脫然失手則又復苦矣僕謂劣焉能斥公集哉則是麗服而加弊冠也不宜然念今之修詞之士徧滿海內至若公集云者固必傳且可久遠僕亦欲托之弗朽則安可引却不為任哉卒之當効役也少遲之頃僕欲請告去矣不能與公圖一面之晤矣僕有刺心之痛如藥之毒故乃割情聲利之塗耳若公則不宜輒有也秋至水平宜即擊舟北邁造物以小兒玩世人世人亦以小兒玩造物可

大方廣經卷之四

七

字

也所惠策問及教浙條約咸斤斤當實不華要之在變靡俗敦實學不辜任使而已然此越人高者亦能言之不掩其光獨公廢之子不理耳傳曰禮義之不愆遑恤人之言公素稱自信弗惑之士獨奈何用是區區軫孤憤之懷邪語客其事徒傷心腎獨坐咄咄又為造物陰笑之不如蕩胸結舌更圖表豎之門斯亦可以垂百世之譽矣僕觀公之志獨不得伸于越自餘所至即可致顯名毋持二慮且行且止倘天從人欲得假旌節入關僕當持一觴于關下候之矣今嗣茂才附此問訊望之慕之

附元老介翁書

今世俗務毀人鮮成人者弗考其人平時操修樹立何如而輒聽信於愛憎者之口難乎其為士矣吾輩不能維持豈可辭責然且脫此境亦所以保全公也降級例已寢不行茲當赴部顯企一至可得良晤也因惠老行附此奉問不一不一

表復介翁

拚自浙歸杜門荒楚者二年矣不敢一入城市雖平生儕輩肯問顧者亦僅僅一二初秋六日乃獲拜老先生正月十七日手劄恭啟捧讀溫言俯諭垂察曲

老老無卷之四

七

字

成雖至自惠老如從天降驚感交并不知所云竊惟老先生為國元老主上倚畀調鼎禁中直廬西內贊襄啓沃夙夜不遑乃猶留情晚末此豈三代以後之事哉昔韓愈文起八代道濟天下尚伏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得通以退之視析何啻土苴矧又疎鹵怠惰四三年不獲一候起居反屈台嚴遽賜接引若恐一物不得其所者即此以視貞元之相豈止萬倍雖古勤於吐握者恐亦未肯如此也此其感戴何能言喻但薄福積愆動輒得咎輾轉於中自分終晦今再三思之有老先生為之培植而猶萎靡不振與

草木同腐真天地間之棄物也秋水灌河擬將理棹
伏候門下以聽進止干冒奉復無任惶悚

與吳澤峯太史

往歲京師甚受教愛離遠以來未嘗忘也既泰華峯
歸浙獲拜手劄錄荷記存壬子冬重后峯入京曾附
啓奉謝未審達不惟公石渠清暇涵養日深毋思就
正以開離索忽聞使節榮還竊幸請見有緣索因避
警流移感暑病腹未能即遂初誠謹此先候起居嗣
圖扁舟湖上以申夙抱也五月初六七間地方幾於
不免毘陵一路賴貴邑城守障蔽稍延時日即聞當
路有異同之論公當慨然一白庶使士氣不挫自茲
以後更有賴矣利害切身敢一及之餘容面承

本名錄卷之四

五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四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五

書二

與涇野先生

違教以來奔走塵土夙夜惕厲惟恐顛墮有負教言
然不能振拔殊覺愧赧日見朝命進公祭酒君子
稱得師者同然一詞此寔世道將泰之機非直門牆
之幸也應旂近得外補滿擬途中得一會晤昨在濟
寧復遇尊舟不勝忻躍而從者已先謁闕里遂不相
值聞輿從自張秋登舟因關河阻塞旅次多艱不能
再轉一候北望依依莫申候問惟順時順養以副海

本名錄卷之五

十

內士人之望不具

答沈御史

貴邑缺令已久不敏初至勉強支吾方有頭緒不意
執事輩乃過為獎借以致當道誤信不敢當亦不敢
負也但舊務紛積內頗粘帶而上下之間又多難處
伊川云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也唯是冗雜度日有
失問候而朝夕之間寔切想念非久疎於君子之門
也張友至乃辱手劄下問益感不遺而中間議論切
實不為世俗寒暄之態高誼雅情佩服佩服澤暑塵
囂草率為復益增惘惘

答王嘉江

京師一散相聚未涯萍水浮蹤渺無定處俯仰與懷無任感慨忽拜良使手書殊慰客况僕本迂疎世情落落親民重任寔是不能兼之慈谿缺官已久而其間情事頗費區處得罪於人不可縷數執事顧乃過許豈傳聞者過其實耶且厚德譙光千里下問此執事之所以加人數等而非時俗可及也東陽之民其有賴乎大抵人之一心天理完具率而行之雖不必事事求合要亦思過半矣其諸成敗利鈍本非人力所能與者正不必計忝在年末感荷先施不覺盡布衷悃非敢喋喋於賢者之前也亮之

金鑑卷之五

二

何昇

答錢給事

鄙人拙直叨令貴邑寔是不遑而此心耿耿誠不敢暴且棄也唯是半年以來備知人民受害之原前令受制之故多係豪強交結勢使及與上官之胥吏締交合黨根抵盤互逐難整累年官府或見之畏避或藉爲爪牙致使文獻之邦久蒙刁黠之號而閭井亦坐是蕭索困踣也僕不佞惟求本心之安不顧利害之及前項惡黨頗置之法而上官之有要求以賂權要者亦因民貧無措以義卻之近來上下覺有相

忤程伊川所謂不容而後去者僕亦唯有去而已矣累辱華翰過蒙獎借感發昔陸子靜與其邑陳倅書有敝邑三虎已空閭巷歡呼之語今唯見執事念及於此可以觀高雅矣使者南還正在匆冗援筆致書不覺慨慨甚少函蓄唯照察之

答鍾石先生

某拙慙不能徇上官之意七月中已遣人具奏乞恩改教未蒙銓曹復本奈何奈何前日慨行路之難輒欲徑辭歸去後因巡按慰留故復寄寓西湖山中待返縣之日將復再申前疏也千里之外過勤憂念諭諄切此恩此義不知何以承之使者還敬此附復少慰垂憶不具

金鑑卷之五

三

張邦

答葉教諭

不敏迂疎疾病纏縛而事勢所遭且有不能處者計心田野鼓舞太平乃吾分也再三請諸當道不蒙見允將行未可留滯西湖山中雖風煙景物朝夕萬狀而孤客萍蹤不得如執事者一共吟眺誠不忍獨樂也大抵天壤間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奚戚奚歡百年之後雖巧拙不同畢竟同歸於盡耳所恃者惟此心真不愧於本初使會中灑然無所挂礙庶

或可爲他日受用之地也便中附此代晤亮之

與周子垂

家僮至九江得手書委曲甚慰客懷但子沾竟至不起此何說也聞之流涕時廢寢食良朋凋謝人才可惜尚賴吾友與一二同志經紀其家俾孤寡不至失所慰慰存亡前曾有柬致應德聞在宜興童子憚於往來遂不得其復書尙相會郡中統須一論遠惠巾幘甚適納涼之用江郡蕭條竟無所寄如何新秋尚暑揮汗草草不多

與徐波石

方史錄卷之五

四

何景

其無似此心耿耿惟恐類墮自惟坑塹每聞海內同志輒欲向往庶幾得一準的雖本來面目不從外得而夾輔鞭策眞亦不可少也則仰道模殊切想像頃旅次潯陽邂逅德卿年兄論述盛德甚詳以爲得先生其人者而朝夕與游足爲砥礪矣斯道在天下常如一日而汗隆之幾寔有可畏吾道異端間不容髮義利之辨只在毫釐謹托德卿就正有道天涯瞻望無任依依

與吳峻伯

慈湖荒旅淹辱高賢聯牀論道把袂盟心彌月之間

遂訂百年之約寒臘催人河濱送別彼此依依
散去僕平生簡拙而意氣所孚如吾賢者眞無一二
想慕顏色常於夢寐中見之此情此誼可與知者道
也去秋今春連得高捷之信而因伏江州竟不能遣
一人奉候殊恨殊恨頃邂逅故同年陳虛峰於江上
聊附數言虛峰篤志理學朋友中不可少者倉遽中
不能盡言會面未涯望更努力益加珍重

與王樗菴

方史錄卷之五

五

何景

曩歲京師多領高論常憶兄惟恐不得爲有司以行
親民之學此正儒者好作用處日來所聞德政信無
負矣僕之不得終役慈谿亦伊川所謂不容而後去
耳實非縣懶兄亦曾聞之否九江荒僻久不得相聞
頃因高生歸便率爾相聞建昌之政凡在得爲幸專
制之吾人所遇本無定處到手即施雖一日不可放
過何有注選權署之別也高生學亦向進併希賜教
一二

與羅念菴

昨寓豫章試院過承枉教易簡切實從容灑落令人
躍然而竹林朋聚一豁群疑向同會諸君不免墮落
言筌者亦自是覺有省發矣所恨者此會不能常爾

今春入留都雖交游滿前不無離索之病大抵不隨衆雷同則異言淆惑未見確有定力者任道擔當以倡明此學願執事無所推避可也久無便役有失候問茲因公差人去聊致起居望執事有以教之

答任五岳

春中得邸報知從者西歸歎惘無極恨不能縮地一見以傾倒衷曲也海內人物如公有幾今再踞乞休致爲忌者所中然竟得布衣長往不失初志亦自足以洗刷塵氛挽回末俗矣視彼外爲碌碌而中則逐逐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哉此寔天下之公論也某

方丈錄卷五

六一

無似得一南部已爲過分但無實而受虛名恐亦未免爲衆嗤笑歸來一念時發于中而老父七十未沾一命爲人子者既不能以道義顯親于此自不能不仰體其情爾肝膈之言敢盡發之山川限隔相見未涯使者告去神與俱往

與徐少初

明府下車新政日著乃知儒者作用自別而王道感人未嘗不速也今天下人情多不樂爲縣愚則以爲與民最親易行所學莫如此官武城單父之治何嘗一日不可復哉敝邑得公眞士民之幸也但數年以

來舊俗日漓而返朴還淳切有望于執事寒家清素一二宗黨自合安分守法如有以賤名來言者皆妄也痛拒而嚴斥之庶見愛人以德之盛心而鄙詐者皆知所懲矣此尤正人心厚風俗之一大機括也久不通問左右非自外于君子實恐付託匪人反藉是以爲進瀆之階故遲之而不敢發耳茲因詹郡博東還之便敬附數言以承起居唯高明亮之

答艾冷溪

令友宋子來獲手劄甚慰想念宋一見便若相知看起此種學問眞不可以聲音笑貌爲者近來群聚論

方丈錄卷五

七一

學之士在在有之求其眞實直截一劍兩段劈去私意一從天理上做工夫者蓋不多見吾恐講來講去打成一片人欲窠子將來人心日壞世道日卑未不自吾輩貽之是則深可憂也同志如兄溫雅超卓立定脚跟硬着脊骨務俾幽獨通于神明心事皎然日月庶直前進步類皆實地矣僕迂疎類墮甚少規誨鍼砭之友所望于兄者不淺道里稍隔亦不可不時賜警策也彼煦嫗稱和之徒竟何益哉正氣血氣自當有辯兄正不可視浩然爲東漢氣習可也使人去速值吏冗草草便中瀆示一二

與薛西原

其嘗讀書見古之仁聖賢人每恨時不相值而徒慨歎遐慕想像其心冒面目也乃今幸獲與公同生海內往往從人士間聞公行義見公製作拚獨匪人能無情乎但少即奔走科舉長途因仍祿仕汨沒風塵未能脫然以去從公于濠淮之上而此心切切則未嘗不在左右今年秋汝東原至辱示所注老子因得公近來起居甚詳且謂公閒居每語及不肖益與向往不知何時遂得請見無任馳情也老子中間尚有可商確處唯面論乃盡茲託東原附候記室諸所欲

大方廣經卷五

八

何弄

言不能一

與章介菴

客歲初聞考功之報自謂得朝夕左右細聞精旨庶幾憑藉有地不期陸路抵家感寒受勞瘵火遂發今春二月始得到任而從者已先一月行矣悵惘瞻企如何可言既從行官吏回自公所兩得手翰教誨真切時一展誦省愆寔多其惟今之駟驚聲利者固不足論其諸以講學論道為名者則又多所可疑如我公踐踏實地卓立不渝誠足以匡世範俗乃今復有督學之命實為關中士人慶矣或謂公宿望久勞不

宜置之藩臬此固可為愛公者其不佞竊謂與其得一京堂而無所建明孰若為一方師表以造就人才之為愈哉官之內外淹速正不必論也我公固深於道者就敢以是質之公稽修候起居茲敬專吏奉問便中幸教一二關中行期道出何所統希見示呂涇野先生生嘗游于其門頗受見知會間煩從者一道及之

與崔后渠公

日從者啓行旂值病火不能追餞江上多負雅愛小吏還自揚州辱華劄高篇示教深愧晚末無似乃叨

大方廣經卷五

九

何弄

誤知如此其何敢當中間規勉之訓敢不佩服但慈湖學辯之序終未解尊意蓋慈湖之學出於象山說心之精神及人性本體推究其極恐未可遽謂之禪也涇老別自有見諒公當終不以為然特愛敢略附左右俟當細論請教天氣尚暑萬萬珍攝

答蘇舜澤提學

豫章獲瞻光霽實愜素心柰行子戒途不能從容領教未盡之懷至今耿耿辱賜珍稿示類喻志別與幽風雅之餘真足以上下蘇李而吞吐曹劉矣繼又每從新刻中見序文諸作俱有省發想像儀容恨不

再觀頃拜手劄速勒千里兼審道履光亨江右士類
大荷陶鈞此寔吾道之光也感慰如何可言但舊時
一二處生徒頗尚空談流風習染漸及省下近來想
皆務實矣此蓋世道升降之幾望執事更加之意鍾
生崇武即荷甄拔預有榮色外學門記一篇蓋往歲
建昌師生所屬今且三年矣近聞公大書其楣且辱
督促故先後借重亦以表景仰之懷耳三月前已寄
還該學願有以教之

與張太守

荒旅苦無便役久失候問日啟同年盧子來傳言我

六方安錄卷之五

十一

何昇

公欲爲生建立坊牌及趙子書至亦復云云此固執
事盛意但菲薄生世垂四十年雖頗知自勵而進寸
退尺無毫髮補於士風民俗其何足辱公之表揚以
示於吾鄉諸士夫之後哉況今歲歉民貧願公已之
誠心直道不敢欺也仰祈享亮

與張龍淵先生

違越道範倏隔夏秋吳楚天涯曷勝瞻企自唯菲薄
托跡門牆數年之間世途相阻去冬歷春僅得事我
公於南署沃聞教論受愛特深此情此誼唯可與知
者道也詎謂倚藉方切又爾南北倂倂無依遂同離

索近得泰泉朝夕往復庶慰岑寂然每一講議則未
嘗不及我公也今疆圉多故民物殷憂唯公速行贊
畫廟廊同心戮力援幽起廢共濟艱難庶猶可以挽
回耳不然吾恐數年之後不知更又何如也此固我
公素所抱負而亦天下之所仰望於公者願益加意
秋途涼燠不時更唯珍攝是望

答黃泰泉

樂失而求諸器數執事之情蓋甚不得已也壇官尤
且百計爲辭則其亡失之弊曉然矣不識蔡太常能
解此否昔夫子在齊聞韶而李子適周得盡觀歷代

六方安錄卷之五

十一

何昇

之樂當時不唯器數之末而聲容之盛亦尚存掌樂
之官然猶不免有先進無徵之歎若在今日則又何
如哉即承見約明晨再往以愚見論之似不必行矣
容相見再論

與唐荆川

八月間得尊翁書知永州宦况甚適但反覆言道險
難行寧托轉達謂決不可往又有家書一封隨即附
上不知執事見否愚意亦謂天寒道遠慎動慎動若
以定省久曠則唯疾之憂更宜體之翰諭問學只於
性情中求之此寔至教執事高明峻潔工夫易簡如

此足矣但鄙意則謂踐履上亦不可一息放縱然則荒唐無實如近世之論學者於知行忘助辨析毫釐而義利大防則甘心潰決而不顧未必非邯鄲之步累之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新春元宵前後當得相見傾倒庶幾得盡

與唐漁石公

其無似逐隊秦淮虛度時日仰瞻星嶽寔切歸依昨歲遠辱瑤篇寵及老父舉家感戴恨微役所羈不能灑然脫去從公於九峯五溪以遂平生之願耳方今有世道之思者咸願公再出以濟艱難而公且戲綵

大方集卷之五

三

何

橫經悠然自得東山安石浴下溫公必有定見固非晚末所能測識也茲因太學生休寧胡大器趨候門墻敢附起居大器朴實無華蚤歲與其同遊涇野先生之門仰慕我公道德文章非一日矣伏乞閣人與進恃愛上瀆

與陳澄江

數年睽隔僅得秦淮一會遂又別去惘惘踰時繼聞擢憲三晉便驛難逢益動離違之想頃拜翰貺始知以入賀歸省若兩月前早得此信則僕當家居以待乃竟失機會殊爲歎恨邇來疆場多虞正臣子效力

之日今秋暫寧未可高枕唯願執事董贊畫戎務以爲久安長治之計方今之事莫大於此毋讓毋讓他日晉秩巨寮雍容廊廟固餘事耳使去甚速援筆復書莫宣積抱聞且戒行山川回遠霜露載途早晚珍攝無任拳拳臨楮神往

與徐養齋公

自公辭留都早晚殊覺岑寂秦泉雖在住居頗遠往來總不方便願公早歸況貴衙門諸司亦若一日不可無公者宜體念之近見邸報朝制皆斷自聖心已復祖宗之舊可省不貲之費天下蒼生有賴

大方集卷之五

三

吳

諒公所樂聞者也從官去速歲除匆冗不悉

與袁懋中

其無似百尺墮落獨於海內賢者輒興向往而耿耿之懷亦每不忍自棄前歲承乏貴邑一見高文知爲大雅正欲晨夕往復以資麗澤而改官疏允遂往江西鄙心悵惘未嘗一日不思接顏論也嗣見高登華擢聲實光亨曷勝慰忭每擬奉故少達衷曲苦無便驛竟致因循頻年抱歉昨姚明溪至辱手劄速惠情誼懇切謙恭過厚愧我鄙人何以當之每念士君子生不遭逢恒苦於抱道齋志君今起自徒步遂躋禁

近策勲明時追古作者願益懸焉差官去速澤暑草
率與舊積懷唯卓然建立寔切至望

與馬西玄

京邸多辱惠顧且勤龍召獲侍教論都會之中人事
倥偬而公之幽意開情較之在南雍時無異此可以
見公之不凡匪止感荷之私而已南歸正擬修候起
居而匆冗因循未酬鄙願乃辱書問遠及愧悚愧悚
所云涇翁易名一節固是可慨但古之大賢君子所
恃以不朽者更自有在當時關中尊子厚故事其爲
說已詳但公在禮堂固不得不快然耳旌固有以知
公之心矣若云世風所繫當自有主張者在從容舉
之亦未晚也辦官去便謹附候起居并致謝私草率
不備仰祈俯原

答胡百泉

某昔旅進南宮望見光儀心懷結納未幾遂服役風
塵沉淪江漢忽忽十年不獲一領願論昨歲見公籌
邊疏草經制機宜巨細周悉雖趙復生韓范再出
文章論議當不是過眞非請纓繫頸之虛談也鄙衷
慷慨益切向往以爲有人如此天下事無難爲矣不
謂當事者既已不能破格用公而持國是者乃復顧

何說此何理哉公今潛卷滁陽益明宿學於公何
負但權衡人物者似不當如此耳邇聞當宁寤寐
才賢恐永叔不當終爲醉翁而豐樂閑亭不能久羈
公之迹也重辱諸製賜教感荷不遺陳友竟不得一
見亦殊惘惘使人去速偶值吏冗援筆爲復不盡不
盡唯孚亮之

答華補菴

俛仰今昔歲月若流每懷故舊於兄更切非爲燕好
之私寔願以道義相摩勵而惴惴以墮落爲懼耳惟
兄知我久而益信持是語人未有不以爲迂者僕明

才美錄卷五

五

年之役夙夜惶惶恐人本難知才又當惜稍失其平不
惟誤人誤國而一念自詔之恨將沒齒而不能追矣
敢不愼哉兄謂宜察於愛憎喜怒而以恕行之此正
頂門上一鍼非有骨肉之愛者不肯爲此言也受
教決不敢負聞兄北上有期服官在邇世路多岐
望百凡珍重本當專僮候行而應門無人尚猶曩昔
塞拙至此亦恃在相知耳湖綿之惠寒旅挾纊使人
去速草率附謝未盡之衷更容嗣布

與鐘石先生

前月見邸報知公晉掌邦禮此寔夷喪之任而朝

廷未嘗輕授可見 聖心簡法而入相之期諒不遠矣無任慰忱其辱在門牆承受教愛至深且重恒愧無能為役不知何以自效於門下也今 朝廷之所委任海內之所屬望咸在公矣惟願益加珍重凡大典禮大制作均望熟慮而行之慎慮而從之則百辟卿士庶民小子皆將向風承德而庸衆之見不攻自破豈特門牆之慶已哉時提奉候荒次無人未能專使偶值兵部公差之便敬附起居勿遽替陳亦恃公之愛也惶恐惶恐

答林鎮江

方文錄卷五

十六

何應麟

潤州政教遠近想聞而僕之注慕更久獨恨一江之隔微役所拘未能合并以相質正我懷如何王萬二友至辱示口義昭然發蒙學田公田具見養士治民至意儒者作用迥然自別使海內司牧盡如執事三代之治不患難復雖然張子厚不用於時尚欲與學者行之一方今執事得一郡而治之體用之學沛然四達其所及豈少哉所委學田一記固願附名矧華劄懇切其何敢辭但恐言之無文不能垂遠耳容早晚具稿以呈記室王萬卓有造詣不徒憤悱益占尊教柰歲逼除暮匆匆別去草率附復未罄所懷聞留

意荒政此最目前急務餘容嗣布不具

答茅丹徒

王萬二友至辱手書真切且聞政教甚詳殊慰懸憶惟執事清才博學自家食時已卓然不群矧今寄百里之命所繫非小聖賢基本公卿事業寔發軔於此大人之志天下之慮固執事所素具但交游滿前更當寓慎擇於汎愛之中如荆川諸君或近臨几席或遠寓筆劄必有感發為益不少其諸口耳浮華之輩似更斟酌鄙人受知執事今且數年不敢以汎然相待故偶及之非有他也辱委學記當具稿請教二友卓有造詣可以占執事之化矣但渠因歲暮歸速勿勿附復不詳

方文錄卷五

十七

張邦

答劉慈谿

士人自浙來者無不道執事德政而鄙人懷仰之忱亦未嘗不拳拳於左右但道里稍隔苦無便役遂踈候問每一思之殊為惘惘頃辱翰惠益知高明能諒於形迹之外而千里神交固彼此同也慈在浙中頗難調停而執事居之上下貼服可見人心之公未有誠而不動者僕昔所行俱出一時之見而損益宜民寔切有望於執事今若此固鄙心之所甚慰也所云

諸生具呈將爲不肖立碑樹表此則萬萬不可者願
執事力止之僕居南都最樛散所宜但今承乏京考
未免取怨不知誤愛之下亦曾念及此否偶值吏事
率爾爲復請教之願尚未能悉臨楮神往

答劉西川兵部

塵途匆冗失候問懷仰高雅常如瞻對顏色其本
非拙正宜留都散局乃茲叨司京察日夜惴惴不知
公何以教之即承華劄諭以貴境士民之情乃辱高
文立碑樹表聞之駭然真不敢當蓋其自乙未冬承
乏貴邑至丁酉二月遂有江州之行計在邑者僅十

本才集卷五

本

張邦

有四月雖勉強圖惟庶幾不負此心而迂踈固滯未
免獲罪大方每一思之殊覺抱歉今又爲此適重吾
罪且今之有司不務真德實政而動輒經營虛譽以
爲身後之地及考其實蓋不免於胥怨胥誑者多矣
慈民此舉願即已之若我公過愛之情則已心領值
吏事迫促率爾爲復萬萬幸亮

奉熊北原太宰

其淪落江右即辱公知矢心砥礪真不敢負然於問
候之情則日踈簡非敢自外於門下寔以鈞衡重地
不敢輕褻耳頃聞公爲不肖辨謗感激如何敢言盡

不肖名位素微濫司考効衆怒群猜知不能免仰賴
垂亮不即加譴斥更賜分析憫窮扶弱之恩嗟枯吹
生之德其將何以報之不肖少患痰火每發輒危先
年告教正坐此疾即今老父在家子道久缺昨歲已
決意告歸偶值考功之調恐取推奸避事之咎遂因
循至今竊亦自惟人才難得決不敢一毫誤傷自速
天譴計待事完之日縱使去留允當輿情快愜亦當
徒步歸田以謝去者之怨而禍且不測命也何辭但
公爲官擇人爲國任怨求諸古人蓋亦難之其雖即
填溝壑而銜結之念終當耿耿不泯也茲因公差人
便敬申起居無任惶悚

本才集卷五

九

張邦

復石塘聞公

辦官曹章至辱手教真切無任感荷但聞尊體違和
旋即平復驚喜交集所諭唯圖歸計此固是老先生
有感之言亦望真興此念蓋今京師百寮皆藉公以
爲具瞻或有所恃而不恐或有所畏而不爲而詰奸
刑暴其禁於未發者蓋多矣旂事公於南部歷四三
年辱公誤知諒不以爲諛也即日考功之調當益矢
心從事庶幾報公之知其得失毀譽已置之度外久
矣來教揭諸座右晨夕觀省斷不敢負即因公差人

便附致謝教之私伏惟順時珍攝至望

荅林鎮江

天下事理未有誠而不動者亦未有偽而不敗者古聖賢千言萬語亦唯教天下存誠去偽而已矣其本無似然於誠偽之間竊知懼焉二三年來每見鎮之士民輒頌執事實學實政此豈可以襲取而強為哉今天下為學為政者欺已欺人淫朋立黨壞人心術動貽民殃有人心者試觀此輩能不痛哭流涕者幾希此情此念可與知者道難與衆人言也某適以不肖之身謬膺考課之責天日照臨君父在上豈敢

不才書錄卷五

三十一

何昇

復為身家之顧慮世俗之調停哉今正在端端待命之時值執事教翰甫及故一陳之不知執事聞此其將謂之何略檢公田之志已知執事慮處周難上官稍有異同固於執事無損益也願自信不疑出視事以慰士民乃益見大君子之作用不以在人者為重輕矣拙作竟爾入石愧非金石之文不足以資揚盛德如何如何且字刻俱精摩惠過多感謝感謝良使去速狂論附復幸惟照察不備

與劉懷耕

承使者齋翰見及殊荷垂念但考察事體重大關係

去處更有不能言者吾人在天地間夙夜兢兢止可求此心無愧而已富貴榮華遷就躲閃之事不惟不當為蓋亦不能為也兄如見信自知鄙言之非狂妄矣況凡百亦自有命未必做小人便能利達也恃愛敢布今人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僕於此處亦自覺者破已久前十年已不為動心況今當倦游之日豈復有他顧耶人說罪謫之官還當去做俟有地方亦當一往諸餘使者亦略知之暑中草草不盡

與馬谿田

前月隸人還自關中獲拜手劄知道體順適圖書無

不才書錄卷五

三十一

何昇

恙殊慰瞻企所委志書序文偶因考察事殷向未屬稿兼亦非才恐不當有玷佳製但恃愛不敢不勉容撰次請教維方伯舊未相識還俟公改削轉致入刻涇翁星野記之外更有別作專望寄示留都各衙門志書憶公嘗欲分派脩輯以備昭代典故此最盛事今公既歸而秦泉又以憂去坐亦以考察取怨為桂御史所論得外調矣諒皆公所欲聞者偶因呂同州差人回便匆遽中附呈記室翹首天涯不勝惘惘

與巡撫公

頻年荒旱江南尤甚仰藉撫綏俾凋殘百姓少延歲

月但今禾稻正值吐秀之時尚不得雨尤為可虞若
今秋再如去歲則生民之命何以堪之父老傳稱謂
自文襄公之後如三原東湖諸公皆值荒歉民藉以
安今田野皇皇寔不能不望於公也前日獲聞教諭
夙夜感發殊切思惟既遭擯斥荷公垂問感激無已
其惟目前急務莫要於荒政之脩舉而生民隱憂莫
甚於君子小人之混淆近來偽學偽政之徒立黨鼓
譽似是寔非動制上下為害不小明公志在經世其
於名實誠偽之間必能致察久矣茲不揣僭陳仰祈
台照宋及面辭謹此申謝

不才文谷卷五

三

何景

奉張西磐太宰

其無似獲侍几杖過蒙知遇平生分願足矣尚何望
我即往建昌之役寔臣子無所逃罪之義不敢辭也
老先生拳拳垂念每於士人中得之郡守郭季文還
自留都備述獎借太過自揣迂拙方負辭情何以當
之且聞老先生上疏乞歸未知聖意如何方今時
事大略可見淪落孤臣杞憂憂輒竊於公之去就不
能不動於中也向委大觀草堂記途次草率屬稿總
不能開揚萬一謹托季文附上遠離漸遠問候日疎
舟發錢塘不勝瞻戀

與孔文谷提學

數年未獲一覩顏色昨過錢塘重辱高誼追餞驛亭
從容尊俎沃領教言且辱惠書刻數種於路讀之益
見執事學究本源不遺末藝其視世之墮於腐俗過
於玄虛者真不侔矣兩浙諸生何幸得師如此但近
來子弟聰明英俊者固多而汨沒沉溺者亦不少
尚賴執事提命緊切三令五申務期涇渭俱清驥
同奮則人才咸得造就而公之成已成物之功用豈
在古人下哉其殘臘至建昌山郡間僻杜門省俗岑
寂中每於記室寔勤想念向作詩一章過草率時曾
附脩路道人恐未得達茲偶有赤壁卷謹附書楮末
呈覽少見謝私耳餘惟為道珍重

與章介菴先生

前歲曾具啓併考功折俸附上計徹清覽矣嗣後道
路脩阻冗懶因仍遂疎候問而瞻企之懷寔未嘗少
置其本非薄承乏考察之司不敢避忌以負此心况
繼我公當事之後亦不敢不勉圖策勵以期無玷芳
躅若怨家衞人合謀傾覆固勢所必至亦安心聽之
耳迂愚之性不便時好兼以老父在堂豈堪再出但
建昌之役寔臣子無所逃罪之義故單騎一來客歲

這除乃始得到即欲奉聞而新正碌碌又及再旬矣
茲專吏起居稍展鄙情數年不見請教之心殊覺快
快恃在知愛遂發積懷非敢為大言於長者之前也
幸原亮之

奉北原公

去秋少湖公書至獲拜老先生教翰內及近來士風
吏治之弊不得不一振刷豁目拊心仰見公垂亮不
肖之情寔因民生之休戚庶官之勸懲士習之污隆
皆係於此故不敢為一身一家之計耳比時唯求無
負此心雖不見知亦所不悔乃辱公念及於此就得

奉北原公

圭

罪以死猶且甘心瞑目矣尚何望哉但公位絕百僚
顧留意晚耄雖古人蓋亦難之感刻何可言冬盡始
知公去位及遭太夫人之喪固愴然以悲亦惕然動
色謂太夫人榮膺壽考老先生扶植世教其諸皆不
必論矣拙性迂愚不便時好建昌之役豈堪再出但
思臣子無所逃罪而尊命亦不敢違故孤身一至早
晚倘得辭去固平生至願也尊者之前豈敢為不情
之言哉賤役所羈未能即叩門下先此起居草率原
亮

與養齋公

遠離道範倏忽逾年追想留都日親几杖備領教益
恍惚神游宛然猶在左右去秋獲拜手劄內及上疏
乞歸事旂以為南戶雖司錢穀比之北部總是閒雅
而士風民俗方倚重公冀公稍遲不謂屢疏決歸竟
遂高尚然而關繫世教者則甚大矣方今海內羣聚
講學者不少然惻怛真切如公者真不多見此旂於
廣游博接之後益知公之不可一日離也旂獲罪孤
臣義無所逃而瘵火痔疾比在吏部時更甚初擬繳
憑服罪即當圖歸與公朝夕苦為巡按所留遂成觸
藩之勢且老親在堂旂子遠出而孤旅屏驅百凡不
便情事至此誰與控告惟可對公一發耳毘陵志書
久不脩輯間中敢望留意以垂一郡之懲勸如何家
童歸省謹候起居不盡

與張水南學士

去夏被桂史論後還自金陵因暑氣方酷迤邐而行
道出漂陽為縣尹姜約父所留訪遊諸勝至秋方得
抵家渴欲相見不意病瘧遂不得一扣記室冬間稍
愈而謫判之限已促遂從浙道至盱江擬即圖歸從
公於三江二島之間苦為監司所留雖杜門靜居而
塵俗滿目荷衣旋垢然時一登山臨水想像標格宛

然在望冀公游覽著作之餘或亦嘗念及不肖也卷
翁雖相去百里計必會晤蘭舟草閣當亦不減石渠
虎觀之樂矣家童歸省附候起居倥傯不盡

與鍾石龍湖泰泉少湖諸公

旂罪過深重天降之罰不自殞滅去歲先妣棄逝甫
畢喪事今年七月乃復延禍先考酷罰游加號顯無
路唯席藁待盡而已竊思老父平生勵志隱行辛勤
教育遭不肖孤志行陋劣命緣淺薄跋前踖後百無
一成進既不能顯揚於萬一退復無以奉養於斯須
今纍然在殯壘且有期尚忍吾親與草木同腐耶唯
是哀衷輾轉冒昧希冀百拜稽顙北向長號專人賁
狀門下敢乞文從特賜墓文勒之貞珉以垂永久庶
少盡不孝之心亦知老先生論思密勿華國文章豈
暇及於山間草萊倘垂仁憐憫止須畧畧數言自可
垂諸不朽而不肖子子孫孫感恩刻骨當世世不忘
矣萬里長途無任惶悚祈懇迫切願望之至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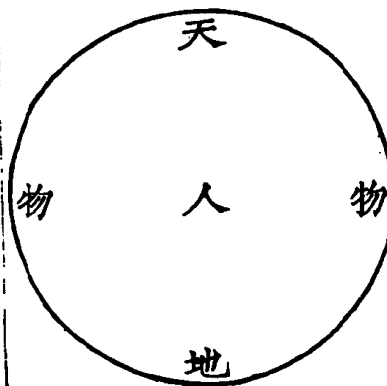
何昇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五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六

雜著

原祖圖說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六

一

何昇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爲
長男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
少女是男女之生也皆本之乎父母者也而父母安
從生哉夫亦有所祖也祖者何也太極是也故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而天地人物皆於是乎統宗矣故
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自其一者而觀之則至易
至簡而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亦不過率乃祖
之攸行耳子厚作西銘言父母而不及其祖唯曰天
地之帥吾其性蓋引而不發之義也學者不反求自

得遂以藐然之身與天地不相似而自分不能為父母克肖之子噫其亦弗念厥祖矣

致良知說

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致知一語實大頭腦處實緊關下手處世儒誤認其義遂以為必窮盡天下之物然後吾之知致則是涉於聞見之知使人向別處走毫釐千里正在此處若此處一差則日用工夫便無安頓陽明先生乃直指以示人曰此致知者乃致良知也非別有所謂知也其言明白痛切拯溺登岸誠有功於吾道不小若會悟得來則古聖賢之

本義錄卷六

十一

陽明

精一執中一貫忠恕尊德性先立乎其大之類雖其話柄似若各別而血脉路頭無非所以發明人心天命之本然實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也譬諸天一也既謂之天又謂之乾又謂之帝雖若謂其有形體性情主宰之殊而其實則此一天也譬諸人一人也既有名又有字又有行又有職術近世又有別號雖其所稱之分與地不同而其實則此一人也果能見得此處透徹則不落言筌雖古聖賢許多話頭皆為剩語奈何今之從事口耳者執着良知之說而不能實求諸心其說紛紛遂致自相牴牾悟枿鑿其於道理一無

所得而古聖賢之格言至論已一切廢棄不惟不能為陽明之輔翼而其說反晦矣敢告吾黨求諸本心當自有豁然貫通處尚安以多言為哉

惕齋說

豐城余生過薛子論學述其父惕齋君之號而因問惕之為義薛子曰乾之履乾乾惕若君子進德修業之第一義也自夫不知斯義者或失則助或失則忘而君子之道鮮矣蓋斯道原於天命具於人心散見於日用事物流行於古今上下真所謂渾更不可離者助則計功速效而不能湛然虛心以求實得忘則

方安錄卷六

三

陽明

安常襲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益夫其為是者雖妄意於精義入神亦竟何有而其流之弊將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惟惕以自居則提撕警省而此心惺惺不容一物知行並進體用夾持周旋不舍循環無窮寔聖學所以貫動靜徹始終而與幾存義之功也惕齋君果能銘于其齋以自惕焉則豈惟鄉之好修者哉由此而聖學可幾也且吾聞君自少讀易為鄉校諸生久之遂厭棄舉業弗事則其中必有所自得矣子歸試以吾言告之吾將有以究厥終焉

貞壽說

程生爵問學於薛子因及其從姑曹貞婦事謂其事君子兵部君以道始終不回其節撫四歲孤以義竟至成立今姑年六十願請所以壽之者薛子曰若之姑能貞矣何有於壽哉夫壽者福之先而人情之所欲也其有不得焉者以其無以致之也有以致之而有不能必得焉者以其弗值其常也君子語常則貞之壽也必矣蓋形質者言乎其氣也修短者言乎其數也應感者言乎其理也究而言之貞夫一者也貞之時義大矣哉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

不孝錄卷六

四

聖邦

貞明者也坤用六利永貞是貞也者氣之潛藏數之通復理之會歸所謂正而固者也貞則起元而迎隨無端悠久之所從生也仲尼曰仁者壽仁者元也元即貞之禪也若之姑能貞矣則以人合天而稟賦不虧剛方之氣悠遠之數達順之理備于厥躬而受茲介福固自有以致之而非夫人之所能與也矧其教子成立代夫有終又有得於坤道之大乎坤道無疆有弗壽哉程生曰然是可以壽吾姑而其等亦聞命矣因書其說以歸之

永慕堂說

陳生龍念厥考古田君以勤儉起家築堂甫成弗獲享其居因扁曰永慕乃述以告薛子謂將何以示教乎薛子曰人少則慕父母此固吾人之良知也長而遷焉斯無所不至矣子知永慕孝莫大焉余尚何言哉但今之人多炫飾觀聽而不能實用其力遂使良知之說徒徧天下而能致其知者吾蓋未之見也子愚能永慕而夙興夜寐凡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者一出言而不敢忘而言皆先王之法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而行皆先王之法行則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而作聖之道茲其在矣所謂仁者仁此也禮者禮此也義者宜此也信者信此也強者強此也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施諸後世將無不準若考雖逝今名則永昭矣豈直堂構爾爾哉不然但厚其封殖美其輪奐則雖擴晏嬰之湫隘闢潘岳之閒居謂之侈張前人之業則有之而非永慕之義也子學于吾門雅志理學其必能決擇於斯矣登降斯堂尚其識吾之說以自考乎

不孝錄卷六

五

何蘭

三難軒說

龍山戴公雅志古學嘗築軒以資靜修扁曰三難薛子過而問曰公之意何居公曰力行責已克終是三

不亦難乎薛子曰夫是三者之難難矣若說以三者為難則其敢有言焉夫人之一心性情是統性立天下之本情效天下之動而體用顯微舉不外于此心也能存此心勿失其初則至當歸一無貳無雜誠精神應日著日察五常百行沛然各足經綸酬酢變通不窮而力行而責已而克終殆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故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苟此心埋沒於氣質沉溺於意見牽制於世俗遷移於物化則精神氣魄放逸委靡至於昏弱而不能行鹵莽而不知反廢棄而不能終乃欲執着矯強以為功吾見不臨深以為高

本義集卷六

木

必加少以為多正如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不知究其本源而病其末流矣其於之三者不亦難哉故曰非道之難也人之難也非人之難也其勢則然也公雅志理學其必深究夫難易之原而於是三者其必將會而通之矣公曰子之言是也遂請書其說以揭諸軒

冶亭說

江藩幕司錢塘潘廷剛氏名錯釋文錯蓋鐵之精者云廷剛因以冶亭自號介吾邑潘知憲子質問于薛子薛子即其所自號者而為之說曰天有五行地有

五材唯金寔先金之屬六而鐵居其一攻金之工六而冶人居其一金之精者其直匪直幾倍於鐵鐵之精者其用匪直幾倍於金嘗觀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鉏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豈唯爾哉鼎鼐鼎彝金劍戟戈矛斧鉞鎗鎗銀鍵之屬皆宗廟朝廷邊防關隘所需非是罔以利用其所繫之重且切可知已然非冶人齊以水火鍊以五精候用陰陽和取剛柔則鼓鑄固宜從革罔理形罔中象弗能成器

本義集卷六

七

以為天下利其質雖精亦將旋就剝落與瓦礫等耳無庸也廷剛顧名思義而知就于冶其必將為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而朝朝邊關之用殆無弗適不爾亦必堅持勁守歷變不渝寧終為華陽之鏐茨山之英弗貢于夏弗登于楚以永矢於斯亭無寧柔脆脂韋汨沒隱忍以自負其名與義焉斯得矣且吾聞管仲相齊以鐵之為用利于天下始置鐵官以征權至漢桑弘羊孔僅之徒佐武帝興利則又官自治鑄雖以賢良文學反覆論諫隨罷隨復而百姓坐是困乏遂俾利用之材致稱不便吾願廷剛之所

治者其尚慎用之哉

贈馮午山提學

午山馮子提學南畿越三年以疾告歸瀕行薛子訪諸學臺午山子曰茲行也雖靜養自適將離索是懼子何以贈我薛子曰余弗良於言惡能爲君贈哉然嘗觀君以身率教切切啓迪蓋欲實自致力者也離索何患焉且今天下群聚而論學者不少矣夷攷其行或有鄉黨自好不爲者余亦未敢謂無其人也若是者雖日與之高談性命細論身心剖決異同辨析疑似亦竟與說鈴等爾何益哉吾願午山子求諸本

不方丈錄卷之六

八

何應昌

心精一自信會通神明不落言筌則千古聖賢若共一堂而四海同心將自有不對面而相孚者矣夫午山子吾所敬服固非取足于余言者也但岐路一分旦夕千里而下問之義則亦不敢虛辱爾君其歸哉衡嶽洞庭之野孔山顏港之墟登高涉源將益窮其所未至不知竟以余言爲如何他日相逢尚當質正焉

答李工部

古容李子治水南旺薛子過之進而問學薛子曰夫學也者將以學爲聖人也聖人人之至也學欲至聖

夫豈遠且難哉要之不外乎此心耳苟能操存此心勿失其初則純明精一無體無方經綸萬化舉而措之而宇宙間事不必牽合附會而條理粲然各得其所矣堯舜周孔皆由此其選也若此心一馳私意夾雜雖讀盡天下之書玩盡天下之物祇增障礙亦何益哉請以南旺水論方發原於百泉其靜清而潤下者固天一之本體也沿洄而出泥沙漸滓至於黑馬殆又甚焉及其南北分流鯢旋龍躍爲濫爲沃爲洿爲雍爲汙爲肥諸如此類隨高下夷險以異其狀而其本體則固未嘗不在焉者澄之則清滄之則濁順之則通開之則塞亦唯導之者何如耳得斯義以繹之而慎所導焉其於學也不亦幾乎

不方丈錄卷之六

九

何應昌

答趙生

趙生子嚴學于薛子歲暮將歸請以言爲教薛子曰言之匪艱行之惟艱古聖賢之訓其慮天下後世也蓋亦遠哉太古忘言典籍靡紀中古以還躬行不逮者雖或有言其偏蔽道屈多與心性悖戾尚可指摘辨析延至于今則有大不然者知行合一之旨勿忘勿助之說公私理欲是非同異剖析幾微疊疊終日隨口酬答無可疵議雖古稱善言德行者亦不是過

無益是諸行事則集厥所言不啻若弁毛也嗚呼若是者將誰欺哉而又何貴於言哉吾願子身體力行不立戶門不事標榜務從實踐則本心本聖當自有不言而喻者吾又何言乎子歸維揚維揚士人近多論學試平心易氣以質其平日之所師當自信鄙見之非誣而益知空言之無益實行之當務也

答潘生

潘生茲將歸于京山問于薛子曰茲也學于先生且歲餘矣茲行願有一言焉以爲終身之誦薛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合體用通顯微囊括宇宙流行古今固

大方廣錄卷之六

十一

阿鹿貞

無容於二也奈何大道既隱人自爲說專門殊尚各務已勝道之不明不行也凡以是也余方大有所懼尚何能爲子言哉但願子求諸本心一意向道而不汨沒於聞見馳騫於玄虛則古聖賢千言萬語皆可以會而通之而精微嚴密之旨自超然於意言象數之表固不假於他求也不然若但執着矯強以爲功別開戶牖以立異則彼此牴牾先後背戾將重而習之皓首而不得矣其諸承順以媚世飾誣以欺衆吾固知子之不忍爲者又何言哉

贈涂生

江石涂生以地理之學游縉紳間其術多驗余嘗問之乃言曰求地者必以積德爲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應之是所以福其子孫者心也其惡果盈天必以凶地應之是所以禍其子孫者亦心也蓋心者氣之主氣者德之符天未嘗有心於人而人之一心氣自感應吾之求地必觀其人以是屢致驗耳嗚呼涂生斯言也乃蔡神與之說所以擴郭景純修本圖末之旨也吾儒正心之學固不憚憚於感應之間而術者以是求地則固宜其言無不驗矣先吏部君之塋涂生寔相成之請余贈之言余在哀疚不能爲文

本方廣錄卷之六

十一

張

因書其所嘗聞於生者以贊揚之俾終始守其說以訓世焉

贈方生

撫州方生以數學名于時其言多所可徵其足跡半天下一日詣白鹿書院問余生年月日余辭之生乃曰若以余言爲不足憑乎余謂之曰進退利鈍固自有數但余方謝病而乃屑屑於星命之講不幾於却行而求前耶生默然久之余因試問某某若何曰此非遠大之器也然而皆位躋公卿矣又問某某若何曰此皆遠大之器也然而皆白首窮途矣余乃哂之

曰汝言若是何以取信於縉紳耶生正色曰曾謂方
山子而為是言哉子不聞乎顏非夭也跖非壽也夷
齊非貧也齊景非富也賈董公孫程朱秦史子以為
就遠大乎余為感發留之山中者旬日其言大率類
此瀕行索余言為贈余尚何言哉為書其答問之語
于冊俾廣其傳且以為世之論遠大者告焉

書皇華忠愛冊後

嶼湖秦公為侍御史時出按江西因奉其母周太夫
人便道還里第維時學士大夫謂公之行也臣道也
子道也可以勸忠與孝矣遂相率贈言盈冊題其端

古文錄卷之六

士

集

曰皇華忠愛云越若干年晉副都御史仍撫江西余
謁公于臺省公盡出以示且曰子不可無言余受而
閱之雖詩歌格律言人人殊而贊揚規諷咸附于古
者贈言之義乃作而言曰皇皇者華周雅鹿鳴之三
也吾嘗肄業及之矣周道衰知斯義者蓋鮮惟魯叔
孫穆子如晉晉侯享之奏肆夏歌文王皆不拜惟於
皇華則重拜焉謂其教使臣之必咨於周也君子謂
豹也得詩意矣公為侍御為藩臬長貳以膺茲大拜
不惟歷有歲年而功德名位日熾以昌顧茲贈言乃
猶玩繹弗置可以見咨善焉可以見咨親焉可以見

咨善焉可以見咨事焉可以見咨難焉五善具而靡
及之懷有不啻叔孫子若是云云而已也君子謂公
之忠也孰大於是然公何以得之禮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其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其愛同是愛敬
一道也忠之所由出也公自家食以至於有祿其奉
親以周旋者必盡古人子服勤之禮而謁屺之念明
發之懷皆其深愛之根於心而所以貽令名者無弗
至矣宜其大發宏施橫塞江漢而效忠宣力若是乎
其至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余因書以復公且以
為觀斯冊者告云

古文錄卷之六

士

集

誥勅題辭

夫人臣之效忠於君也固發于恒性而承寵知榮感
恩圖報則其情自有不能已焉者是故召穆公受宣
王策命之辭勒諸康公廟器而稽首萬年之祝屺致
意焉此所以懋著平淮之績翊贊中興之治而稱周
之世臣也今恒溪尹公以名進士敷歷中外蓋已有
年而朝廷寵錫褒封之典亦屢頒而覃及矣於是
哀為一帙錄諸梓人不惟榮君之賜以寶琬琰之
傳以示家庭之訓且將夙夜瞻承而匪躬靡盬之懷
自不得不切切也矧其先大夫為名御史抗忤權奸

厥施未究其增光前烈寔於公乎是賴斯帙也蓋忠孝之所關也公其無忝於周之穆公以爲今之世臣殆永有令名矣乎

跋君山詩刻

右君山詩若干首學士水南張公作也一時名公鉅儒咸謂公之才因君山以發君山之名因公以傳信哉言矣公乃復傳以示余謂余亦不可無言余反覆讀之作而嘆曰是詩也其有餘思乎君山僻在大江之陰去海不百里而近蓋逃虛入空之境也公江湖廊廟之情無異於講幄供奉之日故其發於言者類多懇懇之誠有不因境而遷者矣憶余蚤歲見公於長安邸第公出示應制諸作贊頌洪猷歌詠大業風颯乎朝廷郊廟之文至於拳拳民物之思則又藹然可掬是公於或遠或近或出或處之間罔非忠愛惻怛之流形而豈徒文人才子流連光景藻飾詞翰者可擬議哉余因是冊重有感焉故特書之

題陸義姑姊集

陸義姑姊集者陸子浚明爲其姊作傳而學士大夫各立言以章義遂以成集也余視浙學過吳門浚明持是集訪余舟中屬題其端余惟昔曾義姑姊舍已

子而存兄之子劉更生高其義爲敘於列女傳中乃今浚明以諫謫荒遠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其姊遂舍已子而字浚明之子知有弟而不知有已一門忠義尤世所罕儷焉豈亦有所感發也夫於乎是集行匪直永姑姊之義聞抑亦可以勸忠矣

閱使朝鮮集

龍津吳子示余使朝鮮集中有彼國試文余閱其二論一謂漢高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爲義帝發喪是豈移孝爲忠之道一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歆羨光榮之心此皆不可不謂之至論蓋海邦僻遠書籍寡少故不爲先入之說亂焉而因可見天之聰明蠻貊所同也吾人可自爲障蔽而勦說雷同漫不省究乎

省官議

天之立君以統治也君之設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則任使不充而無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則祿秩不節而有以傷天下之財古者所以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觀其會通制其繁簡既無濫官亦無廢事而用人之中默寓夫理財之道也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無職號統屬至周

則脩矣六卿分職各率厥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時則四海永清萬邦作乂稱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秦不師古而變其制漢之初興因襲秦舊雖云法度草創亦以明簡易隨時宜也迨至武帝寔以奢廣自承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祿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舉大分以作表蓋亦有所感云光武中興務從簡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承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并官省職費減億計雖猶以爲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長水射聲二校尉而大率冗員之去已什九

六才集卷六

七

矣四海從風中國又安豈偶然哉范曄志之亦以見中興之由也唐太宗省内外官定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未幾而有員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類繁多莫能徧舉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以官爵賞功將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貿亂之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無定員悉皆出入分蒞庶務咸平至和中

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置局中書命官詳定於是省臺司監六館曹郎各還所職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名藩重鎮賓友寮屬又復鐫削其損益亦不爲不當矣元初以後遂更其制卒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動以繼志爲言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内侍省職三衛六局兩省端揆悉從更易員既濫冗名且紊雜而元豐之制遂至大壞論者謂元祐當國之臣不務去熙豐之人而務去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嗚呼此三代以下設官之大較而當時治亂之相尋亦因是可推

六才集卷六

七

也我國家設官之制准周六典參酌前代文武無偏重之權内外有相維之勢誠足以垂之萬世而無弊者矣但其間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時而設一職積習既久遂以爲常不有以省之則無益於事祇以擾民記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官有小大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職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之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

則官雖備而庶事隳矣故曰德薄而任重則有負乘之虞才大而任小則有輕肆之志誠能諒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則人盡其能職修其要精而治道經邦粗而飭才辨器將無施而不可矣尚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廢事之患哉

王仲山像贊

服爾服冠爾冠儼若立于朝端志所志學所學悠然安于考槃有經濟之略而不屑於塵俗有寡廓之思而竟遂乎空玄此君所以加人數等而非局促者之所能攀援也彼輞川之丹青山谷之字畫聊以游戲

不才拙筆卷末

十八

本

翰墨而豈足以盡君之真積也邪

陳志槐行樂圖贊

志槐翁感時興懷撫景自適爲圖者四以永寓斯樂此其春景也屬薛子題其端乃爲之贊曰維翁之容溫惠淳朴維翁之章山中野服恂恂然推重于鄉閭皎皎乎增光于林麓式穀爾子既已振鬬于天衢詔謀厥孫又將聯翩而嗣續若翁者可謂俯仰無累繼承有屬知止而知足者也矧茲青陽禱禱協氣融和逍遙容與固以追隨柳傍花之興而獨行自止恍若聞舞雩沂水之歌彼油幕香車之載金谷習池之陂

不足以致翁之美而爲翁之多也邪

書國風鄭衛篇後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詞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鷄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芣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刪述本指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受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雖然詩亦積實待虛之作未

不才拙筆卷六

九

何

必專指一人一事而言必如孔孟說詩乃爲得之如素以爲絢憂心悄悄之類今皆可見下此則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吾思學者讀經但當以爾雅辨釋字義屏去訓詁虛心潛玩當有得矣爾雅列於十三經者蓋有謂也姑書此以自省

書易傳後

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有程子之易有朱子之易學者當隨在觀理不執一以泥其辭可也昔人謂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

騁無於周孔註腳下盤旋此其言固是然總不若從邵子所謂易前之易觀之尤更解脫也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章後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仲尼繫易之辭也其實聖人神道設教之義也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謂於地成天平之時天乃錫禹大法曰天者神之也又何用龜文而後爲天錫耶若曰一五行二五事至六極二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如班固之說則是天必先刻書于龜背而後使之出見也寧有是理哉洪範本無洛書字樣而傳者強爲之說豈泥於天錫二字耶不知商書天乃錫王勇智魯頌天錫公純嘏其又何以爲之說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六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七

記一

建昌縣學門記

建昌學故有門嘉靖辛卯火已亥徐君九臯爲令陳君嘉賓主教事乃議復建門成舜澤蘇公祐以督學至題其楣曰廣大高明示嚮往也屬薛子記之薛子曰夫門也者文從二戶也乾坤之謂象闔闢之謂變出入之謂用開納之謂義往來不窮之謂通是故古者王居有臯雉庫應路諸侯有庫雉路豈直表會云哉夫蓋有取爾也矧學以群士爲民率先固將導之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七

趨以遵王路以入幽微以追古昔先王不得其門堂室曷從哉嚶自周衰仲尼沒七十子喪微言大義湮晦麗雜正路榛蕪競立門戶不特楊墨莊列申韓商李之說塗爛生民爲天下病其諸服習詩書名爲誦法孔子者率各飾虛尚口覈玄談空聚徒成黨煦嫗濡沫以相巧僞風滋俗流迄今爲甚謂非多門啓之邪乃爾建昌諸士出入是門其尚思良師儒良有司興廢修復敦文徵獻至意務求廣大高明之道以底精微中庸之極不墮偏曲不淆私邪真實踐履罔事口耳則剛柔緩急昏明強弱皆入門而同歸矣若但

餘櫟幟以相高開戶牖以立異其於是門將無負矣乎是役也門之西建石闌若干丈中修號舍膳堂若干楹後復築萬松亭以備游息皆由蘇公以正學風之於上徐君政通人和陳君藝文闡道故民樂成之若訓導某某丞尉某某皆協贊焉咸可記也併刻諸石

石埭縣新遷儒學記

天下之治忽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學校今學校偏天下而教養科貢咸有規制至論人才盛衰之故與學校之養士而士之所以自養者則猶若溺於習聞

入才山錄卷之七

二

屢見而切近精實之理則或漫焉而未之究也雖然豈難知哉仲尼歎才難而稱虞周之盛及攷其數則唯五人九人焉爾矣然則其所謂建官維百與夫三百六十屬云者亦或未免於具臣充位而其所以為盛衰者曷嘗在於多寡間邪石埭為池州屬邑舊有學在邑之南正德間溪水漲決日就傾圯科第鮮少垂三十年嘉靖乙未邑令鍊炫覽邑相攸得崇壽寺址議將改建甫即工而炫去迄無就緒歲丁酉楚蘄馮君以侍御史督學南畿蒞池陽以埭學詢諸生遂申命有司以終前業邑令何怡徐之麟先後副蒞之

命且闢地以廣其址於是殿廡堂齋門宇祠閣柱庑燕射臺池館舍圖書器用諸所有事靡不次第肇新某年月日厥工告成於是諸士之業於學者樂育振奮科第接踵邑之士人咸謂學有徵矣先是馮君以養疴歸乃今奉命再至邑令黃釐訓導馮光浙以學未育記告諸君君命諸生蘇禎李璧等薛子請記薛子嘗與聞教事不敢辭避乃為文以誌諸士曰古者王宮國都以及州閭族黨莫不有學士生其時自始至長未嘗一日離於學而其所以為學者始於離經辨志終於獨立不反其間有詩書六藝之文有弦歌

入才山錄卷之七

三

洗爵俯仰升降之節有祭祀鄉射賓興養老之儀有進材論獄出兵受成之法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各復其性而正其身雖有剛柔緩急昏明厚薄之異皆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之偏唯是不越乎一心之微而萬事萬物之理已具不越乎堂戶之間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已定及出而經世理物體國序民立均出度則隨所施為無一不可投之以常變順逆而裕如臨之以禍福利害而不動蓋其素所學者然也迨去古逾遠先王之制盡壞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不免溺於文辭利祿之習而其矜以為能誇以為榮者

鮮不以發策決科爲事而聰明朴茂之質日就澆漓其於聖賢大學之道率視以爲迂而言論不及間有及之者則又緣飾文奸作僞欺世而非明德親民之實學矣何惟乎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也哉乃茲堦學之遷督學君倡導於上邑令學官後先相成於下凡以不安於陋也爾多士藏修游息於此又忍安於陋哉其必力去俗習務追古學舍舊而新是圖煥然爲斯學增光者要不專在決科之利矣夫地以人勝人以道勝鄒魯濬洛關閩亦九州一隅之地耳何獨勝於天下哉蓋必有所由也且獨不觀今日東南諸

方山文錄卷之七

四

郡邑固有每舉不下數人者而西北之河津高陵其科第僅止什一乃獨隱然爲天下重嗚呼茲不可以觀邪馮君名天馭字應房學者稱爲午山先生經道緯文軌儀憲極蓋名督學也某故於斯學之記願以就正而因以進堦之多士焉

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夫道之不明也匪直知愚者之爲之也凡以教學之不明也夫道之不行也匪直賢不肖者之爲之也凡以教學之不行也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夫教與學豈易言哉盛衰存乎時廢興存乎人而其所以爲

教所以爲學者則存乎夫人之心而無間可息固不以盛衰廢興而有加損也是故嚮赴之機神會之妙特患無以倡之耳誠一倡之則教學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夫教學既明且行而斯道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吾常爲東南著郡而學校之設其可攷見者自唐歷于勝國毀復不常迨至于今承平既久怠弛相仍崇觀廣址寢圯以沒亦勢然也數十年來郡大夫率議修復而竟不果嘉靖乙巳文水郭侯廷冕以名御史出守茲郡敦本尚實先勞不倦每至學輒進諸士論道藝文因以修復爲已任越三年政成人和

方山文錄卷之七

五

請諸巡撫都御史吉水周公延督學御史南昌胡公植巡按御史樂城陳公九德各允其議出贖金二百有奇聚材鳩工凡殿宇堂廡齋閣衙舍咸爲修葺更築龍岡高若干丈周圍若干丈濬玄武河廣若干丈深若干丈長若干丈而址之侵于民者自是旋復經始于年某月日明年已酉某月日告成民不煩而事集於是郭侯乃進師生而申告之曰茲役也按其基圖正其流峙緝其堂室新其丹堊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曰師曰弟子之修學則豈是之謂哉今之爲師者嚴其章程時其升散稽其課試別其勸懲亦自

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也今之爲弟子者貫穿墳典沉酣丘索蕪綜經史汎濫子集亦自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也何也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之所以爲聖者此心也賢之所以爲賢者此心也吾人之學正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坊忠信以固其基廉耻以嚴其衛英華以潤其飾皆取足於吾之一心而不假於攻木攻金設色刮摩搏埴之工其爲力則易其用功則簡而其所成就者則高明光大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可以居人可以覆

本方山集卷之七

六

物可以輟轅乎天下可以垂蔭乎無窮以是之學而各底厥修則吾有司今日之舉茲學今日之修其所繫不亦重且大乎不然而但如前所云則雖危科臚仕群起繼興亦故事而已矣何爲也哉聽者咸鼓動興起期洗俗學之陋維時督學胡公方以本原之學爲東南倡聞之喟然曰教學之明且行也其在是乎吾道之明且行也其有幾乎謂旂嘗游於斯學因屬郭侯以記文見委值進士徐君鵠爲教授諸余問焉余追惟曩昔與吾黨諸賢相講習切劘於茲而恒自苦於道之未聞也乃今獲覩教學之盛方爲斯道幸

而願竊自淑焉爾何能爲言哉然又不敢辭也故次其修學之顛末與所聞於郡侯之告諸士而學臺之屬意於郡侯者以爲記

平陽縣重修廟學記

平陽故有學傳稱肇置晉太康間其詳靡得而紀云迨宋元祐建千鳳凰山下立孔子廟紹興中稍南徙安洋旋復元祐舊址元人稍葺因仍未愜既我明興率先學校規制始脩景順成弘間有司時加增飭自是以還垂六十年漸以圯矣嘉靖丙午邑令高若鏞度材鳩工議將興修以擢御史去不果又四踰年

本方山集卷之七

七

庚戌今張令仲孝至遂踵其志簡徒程工戒期即事辨方正位而址之侵于民者悉復其故於是廟廡祠亭堂齋門廡庖庫廩饗衙宇舍圍環池繚垣次第振舉經始于辛亥四月某日落成于某月日攬秀據勝含英毓靈向背幽顯巨細咸稱而整雅周密寔視昔有加今乃暨教諭黃以賢訓導某某率諸生請余爲文以紀其事余乃進厥官屬師生而告之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何爲也哉寔以惇性厚倫敷化而善治也世降俗末漸失古意迨科舉制興抑又甚焉雖學士大夫且視科第多寡以爲學校盛衰而況於

其他乎余歷兩浙每至學宮見堂楣軒揭以示諸生者多輔相及第名氏而人品學術咸置勿論斯其習聞而景效者可知已不知古人設學之意曾若是云云而已哉誠若是也仲尼子輿之徒罔及魏科廩仕反若出其下矣今平陽溫屬邑也溫爲古永嘉郡永嘉之學自王景山氏倡之其端倪已可槩見既二程子以孔孟之學鳴于河洛於是永嘉之士若周恭叔鮑商霖許少伊戴明仲與夫劉元承伯仲諸君子皆不遠數千里從游於其門而親承指授及有得而歸則又以其學淑諸鄉人唯時若蔣元中陳君舉王龜

不方丈錄卷之七

八

齡戴少望葉正則陳器之湯達可之屬咸相與講明演繹而正學日熾以昌永嘉於是與鄒魯並稱而淵源堂室至今具在非若學宮之椽桶椽題汗鏹茨蓋閱歲滋久而腐壞也夫椽桶椽題汗鏹茨蓋其有腐壞且可撤剔而新之乃若是邦先進之學則渾然全具於吾人之心而千載一日人皆可修可復固不假於計工程力役衆集勞而靡如奧如可以帡幪而容與也由是而出則以其所學而行之天下由是而處則以其所學而明諸後世將無施而不可矣苟徒知修斯學而不知修斯學則廟寢巍我其何以妥古昔

之靈輪與赫奕其何以善吾身心之居乎雖倫魁出公孤繼興謂爲富貴則有之將以稱於天下後世曰學者則未也余不佞樂茲廟學之成而重有感焉願相與懋之無令邑之人指斯學但爲干進微榮之地斯厚幸矣因書以爲記

舒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夫經者以經世也聖人作經以經世而世之人或遵焉或否焉夫是以道有汗隆世有升降而全才至治不獲常見於天下豈聖人繼往開來範圍曲成於此尚有遺慮邪凡以世之人不能尊尚經術者之過也

不方丈錄卷之七

九

是故建學造士必制閣以尊經而淑世作人之機庶乎有在然而學者猶率多玩焉而弗之省也矧可缺而弗舉湮爲曠典檢稽觀法漫漫無從乎維此舒城爲廬屬邑襟帶江淮掩映潛皖蓋勝區也故有學宮諸制悉備唯尊經之閣久稽建立古燕高君節以御史出守廬之明年政成人和乃議舉墜於是舒之諸生以閣請因相地度材計工畫費達諸督學御史豫章胡公植允其議經始于嘉靖戊申七月至冬十一月遂告成事且謂當勒石以記公乃命廬學訓導曹昂涉大江而東問于薛子薛子曰斯督學公之教也

提調官之政也諸博士之責也二三子之業也某不敏何能為言哉雖然嘗竊有聞焉仲尼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已其為人也絮靜精微而不雜疏通知遠而不誣溫柔敦厚而不愚恭儉莊敬而不煩廣博易良而不奢屬辭比事而不亂是深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者也夫其所謂深者豈若後儒之皓首窮經呻吟佔畢訓詁辭章云爾哉是必有精旨存焉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也乃今閣以尊經天下學校之所同也尊經千經亦天下學者之所同也然知所以尊經而得其旨者或寡矣何也天下之理一也在

大方廣錄卷七

十一

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之主宰則謂之心發動則謂之情運用則謂之才至其別倫分類因義著名則又粲然殊稱有不可以一二指數者然合而言之其究一也皆命於天而具於吾人之心者也自夫人心蔽塞斯理晦冥聖人憂之於是著之話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以詔後世而六經於是乎作矣是豈聖人之初意哉聖人者忘言其上也不得已而有言其次也六經言也聖人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然其為之也非有他也一吾心之理也特托經以為之記籍耳學者誠能反躬自得不求經于經而求經于心

養而勿忘奉持而勿失則虛靈之中萬善貞一變化以遵吾心之易明適以尊吾心之書風泳以尊吾心之詩會通以尊吾心之禮融暢以尊吾心之樂酌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一身之四體百骸天下之萬事萬物可從而理矣苟為不然而徒擬議於畫之奇耦文之古今體之經緯度之疏數音之上下例之常變追述石渠虎觀之討論崇文集賢之編輯如彼漢宋故事則是其所尊者古人之糟粕也非經也雖若與叛經侮經者有間而均之為喪經者也其不為論人

大方廣錄卷七

十二

輔倡明本原之學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而賢有司又克贊成之吾邦二三子鼓舞樂言必將徑趨高峻矣余乃猶有言者蓋闡公之意以重為一子勗也他日舒之士人有得於傳心之教以為世為時鉅公則今日之舉不將永有徵乎是故記之以俟

重修三學射圃記

三學射圃者杭州仁和錢塘三學諸生習射之圃也洪武初三學各有射圃涉於瑣隘成化辛卯乃即開元宮廢址總建三學射圃督學者就以蒞政繼遷代偶間屯田憲察因以居之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

至遂議度園之左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右建是
圖以專習射迤北仍築街通書院用便督率明年已
未落成竟以原圖讓爲屯田公署其事具趙公書院
記中歲久是圖亦就蕪圯嘉靖辛亥余叨視學政屬
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始克經理至冬
十二月訖工凡爲前堂前軒各三楹東西兩廡各五
楹穿堂一楹後堂五楹厨屋三楹中外門各一座左
右候館各一楹在中門之外其諸弓矢夾拾侯鵠旌
旗極夾中容朴樸籌之鍾鼓琴瑟笙和簫塤磬席尊
壺罍爵豆籩勺篚洗禁俎案豐饌之屬悉鼎新如制

才學錄卷十七

士

癸丑春遂進師生習射值有石仆庭中蓋前人翬而
寘之者余因爲文勒之以紀其事俾植諸堂左應旂
惟先王仰觀俯察以類物情而必爲弧矢以威天下
其選士也匪直以鄉閭族黨書其德行而必校射於
澤宮以行慶讓惟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靡不盡志
於射斯其微義豈徒在於進退周旋儀文器數之間
哉蓋是以陰陽並運迭用柔剛斯仁義成德而人道
立矣不然將悻戾自用暴慢自賢不然將多文少實
足恭而勞皆君子所弗爲也唯射則正內直外明乎
節志比於禮樂而雍容揖遜之中固將發的以祈爵

而折衝禦侮之規亦於是乎在是謙卑而有山履想
而有虎而盛德之所由觀也故曰射者男子之所有
事而君子之所貴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損相
可以軍旅斯其爲教固會通以行禮者也吾夫子矍
相之射公罔之裘序點揚解之語丁寧反覆意義具
在然而識其微者蓋鮮世變愈趨化湮教弛固宜視
此爲末務矣矧茲爲宋臨安故都山川舊麗人物紛
華南渡君臣溺於般樂雖大閱燕射祇供游賞而文
采議論徒盛聲容厥後伯顏一入相顧披靡亦何怪
哉天厭元德我 祖肇興屬當偃武而射圃之設必

才學錄卷十七

士

於文教之地圖式儀注頒在有司昭示程法因視古
昔先王志慮規爲後先一揆自是海內嚮風德行道
藝各務本實相觀而善淪浹漸摩一時人才遂多卓
立承平既久人情怠玩而長才秀民又率以空文
相勝流俗沿洄旋失初意惟 皇法 祖敦崇化原
修明禮樂思得賢俊加意膠庠適於督學之臣特
詔所司不許濫推應旂不佞承乏兩浙自受 璽書
以來日切兢懼誠願於爾有司學官弟子實心相與
凡可以裨化理者不憚舉行故於省城首善之地是
圖之修復自不容緩而按圖據經講明肄習以爲諸

郡倡者不得不汲汲也惟我同志其尚繹思仰體因禮以明義游藝以畜德馴造於體志合一內外兩志而相與有成庶其無負不然斯舉也豈不亦文具也與哉余茲重有懼焉矣謹記之以俟考成焉

鎮江府丹徒縣二學義田記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而設官讀法攷勸糾戒至周大備唯時邦國都鄙州閭族黨咸受教令而其羞服匪頒之繫於學者則不經見豈其田以井授而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故俊秀皆得以自給而專致於學譽髦盈野宅俊滿朝唐虞以還周之人才

方丈集卷十七

古

斯其最盛矣迨後田卒汙萊青衿挑達狂童游士散在豪區家各殊尚人自爲說先王之道不明不行仲尼憂之設教東魯弟子彌衆而伐木絕糧已且不免雖賢如顏季簞瓢屢空藜藿不厭自非上知學稼千祿又何恠哉至漢元成間謂孔子布衣且養徒三千遂增學官弟子不限員數卒以用度不給而罷彼謂三千人者聚食孔氏其見固妄至以天下之力而養士之需乃不能繼曾謂處得其道而若是邪維茲鎮江寔江東首郡丹徒爲之附邑故各有學而田則未置唯是生徒日盛貧窶者或無以自給迺蕭田林侯

守是邦之三年爲嘉靖癸卯政成化行民隱具恤置公田以省班坊之費寬常賦之徵鼓舞樂利者籍籍道路矣乃復因尚寶楊君紹芳所捐族人訟田一千二十四畝有奇計歲輸租若干分給兩學以爲常業請諸撫按諸公咸如其議時提學御史衡水楊公宜懼其久而無稽也謂當刻石以傳因屬言於薛子先之以丹徒令茅君坤申之以王生合節萬生木薛子遂次其事而書之曰憂道不憂貧斯謂君子無恒產而有恒心唯士能之學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誦法孔孟固當自興而無待於外者矧侯盡師帥之道隆

方丈集卷十七

五

教養之法以至薪水膏火之資冠昏喪祭之費罔不爲二三子慮矣二三子有不觀感而益奮者乎夫士之於學也猶農人之於田也二三子果能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處可以善俗出可以長民則茲田之裨於學也不徒爲貧士之助爾也不然其殆有田而弗耕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獲而弗食食而弗肥將不負侯今日之舉乎且吾聞侯清夷古淡切近精實每聽政之暇集二三子於海岳書院闡明體用之學他郡聞者莫不顙然嚮風而况親炙之者其忍負侯也哉

侯治行卓異陟明有日嗣至者固將踵侯之高義而繼承勿替筦鑰出納者亦自當慎乃攸司而無旁落下移之虞矣余又何言侯名華字廷彬學者稱為異峰先生云

南京提學察院題名記

代述主陽峯先生作

南京故有提學察院在會同館東北偏每校諸生監勿能容嘉靖丙戌前提學御史盧君煥得地於城南凡若干畝右立明道書院左建提學察院至是御史楊君宜至景哲追修徵文考獻乃以嘗提學南畿者姓名字籍凡若干人刻之碑置之廳左屬余記之余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七

七

張邦

惟天下之治亂人才為之也人才之盛衰學術為之也學術之邪正將孰為之哉汗隆升降寔唯司教化者操之爾虞命司徒周官典樂慎選端方隆以師道唯是紀綱作成小大成造天下喁喁聿稱至治追其季猶且學校廢弛城隅挑闖而子矜作焉矧秦漢以下類多駁雜詭異雖建學宮立博士而選授多不得人則其人才學術之不如若又何怪邪昔程伯子言于其子曰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醇人情未美士微謙退鄉之庶耻此蓋學校師儒無以風勸養勵之耳嗚呼其信然哉維我明興首建學校立師儒置第

子員而提調之職唯責之守令後以化理無方作人寡效至正統中乃始有提學官之設授之勅諭俾監察巡守者勿得侵越可謂專且重矣然諸藩以按察之佐為之唯兩畿則命之侍御史其委任責成之意蓋又加焉景泰改元裁去天順七年乃復設之夫以是官而擬議罷復若不得已者豈非以師道所關至大而稱厥任者之難其人乎矧南畿為我祖興王重地聖化率先人文特感為是官于茲者其學行才望固極一時之選然又可以易易為哉蓋善今者必鑒昔戒後者必懲往凡茲先後督學者姓名具列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七

七

何昇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七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八

記二

寧波正學祠記

夫學所以明道也道安從生哉人有此心心即是道故曰道不遠人孔子道之宗也自十五志學以至於七十不知老之將至至究其所自得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於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及語其所好何學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嗚呼學之源流斷可識矣是故先孔子而聖者堯舜是也惟危惟微之論莫非以此心相授受後顏子而賢者孟子是也存

李忠文公

張邦

良求放之喻莫非以此心相提攜豈大聖大賢皆趨簡便樂要約而惡博厭煩哉道之體本如是也秦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訓詁辭章之間而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於是正學失傳而紛紛之論莫知所適從矣宋興百有餘年諸儒繼出而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爲聖門之羽翼至於直窺堂與上遡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游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實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磋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此其所得豈可以汎常例

論哉特以其師之學與晦菴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至往復論辨真若忿爭雖其後會歸于一驪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以一二開導也楊素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者今以一明州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葵之何王金許並列者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爲之慨歎矣嘉靖辛亥舒氏之後以建祠請于部使者適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軾議合四公而祠祀焉因即郡城鎮明菴廢址建正堂五楹左神庫右神厨各三楹外爲門楣三楹址橫潤七丈四尺縱長五丈八尺周以磚垣經始於壬子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立主題四公之謚妥安如禮夫朱陸之學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今未盡決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啟發矣乎是舉也值海上有兵事倥偬卒獲告成事者君子可以觀守之學究本原而政先禮樂矣余故樂爲之記

方山先生

二

張邦

二忠祠記

夫人並生於天地間渙然無統也而卒爲君臣上下尊卑貴賤以相服習雖常變順逆安危緩急生死利害交於前亦若一定而不可易者人孰不謂勢爲之也然勢可爲之於着而其持之於微者則寔有屹不可拔者存而宰制化原鼓舞群動乃勢之所自出而輕重由之勢固無庸力焉而莫知爲之者也此豈可以他求哉求之固有之人心而已矣中心爲忠此固人心之固有者也然或怵於利害迷於取舍一旦喪其所固有而遺親後君從茲始矣然則人心之關於世道也顧不大哉是故睢陽之廟見者興嗟朱仙之

不才集卷八

三

何昇

祠聞者思奮是後人之崇祀先烈不惟追獎忠魂而寔以激發生人之固有爲扶掖世道之一大機括也維茲五木爲東南孔道當宋德祐初丞相文山文公因元人圍常州遣諸將將兵採援道多遁去唯尹公玉麻公士龍分哨進兵麻公戰于虞橋死之是時援絕力竭尹公猶收殘卒五百與元兵戰茲五木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被執不屈元人橫四鎗於其項死之夫虞橋去五木不數里而成仁取義如二公者乃皆捐軀於此且餘兵激於二公之死夜猶揮戈突戰流血枕骸橫蔽原野無一降者於是闔郡士民城破

未嘗寧就屠戮而不忍甘爲臣僕是茲五木固二公死所爲倡率忠義之地不當若張岳之睢陽朱仙也三百年來祀典未舉行道傷之矧吾土着之人能不拊心而負愧乎憶余少游郡校通守吉水王公昂署郡嘗以是策諸生且謂五百死士無歸而是方屢遭水旱豈亦噫噓湮鬱之氣上薄陰陽之和歟余對激切公曰此吾黨之責也議將建祠祀之苦於經費而公亦適值內遷遂中止之爾來又三十年矣余叨祿仕不敢負厥初心茲自浙歸檢括俸資經紀祠事相攸筮吉得地於五木鎮西觀文橋之左聚材鳩工躬

不才集卷八

四

自督率始於嘉靖癸丑之三月至冬十月落成凡爲前堂五楹中肖二公之像東西廡各三楹春秋有事則合五百死士而附食其下後爲燕寢五楹神厨二楹迤西以北仍築室三間施僧守之鑿池繚垣啓門南向隱隱與虞橋相望題曰二忠祠云余惟正氣之流行於兩間也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忠義二公與五百死士之英魂固無所不之也豈必廟貌於委身之地而後爲得所歸哉寔以人心易失而難全世道易流而難挽而嚮赴之幾間不容髮蓋其初若無所重輕而積習以成則懸若霄壤是故有植

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有朝秦暮楚視去其國如視傳舍者人同此心何若是之頓殊哉此古昔先王所以樹風聲表宅里以慎其感也慎其感則中人以下皆知所趨而人心斯有足恃不然則大敵在前甘心竄匿若彼張全朱華輩者獨非人也與哉獨非人臣也與哉鄙夫昧心視軀為重偷生一時竟亦腐滅其視二公之一死以全人心以盡臣節偉然為烈丈夫而千百世之下凜凜猶生者相去何如耶雖至愚者當自有辯而頑懦者亦將勃然而興矣以一髮而引千鈞此固余迂愚之見而立祠之意也因勒碑

本志卷之八

五

臨邦

以記之割田二十畝充享祀修理之費具列碑陰

梓溪劉氏義學記

古今之美而章盛而傳者豈在於聲華勢利間哉亦豈矯強修飾聚交振譽以聳觀聽者之所能哉要諸出於人心之固有通千百世之上下而莫之能違者斯歷久而彌芳也雖或時事有常變世道有汗隆而其所為之迹有興廢毀復因仍遷改之不一而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則恒如一日而倡導率作之真幾聞者斯興觸者斯動矧為之後者有不愴然以思惕然而奮而上訴其所謂美盛者乎故曰君子之道為可

繼也苟為之前者徒從事於聲華勢利之間而矯強修飾聚交振譽以聳觀聽則雖欺炫於旦夕取憐於市人而後有作者將羞稱之又曷足以永其傳耶此余於梓溪劉氏之義學所以重感其先後之有人而作述之相承也初劉之先居於信州之玉山宋淳熙間有諱允迪者宰德安有惠政時值晦菴朱先生守南康甚為所敬信及待次家居乃即玉山之桑田建立義學以教族人子弟而四方之學者咸造焉既晦翁與象山陸先生為鵲湖講學之會數主於劉氏乃為作義學記且自書以勒諸石元末學毀而記石獨

本志卷之八

六

何昇

存迨正德乙亥李公夢陽以副使提學江西遂進劉氏諸生并檄其徙居南昌之梓溪者諭以修復之意時梓溪劉君繼在諸生中以學行受知於李公屬董其役學遂告成越數年姚源寇起乃再毀焉嘉靖丙午巡撫江西都御史傅公鳳翔至廣信蓋鵲湖講學之所而有司因以義學告遂下於南昌府縣胥議之今武選劉君廷梅與其弟廷楫皆繼子也時方先後舉於鄉乃相率以承厥考之志且謂南昌在省城首善之地而玉山子弟多樂游學於茲莫若於南昌建學而徙晦翁所記之碑以植于其中則族之子弟遠

近稱便巡撫公如其議遂委南昌知縣皇甫渙督率之於是武選兄弟捐地若干畝及所得坊牌續食之資悉以助建學之費而宗人咸願趨其事經始於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落成凡爲堂四楹左鑒浴沂所右築風雪亭次爲思齊堂五楹祀晦翁於其中以允迪公配次爲講習堂五楹旁作從義崇德二軒左右各列號舍二十間學之前立坊一座扁曰梓溪劉氏義學示重建也坐坎面離白狐諸峰峙其前章山環其後中雜植以松竹檜栢而學之六部可謂勝矣武選君乃諸余請記余聞之夫人之爲子若孫者其先

不才文集卷末

七

張邦

祖有美而弗知不智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乃若允迪公之在當時晦翁謂其爲政有本而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則其所謂美者可知已矧其時驚湖之講始若聚訟而終則會歸於一其精旨要義尤其所親聞而密領者要末可以鹵莽窺淺近得也是必本之人心之固有不著形迹不落方體而融會浹洽有不言而喻者矣後之人若但規規以繩其迹而不于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屑屑於文詞藝能之間而不能反躬體認以實自致力顧曰吾學矣吾學矣則斯學之建也不猶據室廬而棄寶產負筐篋而遺珍貝也乎武

選君篤志於學固能知前人之美而傳之者敢以是質之而與游斯學者申告焉

友士軒記

薛子宰浙慈谿之又明年爲嘉靖丁酉病火再疏請學職適得江西九江教授至則學廡蕪圯即小學居焉逾年戊戌春三月僚友諸生議於明倫堂西偏築軒三楹以居効材呈工不閱于有司甫越月落成諸生問名焉薛子題曰友士因爲言曰維茲江州紫三湖帶九江匡廬聳峙與衡霍並稱人文沄臻著自古昔迨宋熙寧間濂溪周先生倡明理學以興起斯文

不才文集卷之八

八

算

及罷知南康軍築室于茲以老余在江東蚤動向往以靈秀畜發風流所漸必有耆儒宿學忠信材德瑰瑋卓犖之士生其間冀一寓游以藉觀法庶幾鄒孟氏友一鄉友一國以及天下以進古人之意乃今來與爾二三子游余寔不逮所望於爾二三子者尤不啻如爾二三子之望於余也其自今爾二三子往來斯軒尚各懋厥修以務復其本心以匡翼余存誠去僞勸善規惡正倫厚俗明經藝文日刮月摩無怠無畫期尚友于古庶藏修游息類皆實地而麗澤相觀斯軒於余不爲無助矣不然則昔人之築於茲者若

齊雲紫煙之閣琵琶浸月之亭一時豈不稱勝自今觀之果何益哉軒雖朴陋將不有同於是也乎吾儕願相懋哉是役也諸生某某寔董之更有勞焉因併書以刺諸石作友士軒記

觀易臺記

薛子署白鹿洞書院日盤桓於五老峰下樂其奇勝自謂與僻性相宜但好事者時或至止亦未免接應欸答諸生中好靜者稍以為言於是講習之暇相從游覽逖訪窮探踰年幾徧匡廬諸勝矣一日偃息於東林寺中僧弘演出廬山志視之且指說往跡遺事

不古文集卷之八

九

何昇

余謂之曰此皆吾所知亦古今人所共游也茲山鎮壓九江南康盤據三百餘里其幽崖絕壑不可勝計必有人跡所罕至者汝尚為我言之僧遲疑踰時謂此中有人相約勿洩然業已露矣踰旦僧遂引余出寺東稍南折踰澗水入山坡僻仄陡峻不容竹堦余乃攝衣徒步攀崖緣澗登陟窈窕紆迴灌莽無慮數十重始於香爐峰之陰長松修竹中得紫雲菴而棲息焉菴有禪僧獨趺坐榻中始若弗憚既亦相解余遂樂而留之菴之東有巨石如砥縱橫約三丈餘余終日坐於其上恍若有悟時聞遵巖王子以叅議分

守是方聞之亦徒步過訪遂屬有司為余築室三間題曰觀易臺云余時倦於支離行不挾冊或進而問曰吾見先生之居於是也終日頽然爾矣觀易之義將無負乎余顧謂諸生曰夫夫也謂易為真有畫也謂易為真有卦爻象象也二三子不觀乎日月之往來草木之榮悴雲物之卷舒游塵之聚散俯仰只尺變態倏忽上下六合消息萬狀無在而非易也無時而非易也吾之觀易也觀是焉爾矣諸生聞吾之言若有契焉遂請書以為記時嘉靖戊戌秋九月既望也

不古文集卷之八

十

何昇

祠堂壁記

我薛當洪武初高祖祥伯府君自後圻遷茲余巷至我先考功府君殆四世矣世業就衰室廬圯廢歲時祀先悉從簡率我先考功嘗自歎曰傷哉貧也無以為禮嘉靖癸卯應旂為南考功主事秩滿奏績還自京師節縮俸餘遂於居第之東南卜築茲堂奔走因仍未遂修舉丁未秋先考功背棄既塋立主乃參酌程朱之議奉高祖以下神主次第列龕以虔祀事庶幾協義申情但應旂次非宗子而合宗收族之法則猶不敢犯分以明禮也嗚呼必宗法行而後祀禮斯

明備矣今宗子沉淪罔克萃漢倘賴前休嗣有振起
再當詳議姑刻石壁間記之以俟

大觀草堂記

夫人孰不有所觀哉而自私者恒蔽之也夫人之觀
亦曷嘗有小大哉而自蔽者恒滯之也蓋觀不在物
而在我以我觀物則萬物皆備於我矣觀不在目而
在心以心宰目則百體皆令於心矣故曰心大則百
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通則無所不觀觀斯大矣
病則有所不通觀斯小矣然則心也者其觀之所由
以大小乎彼自私而蔽且滯者固不足與語此其或

不才集卷六

十一

張邦

有志在立德而矯俗欺世以爲賢志在立功而簿書
期會以爲能志在立言而詞章訓詁以爲才問其名
則是究其實則非者皆其志不早辨而卒墮於自私
之歸者也吾見其擾擾焉爾役焉爾將何觀邪又
何望其觀之大邪噫此大觀之所以不易言也西磐
張公早歲即有志於聖賢之學既魁三晉舉進士爲
縣令爲諫官爲京兆爲御史中丞爲大司空爲南大
宰蓋其數歷中外者垂五十年於茲矣中間當大事
建大節臨大變斷大惑以一身鎮天下而天下與之
以一言率天下而天下從之盤錯紛結不能紊黯闇

汙濁不能加得喪利害不能動權貴威武不能撓非
以所觀之大而能若是乎唯其所觀者大故能超乎
萬物宰乎衆動而已不與已不與而天下之能事畢
矣蓋公平生所學唯務反身切實以爲功而真積力
久自有得於寒暑晝夜動靜消長常變順逆進退存
亡之道故其爲觀者如此而扁其亭曰大觀始若以
之自勗而終寔有自得之意也豈漫爲游息云爾哉
夫公生太原寔漢太史遷所生龍門之域昔人謂遷
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
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于河洛

不才集卷六

十一

張邦

能盡天下之大觀故其爲文雄深奇偉卓絕踈越而
後有作者莫能及焉余則以爲遷勤於足跡之餘傳
於觀覽之末僅發於文辭而無得於理道唯是史記
一書甚多踈略抵牾蓋由其所歷者雖廣而得於目
者皆形色貌象煨燼糟粕其所觀者小也孰若公之
居於斯堂也不離於几席之上而觀於寰海之內外
今古之往來悠然而默會超然而自得哉雖然觀
也公自得之亦自知之非夫人之所能言也余未登
斯堂而待公有日因公屬記故擬議以復而非敢爲
倣也登斯堂而親炙公者當自有以信余之言矣

代京畿道題名記

御史以監察為職以浙江等十三道為署出入中外凡以肅察貞度其任則既重矣京畿道則又在十三道之右為特置焉說者謂始以僉都御史領之既而易以年深御史然稽其沿革不見於會典唯今兩京畿道印信內一係洪熙元年所造則是為御史所署其來已久豈僉都御史之設乃洪武永樂中擬議時事而御史乃後來之定制歟是皆不可考矣嘉靖丙午今光祿少卿王君某嘗以御史視道事值署舍為淋雨所圯乃修之以復其舊因思文獻無徵而前之

不才

主一

何昇

蒞茲道者姓名且不具存於是即其所可考見者將扁之于署以請記于余既而党君某以御史踵至遂勒石題名以申前請余惟我國家建立諸司各有職掌其條理非不森然備具粲然詳明但政務文案日繁月靡叢委山積而胥吏或乘之以生弊端開利孔亦其勢然也故律嚴照刷之條重隱漏之罰而每省必以御史董之若是道之設則又居京師重地而六卿五府暨百司庶正之文案咸聽照刷所以行移體式視諸道有加蓋隆其任俾得以行其事也夫何習見者視以為常而奉行者旋不如舊送刷者或呈

其一而遺其二照刷者或許于細而略于大而當時建署設官之良法美意其不為彌文故事者幾希矣前此姓名之日就湮滅又何恠哉今二君乃能興廢舉墜旁搜前人列之貞石此豈以誇重委侈美觀乎亦唯循名可以責實鑒往可以詔來庶幾相與以有成耳昔柳公綽誅舞文以存法歐陽永叔治官書以求生古人之於文案其用心類如此今登茲石者豈無若人哉有若人焉而不傳後將何法非其人焉而遂泯後將何戒此二君所以必題其名者蓋真與人為善之心協恭體國之念固無所不用其至焉矣矧

不才

古一

何富

於職事肯徒文具以塞責乎此吾所以樂記之而且以為後之君子告也

常州府理刑廳題名記

夫刑者先王不得已之制也先王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人生有欲物群則爭是故教以三物坊以五禮而天下猶弗率焉於是制辟定令以齊之懼其或犯也必縣諸象魏徇諸道路而俾之知避懼其或濫也必求臯陶伯夷其人以任之而俾之折中嗚呼此其情豈得已哉夫何先王之道寢微而文墨之吏旋作巧法比况亂獄滋豐而天下始愁怨矣我國家

生明飭慎恤兩京則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十三省則各設按察司每府則各設推官中外相維
可石有辟無非所以求刑之中也然是諸法官職有
崇卑而惟推官為又次焉是諸法官責均理刑而惟
推官為獨詳焉夫責詳則怠忽或生職次則逢迎易
起且獄詞之成多自下以達上由外以至中也一失
其平將誰與理矧吾常為畿輔之郡而按察無專設
之司監司詳刑惟推官是聽蓋其責不獨詳且又專
矣是故得其人則一方之刑平不得其人則一方之
民冤此其所繫不尤重且大哉嘉靖丙午嶧裴君仕

方山集卷之八

五

何嘗

濂以名進士出推茲郡恕以求情嚴以執法凡三年
刑清民服部使者屢以名聞下詔徵入先是君嘗語
余以諸郡理刑之署類有題名以別賢否示法戒唯
常獨無猶為缺典遂攷之郡志詢諸故老自洪武迄
今得杜公循而下凡若干人將次其名籍以勒諸石
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至是武進楊侯巍成其事而致
君屬文之意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諸公往
矣而其名之登于茲石其行事之著於當時者則固
昭然在人耳目也觀茲石者必將指之曰某也賢其
也否某也可法某也可戒寧不惕然有動於中乎嗣

是諸君子尚有不為賢不為可法者乎此寔表君與
人為善之公心為民造福之至意而楊侯又克成之
也是故為之記

蓮塘書屋記

蓮塘書屋者故欒州東鄉今蓮塘吳公所築也其孫
德輝君家食時寔居以修業及服官江右乃謂余曰
蓮其有徵矣乎維我先世居祁門之蓮塘塘故有
蓮既積莽流壤堙為汙池者凡若干年成化乙酉蓮
乃盛華先大父遂舉于鄉因屋其上扁以今名且曰
後世必有徵斯蓮者迨嘉靖甲午余亦舉于鄉明年

方山集卷之八

六

何嘗

乙未第進士斯固吾祖之遺而蓮之徵也願請一言
以記之余乃為言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福祥之兆
固造物所司而善則慶信則順庶徵感應之機則寔
存乎人而有不可誣者是故孝道至則蓬蒲出繼嗣
平則賓連生曆紀次則萱莢秀賢否序則平露榮養
耆老則芝草茂政升平則木連理斯皆草木之祥而
致之各有自焉者蓮塘之蓮其勿類是也乎吾於是
益信夫吳之世德與君之所以賢也不然則榮悴開
落固其常耳又何徵哉昔濂溪周子愛蓮而著其說
謂其出於泥而不染命為君子之華夫固有所取爾

也蓮塘公吾不及見吾獨觀德輝君筮仕宜春再調南昌繁冗風塵中洒然不爲所汨沒則其平生所自樹以守乃祖之遺以光先世之緒而徵之蓮者非徒以榮貴焉爾也自茲以往將益懋行業則書屋之築又豈特與三槐堂並傳而已哉

晉齋記

無錫華師魯以晉顏其齋謂其先大夫職方君寔命之廼屬薛子記其事薛子曰記者識也以識不忘也師魯其將識其先君子命齋之意乎抑亦以晉之爲義尚有當細繹而默識之者乎夫記晉者莫詳於易

方山文集卷之八

七

何

易晉者進也爲卦坤下離上蓋日出於地進而益明之象也理無停幾學無止法君子自昭明德不日進則日退固不容于少息矣雖然知進而不知退君子不謂之晉也故摧如愁如以貞而吉晉如鼫鼠雖貞而厲審是而進則失得勿恤而進退存亡可以不失其正晉之爲義始得而聖學其幾矣職方命子之意無乃猶是也乎師魯篤信好古銳於進修長日齋居其必以余言爲然而思昭令名矣余少與職方君同游學而師魯之請又殷也於是爲之記

南窓記

夢江子儀從余游既歸踰年與其兄子雲偕來歲暮復告歸乃合辭曰吾家君治生樂善築精舍以居開南窓以自適人因稱爲南窓居士願請一言以記其義余曰茲義也何容言哉南窓君當自得之耳夫窓牖也戶之有牖以通明也南則於位爲離於時爲夏易曰明兩作離爾雅曰夏爲朱明夫固皆明之義也天之生人其心本明人唯自失其本明之體而邪暗塞焉則不惟功名富貴聲色臭味爲足以汨沒沉溺雖苦心積慮讀書窮理亦皆爲障蔽矣是故曰明命曰明德曰明善聖賢所以喫緊爲人反覆言之而

方山文集卷之八

六

何

不已也而君以南窓自適豈將琴鐫圖史之玩哉豈徒盤盃几杖之警哉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可以見顏跖之義焉可以見克明之義焉可以見致知之義焉其於古聖賢之學亦將自是其幾矣由是而之焉則日月之往來雲霞之聚散爲魚之飛躍草木之榮悴凡南窓之所見者皆其活潑之光景也昔人所謂八窓玲瓏者亦將於是乎在而明之時義大矣又何方所之拘哉子歸試以吾言質之而君其然乎其不然乎其必有所自得矣二子其記之以歸

擒虎記

東臺余侯守吾常之明年政平化洽四境又安惟夫
椒之野有虎弗靖父老胥造于庭以告侯曰明府下
車威惠並著群生咸遂則既受賜矣獨吾鄉僻在湖
山虎尚為暴晨夜罔敢出入林麓不便樵蕪遠近震
駭搏者退避唯侯神明其謂斯何侯即慨然曰有是
哉吾在此而虎毒吾民是抗吾也昔韓昌黎因鱷魚
出沒瘴海尚欲操強弓毒矢與之從事而况茲虎在
名山沃野獨能為吾侮乎於是下令虞人往即虎所
虎乃怒吻迅形奮髯爍目人立而號聲震山谷草木
偃仆若將向而前者虞人叱之曰吾奉太守命來若

大方先生集卷之八

九

何富

敢當我敢當太守乎虎於是垂首喪氣斂尾入羅遂
縛之以歸獻于侯所侯值有事舟行陳之橫輿歛勞
賞功歡呼載道余適過焉相率觀之雖僵仆偃伏而
雄軀偉幹鈎爪森牙猶凜然有咆哮之象也維時別
駕霍曾二君咸在舟次謂余不可無紀余惟宋尚書
守九江劉光祿守弘農而虎為渡去史氏侈為盛事
然莫非王土莫非吾民渡河出疆能保其無貽害於
彼一方也哉孰與余侯搏而殺之若叔教之斬蛇管
輅之斷狐豕除民患不尤快乎不然吾恐太山之側
縱無苛政而婦人之哭且將有所不免矣雖然幽壑

陰崖鬼魅生焉汙池莽澤蛇虺窟焉唯侯之心事光
明洞達如日白天青侯之政事平易正直如春溫秋
肅此其所以妖踪猛跡自不能容而平康之福斯民
其永有賴乎是故為之記

大方先生集卷之八

十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八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九

序一

司馬文正公集略序

司馬文正公集略者吾師涇野呂先生謫解時所校錄也嘗刺諸河東書院東南士人罕有得者歲戊戌浦南胡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屬兵備副使文峰俞公某刺諸贛州已亥告成適俞進按察使謂斯集當公諸遠邇而楮墨之資又弗可以獨費贛也於是移置臬司語應旂書諸末簡余惟文正公之在宋室其人品相業孚格華裔昭示宇宙雖庸孺牧圉罔弗知

本方山集卷之九

十一

慕而彛鼎簡籍紀錄靡盡固有不踈論者獨其文章之盛惟耆儒宿學庶幾見之而揆諸天下乃尚未獲與歐陽永叔蘇子瞻諸集並行俾得戶讀而人誦夫歐蘇與公繼踵而出皆推讓公者豈其時有高下哉寔以公先後入相勲德獨隆而嘉祐治平之治尤爲揚休誦法者所專美而自不暇及乎其文也豈亦以家傳集之卷帙浩繁其勢有不能以徧布邪是誠吾黨之缺典而諸君子之心所不能自已也乃今斯刺行則公之言與公之德之功並如日星河漢之經緯上下而凡有耳目者所樂聞而快觀矣然則文峰公

此舉表章先正嘉惠後學慮悉賴人厥公且仁是亦文正公之存心也是又不可以不書也

韻要序

夫書古小學也然經緯成文錯綜備物昭垂作述裨贊治理洋洋乎流行顯設用莫大焉是故聖人取諸夬以作書契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夫亦以其所繫若斯之重也世滋僞見是非罔質各逞其私故仲尼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云蒼頡史籀遐哉邈乎其傳莫續爰歷博學爾雅急就諸篇以下著述煩多

本方山集卷之九

二

罕得其真雖以子雲介甫窮奇博極而方言字說議者猶不能無遺憾焉說文韻譜雖未深究字本然刪煩舉要似有端緒而藝文諸異承襲舛訛者又多其之省究昔人謂讀書不識字猶以意義言也今殆併形與聲而茫昧之矣綴辭若工於義無當將何以哉唯是涪松泉夏公嘗督理學政深爲此懼及爲江藩方伯政成化行而講藝論道尤惓惓焉暇輯是編題曰韻要其字取諸韻會其序取諸韻府每字各從其類而繫音釋於下方不立異眩博而慎考精核約而該邇而遠易簡而名義具悉蓋寔便於識字非特如

世之資吟咏爾也公之用情良亦勤止學者於是而究心焉則發之文章施之政理咸可無倍而同文之道亦於是乎在矣又豈曰能注蟲魚辨鼠豹而已哉

代禮記正蒙序

某少業禮經嘗歷考諸家訓釋每苦其說之浩繁而盡蛇非馬之談則又各逞其縱橫辨駁岐途殊軌莫或適從而禮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人物維持古今與夫帝王因革損益之宜聖賢作經立傳之意多違悖乖謬而去道日益遠矣夫禮也者體也履也其於人不啻飲食裘葛不可一日缺焉者而切近精實又

方山文集卷之九

三

非由外鑠也今夫禮記一書說者雖謂戴聖所集本儀禮之傳而鄭康成謂月令秦不韋所修廬植謂王制漢博士所錄然而三千三百之儀綱凡具舉究而論之是書之作多出自孔氏其徒七十二子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而生人之義大矣漢唐以降代有表章迨我明興學校立官科目取士其於是禮尤致重焉但後學病於浩博難於師傳誦而習者比之諸經爲類頗寡御史陳公某自爲諸生時即研窮是經博取約會究其指歸繼又集海內名賢

相與反覆是正積以歲月遂盈卷冊據經合傳不事鑿說誠有得於禮者也既出按江右乃命某校對刊示學校題曰正蒙謂可以訓蒙士示不自任也夫是書行其於學禮者殆不爲小補矣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丁酉福建鄉試巡按御史某寔監臨之先是乃聘教授某教諭某爲考試官教諭某某訓導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乃合提學僉事某所簡士二千九百有奇如制三校之得士九十人梓其文二十篇爲錄以獻應旂乃廳言曰福

方山文集卷之九

四

建古閩粵之地其俗至醇而其人至朴也晉氏以還藝文肇見靈秀鬱紆幽光旋耀迨宋楊朱鉅儒載道振鐸寔明寔昌一時士人知所嚮往誦法先王修明禮樂繹微闡遠沂沿孔孟者蓋相望後先也自是閩雖僻在南服遂與鄒魯關洛並稱于天下應旂少嘗讀其書誦其遺文而夢寐武夷之陽冀一寓游以慰高山景行之念無從也迺今得服官黉校應聘欽才歷豫章踰劍嶺顧瞻武夷諸峰迴旋聳峙出沒雲漢若昔之滄洲寒泉宛然上下及浮建溪達螺江秋水時至涵浸渟渟流行繚繞而所謂伊人真若邇洵可

從者乃竊歎曰美哉洋洋乎山川之勝區也名世者將是在乎故是錄也言雖人人殊類皆發性命之蘊通古今之宜盡人情物理之變究禮樂刑政之具其氣昌其辭達其志廣其思深其稱文顯而指微其舉類邇而意義遠謂其毓秀孕靈以洩山川之秘而服習儒先者非邪於乎盛哉唯我國家百七十年于茲菁莪棫樸之化達於天下漸漬淪浹暨我聖天子御極丕闡宏猷增飭懿矩黎獻共臣薄于海外况茲多士涵濡聲教昆侖磅礴固宜其出而式昭前烈以茂翊昌運彬彬翼翼若是乎其盛也或曰周禮大

方丈集卷之九

五

司徒以三物教民攷其行藝而興其賢者宜其績戎奕世以似以續顧小雅皇父鄉士之什其時錄用者尚多可慨迺今所錄者文乎哉某曰不然齊桓伯者叔向陪臣且聞角而識竊戚聆言而知驥明雖人非其至者而感應則有機矣矧是役也諸執事協心偕事精覈嚴遴拔十得五亦庶幾無憾焉者仰惟聖天子側席求賢用圖化理茲爾多士逢陽邁會騰茂蜚英固將漸鴻振鷺揚于帝廷其毋虧厥素履以貽諸執事之羞維爾多士懋之哉

六朝詩集序

今天下論詩者謂不關理論理者多病詩一及六朝不遑窺觀而襲聞傳聽已槩擬其侈靡矣烏乎詩本性情表正汗隆理無不在不有獨見率同耳食未可與論詩可與論理也與哉故曰商賜始可與言詩也或謂六朝詩惡得與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詢聖人所擇狂夫采薪咸為陳列故仲尼歸衛而正季札聘魯而觀蓋未嘗遺乎列國之風也齊梁間人士獨非閭巷歌謠棄妻思婦類邪昔王通氏聖之修者也其所續詩今不槩見然觀其稱士衡之文以及靈運之傲休文之冶鮑昭江淹之急以怨吳筠孔珪之怪以

方丈集卷之九

六

怒謝莊王融之纖碎徐陵庾信之夸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諸王之繁謝朓之捷江總之虛顏延之王儉任昉之約以則是其所續者大都皆夫人之詩爾四名五志意義所繫豈微乎哉然則斯集也固不特漢魏之餘波初唐之濫觴也矧夫諸侯不貢詩行人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列代之風泯焉久矣論世以徵化者于斯可以弗之觀邪

刺中唐詩集序

蔣子惟忠得中唐人詩十家刺成語薛子序之薛子曰文章與時高下而聲音與政相通詩固聲之成音

而盡文章之變者也古昔盛時行人采之太史陳之以觀民風察治忽而季札趙孟亦因之以論世觀人是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自三百篇後漢魏六朝代有作者惟唐以之設科士類興起迨至中葉沉涵超悟舒懷發情不靡不弱宛然真切而三百年汗隆升降之會一諷詠而可得矣雖其人品造詣不能皆同而言有可取固不當以人而廢矧其間若獨孤常州者尚德藝經立憲誠世深為梁肅崔祐甫諸人之所揖讓刺諸吾郡固亦甘棠之遺音也蔣子杜門自修考業尚友其為是也又豈特止於詩學而已哉

不方集卷之九

七

何

泰泉詩集序

余少則聞今天下有黃泰泉先生先生生嶺南既入史館尋復歸泰泉山中及起掌翰留院余獲遂觀見先生出斯集授余序之余諷讀既久乃作序曰蓋觀天運群動地效萬形玄化應感莫疾乎風風之為用大矣哉是故先王作樂以宣之夫詩樂也寓言喻志巽入默移豈直樂云夫固所以為風也忝民南薰卿雲江水遐哉藐乎厥義迨矣迨周太史采陳以觀生仲尼刪述以經世至今三百篇與易書並訓懲勸蓋特深焉漢魏以降藝苑爭馳文質偏勝唐人獨尚作

者彬彬開元天寶號稱極盛然已不逮元鼎黃初其去前古則逾遠矣宋元名家大都韻文風義浸微詎能動物迨我明初高楊詩人沿襲勝國真闡王猷際茲昌辰亦何取於綺靡邪弘德以還宣湮通畜振藻揚芳時則有二李何徐樹聲藝林風流宇內然長沙逞才其窕則近關西擬古其窕則拘信陽備體其窕則弱長洲精詣其窕則促雖亦文章之巨觀終難與乎風雅之極致也泰泉粹質殊才貞志玄德博綜丘墳窮超往烈發沉鬱之思協聲氣之元參體互變運哲盡神足以刊數代橫八紘洋洋乎與邃古同

不方集卷之九

八

張

三槐餘慶圖詩序

餘姚王子維岳舉嘉靖乙未進士為南理評事踰年會元嗣誕生覃恩封若考培軒君如其官母熊為孺人時年俱七十矣於是士人追惟維岳之先寔出自宋文正公且以迄于今代有聞人襲休駢祉蓋有自云乃繪三槐餘慶圖及為詩歌以貽之而屬其同

年薛子爲之序薛子乃爲言曰余嘗觀漢史遷記世家至其嗣續興衰之際未嘗不反覆致意令人惕然以思也夫其指切其辭危豈微乎哉誠思之將自信世業不可玩德澤不可恃而日兢兢焉以懷永圖矣子王氏之克永世固其明德之遺而敬承勿替以紹乃前哲余於其后人亦安敢誣哉不然若但以燕之後士爲召公之烈而趙武復立率歸成季之勲則樂書之後終及於難伯陽之政不能保叔鐸之祀是又違何說邪且周官曰面三槐爲三公位焉王景叔一時之意蓋爲是耳遡觀厥先休徵之孝通于神明仲

不才集卷之九

九

何適

淹之學遠追周孔則其所以遺后人者又豈特若是云焉爾也晉范宣子謂其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夏爲御龍氏商爲豕韋氏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以是爲不朽魯穆叔則對以立德爲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而宣子之論不與焉夫豹之所云不朽者若斯斯其爲慶也大矣余觀維岳忠信慎重克自樹立其志固不專在于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者是故因述以闡餘慶之義而進王氏之後也

永思集序

永思集者休寧胡子孺道所集也孺道父木齋翁嘗

拂永思亭以念厥考木齋亡孺道持彭澤陶侍御狀不遠數千里跋履關陝請涇野蹊田漢陂諸公爲銘表傳以葬諸公憐其孝各如所請將歸值涇野卒孺道視含歛焉於是馬王以下感生死別離咸贈言孺道歸凡所得於關中者悉彙而刺之題曰永思集仍亭名也初孺道嘗與薛子同游涇野呂先生門至是屬序斯集薛子讀之既遂書之曰文矣哉可以永孝思矣世胡氏者其在茲乎夫人之事親也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而徒以榮進利達爲能顯其親者斯固末也已其有藉文以傳而托之匪人又惡在其能傳

不才集卷之九

十

何適

哉孺道蚤得師知所向往今茲走關中關中之數公海內聞人也之數公之文皆理道之言而風容色澤不在秦漢下也后之繹其言以尚友其人者不將併其所與者以傳邪孺道可謂識其大者能孝其親矣昔陳瓘生長東南不識伯淳至爲范淳夫所唾孺道素受涇野之知卒與相嚮而哭之列且關西名勝咸得相與周旋豈偶然哉乃又知斯編匪直爲胡氏家集爾也爲之序

沙洲草堂圖詩序

嶺南瀕海汪洋灝瀚淳畜流轉發爲才賢率多聞人

著士乃今復有逸民隱於沙洲誅茆結室以自蔽不求人知人亦無知者邈觀風流其諸漢陰陳留老父之儔與厥有博士弟子歐生大任誦法孔孟以其餘力藝文著爲詩歌古辭駸駸乎入漢魏晉唐諸名家方且志凌五岳周游四方訪問名勝所至名勝多樂與之游詢厥所自沙洲逸民子也沙洲在數千里外仰高風者以遠弗克至爲艱於是圖其草堂賦詩歌詠逸民由是播聞人士間矣方山薛子見而歎曰龍隱鱗鳳藏羽翼遠性逸情深潛長逝俾網羅者無慕斯固逸民志也噓氣成雲將降時雨維苞踴躍覽輝乃

方山集卷九

上

下

又自有不容已者蓋物理也逸民名世元字本仁謂爲逃名而名隨者非邪

尚湖留稿序

海虞丁子顯之舉進士歷官南選部郎中正德中以註誤去既諫垣白其事詔復登用時值其舅氏陸水村位冢宰累移書促之起顯之辭不赴雅志藝文多所著述是稿蓋其一也嘉靖壬寅秋其友趙子德光屬薛子爲序申之再三以吏冗未有以應也迨冬十二月顯之死矣薛子哀厥初誠義同挂劍乃作序曰夫文豈易言哉天垂諸象地效諸形人顯諸言合

而論之三才之道一故其文亦一也典謨風雅經緯上下人文至矣嗣是以還代有作者雖未盡追古昔並擬象形而各從其適固亦不害其爲文也獨漢楊子雲唐柳子厚文章超詣駸駸與三代同風而失身後檢君子羞稱縱其幽玄菁藻高標藝林瓊玉英華著聲辭園亦奚足論哉廼顯之淡泊清修遺落聲利鴻飛鳳翔山棲淵壘悠然物外詠歌徜徉五柳歸來無名自在蓋庶幾焉而文之工拙弗較已知其大篇短章體裁各具又自成一家言也是故可刻也顯之名奉尚湖其所自號故題其稿云

方山集卷九

上

五岳集序

夫言心聲也文又言之成章而經緯於其心者也然人藏其心不可測也知言斯知人矣是故叛者辭慚疑者辭枝吉者辭寡諫者辭多誣善者辭游失守者辭屈持是以御天下之言宜無違者然而不盡然也故仲尼傷之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嗚呼其衰世之意哉迨至於今則又甚焉甫掖重縫高談極論辭尚虛玄義多通變幾於達性命之本窮仁義之原而漢宋諸儒殆將揖讓蓋不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

子矣至考稟稽素或多自戾而因以見侮於世若是者謂盡為夫人之罪也可乎五岳任先生少負奇節正學崛起西蜀發為文章不事掩飾故自制策以至於其諸著述類皆由衷之言雖讀其奏對者以為似謨訓讀其辭命者以為似左國讀其議論者以為似孟韓讀其敘事者以為似史漢讀其詩賦者以為似風雅而先生正大之心忠烈之氣超邁之志清逸之才幽玄之思遺曠之情則固隨感而發固未嘗依倣模擬而為之也天下亦自信其為人而非言行相戾者流也或謂蘇子瞻惜賈誼為王者之佐而不

不方丈錄卷之九

主

何

能優游浸漬以用其才以是為先生望吾則以為子瞻既知此矣且猶深受神宗之知顧乃終身奔播而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者何也要之氣運所關非人之所能為也不然曾有兩生而文中子以大匠許之唐有李白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豈必其依間取容務俾功業之見於世哉矧先生官吏部薦賢縉惡不受私謁改春坊詞林衆方競進而先生毅然以去此其風節固可以庶頑立懦而裨於世教者大矣以是而觀斯集也又豈空言無施者哉昔歲乙未先生校文禮闈其寔出門下自是知先生為最深乃今待罪

肝江先生館甥李子伯可叅知江藩其文章行誼寔先生同志之士也以余知先生遂屬序斯集云

豫章文會錄序

古者命鄉論秀取士以行後世設科較文取士以言此皆因時立政聖人不能易也漢世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豈不猶有古意然飾詐釣名以干舉希進者已往往出于其間是故較文取士庶幾得人於什一亦勢之不得已也但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其苟趨利祿者固不免逐於浮華及宋胡安定為教授歐陽文忠知貢舉士習翕然以變而制科得

不方丈錄卷之九

西

講

人為多迨至嘉祐以還明道橫渠考亭象山諸大儒率由此出然猶未免兼用詩賦君子有遺議焉迨我國朝建學設科罷去詩賦崇尚經義一時士人之所從事者皆聖人之格言至理先王之大經大法蘊之則為德行發之則為文章行之則為事業而合軌同趨不遷異物故鉅儒名卿亦皆由此出而前輩人才號稱獨盛乃今或巧立門牆別開戶牖言必神化而寔飾虛誇以惑衆語必性命而寔假聖賢以文奸曰知行合一矣寔則務口耳而遺實踐曰萬物一體矣寔則私於已而不公於人動稱下手工夫而不知其

所謂下手者何事動稱便是學問而不知其所謂學問者何據諸如此類難以一二指數有世道之責者欲爲之處則又因其冒吾道學之名而未免有所顧忌彼亦逆知吾之顧忌而託於斯名以藏其邪惡轉相鼓煽蓋不知其所終矣豫章諸進士修辭立誠相觀而善即以制舉之業闡明性命道德之微發揮禮樂刑政之懿秩然有條粲然有章可以見德行焉可以見文章焉可以見事業焉我國家取士官人之初意正唯在是而諸君乃能恪遵成憲敦本尚實不爲流俗變遷行且致用殆必不負所學而前輩舊德

不方史錄卷之九

五

救民急務錄序

無錫華師魯錄當代諸名公丈田泰疏暨諸論議行事彙編一編題曰救民急務示余序之余反覆誦歎乃爲之序曰誠哉其救民之急務也今之爲民害者固非一端而隱田詭稅移甲就乙則害民之尤者也婢獨顛連胥陷水火而疾苦危迫之狀呻吟號籲之

爲民上者豈一無所聞見哉然而恬不爲之所者非其怵惕惻隱之心殆盡漸滅也正由奸宄豪右食人射利一旦恐利之去已遂多方疑阻或爲危論或爲難辭或爲謗語務使丈田之法必不能行而後已唯是雖有愛民之心經世之志者亦因循坐視而赤子之命日就於淪溺煨燼無復更生之日矣嗚呼寧忍乎哉夫丈田果危也難也謗之所由起也猶且不可委也試取斯錄觀之其將以爲危歟聖天子主持於上公卿臺諫輔成於下田里之老羸殘疾皆願須臾無死以見田之就文賦之獲均也何危之有其

不方史錄卷之九

六

將以爲難歟王文安行之於蘇州危黔陽行之於安福繆溧陽行之於東陽皆不旬月而就緒制事體規制之詳施爲舉措之方條件次第至易至簡載於郭侍御之題奏馮司諫之或問者固一覽而可得也何難之有其將以爲謗之所由起歟蘇州安福東陽之謳歌尸祝家傳人頌而章文懿公之碑顧文康公之薦鄒東郭先生之語具在可覆也何謗之有夫民之蹈水火也有介於其側者苟能救之雖焦毛髮濡手足亦不暇恤今舉天下之窮民皆蹈水火而偃然其上者尚猶展轉顧忌而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邪肯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是以隨山刊木播種教稼雖環海為疆數年底績究竟為之今之君子有一方一路一郡一邑之寄者若各率厥屬委任責成固旬月可辦而易為力者也獨無能任其責者乎師魯以學校諸生顧有希文之志觀是錄者其必重有感焉矣

治生錄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物之有生固造物者之為之也又何以治為哉是故君子憂道不憂貧而士之恒心不因於恒產魯齋許氏乃曰讀書以治生為先

不才史錄卷之九

七

豈其誦法孔孟而顧於此有弗達耶蓋魯齋所言寔有伐檀詩人之意欲夫人之自食其力而不逐逐於欲也彼登龍斷執牙籌而厚自封殖者適以罔其生耳豈治生之謂哉余之生值世業中落賤貧無以為養甫束髮即訓蒙以供菽水弱冠獲廩郡學家人節縮買田以耕及舉于鄉繼叨進士勸駕續食之資祿俸崇直之給不敢妄費旋復增置佃諸鄉人照額歲入以為賦稅饔飧冠昏喪祭賓師燕餽百凡之需因錄田畝之丘段佃人之姓名租稅之數目彙為一帙命曰治生蓋有感於魯齋氏之義僅以養生不至無

顧分願足矣乃若侈大其觀窮極其欲如彼罔生者之為不惟吾所不敢亦不願子孫有此也且又聞昔人有言曰國家之賦輕於什一豪民之稅倍於亡秦噫敝也久矣小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吾更願承吾業者其於各佃務在體悉自額租之外不敢一毫暴殄以期同底於生此又區區平生之隱憂至念欲達之天下而未能者也苟能行之一家不猶愈於已乎願永念之

濬河錄序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李冰

不才史錄卷之九

六

西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農事殖夫然後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為職者或因循歲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為乎農者多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蓋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逸而惡勞則遠嫌而避怨而農事往往廢弛流離者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淳安吳君某以賢良文學選貢 明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

如家事川涂溝洫陂障圩塘丘陵墳衍堪壑橋梁靡不悉心疆理而承委申請畫圖貼說率皆躬自相度協人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勞而事集財不匱而工成而吾邑之民旱潦有備豐穰可望是君之功利濟斯民者寔大豈特如昔人所謂不負丞而已哉當漢大始間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歌之茲武進之田九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爲鄭國白渠之歌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錄樂爲之序以告天下之爲承者

方史集卷之九

九

九

軍政事例序

軍政事例者今御史某君所輯也君奉命清理兩浙軍政深惟憲度窺典章博采群情時事參酌成書釐爲六卷名曰軍政事例云於是布政某副使某請刻以布屬其爲之序某受而次第讀之乃作而言曰昔人謂國之大事在戎而經禮有五軍居其一先王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道誠莫有先焉者也三代以下論軍政者咸稱唐府兵最爲近古然不免變爲方鎮而貽五大在邇之患宋人懲之遂制禁軍於京師時出以衛郡縣其規模亦未嘗不宏遠而卒至

於武事之不競諸若此類皆由爲之後者不善於維持而無所據守遂不能補偏裨敝而旋失其立法之初意也我國家創業甫平即定軍制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統之其視前代之制可謂大備矣但承平日久漸次廢弛營伍缺乏雖時厘清理率難復舊亦以條例之散見事體有異同而一時奉行者不免得此遺彼而經紀之未周亦其勢然也夫國家之有兵猶人身之有榮衛也榮衛得其理則神氣完固而外感莫侵可以引年長世苟不察虛實不達標本而調攝無方則形色貌象雖若具體而中

方史集卷之九

九

九

寔消耗萎然弱矣是故古之人所以辨劑制方而素難諸書必會而通之斯能納斯人於仁壽也君之茲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而利弊之因革事勢之變通一展卷而可得其殆軍政之素難矣乎嗣有是責者循是而行之則事各有稽立可就緒而衛所營伍可復國初之盛永無唐宋季世之虞矣將不壽國脉哉蓋君遂抱宏猷融識遠覽事有可憑不論今昔善有可同無間人已故隨所事事輒存久遠之慮而立經常之法不徒爲一方一時之計也唯是按浙以來雖職專軍政而激揚所至風動區域凡諸感發人心

裨益治理寔有非軍政之所能盡者即是編而觀之亦可以類推矣

浙江鄉試錄序 楊中政勳

嘉靖壬子秋八月復當天下貢士之期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某先期戒諸司曰茲朝廷之懿典而臣子所當矢心從事者也以人事君責莫重焉曷敢不慎時清戎御史霍某巡鹽御史胡某崇教右文相與協謀恭事於是博徵文學之官遠近胥會某官某其官某為考試官某官某其官某為同考試官提調則右布政使某右叅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其

方丈錄卷九

主

某

諸執事各慎選以充既入院御史某復率衆而矢之曰百爾執事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其各嚴恪毋忽乃合提學副使薛某所簡十一郡之士凡三千有奇三試之得士九十人刺其文二十篇為錄以獻某以職事敢僭言曰維茲兩浙壤接畿輔限帶山海孕靈濡化鍾為才賢蓋自昔率多聞人而不可以一二睹記也其始至境遐沂風流追惟往蹟即茲科目一事論之自洪武宣德弘治以迄于今凡四壬子矣其在洪武壬子值當肇紀聲教未訖其在宣德壬子再經震遏鬱而未舒唯是浙中號稱得士咸以弘治壬子

為獨盛焉夫古今稱人才之盛者唯曰唐虞成周及稽其數一則曰五人一則曰九人而浙於弘治壬子之科所得士寔多而其最著者則有三人焉謂王守仁胡世寧孫燧也夫是三人者理學文章勲庸氣節誠卓乎一代之冠冕而百年之間出者也乃顧萃於一科不謂之獨盛可乎昔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不得聖人善人而思君子有恒謂才難也孟軻不但友一鄉一國之善士雖天下之善士猶以為未足而尚友古人不但屑為管仲晏嬰雖顏淵亦姑舍是而願學孔子要其至也然合而觀之狂狷固可進於

方丈錄卷九

主

于

中行而君子有恒固作聖作善之基也尚友古人願學孔子亦若是焉而已耳乃茲所謂三人者則豈徒一方一時之士哉究其所就蓋直追古人而上之而不當以近世人物例論矣諸士固誦法孔孟者其於取善之義亦既有得矣乎夫豪傑之士曠世相感應運而興今聖天子綱紀作人神化率物修明禮樂鼓鑄區宇而正文體端士習之詔則又屢申而不已焉歷年之多必世之久四視弘治間益深且厚矣爾諸士甄陶樂育浹髓淪肌固有不啻賦青我歌越撲馬已者則是遭逢之盛既已莫能云喻而茲三人者

又爾浙之先達而前壬子所得士也某所以重有感焉而不能不援是以爲勗矣爾諸士其無亦仰承聖化追跡若人而有所感發矣乎夫洪武宣德之壬子非無士也然未免爲鄉人而止以富貴終其身遂致氏名率多湮晦而郡邑志乘且罕聞焉況於天下乎況於後世乎爾諸士誠思及於茲則方進之榮祇益將來之懼唯日兢兢而懋乃厥修者有不能以自已矣誠若是焉則治教風化行將有賴今日之舉庶于前有光而某等之願亦可以少塞矣不然則先資自獻之言雖皆身心性命之理彌綸參贊之略而以

方集卷之九

重

何傳

刺童蒙湏知序

童蒙湏知五篇晦菴先生條列以訓童蒙也言近指遠事切理該養正之功端在是矣余視浙學之又明年深愧菲薄無能爲範而學校諸生未盡相信因思蒙養既失於初而遽欲責成於習染沉痾之後宜其若是之難也余真不諒彼已者哉因取先生是編并訓子帖數條詩六十首刻以散諸社學俾童子轉相傳習庶幾蛾子時循而日漸月摩將來不無得什一

於千百矣凡我社學之師其尚體余此意勿謂余之不諒彼已而視爲文具斯厚幸焉

浙江壬子同年錄序

嘉靖壬子浙江所舉士九十人循故事爲同年序齒錄刻成相率問序于余余爲語之曰子諸士今日同舉于鄉有司既有錄矣乃別爲茲錄者夫亦同人讓齒而示久要矣乎然有義焉同人之象著於易讓齒之說詳於禮咸可攷見是故以言乎同必如所謂同乎天不同乎人同乎理不同乎欲斯之謂大同之道以言乎齒必如所謂唯知有道以相師不知其年之

方集卷之九

重

何傳

先後乎吾斯之謂忘年之交夫然後同而能異異而爲同群不至於合汙獨不至於絕物可以淑身可以善世矣否則文是而情非外良而中慙不比周以求進則同利以相傾而遭遇稍殊情狀頓異若波市人之爲者惡在其爲同也哉余視學于茲諸士習以道義相規矧茲年誼何假於言乃復申之以此者正欲其要諸久也誠信而不渝則斯錄也不將風四方而永譽於天下矣乎

重刺朱子晚年定論序

義咸乙巳冬余以謫官赴盱江道出武林值文谷孔

君董浙學政送余浙江驛下携所刺朱子晚年定論見示蓋陽明先生所輯謂將以撤蒙障也越七年余亦以視學至浙進諸生而問焉乃蒙障猶若未盡撤者而文谷所刺則既散逸矣余為之慨悼者久之檢諸故篋向所示原本則固宛然在也因命工繕刻之夫朱子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其論何至晚年而定哉特以蚤歲亟於進人不客忘言解經釋傳遂涉訓詁而以言求者於是多蹊徑矣唯是晚年深自愧悔屢形翰牘亦冀學者之反求自得耳觀其嘗自詠曰獨抱瑤琴過玉谿琅然清夜月明時只今已是無心久

方丈集卷之九

五

張邦

校刺程文引

夫文以取士豈徒以空言為哉夫亦以觀素養而徵實用也然能言者猶或至於庸違矧言而無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邇來學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懶仍便者什九所作制文動襲浮套言

有司欲盈制額將亦不免拾取以充俗學之選相馳逐而延蕩蕩穢穢彩莫究其所終矣余叨視學政深為此懼起衰變陋復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能也無已寓諸文告宣諸面命亦自謂費辭矣乃輒又誤認簡短妄意淺促自弊之鍾漫不省究隱微也甚矣頃蒞紹興值宛陵梅君守郡政先化原銳志文教適得程文若干篇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誠虛心觀之則文之興也其有幾乎惜試錄散逸茲帙猶未為完緜然得此途轍神明會通亦可以例其餘矣用是引諸簡端

方丈集卷之九

五

詩說自敘

夫詩何為者也宣六情通百物止僻坊邪論功頌德寔感天地而動鬼神者也豈易說哉故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於乎說詩之義備矣以是為訓而率於文辭者猶未免焉故齊韓毛鄭之說去子夏之世尚近其所傳受庶幾影響而王仲淹猶且病之矧自是以後而欲以已意懸斷於千百年之下吾未敢謂其能說詩也余少業詩遵朱子之訓詁而會諸儒之同異兼采諸經之可以互相發明者彙為是編以應有司之舉則亦自謂

用其心矣若遂以為說詩之義止於是焉則吾豈
敢詎謂坊間遂爾傳刻近始見之因書簡端冀觀者
諒余之志云

太平家世錄序

余觀史遷世家多引遠賢勞績推擬已弗類古關
文疑義追歐蘇譜舉凡立例咸謂其善敘述乃又率
詳所自出豈皆傳信者邪不然則援附倚藉侈大家
乘後人何觀焉乃今見橋李趙譚漢所彙家錄首
載其七世祖生值勝國卒克自全遭遇高帝為時
良民承受制帖沐浴膏澤遂即是以譜其世既自識

方山文錄卷之九

三七

何遜

之復系以諸名士文弗離其實弗附會其所未詳
是固惻怛真切之情等但敘字之義且俾子若
孫知先世以清白起家敬奉勿替諸凡孝敬儉勤燕
享會聚與夫周恤慶唁以厚倫常者靡不在矣矧
茲國恩感激思報策力匪躬以圖奕世載德流慶
發祥者又能自已乎哉是故斯錄之系於趙氏關乎
世風者蓋大也謹議今為憲政疏請致仕人高其義
子四人傳信傳信傳信為縣學生伊任南職方郎中
篤學勵行凡所以世其家者其進蓋未涯云

水西奏稿序

水西奏稿者前職方郎中水西華君之奏稿也其子
泮刻成屬余序之余憶少嘗與君同受朱氏詩於顧
錫巖先生之門見君善談經濟方略無論巨細靡不
究心余竊期之既君發解南畿聯第進士余以為君
之志必大行矣乃竟厄於時而弗克究厥所蘊未嘗
不為之憐才而太息也今幸獲觀是稿近而正俗厚
倫之道遠而安內攘外之謨咸可考見而君之平生
亦不可謂不酬其一二也然余聞君在職方時大司
馬遜菴李公章疏文移多出君手則君之施於有政
者蓋不止此雖散逸未盡傳而隱然及物者則固有
在矧有子如泮承考用譽將圖不朽不可以慰公於
九原矣乎為之序

方山文錄卷之九

三八

章

使朝鮮集序

余觀諸史自遷固以下靡不為外夷立傳凡山川風
氣土俗居處者欲咸為紀載然未歷其地弗獲躬采
覽觀祇以襲聞沿聽多致影影參互及班張陳實諸
人各使異域親歷其地則又或以功名寵利為念
不為實錄而為虛言矣夫古者出使而後歸之屬
悉其歷以啓後心此中國之術夷所以率難全盡
也乃今龍津吳君為諫議時庸簡命副使朝鮮隆

重 國體綏懷遠人既其歸也 制詔重疏贈言致
詞併其山川建置迎候禮儀風土習尚俱次第編輯
題曰使朝鮮集分內外合爲十卷體例森嚴意義
周悉於乎若君者豈直良使臣矣哉且可以裨信史
矣昔延陵季子聘於上國至魯陳歷代之樂觀其聲
容節奏而差次其盛衰治忽咸當實不浮遂爲百世
不刊之論及之齊之鄭之晉君卿大夫領其訓
辭皆免於難吳是以卒通於上國者皆札之使爲之
也今朝鮮在周爲箕子之國在漢爲樂浪玄菟之郡
固聲教所暨之地特唐貞觀間以莫支離之亂不免

古文錄卷之元

元

勤中國之兵追我 明興輸忱向化爲諸夷先至我
皇上誕敷大慶詔使亦唯及於其國固已昭受殊錫
矣矧龍津使君之文章禮樂亦今之季札也以上國
而使於海邦則感發之機又特易者吾是以知朝鮮
之永守藩職不及於難而風諸四夷競趨效順未必
非此集爲之也序容已哉

玉堂餘興引

代鍾石先生作

自風雅湮而古詩亡樂經燬而諸調作詞也者固六
義之餘而樂府之流也比聲成音亦自與政相通而
能使人興起謂今之樂猶古之樂非邪桂洲公自諫

宗以登元相文章禮樂鼓鑄陶鎔固已
遠之上下矣乃復感事述情發玄摘藻而辭於是乎
形焉故曰玉堂餘興云鉛山今某將刻以傳屬余引
之簡端余取而讀之見其和平慷慨蘊藉敷揚而忠
愛懇惻之誠協恭勸勉之義蓋泐泐乎溢於言表而
考其協度該物著倫又非特寄興焉而已也乃若其
中羨涇野之爲有道美後渠之不通政府則公之好
尚又因是而益昭矣昔漢武帝命司馬相如李延年
輩采新聲諧音律下樂官掌記今觀其所陳未免矯
誕囀雜其視此何如哉乃知是刻雖公之餘藝固亦

古文錄卷之元

三十一

可傳也已

懷慰編序

百泉皇甫子循襲官工曹以抗直忤郭氏謫楚黃理
官置諸員外維時公卿大夫暨百執事以及友朋昆
弟咸贈之言編曰懷慰云既子循起調南司勳諭諸
寮友薛子薛子曰余讀懷慰編而知今之人情之不
甚遠於古也申伯封謝崧高斯作山甫城齊烝民迨
興仲尼述詩垂之周雅謂無繫哉夫固招好德之彞
也苴陳說平生流連光景亦在斯焉子循少居吳
中蘊思含精窮探遠聽即有殊造及應制策歷官中

外所至士人罔不謂文駕六朝詩軼初唐皇甫季子才矣然未觀其深也彼陸才沈炯李嶠崔融之屬其在承聖武德間並標綳素競冠詞林豈不燁然文章才美之士哉然俯仰僧辯附麗易之竟致流表貶淪奔吳播越當時君子固亦憐才而惡比匪人卒莫之與嗚呼茲不可以觀邪迺今斯編高浮湘之節追蹈海之風纏纏洋洋咸出於中心之好固風雅之遺也季子得此匪直緣才物則民憂將逾自信矧陽德光亨陰靈蕩滌權豎伏辜遷客旋召自是采樂陳詩以述我明一代之雅又安知不與松高杰民並傳邪

方先生錄卷之九

三

張

然哉其懷慰矣

郭溪窓稿序

往余請教九江今大學士少湖徐公督學江右屬余署白鹿洞院凡四方來學者給洞租以資薪水膏火之費俾其專志於學維時類多穎異之士而南昌鍾子季烈則尤余所知者既徐公召爲宮洗余亦尋補南考功諸生皆散歸各學嗣是漢陽蘇舜澤公視江學政首校南昌諸士即得季烈貽余書甚加誇詡自是季烈文學行誼益徵於遠邇矣歲癸卯遂魁鄉籍乙巳余謫肝江復不遠數百里從余游於是養日益

邃文日益闕庚戌復登南宮魁亞成進士今吳江政蹟卓異追古賢者暇則與諸士講學論道雖課試文藝亦篇篇爲評校咸慶得師踰年以守制去又踰年諸士思焉乃哀其文刻之題曰郭溪窓稿云郭溪者季烈之別號也其門人周仲呂以其嘗受知於余請序簡端余惟季烈正直忠厚其所稟固已不凡而涵養造詣其所得且尤未艾蓋有不止於程文者但今制以文取士寔關氣運之隆替治忽而士之業是文者則率多勦襲裝綴言鮮由衷其於士習治體蓋深有所虞者故余視浙學每每病之惟吳之諸士尚得前輩守溪王先生之傳故於季烈之文不覺相入而爭師之也是文之刻豈直甘棠之遺愛其所繫蓋寔有大焉者矣吳俗之好德亦因可徵云

方先生錄卷之九

三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九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

序

送馬西玄序

天下之道翕則能開精則能孚物類胥動本標胥應玄默深微妙通罔解故陽燧見日則然方諸見月則流夫其貞明之體曷嘗屑屑於燥炎濕潤以自炫其成能哉維其翕水火之精精專神應所以開而孚者彼此莫喻也是故有道君子超世藏用修身軌物機運而弗揚化行而弗宰循其實弗居其名要諸久弗譁其近所以卒能成天下之務也斯其人豈易得哉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

何昇

余少時則聞關中多才賢意必有若人者出乎其間及長游京師乃益習聞諸名公而西玄公則其一云公茲以南祭酒進佐禮卿人皆謂公素明禮樂必且飾儀敷文增修縉節以章盛美余竊觀公豈其有至意存焉者乎夫自太上忘言旋不可復無言之訓厥指邇遠於是博學疑聖華誣魯衆者往往列道而議分徒而訟以要名譽于天下學術日裂人才日靡至于今余益益難言之矣公爲祭酒巖峙山立規旋矩折望法者無爲近儀者無事學徒千數喁喁嚮風日改月化率各隨才成就譬諸蒲且弋羽于蒼穹詹何

驚鱗于淵澤精神所至曾何假于言說哉公古雍州

之豪傑知行忘助先後合一偏全同異之辨豈不能剖析幾微修其辭說以角門戶侈徒黨哉公亦誠見夫實行之當敦而化道轉移之機不在彼而在此耳吾是以知公茲行其必以教國子者以贊禮樂體中和之道寃制作之原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于茲益有辨焉矣昔有虞盛時舜命伯夷典禮后稷典樂自寅清直寬剛簡數語之外無聞焉矧今聖天子敬一傳心禮樂明備公從容贊襄亦何爲哉憶嘗見公每惜賈誼之才而高漢文之見謂其愛養生息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

何昇

海內富庶庶幾成康豈真以禮樂未遑爲是邪夫亦以協氣嘉生人心歡悅而禮樂斯有所措也公茲往哉漢世故事已無足論虞舜在上可以亮天工而和神人矣

送周興化序

前年司寇議國戚獄從緩詔出其屬凡若干人補外激山周君與焉君既守鄧尋貳汝寧汝鄧皆河南地歲比不登征徭苛重君悉心力務在生活安全苟可得爲不拘文牽俗唯是民皆愛戴不知其嘗爲法吏也及進南司空屯田郎甫蒞任即釐革奸敝毅然行

之不為左右所動薛子以是益信君至是擢守興化
吾鄉大夫士謂君蓋余所知者因屬贈言其不佞乃
告之曰今天下士誦說孔子彬彬于六藝之科動駕
聖軌論治必稱先王宜其在位多君子而吏治蒸蒸
黎民又安乃竟仇離蕩析而怨咨愁嘆之聲充斥里
閭及展轉以填溝壑者靡有紀極也豈氣運有上下
而叔季之世終不可以追隆古是故言道德者溺其
職邪無乃務華鮮實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心蓋亦人
事然爾不然史稱漢武之世外攘夷狄內改法度明
堂建章栢梁承露創造制作惟日紛紛民用彫敝時

不為金卷十

三

何景

少能以治化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兒寬類皆
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民藉以
安天子亦倚重焉時曷病夫人哉乃茲學士羞稱漢
儒而究厥體用反若出其下者可以見華實之辨民
生休戚之所關也余觀澱山君敦本尚實篤於自信
居常留意習俗淳漓及民所疾苦此其意慮懇切豈
將適會隨世以就功名者爾邪茲行守興與為閩
粵者郡比屋業儒昔人謂為海濱鄉魯君以實心施
之有政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射率理學以倡士趨不
獄獄以矯名不媮媮以徇俗則其人之易于作乎殆

又不啻若汝鄧焉者而漢世良吏信不足為矣余以
是預為君賀而因以賀興之人得良大夫也君其往
哉

送王汝中序

王子汝中將奏績京師問贈言于薛子薛子曰汝中
陽明高第弟子也豈待余言者哉雖然亦嘗竊觀之
周本孔子始生會義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敘
易書詩禮樂春秋以教天下而天下問德請業之士
相率而歸之者一時蓋三千焉雖畏匡厄陳干七十
餘君不用歷經險難皆絃歌鼓瑟無忍攜貳其嗜師

不為金卷十

四

何景

門之道譬之群飲江河各足其量成德達材靡有棄
物然仲尼方且似不能言語其門人則曰子欲無言
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聖人之道卒大昌明于
天下及仲尼既沒其徒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各以其
學教弟子本源既遠末流益分誕章乖離飾虛敷衆
於是莊周列禦寇荀卿李斯之徒往往附會仲尼以
恣其無忌憚之說而道術日益紛裂卒至釀成坑焚
之慘而先王懿訓幾至煨燼謂為多言之禍非邪賴
道原于天天不息道亦不息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
韓退之皆稍相倡絕學于其間延及宋之周程遂建

圖者論而斯道大爲發明厥後門戶競起分徒角立
議論愈多黨禁旋作噫此豈天寔爲之要亦人事然
也迨我 明興 高皇帝闡明正學崇尚真儒其時
佐命元勳暨侍從諸臣百工庶士咸敦本尚實惴惴
無華學術習俗駸駸與三代同風自後人文日靡學
者頗事奇勝於是矜文辭者綴緝秦漢晉唐之糟粕
而身心性命漫不知究此固無足道其諸高談理學
者輒又致詳於德性易簡之說而氣節文章政事一
切卑之而不論專主無適無莫不信不果而唯義所
在多從濶略言語者什九躬行者什一唯是無以充

不方先生集卷之十

五

于庭

協衆心遂譁群議未見至誠動物而忽已成江河相
激之勢吾蓋不知其所終也噫此豈 祖宗養士之
貽謀與 今天子敬一傳心風範宇內之初意哉汝
中懇懇論學不安凡近其所以成已成物者將何如
以寃竟乎憶往余宰慈谿唐應德謂余曰山陰王汝
中可特訪之及余改教江西羅達夫又每問汝中議
論起居乃今同官留都又見留都士夫自鄒東郭以
下多與王子相習夫一時志學好修之士其勤慤企
慕汝中者若此而豈徒哉汝中蓋必有以研其幾而
慎所趨矣若其官兵部爲車駕爲武選固王子餘事

不道道王子之所從事而世道之尤繫者因贈其行
而請所以處我

送喬戶部序

陶唐氏以前人各務盡己責咸思奮庸雖幹旋玄造
不贊生成亦視爲常分不知有功又惡知所謂奏功
邪涉虞稍異矣故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當
其時水土教刑工虞禮樂納言唯以能其官寅恭和
衷濟濟相讓雖時亮天功亦奚啻自言於其上哉此
后嚮擊石拊石之言說者謂其益稷之文之誤無疑
也至周計吏法備月要日成歲會太宰執以詔王廢

不方先生集卷之十

六

何昇

置誅賞此其意固已漸漓于古然以德以功以能而
士人各知所興起漢唐以下計簿具文豈惟矜功眩
能且未免飾名巧致以邀上賞華實短長混淆逆置
於是始去古遠甚人才日靡世道因以流矣此豈古
今人真不相及而上之人終莫能振勵之邪蓋徇俗
馮生唯以便其身圖而勢趨會歸自不覺其一至是
爾世有賢者秉道御化遐覽旁施其視天下事雖後
先千百世與吾貌不相值有未當意直欲更訂逆圖
矧身受若事顧有待於上人之稽閱課試銖縷歲月
哉頃觀三石喬子博藝經籍雅志先王蓋賢者也方

其關中關中號稱多士纔一出以其緒業應有司
有司首錄氏名再進南宮獻策闕下咸上第斯其舉
望固已籍籍足人聽聞矣乃不媚權貴人置身通顯
僅官于南南又戶部錢穀出納惟允司會悉當釐刷
興飭殫既乃心三年告厥成事請請銓考牒奏制也
制所當為喬子為之其所不得為者喬子有天下度
能無念慮冀一盡志効情乎哉古者敷言試功並舉
茲言有專官敷言之典祇具故事喬子行豈將遂應
故事邪昔賈誼去長沙逾年召見宣室論對夜分君
為前席然終不一及曩時治安太息事豈誼練達之

不才集卷之十

十

何景

後所見反不如前而厝火積薪之憂忽然無與哉誼
亦懲絳灌東陽馮敬之屬語尚在列也乃今當路暨
百執事斷斷有客長養才彥類非漢朝公卿傳比况
值戎馬交馳綠邊諸鎮單弱苦無為所喬子生長西
北習聞饑見加之東南民力困於冗食空杯傾困不
足以給徵輸而乘除根究總為虛費此又其服官閱
歷所深虞而隱括者也變通經濟以圖久安長治寧
能不為謀謨廟堂者一商之艮不出位洪範稽疑士
庶人可與大謀矧茲有祿無慮卑峻豐約位固無不
在焉喬子精其義者可曰談何容易遂讓弗為哉關

諸君子仕南國者乞言以贈喬子余唯於常職之
外更有望於賢者而陟明序進之說諒其所厭聞矣
送李參軍序

余少時則聞海虞有李文安公者云公起家進士歷
官翰林侍讀學士至禮部尚書正德初值逆瑾亂政
公持正不屈遂致仕去瑾誅詔起公不出解為石
城雪樵其風節可想矣余蓋未之及見也乃今見其
子學樵君不可以自慰邪君以公蔭為太學生授官
光祿署丞改上林苑監出入禁近者凡若干年竟改
南右府經歷大都士人重內輕外南雖舊都去今京

不才集卷之十

八

張翔

師遠在二千里外馳騫進取奔走形勢者視之不啻
若外省然君顧樂官于南此其意豈尋常淺近者可
測識哉吾嘗觀自昔世卿大家子姓藉其先人之餘
而朱丹其轂者初非不炫然華耀也溺而不止以自
貽其戚若晉欒氏楚子文之後者將何賴焉學樵君
靖恭以居位兢業以履盈退遜以安節其真得雪樵
氏之遺矣可不謂賢乎宋呂原明張敬夫皆以恩蔭
補官匪直善于其職無忝于王獻忠獻二公之後且
吾道之傳卒亦有賴君循是以入即斯人可企者有
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可以預期待耶君茲考績京

師吾鄉學士大夫屬余贈君以言君雅厚余余不敢以薄待君故以是言進若夫懋官懋賞則自有常典在也不書

送陸思南序

晉川陸子爲南臺御史之又明年奉命巡視江上激揚修舉旋已風動區域銓曹以思南遠在徼外華夷雜居動輒有警匪有才望者鮮克率服議簡才御史守之遂擢晉川子去去之日鄉之學士大夫仕於南者咸稱其才而惜其去屬薛子贈之言薛子曰古之才也一今之才也二古之才也爲定名今之才也

大方史錄卷之十

九

子蓋

爲虛位是故高陽八才臯陶九德其究一也迨后敬仲以仗義興齊國僑以修辭扞鄭君子於其才尚不能無擬議焉矧夫辦事簿籍呈能要約儼習儀文出入機數者其能以致遠乎哉故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斯古之所謂才也又曰啟明象恭靜言庸違斯古之所謂匪才也且今之俗習去古遠甚破觚斲雕而渾璞以散繁章縟節而敦龐以漓輸衷懇款胥飲以和而戈矛森列揚眉激昂倡言以正而綱維具亡大都中土蓋已什九而今之所謂才者可知矣遐荒部落雖號冥頑而顛直朴略猶有古之遺焉率之以誠

鮮不孚者病文從野仲尼所以惓惓而浮海居夷識者知其非設辭也昔成都雜夷文翁至而人皆興學渤海弄兵龔遂至而盜皆爲農二子夫人所知也曷嘗矜技能炫智術而鼓舞更張以易其視聽圉其利害哉夫亦惻惻無華不墮乎忠信篤敬之訓而庶幾乎古之所謂才爾始晉川子筮仕宰玉山吾嘗一入其境見其居者有息肩之樂行者有出途之願而玉山之民謳歌之及徵爲南御史則又見其慷慨明達憲度以貞而南之士人罔弗宜焉是又豈飾情修容襲取矯強之所能哉夫今之思南固遠於成都渤海也其人之顛直朴略較諸江之左右更易乎也晉川子率其素履以往則漢良二千石之治行將復見而忠信篤敬之才於茲乎再試矣他日舉漢世故事俾公卿選諸所表晉川子亦又奚讓焉

送胡肇慶序

昔在成周盛時敦率教典凡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咸論年入學與俊造並進於朝故召虎平淮君牙纘服載德奕美天下稱世臣焉迨其季敝化奢麗復蹈商之末習於是詩刺尹氏春秋惡宋世爲大夫勲閼子姓遂與選舉殊科而崇德象賢之意日微余以是每

大方史錄卷之十

十

何備

夢宋之呂原明張敬夫真足以繼正獻忠獻二公之後而世祿曷嘗為人累哉始余弱冠即聞胡端敏公名若其發宸庶人反狀及論哈密事未嘗不想見其心胸面目乃後其子顏溪君為南宗人經歷相觀論議知其不凡余固已慶賢者之有後矣今年冬君出端敏公年譜歷履謂余作傳尚未屬稿而君適擢知肇慶或謂數年來銓曹用人重北輕南凡南官外補率多遐遠僻隘而蔭襲者則又視其先世之存亡盛衰以為輕重肇慶東廣之名郡也端敏既亡君又孤貧且為南官何以得此哉余惟天之立君君之命相

方丈錄卷之十

士

何富

與夫小大庶官百執事之設凡以為民而已古之仕者內為卿士外為岳牧入則贊理出則旬宣協恭和衷各盡已職以求底績固無內外重輕之別也自怙權憑勢冷寵榮者旋作遠重內輕外而為民之初意漸滅漸盡於是投荒登僊之說蔓延於天下而士大夫出為趨避恬不為恤延至於今雖兩都並重隱然國之豐鎬而用人者猶分彼此固其勢然耳然亦曷嘗有定哉蓋銓司得人則度德命官量才授任惟其人不惟其地不得其人則拘文章俗踵敝承訛又其甚也將善惡混淆賢不肖倒置而要其究竟豈止

以南北為重輕云爾哉君古雅端方不徇時俗竝仕北督府經歷即與權貴相忤乞就南官已綽有端敏公之風矣銓司乃請于朝遂有茲命蓋寔象賢之意故不以南北為別科目蔭襲為限不可謂不度德量才者也然則君之往也寧無明發之懷而以古豪傑自待乎唯爾先公嘗為太平寶慶德教所加夷民效順廣西湖南稱思至今君體而行之則肇慶擬之二郡尤易為者一舉而忠孝兩盡君實其人矣追述張呂遠紹牙虎由此其進孰謂古人終不可及邪君之寮友相率請余言以贈君行君雅善余余故不以

方丈錄卷之十

士

何富

世俗望君其尚有以信余之言哉

送蘇紹興序

昔許昌斬我之氏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志於富貴此其言豈不盡乎天下之人哉然可以論物情未可以品士類也仲尼曰行已有耻孟軻氏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於乎士之道可識矣蓋必有耻有恒心斯其為志於道德而可以言士否則雖志於功名者其心跡之間尚不無可議曾富貴之徒而與於士之品乎哉伊尹周公夾輔商周亨屯拯溺功覆天下阿衡冢宰位極人臣其功名富貴後世

莫如焉夫其志何志哉觀諸伊訓周誥凡所以畜謀發慮亮天工而康兆民者一惟此道此德焉耳矣卒之功成名立而富貴隨之固其推之而不能去者耳曷嘗先有意以逆之邪奈何世變日趨人心陷溺不惟道德風流漸就漸滅至欲以功名自見者亦率難其人唯富且貴日相馳逐苟可得之無所不至於是飾道德獵功名以相誇毘而凡所以自炫於世者雖種種殊別要其志罔非為富貴圖也自茲以往天下殆將無士而斯民之溺誰其援之今 天子軫念生靈側席求士下詔詮司大行黜陟慎擇守臣以慰隱

不才集卷之十

圭

不才集卷之十

憂唯是蘓子遂擢守紹興夫紹興浙之名郡也當事者豈漫與而姑試之哉寔以蘓子嘗為御史及謫而起為南兵部每聚徒講論輒以有教無類自負意其或志於道德者也故有是擢茲往紹興紹興為陽明王先生之鄉其嘉言善行固其士人所厭聞而厭習者子能以誠心孚之於上則因性牖民由俗為治而一郡之三代固可以坐而致者不然吾恐巾幗充庭類皆無實適為郡治之累矣憶漢盛時多良二千石而文翁在蜀尤為著稱豈以興學養士為可後哉寔願於名實真偽之際求諸心而辨之早耳或謂道德

功方各以其時而俗士苦不知變噫豈其然哉三代之民亘古今如一日而信道執德之士固未嘗受變於俗彼功力之說直邵子衰世之論而可遽以為憑藉哉矧我 祖宗純任道德慎重守令陶公安守饒州而召為學士劉公觀守嘉興而入為司徒今主上法 祖致治患無其人耳有若人焉必將裒然為舉首矣太守為一方長伯有民人有社稷雖伊周之業由此發軔而有教無類又蘓子所自負者故吾亦以孔孟之所謂士者望之也能勿信余之言而可以自負自欺乎哉

不才集卷之十

西

不才集卷之十

別西磐張公序

天下之士相遇固難而相信尤難也生不同時者固限於世代之先後而生同時者則又或阻於聲教之隔越故孟軻私淑諸人恨未得為仲尼之徒而吳公子札既聘上國猶不能與於顏曾之列此其相遇不難矣乎生同時矣而又相與以周旋矣然或意氣之未孚或終始之未徹故孤偃從重耳於外十有九年及其歸國猶沉璧以自誓呂申公薦常秩秩竟改節而申公抱快以終身此其相信不尤難矣乎旂少貧賤學與時違及走仕途言行多忤於俗公卿大臣

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有意於求聞然於天下之賢人君子耆德元老一從士人間有得則心輒向往而亦不忍果於自棄今西磐公生長三晉宅於平陽蒲阪之間稟三光五嶽之完氣襲陶唐有虞氏之遺風爲世大儒爲時名臣蓋自文清公之後而再見者也旂嘗庶幾見之而不可必得今年春制應考察京官值南太宰缺難其人天子特起公於家於是公年且七十有六矣聞命不遠數千里馳至旂時從諸司逆公於龍江關上入揖於靖海寺中公謂旂曰若爲考功郎中乎人才難得而終身廢棄決於一旦

本集卷之十

事

可輕以去之邪生民疾苦而一路之哭係於一人可輕以留之邪子必有如不得已之心而後可以執斯役也旂不敢對既而竊思之天下之事必相遇而後可與有成必相信而後可以言遇今且即事矣傾蓋旦夕之間而欲定去留人才之計容默默已哉遂前致辭曰旂不敢負此心負人才以上負朝廷即如公平生道德在士林勲名在朝野今晚年此出無非爲國家計爲生民計爲人才計也旂亦何忍負之公曰吾亦知子雖然尚慎之哉旂公蒞部甫五日即會右都御史石岡王公僉都御史石淵傳公暨大小九

然台文武諸司而群議之旂侍立與聞可否稽素實公聽並觀衆駁往復斟酌劑量而黜降之數始定時四月六日也是日公督旂自夜達旦具疏差官馳驛兼程以進獲奉俞旨下冢宰咨南部轉行各官欽遵如制既而北御史桂某劾旂肆意行事不足以當考功職司并誣旂筮仕改官之由疏入仰賴聖明念考察重典不許輕變將旂薄責補外旂聞報感激恐懼遂解印以歸旂自惟非薄物望素輕不足論也筮仕改官文案具在不足辨也獨念公以懇懇爲國爲民之慮拳拳進賢退不肖之心而旂之奉行從事萬一如言者所指則初見致公之辭將不爲大言以欺公乎是則深可懼也公素存心天下留意人才雖方蒞任而南宮賢否知之什九公固有以信旂矣雖然豈敢必哉旂今歸矣去公之日遠矣然天祐純德以培元氣潞公再出司馬復相公固未涯也尚願公在南則詢之於南人入朝則詢之於朝士異時優游林壑則詢之於道路旂雖鄙陋遲以數年論將自定而今日之舉庶乎真不負公而旂亦可以自信矣話言在茲昭然契券執以投公再拜而去

本集卷之十

六

送姜約父序

天下之士有名有實而名實之間正誠偽之介疑信之端理亂之所由出也夫謂有實斯有名而東家之丘邨人之子其始未必有名也夫謂有名斯有實而學博行堅聚徒成黨者其究未必有實也故務實而不務名者可與言修己循名而必責實者可與言觀人不然則作偽者將自欺以欺世而徇名者將隨俗以喪真天下之事殆日趨於偽而不知其所終矣昔孔子沒而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曾子以爲不可子夏疑於西河之聖而同列罪之可以見聖門之學必核其實雖於近似彷彿者亦不容少有假借也處則相

李采錄卷十

七

何

規以實學出則相期以實政而不爲虛名無益之事猶之宮室舟車之可以利用布帛菽粟之可以厚生而生人之道不可一日闕焉者也然則志於斯道而以天下國家爲責者可漫然從事而不知所省察乎始余請教江州往來南昌者兩越歲而姜子約父獨靳於見及姜子舉進上令陳陽之三年余以考功謫歸道出境上姜子留余余恠問之姜子謂近世講學論道之士相望以起多無實業居南昌雖不當致疑於薛子而亦不敢遽然以進今且數年諒子久矣因出所制作及商確理道連日夜凡再信宿不欲余

去於是姜子以治行最聞被召將行薛子乃告之曰君子之仕也凡以行其志也百司庶府無問崇卑咸可行志而阻於勢之不能自遂者容或有之乃若志既可行而勢又得以自遂者宰相而下莫若臺諫與銓曹耳子今行矣不爲銓曹必爲臺諫夫銓曹掌握人才而君子小人之進退天下之治忽安危係焉臺諫主張國是而是非可否之論議天下之治忽安危係焉斯二官者固極天下之選也苟居其官而於人才國是非至公至明以核其實則巧詐橫生真偽相冒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天下將何賴乎昔宋仁宗

李采錄卷十

六

朝司馬文正公曰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則天下皆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矣於乎敝也久矣豈特其時爲然哉正統間王文端公位太宰凡臺諫出使歸者必令報其所歷人才高下以備拔用一時號稱得人而競進之風頓息寔以當時臺諫各廉訪得實故也姜子自家食以至筮仕時其於交游往來間且核其實而不輕爲結納矣矧茲將陟要樞登言路其肯群稱而共和哉吾見抱貞以自守違衆而特立者子必有以知之而賢者將有所恃矣術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者子亦必有以知之而不賢者將有

所憚夫子之茲行式寔弘大吾寧能默默已乎特書以埃

送劉學正序

今之用人者每患於乏才而入仕者每患於不過天才未嘗乏也而仕亦未嘗不過也儲養之弗預而取其於旦夕職業之弗盡而較計於崇卑於是用人者有乏才之嘆而入仕者有不過之嗟矣何也應辦於目前而不慮其終倉皇於事後而不謀其始營役於身家而踈濶於理道中人以下大率然也余不佞嘗奔走世路見有論治者曰民生之不遂吏治之無道

不方出錄卷之十

九

何

也更治之無道人才之不足也見有自論者曰吾道之不行吾位之不顯也吾位之不顯吾仕之不遇也余竊以爲不然國家之用人也猶匠氏之用木也木必預養而後榱桷棟梁桁櫨椽拱之用無有不適矣士之用於國家也猶木之用於匠氏也木既成材而後榱桷棟梁桁櫨椽拱之用惟其所擇矣昔者三代之隆家塾黨序術序既無往而非育才之地然猶以爲未也鄉論其秀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升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遲之以九年申之以再簡夫然後論其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

於王而官之唯是當時在官使者皆足以舉其職而人才之盛所以上擬唐虞也自時厥後世衰道微而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既以大異於古而用人者又往往右吏治而忽師道於是人日早雖有願治之君而卒無以副其期望是故以漢宣帝之勵精而飾僞者蒙厚賞以宋神宗之有爲而偏執者獲殊遇夫宣帝固欲得不二心之臣而神宗豈不欲得帝王之佐哉然而終不可得者凡以不能素教預養而不容於遽辦也乃今郡縣皆各有學而所京各有太學良法美意其所以爲人才之儲蓄者則既

不方出錄卷之十

三

何

詳且備矣夫何郡縣學職與夫六館之官自非豪傑則鮮不視爲閒散曰此仕之不遇者也姑爲祿養而已士之入鄉學與夫游太學者自非豪傑則鮮不視爲虛設曰此非造就人才之地也姑以求仕而已於是苟且文具因循歲月而不知此寔豫章榱桷之山谷也此寔培植材木之工虞也人才所由出職業所由闢誠莫要於此也此而盡道其間則既以盡職又以諸才而吾人體用之學不在此哉余往歲丁酉校文間中得劉君希曾知爲有道之士及其掌教元城再教宜興模範人才以克振師道而監司督學皆交

章薦達人謂當得殊擢乃僅遷南國子學正吾固知希曾之所重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於其行也將敘是說以質之適門人李表致諸生其等之請因書前說以歸焉

送郭副使序

夫數易者勢也不易者道也唯其勢不唯其道則爲之無本而制之在人人或得而加焉其究也必至於人已之俱失矣唯其道不唯其勢則爲之有本而制之在我人不得而加焉其究也必至於人已之俱得矣吾常自漢以下郡守長吏以賢能循良書諸紀志

不名文錄卷之十

王

河富

傳諸父老者姑置勿論自余髫髻入庠校迄今濫名仕版三十年間其郡大夫之得於親炙者如宜賓王公之純明豈弟開州李公之端方恬淡瓊山陳公之古雅敦厚遂昌應公之精詳嚴密擬諸漢世之良二千石亦何讓焉蓋之四公者唯務自盡而不徇人故其張弛舉措綽有餘裕而治行卓犖亦其道然耳自時厥後常之士論漸多清議日起而守郡者或以強戾或以逢迎或以權術原其初意豈不欲厚封殖附名流要美譽以干進取而卒往往取敗以去者亦其視勢之所趨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也自任輕則無

定見趨勢重則無定守依傍門戶綴緝支離雖不敢矣於是言者貳於聽聞遂目常爲難治之郡而銓司擇人亦遂以爲難而不輕授咸乙巳文水郭公以御史名西臺資望既久當需內遷乃特簡畀是郡公固有道之士也清修古淡平心率物在郡三年道洽化流時和物阜其諸興學勸課清賦省徭恤刑息訟修廢舉堅固有人不及知而綱凡悉舉者然公雖務自韜晦不求聞達而謳歌四起薦章屢上聲稱籍籍褒然列於宜賓開州瓊山遂昌之間而吾常難治之名亦一朝洗雪於天下此豈有他哉亦唯公任道而不

不名文錄卷之十

王

留

任勢自信而不徇人焉耳用是而觀或者將不爲失已失人而公不爲人已之俱得者邪乃今晉副山東按察使事講武徐方徐固公御史時所按地也感恩服義已非一日茲行式昭舊職以慰重見之思而安定和輯固有不煩餘力者但吾常士人不忍寇恂之去河內惟願當事者舉本始元康間故事公卿缺則選諸所表庶公之德施斯溥而吾常亦永有賴焉矣公之門人邵進士明甫嘗受學于余謂公之行余不可無言余不佞竊觀公治常之易而有感於難治之論因得夫道勢人已之說以復明甫俾書以贈

公且以諗諸世之爲治者焉

送傅副使序

余方壯時游京師見京師人士盛稱傅彭原給事謂其論劾不避權貴有古諫議風裁既以吏卿夜啟扉通闕闥狼籍選法遂上疏直言竟爲所中謫丞縣旋移曹監六館官稍遷都水進武庫郎紆回曲折凡若干年矣又復以憂去今年夏六月始復補精膳余亦同日復補祠祭見君蒼顏古貌挺然若凌霜松栢而意氣多慷慨激昂及叩之則恒退讓不居笑而不答且或默如也豈所謂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

方丈錄卷之十

三

于震

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君於練達之後固熟於此哉無何山東按察缺副使銓曹遂以君去而以余代君爲精膳於是禮司諸寮謂余當有言以贈君行余聞常物之大情有四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獨勝權欲獨運而善是與不善是有弗量焉其所自爲者亦有四一爲身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而得爲與不得爲有弗顧焉夫於前四者有一焉則失人於後四者有一焉則失已失已失人則天下事無一可爲而士人往往蹈焉此論人者所以發才難之歎而用人者恨不得借才於異代也今君以名諫議而退

然豈欲獨賢獨能獨勝獨運者非君不能爲權貴人以蚤致身通顯顯而自而位僅若此是豈爲身爲名爲位爲貨者邪若君人也雖使於四方可也於山東何有哉夫山東古齊魯也太公治齊魯公治魯君子猶謂其後世不能無弊管仲晏子雖不爲孟氏所道而足食足兵取威定霸君子亦有取焉因時損益而與世推移正涵養深而閱歷久者之事也君寔其人也余固無以爲君贈也君其往哉

送李布政序

往余在京師聞稱賢諫官者皆曰桃源李公云一時

方丈錄卷之十

五

何富

籍籍謂公旦夕華要既乃外補江西按察副使或謂公公曰諫官行其言按察行其事言而未必行固不若見諸事之得以日盡其職也官之內外進恤哉余聞而壯之然而未識公也歲乙巳余以南方功謫判建昌爲公屬吏見公博渾厚中寔介介退而質諸官屬士民咸道公賢一如在京師時未幾余量移南宮公亦尋參知浙政進按察司使今年辛亥余以學政獲侍公于浙見吏胥肅肅然罔不畏公威也見民農忻忻然罔不頌公德也見學士大夫帖帖然罔不服公義也是公之明刑真足以弼教余方竊有賴焉

無何江藩缺右使銓曹以公名上 上特允之徵至
戒行凡我寮案屬余以言贈余不佞敬致辭曰公往
哉今天下稱達人者率多徇時而言及往昔則鮮有
不以為迂者以余觀公卓有古意而余舍迂言則亦
無以為公獻者余不敢追述遂初惟我 國家稽古
建官內有六卿外有十三布政使品秩事權胥準並
重且以藩服去京師遞遠政多統攝而一使之職寔
兼六卿所掌錢穀工虞尤所倚藉盈虛登耗上下損
益悉聽處裁無非為足國裕民計也邇年以來邊方
多事國用軍需日增月益徵科制使絡繹道途加派

本方丈錄卷之十

三

傳符動盈几閣東南民力不啻竭焉爾矣而上嚴責
成下希寬恤皆瞪目以視藩司值此之會可為易處
乎哉矧江右之民負氣尚義儉用蓄施雖公之威惠
素孚其心值此力竭之際其所望於公者如饑寒之
子仰視慈父而徵科加派方日相尋公將何以慰之
乎余亦不敢遠有所引弘治中李康惠公守南昌值
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康惠運略應機次第安輯即上
疏請蠲租八年雖以中官黎安欲害之而人心所屬
竟不能動江之民感其德而頌其功以至於今不衰
夫公固康惠之鄉人也今日之往江藩擬之康惠當

日之官則其勢又有可為者也縱時事難易未可定
論而以公之德之才劑量化裁於其間則雖不必拘
其往轍而所以培植邦本者要必出於尋常尺度之
外而江之民其重有所賴矣憶公為諫官歷吏禮兵
刑四科凡君子小人之進退典章制度之因革將略
夷情之險易獄辭民隱之通滯固嘗參謀密勿封駁
禁中其於天下之事熟諳素練如指諸掌已非一日
矧又需次藩臬動經歲年躬親聽斷益習以聞又何
有於江之一省乎但今之時行多遜避動為掣肘雖
理所當為分所得為才所能為者亦往往因循廢格
而上下不蒙其休此余所以特舉康惠守南昌時事
以激發公之素蘊而預為江之人賀且冀公行將大
用德業聞望廣被覃敷而湖南二李當赫然而稱於
天下矣

本方丈錄卷之十

三

張

送丁孤山序

薛子視學兩浙巡歷海濱諸郡校藝之暇登進歌民
父老詢其疾苦咸頓首曰瀕海小民往為寇攘竊發
倭夷騷擾苦不聊生朝不虞夕流亡失業者蓋屢屢
矣既值巡視大臣因內地奸人多為嚮導遂窮索搜
治欲草薶而禽獮之仰叩初意豈不欲立我民命但

過嚴太驟以致奸究煽言遂不獲終事以去今幸逢我丁公視師海上申明軍法整刷部伍島洋夷險防禦周悉慎嚴奸良刑釋咸允其有怙勢隱匿者亦皆誨化鮮散於是夷寇出沒莫爲指援輒就禽勦不敢犯我境上唯是流亡復業閭井又安我小民其有干城美余以語諸士諸士曰豈唯是哉丁公嚴不至苛寬不至縱出入以度動止維則不純任法不專尚兵詞色所加豪右率服威懷所及携貳格心且猶振作藝文修明禮樂以淑我士類我士類其有師帥矣余因歎曰有是哉孤山公之作用也而豈無所本哉

方安錄卷之十

三

余在白鹿書院有感於前山長李敬子事敬子爲晦菴高第弟子以弘毅見稱于師門而經術行義名海內人之視之一儒者耳及爲幹辦使會姚源寇作帥漕議中而各持其說敬子曰寇非人耶豈必皆惡遂請自往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孤山公固敬子之鄉人也稟賦厚而造詣深閱歷久而涵養定銳志程朱遠於問學其本原蓋自有在而發揮事業所至輒效固儒者之作用耳豈徒事功名者可提議哉公往在諫垣以建白忤時謫遷量移淹恤在外亦既有年當道諒之行且召入矣妄意者或又以海上難公

不知正李敬子之所欲往者也今觀士人之論若此豈不適以樹公之業而永公之聞矣乎雖然亦公之餘事也公固不以是爲重輕也公在海上三年何應報績長憲濟軒唐公同野李公述憲案諸公之意謂余知公屬以言贈余不佞未及詳公之素懿爰敘士民之頌公者以贈公之行其諸登賢陟望起滯振淹則固當事者事也亦非公之所計也不書

送唐布政序

方安錄卷之十

天

何當

余嘗自謂君子之於天下也不可有我不可無人有我則私無人則忽私且忽而天下之事由是不可爲矣既涉仕路再二十年我則不敢有而不能不貌人之有唯是鮮克當意寡諧于俗再起再擯而綴緝經緯輒復斷續不成尺幅居常靜思默注反復其故而不甚了解及視學浙中長憲濟軒唐公每過余論學論政余思公爲郡縣爲部署爲藩臬駁歷中外所在卓有成績籍籍著稱而人已罔問問公何以得此公反詰余余告之故公乃曰有是哉君子固不可有我亦不可無我無我則自任者輕而或不免於隨固不可無人亦不可有人有人則任諸人者重而或不免於動若交際然我則不受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加

也若稱謂然我則不諾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呼也
斯則不落於人已有無之際而天下之事或者其庶
幾矣余方有味於公之言而公適有布政山東之擢
諸察送公行屬余贈之言余固受公言者而何能為
公贈哉然不能不為東之人慶也夫山東古青兗之
地齊魯岱宗渤海限帶其域其土平曠沃衍其人雄
偉沉毅以尚父伯禽為之則王道行焉以小白敬仲
為之則霸業成焉秦漢而下治行隨人而上風民俗
亦略因之邇數年來歲有登耗河決不常轉漕疏淺
丁夫旁午無之邊鄙多事城戍繼興工役頻繁東人
告困強壯者往往流離轉徙廬井蕪圯甚則操弓矢
刀戟呼群躍馬從事暴客以偷旦夕之生而羸弱無
依殍於茅草沙礫泥塗潢潦者則又比比相枕藉也
余嘗往來上下蓋竊憂之一時當事者亦欲興革損
益以紓其困或又未免各持文墨議論以務已勝而
適為多事之擾將何賴焉唯公定見定力而波蕩風
靡之下常知有我不動聲色不暴形迹而規為舉措
一體夫人情物理時宜事變而默識裁成能勿擾之
而已矣茲行也東人不將有息肩之期矣乎夫古今
之時不同而理同王霸之道不同而事同太公魯公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

五

何儒

孰不知其為王也周公逆知其後世必有強弱惟公
夷吾孰不知其為霸也仲尼深服其民到于今受賜
夫固因時觀理以道揆事不當執一論也斯義也豈
聲色形迹者可與知哉吾是以知公之優為而為東
之人慶也載觀我國家惠養黎元勤恤民隱方猷
重臣必慎簡以充以儲公卿之選洪武間則有若徐
公鐸宣德中則有若劉公中敷正統初則有若王公
質皆以東藩方伯召為司徒而德業聞望垂諸不朽
今公將媲美三公以需不次之擢以昭我聖天子
法祖得人之盛其在茲行矣又豈特為東人慶而
已哉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

三

何儒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一

序三

送陳思南序

南營繕郎二峰陳君擢守思南其久曹僚友詣薛子屬爲文贈之薛子乃爲言曰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也道弗行焉雖密邇禁嚴薦陟垂憂威煇寵渥騰波流衆人侈之君子弗顧也道苟行焉雖淪迹幽遐屏居踈絕懷遠招攜左支右吾衆人難之君子所安也故曰君子以道衆人以欲欲之所至業毀名湮道之所至驕乎寥淳此豈特聰明強有識者然後能較得

失重輕於彼此間哉夫亦人心之所同明也然人情竟往往厭此趨彼者無亦眩于耳目之所睹聞世俗之所習尚而旋不自覺與於是能有卓然自立期於道之必行而不俛仰汨沒於庸衆人之見者吾不無望于思南君此行矣夫思南爲禹貢荊州荒裔歷代撫綏羈縻建置興廢沿革靡一追我明興豐德厚澤洪敷汪濊固已效順輸忱樂歸編戶至稽其種類華夷雜居輕生尚武終自與中土殊別唯是官茲土者率以孤臣自處多抑鬱無聊而甘心怠忽鮮克自固是不有忠信禮樂曠度達觀之士志於行道不以

夷險遠近動心者未見其能守也吾觀君詳慎恭確罕所嗜好奮身賢科閱歷歲年始至營繕職司興作軫念土木凡奉先殿材顯陵陶磚皆教護屬工節量程督固有冗費以是推之則安節厚生乃其素定而經度機宜撫綏振率將無施不可何有於思南哉始楚威王時莊蹻定黔中從其俗以長之民遂殷富漢鼎錯當景帝朝規畫塞下事甚悉而卒歸之於得良吏吾嘗以爲二子之見於今之守遐方邊郡者最爲切至君茲往哉酌古今權便宜而發謀揣慮一無顧望唯不負其平生則思南之民有不謳歌者寡矣

代送張龍湖先生校士北還序

天之生才曷嘗有古今疏數之異哉元化旁流鈞旋轂轉章符羅采著秀呈祥而靈淑之萃聚宴安和之凝激也故含淳秉德蓄玄抱藝之士冀遭時剡會以宣猷効悃者恒濟濟乎其相望焉若其用舍之衡進退之幾則惟幹元化者操之而世道之汗隆升降胥此焉出是可不慎乎哉蓋淳者不能不漓貞者不能

不變而聲應氣求捷逾影響至可畏也是故唐虞而下得人之盛莫過周室稽其賓興則惟以德行道藝后世茂才孝廉明經辟舉諸科其法加詳而比其在位多弗類古此豈其制弗若哉蓋天下之道有定體無定用有治人無治法周之得士非其制之獨良也當時間胥族師黨正州長凡與賓興之役者咸德行道藝之上也后之不古若者非獨其制之弗古也郡國公府列侯二千石凡有貢舉之司者或多不得其

方集錄卷之十

三

張邦

龍湖先生蚤以學行名南服舉禮闈第一人成進士歷翰林學士青宮諭德職專輔導海內學者靡然嚮風先歲甲午被命校士南畿時稱得人至是庚子例復設科先生乃再至寔殊命也 聖天子虛懷圖治思得賢俊共成化理淵衷至意豈其微哉維南畿爲我國家根本重地其人才自昔著稱與其財賦並甲于天下允益羨溢之餘侈靡浮競之習日滋張大矜炫多文少實以故聰明才辨者或多馳騫口耳而朴實推魯者則又旋爲風漸俗染唯是極重難反雖今間井日就凋縮而群好翕趨尚迷嚮赴厥有好學

聞道窮高極微而藝文摘繇輒憂深思遠抗志沉潛往往爲時所損是導揚衍溢者日異月殊而人才之上下文運之盛衰可獨歸之氣數耶唯先生型范端飭鑒衡空平眊眊具觚翰以得心知性術而登崇陟雋者率多譽望聲實之彥砥壁始璞鑄金始鑛豈直良工巧冶之能事哉其乎潛運雷動雲蒸固其聲氣之相感也茲其歸哉持賢書以獻諸明堂 聖人在上方將邁殷軼周可無煩傳巖物色渭濱后車而側席之憂庶幾其慰矣乎

代送李尚書序

方集錄卷之十

四

張邦

嘉靖十九年庚子夏戶部尚書儉菴梁先生免歸進南工部尚書涖涯李公往代之頻行南卿大夫士咸餞送郊外廼公官屬請余贈之言於是某前致辭曰今之戶書是古司徒之職古以掌教今以經費費不經則財賁財賁則民困民困而教是不可行也方今聖天子銳意復古修舉廢墜工役繼興儉菴先生爲國經費爲天下阜財稽數考成勢不能行於是再起再罷去 上以其職授李公淵衷睿注豈唯以公宏猷大略遠變通方爲能任厥成事哉蓋寔諒公之素矣公昔起家進士出宰建昌安福即有惠政既召爲

御史按滇南值正德初逆瑾竊弄威福中貴專恣凡出鎮守者皆其黨與公在滇裁抑之因謝病歸者十餘年瑾誅後起公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撫江遂進御史中丞鎮撫寧夏邊人帖息是公之才望雖逆臣強虜咸知畏服以是而總度支經出納程工量才以差次乃直別能較藝以上下其既稟則百度咸貞群工競勸而冒破乾沒者將自斂戢如是而財可裕財裕則用足用足而工役可就民力可舒矣此上之所以慨然用公也公其往哉憶昔周官司會以九式均節財用隸之太宰以共百物而待邦用唯王

李士鑑集卷五

五

集

不會世子以下皆會夫世子將君天下其諸僕臣侍御又與王出入起居凡所意欲咸得關白而司會以太宰之屬顧獨能抗其法而不聞有阻逆之者蓋當時太宰寔唯周公其人而厥德明光于上下衆志自爾協一罔有希覬故雖遷都營洛享宗將禮費給不貲而內府外府靡不充溢閭閻田野見于詩人之所歌者萬億及秭乃今司會之政統之司徒宿望如公信能以周公之道康其國而默旋宏濟則財用自無漁獵不惟上副聖天子之委任而因可以足國裕民盡古司徒之職矣余雅知敬公故於諸僚之請竊

厚望而不敢以漢唐以下之度支尚書望公也公其諒哉

代送費鍾石先生序

自昔周成康時天下方被文武光烈二君又皆繼體持盈號稱極治迺周公召公猶且倦倦以克詰戎兵張皇六師爲訓此豈老成謀國長慮却顧者固如是哉今天下承平日久濶略戎政雖介冑氏族襲先世勲賞封爵呂執干戈衛社稷固邊隅爲職業者亦往往多燕溺統袴不省弓矢刀劍矧能閑韜略習機宜宣猷矢謨以折衝禦侮邪頃醜虜竊發犯我邊陲

李士鑑集卷六

六

張邦

天子命將閱師適缺少司馬參謀本兵下廷臣議僉曰南少宰鍾石費公維其人公固講筵舊臣宸衷久注遂可之或謂公文學侍從資望已深且久在南國即當入直顧問軍旅之政乃復以煩公邪竊惟人有恒言漢書而下縉紳介冑分爲兩途迂儒武夫各持一說維是率多實事不知先王用人必文武兼資而論將搜才咨詢決策一聽之耆儒宿學蓋唯文斯能經武唯閱歷深斯慮事遠唯久任在外斯知人必眞是故本兵得人則將領多賢而分閫專制兵政悉舉不得其人則將領多不賢而越法譸張以啟釁召侮

是軍國之安危休戚華裔之盛衰消長皆由此出其
所繫豈細故哉鍾石公博雅謙冲正直忠厚自舉進
士入史館已赫著譽望吾不論其他至如正德中乃
伯兄文憲公秉國逆濠方熾疏請護衛公即虞其有
變從中抗阻濠怒中公昆弟家居者凡若干年使當
時在位者皆若公見必能潛奪其不軌而勤兵毒民
未至後來若此之甚也及濠敗始復起公編修國史
尋遷侍講春坊庶子掌翰南院歷官祭酒模範諸士
寔多造就及上疏條陳事宜咸中肯綮 上嘉納之
調北祭酒以文憲公方召入輔相遂懇為辭辟且寓

金華集卷上

七

何富

書薦呂涇野以自代茲可以類觀公矣乃今參掌邦
政其必發摠生平所蘊畜以決大謀定大事而古稱
詰姦禁暴九伐平邦之法固將推而行之以靖彊宇
而逆折豫弭之道以人事君之心又公之所素具也
豈得以文章藝苑目公而謂不當煩公以此哉不觀
趙括兵家子指掌談兵雖其父奢不能難然竟不免
長平之敗厥後梅聖俞脩然一儒臣也乃注孫武子
而後世用兵者多取資焉蓋會通之學則固有如此
者矧公兼綜典籍究觀今古歷有歲年而切切以治
道人才留意者乎吾固知公隨所授而可以行其學

予嘗觀宋慶曆初仁宗厭西兵久出亟思富弼三
公而杜祁公相與佐佑抑絕僥倖凡內降恩澤一切
不與及范雍守延州當時欲以趙振代之韓魏公奏
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為可是其經略
邊事者固非一端而其要則莫先於用人所以慎重
若此余知公最久且同事南部故於公茲行反覆以
用人言之而惜別之私則有未暇及也

代送戴巡撫序

龍山戴公以按察副使備兵九江甫明年經略區畫
咸協時宜閱武修文救寧江漢晉秩參貴州藩司政

金華集卷上

八

何富

戒行會畿內暨薊州邊備撫臣員缺天曹疏請猷望
素著者蒞之 上乃復晉公僉都御史授璽書往其
為公屬義不可無言遂敘曰維今京師乃古幽冀雖
形勝甲天下寔為次邊地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
西南抵紫荆關驅策舉踵不出旦夕匪若漢唐之咸
陽長安去朔方吐蕃界在千里外我 文皇帝聖謨
神略建都以扼虜衝而薊州寔秦漢以來漁陽幽玄
諸郡勢阻要害設倉儲屯戍制置勅使慎虞豫防緩
急調發厥繁攸重非有文武長材諳練經濟者弗得
授公茲往豈直懋九江官賞侈一方勲業云爾哉唯

我明天子暨左右輔理諸執事慎簡臣僚諒公有素憶公昔嘗爲侍御史督理兩淮鰲政條陳地方事宜所關最切者十二事釐奸剔蠹裕財阜民至今稱便繼按歷西川值夷酋龍氏倡亂遠近繹騷致勤上命將大舉兵以夷其族方歲大旱民不堪命公先後上疏請罷兵發粟上下廷臣議遂召旋師仍發內帑金二十萬往賑蜀公又檄諸州出倉粟數十萬石民賴以全活既乃復自成都渡瀘會貴州守巡于赤水布惴聲威兵不血刃而遠人咸格因建處芒長策今公去蜀殆逾一紀而川貴之謳吟思慕冀復得

方山集卷之十一

九

何富

公者不啻饑渴前日藩叅正以俯順一方而畿輔重地則又非公不可遂尋有是命委任至意豈其微哉矧今三邊六鎮自石晉獻地盧龍遂割太阿倒持積有歲年迨大寧東勝旋改其舊藩籬屏翰不無隱虞昔范仲淹呂夷簡當景祐中正有宋極盛時一欲城洛陽一欲城大名雖二公所見不同均爲大臣慮遠防微至計乃公識倚伏之機達化裁之變值茲柄用必將大寃厥施相時審勢明罰勅法補偏救敝興廢舉墜還將任賢彊兵足食西制吐蕃北制瓦剌予以寧謐邊圉弼成海宇以光昭代文明之盛以副富寧

委任之意不徒旬宣勞來聲容議論若是焉而已也
草不佞寔於公有至望焉

代送張襄陽序

今天下才儁奇麗崇言宏議之士豈少哉蓋彬彬乎雲會風流繼踵海內矣至揆厥初以要久遠鮮不殊軌此豈閱歷摩厲者反始進之時不若而氣志盛衰之相越邪夫亦以見無定理故守無定力而時靡波類馳逐上下向之激昂感觸于真機之發動者不有憤懣不平之氣則有抑鬱無聊之情而窮悔遷渝舉其生平所尚者甘棄之若弁髦矣是故人才所以多

方山集卷之十一

十

何富

賴于培養而匪能自樹立歷變貞一者不可與語乎其至也南車駕郎長洲張君士弘始以進士補刑科給事遂上疏乞宥聖度廣延納上俞之繼因各省官司及民間奏疏多支辭蔓說牽引不辜溷瀆聖聰復上疏約辭慎獄上下其議刺置長安右門外乃後因議先聖祀典忤旨下獄謫閩藩幕司量移進賢令懷慶郡丞奔走風塵從事簿牒期會積有歲年夫君以黃門諫議左右侍從一朝罹此苟內外清濁崇卑淹速少嬰念慮見勢利之華闇德義之實其能不顧盼俯仰據微乘便營蜚景附以跨騰通顯哉君顧

自居隨所任使以圖報稱養士治民在在成績乃司車駕贊理兵政亦綽有端緒古稱官守盡職言責盡忠君殆若而人矣謂爲有定見定力者非邪廼茲守襄陽其又肯負乎哉夫襄陽跨荆蜀控關洛湖南著郡也維昔蒞茲土者若關雲長之威震華夏羊叔子之綏懷遠近杜元凱之立泮宮修堰漕皆盛有聲稱利賴當時貽思後世慨然爲漢晉名臣定維在是是後尹師魯歐陽永叔皆嘗以諫謫茲郡一監酒稅一爲縣令雖二公勲德文章宋室冠冕于此則以權力未稱不遂厥施君今之行其始雖以諫出而乃

本方集卷之十一

十一

何昇

茲委任職專一面殆非尹歐當日之官而與漢晉三公幾等埒矣行將登峴山之亭俯沉碑之潭其能不惕然以思慨然以興而與之方軌並駕矣乎他日襄之人有頌良二千石者寔於君乎屬望矣

代送錢尚書序

周官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邇厥所從自堯之命契則既有然矣漢魏以下置尚書度支專主財帛委輸軍國支計以至於今之尹曹雖職列地官而徵其承受攷其沿襲要勿外於民度金倉之屬而教典無聞焉豈經國建官者盡失先王之初意哉夫亦

窮其體要酌其會通而與世劑量之道歸焉耳故曰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其意蓋謂此云至其脉絡相承鉅細聯屬則祿秩禮樂兵戎賞罰工虞凡所經費胥于是乎取資焉是故得其人則庶事理不得其人則庶事隳任斯職者誠有如地道然山嶽河海之震奠物產生殖之休否咸所維繫是其職誠重且大非有承載容畜體國經野者鮮克舉之也桐谿錢公始以進士起家爲良有司爲名御史歷方岳諸司進卿寺進御史中丞其所臨蒞吳越燕趙荆楚冀豫貴竹百粵諸方若其邦國

本方集卷之十一

十一

何昇

都鄙夷蠻戎貉之俗與其財用殺畜之數夷險通塞利害之宜靡不周知逆處而所在士民謳歌贊誦厥既懋績中外揚休士林美邇今以尚書官留鄮掌戶曹經制機宜動中物則食貨之登耗轉輸之勞逸用度之多寡蓋藏之盈虛不事按簿書促期會而輕重可否之間罔非足國裕民之道蓋其應用之不窮者寔其涵練之有素也謂其克舉司徒之職以輔翊我聖天子禮樂文章之教敷與殷民之治者非公其人邪昔鄭桓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人爲之賦緇衣而君牙克篤忠貞勞有成績穆王銘書于太常自公

之南也南國之卿士大夫庶民小子固莫不有緇衣好賢之念矣今以政成歸報於明堂 天子其將不嘉乃不績以昭國家之有又乎

贈葉教諭序

葵源葉君教慈谿學之五年武進薛子來知縣事每至學官講論經理剖析疑義彼此談駁闢發未明久之益習見其端方雅重惻惻無華以道自持表裏協一敦學不倦將窮極本原而會通之諸生有率教者延接無時進退以禮務相與刮磨期脫徒流俗而進諸古有不然者則哀矜惻怛其在感動罔事夏楚諸

不古文集卷之十一

三

何昇

生安之其諸學士大夫不問其華要散逸待之一以誠懇而愛憎毀譽久近得失未嘗一置於懷也先歲甲午考試關中號稱得士既修浙省誌多所記纂君所至未嘗求合於人及吾見四方人士亦自往往問葉先生云今年春御史汝陽張公巡行東浙聲色所加官僚屏息而望塵下拜者且猶未免叱咤一時論者咸謂君古貌古心其將不便於御史之庭矣既乃進止自若應對從容未嘗少徇張公爲霽容加禮及去復移檄縣官激勸特至此可見誠篤所孚雖威厲色者亦自相入彼屈身枉道者何爲哉夫亦自夷

範焉耳是君既孚於遠近上下之人爲弟子者將不益知所以自恃而天理之在人心其寃不在於絢華盛麗逢迎容悅間也然是亦就君之所孚者言耳使在我者既盡而自反無闕就有不孚亦與君何重輕哉君性資淳厚固本諸天及觀其伯兄東昌公爲賢太守其諸子僉憲君爲名督學則家庭之所漸者厥亦有自矣素教預養之功又安可誣也

贈王縣丞序

維揚王子種學績文久困場屋以貢爲太學生薛子家食時江北士人往往稱其人云然未之識也及薛

不古文集卷之十一

四

張邦

子知慈谿之三月御史汝陽張公以按事至薛子病火欲辭去公留之時王子爲台州太平丞適以事謁公于慈谿公命之曰薛尹苦煩縣缺丞討其一切瑣瑣舊事汝其暫爲分之於是王子留慈慈故多狡黠凡賦稅徵輸計戶上供者悉爲所侵漁積習成俗上下蒙蔽倚藉勢力動持長吏先是爲令者率多敗事去繼之者束手受制莫敢可否事王子乃昌言曰余受御史委而令復有薛子乃更不得施用則丞不負余而余負丞矣於是檢舊牒搜微剔隱務殫厥心力得一弊與夫作奸犯科者輒書片紙移縣庭或械其

人繫獄諸奸民不便者咸復口語籍籍冀少縱王子持之愈堅如是者幾一月乃別去因徵贈言于薛子薛子思曩在京師銓曹授知慈谿縣事一時士人咸謂薛子茲行蓋及矣乎其難哉予謂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如程伊川之所以答呂進伯者斯亦已矣慈谿縱難治其若我何然余身當其事不敢畏難無足異者乃今王子丞太平而顧以身任怨唯知是非可否固恤毀譽利害其真有的見定力而豈涉筆占位目吏問可不可者哉曩時江北士人之所信信無負云嗚呼使向之為慈者皆若而人焉則慈亦何至敝

不方史筆卷十一

五

壞如今日也

代贈徐生序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賤貧夫遷良史而固亦其儔也為貨殖作傳豈其微哉而固獨弗之知也固弗之知而天下後世皆以其言為信然吾於孟堅有遺憾矣嘗觀漢制論刑輕重視所贖有差咸獲免有能輸金錢貲貝刀布入粟塞下者率得補官維時司馬相如以文學辭賦雄藝林猶且入貲為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邊拜爵積官至通顯子長獨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竟下腐刑夫固無以為

之也治生獨可少哉貨殖列傳固其玩世自嘲之意謂禮節榮辱之知由於倉廩衣食及所謂人富而仁義附焉者亦其探本之論也今徐生藉父世業日益饒裕知以權變勇以決斷仁以取與古之善言治生者固已得其遺法矣廼入貲拜秩膺仕者冠服豈以誇金章耀閭里哉無亦以有財者宜輸委以佐司國計者之經費云爾然吾觀世之修行獨立者每耻言食貨至入貲拜爵事則又往往沮抑勿論斯固孟堅譏子長作傳之意夫亦以其人之多弗克自樹立也及觀卜式諫止武帝興利欲罷鹽鐵船等當時

不方史筆卷十一

六

東閣石渠文學則未嘗有言及此者雖其呂賞奮述亦何損焉司馬相如子虛大人賦及諫獵疏封禪書固多虛詞濫說而楊子雲謂其曲終奏雅然其要歸引之節儉太史公謂其與詩之風諫何異允若茲亦奚間其以貲為郎也徐生信能自勵則蜚聲騰茂固自有地而非崇勢利羞賤貧之謂矣余不敢薄待徐生是故敬進斯言竊附於以規不以頌之義

送謝廉使序

自昔為天下國家者各因時以立政而唯朝會最為大典豈直以明上下之分繫荒服之心哉蓋黜陟誅

行焉而賢不肖之進退乃庶官視以為勸懲而生
之休戚天下之安危寔於是乎在也是故虞廷群
后肆覲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其風勵人才以致盛治
者至今猶可想見追我國家定為三年一朝之制
天下布按諸司暨府若州縣各述所職以入覲以聽
吏部都察院考察去留而尚書都御史以下當事者
唯布政按察使之言是聽而按察使則廉訪激揚總
外臺風紀之任尤為部院所倚重唯按察使得其人
則好惡愛憎一出於公而恩仇德怨不能行於其間
由是庶官之賢否不啻妍醜之在鑑低昂之在衡罔

不方史錄卷五

七

張邦

弗允協而部院之去留真足以為懲勸民生世道不
有攸賴哉反是則有不可言者矣矧今兩京畿外為
省者凡十有三而浙江寔居其首故考察之序必先
浙江而以次及於諸省則浙之按察使尤為天下之
望浙中稱平天下其胥儼矣然則少溪謝公茲行其
所關繫豈不甚重且大哉公昔以進士起家為名御
史按歷諸省督學畿內文章政事裒然著稱而弘度
厚養以懋經綸之業者每注意於天下之人才雖未
及識面者其賢不肖固已知之素矣矧今長憲於浙
則一省庶官近在所隸之下有能遁情於平衡空鑑

之外者哉由是近法遠稽而天下之憑藉將於是乎
在此吾於公之行所以不能無厚望也昔范文正謂
一路之休戚係於一人之賢否故其去留之際每主
於嚴韓忠憲見天下諸路擔拾官吏小過則愀然不
懌謂不當錮之於聖世故其執政之時恒主於寬二
公皆宋室名臣各有所見而要其至意未嘗不同吾
固望少溪公為今之韓范敢述以獻從者

送陳兵憲序

少岳陳公守吾常之三年適海寇挾倭夷為亂沿浙
深入直犯蘇松之境將踰浮山以汧上流公出謀發

不方史錄卷五

六

張邦

慮聚兵除器寇不敢窺我境上未幾公即受簡命
為浙江按察副使職專備倭奉璽書從事戒行郡
憲徐君暨吾邑令萬君後先致辭問贈言於薛子薛
子謂公以名御史歷今官出入中外凡若干年德政
敷被所在著稱固無俟余言而飾情獻諛諛諛亦非公
之所樂聞也雖然樊侯城齊每懷靡及仲氏去魯問
何以贈是君子之心固惟日不足而公之茲行又豈
無所采擇哉余不敢汎有所及只如近日東南所患
莫急於海上之事而朝廷之所以汲汲用公者亦
甚以海上為急余間歲在浙間俗觀風嘗竊聞一二

請就與公商之夫天下之勢所恃者民心所憑者士
論而吾人之欲有為於天下其所憑恃者亦唯在此
而已乃今浙中瀕海處所習於船舶之利而禁令不
行民心士論蓋多搖惑於其間而制使重臣亦率為
掣肘寇之滋蔓寔由於此今之當事者過自疑畏豈
非老成持重將欲匿瑕含垢旋底消弭以圖萬全乎
吾恐方萌之端蚤已不能逆折豫防而已成之勢安
能保其不愈熾而奔潰也夫去草繁苗除惡務本昔
人之論亦自有不易之道誠於此而留意焉則重門
擊析且可以禦暴客矧山海限隔不假以梯航最爾

不才集卷五

九

張邦

醜類豈真能飛渡耶但民無定志士鮮公論積習已
深卒難開諭雖其自為一身一家計者亦唯圖旦夕
目前之利而不虞深長久遠之害矧欲其有大人之
志天下之慮者誠不一二見也此其漸涵化誨之方
斟酌劑量之用諳練閱歷如公必自有相機順應之
妙矣即今思質中丞當分閫授鉞之任甚能開誠布
公廣屈群策憶其東巡余嘗與言於錢塘江上見其
躍躍動色公茲行哉凡所當為與所得為者協恭共
濟不阻不撓則民心士論當自有反正之漸而東南
之警行將有盪定之期固可計日而俟矣余特敢為

探本之論以復二君之請用告從者以禪末議公試
以問之中丞公其尚以余言為何如哉

送管參政序

歲已亥復齋管公以江西按察副使進陝西布政司
叅政瀕行江之官屬士民咸餞送郊外惻惻不忍釋
去其僚友恒溪尹憲長屬余贈之言某乃前致辭曰
公之茲行也其將叅知陝之政乎夫陝古雍州也介
隴函蕭散武岐諸關黃河左右旋繞渭汭漆沮弦蒲
荆岐終南龍門鳥鼠諸川數巖谷環映襟帶形勝莫
強焉惟其土厚水深故其人多厚重質直周邑岐豐

不才集卷五

十

張邦

王道四達詩人歌之謂之二南既分命周召益熾以
昌而二公相業寔是焉肇厥後東遷秦襄始封康孝
以下無衣同仇繼作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氣夫
地一也周則為周秦則為秦秦淑慝汗隆其人殊也漢
晉西魏後周隋唐咸都咸陽維時京兆馮翊扶風弘
農張掖酒泉勝肅甘洮諸路安危沒服亦唯其人也
迨宋中葉夏銀綬宥靜靈鹽甘涼瓜沙沒諸西夏慶
曆分緣邊為素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熙寧以熙河
洮岷通遠又為一路各置制帥材官而韓范經畫大
者聲稱西人不敢窺伺民藉以寧遂為宋室名相今

四夷讐服疆陲宴然而聖化所被寔唯承宣者爲之
公冲襟雅度經濟夙閑建白在諫垣明識在觀察聲
實所加罔弗孚裕茲行也其將爲周召矣乎其將爲
韓范矣乎吾黨深有望焉矣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一

序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一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二

序四

吳封君壽序

史籍邃古皇人歲紀靡極維時風氣未開昆侖凝結
蓄厚引長固有然者稍涉虞周象數旋著猶沿渾樸
重以上人憲老乞言而養道備悉匪直孤卿大夫士
安享遐祉而庶人耆老亦罔不嬉嬉咸遂所以率多
麗眉黃髮而詩書所稱靡得而尚云迨醇漓治遠智
巧朋興神明所宅燦揚湯沸朝淳宵蒸雖金石不能
保其不鑠且泐也乃茲南山吳翁與世周旋年且八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二

序

何昇

十康樂自得不管莊時其諸同跡塵寰獨立物表而
古之所稱有道君子者非其人邪或謂翁累積素封
而伯子允祥仲子允際與其孫峻伯又並登甲第懋
德樹勲蜚英敷藻而方來者且猶繼承未艾翁觀而
樂焉茲翁之所以壽也余惟富貴福澤固以厚生亦
以溺志唯深于道者斯不以身後物不以欲滑和去
其誘慕除其嗜好屏其思慮息其勝負凡厥所值一
如寒暑晝夜之往來通復無與吾事是故晷刻重甫
之華與堂室之麗不足以易其素阡陌苑囿之饒
倉箱金帛之積不足以嬰其念駢肩累跡之衆布山

彌谷之畜不足以鼓其氣白雪清角之聲文珠翠珎之色不足以眩其真水陸珍甘之美椒蘭菌桂之芳不足以渝其適故能大通混茫解意釋神浩然而長存也不然則是數者旋其精營弊其玄光而形神氣志祇爲役役譬諸千尋百圍之木登諸匠石鏤以削剗雜以青黃金相玉飾煇燿輝煌雖若異于斷棄溝瀍斷置山谷以言乎失性則鈞也其何能干雪霄凌霜雪歷日月踰萬卉而挺然獨秀哉昔卜子夏古之大賢人也且猶以從欲而濯得道而肥此吾所以斷然以徒富貴者不足以爲壽而壽考如翁必有得於

本史卷五十一

二

何昇

道而不淪汨于時者也且峻伯嘗與余論道于慈湖鍾阜之陽語翁豐偉卓犖剛介秉義及觀其子若孫又以理道承之則享茲壽考雖若自致而昭曠眷德殆亦可徵其不爽矣至是峻伯之同年請余言以爲翁壽寔以峻伯博雅多文追古作者其必以余言爲足以壽翁也

何封君壽序

今天下名能顯其親者唯策名仕籍以膺寵錫褒封而諫垣給舍則又人情之所歆願侈張而不可必得者是豈徒庸孺淺鄙濯沐聲利者然哉雖擢赴德義

修明禮樂騰茂敷文摘藻馳辨而號稱卓犖瑰奇者亦往往欲乘器待時庶有憑藉以爲宣猷效愷之地而因是以揚名顯休以光昭奕世也然或遭不逢時隱忍顧望以希朝夕之祿則外雖承歡中負歉怍而殊恩異數祇增重感一蹇謬盡職而上人不爲優容則斥逐投鼠而陰山瘴海徒爲父母貽惓然則臣子欲盡分以承考克家被寵受祜豈不憂憂乎其難哉始石川何子與余同舉進士觀政工曹值衆材咸集群藝斯興時方旅爲進退無甚官守余竊觀何子每于坐作間獨沉默注慮知其中心蓋有所感也既以

本史卷五十一

主

何昇

行人陝南戶科給事中屢疏建白政本其最著者則罷諸鎮守臣清汰銓部危言正論天下想聞士氣生色昔人所謂天子改容左右待罪蓋于今見之上明聖方延納忠言俞賜寬假適 明堂禮成覃恩海內遂進封若考松逸翁如其官母麥爲孺人璽書策命荐美並嘉而玉容偕老樂有孝子凡所以安厥養者祿善色志靡不備矣夫忠于而國孝于而家臣子之心所當自盡也言之無罪聽之無忤存乎遇與不遇而非臣子之所能自必也石川子何以遭逢得此哉記謂着欲將至有開必先傳稱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吾聞松逸翁剛介秉義儵然爲世之隱君子而
孺人宜家有相之道潛德委和涵濡積順厥惟善矣
自是而沛澤流膏以發祥曜采以介壽祉豈會合微
應流行於昭曠者固斯道之常與然得則其常也不
得則其變也消息大分常居什九變居什一君子爲
善固非徼福若何氏之慶自足以勸善而因知人子
事親又曷嘗專在富貴利達間邪故曰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石川子能永終譽則所以榮
其親而壽之者蓋罔極矣

楊處士壽序

不孝鍾養主

四

何昇

余嘗觀圖經地志見名山曠野奇勝數澤輒興向往
及讀逸民獨行諸傳則又屢嘆遐斥恨不遂膏車
秣馬方梓剡槎窮躋跋剔迴游從以與之上下景
光衣被貞貴而用慰厥衷也既歷齊魯燕趙之墟及
登會稽探禹穴覽天竺武夷浮江淮彭蠡偃息于匡
廬白鹿紫雲諸叢林巖谷中往往與異人方士相觀
值恬素夷落聽其言多中肯綮窺其志則矯然高舉
躍出塵外厥視聲華盛麗場中頭出頭沒不啻若浮
沉敝園矧由是蹈危機罹險狡以戮辱滅亡而嗣續
靡遺者又曷論焉稽諸往昔諸如此類寔難歷數蓋

於是重有感焉以爲夙懷至願至是始酬云然猶未
之深得也迺茲遠林楊翁垂白髮服山野巾服持所
著書數卷贄余秦淮旅次自稱去吳門住都市者且
幾十年及啟其書讀之皆古方恠錄不涉世故不與
文墨鉛槧爭衡于是恍然而悟始信朝市匪諠巖谷
匪幽彼懷石沉湘彈琴顧景江夏臨刑世人欲殺曾
何權位勢利之相軋哉祇以語言文字間耳此河上
鶻冠之徒姓名寔竟不傳以至於今不知其爲何如
人也若翁者可不謂洞悉情變周慮遠覽藏用保終
者邪如是而存神養員行將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將

不孝鍾養主

五

何昇

程處士壽序

嘉靖戊戌歲有程處士年屆九十其姻友栢莊方子
屬余敘爲文以祝之敘曰夫生者人之所欲也永其
生焉斯之謂壽壽又人之所大欲也墳紀遠古皇人
動萬有千歲時風氣未開昆侖凝結人罕情實會聚
弗散有罔然與既斷朴澆淳朋興機術轉務馳逐天
札相尋匪直世運爲之蓋亦人事然也至乃逸人異
士棲谷枕山偃仰呼吸守神還貞時亦長世但習爲
內學秘文竒牒關局封騰靡得而闕唯是儒生學子

從其妄誕不經以為宜見藏擯昔人謂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方術之失亦何怪哉乃若程處士尚禮好義罔事爵祿輪邊易質種塩海上往來吳越微逐貴賤審時取與積累食貨富擬素封晚乃優游里第敬賢致士周恤匱乏不奪聲華不憚豪貴人玉容黃髮享茲壽考豈亦有異術耶吾觀唐子西銘古硯而得養生之道謂以鈍為體以靜為用蘓子瞻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處士當少壯時雖汎舟航連車騎不為巖處服習而心行不損理窮積著其深於鈍靖安和之道而超方術之外

不孝集卷之十二

六一

千應

矣人亦有言太隱居屢市諒哉故此一范蠡也貨殖傳既有范蠡列僊傳又有范蠡處士非其儔伍耶是可以壽處士矣

余翁壽序

夫菌芝載形麟鳳呈象種類靡紀莫究世本寔鍾太和網緼發越蓋其所托則然也是故賢英才哲載德奕世各本生成詩書所稱咸可稽焉余昔則聞玉崖余子思孝振芳樹藝光著南服及為考部郎上下黜陟中外官使一徵素履協群情輿論不徇權貴人意指乃竟振衣脫屣長揖徒步遊荒野者數年不矯俗

以洁高不養交以獵譽潛修獨善恂恂如也茲復被徵為南考部郎適余為主事獲與朝夕游處熟觀其動止議識務在從事本原不與世競余謂余子曷以得此久之乃知若翁教云翁素遠志理學達變觀化以其學教于鄉鄰之學者稱為隨時先生子貴不即封務行已志及得所治邑政成化洽志行矣部檄以循良徵輒又止弗詣公車此可以常俗淺近窺邪唯是知余子之賢有自而翁顧無托乎哉翁楚人也湘漢衡廬經帶包絡磅礴渟渟轉含澤敷和翁寔得之流行坎止諒哉時矣今茲艾年繁祉永錫余懷好德亦

不孝集卷之十三

七一

何鼎

又何言昔詩人頌壽曰岡陵川至維楚山川不封而崇不濬而深日引月長翁茲徜徉無極哉

順軒高君壽序

余昔請教江州值今大司成少湖徐公督學江右每校諸生文輒以示余余得其最優者凡若干人南豐高生瑤其一也少湖公遂移檄南豐分之傳符給道里費遣之就學于余余時往來白鹿南昌諸處高生必相與俱熟其言默動止省其氣志向往蓋駸駸乎潛心窮理之學匪直文章麗藻之士焉已也余竊重之及每歸省不踰時復至余間訊之則曰瑤之受學

於先生也固少湖公啟之而吾父順軒君實素具是心惟恐離左右而爲世俗之所溺也故余歸即命之來余于是見盱江士人必詢順軒君而順軒君之行義士人無不樂道之余乃知高生之得於家庭者不淺而有開必先殆不誣也及余甫去江州而生即舉於鄉乃詣余請文以壽君余固不文且方厭言有枝葉未有以應又三年生游南太學復與余聚於秦淮再申前請余惟人子之壽其親也其心曷有窮哉然而有可以自致者有不可以自致者富貴福澤天固常與善人究其往來通復而盡數窮變猶或未之能

不孝集卷十二

八

何傳

齊此其自致尚有什一之難必也乃若夙興夜寐立身揚名則稱達人者必知其爲明德之後誠所謂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者也其所以壽乎親者無涯而致之自我不從外得固生之所當爲而余之所望於生以效於順軒君者亦豈有出於茲哉昔宋元豐間歐陽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曾子固稍後出竟與齊名當時自朝廷以至都鄙間巷自學士大夫以至樵堅牧圉靡不傳以爲盛而邇流窮源者必歸其父太常公之惇德懿行余不類固不敢望歐陽公之簞籬而生方進未艾固將以古豪傑

自待者試就其鄉論之豈肯倏然出子固下哉然則順軒君行將與太常公並著不朽而永壽於世矣乎

隆慮山人李翁壽序

隆慮山人李翁者吾邑侯龍岡君之父也翁居相之隆慮山中歲乙巳以迎養來吾邑邑之士民愛侯因愛侯之父請余文以壽之余時以考功獲罪遷謫僦僦未及爲文及召還而翁已歸相既龍岡君亦遷戶部主事被論罷去吾士民之愛侯者則一如侯在之日再申前請余於是益信三代直道之民至今尚在而壽翁之文不能自己也人亦有言善仕莫如遇合

不孝集卷十二

九

采風必於輿論李侯之爲邑勤於實政而庶於取名名所自出之地皆侯之所略者也竟以是失歡招誹以來上官之論然而士民戴侯若此則侯之賢之著存乎人心者固自不容揜也明珠意以自古已然侯之去亦何憾哉雖然侯之賢翁成之也翁少耕於朝歌之野事親奉先竭力盡分而闕窮恤族黨咸賴其詳具東野郭太史傳中蓋古之孝弟力田人也昔漢制取士有孝弟力田之科唯是終漢之世類多循吏以其心和順純一不見異物而遷故出而有爲莫非實政今翁雖隱德弗仕而侯之漸涵化誨於家庭

者有素及舉進士出宰吾邑推而行之惻惻無華而吾邑之民鼓舞侯之樂利沐浴侯之膏澤孰非翁之德之所推被哉正如雲行雨施庶物露生而含澤布氣山寔爲之隆慮南負太行北接恒嶽形勝奇絕風氣淳龐翁居茲山寔相比德嘗觀詩人之歌壽考必曰如山如阜翁之德既如山矣壽其可量也哉昔成湯問於伊尹曰壽可爲邪伊尹曰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夫其所謂欲者豈覓方術候神人服習秘靈沆瀣霞露之謂哉亦唯以有德者壽而不爲外物所動如古之仁聖賢人云耳其諸出處窮達毀譽得失之際正非所預也吾是以頌翁之壽必及翁父子之德且以見吾邑之人心猶爲三代之遺直而翁之壽之所以無涯也若祇爲漫漶不經之說文士游誇之談則豈吾之所以壽翁者哉

胡母張太孺人壽序

象岡胡君立之以御史督學南畿教數化洽士人籍籍稱得師矣忽爲匪人誣構逮至京師天子明聖鑒其無罪詔復御史掌道事值其友人薛子復官祠部每與講學論道輒感然若有思者問之則曰吾母張太孺人在堂今年庚戌且七十某月某日寔初度

之辰將圖歸省以甫釋詔獄未敢請也唯是思之不能置耳既乃復具述以告曰吾母之歸我先御史潔菴君也值君先後失恃怙吾母相之十年生聚家漸以舒今先君背棄二十餘年家政惟吾母攸賴植叨今官嘗巡視兩畿吾母每以母辱君命爲勗及督學于南輿以就養尤諄諄戒曰汝一方師也其務以身帥人植奉教惟謹庶幾無過三載秩滿蒙勅封吾母爲太孺人植不肖世受國恩固當夙夜匪躬不敢負吾君矣然亦豈敢忘吾母哉今吾母遠在一方屆茲壽誕將遙致一觴子其有言以壽之乎余

太孺人壽序

十一

張邦

因憶往歲乙未與立之同舉進士始獲納交見其學行純至固已逆其必有所自及督學吾邦倡明理學隨才成就鼓舞振作士人興起評者謂嘉靖以來南畿督學固多賢者若山陰蕭靜菴之去邪勿疑臨川章介菴之守正不屈則南昌胡象岡咸有之是太孺人之賢見於內則懿範者固難盡述而其所以成其子以匡翊吾道振起世風者不尤爲章明較著也哉夫天下母子之愛一也其爲教不能以皆同然大率牽於情者多制於義者少昔陳咸直道其父教之諂佞丈夫且爾而况閨門婦女可多得乎王琚以諂佞

取容其母責之琚莫之改論者惜其有是母無是子
范孟博之母兩得之矣而其生不辰君子有遺慨
焉今太孺人有范母之賢而立之所以承之者蓋拳
拳於聖賢大中之學則其所成就蓋有不啻於孟博
者而 天子明聖能優容之其所遭際不亦難哉和
氣致祥仁者必壽七十之慶蓋為之兆耳自是而耄
而耄而期固有未可量者余不佞請以是為太孺人
祝而因以慰立之之思也

錢母馮太孺人壽序

余觀昭曠之際盈虛相乘往復貞勝昭著區宇流行

方丈錄卷十三

十一

何備

古今豈爽也哉乃今揆諸錢母馮太孺人則益可知
已始余竊仕令慈谿采風問俗觀生徵獻獲行藝名
實之士凡數人今中書舍人錢君叔鳴寔居其一每
相與講業論理道輒神解心往即欲見諸行事而氣
志侃然英特奮發不屑為脂韋泮忍態以與時俗俛
仰唯時賴其相成寔多及余去邑歷南考部叔鳴以
詩魁兩浙卒業南維視部政時部寮多四方穎異咸
器重叔鳴稱余能得士既叔鳴上春官取高第成進
士服令官聲實孚于上下吏部上其績贈其父勉齋
先生如其官而母馮封太孺人君子謂叔鳴名家子

世秉禮教固宜其有是然寔多得於母孺人之教方
孺人之歸錢也勉齋事父值繼母幾至衣盧履霜之
變孺人相之百凡委順竟以慈孝著稱勉齋蚤世孺
人年方四十舅姑且老而子女輩立俱未有家室朝
夕恒不能給而孺人貞苦以事老撫幼竟克有濟以
至今日虛極而盈無往不復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不信然哉昔張師亮西都布衣歐陽永叔廬陵孤
孺皆少歷艱危籍母氏之教以有成立而文章勲業
赫然為宋室名臣而孫鄭二夫人亦各膺榮封享壽
考以光於史牒茲叔鳴遠學敦行向往直前以承母
志而太孺人馮年甫七十康強如壯時則其母子之
遠到殆將有光前烈而錫類介福固自有未涯者在
也其僚友郭劍泉袁裕春諸君屬余言為孺人壽而
余固知叔鳴者遂書以從之

王母曾太孺人壽序

余昨在京師集縉紳諸同志論學於靈濟道院見戶
部西石王君於群衆中獨靜觀默識時出一語以裁
衆論則動切理道余竊服之無何虜犯境上諸縉紳
咸奔走戎事論學之會遂弗能數於是西石君奉使
督通賦于兩浙而余亦以視學繼至乃於公餘復講

方丈錄卷十三

十二

何備

舊盟值長憲濟軒唐君副憲同野李君咸於西石君有舊時相切磋有新得焉既西石君使事就緒將復命于朝冀便道歸里第以稱觴于其母曾太夫人之前而濟軒同野二君遂為之問壽于薛子薛子曰余不佞何能為王母壽哉王母為湖南著族試即湖南之形勝觀之洞庭之水淵然停畜而霜降不涸者其所鍾則然也衡岳之山凝然蒼翠而歲久不磨者其所積則然也吾聞諸西石君嘗道其母夫人莊嚴整肅不輕言笑少歸其先大夫顧齋先生先生慷慨有勁節不屑治生所居圖書丈室而夫人處之宴然

本堂錄卷之三

西

五

接以賓禮先生舉進士為魏令尋忤中貴人被逮詔獄而夫人焚香叩天願以身代先生謫遷量移能鄉州縣而夫人助以清白所至稱賢先生捐館于親老子幼存遭家難夫人貞志自立舅姑安其養子讀先世遺書以成進士是夫人之於先君子寔所謂無成有終美無成有終坤道也坤道無疆夫人寧有窮乎其所鍾所積殆將與洞庭之水衡岳之山相為悠久有不占而孚者矣矧其子西石君超然物外遠志理學初以母夫人而成其賢今以其賢而成母夫人之志夫人之悅懌而康又豈淺淺者之所能測識

壽于贈之母願子為滂和靖之母知有善養蓋皆不以世俗望其子而其所樂而安者可知也西石君充養日粹而遭逢盛時固不當為滂而程氏之學將非其所優為者乎吾是以知曾太夫人之所為壽也又有出於尋常祝望之外也二君謂吾言足以壽王母矣遂書以歸之

向母湯孺人壽序

向生程不遠千里從薛子於晉陵之野朝夕論理道相說以解於是其祖母湯孺人年且八十矣將歸省焉問所以壽之者薛子曰吾嘗為令子而慈圖所以

本堂錄卷之三

五

五

壽民生矣不得於郡守僅踰年而去吾嘗督學于而浙圖所以壽道脉矣不得於當路僅再踰年而去吾又何能為若祖母壽哉雖然不可得行猶可得言不當言之於眾人猶當言之於吾子子不聞乎大孝養志若而祖母之志夫豈徇於流俗者哉吾聞其父復齋公嘗守雲南之廣西履官守已甚為楊文恪公所稱許則其所以漸涵化誨於家庭者蓋已有素及其歸汝向也向固世業儒而孺人內則閭儀動皆有法則其所以圖惟於厥志者蓋寔不以庸眾人望汝後人矣子今以弱冠舉于鄉裒然為兩浙名士則其責

子者又豈但已哉昔和靖之母願子善養國
人教子規矩若祖母之志蓋寔有在焉子其體
而克承之則其貞志保和而引年長世即上壽可必
也若但備其膳羞時其饌獻供其器服娛其起居飾
其禮樂縟其文章雖所以壽之抑末矣子如服膺吾
言則吾之所以壽民生壽道脉者雖不能行於一方
而亦庶乎行於向氏也

海日靈椿圖序

余嘗登匡廬見石有古文竹林寺寺蓋僊人所居云
及迴巖轉壑讀周顒碑則慨然以思世固有異人哉

方丈靈臺主

去

何景

矧山海大荒內外若圖經所載諸方邈不可即者邪
維時同余游者皆好古博雅通識瑰儒因相與跼石
班荆推極玄黃漫論古昔若瑤池玄圃崑丘軒宮喬
梁羽衛之屬以及老聃關尹之學即非通物方弘時
務不備愈于弱情依倚沉淪埃壒者乎然又有刺情
尚意獨行偏名藝文修辭務自標幟斯固與蒙耻疵
垢者殊科然往往觸忌諱多不能自全如嚙鬚受劒
揆日鳴絃者斯未可以重輕軒輊矣於是南豐李子
少虛因道其父質村君性度夷曠平生罕入城府所
居一室琴尊器物咸具惟取應用不事工綴繩牀竹

自適朝市貴游一不與聞語以導引方術亦
爲也余謂君豈所謂逸民高士視世之好尚皆
非其意所注留浩然自得者乎將從麻姑山訪之
未能也再逾年余次秦淮少虛持此圖就見請爲君
壽余曰君固能壽者也圖何爲哉余又何言哉然聞
海者水之會也日者火之精也椿者木之靈也氣質
相禪五行具矣圖咸有焉君壽無涯此亦足徵也乎
哉不然嘉禾豔草奇鳥惟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
銀之寶以少虛之才華非不能致雅非君所好而亦
非少虛愛日之誠也君子可以知君之所謂壽矣

方丈靈臺主

去

張邦

二山萬椿圖序

二山萬椿圖者王子文佐圖歸以壽其父二山君也
君所居里西有夾山東有秦皇山二山相望蒼翠秀
鬱而君徜徉於其間不事家人作業唯讀書教子種
樹灌花淡然自適罕入城府而仁厚正直鄉人推之
今歲庚戌年八十矣白髮紅顏雙目炯炯康強如少
壯時古稱漢陰父老河濱丈人蓋寔其人也茲文佐
膺貢 明廷選授鄱陽學訓將奉君就祿而携茲圖
以稱壽語余題其端余惟天下之心逸則休休則
自適自適則樂樂則壽所以至人哲士抗跡塵外超

然物表而與世相忘往往延引歲月以致長生如佛經道錄所載者不可勝紀豈欺予哉其理則然也二山君教其子如文佐者高才博學修詞染翰青藻出人而制行卓犖不與時俗俯仰士論籍籍咸望其爲清廟明堂之器而顧久滯場屋人皆爲君不平而君則怡然不以爲意其視得失寵辱不啻若浮雲之出沒二山而往來飄忽唯其所之此其高志遠識固已加人數等神完氣舒固不俟敝關扃封騰窺秘文竒牒而可以知其必壽也矧此去鄱陽登芝閣陟遐觀匡廬五老朝夕上下彭蠡沅湘浩渺涵虛而豪吟長眺怡情適性於其間者又豈特夾山秦皇之萬椿焉已哉則君之樂而壽也壽而無涯也益可知矣文佐歸自京師命服彩衣捧觴於君之膝下而賓朋在堂子姓在側試以吾言誦之如何

本志卷之十二

六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二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三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爲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顧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爲之舉者迺高淳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爲嘉靖庚戌遂慨然請于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辨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于秋八月落成于冬十二月奉先生土爰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國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者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

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 聖王

重事業掀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已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預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詆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掛冠行松間或擊磬而浩歌翛翛然如塵外人及讀其詩者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寔有不能自己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

本志卷之三

上

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臯陶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况窺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觀溟渤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惟乎其未究也此

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浸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歿有國史在祠址堂宇祭田立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錄在不書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余嘗讀易至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嘗不歎聖人之克相上帝勤恤民隱至以身冒忌諱而不顧也及觀魯論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又

本志卷之三

三

何怨則又嘆曰嗚呼仲尼之意深矣稱湯武以立生民之命仁夷齊以正君臣之義化裁達變貞固立本夫固各有攸當而不可以執一論也噫夷齊遠矣詎謂千百世之下有如先生之所值者乎先生姓方氏諱孝孺字希直遜志其別號也居緱城里人又稱爲緱城先生父諱克勤從事聖賢之學先生寔其仲子淵源所漸日廣而大其出處本末則資儒父老往往能言其事然亦有傳有遺事有尊鄉錄有補國史之議有春秋俎豆之請夫既或述之矣吾獨悲夫先生之所值者夷齊之時所執者夷齊之見而獨無太公

之一引援其死獨係於夷齊也昔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君子篚厥玄黃小人壺漿餽食凡紹王而見休者蓋已盡乎天下之人矣孤竹二子獨爲叩馬之諫至謂之不仁不孝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血流漂杵前途倒戈何有於二子哉而顧扶而去之俾弗罹於左右之兵也蓋武王義兵也二子義士也太公之扶亦各從其義也周家卜世三十歷年八百雖至叔季之微猶爲天下共主而方伯之強諸侯之僭環視而不敢誰何者夫亦以名義所在等於天地明於日月威於雷電凜於鬼神洋洋乎鼓舞群

不才集卷五

甲

張

動整齊六合制御八荒攝伏庶慝俾夫渙者萃離者合強梁者沮沮詐者息而如綫之緒猶得維持於數十年而不壞者謂非夷齊之諫太公之扶有以爲之所耶然首陽之卧采薇之歌慷慨之士至今扼腕史遷亦謂其積仁潔行深悲不得其所而有惑於天道之報施其歎息痛恨之意蓋直浮於言外矣使其視先生之死吾又不知其當何如以立言也然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先生附夷齊而義益烈千百世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則先生之於夷齊均爲不死者矣寧海舊建祠於緱城里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懷遠楊

君時秀今茲邑謂緱城舊祠僻在海島規制未愜無以昭示前修興起後學遂進諸生楊天倫章議毀卧龍山三官祠改建請諸巡按御史張君景允其議凡爲堂若干楹後廳若干楹東西廡若干楹最外爲牌門一其碑亭二則又在牌門之外幾越月而工告成楊君與余同舉進士至是又同官留都且以余嘗知慈谿而與聞斯舉也因屬爲文勒諸石余敬次數語而繫以迎神送神之歌歌曰坎其擊鼓卧龍之陽牲牲淪滌蕭合馨香神之來思英風奮揚恍惚及交涉降在堂光騰烈日凜肅嚴霜歌以迎神于豆于觴又

不才集卷五

五

張

歌曰紛再拜兮廢徹趨踰禮成焚瘞感激衷腸靈之往矣旋駕洪茫于彼于此無體無方河嶽流峙列宿寒芒歌以送神地久天長

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
吾薛自河東徙毘陵至宋和國公始顯公初居潁湖之黃土岸既乃讀書錫山往返跋涉遂置別業於橫林之後埭仲子亨二守之後立公祠肖像於中亨二生彥泓彥泓生文俱能世其業元末燬于兵洪武初文之子祥伯吾高祖也徙五木之余巷去後埭僅數里而南嘗欲爲公建祠未酬厥志旂少時先考功蓋

言之因循未能也迨嘉靖癸丑旂歸自浙符次家
居思宋尹麻二臣皆死節于茲久缺祀典爲建二忠
祠以祀之仍造橋於祠右而疏河以通舟楫忽得石
刻於土中蓋公嘗築觀文橋于茲積久圯壞旂感而
異之因於二忠祠北特建公祠豈時序代遷廢興相
禪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容自己者乎抑天下之公論
久而自明而公之心跡未盡白於身後者將至是而
始定乎旂因祠成立碑以書其事爲論世者公言之
而非敢以厚誣也初公在寧宗朝以父任補官目擊
時事夙有去志丐祠不允既以樓宣獻公鑰薦復舉

本志卷之三

六

王

制科循歷通顯當是時日食迭見大火頻仍朝臣鮮
有言者公獨上疏其略曰天心仁愛變不虛生願陛
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
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若今日避殿
損膳僅舉故事非所以消疹而召和也尚內撥之一
身外察諸庶政必求其所未至必思其所未周恢復
本爲至計而壞於匪人和好甚非長策而迫於時事
惟陛下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怠
荒之戒庶天心昭格而咎徵可回矣疏入上爲之歛
容其諸更楮備邊補偏救敝而默旋潛幹者則又更

僕難數也由是觀之公豈隱忍附麗以希富貴者哉
一時論者徒以其位俸史相未見抵忤遂生疑議而
不知亢害承制公固苦心於其間也不然則剛正精
博如樓公固趙公汝愚所謂當今人物也立朝少所
許可其所留者唯晦菴朱先生其所薦者唯公斯亦
可以諒公之素矣及觀公在臨安湖山宴會多所不
預至今月岩峭壁所刻尚可考見則公憂時感事之
懷固有難以語人者向果若人言雖孝子慈孫百世
難改旂亦豈敢厚誣公哉公之名字歷官封錫其詳
具宋史列傳不書

本志卷之三

七

嵩山寺重建楊氏先祠碑

傳有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
於已也不必爲已論者嘗擬其出於老氏而非聖人
之言乃今自楊氏先祠之在嵩山寺者觀之益信其
爲孔子之言而大道爲公之景象雖不復見於後世
而猶著存乎人心也初楊之先有名獻者元季爲無
錫州同知洪武初與其從弟進道進禮暨從子工部
員外郎德彝遇異僧志道于嵩山遂以山田二百餘
畝施之建刹其事具少師姚公廣孝尚書孫公原貞
記中是嵩山有寺寔自楊氏始也然楊之初意唯以

其修之可與而施之耳曷嘗有所營度於其間哉志道則感其施因立楊氏祠以祀其先人于以示報本之意至弘治間嗣僧不齊而山田侵於有力職之曾孫壽府長史公文白諸官復正其疆以歸於寺而先祠如故後長史沒而祠復廢矣然僧於楊氏諸主則尚藏諸經閣而不忘厥初嘉靖己酉寺僧正端修廢舉墜因及於楊氏之祠於是楊之嗣孫縣學生幹倡率族人量材糾工以裨僧貲至癸丑春三月告成而楊之先復妥安如禮始祖宣義郎某位於中推其所自出也同知公獻工部公德彛暨進道進禮位於左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三

八

謂其施山也長史公文位於右謂其復山也自茲以往楊氏之祠其殆永於茲山矣乎嗚呼天下之人竭一生之心膂以爲子孫計者何所不至哉然而未必其能盡保宗祊也故若教之鬼猶不免於餒而少杜之子孫且至夷其先祀他尚奚說耶嵩山楊氏之祠雖其子孫代不乏人而寺僧相傳之意則固宛然可掬也貨奚必藏諸己力奚必爲己哉此吾所以信其爲聖人之言而今之世猶有大道爲公之遺也登茲祠而讀是碑者其尚以余言爲然否乎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三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四

傳一

舒脩撰傳

脩撰舒先生名芬字國蒙江西南昌進賢人也其先世居浙之東陽元大德初有名文英者始徙進賢之梓溪載傳至溥震溥震生廷式廷式生法皆積德累行世雖未顯識者已知其後必有達人法娶聶生先生幼即岐嶷峭穎異於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鴈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進賢有石人灘相傳謂灘合則狀元出人遂以石灘稱先生蓋期之也先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四

一

何昇

生遜避別號梓溪家貧清苦不與人群雖於書無所不讀寔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每悼俗學之陋嘗曰吾唯欲出以行志耳不然則聲律對耦之文可無作也故其爲文氣志渙發理道暢達一洗回互隱伏支離纏繞之習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明年入南太學舉禮闈入對大廷賜狀元及第授翰林脩撰嘗謂古禮樂久廢恒游心於周禮鍾律無益詩文一切謝去戊寅春權倖江彬等蠱惑武宗勸之游豫議以

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楊抵金陵下姑蘇復泝江浮漢登太和太嶽且徧中土繁麗諸處將相大臣多從諛之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先生乃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者曰 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今且撒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 武宗以沮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先生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舉酒酌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遂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黃鞏孫鳳員外郎

本史卷之五

二

所

陸震刑部郎中陸倕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上大怒車駕亦不果出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於錦衣獄先生與張衍瑞姜龍孫鳳陸倕等百有七人俱被命跪午門外梏拳跪五日既余廷瓚等亦下獄黃鞏等六人亦在午門外梏拳跪五日是時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亦連疏入俱下之獄尋亦梏拳跪五日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戰刃於宵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出入輒被唾罵投擲瓦礫遂減去跟辦官吏往往在昏暗時

行乃益謀蔽惑請命禮部禁約不許言事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堂官獻諫者恭劾司屬爲妄言由是 上怒遂不解戊午水溢內海子四五尺折橋鐵檻是日先生等一伯有七人俱褫衣廷杖先生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唯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杖畢幾斃衆創卧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先生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既而復蘇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其餘罰俸有差 上怒猶未解四月已卯黃鞏諸人亦俱褫衣廷杖林大輅周叙余廷瓚降級調外任徐鏊戍邊其餘爲民時死杖下者陸

本史卷之五

三

五

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珪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凡十有一人先生惻惻歎曰使余肯從宰臣之沮則諸疏且緩矣今致諸臣之死芬可以獨生乎聞者感發君子謂先生此舉振士氣沮奸謀植風化寔有大功於世教也辛巳 今上卽位詔起先生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脩撰甲申夏會議大禮先生疏凡三上伏闕得罪再杖於廷明年乙酉母太安人卒于官舍先生扶柩歸由長江至彭蠡忽颶風鯨波大作先生號顛風濤頓息君子謂誠孝所感云丁亥春三月疾作十有

四日卒距生成化甲辰三月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四所著梓溪集若干卷詞嚴義正如其為人編輯周禮定本則尤其所注意也先生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壁巡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為小築省城居其妻孥子三人奉奉奏薛應旂曰余昔過進賢進賢士人頌舒先生從事聖賢之學與其歷履比舊聞加詳恨九原不作不及言從之邁及官留都泰泉黃才伯往往為余談成化間羅彛正劾大臣遭喪起復章德懋黃仲昭莊孔暘不作應制燈辭皆上疏落職當時謂之翰林四諫迨毅皇豫遊時史官敢諫者則唯舒國裳

方史錄卷之四

四

張邦

一人矣吾黨自謂清華獨不念輔導論思之職乎因出翰林先後姓名授余志之余寡陋因循未之撰次值有論學者援東漢諸人而擯氣節謂舒先生非聖賢之學然則聖賢固無氣節者邪蓋自正德丁卯逆瑾讐虐戴銑諸人始矯制褫衣受杖死者相繼又十年庚寅再罹此變於是士人漸為此論嗚呼此可以觀世道之推移矣余重有感焉作舒脩撰傳

涇野先生傳

涇野先生姓呂名柵字仲木陝西西安高陵人也西安為古涇陽之域學者稱為涇野先生始祖名世昌

載傳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世有隱德鑑生溥尤以行義孚於鄉黨排難解紛人多德之配宋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封翰林脩撰宋贈安人安人為藩府教授王之孫女教授幼好書人號宋五經以賢名於時安人少習其教先生孩豎時即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教之故先生七八歲時敦厚穎敏如老成人造就傳于周丈人節之聞小學之教及入學受書于孫行人廷舉時未總角輒有志聖賢之學不為辭章之習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日臨隆不出戶限及冬月嚴寒則履藉來草誦讀六經恒夜以

方史錄卷之四

五

張邦

繼日弘治乙卯丁母安人憂哀毀讀禮未嘗輟出服闋猶思慕不已辛酉舉陝西鄉試念母不及見輒泣下明年壬戌會試未第乃入太學會三原榆次安陽林縣陝州河內諸同志之友相與切磋務事力行不尚口耳時雖為太學諸生而識者固已知斯道之有屬矣正德戊辰舉南宮高第入對大廷承法天法祖之問反覆以仁孝為言而要之於學上與公卿大臣嘉賞之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脩撰尋為經筵講官直以輔德弼違為已任其諸編摩纂輯則務盡古史氏紀動紀言之職詞華藻麗皆所不屑也嘉

靖甲申夏五月上疏自劾不職者九十有三事當路者謂此皆大臣宰相之職不宜引為己責謫判解州至則贊州長以政教勸率士民酌取藍田呂氏之規以行鄉約刊訂朱子家禮以正習俗儒生學子群至受業潛江初御史果按山西為建解梁書院以居之御史亦時時就而論學居三年解俗為之不變延及全晉亦駸駸乎復陶虞耕稼質成讓田之風丁亥量移南考功郎中凡南官考績評定賢否詞若渾融實多所懲勸稽查吏籍革除詐冒一切奸宄盡為屏息公餘即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為發明講解或寮友

本才史錄卷之四

六

王

邀游金陵諸勝亦時復一出雖登臨玩賞中率多師師規勉之意初寓柳灣精舍諸生屢盈戶外乃即驚峰東所居焉及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吏部簡省四方從游者日衆先生樂於成人應接不倦是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而起然或未免空談先生與諸生約每會即以六經四書質正就於其中探討精義勉其體認踐履或闕朱陸同異先生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為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於見聞以資口耳竟於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

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所未發者故所徒如雲滄霧集乙未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承動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即繩之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之敝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磨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矣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為職者率多姑息

本才史錄卷之四

七

王

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丁酉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災異自劾得致仕去壬寅某月日以疾卒於家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史約宋四子抄釋詩學圖譜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南省奏稿涇野文集詩集監規發明暑解文移各若干卷行於世然皆仁義之精華孔顏之正脉有非遷固以來文人詞客

所能與者嗚呼先生內充外裕色溫氣和藹然可挹而行方詞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道其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矣君子方之程伯子豈不信然哉長子田以舉人爲汝寧府通判少子昀以先生蔭爲都察院照磨云薛生曰某爲諸生時嘗從先生於鷲峰東所而先生之所以切切啓迪者則寔未嘗一息敢負也今年庚戌來京師其子昀以先生年譜示余作傳顧其淺薄何能傳先生哉特以先生生關中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闊偉剛毅強奮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漢以降其所謂豪傑者大都欲以古

本志卷之十四

八

張邦

獨文辭乎哉

陳恭愍公傳

陳恭愍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發徙台之僊居再徙臨海公父員誦宰新城有惠政後爲御史按閩訊沙寇脅從者數萬人悉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爲未食其報嗣當有

人生公自少端慤寡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獨

詣不求人知唯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監察御史會脩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里獻諛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既提學南畿黜浮崇實寬嚴得中校士一以德行理道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所歷郡縣居宿學宮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禮體認經典措之踐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丕變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憂制家居間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

本志卷之十四

九

張邦

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
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
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
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爲舊規者一切罷革獨
於賦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
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
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待茲時非正法也自是
官屬歛戢父老歡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行
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
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椎剝瑣

李東鑑卷中

十一

何昇

僭驕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徃爲惠養計會肇
慶大水公即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命旦夕竟
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培植籍富民供
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瑾發
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
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
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
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
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
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

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
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
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後猊本非澤國所
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 陛
下忽細行之存而爲大德之累也踰入留中眷知中
官咸疾公乃誣搆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怒遣
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
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
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

李東鑑卷中

十二

何昇

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
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
詔奪公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
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
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
疏綵累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
時服此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
之謗乃致止疑於其君魯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
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
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

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惟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將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等以爲姦言鼠兩覲以致韋眷橫行曾臆穢職清節榮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以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庶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疾行誣陷臣以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願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美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潘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

方山先生文錄

卷一

七

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棄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嚙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甫田林沂疏雪公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謚恭愍

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老往往談公爲提學御史時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見縉紳先生輒稱

司往邇承乏兩浙學政過公里第

方山先生文錄

卷一

七

不覺慨然自失謂襲胥吏乃能若昇之助之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死哉彼韋眷不足責也宋旻徐同愛李行叨冒襟裾顧其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之暇特爲公書之以付台士俾張襲得以附見云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四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五

傳二

胡端敏公傳

胡端敏公者杭州仁和人。名世寧，字永清，祖高父瑤，嘗籍昌化。公少爲昌化縣學生，家貧衣食不給，氣志浩如學行爲衆所推。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癸丑舉進士甲寅授湖廣德安府推官。時岐王初就封國，府人驕橫公律以法，王有言公對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立國根本，敢不恤。既復請民間開墾湖田以供柴課，撫按欲與之。

本志錄卷十五

公曰：「此不惟使窮民失業，他日各王府比例陳乞，將遂多事矣。」竟寢弗與。自是岐府斂戢，各屬豪民善挾制官司效尤成風。公悉抵以法，郡遂刑清訟斷。南京刑部主事數辯疑獄，決滯訟，應詔陳時政。十事不報，其詳具公奏議中。弘治末，公復上疏，其略曰：「臣自入官以來十二年，間四至京師，今往來道途見村巷寂寥，生理蕭索，困窮之狀數倍於昔。及至京師，見士大夫用度奢侈，餽遺豐盛，亦數倍於昔。貪墨者皆言當去，而貨賂狼籍者雖交章彈劾而猶存廉正者皆言當用，而清介特立者或一人怨謗而即云。」

夫廉談惟及世情私鄙之事，間有憂民爲國奉公執法者，則衆共排擠，百計謗毀，必使無所容身。此其勢必將盡驅天下之人，闕然皆無忠義之氣，而後已。疏入，直孝宗不豫，猶領之正德。初，遷員外郎時，劉瑾用事，瑾黨劉琅爲南京守備，南官咸迎謁，唯公與張璠余祐查約魏校弗往。初，制部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正欲相參謀議已，乃郎中專擅司中政事，多不與察案相聞，沿爲故事。及公爲郎中，相約裁決，可否規正，得失絕無猜嫌。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南徼土官多不循分，公撫以恩信，絕其私饋，子弟應嗣，歷者輒

本志錄卷十五

三

何傳

爲移文送部，由是夷落皆感服。效順太平州土官李璿先世數犯革職，繼營內侍得襲尋又阻兵拒命，公潛命龍英州官舍趙元珪捕斬之。因大城壺關，條治蠻事上之。丁母憂，服闋赴部，道逢流賊避入滄州，賊攻城甚急，公入拒抗，約開門降，管河通判趙廷璋鄉官尚書張公爲主，公令軍民商旅登陴拒守。調度有法，七日夜不寐，城賴以全。補湖廣寶慶府知府，約岷府毋受訟，中人橫斂者悉裁以法治。如太平時遷江西按察副使，整飭東鄉兵備，值降賊王浩三等復叛，殺前兵備副使李情，執參政吳廷舉爲質，公

議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傳檄以諭賊奉吳參政歸其殺李兵備者公仍進兵勦滅之因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而還宸濠反形已著人莫敢言公獨上疏其略曰南昌失火延燒萬室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莊曰所侵激民立寨三司多為鈐束庶事受成而行買辦漸行於外府檣擾遠逼於窮鄉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蓋自其奏討護衛以來威勢日盛乞戒諭止治其國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奏公離間親親妖言誹謗因令承奉涂欽賞萬金間用事

本方史錄卷之五

三

何

諸大臣及疏下都察院掌院石玠具復果摘禮樂政令不出自朝廷數語以為離間命巡按御史逮公公時適遷福建按察使已離原任濠遂請公為逃激差官校來捕且密通巡按浙江御史潘鵬欲繫公江西困辱以俟官校公因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焚毒備至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蕭鳴鳳邢襄等交章訟公寃久之得減死戍遼東潘陽中衛凡四載已卯夏六月濠稱兵叛逆僞命致仕都御史李士實為左承相舉人劉養正為右承相參政王綸僉事潘鵬以下銜各有差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

達抗言不服皆縛出殺于惠民門外李士實等遂逃濠出南昌破九江南康進圍安慶潘鵬去憂人自巡浙御史捧偽檄至安慶城下招降指揮程文燾其子裁之固守力戰濠知不克將直抵南京又恐安慶蹶其後計窮猶豫值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師師討賊濠乃還兵大戰黃家渡守仁倡義鼓舞善用兵遂禽斬數萬俘宸濠以獻李士實等伏誅朝廷窮治助宸濠反者夷戮死徙者數十族獄滋蔓不能竟向若公疏得行豈至是邪自是復起公為湖廣按察使尋為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聞今上即位天下延

本方史錄卷之五

申

何

頸以望治平公即薦魏校何瑋邵銳充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為輔弼劉蕙徐鉉為知府有名忌者擠之謂其才力不逮公疏蕙為給事鉉為御史孤忠敢言即不逮宜採用其謀議松潘舊皆熟番其後官軍不能制賂番以假道殺漢人即匿不舉軍或殺番至坐抵命公請選將更戍以振威酌遠近糧餉以足食立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禁修烽堠謹巡望以通道路總兵張傑內臣張欽貪虐公劾奏罷免值嘉靖新政嘉正德宦官鎮守之弊革不復遺天下翕然稱更生矣召為吏部右侍郎丁父憂去既免喪即上

疏其略曰今日以孝親爲大保民爲本願早定議崇之禮而遂赦群臣之失使講求抹荒弭亂之策而急行之蓋能保民則 皇祖考享祀萬世 陛下萬世之孝也因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有合而難保其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過當而難謂其事事之皆非蓋意存納約而人或未之諒也召拜兵部左侍郎又奏請輔養 聖躬在慎起居節飲食金石草木之藥勿宜常服且注大學泰誓章以戒媚疾洪範唯辟威福章以戒威柄下移易繫節初九爻義以慎幾事俱留中省覽大禮成陞俸一級給事中余經營

不才案錄卷十五

五

何傳

律劾公奏累留中且將開告密之端公乞罷不報丙戌命公知武舉薦李承勛何孟春自代引疾改南吏部左侍郎進南工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尋改刑部尚書用霍韜言仍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入見辭免官請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爲用舍 上嘉納焉公素剛嚴及掌都察院務持大體申明憲綱乞復執法被誣者官考察枉者許言官會疏論辨詔付所司施行僅逾月改刑部尚書蓋公雖預議典禮而奉公持正其諸事體多與當路異同不久在院者實疎之也初土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而

哈密回夷居甘肅城者爲內應至正德間遂招土魯番兵侵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悉索城中回夷得衷甲者杖殺之以示番且募屬夷劫番營又結瓦剌使據哈密九疇自擣戰敗土魯番兵會總制彭澤經略哈密奉勅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還哈密城印九疇留勅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寓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即誣奏澤九疇罪瓊爲覆奏下九疇獄論死澤則仕籍衆皆不平嘉靖更化初言官首劾瓊成榆林起澤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九疇爲僉都御

不才案錄卷十五

六

何傳

史巡撫甘肅連破土魯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貢賜番回失利大困敝後霍韜欲復哈密議召王瓊爲陝西總制瓊遂謀報怨使王邦奇募能遷上言哈密之不能興復者由陳九疇妄殺啟釁也遂執九疇下獄仍論死將并罪澤公獨上疏具論回夷奸狀訟九疇功 上大悟曰甘肅事得胡世寧說始知豈得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成遼東澤爲民尋轉公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陳兵政十事皆深切時務而其要尤在於愛惜人才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以爲將牙木蘭擁族帳內徙土魯番遣使求牙木

蘭將甘心焉大臣即欲與之以易哈密公曰曲先本服屬中國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用以爲餌將攜貳我屬夷宜勅王璽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殖哈密之爲不侵不叛之臣厚牙木蘭以風蠻夷使相攻制此伐交之術也因薦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三疏始得請甫歸復召爲南京兵部尚書不出但請廣圖繼嗣容直言惜人才而已未幾卒于家時嘉靖庚寅九月晦日也年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云公嘗

本史集卷之五

七

何

謂學貴經濟不在詩文故其奏議二十卷及所著書數十種皆有益於世務非空言也子純以公廕歷官廣東肇慶府知府所至以循良稱立心制行克承厥考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爲南考功時肇慶爲宗人府經歷嘗屬余傳其先公余謂胡公國之名臣世之聞人史官將立傳無俟余言矣及余督學兩浙居杭州考其鄉之先達而景行焉于肅愍公之後唯胡公之賢爲最著其諸若僉事王琦之清介郎中項麒之廉孝太僕卿邵銳之端方太常少卿鄭環之嚴正豈不卓行君子褒

然傑出之人品哉然弊觀杭之士習則猶未免崇勢利而羞賤貧尚通達而賤名檢豈數君子不足以風之邪追考遐沂蓋自宋南渡君臣偏安燕樂靡麗所漸已成痼疾雖經重熙累洽之後化導勸率之餘而極重難反亦其勢然也余故特爲胡公傳而因并數君子論著之與後死者同觀法焉

費文通公傳

費文通公者廣信鉛山人也名案字子和先世出蜀費祿後元季名禾者爲弋陽尉始家鉛山禾之後各本二者公五世祖也本二生廣誠廣誠生榮祖榮祖

本史集卷之五

八

生應麒應麒生五男子曰珣鄉貢士曰瑄舉進士貴州右叅議曰璿生子宏以狀元及第歷官少師謚文憲自是榮祖應麒及璿皆累贈少保曰璣公父也以公貴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曰瑞鄉貢士公之姪懋中復以進士及第第三人爲翰林編修懋賢以進士爲兵部郎中費之族遂甲於江右聞於四方矣始璣娶張氏姪公七月而生弱僅盈掌然啼聲若鐘左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長益秀穎年十七補縣學生邵文莊公爲提學副使其奇之文譽日起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公時娶上饒婁郎中女與寧

濠之妻兄弟也揭榜之明日濠別設鹿鳴燕於府第
燕所舉九十五人其意實以公故公稱疾不預及計
偕北上復以厚贖遣公公亦遜辭不受辛未登進士
選朕吉士癸酉授翰林編修以公差過江西省城例
當見濠值濠生辰燕三司官公亦預焉濠出所畜金
線龜六以示公且問曰此何徵也公曰殆壽徵也濠
曰汝獨不聞寧王遺我大寶龜乎公即應聲曰慎勿
為此言下文有西土之人弗靖濠默然濠乃懸高
皇帝御容於殿率各官朝見公曰殿下自有始封之
君不當上僭 高廟濠怒公辛各官退差畢還京會

方集錄卷之五

九

何稿

濠賂貴倖謀復護衛值文憲在內閣公歷陳利害力
贊不可忽矯旨罷公兄弟官比歸濠遣人陰伺於途
公小舟微服夜數易泊所以避不測已而文憲舟果
為濠所焚僅以身免及抵家濠猶使群盜劫掠公
家掘先世墳墓已卯濠據南昌叛下九江南康公安
慶遠近響應適都御史王先生守仁將徵兵會勦公
間道迎以上書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游以
遏其歸路彼進退失據將成禽矣王先生納其策濠
果敗其書具在閩幽錄中辛巳 今上繼大統復起
公編修充經筵官嘉靖壬午預纂修 武廟實錄未

幾丁母張夫人憂服闋以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
公在講筵凡進講尚書孟子者六明白剴切 上每
改容聽焉丁亥陞南京尚寶司卿庚寅改右庶子兼
侍講掌南翰林院事癸巳陞南京右通政甲午改南
國子祭酒先是文憲謝事家居乙未再召入內閣為
元輔適調公為北祭酒公上疏懇辭且寓書文憲謂
吏部雖以年資見推兄雖內舉不避親案則不足以
當此况兄方復召未及薦一才賢顧首及弟案天下
其謂兄何因薦南太常少卿高陵呂先生柟為北祭
酒公仍居南時論歸公丙申陞南禮部右侍郎尋改

方集錄卷之五

十

南吏部右侍郎是年 九廟覃恩給詔命廕子懋學
為國子生辛丑改兵部左侍郎南吏科王給事中燁
論公儒臣當此北虜竊發之時不當居兵貳公遜謝
之謂王為益友終身歎服壬寅 上以公講經舊臣
復改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應制奏靈雨嘉
禾諸頌 上俱見褒納冬至大祀園丘命充導引官
甲辰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未幾命掌
部事自是舉大典禮議大政事公咸殫盡厥誠不獄
獄以矯名不媮媮以徇俗上由是知公而眷注益深
矣乙巳 太廟完加太子少保凡冊妃告廟及遣祭

諸和祚咸以命公應制諸文多命公撰金幣賞賚日
益加厚丁未二品考秩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銀特
諭加太子太保賜飛魚服玉帶尋復加少保蓋欲太
用公也戊申公痔疾作治弗愈十二月十三日卒
上聞而悼之為之輟朝且猶以金幣賜及其家遣官
護柩祭葬贈光祿大夫謚曰文通云公豈弟仁厚好
賢樂善稱人之長而掩人之短其在太學諄諄訓誨
諸生而嘉於體恤無不周悉真所謂賢愚皆得其益
者至於篤故舊恤孤弱撫僕御悉皆從厚有緩急相
干者不問所從來輒遺刺帖為之抹解寧為人所欺

本史卷之五

十

五

而不悔雖或受謗而不辭蓋天性然也公生成化癸
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即婁氏以產
卒繼娶金谿吳都御史女復卒俱贈夫人子五人長
即懋學讀書績文以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陞經歷
調詹事府主簿次懋升懋謙懋禕懋泰皆服公之訓
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為太學諸生時值公為祭酒以文藝受公
之知亦謂公為和厚人也及釋褐為九江教授署白
鹿書院見江西士人謂寧濠初畜異志結納中外一
時雖以磊落自許者亦多入其黨不特喪身敗名以

亦族之誅而誤國殃民可勝道哉公為濠姻戚
親于未萌早與仇絕寧為侮辱排擯而不一受其牢
籠卒至保族全名以榮顯終其身豈不卓有高見遠
識者哉及觀辭召薦賢心服言官論列其大致益可
知矣論者徒見公之和光溫厚遂以公為太易而不
知公之心事則寔介介故大節所在蓋有人所不能
而公獨能者世或未之察也其視邊幅崖異而中實
汨沒者相去何如哉公之子懋學謂家乘不可無余
言余故論著之以闡公心行之大者云

于肅愍公傳

本史卷之五

十

五

公名謙字廷益別號節菴浙江杭州錢塘人也其先
家河南在宋屢有顯官金末兵亂譜牒僅存而亡其
名有伯儀者公四世祖也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
復遷薊州仕至太常丞伯儀生嚶起家率書累贈河
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嚶生九思為湖南道
宣慰使延祐間遷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之錢
塘公會祖也祖諱文大仕國朝為兵部主事改工
部父彥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
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
品夫人公生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

相也長爲縣學生即以文行名永樂庚子中浙江鄉試明年辛丑舉進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聲音洪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聽掌院都御史顧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白誣獄出數百人於死王府以和買害民者薦其事劾治之比還復管理河道官民上下運船往復關閘啓閉不相妨滯人皆稱便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啓口而成自是受知于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上親擢公兵部右侍郎賜勅前往賑視時公年才三十有三而持重練達徧

不才錄卷五

三

論

歷經畫問民所利害而興革之民大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恒以盈滿爲懼嘗欲乞歸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值宦官王振用事公多與忤遂嗾言者劾公擅自舉代左遷大理少卿二省士民赴闕乞留乃復命公巡撫正統丁卯復兵部右侍郎進理部事已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猖獗上詔親征公與尚書鄺楚懇留不允八月望師次土木虜奄至皇輿北狩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衆粹順擊死復索振

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誼攘無復朝儀王疑懼欲退諸大臣亦多欲避公堅立不動掖王且留請降旨宣諭群臣順罪應死勿論其二內侍請太后命將軍亟擊死衆乃定公被袖爲裂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於公直等何能爲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首劾扈從失律周興祖王佐寘之法王嗣位尊上爲太上皇帝以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公入見泣曰虜賊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將圖深入當預爲計宜亟募兵易漕卒治器械守九門列營伍於門外以振軍威徙廂民於城內以避虜掠通

不才錄卷五

古

王

州貯糧數百萬卒難運入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勅各守臣協力防鎮文臣如軒輓宜爲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宜爲將帥其諸機務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土木之潰歸降也先爲之嚮導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理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搖動公抗言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帑藏倉儲咸在於此百官萬姓四海九州咸仰屬於此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

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以示必死三軍威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以送駕為名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喜寧嗾也先邀大臣議和需金帛萬萬計衆皆大呼曰國有君矣對壘凡七日十月望虜率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者萬計也先宵遁京師解嚴論功加公少保固辭不得已受之大同叅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公謂去冬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資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駕而回

才鑑錄卷之五
五
何真

虜謫詐莫測和不足恃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以復君父不共戴天之讐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又謂喜寧不除虜靖無日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誅之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駕還京下廷臣議公曰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萬一虜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駕至自虜廷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虜所據公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

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為十營每營以一都督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人每千用把總指揮一人每隊用管隊官二人團結訓練兵將相識有警當調其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知兵者善之楊俊素恃功跋扈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上從公言俊謀遂奪貴州苗夷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二司置宣慰司土官以蒞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八十餘年豈可因小寇而輕棄乎事遂寢初也

才鑑錄卷之五
六
張邦

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子冕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公曰一腔血不知灑在何處尚欲為子求官乎懇辭不許仍賜第一區又辭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盃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公握兵久宿將欽伏石亨貪縱尤為公所裁抑亨姪彪驍悍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往戍大同二人遂憾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帝不豫廷臣上章乞復儲未報英皇復正宸極亨等以奪門南內遂貪天功為已力即誣公迎立外藩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無迹

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瑋者以倡南遷焉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嚙公者廷鞠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公刑之日沙霧四塞朝野冤之公生於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至是年六十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皇太后初未知公刑比聞嗟悼累

不才集卷之五

七

日 上悟其冤深悔之都督陳逵收公遺骸踰年冕詣達扶歸塋于西湖之南迨至憲廟遣官諭祭特謚肅愍云嗚呼公平生忠誠狷介不立私黨身值危疑計安社稷大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一時之屈萬世之信公亦可以無憾也已

論曰天道好還其真遠而邇微而顯昭然其不爽哉方亨有貞之構成公獄也自以爲快其私忿且張威福矣未幾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謀逆夷族公則不惟勅祀于杭大啓爾宇而山西則祀河南則祀隨在血食公固不死矣此固人心不息之機而天之報

施何如哉余拜瞻公像英爽凜然詎謂杭俗披靡公真山嶽矣金匱有傳人未獲窺余忝司學校特采公家乘掇其大都俾諸士知所仰止不外於鄉之先達云

不才集卷之五

六

分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五

養心

或有問於薛子曰心可養乎曰可曰曷爲要曰孟子所謂莫善於寡欲者是也曰飢之欲食寒之欲衣皆欲之不容自己者也可以盡寡乎哉曰是欲之正也得其正焉於心無累也食必甘旨衣必文繡斯欲爲心害矣是故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順應而無情不可不謂之寡欲也苟稍縱焉是登壘踰牆之濫觴也心之蝨賊也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是以君

六書卷之六

十一

何

子貴慎幾也慎其幾則心即體而欲即用矣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若以欲爲累心而必至於枵腹褫衣滅倫絕類然後曰吾寡欲矣非惟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且活潑之幾已窒而生理幾於滅息非直養而無害之道也將賢知者或求之過高而中人以下不免阻於難而暴棄君子之中庸曾若是乎哉故孟子不曰無欲而曰寡欲其詞緩其指微矣然則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宋儒之說非歟曰是爲多欲者言之也夫各有所指也會而通之孟子之寡欲亦即所謂無欲也養心之要斯其至矣

會道

夫學以學道也今之學者日衆而聞道者日鮮何也以其不能會道而名言累之也道會則名言亡名言亡斯近道矣夫名言與言抑何始乎聖人始之也聖人將以名言啓天下而卒至于累天下非聖人之過也不善學者失其名言之意也蓋斯道冲漠無朕渾淪磅礴本不可以名言者也聖人以夫人雖同具乎斯而聰明滯於氣知覺遷於物將不能會通神明而斯道日見其茫昧也於是不得已而命之曰元亨利貞曰仁義禮智曰命曰性曰情曰才曰中曰誠曰敬

六書卷之六

二

論

曰信而其爲學之方則曰執中曰制心曰建極曰進德居業曰致知格物曰戒懼慎獨曰存心養性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豈其好爲支辭蔓說以唬唬於天下哉蓋將示人以入道之門而欲其因名以識義得意而忘言也至當歸一曾何異同之有哉奈何學者事內而遺外逐人而失已執着於名言支離其辭說而過爲分析以求之不知名有四德四端而其實非四也各有命性情才中誠敬信而其實無爾殊也會而通之三才之道一也堯舜以來賢聖繼作雖其立言不同而旨則無二猶之木焉根幹華實皆此木也猶

之水焉淵渟川逝皆此水也苟能反諸吾心而超然自得則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皆一以貫之而此心之外無餘道此道之外無餘言也究而論之此心此道皆聖人名言之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哉學者要須自得

審異

異學者吾儒之所深排也而其學卒行於天下而至今不廢者何也以其徒猶足以守其師之說而爲吾儒之學者反自叛焉也仲尼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當其時莊列楊墨之徒未興佛氏未入中國雖有老

方丈集卷六

三

子固夫子所嘗問禮者其所謂異端豈專若人也哉蓋謂名爲吾儒之學而實則叛吾道者也名同而實不同也其斯以爲異也故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鄉原德之賊也夫謂色厲云者則其名必非自外於吾儒者也乃若鄉原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闇然媚於世其託於吾儒也必矣仲尼以其外是而中非似德而非德故惡之若是之嚴而

知言養氣之實學竭明善誠身之實功真足以繼往聖開來學而二家之言不能爲吾道抗矣迨孟氏沒而佛老之學旋興自漢而唐而宋其說愈熾其始也雖有一二儒者闢之不遺餘力然抗衡爭長莫之消息其終也吾儒之徒或不免相率而歸之矣是豈儒者之道反出其下哉蓋二氏之徒雖偏於虛無寂滅而其立心堅苦用力精專勢利聲華不一嬰其念世儒託迹聖門高談性命顧不免多欲之累利害之私高者爲鄉原卑者爲穿窬方爲吾道病而顧覺焉然詆佛老爲異端不知已之自爲異端而又其下焉者

方丈集卷六

四

何良

矣何以折其心而使之屈服乎此高明之士所以多溺於二氏之學固其見吾道之不真而亦其憤世嫉邪之過激也

尚實

子言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非稱許之稱乃實稱其名之稱也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世儒之說異焉乃謂名者治世修身之具於是好名者益肆其侈心而凡可以盜名者無弗爲矣是故子夏疑於西河之聖同列罪之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曾子曰不可夫上有之在孔門雖號稱高第弟子其造詣尚

難與顏曾並列顧各以聖名而參則魯則如愚未嘗以賢知先人然而卒傳聖人之道者則唯回與參也豈直回與參哉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所未有也居魯而人指之曰東家丘入廟而人謂之鄒人之子孟子之賢去孔子僅一間者也魯之嬖人譏其昧乎禮義及門之徒不許其有管晏之功是大聖大賢其爲人所鄙者亦甚矣蓋闇然聖修之學無事表暴坦然中庸之道不立奇異故人莫得而窺其際也世降俗末聖學失傳緣飾名流詭道取勝至於東漢極矣李膺范滂陳蕃郭泰之徒固亦好修之士其於聖賢之

方集卷之六

五

學則繫乎其末之有聞也乃高自標致各務誇詡於是庸流俗輩假其譽望用爲依倚以恣奸佞及門爲龍御車而喜折巾則效望塵則趨自有道者觀之方汗顏泚頰之不暇而彼顧相率爲之悻悻自得其意蓋謂名之所在利必隨之卒至釀成黨錮玉石俱焚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曾何益哉東漢覆轍昭然可鑒而南宋諸人乃復蹈之卒之議論多而成功少聲容盛而武備衰無以厭服群心遂滋多口黨碑學禁相襲俱作始於庸徒沿及善類而宋祚亦因之以促矣此皆不尚實而尚名而末流之禍遂淪胥而莫能障

也夫是以知微生高之直名陳仲子之廉名孔孟所以斥之而不少假借者蓋尚實而防其漸也

原經

聖人之於天下甚無樂乎其有言也無樂乎其有言而不能以無言亦其不得已而然也聖人非不知天下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此心同此理同而猶哢哢然以鳴于天下何其不憚煩也哉蓋天下之人罔其生而聖人欲與之並生於天下其視斯世斯人真有不能一日安者於是乎著之詒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垂後世冀其因是以反求諸身而各得夫固有

方集卷之六

六

之良心以復其生理焉爾也譬諸辨藥制方雖金石草木蟲魚之異品酸辛鹹苦甘滑之異味土產風氣時序之異宜溫涼寒熱緩急之異用攻慰宣補療節之異施凡以驅其傷感察其標本以全其生質而已非於生之外更有所加也向使人人固其元氣而疾疹不作則方藥可無設也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氣不擾則六經可無作也於乎是可以知聖人作經之意也易以道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春秋以道義先後聖者上下數千言究其指歸無非所以維持人心於不壞也夫何聖人作經以生人

則任末而棄本各出意見競爲訓疏支辭蔓
延博務奇門戶爭高相傾父毀而彼此枘鑿後先
矛盾遂使學者之耳目應接不暇而本然之聰明反
爲所蔽以經求經而不以吾之心求經也求經於經
而不求其理於吾心也況乎不遵經而遵傳今日之
經已爲世儒之經非復古聖人之經矣正猶讀方書
而不知治病反以庸醫之說而亂炎黃之真也其害
可勝言哉若夫假經術以文奸而緣飾聖賢以自便
其私此則背逆方書而自速其死亡者也是又不必
論也

方安錄卷之六

七

何貞

折衷

聖人之道與造化相爲流通者也雖其寄於人者有
明有晦有絕有續而道固未嘗不在也何也天生蒸
民厥賦惟均而吾人本然之心固自與聖人同也人
之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
人既往道在六經是六經者固聖人之道之所寓也
然其大原則出於天而夫人之心則固天之心也人
能會之以心則聖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經
而在我者矣昔者仲尼慨道之不行也刪詩書定禮
樂贊周易修春秋庶其不行於天下者猶可以明諸

人心也夫何沒世之後異學朋興妄意著述不可指
數於是莊周寓言作漁父盜跖佞以詆訾孔子之
徒而荀卿著書則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蓋其倡
狂浮游紛紜顛倒飾虛鼓衆恣無忌憚固敢於侮聖
賢而不恤矣迨李斯事秦則又焚滅聖經大變先王
之法其所以病斯道而爲天下禍者蓋又不啻於莊
荀而已也蘇子瞻謂李斯之亂天下寔荀卿有以激
之蓋斯嘗事卿見其高談異論歷詆天下之賢人以
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故斯遂信以爲然縱其惡
而不自知也是誠探本之論矣至謂莊周詆訾孔子

方安錄卷之六

八

乃陽擠而陰助之則豈其然哉乃若楊雄作法言王
通著中說蓋竊附論語而知所向慕者也及觀班固
述或者之論比雄於吳楚之僭王而晁以道則謂通
模擬竄竊深可恠笑似皆無足取者然溫公則曰子
雲具大儒者明道則曰文中子極有格言蓋取其所
長棄其所短則二子之潛心篤志要亦未可盡非也
漢之窮經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丘書如伏生以
及歐陽大小夏侯詩如申公以及轅韓大小毛公禮
如高堂生以及后倉大小二戴春秋如公羊穀梁以
及劉氏嚴氏其諸若馬融劉歆鄭玄孔穎達諸人轉

相授受而註疏作焉雖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當然於秦火之後而非此數人則六經幾乎熄矣至宋鄭樵乃謂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信斯言也則是漢儒之罪蓋又不止於秦火也然自今觀之漢去古未遠而聖人之遺旨猶或有得於面承口授之餘故宋儒釋經遂多因之而闕文疑義一以漢疏爲正如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三文三統馬融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其擇言之廣取善之公要在明乎經而不失聖賢之意耳豈得盡如

方丈錄卷六

九

張

夾漈之論哉蓋漢儒之學長於數若儀文節度之煩重魚草木之變皆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長於理若天地陰陽之奧性命道德之微皆究其極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是二者而虛心體認則天機相爲感觸當自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於意言象數之表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可一以貫之而不溺於先入之說不蔽於淺陋之見矣尚何有於衆言之淆亂哉

息遊

嘗觀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勢作威結交強

世謂之遊依飾辨說詐馳逐要時謂之遊說假仁投好連類要譽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嗚呼由悅之言觀今之世所謂三遊者蓋合而爲一而其所以生亂者殆又甚焉竊章甫之服窺詩書之緒假聖賢之言設儒墨之辨毀譽不覺其亂真是非若出於公道阿諛權貴而託之於不矯依附名流而謂之曰同儕公卿容之謂其能生謗也士庶畏之謂其能作禍也儉邪愛之謂其能虛美也惡少結之謂其能庇惡也唯是出入於縉紳揚揚於里巷隨在而皆宜無往而不利不膺一命而握進退黜陟之權不操尺牘而執賞罰功罪之柄不待諸侯之招而道路交錯不事四民之業而貨賂充盈蠱惑人心敗壞世道其流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將立法度以禁之而閃閃潛形非法度之所能禁也將正紀綱以維之而皎皎無狀非紀綱之所能維也果何道以息之哉夫易之載鬼遇雨則亡詩之青蠅遇明則止士君子苟能各虛其心疑忌不作而公聽並觀務相與以有成則流言不信而此類無可投之間固不必進諸四裔而遊者將自息矣其於風化豈小補哉

方丈錄卷六

十

張

達常

帝王致天下之治也唯其道焉而其行天下之道也
唯其時焉治匪其道則渙而無紀道匪其時則泥而
不通時以從道道以濟時夫然後順其常而天下相
安通其變而天下不倦而治化之成也有莫知其然
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
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變而措之天下之民
謂之事業是事業一本於道而變通也者夫固所以
趨時也昔者五帝之時敦朴未散而純於道化三王
之時風氣漸開而參以法制道化無爲無爲故無失
無失故無革是以五帝相承莫之改易也法制有作

方集卷之六

土

論

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是以三王相代有所損益
也夏尚忠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質故殷尚質質
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尚文文之弊其人隱
救隱莫若忠是三王之所尚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
反也蓋拯弊救故各隨其時也然舉其名則殊制究
其極則同歸正而水火之用形其濟於日用也寒暑
之相代共成乎歲功也故史遷謂三王之道若循環
然其亦有見哉迨漢承秦唐承隋宋承五代皆餘分
閏位之後壞法亂制之餘宜若一無可因者然易井
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自漢以來固因夫秦也爲

明經詞賦之科改鄉舉里選之法自唐以來固因夫
隋也變什一之征爲兩稅之限自宋以來固因夫五
代也是豈秦隋五代顧能建不易之法而漢唐宋開
創之君臣反出其下而循其舊哉蓋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而情之所便勢之所趨固有不可以人廢者也
何也欲廢阡陌爲井田則疆界混淆而難爲理矣欲
廢科目爲選舉則矯飾百出而難爲辨矣欲廢兩稅
爲什一則田不井授而難爲賦矣豈唯爾哉結繩固
不可行於書契之既作也僊皮固不可行於六禮之
既修也黃犢固不可行於金石之既設也毳毛固不

方集卷之六

土

論

可行於衣裳之既制也汗尊固不可行於范金之既
合也席地固不可行於几杖之既陳也不然則三王
之世豈不欲一循五帝之軌而周繼商商繼夏又何
樂於損益爲哉此仲尼所以不欲生今反古而孟軻
氏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漢唐宋之君臣因陋就簡
雖其見不至此而其於前數者之法則固不當謂其
爲五帝三王之所行者而盡復之也亦不當謂其爲
秦隋五代之所行者而盡廢之也唯當因其所遇之
時所乘之勢據其道而斟酌之要不失乎先王致治
之初意而已曾子固曰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

亦異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豈其惑哉程正叔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於乎觀於二公之言而常道可達矣

識勢

天下之勢不能以常均則必至於偏有所重偏有所重而不早為之所則其勢遂成而難反故周子曰識

本義卷之七

七

其重而亟反之非灼見理道而極深研幾者不足以與於此也何者勢之來也漸而莫覺雖離朱之明莫能見也既其成也大而難圖雖育之力莫能支也是故勢重於官闈則有呂武之變勢重於宦豎則有訓注之變勢重於侯王則有吳楚之變勢重於宰輔則有莽操之變勢重於近習則有安史之變勢重於邊疆則有藩鎮之變向使圖之早而反之亟則潛消於將萌而其勢不至於極重矣致宗社震驚幾於改物生民塗炭將無孑遺而破壞傷殘若斯之甚也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山藥方萌將尋斧戈言圖當

早也又曰勿謂胡傷其禍將長勿謂胡害其禍將大言反皆亟也雖然此猶以勢之顯著而易見者言之也程先生文學博士炫奇鼓衆立異聚交以要聲譽於天下宜若於世無所損益也然人情作偽附麗取資若藤蘿之延施瓜蔓之纏綿不至於釀成大患其勢不容於自己也黨錮興而漢社屋玄談盛而晉室傾清流濁而唐祚移學杜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議論標致不過起於一二人之獵勝而其究乃至於怨惡騰沸於寰中干戈相尋於海內而潰敗不可收拾較諸前數者之足以速禍取亡其勢為尤烈

本義卷之七

四

任人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法固不容於不任也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則是政之存亡係於人不係於政又自可見也且其所謂息者固已明言具在方策綱凡巨細可考而知非若所謂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然而何以謂之息也蓋無其人則具在方策者不過為往事陳蹟固不能推而達之天下也縱能循其途轍而時俗異尚風氣異

宜必不能化裁推遷以得夫立法之本意而行之無
敝也苟得其人則雖不必事事牽合然以是心而行
是政得其意而不拘其跡而因革損益天下之政粲
然畢舉矣是故洪荒之世結繩可以爲治初何有於
法哉然而天下怡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者以聖人之
迭興也唐虞之世任義和而膺象治任禹益而水土
平稷教稼穡契明人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垂作共
工龍作納言豈嘗先立爲一定之法而使之據守哉
蓋皆各運其心思而達之治理卒之庶績咸熙而萬
邦從乂者皆任人而不任法也三代之法至周始備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六

五

何

周禮一書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然以周公爲之則
治而後人爲之則亂王莽蘇綽之徒固無足言若王
介甫以一世之豪傑而卒用以釀成宋室之禍者何
也以非周公其人也由此觀之信乎法之不足任也
任法而不任人則雖周公之法吾未見其不敝也况
漢之三章唐之六典宋之家法苟非其人曷足恃哉
此爲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欲任人必先擇相其
諸法制之詳固所不必論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七

論二

儀封人請見

論曰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之而不能用以用之而不
得其道也有之不能用用之不得其道而天下殆無
人矣然則天下果無人哉非無人也是無君也非無
君也是無有道之君也世無有道之君而聖賢不爲
之用矣非聖賢不欲用於君也君不能用而不苟於
用也不苟於用而不容於不用此道全德備之聖尊
德樂道之士所以不爲廟堂之謨謀而有道途之難
近也噫是不亦大可慨耶愚嘗讀論語至儀封人之
請見未嘗不嘆封人之深識乎夫子而天下未嘗無
人也未嘗不因是而嘆當時之無君遂使夫子之不
遇封人之祿仕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聖賢之出
也存乎其君也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言聖賢之
用也必能外致其類也是故有成湯而後有莘野之
聘有高宗而後有夢卜之求有文王而後有渭濱之
載夫是三君子者豈樂如是之僕僕哉蓋唯如是則
不唯可以得伊傅太公之賢而風聲所樹自有以來
天下之士矣是以當是之時或堯舜君民而立興王

之業或霖雨蒼生而建中興之功或鷹揚牧野而極民塗炭之內是蓋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有一代之臣必成一代之事業而千萬世以下言太平者必歸之也春秋之時果無伊尹太公其人乎抑有之而其君不能用乎嗚呼若吾夫子乃窮天地亘古今之聖固不待論者衛之封人於一見之頃遂深加贊嘆而冀其木鐸天下則亦非常人矣是蓋在一邑必能下一邑之賢在一國必能下一國之賢在天下必能下天下之賢者也使其於齊而爲相則尼谿之封必不爲晏嬰之止而夫子之道可行於齊也於楚而爲令尹則書社之封必不爲子西之沮而夫子之道可行於楚也於魯而爲卿則女樂之歸必不爲桓子之受而夫子之道可行於魯也今也不仕於魯不仕於楚不仕於齊而僅仕於衛以爲封疆之官聊且爲爲貧之計其觸目興懷者不知凡幾事而感時竊嘆者不知凡幾年矣一旦挹吾夫子之光輝於道途之邂逅而得以遂其請見之願則其心之所蘊者要不得語二三子之數言而已也由是觀之天下信未嘗無人也有之而無以招徠之耳使吾夫子執政於時行道於天下則及門之士固有不必要言者而長阪廣

本古集卷五

三

王

谷之一齊魯鄭衛之墟慕德聞風而願立於朝者又豈特一封人而已哉吾知晨門必不終於抱關荷簣必不果於忘世接輿必不爲衰鳳之歌而沮溺丈人亦不終於耦耕荷篠矣是何也數人皆賢人也世不可用則唯知有隱而已矣聖人在上則其效用之心自不能已而聲應氣求固理勢之所必至也惜乎封人知聖道之可用而隱於下位聖人能致封人之請見於儀而不能致如封人者千百其類請見於朝廷之上遂使堯舜君民之業霖雨蒼生之功救民水火之政不得一施而春秋之時遂一償而不起也噫此可見聖賢之不用者君之過也執政之臣之過也而亦當時之民之不幸也不然則方將蓋致理之責而振民育德幹蠱亨屯之不暇矣夫子何爲也封人何事也儀何地也而顧得以從容會晤於此也

本古集卷五

三

王

三代直道而行

天下之治聖人爲之也聖人爲治於天下而不以已治天下是故無所不爲而寔則一無所爲也天下見其治而寔不知其所以治者何在也聖人亦人也非能離世絕類超凡入異而神其術於天下也天下固自治也天下之人固自與聖人一也聖人觸其機而

天下無不動慎其所以感之者而天下之人無不嚮赴而景從也聖人順天下而無情天下亦自順而不知聖人之情故曰大順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聖人於是乎始神其治於天下而未嘗外天下以自神也聖人不世出而其所以治天下而神之者未嘗一日不在於天下也聖人之治不常見於天下而其所以治之道則未嘗一日不可行也仲尼蓋有感焉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斯言也豈其微哉夫自混成既開倫類斯屬古之治天下者多矣何獨言三代耶天之生人久矣何獨言三代之民

不妄錄卷七

四

王

耶蓋泰上聖皇含德柄道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天運地帶鈞旋轂轉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踐行喙息蠕飛蠕動各樂其性莫知德怨渾渾乎忘言之世也唐虞中天而興堯舜應運而生雖設官分職曆象日月星辰封山濬川工虞禮樂肇修而法制猶未備淳朴猶未散也及夏殷周之世人文日開被施頗烈譴量文章正朔服色徽號器械衣服凡其所得與民變革者罔不舉也命令鬼神祿威賞罰禮施爵列尊親凡其道之所得為者罔不為也粲然而備具沛然而流行而治化所及風聲所樹物采所章蓋赫赫

乎其在人矣既其後也夏之民則慙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之民則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之民則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敝人見其如是也遂以為夏殷周之民一也方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則治而其後無禹湯文武周公承之則敝是必數聖人者以身役物以智役神覺視於天地之間靈行於物象之表有非夫人之所能及也不然何先後之治之不類也不知數聖人之所以致治者非有所作為於其間也因時升降由俗為政而一順乎民之心也文為制度崇尚損益其粗迹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則固有在

不妄錄卷七

五

張

也此義不明而世之為治者遂釋大道以任小數澆淳散朴巧故萌生雜道以偽機術期興於是天下之民雖睢盱盱莫不竦身而聽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冠裳以要名譽於天下聚衆不足以提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各欲行其知為以求鑿柄於世而錯擇聲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隙而失其大宗之本天下之敝日甚矣曷不自其道而觀之生民一心也天下一道也古之治天下者必達乎斯民之心通乎此心之理其舉措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是故賞罰施

而天下賓服仁義布而萬物蕃殖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各得其當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我而在於民不在於民而在於民之心心也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古今聖愚之所同也心一則道一道一則欲惡好憎不能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人已本同也無是無非無毀無譽順而無情應而不留不求合於天下而天下不能外也蓋天下者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生殺之柄而以其號令耶亦唯行其道而已道苟行焉則夏之

方史集卷之七

六

何

季世決於非彝湯起而承之而民皆歸于一德也商之季世其俗靡靡武起而承之而民皆會於有極也然湯則纘禹舊服而武則反商政其所以致之民者殷因乎夏周因乎殷而三聖相授守一道也何也殷之民即夏之民而周之民即殷之民也其民同則其心同其心同則其道同而聖人固不能外民以爲治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元會運世時不同也時不同而民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皇帝王霸勢不同也勢不同而民同推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才術事不同也事不同而民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由是觀之治在道不在時治在道不在勢治在道不在事道也者固具於斯世斯民之心而吾人所固有窮天地如一日者也故夫人心所在而世道之汗隆升降胥此焉繫此又幾微之際間不容髮者也此仲尼所以惓惓於三代之英而有志者當熟復而深思之也

伯夷叔齊何人

聖人以無心處天下而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也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而聖人之心始白矣何也聖人之於天下也唯其在我者而已而其在人者則

方史集卷之七

七

何

固未暇計也是非無心也無私心也柰之何人不皆聖人也始不能無疑於是矣向使聖人預爲之計而先意以逆之則其心豈待問而後白哉昔蒯轍拒父而夫子居衛夫子以爲吾自知其非也吾自不爲也吾雖居衛庸庸何傷哉不知夫人之心正不如此也此冉有所以疑之而子貢所以有伯夷叔齊何人之問也且伯夷叔齊果何人哉扣馬一諫大節有以昭日星讓國一逃清風有以激頹俗其爲人之心曾面目至今可想也是故在當時則太公謂之義士在後世則民到于今稱之是夷齊之爲人夫人所知也子貢

之在聖門聰明才辨素以穎悟稱者而謂其於夷齊有弗知焉吾不信也知之而復問之此其意何哉豈不以夷齊兄弟遜國者也蒯轍父子爭國者也夷齊以父命爲尊以天倫爲重者也蒯轍則不知有父而滅天常亂人紀者也夫子是夷齊則必非蒯轍矣非讓國則必助爭國矣此其所以有問也乎嗚呼子貢之問至此固可謂善於採取者矣吾獨重有感於夫子之聖子貢亦弗之知也而況於冉有乎而況於其他乎蓋夫子之於衛也始焉以際可而留終焉以問陳而去而其復居乎衛也意其不過聊駐自楚歸魯

卷之七

何

之車而與伯玉譬由相主客也衛君或待我而爲政焉庶猶可以正其名也無可無不可正謂此耳其於拒父之事固未嘗先意以逆人之有辭於我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此其所以爲無心處天下也向使夫子唯恐免已而不肯一日居乎其國則人固不得而疑其爲矣是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之事也聖人何容心哉於拒父之後而囂囂然以告人曰某也晉納而當立某也拒父而當誅則人亦不得而疑其爲矣是務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也聖人豈爲是哉豈不容心于免已又不立言以自明此其所以爲聖

人也此其所以爲無心處天下也乃若古之賢人之答求仁得仁之言亦不過即其實據其理以告之耳其始入而問也固不知其疑我之爲衛君也其終出而言也亦不知其知我之不爲衛君也故曰聖人以無心處天下而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也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而聖人之心始白矣雖然聖人之心固不待是以白也就使冉有疑之而不問諸子貢子貢惑之而不問諸夫子而衛君固自知之也衛人固自知之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固自相參列於兩間而終不可掩也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而猶有待於問焉夫子至誠動物者也及問如子貢猶未免於問焉信乎相知相信之難也其諸明決如子路而始不悅於南子之見繼不悟其公山之行實亦聖人之爲聖人有未易知也

卷之七

九

何

學而優則仕

君子之學何學也體用合一之學也是故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體不立則殆殆則窮窮斯偏矣偏則滯滯則窒窒斯無用矣君子之學以爲己也爲己所以爲天下也而卒至於無用焉其心肯但已也是故必思所以用於天下也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嗚呼

其知之矣大哉學也書曰學古入官記曰君子如欲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則古人之所謂學也言學
則優也弗優弗謂之學也是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而仲尼曰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夫子路也子皮也非漫不省天
下之事而悍然不顧民之利與害者也而使不學之
人爲宰與邑者何也必子羔尹何非全未嘗學者也
稍知所從事於學而未優者也此仲尼子產之所以
云爾也是可以見古人爲學之意也學不優弗可仕
也自夫世之貪饕富貴者則不知有學語其所仕功

不才集卷之七

十一

何貞

名富貴焉耳也自夫世之長往不返者則不知有仕
語其所學虛無寂滅焉耳也是固不可與之言學與
仕也間有略知體用之學者則又于其名不于其實
其所從事者馳騫於口耳聞見之粗而於身心性情
經世宰物漫未之究乃號於人曰吾學矣吾可以仕
矣及其出而宰一邑事一職遂束手無措而斃斃焉
日見其敗矣况可與之相天下乎噫是皆不學之過
也學之而未優也究而論之子羔尹何之弗若者也
世無仲尼子產誰與告也告之誰與信也此天下之
所以日趨於敝也何也學體也仕用也天下有無體

之用哉今夫操弓者必熟於射而後可以中微制大
也否則終日不獲矣將車者必熟於御而後可以任
重致遠也否則覆轍相尋矣仕之爲道豈特射御已
哉而可不優於學也信乎仕不存乎仕也存乎學也
學之道柰何謂未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未離磻
溪而濟川之舟已具者是也於乎學者得斯說而推
之庶乎仕者之有人矣

聖人人倫之至

天下一道也道極於聖人也聖人亦人也道曷於聖
人焉極也以其盡人之心也以其盡人之心之理也

不才集卷之七

十一

何貞

是心也是心之理也夫人之所同有者也有之而不
能存存之而不能盡而聖人始爲天下極也是極之
云者非他也此心此理之爲也極立於聖人而天下
之弗協于極者如其自暴自棄焉則已不然則未有
外聖人之極而謂之能人道者也故曰聖人人倫之
至也孟子之言亦唯聖盡倫之意也今夫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是故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
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別而言之三才之道也合而
言之一理也具之乎人心者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也是心也萬事之所從出而萬化之所由行者也是故見之於人倫則曰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之交也其所以盡是倫之道者則曰親也義也序也別與信也是皆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是故惟聖人爲能盡之也蓋其心赤子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湛然無欲而旁燭天下之理寂然不動而中涵天下之感未發則謂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也發之則謂之和而爲天下之達道也不慮而知而無所不知也不學而能而無所不能也是故於父子則親焉而父子之倫至於君臣則義焉而君臣之倫至於長幼則序焉而長幼之倫至於夫婦則別焉而夫婦之倫至於朋友則信焉而朋友之倫至至之云者道之本然也必如是而後盡也所謂帝降之衷物則之彛罔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加之毫釐則太過損之毫釐則不及者也是聖人之所以爲至也運之以一心之理而無餘也夫人莫不有是心也心莫不有是理也其始也拘於稟其寃也交於物愛惡相攻屈伸相感利害相乘而彛倫之攸數者皆由此其出也是故聖人有憂之經之以治其綱綸之以治其目父慈子孝示之親也恐其未至於親也是故有坐

不才集卷七

主

何身

立之禮君令臣共示之義也恐其未至於義也是故有聘覲之禮兄友弟恭示之序也恐其未至於序也是故有族食之禮舅外女內示之別也恐其未至於別也是故有昏姻之禮屬澤重允示之信也恐其未至於信也是故有賓射之禮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此之謂也凡若此者皆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何莫而非人倫之至也何莫而非此心此理之爲也不寧唯是而且推行以盡通化裁以達變禪授所以盡父子之倫也放伐所以盡君臣之倫也東征所以盡兄弟之倫也七去所以盡夫婦之倫也絕交所以盡朋友之倫也極深研幾會通盡神信非聖人不能也此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此所以立極於天下而天下會而歸焉者也此所以爲員之規方之矩也欲盡人倫而不法聖人是爲方員而不法規矩也吾見離婁無所用其明公輸無以施其巧矣而何方員之有哉是聖人者信人倫之規矩也柰之何規矩而天下之爲方員者弗庸也是故小弁作而父子之倫缺矣菀柳作而君臣之倫缺矣白華作而夫婦之倫缺矣角弓作而兄弟之倫缺矣谷風作而朋友之倫缺矣凡若此者

不才集卷七

主

何身

其端始於一念之微而其禍蔓延於天下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信乎學之不可以不講理之不可以不明而欲爲人盡人道者當於聖人之所以盡倫者而求之可也

正己格物

君子之處人也有道亦唯求諸己而已矣何則天下之物理皆係於吾身而形影之勢感應之機則有至不可誣者苟徒遠取諸物而不於其身焉求之吾見形不足以立影感不足以致應而物於我何有非唯不足以格物而反役於物矣君子之處物而至役於

不古文錄卷五

四

物焉其將何所不至哉於乎此程子於御史之問而必以正己格物爲言也今天下之物紛然不齊而吾以一人處於其中知其一未必知其二而況什伯千萬有不可勝計者乎知其外未必知其中而況矯僞飾詐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乎而況吏胥之在物又號稱難御者乎君子於此而欲其於我格焉豈非勢之所甚難者哉殊不知天下之物理雖衆多而感應之機則存乎我我有文德焉則有苗可格也鳥獸可馴也吏雖難御比之夷狄禽獸則猶有人心者初何難格哉嗚呼是未可以難易言也何也更一也而其

所以爲吏者有不同焉自朝廷而言則天子而下凡百執事皆吏也自一國而言則諸侯而下大夫庶士皆吏也斯其爲吏也御之格之猶易爲力也乃若奉命書而供使令者則其爲吏莫非誣上行私之屬而奉公守正者千萬不一也吾言未發而彼得以導之吾令未宣而彼得以窺之吾欲未萌而彼得以導之吾念未及而彼得以先之阿諛逢迎以希吾意奔走承順以快吾情巧辭曲說以亂吾聽蒙蔽壅遏以眩吾明追改日月塗擦文字以敗吾事間見疊出而居其上者不覺也於此而欲御而格之非有乎苗之

不古文錄卷五

五

德感物之誠則無以發其良心而使之格也吁其亦難哉君子於此固當正己以格之而正己之功則又不可以易爲也必也正其心正其身正其衣冠正其瞻視正其體統正其舉動大庭正焉退食正焉非徒格其面而務以格其心也非徒格之於一時而務以格之於永久也潛消其狙詐之術而俾之獻其誠默化其奸宄之私而俾之輸其情不惟不能欺而自不忍欺斯可以言正己之功也吁此猶吾儒正心誠意之學而純任道之言也萬一道可行於夷狄而不能行之於玩法之奸道可行於鳥獸而不能行於欺公

之黨則又將奈何哉亦必正吾之法正吾之刑正吾之罰核其實當其罪不以私喜而或貸不以私怒而或刻不屈朝廷之法以市左右之微恩不爲姑息之計以避奴僕之微怨不甘於退托而任其所愚不溺於委靡而聽其所侮朝而政暮而思焉此心必常常而曰吾之民朝廷之赤子也吾爲是官而朝廷所以托我者甚重也吾之吏不得蔽吾而戕之也吾之事朝廷之事也吾爲是官上以爲君下以爲民而吾之所以立身行己者在此也不得縱吾之吏以敗吾事也此宗道所以有科條之揭而公綽所以有舞文之誅也是亦正已格物之事而有御史之責者所當慎焉者也不然則法弛而不張令行而不戢祇見其敗乃事而後於吏耳亦惡在其爲正已哉又其甚也將藉之以漁利托之以進身而毀譽利害之權彼反握之而有太阿倒持之勢矣噫可慨也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若有意焉吾人可不繹思而深省乎雖然此特因劉安禮御史之問而吾之所言亦專爲御史發耳若論其極則正已格物之功固聖門第一義也自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位天地育萬物舉不出此豈唯可以施之御史而已哉

思者聖功之本

夫人皆可以爲聖也而聖人不常見於天下者以夫人之不爲也爲之而不得其道也不爲者是自暴也是自棄也固不足與有言有爲也乃若爲之而不得其道而聖終不可至者是阻天下之學聖者也不知聖人非易也亦非難也蓋自有至易至簡之道而夫人之所能爲者也何也天下之事固有在外而不在內在人而不在我者矣凡若此者吾雖欲爲之然或格於勢之不可爲或拘於分之不得爲或限於力之不能爲而未可以取必也乃若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則固吾人之所各具而無待於外不由於人者也亦爲之而已矣爲之之道奈何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蓋明示人以入聖之途易簡之道而欲人之致思也吾嘗因是而自慨且慨夫天下之人其所謂自暴自棄者固甘心於棄天棄天固其生理而不足言矣其長才秀民財或牽於刑名功利之術或耽於詞章記誦之習或溺於神仙佛老之學是皆不足以語聖也是皆終歸於自棄者也間有以聖爲可學而汲汲以從事焉者則又滯於聞見之知昧於從入之路費精神靡歲月而苦於聖人之難學也噫聖人果難學也

則是天之獨厚於聖人而生人之理有二也理有二乎哉蓋亦反其本矣其本安在哉易有之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夫人之所以爲聖者亦若是而已矣何也夫人非聖人也夫人之心則固聖人之心也易曰成德書曰恒性詩曰秉彜一理也皆具之乎此心者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能存乎此心也衆人之所以去聖遠者以其昧乎此心也吾唯於此心而致思焉勿忘勿助而敬以直之則虛靈之中無貳無雜寂然不動者吾心之誠也感而遂通者吾心之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吾心之幾也皆是理也貌之德恭而作肅者此也言之德從而作又者此也視之德明而作哲者此也聽之德聰而作謀者此也洪範雖以五事並列而思之爲德則寔主乎貌言視聽者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惟睿則能通微通微則能無不通無不通而聖人之能事畢矣是皆本於思也大哉思乎其真思誠研幾以存其心而爲聖功之本乎苟非致思以存其心而徒役役於其他吾恐天下之大人物之衆事類之靡定古今之異趨其名與義有非歲

月之可辨蓋有童而習之皓首而不得而去聖益遠矣何也心逐於物而非主宰之天君也若此者亦非不思也乃所謂朋從爾思者也故曰何思何慮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

夫聖人人之至也無過不足以盡聖人也夫謂聖人而止於無過則鄉黨自好者皆可以爲聖而聖人之有過者且不得爲聖人矣噫非然也無過者夫人可能也有過而無過者非夫人可能也唯聖則然也斯理也邵子知之故曰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以其善事於心也今夫人莫不有是心也亦莫不有是心之理也唯其朋從爾思往來憧憧雖善皆意也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德故其心一天之心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與天下相忘於無我者也公則純純則明明則於天下之事如鑑之在照而不可欺以妍醜也如規矩誠設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方圓平直也天下謂吾爲有過耶吾弗辭也天下謂我爲無過耶吾弗喜也吾唯從吾之心順吾之理以行吾之所欲爲以建天下之極以經萬世如此而已矣是故以臣代君過莫大焉而湯武則爲之以弟殺

莫大焉而周公則爲之黨惡匿非過莫大焉而孔子於魯昭公則爲之夫湯武周公孔子大聖人也信聖人能立無過之地宜莫如湯武周公孔子也而伐君而殺兄而黨惡匿非舉天下之大過而庸衆人之所避忌而不肯爲者而四三聖人皆有之何天下之大聖反夫人之不若也於乎此所以爲聖人也寧以一身殉天下而不以天下殉一人也寧以身受不韙之名而不以吾之名之故累天下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而有過與無過曷嘗較計於其間哉若常人之知自好者則惴惴焉遠嫌疑存形跡唯恐天下以吾爲有過而他勿遑恤矣故曰無口過易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邵子正以語聖人之心也而其迹之有過無過不與也於乎此其所以爲聖人也然則未至於聖人者宜何如亦曰善事其心始

學以人事爲大

論曰夫學何爲者也夫學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道在天下如之何其冒之也以其有所統也於其所統者而究竟之則道不在天下而在我也何也我固有之也所謂自中出生於心者也是道也皆人事也是故外人事以爲學者非學也外道以爲人

古史錄卷之七

子

何

事者非人事也外心以爲道者非道也邵子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其言引而不發蓋欲吾人反求而自得諸心也夫古今天下之爲學者多矣其從事於六學者亦衆矣然溫柔敦厚得諸詩疏通知遠得諸書廣博易良得諸樂潔淨精微得諸易恭儉莊敬得諸禮屬辭比事得諸春秋者能幾何人哉此王仲淹所以嘆息痛恨於齊韓毛鄭之詩大戴小戴之禮九師之易公穀左氏之春秋也又其甚也學易如京房而流於術數學書如歐陽欽而甘於受賕學詩如匡衡而持祿保位學春秋如公孫弘而曲學阿世凡若此者皆其良心不存妄意爲學其所學者不過欲廣聞見工文辭甚則欲取青紫以榮其家耳而非真有心於爲學也是故徒事口耳而諸身心得古人之糟粕而竟遺其精神也此桓公譏於輪扁而優孟終非真叔敖也不知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措之當時則爲事垂之後世則爲經所謂人事者是也正吾人日用常行之道也皆發之於心者也聖人之心何心哉繼善成性與吾人均稟而同賦者也聖人能勿喪耳聖人惟其存是心也是故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

古文錄卷之七

王

何

是故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何也心爲身本身爲家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也然則吾人之爲學者舍人事固無所於學而舍是心亦將安所從事哉蓋必存吾湛一之體虛吾明覺之常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事物物各循其則舉措張弛各得其當凡衆之動務求吾心之安而後已焉吾見不必求於章句之未滯於文字之間也將自從容默會於體驗力行之中超然自得於意言象數之表溫柔敦厚而不愚吾心固自有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吾心固自有書也廣博

不才集卷之七

三

易良而不奢吾心固自有樂也潔淨精微而不賊吾心固自有易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吾心固自有禮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吾心固自有春秋也所謂無禮之禮無聲之樂變動不居惟其所適而不爲典要者也苟學而不於人事滯於人事而不求諸於心而惟辭章記誦爲尚割裂裝綴爲務則盡信書不如無書而假聖言以文奸者固不必言已雖爲聖賢之學者亦任其一偏之氣而各以其意求之如謝顯道謂聖人爲擇婿楊中立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如此類者豈可以一二數耶是故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者仲尼

不謂之多而事君事親賢賢交友者子夏必謂之已學也舉史書不遺一字者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靜坐則歎其善學也嗚呼觀此益可以知爲學之大端存乎人事盡人事者存乎其心也雖然讀易而韋編三絕誦詩讀書而尚論其世聖賢固未嘗舍經典以求人事也特孔孟之心則純乎天地之心而不雜以己意故化裁神明之下自有冥契默會之道而大聖賢所以獨異於衆人也或者謂邵子之學主於數而心學非其所事也噫不然康節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固心學也天下豈有理外之數哉故其言曰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吾嘗爲之說曰學以人事爲大人學以心爲本

不才集卷之七

三

三

孔子惜繁縷

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也聖人有心於天下故遂有心於天下之禮而嚴爲之防禮不乖而天下之分定分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且禮之義何始乎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禮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於乎斯禮也天寔爲之也所以正名分一制度而紀綱天下維持人心於不壞者也

自夫斯禮廢而天下始多事矣不然仲尼何取於繁
纓而惜之蓋繁纓之爲物雖小而禮之大體寔於是
乎在而君侯卿大夫之等自有不可紊焉者也是則
繁纓非物也禮也禮不可假借而繁纓可以輕與人
乎繁纓而可以輕與人則車服弁冕之章宮室與臺
之度先王何以有一定之制也先王亦誠知夫天下
後世將必有越禮犯分之人滅天常亂人紀而其漸
不可長也是故舉其責而歸之於吾身因天地之高
卑即人心之秩敘而列貴賤相形之等品節限制有
不可以毫髮僭差者先王之制禮何嚴也非先王之

本史集卷之七

七

七

禮之嚴也禮之體本如是也今夫武夫悍卒至勇也
奮挺而起撫劍疾視自以爲天下莫能當者然而覲
冕旋則知敬過宗廟則肅然者蓋等威之所加自有
以抑其猛戾雄狠之氣不自知其降心而率服也是
故平王東遷姬籙如綫而猶爲天下之共主晉武盛
強而六章七章之衣猶必賂王而請命此固其禮之
在人心而亦其勢使然也向使禮非其禮則體之嚴
者已褻而人將玩之而何忌憚之有吾見禮於是乎
無權矣夫天下之人之衆情欲相攻屈伸相感而帖
然不敢貳者以有禮也禮之權不行於天下則人人

得以爲然而刑罰不足以懲有罪兵革不足以威衆
亂天下之禍方日相尋而莫知紀極矣夫子生直衰
周目擊時事告朔惜一羊之亡春秋謹六羽之獻而
大夫之命車不與夫慟哭之顏子者其爲世道慮名
器惜也曷嘗一日而忘情哉或曰繁纓不可以與人
矣而魯得以獨用天子之禮樂乎嗚呼此非成王伯
禽意也魯之末失也夫子魯人春秋爲尊者諱爲親
者諱而夫子亦若之何然觀其書掃書郊則既明有
所不滿矣是亦惜繁纓之意也

臣子執威權未嘗無禍

本史集卷之七

七

七

吾嘗觀古昔人臣之事其君也君曰是臣曰非君曰
可臣曰否是非可否與天子爭於一堂不少遜避而
天下蒙其福後世頌其功與德者何也以道事君而
已不與也固不知所謂威權也亦無嫌於威權之執
也是故君不賢則放之及其賢則反之廢興由已天
下未聞有如此之事也而伊尹則爲之東征三年誅
其至親流言一興遂避居東土進退由已天下未聞
有如此之事也而周公則爲之是伊周之威權何威
權也嗚呼苟利社稷遑恤其他伊周之心如此而已
矣雖若由已而實則臣道之當然也已無得而與也

蓋鼓天下之勢存乎威幹天下之事存乎權無威無權孔孟不得行其所學而況於其他乎是威權未嘗禍人也有意於執之者之自詔其禍也惟有意於執之則招權市寵無所不至賞一人也不曰君之賞而曰賞之自我罰一人也不曰君之罰而曰罰之自我徒以張一時之氣勢以駭庸夫俗子之觀聽而不知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漢霍光氏所以不旋踵而子孫無噍類也書曰臣而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必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此之謂也許覺齋之言其有自哉不寧唯是書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禮曰善則稱

方丈錄卷之七

五

何

君過則稱已是功與德亦不可執也雖然人臣者亦唯竭其忠以盡其道而已矣若又惴惴然唯計一時之利害禍福而於軍國大政輒避忌而不敢發言之而卒以償天下之事則人君亦何所賴哉嗚呼此爲臣之所以不易也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會試作

聖人感天下而天下無不應者亦唯奉若天道而已矣天之道何道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也聖人之道何道也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無心何以能普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因物付物而天無與也是非無

心也無私心也無情何以能順事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事處事而聖人無與也是非無情也無私情也情統於心者也無私情是無私心也是聖人之心一天之心也而其化之公也神也一天之道也皆本之乎此心者也聖人何心於化哉善事其心而化之成自莫之爲而爲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今夫天下之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聖人以一身爲之大君欲其帖然服恬然順熙熙然各得其所而與天下相安於無事相忘於大同斯亦若甚難者不知天下雖大而生人之

方丈錄卷之七

五

何

類其大分不過有二焉曰善與惡而已矣夫人之情應感起物而動固無有常而其大端亦不過有二焉曰好善惡惡而已矣聖人在上雖一日二日萬幾而其大政亦不過有二焉曰賞善罰惡而已矣賞罰者政也而所以賞罰者存乎其善與惡也夫善與惡曷從而辨之存乎吾之一心也吾苟不以天之心爲心則不公不公則不明不明則善不知其爲善也惡不知其爲惡也善者未必賞而賞者未必善也惡者未必罰而罰者未必惡也又其甚也知其非善而以私喜行賞賞僭而人不知所勸矣知其非惡而以

私怒用刑刑濫而人不知所懲矣豈惟不知所勸懲哉賞及淫人則惡黨縱肆罪及善人則善類消亡而民生之顯禍家國之隱憂幸有不可勝言者矣安望其成天下之化哉夫人君撫一國之生殺予奪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其賞罰無章顛倒悖謬一至於此豈其好惡之性與人殊哉失其本心之良故也惟聖人之心則渾然天理湛然虛明方其存也未發之中一鑑空衡平之體也及其發也中節之和一鑑空衡平之用也人有善焉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雖或有五服五章之不同亦莫非因其等而異其賞

不才集卷之七

三八

聖人固不得而輕重之也人有惡焉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雖或有五刑五用之不同亦莫非因其等而異其罰聖人固不得而出入之也故曰天命有德言德在所當命而命出於天非聖人之命之也天討有罪言罪在所當討而討出於天非聖人之討之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之謂也夫火在天上明之至也明生於公者也神也化也皆由此其出也本之於心術之微而措之於事爲之著端始於居室之近而風行於裨海之外惟無所賞賞則天下皆知所勸而樂於爲善是恩及

於賞之所加而勸及於賞之所不加也然其所以勸也聖人不得而知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惟無所罰罰則天下皆知所懲而憚於爲惡是刑及於罰之所加而懲及於罰之所不加也然其所以懲也聖人不得而知也其人亦不自知也何也天下之人同一心也天下之心同一理也有一善焉不惟聖人好之而天下之人亦好之也不惟聖人賞之而天下之人亦欲聖人之賞之也有一惡焉不惟聖人惡之而天下之人亦惡之也不惟聖人罰之而天下之人亦欲聖人之罰之也良心之相感天理之相入氣機之相迎自

不才集卷之七

三九

爾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猶之天然陽一嘘而爲春爲夏則天下之物莫不以生以長而所以生長者天無心也物亦無心也陰一吸而爲秋爲冬則天下之物莫不以收以藏而所以收藏者天無心也物亦無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故曰聖人與昊天爲一道也夫賞善罰惡者聖人之心之公也勸善畏刑者聖人之心之不忍也是故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善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此又其體天地好生之德而收藏之幾固所以爲生長之地也此其所以

爲聖人之心而神化之所由以妙也然則未至於聖者宜何如亦曰善事其心而已矣蓋必敬以直內而存其本然之良則欲寡理明動靜內外自合於一賞罰自無不當也苟不知所本原而屑屑於政事之間則支離雜駁而逐於物矣尚何神化之足云噫此存心之學所以不可不講而君人者尤其所當急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

爲壬子漸江鄉試作

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者亦唯純乎天道而已矣而豈有所爲哉聖人無所爲而天下之道皆自聖人出焉一誠之默運也大哉誠乎其天人之至神者乎其神

不才大筆卷七

三

聖

妙萬物合一不測而不可以名言者乎是故聖誠而已矣天下之道亦誠而已矣誠則一貫萬分充周不窮隨在各足聖人於其間不過自盡其誠而已矣因物順應各止其所遂若聖人有心爲之而聖人曾何爲哉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唯天下至誠爲能之也嗚呼知天下之至誠斯可與語經綸矣今夫絲棼然不齊也得其緒則理矣今夫網渙然無統也舉其綱則張矣此經綸之說也有迹指據而可措手足者也於此有物則焉爲天降之衷爲民秉之彛統之則爲心存之則爲性發之則爲情見之則爲行措之則爲

聖人而不可爲象恍惚而不可持循何以能經綸之也噫此固有幾焉端倪莫窺而受命如鸞非天下之至精不可與語此也日用不窮而流行罔間非天下之至變不可與語此也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不可與語此也是故遠古之世淳龐沕穆上恬下熙雖未有禮樂文章之設而天經不紊人紀肇立者何也有物有則而物物各循其自然也一實理之散見而幾之自相通也固無待於經綸也迨夫風氣日開澆偽旋作頌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有博學以疑聖者焉有矯情以任術者

不才大筆卷七

三

焉有緣飾矜高譎張立說以鼓衆者焉若是者已則不誠而僞以率人遂無以感觸人之良心而適以起其忿悁不平之念天下之達道遂榛蕪窒塞而莫之由矣無怪乎彛倫攸斁而人紀淪亡也於是有聖人者出以斯道爲人之所固有而不忍其日入於悖謬也教之爲父子焉教之爲君臣焉教之爲夫婦焉教之爲長幼朋友焉而天下翕然從之以言乎父則慈以言乎子則孝以言乎君則仁以言乎臣則敬以言乎夫則和以言乎婦則順以言乎兄則友以言乎弟則恭以言乎朋友則信三綱正九疇敘萬物太和而

天下大經不啻絲之就緒而網之在綱也聖人何以有此哉蓋天地之道爲物不貳誠而已矣聖人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而純乎天道亦誠而已矣誠則精精則鉤深致遠而有以察其幾誠則變變則參互錯綜而有以研其幾誠則神神則兩在不測而有以妙其幾唯幾也是以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務而大經之經綸也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何也降衷秉彝天之道也一實理也人人之所共有也天則不容僞誠則不可欺逆而施之則相悖而犯順而迎之則相說以趨固理也亦勢也聖人以誠

不才書卷十七

三

編

而經綸天下而天下亦以誠而歸聖人此其天幾之相爲感而一誠之外無餘事也人見其合慈孝以爲親而有父子之經合仁敬以爲義而有君臣之經合和順以爲別而有夫婦之經合友恭以爲序而有兄弟之經合相與以爲信而有朋友之經謂聖人能經綸之也而不知五者之倫固夫人之所自有也聖人以誠率之而夫人以其所自有者而應之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向使夫人本無是經而聖人顧欲經之綸之以作法是強爲也將何所據而爲之向使聖人誠之未至而顧欲經之綸之以示法是襲取也將孰

從而信之是故必贊幽通明而後有龜卜蓍筮之象也必識微盡變而後有書契章程之式也必理性協情而後有詠歌鼓舞之節也必範圍曲成而後有權量尺石之制法度禮籍之準也故曰聖誠而已矣誠無爲也而其有爲焉者迹也而所以經綸者不在是也君子察此而有得焉則庶乎由子思之言得聖人經綸之實而所以先立乎誠者自不能已矣

不才書卷十七

三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七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八

論三

高帝

夫儒者之道大矣大配乎天地小入乎細微明並乎日月幽贊乎鬼神而河嶽之流峙民物之阜安者皆吾儒者之道爲之也高帝固不學之主也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則固未嘗泯也何至於儒者而有嫚罵溺冠之事也此必非有人心者而後可也然觀其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而曠古盛典帝寔始之至魯城下而聞弦誦之聲則不忍加兵見四皓之衣冠則割戚姬

本史卷之末

如意之愛是其天德秉彜之良而崇儒重道之一念固不因馬上之習而盡漸滅之也嫚罵溺冠何至若此之甚也噫帝蓋英雄豪傑之資也其於當世所謂儒者必有以窺見其微也蓋自孔孟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一時之求富貴利達者罔非乞墻登壇之徒以至於秦之季世極矣是其所謂儒者道德不必論也必其一無所得漫無所知而罔益於事功成敗之數者也不過竊儒之虛名冒儒之衣冠以自詭異於當世而求寵庸者也是故無以感動帝心而自貶其辱也豈獨高帝之罪也哉不然則智術如蕭張文

學如隨陸亦儒之近似者耳而帝猶用之各當其才惟恐其不爲所左右也況進於此者而忍辱待之乎吾知其必不然也世之論者據其迹而不原其故乃遂議之曰高帝不好儒術而嫚罵溺冠之主也誠如是也則鄙褻之辱何異坑焚之慘而帝亦亡秦之續也不仁其矣其能五載而成帝業耶故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或者曰昔人有言致士自隗始其人雖非儒者夫既儒其衣冠則亦宜尊禮之以勸來者不然猶當爲名器惜也何爲待之若斯之甚也噫俞受敷施顧名思義帝固非其人也吾固不以是而厚望之也吾獨惜夫帝猶有崇儒之良心而當世無真儒以爲之用也

本史卷之末

文帝

余少讀賈誼傳及誼所著新書見其陳說治理具儀法纖要與崇言竝議諸可見之施行而文帝謙讓未遑未嘗不謂帝之志識淺陋不能脫徒流俗而坐失機會遂至賢者不獲自盡而無以爲文飾太平之具嘗著賈誼論以惜之及反覆遷固帝紀而統觀漢之國勢則又嘆曰嗟乎帝之意深矣漢興至文帝時僅二十餘年兵革甫息創殘未起中經惠帝昏弱呂后

檀權國家多難民物殷憂譬諸人之一身雖膏肓充盈而神氣未固若不事服食而遽以筋力爲禮鮮不仆矣帝唯有見於此是故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雖心知其然而不即措之政令頒布天下者蓋誠以爲天下又安則教化可興而人心和洽將禮義自著苟爲之無本行之無序游心廣大改革張皇未免擾天下以飾一時之觀瞻其名則是其實則非而人亦將有弗信弗從者矣又安用此爲哉吾惟與民休息而志慮專一精力不分則天下之疲敝庶其有瘳而誼之所陳者以次而舉亦未晚也此則

才學錄卷之六

主

何

帝之意也史稱其議振貸省繇費開籍田賜民租勸樹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將軍陳武議伐南越朝鮮則曰朕念不到此匈奴侵暴邊境則曰結和親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凡若此者無非所以惠養天下也是故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雞鳴犬吠煙火萬里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其於古帝王雖未敢妄議亦庶幾乎食哉唯時政在養民之意矣及觀其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耻之風誼之所言後皆遵用惜乎誼之早卒也誼不卒則絳灌東陽馮敬之屬恐終不得而忌之而任以公卿

必將遂其初意也惜乎誼之蚤卒也嗚呼若帝者可謂識先後緩急之宜者矣

武帝

夫兵者先王不得已而用者也不得已而用則王得已而不已則亡不得已而已則弱弱則蹇蹇則削削則雖未至於遽亡而亡之形已見終亦必亡而已矣故曰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良有見也武帝之用兵其得已而不已者乎其不得已而用者乎吾嘗觀漢之世矣國勢雖定裔戎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在序文帝時則

才學錄卷之六

四

何

又侵上郡入蕭關殺都尉候騎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繒動捐子女者豈樂於大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去湯火物力未豐委曲遷延以徐觀其時勢之可爲耳迨至武帝當文帝惠養之後粟陳貫朽將勇兵強而匈奴又數犯邊境今日入上谷明日寇鴈門今日殺郡守明日殺都尉而一歲之中烽火殺掠之警無日無之平時猶不大張國威以典問罪之師則日示之弱而豺狼無厭之求必且重貽他日之禍矣此正夷夏盛衰消長之機漢家安危倚伏之會也帝於是制詔公卿博議命將一時衛青霍去病李廣公孫

實之屬用之各當其才征伐四出所向成功自是匈奴遠遁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以致幕南無王庭而累世之耻得雪中國之威日壯雖以成哀之世單于烏孫猶且稽顙來朝廷至光武初立尚閉關以謝西域皆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見其登封巡幸之舉栢梁承露之作紛紛不已遂併其征伐之事謂之窮兵黷武而以秦皇漢武並稱亦過矣誠使其用兵果不當於人心而窮黷如秦則雖有輪臺之悔秋風之悲寧能免哉噫此吾於宋真宗澶淵之役恨其不能一決遂致後嗣之播遷而梯山航海此實爲之濫觴也

李義纂卷之六

五

何

宣帝

人君之於天下當虚心以爲之而已無與焉斯得矣夫人惟有已則心弗虚心弗虛則蓄疑逆防而撫世酬物遂失吾順應之公日延月蔓積微成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固夫人皆然而人君爲尤甚以其所制者大所握者重也吾觀漢之宣帝史稱其厲精圖治綜核名實蓋志於中興者也而霍氏之不終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令人環顧自危周章沮喪而漢之元氣寔因帝以索其所爲慘刻何至若此之甚哉

始於心之弗虛也蓋帝長於民間少經危難一旦受爵爲天下君而目擊昌邑之廢立躬被大臣之威權幽懷隱衷有不能一日釋然者觀其褒賞霍光贊揚功德幾不容口益封食戶金錢縑帛奴婢輿馬甲第侈擬王者族屬子壻咸極顯榮而帝且歛容虛己諸事皆先關白此其情何情哉春秋謂鄭莊公之於叔段如二君然亦未至於此則其所以族光者蓋不待張敞之疏徐福之書而可知也矧趙蓋韓楊皆以功名顯一時威望懾權貴而廣漢延壽則又光所汲引者讒言一入而身受極刑無恠也何也帝之

李義纂卷之六

木

何

意以爲天子廢置出自臣下則威福下移將不知其所終矣惟殺戮一行則人知自保而作威作福惟上專之不知善人天地之紀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縱不能愛惜亦宜罰當其罪詎可先意以逆之而過爲虔劉之慘耶霍氏專權剪之似不爲過而養惡滋蔓待其自敝帝寔有以致之其諸廣漢諸人不惟當時吏民之稱冤代死者動以千數而百世之下讀漢史者猶爲之扼腕哀平短祚議者之言夫豈過哉亦天道然也雖然帝亦有所受之也觀其嘗語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則其貴許史用恭

人臣者豈亦高帝溺呂氏寵閹孺殺韓彭之故
智勇世儒至謂宣帝開三大燬此則非所以論帝也

季札

吾生延陵之鄉聞父老倭傳季子讓國事未嘗不想
慕其清風高節以爲古之賢人君子也或曰賢則賢
矣惜其讓國以階亂也始竊疑之及讀胡氏春秋至
吳子使札來聘之傳乃知或者之言自康侯發之而
前此未有也嗚呼是果仲尼之旨乎哉吾不敢知也
仲尼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吾則謂季札當日之
事正與叔齊相等埒孤竹之立齊壽夢之立札其承

不方集卷之六

七

父命一也齊之遜伯夷札之遜諸樊其重天論一也
皆求所以遂乎其志者也何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
而後有立嫡以長之制此蓋先王順人情合天理已
亂息爭之大道也是故爲之嫡者苟不至於大無道
而足以亡國覆宗不可易也況諸樊以札之賢而亦
欲致國於札此又未可以常人論者札之不當有國
也亦明矣因是而傳國以嫡則以次相承而亂原不
庶乎其息哉是札之讓也正所以已亂也若曰兄終
弟及亦禮也是言兄弟之無後者也不則如太伯之
去而不返否則如伯邑考之繼承弗類要之不可以

爲常也此武王崩成王立周公雖賢聖而僅居冢宰
之位也光唯弑僚故以札宜有國爲辭而仗義執言
以驚服吳人耳奸雄之窺竊大抵然也未可據以爲
信也札果立則光又肯但已乎餘祭夷昧之立光尚
少也至僚之時而光之有國之心則有未嘗一息亡
者觀其乘間而發可知已吳之亂理勢之所必至
也縱不在僚亦遲速間耳杜元凱曰吳自諸樊以下
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先人始也此之謂也不
究其原而歸獄于札札其可以承領乎康侯知札之
賢而惑於春秋名札之旨故其爲說如此竊惟春秋

不方集卷之六

八

之作內夏外夷其大防也書名書字書爵書人其凡
例也故外國之使率以名書吳自申公巫臣之來始
通於上國蓋禹貢之所不及春秋之所不錄者也札
雖賢夫子雖賢札其肯以一人之故而壞夷夏之防
乎其例於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也夫復何疑若其所
以賢之者則固有在也觀其一則曰延陵季子吳之
習於禮者也一則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夫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
也禮云禮云可以歸諸讓國生亂之人乎吾見其必
不然也吁夫子在夷齊則曰仁在季札則曰禮禮亦

仁也是又可以知孤竹壽夢之命不可以公私論也
如以公私論則從治命不從亂命而伯夷之讓又非
矣嗚呼知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與論礼矣

石奢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
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
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
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
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以不受
令自刎而死薛子曰殺人非攘羊類也言之可也竊
負而逃不言可也言之而王赦之斯訴然矣必自刎
焉將遺父母令名乎

張良

智哉漢之子房也其他或可能也其功既成爲韓之
心既遂而托赤松以長往者不可能也何也富貴非
吾願也而欲富與貴者夫人之同情也况高帝又多
欲之主而猜忌特甚者乎雖其知人善任使而於英
雄豪傑之士其防不巳也良尤其素所忌憚而畏服
者彼其前日運籌決勝間關百戰而今日一旦舍萬

方集卷之六

九

何

乎知良矣

方集卷之六

十

何

賈誼

人君之任相也以賢乎以次乎必以次也則庸夫俗
子漫不可否天下事而苟延歲月者皆可相也如胡
廣蘇味道之徒是也必以賢也則深山窮谷不問其
類崛起而能經綸參贊者皆可相也如伊尹傳說之
徒是也然則人君之任相也何爲也將以大有爲也
欲大有爲於天下而以次任相則何取於相哉由是
言之信非賢不可也吾少時讀宋蘇子瞻文至其論
賈誼者有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

用漢文也深信其言甚爲賈誼惜也乃今讀漢史所紀誼行跡及誼所自著新書乃始嘆曰嗟乎非誼之不能用漢文也實漢文之終不能用誼也誼於伊傅固未敢妄議要之良相才也漢得若人而用之則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與他政事悉更秦法新書所載必見施行而漢之國是必不止是也夫何每詔令議下諸老不能言而誼盡爲之對於是絳灌東陽馮敬之屬忌而短之而長沙卑濕乃其卒老之地矣嗚呼年少初學果不可用也阿衡良弼固方起於耕莘築傅者也年老舊臣果皆可用也中庸

古文纂卷之六

上

何

模稜固祿食久而更事多者也故曰信非賢不可也惟其賢也老可也少可也舊臣可也初學可也書稱老成人而又曰任官惟賢才詩頌三壽而又曰髦士攸宜正謂是也當時將相大臣如絳灌之屬可當老成三壽矣通達國體如賈生者顧不得謂之賢也才也髦士也而可乎漢文誠虛心以聽之排衆譁以委任之則治安一策固其先資自獻之言也若曰立談之間不得遽爲人痛哭則畎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何爲者也況廷尉一薦而召爲博士則孝文之於誼又似有相信者君也而非未同之人也人

臣見君之初而不盡言言而舍所學以徇不幾於懷詐挾術以欺其君如商鞅之爲乎是殆未可疵誼也不責漢文不能爲湯爲高宗而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不責漢廷大臣不能休休有容而欲誼之優游浸漬而深交之斯亦難矣馬遷傳誼而合諸屈原嗚呼原也忠則忠矣其志其才果誼班乎雖然誼不必深論也誼一不用豈惟誼不復振而漢遂因陋就簡吾於是深慨夫世之論相者與夫以才見忌而忌人之有才者獨孝文哉獨賈誼哉獨絳灌諸人而已哉

疏廣疏受

古文纂卷之六

上

何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行而無與於國家之理亂者可去也所謂一辭而退以遠亂也何謂不可去委之專任之重而有關於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所謂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漢之二疏位在師傅責在輔養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稍知君臣之義者必有所輕重於其間矣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一朝移病去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廣既爲師傅則亦嘗讀書學問者也獨不聞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孟子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伊尹之復政厥辟必
待於處仁遷義之後而咸有一德猶惓惓焉不然則
雖殺典刑吾之責也可去乎哉周公明農之志起於
其命宥密而洛邑之告成然挽留召公則有累數十
言而不置不然則勿冲有過寧捷伯禽雖三叔流言
而不去也若曰周公親親之道當然也而伊尹之進
固莘野之耕夫也何為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國
以貞伊周之心為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
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而山靜泉清之會也況於廣
受之歸而知餞贈之禮則又知師傅之當尊而可與
有為者也未可謂吾君不能也使廣得教世子之法
而能早為之所則望之下獄恭顯之擅權必不見
於初元建昭之年而孝宣之業亦不衰於繼世之後
矣柰之何其去也若曰帝王子孫稟異於人而勿冲
之年已丁繫見則太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
之胄也而何有過而何以卒為守成之令主也
吁疏廣之父子縱不去吾固不敢以伊周之事業望
之也吾獨恐夫孟堅明仲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為
身謀以後其君者得以藉口也

王通

方集卷之六

七

今天下三尺童子操觚染翰輒能病仲淹者謂其續
經之僭妄也然則經終不可續乎經不可續則通之
罪信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如有道焉則吾不敢隨
人而談笑也昔人有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
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亡道在六經斯言也若泥而
求之方道之在聖人也則不復在天地也既其在六
經也而後有聖人焉則又將不復在聖人也吾則謂
斯道也未嘗一日亡也無間可息也故曰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通程子所謂
隱君子也固未至於聖人也而較之愚夫愚婦則不
啻什伯焉者也道固無不在也况高隱龍門篤志經
術未可謂非知道者今其所續經不少槩見使其叛
道亂德固無足取若止以經不可續而病通則天下
後世將無一可為者而聽斯人之日賀賀焉莫知所
趨也隋何時也自書亡於秦火附會於漢儒迨晉清
談盛而老莊之說蔓延於天下以至於隋極矣時豈
無豪傑之士哉靡靡焉日入而不自知也通獨有見
於聖經而取以續之續之也者尊之也尊之也者信
之也朱子嘗取程子之說以補大學格物致知之傳
而序之曰竇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入之稱朱子也

方集卷之六

七

何

亦曰綱目繼獲麟而作然則謂通爲僭且妄者其亦將果於非程朱也況其居家不廢周禮而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其有志三代之英而惓惓於當時者可想也自時有仲淹而聖人之言遂稍稍傳播於天下仲尼嘗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於乎通殆宗仲尼者也高文武宣之制錄素誓也曹劉沈謝之句述歌謠也曹褒荀勗之禮樂不可望夷夔也然則世無其人則禮樂終不可興乎此延陵之禮武城之樂夫子所以願見而樂聞也褒勗固非季子子游之比然因是而講求之亦存羊之意也於乎夫子生於周

韓愈

夫文者根抵乎道者也天下固有畔道之文矣文而畔道雖一二言而止吾亦病其多也苟於道有發明焉則雖累千萬言而不足也退之有見於道而長於

古文辭有所得焉輒於文焉發之蓋將以明道也世之論者見其文之富而又不畔於道也則謂因文以悟道延至於今之論者亦曰退之文人之雄耳嗚呼退之文人而已哉道可以因文而悟哉今夫水必潛其源而後流可長也今夫木必培其根而後枝可達也今夫文必造乎道而後其言裕如也世亦有因文悟道者謂其觀乎人文而繹其旨者也如季札觀周樂而語其盛德之茂以加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者此所謂邇流而窮源緣末而探本者也非謂其爲文而悟道也如曰爲文而可以悟道則先秦兩漢之文人如鄒衍李斯鄒陽枚乘馬遷班固輩其著書皆不下萬餘言者也何獨不能如愈之悟道也爲是說者正猶截木之枝而曰吾得其本汲水之流而曰吾得其源有是理哉且愈之時何時也愈之言曰火於秦書先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是可以知愈生其時理學晦蝕而前無所因後無所襲也愈獨起而高談性命排斥異端自今雖經道學大明之後取其文而讀之其道德仁義之言炳如也固無甚悖謬也非其深造自得有不能及此也間有瑜不掩瑕亦宜有以諒其時矣豈可以文辭之

而遂謂之以悟道哉而遂止以文人目之哉
者謂後人以文辭之故推尊退之吾則謂後人以文
辭之故掩退之之造道也吁隋有文中子唐有韓文
公皆賢儒也言理學而舍斯二人者非公言也

蘇軾

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學則曰未敗之荆公也
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儒爲歸
而汲汲欲有爲於天下者也略見施行而軍國之事
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而非庸衆人所及出知
方州而民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

方集卷之六

七

七

也亦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以終厥
志耳志既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
不若是之甚也荆公之是非吾未及論而子瞻則有
荆公有爲之志而又濟之以通融者也若其理學之
未融微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一子瞻爲然哉大抵
責人不可不嚴論人不可不恕孔孟待人之家法也
孔子曰攻乎異端而問禮問官則又及於老聃鄉子
之徒孟子闢楊墨爲無父無君而又曰歸斯受之此
孔孟太公至正之心雖於異端曲學而取用汲引猶
甚倦也子瞻其果老聃楊墨之徒乎特以叔孫制禮

之言達怒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至有洛蜀
黨之分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而亦當時呂
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以是之故而遂如論者所
指以沒其平生吾恐伊川亦所不忍也雖朱光庭賈
易輩亦未有若此之甚也子路以正名爲迂而謂馬
君實平生最不喜孟子據是而以由不得爲賢人光
不得爲君子而且擠之於楊墨佛老之列其得爲尚
論之公乎故吾嘗爲之說曰蘇軾宋之賢臣也儒而
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其數尺之朽則子
瞻亦可爲經世者之法也

方集卷之六

七

七

王安石

士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也莫先乎其所養也養之
至則有以克其氣質之偏而盡物情屈群策天下之
事將無不如吾志之所欲爲矣故曰君子能通天下
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否則雖其志欲爲其才能
爲其時可爲而有不駭於安常習故之聽者幾希故
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嗚呼此吾所以深惜於介
甫者也介甫何人哉振古之豪傑也方其出也將以
堯舜其君也將以堯舜其民也究其志直欲親見周
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代之隆區區漢唐雜伯雜

夷之治孔明魏鄭之臣蓋未嘗一注念者此其志何
志哉皇變稷契乃其所自任也及觀其試於常而天
下仰望試於鄞而至今便之此其才足以副乎其志
而要非騰口說者矣舉而措之天下宜無難者況乎
以神宗有志之君而委之專任之重此尤千載一時
也雲龍風虎之相從不是過也夫何法制一立而朝
議沮之天下怨之後世嗤之譏訶訕笑流布汗竹以
至於今之溺舊見主先入而不原其情者亦罔不裂
眦而羞稱之是亦非有惡於介甫也據其當日之迹
真有以償天下之事也噫介甫初欲爲何如人而乃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六

九

蜀

今一至於此也良由其涵養之功未至而偏執以成
性也甚哉偏之爲害也惟任已之見逞已之長而以
爲天下之人莫已若也此所以拂天下之心而忌且
毀者叢集焉以利其敗也不知吾實非聖人也焉能
事事之盡善乎既不能事事盡善而忌且毀者又從
而乘之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而
吾以一身處於朝堂之上而散處於天下者莫肯平
心易氣以推行其法而蔽因以滋將以治天下適以
亂天下蓋理勢之所必至也向使其留意於身心研
窮於物理于以克其氣而矯其偏積誠以動物從容

以俟時集衆思廣忠益而吾於其間若大匠之處群
衆中而呈工獻技者執繩墨而短長之則人心必服
輿論必歸而施爲舉措夫然後可以遂吾之初心也
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正謂此也柰之何有其志有其才有其時上不得爲
皇變稷契次不得爲韓范富歐而成茲一王介甫也
故曰士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也莫先乎其所養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六

十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八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九

禦寇論甲寅五月作

薛子既謝浙江學政待次家居值海寇陸梁直抵蘇松以及於無錫所在傷殘不勝慘酷本播中爲著禦寇論八篇乃若足賦募兵修艦備器一切用兵之事則固有任之者矣不著

正名

昔之行師者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言當揭賊之名以示人俾皆知其爲某賊也又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言當示吾之出兵將以討某賊也斯其爲堂堂

不名錄卷之十九

何學

之陣正正之旗而賊將無所逃遁矣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殺掠焚蕩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爲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蓋寔我中國之賊爲之主謀嚮導引致倭夷以爲之助也惟以倭名則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曰今茲之寇是倭也我無預也人亦曰是倭也彼無預也於是金帛賄貨得以菌載而歸雖白晝大衢之中人所共視而莫敢誰何矣若指其名而播告於上下遠邇曰今茲之寇是某某也引倭以爲之黨也人自必知之曰某倭也是某賊爲之主謀也其

倭也是某賊爲之嚮導也則義士烈夫皆知所效忠宣力而奮然斬獲無回惑顧盼之慮矣彼賊亦豈得肆無忌憚而室家族戚儼然處於無事之地哉正德中盜起東海則指其名爲鄧茂七施天泰盜起文安則指其名爲劉六劉七盜起滇中則指其名爲廖麻方四國昭連坐之刑人懷敵愾之願遂不旋踵而底定今乃槩以倭爲名而不偵諜其姓名爲何人所以無賴惡少恣溪壑之欲以苟朝夕之生者多斷髮跣足以趨之恃以倭名而莫之覺也不然則雖禽獸亦有煦嫗啁啾之情者肯不顧親屬而甘蹈誅夷之法耶是賊之名當急爲偵諜以昭示於人庶名者惡彰而人知措手賊黨亦自知畏避而或有渙散者矣此非止兵之緩務也若彼此相蒙而必以倭爲名是亦必有說焉吾固不得而知之矣

不名錄卷之十九

何學

守險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國夫所謂險者豈城郭溝池云爾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是故洞庭彭蠡河濟太華孟門太行伊闕羊腸青泥棧道皆古之所謂險也嗚呼是險也夫人之所共知也抑孰知有至順而實至險者乎今蘇松之地平坦沃饒若至順也而三江

五湖經緯上下支河派瀆流漫其中陸行則車馬阻於橋梁水行則舟楫虞於淺澁非如平原曠野可以縱橫馳驅也非如長江大海可以漂蕩出沒也載於白茅許浦福山古秋諸尼通江沿海處所既非運河又非驛道苟不為捕魚採薪諸儉言邪說所惑俱置椿藉草壅遏各數十里則倭夷海寇雖號稱奸黠乘彼雙桅巨舟豈能飛渡縱使舍舟登陸而絕橋斷港必難連絡而進自可制縱以禦豈得入我蘇松肆為殺掠若目前之慘毒邪今舍此易簡可守之法聽其入境而集不教之民與戰正昔人所謂驅群羊而格猛獸與戶之凶不占可知也顧又厚集丁夫博飲為粟區區各守一城而鄉閭村落悉其焚劫此之謂城下之耻豈古人守險之義乎我聞之諸侯有道守在四封四封者沿海諸處是也晉李特么麼小孺子耳入蜀而歎劉禪為庸才以其有蜀之險而為鄧艾所破也今吳之山川與蜀不同而其險可守義寔無二幸勿為李特所笑可也

勅法

夫法者天下所公共者也固一定而不可易也然其初亦緣人情而制之酌時勢以為重輕者也故先王

或用輕典或用重典未嘗執一以施之也今強寇日熾肆無忌憚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寔因承平日久用法者類多寬厚殺人不于貨者雖三覆五訊情罪輸服亦不即加誅往往老死於獄甚至資緣而出者亦或有之唯是惡少玩視以劫財為良圖以殺人為豪俠萬一破露即以囚圖為戲場以桎梏為玩器而惟不知畏也又其甚者則又鄙此輩為穿窬而恥與儻伍故遂結黨連類跨海招夷屠城掠地重為目前之患矣當此之時若又襲故蹈常拘文泥比則生靈旦夕之命欲其少延時日不亦難哉夫先王制刑非以殺人也將以生人也其所以生人者公殺有罪方能生無罪也若有罪者不死無罪者其能生乎故曰辟以止辟蓋謂此也辟不辟其能止辟乎諸葛亮之在成都張詠之在益州消奸化宄而道不拾遺者用此道也況目前之寇豈止奸宄而已哉斷斷乎當勅法以肅之也

作氣

天下之士其強弱勇怯豈大相遠哉顧其氣有充餒耳氣充則寡固可以敵眾氣餒則眾不可以敵寡光武能作士氣遂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符

臣不善振作而喪其氣故雖百萬之衆不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衆而敗於呂布及歸許而作其氣也遂能以二萬破索紹四十萬之衆是士氣之不可不作也明矣今寇至而兵民不前及戰而輒爲所敗者豈其無是非之心哉豈其無長上之心哉豈其無父母妻子之心哉惟無以感發其心則視一身之死生爲重雖父母妻子且有不暇顧者安望其辨是非而親上死長哉誠諭之以大義示之以至情體其苦樂同其榮辱則自知我順而寇逆而長上之當親父母妻子之當保一身之死生置之度外而

方集卷之九

五

不恤矣夫既置死生而不恤則其氣自倍而一可當百十可當千矣然猶未也厚其勢糧時其勞恤聽其便宜寬其文法若其軒輊既多就有所失不問也若其設意本是就有所誤不問也故穰苴欲申軍法雖莊賈爲君之寵臣亦戮之而不顧而其君亦聽其戮而不問李牧破匈奴十餘萬騎雖曾以數千人委之而誘其來而其君亦不過求於牧蓋皆作其氣而唯恐摧折之也矧爲將領者而可以索士氣乎士氣一索則衆皆解體此最今之禦寇者所當熟思而審處也

虛心

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寇盜之險尤不可以一定測君子之心貴乎常虛而於用兵之際尤不可以恃一己之見故必人之心思盡爲我用則我之謀慮無敵於天下矣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蔽於天下矣苟自用而不用人則雖有逸群之才高世之見而千慮一失吾未見其能濟也譬諸器焉虛則注滿則覆此自然之理無足怪者夫逸群之才高世之見且不可恃矧可以勢位加人而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蔑視群策漫不究心乎昔田忌以公子之貴韓信

方集卷之九

六

以大將之尊勢位固莫加焉而其才與見則尤所謂逸群而高世者也然於則足之孫臏債軍之左車汲汲焉師事之不遑而卒成伐魏之功肇興漢之業凡以其心之虛也向使其心不虛而自滿則以如是之勢位而且有如足之才之見其視二人不過刑餘就縛之輩耳豈能執其馬縱其有言且不見聽矧肯極其尊禮而求之無切問之懇懇若是耶由是觀之惟其濟吾之事即當不問人已不分彼此縉紳之言可采也介冑之言可采也道路野老之言可采也亡卒敗軍之言可采也故曰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

通之如是而寇不滅功不成者吾未之見也

論功

古稱上將無功其次莫如戰勝夫以無功爲上者非無功也消敵於未形弭變於方動無兵革餽餉之擾無戰爭殺戮之慘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上天以戰勝爲次者非不欲勝也不能消於未形不能弭於方動臨敵應機乘變取勝然兵凶戰危不無虧損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曰大我蘇松之境雖云平衍然陸則溝澮阡陌水則湖陂塘蕩支迴派統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所謂伏至險於至順之中初非用武之地也昔卻克欲使齊人盡東其敵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今敵縱橫既不盡東而又隨處皆爲地網不謂之至險者乎誠於江海入港諸處樁塞戍守而又密訪奸細之爲嚮導者盡寘之法則海寇豈能深入而江南之地可以不煩戰鬪而宴然矣此功之上也若夫不此之務聽其入而肆爲殺掠然後徐圖戰勝以爲功吾恐非計之得亦非功之上也

固本

往余在京師會諸士人論學之餘輒即論兵凡山川

虜勢士馬城堡將領糧餉事機權變紀綱法今之屬威能建議俱各成章而天文輿地圖說亦若靡不究心矣及庚戌之秋虜衆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爲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唯在搶掠飽欲菌載迺運而出余切恨之是冬外補道經涿鹿河間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強衆中國通逃什居七八民則困於有司之徵派軍則苦於饋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輾轉死亡莫爲軫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匈奴爲其嚮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自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干

城可不煩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爲之所也迨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緣沿海窮民爲輸將所迫始則投勢要以通番繼乃邀番人而入寇與西北事情如出一轍乃知昔人蠶絲保障之說誠爲有見而賣劍買牛者蓋必有所作爲而致之奈何今之爲民牧者平時既無以及民一遇有警輒又多方科擾是何異灌膏而抹焚導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內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爲深長之慮而蚤爲固本之圖矣

去奸

昔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曰可人也其所與遊辟也是其所取者可人也而非盜也灼見其所與遊之辟而非其人之辟也書固有之藏厥渠魁脅從罔治是有從者可原而渠魁者則固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若渠魁罔治而辟者取之弊曰使功不如使過吾見不足以及圖旦夕之安必且重貽終久之患矣何也過可使也惡不可使也過乃偶失可以激而立功惡必怙終每有待而為亂是故秦穆舍殺陵之過而用孟明遂一戰而霸西戎張飛不虞帳下之惡而用范疆張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九

七

張飛

達卒致見殺也此豈可以不審哉今茲海寇直闖內地如入無人之境蓋必有給惡之巨奸為之先容也苟因循姑息而不早為之圖則機械愈巧陷穽愈深日甚一日而吾不知其所終矣欲望其悔罪立功胡可得哉昔人有論漢之七國者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變遲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目前之事何以異此秦人有患疽者撫摩抑搔以其旦夕無恙且謂其必解散也倉公過而問曰而所患者何不决而去之其人曰決則流血損肌吾不堪其疼痛也吾其從容以俟之未幾毒發而潰召倉公無能為矣

吾恐今日之含垢為秦人之護疽也前年庚戌虜人犯順亦嘗赦將官戴論諸人而用之矣此皆失機之罪其情可原者也亦嘗釋賊徒趙頌諸人而用之矣此皆北方之人其欲易足者也豈若東南之濟惡者欲既無涯奸又叵測固不可以一律論也斷斷乎去之不可以不亟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九

七

張飛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九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

策問

兩浙歲考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天下之道中焉止矣此固精一而無二者也而世之爲道者吾惑焉彼楊氏墨氏固各溺於一偏矣而不楊不墨以執中者何又謂之賊道若以其舉一廢百則天下之道貞夫一者非欺狂者狷者固未進於中行矣而不狂不狷以謹厚者何又謂之亂德若以其無舉無刺則小人而無忌憚者是欺至於佛老之學無異於楊

本史纂卷之十

墨鄉愿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皆闢之不遺餘力今三尺童子皆能斥其非矣何孔子則從老聃問禮且有猶龍之歎而王通尊信孔子何乃以浮屠老氏之教與儒者鼎立而爲三耶夫文中子人或有疵之者然則孔子非欺此吾所以求其說而不得也諸生必有根極理要之論以究竟吾儒大中之學毋徒附和掇拾以孤主司之望右考台州府學問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先正斯言誠吾人爲學之方向也何魯男子不學柳下惠而君子善之楊龜山晚年出處欲學孔子而尚

論者謂其自處太高只須當學子路然則聖人終不可學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豈誣人者歟諸

生皆從事聖學者願相與商之右考臨海縣學

問說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吾竊有疑焉春秋始於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時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仲尼傷之因魯史以定褒貶以賞罰天下以擅南面之權蓋亦甚不得已也故曰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若其君猶爲天下之共主則雖桀紂幽厲亦不一及其事焉何綱目於漢唐正統之世如七制三宗之君亦爲之褒貶賞罰而不一與其

本史纂卷之十

權耶文公此書多成於台郡與趙幾道輩往復整頓何遂不論及此耶此其凡例意義二三子生長於斯必有所聞矣不然請各以己意斷之右考儋居寧海

二

問稱韓子者謂其文起八代之衰而原道一篇乃猶未免遺議稱歐陽子者謂其變一時文體之陋而宋有四篇文字乃復不預然則其所謂起衰變陋者安在哉諸生其各據所見而極論之毋徒以先入之言爲主可也右考太平縣學

問足食足兵皆軍國之要機而食猶兵之所急者也

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略先議邊疆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爲兵之強弱史氏所載歷歷可知諸生亦嘗講之乎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漢武之世雖威行沙漠而大司農往往告匱唐自憲宗以後用度不足遂無以制方鎮之強亦何怪哉故曰善戰不如安邊戰而能勝不若伐人之謀能取諸彼不若保我所有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有能之者其人爲誰乎其才識方略亦可得而述乎諸生固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主司於此願有聞焉請詳陳之毋徒委之曰未學右考黃

不克棄之干

三

張飛

問知人則哲堯舜所難而言貌取人孔子失之何季札聘於上國一傾蓋之間於齊得管仲晏嬰於鄭得公孫僑於衛得史繡蘧瑗於晉得叔向之數子者果皆一時之才而安內攘外之功尊主庇民之略歷歷可指豈札之知反出於聖人之上而以言以貌亦可得人乎茲吾於二三子亦冀有所得何以便能如札也願爲我言之右考天
台縣學
問通天地人曰儒儒之爲道大矣未聞與道學岐而爲二也迨宋史始以道學立傳而儒林又自爲傳其果何所見歟抑亦有所本歟自今觀之其所謂

道學者何人而其所學者何道其所謂儒林者何人而所以爲儒者何事可歷舉而言之歟抑其人品果有不同固不可合而爲一歟二三子皆學道而業儒者其必素所究心而得所從事矣請盡言之毋讓右考杭
州府學

問生今反古而裁及其身孔子有是言矣孟子則謂由今無變不能一朝居何其言之相戾耶豈春秋之時猶愈於戰國故其言有不同歟抑各有所見歟及觀孔子告顏子則取夏時殷輅韶舞而於周僅一冕焉又似有類於反古者孟子語齊宣不斥

不克棄之干

四

張飛

其世俗之非而且謂其今樂猶古樂焉又似無意於變今者此其精義必有所在茲欲酌古準今以會通夫孔孟之言而定其趨將如之何而後可仁和錢
塘二學

問馮唐謂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而楊子雲則謂文帝能用頗牧豈各有所見歟夫是二者之論於文帝孰爲得其當歟今固思頗牧之時也設有若人焉其能用不能用之道抑又何所在歟請究言之以觀平居用世之略右考安吉武
康孝豐三學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荀卿而

以詐力事秦其終皆陷於大戮而說者歸咎於老
丘荀卿之學今其書尚在也試取而觀之豈可盡
以其咎歸之乎夫狄之誠是矣何子路宰我皆孔
門高弟一則為孔悝而攻莊公一則助田常以亂
齊國不知二子者當時何以立孔氏之門而其學
之所以失而至此者何也毫釐有差遂致千里二
三子其為我早辨之可乎

右考長與
德清二學

問荀文若當漢之末間關河冀竟從曹氏昔人嘗以
不智不忠譏之矣吾嘗因此而竊有危於狄梁公
之事焉梁公值唐厄運周旋武后之朝向使壽春

左史錄卷之十

五

何

之命不延虞淵之功不就其將何辭於天下後世
乎而天下後世抑亦有以諒之乎君子遭逢險難
身名固所不計然於平居則不可以不預講也二
三子要非成敗論人而隨人談笑者其於荀狄之
事為我極論之可乎

右考壽春
烏程一學

問孔子於沮溺丈人接輿荷蕢之徒每拳拳接引而
不深加譏貶夫固各行其志而不必其道之同也
迨淳于髡辭梁卿相而終身不仕陳仲子不食齊
祿而辟居於陵豈不亦卓行修潔之士哉孟子則
不惟不之取顧直斥而力排之者何歟豈人品有

高下而淳陳二子不得與沮溺諸人比歟抑聖賢
待人氣象亦自有不同歟諸生方誦法孔孟而斯
人之徒固無世無之者願一論之不敢以微辭隱

右考湖
州府學

義相困亦願勿以老生常談見復可也
問吾嘗觀桑林之禱誦雲漢之詩知旱之為虐固盛
世之所不免也然以洪範五事論之則恒暘者豈
亦有所自歟夫湯之應天順人宣之內修外攘其
昭格於天者蓋素矣而何以有是歟然當其時一
則兆民允殖一則流民來歸而未聞其為旱所困
抑又何歟今旱亦甚矣思欲盡人以回天值變而

左史錄卷之十

六

有備其道安在二三子目擊時事其為我切論之
以紓杞人之憂可也

右考海
寧縣學

問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
孔明符秦之於王猛其所以深知而篤信者蓋必
有在矣象山先生所謂不可不理會者也諸生請

試言之如何

右考崇德
桐鄉二學

問古之耕莘釣渭者皆起自疎遠一朝為相興殷造
周不知當時君臣何以便能相合如此耶漢賈生
召對宣室語至夜分文帝自歎以為不及宋蘇子
瞻入見便殿燭送歸院宣仁母子語至泣下此其

不知不可謂不深矣然一則長沙之傳終身不起
一則黃州之謫竟不能免此其故何歟豈行止固
自有命非人所能歟抑別有他說也願一論之嘉善海
班二學

問鄒志完爲穎昌教授值范純仁爲守屬撰樂語志
完辭之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信斯
言也豈司教之官方以道義自持而學士僅可爲
詞人耶何祝欽明爲祭酒雖八風之舞亦爲之而
韓偓爲學士則不肯爲宰相草麻重以君命強之
而不從耶是固係於人不係於官矣志完之言無

本史錄卷三十一

七

何昇

乃過歟夫以純仁之賢欲樂語何爲且又不知志
完之爲人而屬之撰者何歟此雖一事而處已處
人之道有在焉亦不可以不講也右嘉興平
湖二縣學

問宋人有言曰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
信斯言也則漢儒之釋經無一可取者及觀宋儒
之傳註乃又多本於注疏何歟昔孔穎達譏劉炫
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也宋
多理學之儒豈爲是歟吾竊有疑焉願二三子明
言之右嘉興府學
并秀水縣學

問范文正謂光武遂子陵之高子陵成光武之大信

斯言也則古之渭濱釣叟後載以歸莘野耕夫三
聘而起其君臣之間顧非遂其高而成其大者乎
二三子生長嚴陵游心三代而志於希文者也其
於斯義必會而通之矣請爲我陳之右考嚴州府
建德桐廬三

問程明道謂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
論至引符堅壽春之役西晉平吳唐師取蔡爲說
蓋以宋室是時西夏多事無一人敢議故也今西
北邊情之反覆東南民力之艱難昌言於廟堂
者無慮數十輩矣然切近精實之圖久安長治之

本史錄卷三十一

八

何昇

策果安在乎此固諸生江湖之憂且行將出而用

世矣其爲我預陳之

右考紹興府學

問楊雄龜勉於莽賢之間馮道周旋於五代之季雖

三尺童子皆知詆之矣胡安定師表一世曾南豐

學本六經顧於之二人者各有取焉豈皆無所見

耶諸生請各以已意斷之如何

右考山陰
會稽二學

問明道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

之業伊川則謂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朱子嘗謂

舉業壞人其徒陳器之則謂應舉何害義理其伯

仲師友之間何其所見之不同也夫明道晦菴諒

必有定見矣然觀其入仕則又皆由科舉而出抑何說歟諸生從事茲業固熟究茲義者也試相與

論之右考蕭山新昌縣三學

問漢明帝臨雍拜老唐太宗大召名儒其興學養士可謂至矣然漢以節義稱唐以詞章著而聖學之傳未聞有得其要領者其故何歟迨宋之李黨碑學禁相繼並作士生其時斯亦危矣然轉相師友不避禍患而吾道精一之指卒賴以明至觀其文章節義則又未嘗不卓然著稱也其振作感發之機果安在歟二三子其究言之

右考上虞諸賢二學

方史錄卷之三

九

問於越為先王之封國仲尼作春秋顧列為夷服迨昭公之時始以國見經此其故何歟且虞舜夏禹天下之盛王也過化存神咸在茲矣地獨不可因人而重乎夫春秋之義夫子必有所取何後之稱東南之美者必待於虞夏之易而後嘆其不止於會稽之竹箭也然則舜禹之作之及仲翔之不若乎二三子生長是方必嘗論及之矣不敏願有聞焉

馬市方錄

問仲尼千七十餘君不能用然後退而作春秋以明王道是未嘗不欲見諸事業也程子則曰唐虞事

業自堯舜觀之一點浮雲過太虛耳信斯言也何夫子若是之皇皇也宋自南渡以來諸儒輩出誦法孔子倡道東南在有興起至於懷復大計則若視為緩圖者豈真以事業為不足為歟誠若是也吾儒體用之學又安在歟此必有至理存焉吾固不能無疑也敢以質諸多士

右考餘姚縣學

問君子獨立不懼小人而無忌憚二者相似而實不同也果何以辨乎吾觀于宋若王介甫之為政陸子靜之為學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而二子實未嘗有所利於其間也豈肆無忌憚者乎抑亦有所見

方史錄卷之三

十

而獨立不懼者乎吾於群詆共排之中竊有疑焉諸生據其心迹而究論之如何

右考奉化定海象山三學

問明婆二州浙之古名郡也婆有何王金許四先生之祠學者崇奉久矣明有楊沈舒袁四先生則祀典久缺今有司建議行且立祠不知與婆州四公之學術其亦有稍異歟抑孰為得其本指歟其祠祀之有先後豈人心崇尚之有隆殺歟抑亦有其故歟二三子尚友之下必有定論矣請為我陳之

右考寧波府學

問趙清獻謂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是言唐虞之時無

書也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謂唐虞無書可乎春秋之時載籍未經秦火何季札聘上國始知歷代之樂韓宣子聘魯始見易象與魯春秋耶若謂其時書不易得也及觀管仲晏嬰鄭僑卻縠之屬皆能博綜六藝究極群書又果何從而得之耶今則古今典籍流布坊市而號稱博雅者亦往往不及古人此又何說耶諸生請試言之毋徒曰玩物喪志夫我則不暇右考慈縣縣學

問先正謂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

不才史錄卷之十

十一

何

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爭實用自今觀之夫亦論其槩耳當其時豈無中行獨復卓然不爲習俗所移者乎諸生試各就其時舉其一二言之以觀論世尚友之學右考鄞縣縣學

問古人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茲爾諸生皆山林之俊逸也豈無志其志而舉其學者乎夫猷猷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人孰不知之然其所以成調鼎濟川之業者蓋必有切近精實之所在而不徒泥然於語言間也其各著於篇以觀平日之所究心者如何

右考鄞縣縣學

家塾私試

問說者謂五帝而下享國長久莫如三代以其有循環迭用之法忠質文之相濟爾誠若是也五帝何爲而不用耶抑時有同異而道有優劣耶豈除舊布新務於改革而扶衰揀敝其道有不得不然者耶三代而後論正統者曰漢曰唐曰宋宜若不屑於秦隋五代之法矣然秦人廢井田開阡陌改封建立郡縣自漢以來因之隋變鄉舉里選專以科目待士自唐以來因之五代襲楊炎之議廢租調

不才史錄卷之十

十一

何

而爲兩稅自宋以來因之然亦率能致治此其故何歟夫尚論者每以漢唐宋爲不足法而秦隋五代之季乃亦有可因者其竟何所謂歟我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王忠質文爲之迭用而卜世之長固與天無極矣不知於隆古之制近代之法其尚有可損益者乎

問仲尼之後大道浸微六經散逸百氏具興然其間有詆訾孔子之徒者有以子思孟軻爲亂天下者其放誕不稽固無足論至謂秦燔經籍亦此輩有以激之其果然歟自漢而下有作法言以象論語

者有著中說以準論語者其亦自聖人之門乎
或又謂如吳楚之僭號而模擬竊深可恠笑則
是其去詆訾者蓋無幾也漢之窮經者類多專門
名家其亦輔翼聖人之道矣或又謂秦火焚書而
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則是漢儒之罪蓋又浮於
秦火也然歟否歟及觀宋之大儒或有取於法言
中說而訓釋經義者則又多因漢疏此其故又何
歟茲欲師聖學賢崇經黜子而辨惑嚮方固二三
子之所當究心者也可無至當歸一之論乎

問墳典丘索左史倚相蓋嘗讀之至秦燔經籍存者

不著錄

主

何

無幾先秦古書說者謂出於孔氏壁中太史公歆
向父子楊雄班固賈逵許叔重之徒從而斟酌去
取之今之所謂先秦古書其句讀脉絡不甚見其
凌夷斷缺豈蘭臺東觀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
於一時述作之間乎或謂孟子長於詩書然誦詩
至雲漢讀書至武成蓋有不膠於見聞而自得者
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漢儒之於章句或泥而不通
則必至於更定古語豈皆當乎唐韓愈柳宗元固
一代文人之雄也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鵠
冠子且爲之折衷其指畫果皆當歟否歟子厚嘗

辨列子文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
語其當否又可得聞歟至於鵠冠子則直以爲鄙
賤不足道何又與退之異歟諸生尚合是數書而
究其顛末較其評覈用以觀博雅之學

問設官分職凡以爲民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
則又倍之至周則監二代以損益而其制爲益詳
焉周官以後有著百官公卿表者有爲百官志者
有作六典者有修職官志者其更革繁省視周制
爲何如也然就其世論之漢興定三等之爵其屬
已有定員建武以來務從減省十存其一然猶以

不著錄

主

張

爲有未盡罷去者可得聞其槩歟唐初設內外官
亦有定員然貞觀已不免有員外之置或特置或
因事而置事已則廢或遂置之而不廢中世以後
則又有軍功之官亦可指而言之歟夫以漢世之
官則以漸而損而唐則以漸而益抑又何歟宋初
官無專職熙寧元豐間始命館閣校詳而文武官
階各有定制矣然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而員
各冗濫此其故何歟我國家稽古建官準周六
典參酌前代而因時損益則又得夫化裁之宜固
可以爲萬世法程矣邇來建議者欲裁革冗員以

錢元費固不爲無見而當事者又恐缺人以廢事然則必何施而後可

問戎狄之患自古有之然皆不能爲盛治之累者以其倫禦之有道也可得聞歟或謂禦戎無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或又謂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抑各有所見歟夫昔人之論禦戎者不一曰德義曰將帥曰兵旅曰軍食曰器械曰形勢曰堅壁曰整甲而今之籌邊者要亦不出是數者而已不知竟以何者爲策之上歟邇來疆場多虞廟堂必有至計而江湖之憂則亦不可遂

自委也願究言之

浙江壬子武舉

問兵莫先於擇將而將才寔未易知試觀古人之求將更有可擬議者孫臏被刖身且不保田忌何見而咨之左車債戰身且就禽韓信何見而師之然一則料龐涓而成伐魏之功一則下燕齊而聲與漢之業二人之見如取償於契券不知其道安在歟或謂用兵有五事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彼能讀父書而善談兵法者不能免長平之敗其言訥然如不出口者乃談笑以當秉甲之變然則知與

不知又不當論歟又謂臨戰有廟筭多筭者勝少筭者不勝彼孰識機宜而行事果斷者不能副天雄之托命駕出游圍基賭野者乃從容以致淮淝之捷然則多筭少筭又不足憑歟謀元帥而取詩書禮樂之士似矣然黥刺而少文者顧數立奇功何歟度羌虜而必至金城以圖方略似矣然聚米爲山谷而果如所料者又何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任將之道也然詩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軍中又何嘗不宜君命耶貪可使詐可使用將之方也然易謂長子帥師小人勿用則貪與詐者又

其可使耶諸若此類更僕難數諸士從事將略行有闔外之寄者其必素所究心矣願爲我極言之

福建丁酉鄉試

問太子天下本是故養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不可以不仁而三代論教之方與選左右之法莫詳於保傅傳可得聞其略與舜教胄子專命后嚳豈官不必備而其教獨盡於樂與自漢而下詹事庶子春坊賓客之屬代有因革其視典樂保傅之官同與異與而其所以爲教果無虐無傲保其身體傳之德義意與其間英辟固有法術之賜博苑之置帝

觀之作仁孝之詩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所致望於其子者盡仁也否與何宋儒慨其僚屬具負而無保傳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將是數者盡虛文而寡實與又謂六典官制東宮爲詳而病當代討論未及宜詔大臣倣舊損益之嘗盡行其說與我太祖高皇帝微見獨識凡東宮官皆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領之而不專設抑何意與太宗文皇帝於輔導之官深加戒飭又斥黃老申韓之非所以爲教迺採古聖賢之言切於修身治國平天下者爲聖學心法一書有綱有目可指言其

本方安錄卷之十

七

聖

實與恭惟皇上至德格天駢錫胤祚天下臣民舉誦螽斯之盛而歌麟趾之祥矣顧所謂養之愼望之仁以衍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休者在燕翼之心得無切與爾多士其酌古言之以爲端本助可也

問王制家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祭用數之什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聖帝明王爲治之先務而區區計筭堯權之私不與焉然世儒知其一而昧其二動稱井田限田無惑乎言之易而施之難此農功所爲卒不見

於後世也姑舉一二與多士商之三代而下言富強者莫如漢文惠考其治有如募民實粟塞下此富國之術也今之鬻鹽實邊非其遺意與何餉每匱而商益困也又如募民田塞下實強兵之本也今塞下不復田者何也恐其爲敵人之資故不爲耶則耕朔方田金城田代郡身先士卒內益蓄外有守禦之利而卒服夷狄者何人也今天下閒土莫多於山東一牛之價其貴一金而淮南販豎以塗脯驚然則古人市牛配牛之法不可行於今與抑澤鹵之地終不可變與鄴固澤鹵之區也史起

本方安錄卷之十

六

何

爲令何以有稻梁之歌與西門豹不可謂不智矣必待史起以富河內者又何與今水利之官徧天下其道主於疏浚而憚於改作者將令使之然與抑溝洫既治他無可興之利與夫水性遷徙自古無常百餘年來乃獨無可治之水吾恐更慢上而病民也夫謀固有緩而實切事有難而反易者求三年之艾惟醫國者能言之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也

問書曰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自古帝王莫不作樂以風諭衆庶扶來扶

持咸池大章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矣惟韶夏
漢武載之經傳信乎治道之升降不外樂而得之
也及觀三代以後享國之久者必曰漢唐與宋然
漢莫盛于文景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然
舉用希濶而郊廟之所常御者非其所獻至哀帝
時始用之未幾而有新莽之變何與唐莫盛于貞
觀開元之時然其所上者皆胡部俗樂則其所謂
樂可知矣何亦有二百年之祚與宋莫盛于天聖
景祐然當時禮樂之臣奉奉以律呂未諧聲音未
正爲憂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而卒

古文錄卷之三

九

何學

有女真之禍何與夫古者因樂以觀政後世樂成
而政穢何其相反之若是也豈氣數使然而樂固
不能移易之耶抑別有說耶古今言知制律之本
者莫如司馬子長其說於漢唐以後之樂亦有可
徵者與茲欲復古樂以變今樂因器數之末以求
聲氣之元以還韶夏漢武之盛以宣 今日太和
之化其道與制果安在哉願聞根據理要之論毋
徒曰以俟君子

問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述天地之道之所寓也史稱
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深切

抱恨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首末具存詩亡六篇
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固無恙也禮本無成
書載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
出六典僅亡久官然或者又以爲雜於五官之中
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嬴秦所
燔者自六經言之雖不無殘缺其所存者尚多若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曰獨存而今反希濶
其故何與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
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
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火之厄哉宋皇祐時嘗命

古文錄卷之三

十

何學

儒臣作崇文總目然尚多缺略學者猶不滿焉後
之文儒有讀書記有書錄解題其所載之書皆行
于世而可考見者其著作之本末流傳之真偽文
理之純駁諸生必研窮而講究之矣請悉言之毋
隱

問養兵之費前代以來恒患之將相大臣論者非一
其言竝列史傳然當其時或用或否方其無事皆
以爲事體重大持之而莫敢議比其屢至極之勢
不變則敗然後議而更之然議行而事已無濟故
號咷於治平之世者不可少也以言今之兵衣糧

給與以厚其生矣何以每稱不足與開練演訓以教之藝矣何以卒無勇敢與勾補清覈以閱其數矣何以士多闕伍與揀汰省併以務其實矣何以類多耄億與宋臣有舉建隆故事真宗詔旨神宗舊制爲言者其詳可得聞與其事亦可施於今日與李泰伯有言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沒之產未嘗絕書欲使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信斯言也則無養士之費而天下立致富強矣爲之亦有法與願竝著于篇以觀經濟之學

附福建丁酉程策五道

其一

史稱漢文帝欲重用賈誼而不果於東陽侯馮敬之徒今讀誼所陳政事疏皆鑒鑒據理實至其保傅一篇語周秦之事獨詳而其故皆決於太子迺知古今通達國體者誠莫如誼使帝能繹而用之何至以法術爲賜卒用是錯輔成景帝刻薄可惜也誼之言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早諭教與選左右宋胡仁仲所謂養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不可以不仁其原蓋出於誼今以誼言考之殷周之王皆能守成

蓋非其生獨賢聖也古者王后廢之七戶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觀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大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是其未生而胎教素也君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已又有始生之教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導之教訓已又有孩提之教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已又有少長之教司過有史徹膳有宰進善有旅誹謗有木敢諫有鼓已又有成人之教三公三少

道充弼承而太公周召史佚者實爲之而其下亦必得天下之端士孝弟傳聞有道術者爲之輔翼共明仁孝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太子迺日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志長化與心成不求而賢也猶習與齊人居欲其不齊語也不可得矣秦漢而下東宮官屬代有沿革而唐制獨詳六典所載一視朝廷爲之降殺至宋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府子有各無官左右春坊直以使臣領之以神宗之改爲而討論不及于此朱子欲倣舊損益之蓋以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

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害正不獨爲具員於寮屬備禮於講讀而已也不然則虞廷典樂一變已足而何唐之不多賢聖也自古語太子者前莫詳於賈誼而見疎於治安之朝後莫切於朱子而不售於勵精之日則帝範之作戒子之篇元良之述固不足論是宜巫蠱之禍媒於博望而好色以危宗廟者固嘗爲仁孝之詩也身示不仁甚矣而求養之能慎乎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首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而東宮官屬皆兼而不設

太子

王

何

聖慮淵微見於詹同李善長之論至語太子固憺憺於正心修德以保宗社以福天下生靈望之太宗文皇帝灼見理亂之由陋刑名術數不以爲教迺爲聖學心法一書以授太子宏綱細目謨訓並傳信如胡廣所論至其戒勅保傅則惟欲其推廣仁義道德之原開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涵養而恢弘之養之慎望之仁我祖宗良法美意追三代而上之矣是宜聖子神孫奕德重華萬世一日也肆我皇上敬一之德格于皇天泰和之氣洋溢宇宙聖胤篤生繼明重潤是誠足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而繫其心矣然

易之蒙曰童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今日端本之助將不在於是乎三代成人之教易入者則以孩提之教實先之也在今宮闈之內所以調護節宣固自有道但自茲以往苟禮義無見則知慮日昏動作無制則心意日逸戲謔無度則驕矜之習成服御無節則奢侈之患縱怠惰荒寧之氣既勝則勤勵不息之志自靡宦官官妾之周旋既熟則賢士大夫之勢分自疎於此欲矯而正之勞且難矣是則保傅之官其可緩乎纖悉曲折雖不必盡同於三代之制要當使朝廷宮闈合爲一體凡東宮起居動作衣

太子

王

何

服器用與夫前後左右之人爲保傅者皆得以與聞而裁制之而又慎選官僚申飭職業庶幾淫巧靡麗不接於心目仁孝禮義浸漬於見聞聖功日懋主器者適有在也抑猶有說焉舜教冑子而震傲之慮存於剛簡禹之戒舜則曰無若丹朱傲蓋帝王之得於天也未嘗不厚不得於明必得於才挾而有之者胤子朱是也遂寤訟以拒人雖左右之其能受乎故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變以樂教正和其心使入耳我皇上天德純粹聖學緝熙一身所章大教無隱莫若

於燕閒之侍愛以威克誨以時行迪之以祖宗之訓而使思觀之以天子之身而使則義方所逮潛德必深而虛中之地迺其敬德而受仁義者也故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言父母師保之教均也而親疎久暫其致一矣

其二

善計國者莫如備先具備具之道莫如審所貴夫民不捐瘠於堯湯之水旱而堪委於叔季之溝壑者備不備也孰不爲備顧其所備者非民生之所急而盜賊之所以日覬以爲輕資者也此其逸豫於無事之

方集卷之十

五

何貞

日一雁饘歉府庫且非已有故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晁錯之說曰珠玉黃金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重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故夫上之所貴不在珠玉黃金而以饑寒所必須者爲上則五穀徧於澤鹵之區矣向也人情莫不欲爵莫不欲亡罪亦莫不欲利利權與爵與罪皆人主之所操也使三者皆得以五穀易之則人莫不趨矣夫鬻爵之敝也自漢以來無代無之罪人之贖鬻鹽之法其由來者遠也顧權之何如耳權得其道則粟貴貨賤百姓又安古之人有行之者漢

文帝是也權失其道則貨貴農情倉廩空虛自漢之末世而已然矣今夫千金之子有綺縠珍器有游燕狗馬之娛歲凶而倒廩無不感然憂矣貧人無立錫之地轉移執事得升合之穀方且含哺以嬉故無衣之寒猶在卒歲日不再食人不堪命矣富有四海不能粒玉衆庶老穉非穀不飽典曰雖有病夫食穀則生日啖醇醪不甘五穀此庸醫所謂無足患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焉者是故粟之於人無貴賤貧富老少不能一日去者夫其不能一日去則天下之至貴者宜莫如粟乃今不然無他以其家有而人蓄

方集卷之十

五

也夫指粟而謂人曰是隋和之寶明月之珠也無不懜而晉者饑饉之極大命以傾雖有珠玉寶璧無益於生炊鬴爲饑饉者吟而傾者起然則理人之所爲貴將安在哉是故農者聖王之大用政之本務也爲治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然有貴粟之道有積貯之方貴粟之道勸農之機也積貯之方務農之事也知有其機是謂徒善不足以爲政知務其事是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蓋相須也夫古者授田之柄在于官後世券田之柄移于民唯在官故歲有墾闢以官府之力治之也唯在民故一定而不增間

區區之功而地有遺利矣夫自井田既
移欲田之復古難矣曲士之說泥古少功
蓋也夫負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今之不農其過
蓋不在民而在官矣官之過有四邊鎮之臣不欲復
塞下之田一也鹽鹽之司不用粟粟而用銀二也水
利之監因循度日秩滿則遷三也行法之吏弛屠牛
之禁而不網四也夫四者官之道也四道相尋於天
下而欲望其興利闢田無其期矣田不闢而望民之
無饑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夫今之塞下獨非古之

本史錄卷之十

七

塞下乎文帝用賈誼積貯之說嘗募民爲田是以施
行有序坐致富強今議者曰邊地不可使種禾麥恐
胡人乘之而牧馬吁此與懲噎廢食者何異夫趙充
國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許下屢開沃壤彼皆
爲之於師旅之間我顧不能復之於治平之後乎舍
近利而不圖遠計農於飛輓敵政宜無大於此者矣
漢興以來邊郡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自漢文用
晁錯之計買粟邊郡是以不煩轉運而儲蓄日增今
主鹽鹽之議者曰粟貴徵粟粟賤徵銀若是者利固
不全歸于商然亦何嘗歸于國殆亦弗思甚矣蓋

國初酬估甚厚故邊商競至類多占籍治農以疎開
中故商有貴粟之風軍有益屯之漸乃公私兩利之
策也今展轉折閱而商利日微運糴益勞而邊餉愈
匱豈非大可哀痛者乎若夫大江以北畿輔以南淮
海維揚汶泗淄澠之間斥鹵之區可墾之地無慮數
百萬頃誠使廟堂之上少加之意別立農官以分領
之治其水配其牛則變斥鹵爲沃壤理有必然者夫
天下之事成於謀斷而敗於因循昔者西門豹固賢
於治鄴矣然導漳水以溉河內顧必待於史起者豈
其智之不起若哉豹固以爲先民未之爲而不知其

本史錄卷之十

七

可以有爲也今之時有能爲起者則天下之富強將
不出淮海汶泗之外而致之矣姑舉一二郡縣言之
廬多苦雨鳳多苦旱非天時異也地形使然也廬地
多窪無瀉水之渠鳳地多隆無瀦水之陂以二郡而
推之則天下之不可無水利也明矣是可以不務乎
夫農必資牛淮揚之間廣原長薄牛實產之淮徐而
北一牛之直其貴一金然而屠豎販賣不以之服濟
上之耕而以之塗吳人之釜者豈非北則由陸南則
由水由陸有牽輓之難固不若由水得舟楫之易耶
此其情易通其勢易止但能立一官以監之則其月

之內牛徧疆場矣李彪之在後魏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贖市牛其時賴以豐贍唐開元間亦復酌量土宜軟硬配牛有差其爲法有不可行於今日耶夫事不師古則勞而寡効有古人之法而復因循不振是斯民之命也今若立以科制而課農官之殿最而以前所謂四道者嚴其罰而重其權則目前即未見其利而十年之後宇內富庶和氣充盈作樂制律唯上所欲爲矣昔之樹王霸之業服戎狄而坐致南面者粲然史冊莫不率由茲道况以天下之力爲之其所成就豈曰小補之哉故愚必欲先之以貴

不才集卷之十

无

節

粟終之以重其權而後古先聖王休養生息之道乃復見於今日矣夫春秋於他穀不書惟禾麥不熟則書之重民命也其意亦猶是也

其三

先王作樂崇德宣音平化以調天地陰陽之氣以和神人上下之情故其詩曰鐘鼓喤喤聲管絃鏘鏘福穰穰其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知樂者天地之元聲也此聲得則樂可作此樂作則天地順應鬼神順感萬物咸若天下咸寧而其遺響餘風雖經千年而不絕故孔子在齊聞韶而吳札在魯觀

舞韶創者蓋唐虞之際天地純和而從容禪受不假話言和亦至矣此其作樂之時所以精靈透液妙不可解有以獨盛而不泯歟是知和者天地之元氣也元聲元氣相應相含而作樂有不成者吾未之聞也故夏非不大也承帝而已矣漢非不雅也救民而已矣武非不美也定天下而已矣欲其聲容極和美善盡四靈至而百獸舞視韶不有間耶堯之大章於斯爲盛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非黃帝咸池之樂張之於洞庭之野者不足以倫之也由是推之則義皇之扶來以立本神農之扶持以下謀者雖曰遐邇莫

不才集卷之十

无

正結

聞然循其義而想像之則冲淡淳龐之趣幽玄希濶之音宛然若有所見泠然若有所聞者其視三代以後之樂則不勝節奏之多聲容之擾矣何足觀哉雖然亦有可論者也漢興之初高帝不事詩書固難以語此孝文繼世恭默化民無所改作而馬遷敘律書推本作樂之意乃首載帝之謝却將軍陳武用兵之言而且稱嘆天下殷富百姓和樂意惟此時可以作樂而帝終始謙讓不肯輕任斯則遷之獨見蓋自班固以下罕有能識者矣嗣是而景而武嚴刻奢靡漢之和氣蕩散殆盡雖欲強作其可得乎故河間獻王

雖獻雅樂不過采綴故事既非一代新制而又止備數歲時不登宗廟豈非掖庭材人上林樂府內外蠱惑者衆歟至於哀帝尊尚雅音放絕鄭衛而運祚寢衰卒致新莽攝纂之禍乃其君德不振威福下移所致非用樂之罪也大抵聲音之道內與心通外與政通苟得其道則惟皇建極百官式序國之利器吾得而執之臣而無有作威作福者矣何下移之有否則雖朝奏雲門夕鳴韶濩未見其消姦而化冗也故必達用樂之機者而後可以爲治端建極之本者而後可以作樂噫亦大哉此則漢事然矣唐之太宗明皇

不才集卷之十

五

樂

號稱英辟故皆收錄雅樂斟酌裁定被之管絃其志有足稱者而胡部俗樂如巴渝西涼之曲霓裳羽衣之舞眩目奪聰雜然並進不知二君何以閑情也魏文侯聆古樂而恐卧晉文公聞新聲而忘食者將非是乎故漁陽鼙鼓感召而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其樂雖謂之胡可也雅何有哉此則唐事然矣宋至天聖景德之間承平日久天下晏然故仁宗留意禮樂之事而太常燕肅謂金石不調請求考正後雖更制竟無成績及政和之時國事廢壞樂之泣聲應之而君臣不務修德但圖造樂且多大晟之成喜動顏

之真之禍將至而珥戾不諧之音先見於金石經竹之內也師曠識紂樂於濮水萬寶常泣情禍於江都不類是乎故其樂雖謂之不作可也其何益哉若或享國靈長或違害酷烈乃其創業天命之定守成人事之變固非樂之制與不制之應也大抵上古之樂有意無聲故其神藏隆古之樂有聲無文故其機隱三代之樂聲文極備故其懿著漢唐以來皆剽竊文具聊備一代之典章而已樂云乎哉獨漢文之時其會可乘而帝則自失遂使玄音妙理千有餘年而不流聞於世不亦深可惜乎雖然吾心有元聲

不才集卷之十

五

何

焉吾心有元氣焉以吾之聲合樂之聲以吾之氣合樂之氣則陰陽運而律呂調金石協而節奏順矣然豈易能乎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建中和之極反純朴之真使萬事盡理萬物盡育四夷盡賓而太和之氣充塞兩間包表四極然後陰陽會精鬼神效靈大樂有虞天地和同王道備而治化極矣方今聖人在上穆德建中治隆化洽訓典儀章煥然星日顧太常樂部尚襲舊物不亦昭代之闕典乎請自今伊始於禮官之屬專設一署而以儒臣之審音者掌之博選其人優之員秩使之循習器數歌舞聲容假以歲年

修其自得如此則必有師曠州鳩之神解妙悟者出以鳴中和位育之盛韶漢可追而漢唐宋在所不言也

其四

夫書契既作文籍肇生伏羲堯舜文王周公相繼數千年間群書始備歷世寶之無敢加焉迨春秋之世明王不興聖人未出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書蕪穢龐雜托名上古楚左史倚相讀之貴之曰能孔子出而一切憂之讚易以黜誕定禮樂以黜僭刪詩書以黜不雅修春秋以黜不王然後六經之道如日中

不方史錄卷之三

書

三

天萬目利觀而倚相所讀者遂亡聖作而異端伏經成而群書散也及其沒也邪說巫風盈滿天下雖以子思孟軻之賢尚口窮辯修辭力詆竟莫能止曾幾何年遂罹秦火之害然後知六經之全缺關世運之隆汙群書之存亡視六經之顯晦也故易詩春秋苟無見焉雖全無益也尚書三禮苟有見焉雖缺何損也若不持此求書而惟全缺之視則五官已繁雖足久官而何用古文雖出豈盡虞夏商周之舊哉故譬上種樹之不存猶燔燼毀棄之不亡者也故必明王在上聖人佐之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神而明之從一

陶鑄庶乎六經爲完書也不然搜購雖廣綴葺雖全不過孔壁汲冢之餘耳豈能得其真乎秦火既息漢氏代立挾書之令罷獻書之路開誠世道轉移之一機也奈何陋儒藉是希寵剽竊舊義曲加潤色甚則僞作而私傳之以要爵賞於是稽古誇榮而經道復晦矣故書不再火而識者已知其有可亡之漸下逮隋人爰至唐宋非無蘭臺石室之藏寶軸錦標之異集賢麗正之所太平淳化之號然世代一移輒成灰燼奚待稽之藝文假之書數然後知其所亡者乎獨宋之王亮臣所撰崇文總目百家小說無一不備君

不方史錄卷之三

書

三

子已議其非館閣藏書之體而或者更謂尚有缺略不亦好奇之過乎蓋茫唐淺陋世自有不傳之書逸放沉淪書亦多不幸之變而載籍之繁文詞之盛則固政治之妨忠信之薄也與其無益而存曷若不幸而亡乎故必明王在上賢人輔之同文軌物不使無知妄作庶於六經不背而且不晦也不然則兔盡中山竹盡南國不足以供毛楮之用而責剝相尋窮上反下其勢不至於燔燼殆盡不止也其誰能拯之乎然世之君子往往愛尚纂集括爲成書如劉歆之七略荀勗之四部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者何可

勝數而晁公武則就南陽所藏總之爲讀書記陳振孫則就家塾所有名之爲書錄解題管轄百家繁蹄六籍其心苦以專其力勞而久可謂博雅君子矣然即其書而觀之廣采詳論雖大學之一端而寡要曠功終儒者之末事矣究其本末察其真僞權其純駁其亦王應麟馬端臨之儔歟大抵萃類之書皆剪芟經傳決裂義理使人利於誦覽不求全文實亡書之媒殘經之寶也故必明王在上儒臣主之擇定見書數種布式天下著在法典有不遵者加之常刑如此則人讀全書學致全力六經之域可踐而聖人之蘊

不才錄卷之十

重一

王

可窺矣不然則終年參校累歲編摩祇亦古人之糟粕耳其何有於我乎故嘗爲之言曰人不力學以書之多人不修行以文之盛國不善治以人之浮然則必何如而後可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其五

天下之費固有名重而實輕者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各是以天下常疑之而不敢動持之而莫敢議何者舉其事則必有以成其謀倡天下以必勞之事而已欲獨處其逸其勢固有所不能而況天下大

計所寓非一旦之力所能必其有成也苟非一旦之力可成則其間中沮中變意外之隱虞有不可保者嗚呼謀之而未必行之而未必終而且有隱虞以伏于吾之前後則吾亦何爲蹈不測之險任累歲之勞以圖不可期之功耶噫此養兵之費所以不聞論列蓋自宋室而已然矣然當時人主亦未嘗不以爲意往往形之詔旨親加校閱而卒不能弘宋祖建隆之規而卒成慶曆之弊者言人人殊愛其勞而樂因循也姑舉一二陳之建隆間命殿前侍衛諸州守臣各閱所部兵士汰其耄懦而擇其超然雄勇者升之

不才錄卷之十

王

上軍尋又下令荆南放逐老兵他兵有願歸農者官給田屋官是詔免之兵疊見史冊使其後世能推廣之則宋之爲宋未可知也顧代自爲制或是或否一齊衆楚雖有所爲終亦無濟真宗屢詔內外簡汰士卒矣及令轉運使閱驗沿邊老兵悉遣歸農矣迨夫神宗又撥併軍營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布草稱是且令轉運使經畫之矣此咸平熙寧之間所以號稱饒裕而慶曆以來不能率循其法顧乃務增兵數廣軍額至一百餘萬此何爲者耶夫所貴兵者以其威戎狄則

能制勝禦盜賊則能止奸非徒張皇人數也自黃帝
蚩尤以來無慮數千戰矣蓋未聞以人多勝者光武
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苻堅百萬之衆不
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衆而敗於呂布
及歸許而悟也遂能以二萬破袁紹四十萬之衆此
兵多必敗兵少則勝之明驗也彼慶曆君臣計不出
此竭天下之財力浚百姓之膏髓崇虛名以養無用
之兵卒之國勢日以卑弱而海內日以虛耗吁可慨
也越人如齊夜舍空室而有憚心則偕五尺豎子因
謂之安比盜至無可與謀而後知豎子之不足恃吁

方集錄卷之三

七

何學

亦晚矣以今天下衛兵其不爲豎子者寡矣論戰關
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
驕惰脆弱類多耄憊且其平居坐食未嘗經涉險阻
逐隊趨營未嘗親交劔楯聰明不足以赴旗鼓之節
強銳不足以犯死傷之地蟻聚於支廩之司鳥散於
辦糈之吏稽籍則存覈實則亡開府庫輦錢鎰得之
而不恩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夫未嘗不厚其
生未嘗不教之藝未嘗不閱其數務其實而卒不得
其用反虞其害法至於此弊不可謂不極矣尚可苟
安目前冀旦夕無事持之而不變乎昔者唐之兵蓋

三矣雖其意有減否要之事關大計則不容以不
變今欲蘇萬姓之困坐致富強舍兵費之外無可與
計者欲省其費莫如選兵而選兵豈易能哉不歸之
農不可也自少至壯皆已籍之爲兵矣則商賈工技
皆非所長矣則其老而弱也於義不得不贍之故必
如宋建隆咸平之給田可也然則於何而取田也取
之見存之屯也取之入租之官地也取之籍沒之產
也不足則取之毀廢淫祠之田園也復不足則取之
湖山斥鹵漲沙海蕩之可墾者補之也夫屯田之籍
不可復也久矣富豪乾沒猾卒盜沽自其祖父侵爲

方集錄卷之三

庚

已有而子孫固以爲世業有難以左券棘者故曰取
之見存之屯也蓋失今不察將并其見存之額而亡
之矣今天下官租之地往往而是上不足以利國低
足爲奸欺之資耳是不可以贍兵耶籍沒之產未嘗
絕書裁價斥賣未足爲公家之利也以之益屯顧不
宜耶梵寺淫祠以無牒廢者日益於天下而未見公
家取以爲利此不可以置屯耶夫遊食之徒其病農
也久矣今取其田以蘇農民之困顧不可耶斥鹵間
地之可墾者天下在在有之以利率人其化瘠土爲
沃壤理所必有夫莫之禁而不爲竊爲執事者病之

苟虛心嘉納而求之於制則是說也非愚之臆說也
寔成我 祖宗之德而廣其未備也蓋嘗考之制矣
天下郡縣皆有兵以鎮守之亦有屯田以廩之以藉
軍十分之三服農畝之事二人受田四十畝歲入十
二石足供一兵而自食其餘餘丁亦以差受田而歲
課其入蓋初非不欲盡休迭上盡歸之農顧勢有未
能耳及生齒漸多則地利益盡督屯得人則歲入益
富行之百年則舉天下之屯足以廩天下之兵矣此
立法之意蓋欲待之將來觀其分數有常置屯無限
則可見矣如此則民之所輸止以供國用耳乃今一
兵以上盡仰縣官農夫終歲勤動所賴以爲生者亦
鮮矣是豈 祖宗之意哉故爲今日計莫若以前所
陳五等之田每一兵量地腴瘠受田有差使人年二
十則上番爲兵勦力將衰則復歸爲民撮粒不取於
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吾兵皆精銳矣或曰一旦變之
寧不起怨夫爲之固有漸次必使之樂於就農固有
說也夫今財賦之地土田二畝價可一金有田十畝
則爲中人彼兵雖歲入十二石然其自分固不若中
人之產也中人無十二石之入然終歲出入於一金
之中常寬然而有餘何也不係兵籍則爲商爲工可

所屬也怨安從生今夫以百畝之田牧馬千驪而不
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畝之芻則其費百倍此
散兵於農之喻至易曉也以經濟爲任者尚其留意
焉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一

墓表

墓碣銘

墓誌銘

靜菴蕭先生墓表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為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為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寔先生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何嘗

察御史時。方以言為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貪緣投托。夢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為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為覆轍。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招待。先生上疏言。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招待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鎮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曰蕭御史。

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鎮。啟視倉糧。直礪居半。且侵剋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鎗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今二倖折簡為請。先生併逮倖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權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為紀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于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盡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敘著機宜。方略緩急。有虜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為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復命。巡按雲南。值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何嘗

左脛為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為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往昔之忠賢山林之遺逸。靡不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為善之誠。惻然可掬。此豈可與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

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副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穎有大臣在內閣以故怨搆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為處乃復為其子弟甥婿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先生連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穎意乃量移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為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為怨者所搆先生不辯唯疏求解職

方孝孺集卷之三

手

何當

竟復論晚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蓋浸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弟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為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誰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靜菴先生父諱景任山東高密縣知縣以先生貴贈監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為國子生女一適錢塘縣學生田肯播孫男三承方縣學生餘皆讀書習禮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

錄教歸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說創草未就先生環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未嘗畜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為公卿而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第拜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謂先生之化今傳後固不待表而見然亦自有不容

方孝孺集卷之三

中

何當

已者因敘次先生之履歷與所嘗聞於縉紳先生者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藏於茲丘其封不滿數尺而關係世風者則何其大哉余為南考功時西轡張公為尚書檢察庶寮唏噓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藉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雖魏子才之為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人者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為而唯翰林學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為而唯提學不可以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

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先生三十餘年猶若畏先生而不敢為不善者此其為益豈小補哉余因表先生之墓而重有感焉故特書其大者

胡松陽墓表

天下名實真偽之際何其相越之遠哉慨自大道風流古人不作通材秀民養交振舉而學問政事類多矯飾天下將何賴焉此余於胡松陽之墓所以特為之表也松陽少與余同游郡學余見其聞人之善輒興向往雖課試末藝詞賦微長亦必手錄不遺及其應舉入太學多與四方名士結納而四方名士亦樂

不才書墓表

五

何富

與之游於是專意身心之學自家庭之燕接以至於友朋之聚會每疊疊論學不憚恨不即見諸施行既三試南宮不第乃慨然曰苟可以行吾之學亦何必進士科哉遂就選知松陽松陽故嚴邑也蒞任一以古人之政行之豈弟慈祥從容和緩敦信崇禮節費省役窮民咸德之至其抑中官怙寵之勢絕上官非義之于正豪右犯禮之法則又不少假借監司方岳初亦率多感動然而於邪醜正直道難容竟以此去松陽矣嗚呼古今天下此心同此理同孰謂世無君子哉蓋有之矣然而往往委曲調停以取隆名顯位

如仲尼所謂色厲內荏者則寔未嘗寡也松陽

實心向善銳意慕古而其名位反不能與若人等焉是遵何說邪豈昔人直絃曲鉤道邊公侯之諺有固然邪抑所謂非附青雲之士則名湮沒而不章邪然松陽寧為此而不為彼此其人豈易得哉松陽姓胡名雲字雨之別號霽齋世為常州無錫人曾祖悅祖轅父岳俱有隱德為錫名家按狀蓋出宋安定先生之後也靈長之緒淵源之學厥有自哉松陽生於成化丙午四月二日領嘉靖戊子應天鄉試戊戌令松陽三年而歸歸四年而卒卒之歲乃乙巳四月十六日年蓋六十矣是歲十二月二十五日塋于西高山祖塋之側子男四際可行可獻可求可際可行可俱縣學生君嘗命就學于余塋之前三月君之弟露疏君歷屢卒際可等遵君之治命請余表其墓余故知君行誼之詳者然不能悉書也特表其大者以為世風云爾

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

代同石塘公作

嗚呼此故廣東按察使趙公墓也公塋時震澤王文恪公嘗為誌銘以掩諸幽而墓前之石尚未有表之者至是蓋垂四十年矣其仲子太學生論以公嘗視

學浙江余為諸生受知於公請請表之余因憶公歷履并按其狀而書之曰趙公名寬字栗夫世為蘇州吳江人曾祖銘黃巖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仕皆未顯至公父某始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母沈封宜人公自少警敏風儀秀整為諸生時即以學行稱吳中宿學多所推讓成化丁酉公甫弱冠舉應天鄉試明年卒業太學王文肅公時為祭酒深加賞識文譽日起辛丑會試南宮吳文定公司考校得公卷大驚遂寘公第一刻其文以傳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公初以文學名及是燕治律例靡不通析歷員

方史集卷之三

七

縣志

外郎郎中讞獄明允若素擅刑名之學者凡若干年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躬行率人罔事口耳隨才成就學者興起凡所品藻悉協衆望而一經指授率為名士在浙七年遷廣東按察使甫蒞任即決滯獄禁和質約束鎮守中官嶺南士民方望其道之大行未逾月竟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九某年月日其子舊等護其喪歸吳葬茲橫山靈石峰之麓其配莫宜人附公居吳江學者稱為半江先生今有半江集行於世云子男三長即禧眉州判官次即禴以貢入太學次福縣學生孫男四重嗣重道重文重科重道為

吳縣學生類能好學克家以世其業嗚呼公之為人光明簡重操持自信不妄從人與人亦無所留隱亦不恤人喜怒唯是以省元登第歷官且逾二紀僅為按察使以死效可以觀公矣雖然余嘗觀宋自景祐明道以來崇階膺仕者亦不為少而歐陽文忠公表安定胡先生之墓獨稱其為當時學者之師而因及於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其於官之崇卑勿論也乃今公之文章在士林政事在法曹而模範之著於師道者則吾浙士人至今稱之公亦可謂不朽矣是故表之非直成其子若孫之孝亦以慰學者之思也

方史集卷之三

八

徐雪井墓碣銘

漢太史遷稱范蠡治產積居分散與貧交跡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乃其人遠矣然聞其嘗往來于吳市門今吳市門襲其風流則有雪井徐君者云按狀君名耀字文彩別號雪井其先世為江西南昌西隴鄉人宋淳熙間有名壽者以賢良徵典教常熟遂即其直塘里居焉迨元有名士瑛者為錦城主簿士瑛生公大公大生淵淵生子三其季子朴善治生懋遷封殖業日以起初娶張生子煥繼娶李乃生君君性孝友弱冠值其兄以郡諸生遇例補太學父命

仲元赴部途次疾亟或勸之返君力疾竣事及父疾
躬侍湯藥固晝夜間居喪哀毀特至既終制追惟父
業遂自奮勵相時權物積著盡變廉取厚蓄益大厥
家故吳人之稱富者必曰常熟徐云初君家籍太倉
間有不相能者君孫于長洲族人復有辭君曰利以
和義遂以三千金分貽之歲歉應平糴令恣民所取
其諸建醫局設義學振貧窮釋逋負修閭閻補縣帑
凡所施舍類皆不貲又奚啻三致千金而分散之邪
教子務以義方勿縱逸勿過勞唯是其子履祥績學
好修與余同舉甲午鄉試然君曠達知命豈直悉人

不才集卷之三

九

何鼎

情之變遷泉貨之流布哉雖死生之際亦若寒暑晝
夜之往來通復無少係吝歲丙申登晨臺山而樂焉
因卜丘于其麓逾年己亥某月日遂卒距其生成化
某年月日年凡若干娶張氏繼娶楊氏王氏子男四
人長即履祥次履中履和履道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皆聯姻士族君卒之又明年庚子葬晨臺山之麓即
君所卜藏也嗚呼昔鄒魯以曹邴氏之富多去文學
而趨利此固無足道若君之好行其德而有范蠡氏
之風其視高談異行之徒伴耻貨利往往攘攫潛喪
所守者其賢否何如哉是君固可銘于墓上者也銘

曰玄宅曠封達士攸崇善必有后報施不窮來童寵
錫尚賁幽宮我銘在茲用考厥終

鄒山人墓誌銘

余少爲郡學生時見山人在諸生中虬髯鶴立往往
以能詩名余時方業程文山人每倡余詩余未之和
間效漢魏間語答之山人輒弗懌曰詩以道性情何
必乃爾故山人詩多所自得山人性曠達雅不好俗
儒訓詁既爲諸生久之遂棄科舉業徧遊吳中諸名
山駿駁有五嶽之志旋以體不柰勞尋徙家居不出
曰一丘一壑均可寄興何必效司馬子長之游哉遂

不才集卷之三

十

何鼎

即其家之北建祠以像其始祖忠公浩且築道鄉臺
以寓景行之思山人家故饒裕既爲公私所需乃日
落殊弗介意日唯披鶴氅衣戴九峯巾吟哦以自適
名其齋曰聽天自靜曰山人云山人姓鄒氏名承字
文謨聰天即其別號也居常州無錫之塘莊曾祖元
祖忠父觀皆有隱行娶華氏贈兵部職方郎中基之
女生子男二同心娶陸氏同仁爲從弟紹之後娶華
氏孫男女五人山人生于弘治戊申三月二十二日
卒于嘉靖癸卯五月十五日年五十六卒之日正襟
端坐無一言及家事徐謂同心等曰願薛考功銘吾

墓足矣是故同心服山人治命因其族兄鄉進士文徵諸余請銘余方懶於文未有以應也越明年甲辰同心將卜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山人于樂丘之原走留都官舍申銘者三余重憐山人之志且嘉同心之能藝文以世其家也遂銘之銘曰吁爾山人人亦有言美鬚則賢山人才志匪賢則然韜貞匪采永責斯阡

陸東卿墓誌銘

廣東按察僉事陸君東卿既卒之又明年其仲兄辰卿率其孤集諸薛子請銘集稽顙泣曰吾父不幸死

方丈集卷之三

十一

矣吾父存時每對寮屬賓客及母子兄弟輒言自少受先生之知公餘宴息輒誦先生之言以教集今墓前之石非先生其誰銘哉余悲惟曩昔取友于鄉其年之少于余者在武進則有唐君應德在無錫則有陸君東卿皆資性超越好問學能文章未幾應德以禮部第一人登進士余與君則又流落不偶者五六年至嘉靖乙未始同舉進士踰年君為中書舍人需次調戶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廣東按察僉事前後十數年間督解遼陽軍餉巡視甲乙等十庫監收太倉糧儲催理兩浙通稅整飭嶺西兵備君隨所事事矢

謨宣力不為灼赫而權衡籌畫諸皆就緒惟嶺西居東廣上游與蒼梧岑溪接壤叢山險隘徭獠往往出沒流風鼓扇民多椎跣寇掠君初欲孚以誠信徐為之圖既夷情叵測嘯聚竊發遂督提督參總相機濫定君體長神清倦勤輒病至是更有勞焉明年乘傳入賀途次疾作至浙省頓劇竟卒于舟時歲丙午四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弘治乙丑五月十三日春秋纔四十有二年不滿德用未究才君子惜之君諱子明東卿其字嘗以白菴扁其讀書之所既仕人稱為白菴先生按陸氏自宋尚書左丞諱佃之子宗仕為

方丈集卷之三

十一

提舉由山陰徙居常州無錫之太湖桃墅崇生新城今演再徙徐陶為錫名家載傳有諱敬中者洪武初徵為禮部主事敬中生子昌祚昌祚生綸綸生君之父介以貢為浙江天台縣學訓導調江西會昌縣學教諭卒之日君方九歲今以君貴贈中書舍人中書初娶鄧繼娶范亦各贈封孺人君乃范出溫雅淳厚不落時格自零丁孤苦以取進士自布衣徒步以至方獄大夫不事驕矜不遺故舊居今之世有若君者不可謂難乎君初娶施氏贈孺人繼娶謝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即集聘成次臬聘陳俱謝出女二為施出者

煇邵其爲謝出者受吳其聘葬之日爲嘉靖戊申冬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邑之官山之原施孺人先君十六年卒祔窆于石塘祖塋之次至是遷與君合兆於乎君其已矣余於應德亦各稽違曠阻無復曩時矣存亡聚散真如泡沫此吾於君之銘不能不重爲之慨歎也銘曰大化流浪曰消與息人生幻化曰感與寂其唯達人觀化齊物嗟嗟東卿生則成名死則完璧始亦奚忻終亦奚戚悠然長逝返爾玄室吁彼衆生及乃貪烈各隨所殉其將焉極我作斯銘勒爾貞石

不名其錄卷之三

圭

張邦

陶子沾墓誌銘

陶子沾生三十九年而卒卒十有一年而葬葬之先一月其遺孤棟泣請于薛子銘其墓薛子子沾友也感愴泫然因書以歸俾刺諸石嗚呼子沾已矣以子沾之事觀之古今天下之士一才一節附青雲而顯融當時聲施後世者不知凡幾其卓犖奇偉命世出倫者顧坎珂終身名湮滅而弗彰也又豈少哉子沾長身玉立氣性豁達甫弱冠即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嘗對鏡自言曰以若人而僅爲近代人物非夫也邑里膺輩遂目曰陶癡陶癡云乃子沾則寔不安於

凡品攻苦力學務究所志短褐衡茅啜粟飲水陶如也久之貫穿經史而百家九流咸汎濫出入及發爲文章則又勁切工緻無蕪辭長語務游郡學有司召之弗往選入國學祭酒司業亟問之亦弗私謁也既舉應天鄉試再試禮部不第窮居一室杜門自樂飲酒歌詩形影相答人以事干輒謝詭遺之弗受膺輩乃始曰陶子其果爲文章氣節之士哉至其妙悟本原上窺聖學則固其所自得而未有知之者嗚呼子沾蓋天下士也邑里交游尚淺乎知之况寥寥士人未識子沾者其又何以稱哉嗟哉子沾委骨原野蕭

不名其錄卷之三

圭

陶邦

然一丘不得與一才一節之士並馳於世謂有幸不幸者非邪雖然其與白髮蒙頭紆金橫玉而身集百詬以死者則亦有間矣子沾姓陶名澤子沾其字也從游者稱爲樸菴先生世爲常州武進名家其先居于橫山徙于郡城運河之南再徙城西之宋莊村曾祖某祖勗任寧海州知州父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乃胡出也生于弘治庚申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戊戌五月十八日屬纊時援筆致書以貽其生平友朋曰不意遂爲長別毋老子幼望一視之餘無一言怡然而逝嗚呼死生之際整暇若此此不可以

所著有近思續錄古本孝經解樸庵稿若干卷
子家娶徐氏子男一即棟聘吳氏女一適謝某君
卒之年棟方七歲幼且貧弗克襄事今為縣學生漸
有成立遂卜地于白鶴溪之原以葬君君其有後矣
乎葬之日為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五日銘曰玉毀于
璞孰為圭璋金淪于礦孰為干將孰云可遏終不可
藏還諸造物返此大荒川流嶽峙日朗星光將與地
久而天長

邵雲山墓誌銘

雲山邵君之卒也其冢子德令長興聞計奔歸哀毀

古文錄卷之三

五

何

踰禮卜地於黃沂之原奉君柩以葬先期泣血稽顙
請余銘墓前之石余惟世道日趨民俗不古江左
風流常郡猶為近朴沿習既久亦遂好尚奢侈爭先
勢利其有矯俗者輒又於人情太遠民眩聽罔知
所措汗激相雜各務綠飾澆偽更甚武進無錫為常
屬邑五木當二邑之交寔為陬鄙吾薛與邵托居于
茲跨連河南北以相望世締姻戚唯先考功與雲山
君守身樂道課農教子世業不替而余與長興亦相
繼成進士鄉人慕效咸知耕讀晨夕阡陌犁鋤聯屬
桑麻蔭翳而絃歌誦讀之聲亦且徹于閭巷矣嗚呼

君於行軍雖後吾先考功而務本尚實敦化善俗君
蓋寔相媲美者也君今卒矣可無聞於後乎君名一
經字大常雲山其別號也世為常州無錫人曾祖瑜
祖洪出粟賑民例授承事郎父昱咸以仁厚禮義著
稱君性孝敬敦朴承考克家不事表飾服食器用務
從儉質尤習於稼穡凡水旱豐歉能先時知備築隄
濬流鄉人多利賴之方長興未第時值余修學於德
慶僧舍君令從余受易躬自勸率長興既游縣學文
譽日起君每戒諭勿以小成自安及長興舉嘉靖丙
午應天鄉試明年丁未第進士選授長興君更以遠

古文錄卷之三

六

何

大勉之初長興欲奉君之任君乃曰縣令之職最弗
易盡汝其國爾忘家庶克有濟長興乃汝治民之邑
非汝私親之地也汝克供職以不負吾心其為養也
大矣長興服君之訓往即乃邑專心聽政倣古循良
士民愛戴稱賢令焉是君雖不仕寔於民物有造矣
君生于弘治辛亥八月三日卒于嘉靖戊申九月十
日年五十有八娶鄭氏子男三長即德娶胡氏次復
娶成氏次衍娶吳氏女二一歸武進戚某一受丹陽
姜某聘孫男五秉仁秉彛秉忠秉禮秉智孫女一聘
於同邑劉某葬之日即卒之年冬十二月十有九日

嗚呼昔史紀漢文皇時年七八十翁皆煢煢然如小兒狀蓋淳厚之氣所鍾也今以君之淳厚而頓止於斯焉是遵何說哉豈奮其躬而豐其後邪抑造物茫茫有不可以究竟也乃喟歎而系之銘曰嗚呼生可欲也彼罔而生者祇以勞其形死可惡也此沒而寧者乃以全其貞吁嗟乎君榮封可待上壽可登而皆不膺于情有墳斯原葱龍鬱盤君其允安蓋與元化而周旋

強處士墓誌銘

處士強君文華之卒且葬也其季子一鳳奉進士耶

本志卷之三

七

何

明甫狀請余銘諸墓石余憶曩昔讀書德慶山房君過余曰若欲讀書爲官人乎吾鄉讀書者未見其能有成也久之過余曰君之讀書其爲官人不爲官人皆未可知蓋異於吾鄉讀書者也遂遣一鳳從余游君時命童子挈榼自携壺觴就余飲余以飲少辭君輒自斟自飲醉即卸冠就禪榻卧鼻鼾有聲及醒乃謂余曰君其以我爲醉乎吾見世人之醒者耽戀於功名富貴沉酣於聲色貨利頭出頭沒日昏昧而不知是其醒也乃真醉也一日又過余值有貴客在座立崖岸修邊幅君乃談笑諧謔如平時客既去君

復謂余曰若其以我爲癡乎吾見世人之傑者機機變詐以爲巧超超囁囁以爲能猿攀狐媚日勞頓而不覺是其傑也乃真癡也余時尚疑其言謂豈有所自得者乎及觀其居常率真任質不屑生產唯好觀史書及朱子通鑑綱目每袖一卷編帙盡脫夏日坐茂樹則爲親黨子弟談說歷代絕續及謀臣武將方略或晡時出行畝畝與田夫野老相問答凡水旱豐凶之驗及鄉閭間家世來歷咸能一一道之有當意者輒携共飲飲必盡醉曰床頭釀熟此正吾適意時也君與俗無忤唯見好訟者輒弗悅故終君之世鄉

本志卷之三

本

何

族各安於田里而罕識官府者皆君所感也君非有所自得者邪君姓強氏名燦字文華別號養心按狀強之先自宋尚書名至者生子浚明由錢塘徙居常州無錫之五木數傳至基生餽餽生潏潏生承事郎椿娶鄒氏生子五人君行居四兄弟皆饒於貲而君獨清約茲亦可以觀君矣娶陸氏子男三長一龍次一麟次即一鳳府學生女二人孫男女五人曾孫女一人昏聘皆士族君卒於嘉靖戊申正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七卒之年十二月丙寅葬於彭村祖塋之次嗚呼昔人稱漢陰老父江上丈人說者謂爲寓言或

有所托而隱者也今以君觀之殆其人與是故可銘也銘曰古有至人抱朴含真逃名適志混跡同群嗟哉斯世寔唯有君君有子耕君有子讀以克厥家以緩後祿君樂斯丘永無樵牧

楊介石墓誌銘

余少時見無錫楊澹成先生博學好古嚴毅執持自舉進士以至棄官歸鄉里於人無問內外遠近罕所當意獨於其姪介石君則每每稱許謂其質任敦朴不同於流俗也余方業程文僑居于錫與澹成先生比隣嘗見君出入輒服生巾藍衫恂恂徒步或時游

方丈集卷之二十一

阮

張邦

息則緇冠布衣怡然自適學士大夫咸信澹成之言而知君為有道之器下至閭井童豎見君至輒相率曰楊秀才來矣遂爭趨迎視或追而隨之蓋君貌古色溫不徇物亦不忤物故能動人如此每過余必講論理道旁究經子余嘗以古人目君君亦不以少年視余唯時往來其室既濟成卒君又屢試場屋不第遂僻居坊前不入城市杜門讀易課農教子絕意進取啜粟飲水晏如也晚年遣子幹從余受易余時時詢君動止益知君所得更深方冀與君論質而君顧逝矣幹受君遺命泣血稽顙請余銘諸墓石余遂按

壯書之君名江字大源介石其別號也晚又更號貞靜居士楊之先江西吉水人宋建炎間有名邦父者倅建康死節謚忠襄紹興初徵其子璿赴行在遂寓居於杭璿生時澤時澤生宣義郎燧乃自杭徙居常州無錫之鴻山燧生將仕郎宗達元兵至常州時與仲子濟良逆戰死之宗達生震發咸淳九年進士為餘干州教授震發生文炳為常州路判官文炳生獻為無錫州同知獻生誦洪武初補博士弟子員寔君之高祖也代有聞人故人稱鴻山楊氏云誦生紀紀生志志生壽壽聚華氏生君兄弟五人而君行居長

方丈集卷之二十一

子

何

君之生寔嬰家落事父母必竭力共為子職家事總總二不煩諸兄弟諸兄弟性氣不齊君恒委曲其間率皆雍睦諸有外侮君輒以身當之君之父未老即安而諸是弟垂老不識官府者君寔為之也君雖處匱乏而見義必為疾人有客死於外者返其喪而葬之親友富貴者召君多弗往往亦弗利其有平生耻談人過而樂勸人善每笑語中亦自有箴規之意凡先世懿行及時事之善可為法者輒書之所著有備忘錄六卷君生于成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丁未十月十二日壽七十有六卒之日惟以宗譜

世墓祖祠未及修復為歎餘無一語嗚呼此亦可以觀君之大都矣君初娶呂氏繼娶顧氏嚴重勤儉甚宜其家先君二十九年卒寔正德己卯八月二日也年才四十有三君念之乃不更娶子男三長渠次即餘縣學生次斐孫男女各七曾孫男女各一昏聘皆士族君卒之三年庚戌正月某日葬於邑之東瀟村祖塋之次先是顧孺人祔葬瀟鴻山麓至是啟與君合兆云銘曰深山幽澤芝蕙自芳明月夜光未必盡登于廟堂句吳之野有隱如君今之良士古之善人乃竟抱璞以終厥身鬱鬱斯丘不亡者存嗚呼奈何

方文錄卷之三

三

陳石村墓誌銘

乎君

陳石村墓誌銘

石村陳君之卒且葬也其子忠言疏君歷履衰經詰余匍匐稽顙泣而言曰先君葬有期矣忠言無似尚未有以顯吾親願乞先生一言垂諸墓石既其師邵進士明甫為之申之且忠言亦嘗受易于余而石村君固余所與知者其又何辭遂按疏書之君姓陳氏名鳳字基初號古塘更號石村陳為無錫著族南宋時有之淵之才者兄弟同舉進士再傳至某勝國時避地東海洪武初自嘉定徙錫之山壩寔君之曾

祖也祖某以貢入太學歷官四川廣安州同知父周登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卒于官君生纔四年稍長就學于其母舅華尚古君早年病肺舅氏憐之命應例補德府引禮舍人君謝不往性好書尤好吟咏漢魏六朝初中晚唐人詩無不涉獵出遊遇佳山水輒徜徉忘歸四時乘興有浴沂風雩之意築臺家之南植松其上題曰獨嘯時挂琴松間風來自鳴危坐聽之故其發為詩章多所自得至治生則又經理有道未嘗以此廢世業也闢園植果時自芟灌遇士大夫則折梅贈李歲致殷勤嘉靖初詔

方文錄卷之三

三

陳石村墓誌銘

舉賢良方正或謂君曰盍圖之君笑曰賢良方正顧可圖也往吳康齋推轂于石亨君子猶未愜焉吾何敢以此為哉自是罕入城市曠昔交游稍稍辭謝時乘小舟扁曰采芳往來溪澗曰吾以此終其身足矣君性孝友慈惠每念不及事父謁祠堂則泫然泣下有從兄老無所歸時為解衣推食其姊妹之有家者則問遺不絕教子則愛而知勞必遣從名師良友於鄉人之空乏者則務為周恤雖傾囊弗靳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今之隱君子乎君生于弘治己未某月日卒于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一卒之日作

言別諸親友且呼忠言教之敬慎當此病亟之時而周詳若此其亦不惑于死生之際矣所著有玉案山人吟稿藏于家娶華氏前光祿署丞理之女子男一即忠言縣學生娶王氏女三長適秦進士梁次適縣學生華一燠次適胡同祖孫女三長聘於徐某次聘於王某皆士族次未聘忠言卜君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奉君柩于邑之某原銘曰嗚呼昔人有言不夷不惠居身之珍我觀斯世君寔其人謂君有官而君不曳裾于王門謂君逃名而君頗有聞於士林嗚呼君乎其殆有得於窮達顯晦之際而非拘方着相者之

不才史錄卷之三

三

鍾廊菴墓誌銘

廊菴鍾君卒於吳江官舍其子崇文崇武扶君之柩將歸葬於其鄉之某原裴經嚙哀持南兵部主事同野劉君狀請于請錫諱子往署白鹿書院崇武嘗從問禮焉其容辭狀若名任字重宣江西南昌人也鍾為南昌舊姓君之曾祖伯恭祖叔顯皆為儒者君父光業朱氏詩為邑博士弟子員初娶徐氏繼陳氏生君君生岐嶷襁褓時即善對耦弱冠籍名縣學紹父業已游諸公頭角矣值父病目家

感歎民多逋負君遂罄產償之日惟課其為學故其二子暨諸子沂相繼登第弟賢亦學於君君儻卓犖少善奕時寧濠方熾招致賓客藝士將以召君君遂斂跡不入城府屬又惡少賈濠之勢嘯聚村境為民害鄰有熊婦者資粧為諸惡攘奪輒自縊將絕君聞之亟往解懸且奮然力追所攘婦乃復甦惡黨銜之竟亦不能害君君之弟季繼母李出也將析居於外季不欲其外徙君遂以祖宅讓之而自居於外其篤於恩義類如此君蚤歲艱於得子及生二子時已年垂四十矣比長君乃謂吾鍾數世儒業予愧不能光大吾今有子可愛而勿勞不竊附於庭訓之義耶於是語崇文曰汝其學詩乎語崇武曰汝其學禮乎二子承父之志各占一經游歌郡學並以文行名于時嘉靖癸卯崇武以禮魁鄉薦庚戌舉進士選授吳江知縣持廉秉正咸惠並著士有師民有父母君子歸君之教壬子崇文以詩舉于鄉一時賢俊率先推讓二難趾美君教益彰方計偕上春官君亦踴然有出游之興遂泝葛溪下桐江涉錢塘以覽武林諸勝因觀政于吳江會崇武將述職乃留公廨君雖雅志江山自是蕭局鑰不出手書岳武穆集

不才史錄卷之三

三

一 賦詩二十餘章以需崇武北還忽疾作遂不起
於五正月一日也距其生爲成化己亥五月一日享
年七十有五君平生力於爲善置義田以恤宗祀修
橋梁以利民涉諸凡有益於人者不憚捐已爲之晚
年更悟於往來消息之理而爲善益堅唯是南昌樵
善人者必首舉君云君娶田氏生二子長即崇文娶
萬氏次即崇武娶胡氏女一適喻某孫男五爲文出
者曰顏府學生娶樊氏爲武出者曰孟聘陳氏曰濂
曰龍曰慶俱未聘孫女一亦武出納萬金憲仲子某
聘嗚呼君以向往之學適衆之才沮於家累格於世

本志卷之三

墓誌銘

用然不于其身于其後人而厚積餘慶於是乎足徵
矣宜銘其墓以爲世勸銘曰人謂天道平分常與善
人又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自古已然匪今斯今太
中不作明允久湮我懷若人非君其孰與倫洪都之
野有翠嶺封童寵錫行且游臻我銘在石永世攸
聞

沈夷齋副憲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乙未春余與夷齋沈君同舉進士初見于南宮
即歡然相入既復試 文華殿君入爲翰林庶吉士
乃謂余曰仕以行志亦何必清華余頗訝其語既乃

携邸舍與余相近數數過余論學論政余益知其忠
厚正直不爲世俗粉飾交游之態未幾余外補踰年
君亦散館授吏科給事中遂奮然以言責爲已任上
疏請數御經筵日臨便殿懇懇數千言言涉于抗
上優容之薄謫浙江布政司照磨即素位循分承受
上官差委務勤幹濟時決滯訟賢明之聲徹于上下
君固不以曾歷中秘青瑣自矜人亦但知其能盡職
而忘其爲謫官也既量移南國子監丞整約諸生有
文有實是時馬文簡公爲祭酒今大學士南渠李公
爲司業咸稱其賢數與講學論道若寮案然進南武

本志卷之三

墓誌銘

庫主事儀制郎中南曹多暇君益種學績文時出登
山臨水意豁如也及陞承天知府遂經理庶務築堤
捍水抑強扶弱威惠並行闔郡懷服一切營建悉心
區畫制使不勞閭井不擾工役就緒 上優賞之陞
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初近海勢家交結任俠通
番賈利習以爲常往往爲之嚮導殺人劫財官府稍
設防禦輒以捕魚採薪爲辭多方妻非必致其去位
乃已唯是官茲土者雖知其奸亦率隱忍以延歲月
不敢摘發君至下令最有犯者必如例處以極刑全
家咸遷乃竟蒙譖被論改調廣東副使履任甫半載

政事籍籍有聲雖徭僮亦知感化壬子秋入賀寓京邸聞黃嚴為海寇所陷浙東沿海諸處焚掠幾盡君仰天歎息憤懣不平者久之忽疽發於背以卒卒時顧謂其僕曰吾上負報主之心下不能終母之事餘無一言嗚呼君之志意可悲也哉先是君之配顧孺人卒於官歸其喪尚在殯至是其子敷言迎君之柩卜以明年癸丑冬十二月甲申將合葬於其鄉黃坡之新塋君之壻吳江縣學生顧曾瑜嘗從余受業敷言偕以詣浙奉君弟淶之狀請銘于余余固知君者銘其容辭君諱瀚字原約夷齋其別號也世為蘇州

方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何

吳江人曾祖政祖達皆有隱德父玘以君貴贈吏科給事中母李氏封孺人生子四君其長也君自少岐嶷秀穎氣志不凡尤為給事公所鍾愛遺從名上游弱冠為縣學生即有文譽年二十四值給事公喪諸弟皆幼家值空乏君哀慟迫切竭力營葬既乃授徒治生不憚勞苦教養諸弟曲盡恩義雖為之兄實有父道戊子舉應天鄉試悉以先世產業贐諸所遺推與諸弟而一無所取及登進士所得俸資乃又分遺故居官十有八年位歷方面四出而薄田不過五頃君之大都於茲益可推矣配顧氏汝寧知府曷之妹

在室故豐裕及歸君勤儉孝敬而麻桌酒漿之屬悉躬執勞勩雖受封孺人龜勉一如往時君得遜志於學殫心於官者皆其助也君生於弘治丁巳七月二日卒之日為嘉靖壬子八月十一日年五十六顧孺人生於弘治己未七月三日卒之日為嘉靖壬子三月四日年五十四子男一即敷言國子生娶張氏女一壻即顧曾瑜孫女三長聘於曹僉憲孫大夏次聘於吳工部郎孫燭次幼未聘嗚呼君始以一官之故奔走南北而夫婦各殞於異地然終克同穴以藏生順死安亦何憾哉銘曰人才難得自古已然然而有

方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何

才者又多不得究其才無志者多舉世通患然而有志者又每恨於資其志吁嗟乎君志存匡世才本出群方成輒毀幾至沉淪誰其尼之有天者存人心不死長世令聞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一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九江文

代夏方伯作

維茲九江總括漢沔兼包淮湘洞庭彭蠡沅澧沮漳
呼吸吐納環匯汪洋川流既巨神靈必臧矧際聖
明岳瀆效靈慈宮南來尚其敬承風濤寢息景宇
清寧汭洄沿流徒御不驚維神之職庶幾攸欽

祭小孤山文

代夏方伯作

維神作鎮江湖典司風浪庇覆民物于茲有年廟貌
血食四方爾瞻矧今天子仁孝明聖百神其依躬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二

一

張聖本

命官僚遠奉慈輿南附顯陵道經彭磯神之效
靈寔維其時尚其雲開日明風恬浪寂龍轍輦
如履安宅庶其上聞以昭功德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嘉靖乙巳四月六日南京吏部尚書張潤都察院右
都御史王以旂同各堂官某某等恭率考功郎中薛
應旂焚香酌酒敢昭告于天地鬼神之神曰我國
家舉懲勸之典嚴考察之司寔以民生休戚之關而
理亂安危之所由出也既須愛惜人才又當軫念民
隱凡我有位當矢厥心或去或留務協輿情若報恩

報怨稍失其平明有國憲幽有天刑不在其身必在
子孫惟神鑒之

祭楊子江文

惟神會通四瀆吐納百川德侔造化功贊黃玄幽明
鑒格細大不捐旂自筮仕以迄于今往來經涉惟神
寔臨乙巳奉例考察南官遭論調外義命是安旋以
會薦輒復今官守制家居先後五年今茲北上敢告
微虔

祭土地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秋八月乙亥朔越二十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二

二

張聖本

日甲午前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敢昭告于五木土
地之神維茲五木為吳越要衝當宋德祐初文丞相
天祥因元兵至常州遣尹玉麻士龍來援是時將領
張全遁去二公遂率殘兵五百奮勇竭力逆元兵大
戰於茲土死之五百人感二公忠義無一降者郡城
士民亦皆死戰茲土寔二公死所為吾常倡率忠義
之地迄今垂三百年未有專祠此吾鄉人之耻也旂
少也賤有心無力既叨祿仕奔走未遑茲自浙歸經
營相度捐俸聚材卜詰朝乙未將建祠立主春秋私
祀之神其保佑以永血食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

尚饗

告常州府城隍文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三月朔日原任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敢昭告于常州府城隍之神惟神聰明正直精爽英靈人有善惡可欺于衆難欺于神人有曲直不白于官必白于神應旂心跡神作證明戈奴父子常熟逃民誑財結黨汗我平生累若其言余乃獸禽顧不知耻玷此儒紳神告上帝速即余刑孔子大聖猶且矢天小子何人敢不告鳴再拜陳詞唯神鑒臨

本集卷之三

三十一

何

楊慈湖先生入正學書院告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後學武進薛應旂來知慈谿縣事謁宋楊文元公慈湖先生祠下見其家衆雜居規制未愜乃秋八月乙酉敬造木主書先生謚號姓氏入正學書院而以牲醴叩帛脩厥莫事敢昭告曰嗚呼仲尼不作孟氏云亡六經餘燼訓跡多厖專門殊尚競爲否臧莫適所從後學徬徨天闡斯文公生是邦清夷古淡高遠明光受道子靜默契相忘本心本聖無體無方築室授徒德潤湖旁熙光詠春游息脩藏發蒙啓蔽挈領提綱正學真傳賴公主張旂

生也晚作令公鄉未獲及門猶幸登堂普濟禪院陸公舊居徹去佛像永作公祠敬脩豆觴公神是依窮源邇派誰其配之廬陵曾氏建昌傅氏嚴陵錢氏廬陵曾氏吳縣葉氏永嘉趙氏皆獲親公之教而悟公之微者也迺有不同均藉甄陶尚賴餘休造我俊髦

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嘉靖丁酉夏五月後學武進薛應旂以九江教授謁宋濂溪先生周元公祠下時適有閩中之役奔走道路弗克酌水告虔越明年戊戌春正月人日率僚友諸生陳牲設醴焚香奠帛再拜稽首以告之曰嗚呼

本集卷之三

四

張邦

斯道之在天下昆侖旁薄終始流行固無間可息而其存乎人者則有絕有續有晦有明孔孟不作異學朋興悠悠千載踏駁縱橫先生一出默契聖真窮源探本揚瀾發英二儀載啓日升月恒建圖書分明指出而從容洒落不立戶門心存民物志切經綸而出處唯義不與世而浮沉唯是入先生之堂與者謂道統之有在而粗得先生之節筆者亦謂其超出乎風塵於平先生其真儒者之冠冕後學之典刑而淵源所漸宜其遂得乎二程先生也應旂無似忝教江湖拜公祠墓精爽神游配以二程風行海流道其在

是安用旁求仰慚俯愧終身有憂更願諸賢同慰前脩

謁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嘉靖丙申冬十月己亥三日乙酉武進薛應旂謁宋岳武穆王祠謹以瓣香束帛醴酒再拜陳辭以告之曰嗚呼王之忠義建天地昭日月貫四時贊鬼神而本心全具生順死安雖善於贊述者不能容一辭矣吾獨恨夫高宗秦檜何爲者哉忘國大讐甘心事虜卒之戮忠害良殃民覆國豈天理之在人心獨遺此二人耶一念之私起於毫忽而未流之禍遂不可遏

不孝孫某主

上

張邦

此豈人之心也哉其所以陷溺之者則然也三百年來聞王之名慕王之忠義者無問智愚賢不肖皆願食檜之肉而夷考其行則有甘心爲檜而不顧者豈其爲禍必如檜之烈耶循私規利怙勢虐民致匹夫匹婦有一受其冤者皆檜之流也嗚呼可畏哉其晚末無似登王之祠拜瞻肖像焚香酹酒白日在天矢心千古紫絃一慨惟王其鑒之

謁旌忠祠告文

維嘉靖丁酉六月某日武進薛應旂謁贈禮部尚書前江西按察副使許公贈禮部尚書前巡撫江西都

御史忠烈孫公贈光祿少卿前戶部主事馬公贈太常少卿前江西叅議黃公贈江西按察使節愍周公之祠長跪陳辭以告之曰天地正氣萃于群公倉卒構難慷慨從容視死如歸不爲苟從心貫金石憤激霓虹成仁取義臣道始終天綱地維賴以不窮廟祀血食典禮追崇式瞻肖像凜凜猶生奸雄褻鬼神鬼攸欽其也無似敬羞蘋藻少慰生平英靈精爽鑒此微誠

二忠祠落成告文

嘉靖甲寅夏五月朔日庚子浙江提學副使在告武

不孝孫某主

六

張邦

進薛應旂謹以羊一豕一焚香酹酒敢昭告于宋贈濠州團練使尹公高州刺史麻公神位嗚呼宋事誰寔壞之元兵渡江遂不能支二公盡節死戰于茲垂三百年始有此祠衆工告成妥安如儀旂亦何心天理民彝今日何日東南一路橫罹倭夷公靈赫赫尚爲保障以畢生時尚享

祭孫忠烈墓文

嘉靖丁酉春正月武進薛某謁故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孫公之墓焚香奠帛陳牲設醴長跪臨風以告之曰嗚呼忠烈天地偉人江藩

遇變慷慨殺身一心不死千載猶生吁嗟此心人孰無之利害得失較計毫釐苟便身謀違恤民彝以此思公能勿涕洟我今慈谿公墳在茲酌酒告虔天綱地維蓋寔有無窮之感而非爲年家之私也精靈英爽鑒此情辭

更定陽明先生祠額告文

嘉靖壬子春二月浙江提學副使後學武進薛某巡歷紹興謁陽明王先生祠見祠以新建伯題額因思先生之所以振起乎世道著存乎人心者恐不專在是也越夏六月某日屬紹興府知府梅守德易以今

本堂集卷之三

七

額

額具香帛果醴爲文以告之曰於乎先生豪傑之才聖賢之學闢世路之榛蕪闡吾道之精一真有繼往開來之德不止勤事捍患之功其等雖未及門竊幸私淑頃登先生之祠會先生及門之士議易今額直書曰陽明先生祠謹用告知僭踰之罪唯先生其諒之尚享

祭蔡鶴江先生文

嗚呼天下之士嘗苦於世之難逢而偶有遇合者又或恨於未得所宗此古之人所以雖不貶下從人後而往往願爲知己死也某自髫髻讀公文章竊知慕

分緣霍薄垂二十年未獲窺公戶牖乙未南宮公適校士遂以程文受知門下鄙劣無似方且自愧而公顧莞然曰吾之於子頗類東萊之知子靜而猶未能薦也顧余何人敢當斯言哉自是旂淪落江漢公兩寓書勗以堅忍是公惓惓造就之心未嘗以踈遠或遺而某之夙夜不忘公者詎謂一別公而不及再見也茲以役滿循例北上道出公廬幽明異感能勿悲哉嗚呼公以格心之學華國之才夫既不究於時矣而吾又將何以爲世用以不負公之教耶淮水一觴傾我心曲公神有知其有以鑒余之衷乎

本堂集卷之三

八

祭

祭張龍湖先生文

嗚呼公在名實施於天下公之門人弟子徧於寰區何有於旌哉而公拳拳屬望之情懇懇責成之義乃愈久愈切真所謂未嘗一日不欲激昂而使之前者豈亦氣類之相感志意之交乎有固然耶不然公之剛方嚴毅於人落落而人且敬憚之不暇吾又何以親就於公也憶歲甲午公爲督善校士南畿余以程文出公門下相見數語遂若故知及辛丑壬寅之際公貳卿南吏余爲屬官南曹事簡公每游覽金陵諸勝輒携余以從或登危岡峻嶺或坐豐草長林究竟

論說物情爾汝忘形堂屬破格人皆謂弟子先生而公之與余則併是而俱忘矣乙巳春余以南考功奉行故事稍稍甄別致騰謗牘公時掌翰北院掀髯極論抗排群議而余瀕死復全者多公之力也及余遭憂席藁公復以尚書南來時勤使問慰諭有加既公召入內閣余謂公之道於是大行矣今年來京見公甚歡輒復嚬蹙不久而病病遂不起回思二十年間與公數見數別近臨几席則笑語移日遠寓筆劄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旂獨匪人能勿悲哉嗚呼公長沙人也昔漢文有道而賈誼沉淪固宜其

本堂集卷之三

九

何昇

悲憤以死今公逢陽邁會官居鼎鼐位列禁近顧亦扼腕而卒是遵何說哉此寔余之所以痛哭流涕而不能解於其心者也今夕何夕余將南征登公之堂撫公之柩而莫覩儀刑矣奠此一觴中心如割長跪陳詞莫罄微衷公靈英爽其鑒之乎

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公遂已哉昔人有言曰君子之生世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之謂不朽又曰人臣之事君也上臣以人中臣以身下臣以貨斯之謂不負公於數者固生平之所自期待而亦天下之所屬望於

公者也公能遂已乎哉雖然剛毅有執挺特不隨虛懷受善懇切憐才天下莫不服公之德敷歷南北游陝部院表儀士俗旋輟世風天下莫不歸公之功揚眉吐氣敷藻摛華繹微聞遠訂古訓今天下莫不誦公之言校士於禮闈者三於南畿者再登明選公類多君子謂以人事君者能盡如公哉勸講東華直廬西內盡瘁服勤死而後已謂以身事君者能盡如公哉識達盈虛慮周損益儉以示國富欲藏民謂以貨事君者能盡如公哉是公雖年不滿於百歲位方列於三孤而所謂不朽不負者公亦可謂無憾爾矣但

本堂集卷之三

十

其等慨儀刑之永逝嘆耆舊之凋零自不能不相看而隕涕也憶歐陽永叔以范文正之歿謂成難毀易而蘇子瞻謂歐陽公之喪將民之無祿茲吾黨之所以悼公者又豈特哭吾之私而已耶公靈英爽耿耿若存其有知乎

祭熊太夫人文

嗚呼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然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豈唯匹夫匹婦爾哉雖王公貴人鬚眉丈夫朝享鍾鼎暮同草木者亦不知其凡幾也吾嘗有感於宋之韓國申國兩夫人無獨成專制之義而顧能流

芳垂譽至今不死者何耶蓋以歐文忠呂原明二公之賢寔其有以成之耳今太夫人令子北原翁風受家訓爲國元老進退唯義綱維世風卓然古之大臣而遠駕歐呂則太夫人之利貞于家顯揚于世者不啻如韓如申而均爲不死矣其諸膺殊錫享遐齡者則固太夫人之餘事也某也晚末迂疎多忤時俗受知原翁寔深感激茲奔播旴江適聞太夫人之喪服後羈縻未能即叩几筵而幽懷隱衷有無窮之感矣焚香奠帛用代生芻長跪臨風俯以此辭

祭顧錫巖先生文

本堂集卷之三

十一

何昇

嗚呼先生名魁鄉籍位至大夫固夫人所可能也而卓行追前脩苦節激末俗文章淑吾黨政事被斯民此則夫人未易能也某追惟髫中從游受業而先生即以遠大相期迄今三十餘年偃蹇世途尚未克有所建立本日惴惴愧無以副先生之望而先生已矣往余筮仕慈谿遵承明訓不敢墜失既先生署篆于其邑乃寓書道及慈人去思立碑之意若有當於心者今慈人之思先生亦復有碑後先並峙而浙之士人始知不肖前日所行本原有自而先生不及見矣能勿悲哉百歲相知幽明倏忽真此一觴我心如割

先生其有以鑒之乎

祭徐養齋文

嗚呼公其已矣而公之拳拳好修何其至老而不已也位登八座而清素儼如寒士年垂七十而效法取諸後生謂聖賢爲必可幾及謂典籍爲真可依憑信道之篤務學之至而不遷移於論說之紛紛和不雷同貞不絕俗而始終一念惟恐沒世而無稱嗚呼若公者其殆近世之冠冕吾黨之典刑也齊生也晚廢公之知留都官舍晨夕相依文章理道衆駁論思及余被謫將適旴江公率群公元言贈送爲時主張先母安人墓未有銘公爲秉筆光我先塋余方感公真知報效公忽長逝可勝痛悼灑淚捧觴聊陳此辭此固闔郡之悲而亦非我一人之私也唯公其鑒之

祭漁石唐公文

太宰漁石唐公既卒之五年爲嘉靖辛亥後學武進薛某以副使視學過公里第迫于歲暮未及拜公墓下明年壬子春爲文以告公侑以香帛牲醴屬蘭谿教諭趙曼躬致之其文曰嗚呼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之一論臣所以能保子孫黎民而仲尼錄之於書者夫亦以三代之後其不多見也詎謂近世有如

公者文章德望高出海內顧乃自視歟然至於人之
寸長片善則激昂推獎汲汲若弗及焉蓋又不但有
容而已嗚呼若公者謂非古之多才多藝而勤於吐
握者之風度耶公自進士起家位登太宰敷歷中外
垂四十年明揚士類不可勝紀至如旂者乃亦弗遺
此旂之所以夙夜拊心唯恐負公之知也憶歲己亥
量移南部還自西江道經潞水公時家居訪余舟次
開懷論議歡若故知既余拜公遲留日晏方始別去
踰年公復寄詩爲我先考功壽忘年忘分君子固已
難之暨于乙巳余奉例考察橫罹謗牘得罪播遷南

方丈集卷之三

圭

何

科會疏建白適公掌銓曹 天子下公覆議公上言
旂性過自執學不徇人疾惡去奸爲國任怨願 陛
下留之自是旂獲召還以至今日昨登公堂而莫觀
儀刑矣旂獨匪人敢忘公哉敬奉一觴酌于宿草臨
風致辭灑淚如雨嗚呼昔叔向不見祁奚人皆高之
恐非士爲知己之義常秩有負申公人皆賤焉旂也
敢不勉諸公神英爽其聞余言當必有以鑒余之衷
矣嗚呼尚享

祭韓修撰文

嗚呼天下有不世出之才有不可必之數不知造物

者何心而豐嗇去來若是其參互唯兄溫淳博雅乃
貞精所聚而華國文章寔儲之有素獻策 闕廷遂
合 上意御劄親題首登及第職列翠華班聯禁署
而師傅公孤咸謂其可以不日而至夫何遽膺奇疾
忽爾長逝蕭然旅櫬還自京邸姚江舊居貧無依倚
在殯十有五年莫能爲瘞此蓋天不可問人不能窮
而觀化感遇者徒爲之興嗟而隕涕也某等情切同
年義敦兄弟客宦此邦哀傷驚悸聊展助私奉兄之
柩泉臺安止敬羞蘋藻灑淚陳辭千古茫茫九原莫
起此情此義曷其能已唯兄鑒之

方丈集卷之三

南

何

祭曹封君文

嗚呼天中之野鯽水之陽有哲人焉父丞內臺子參
岳牧榮被封章濟承世祿亦既貴且顯矣而其高
之志郭落之懷則固追蹤於漢陰父老並駕於河濱
丈人而不屑屑於世途之寵辱或耕于田或樵于麓
而得意忘形人唯見其大帛之冠大布之服雖詩禮
素閑於過庭義方收功於家塾令子所至士民咸沐
其餘休而公之獨樂則固永矢而弗告嗚呼若公者
正宜等壽喬松齊年濟殺胡一夕長逝而識與不識
咸悼百身之莫贖况某等與令子同舉南宮義敦兄

英而千里計聞能不臨風而慟哭緘辭寓誠聊展情
曲

代本堂聞公祭梁儉菴尚書文

嗚呼士君子生天地間立心制行雖在一人之身而
實繫乎道化之消長雖若一時之事而實關乎氣運
之盛衰吾嘗以是觀公蓋公之鎮定凝然如山而浮
雲出沒不爲之動公之操履冷然如水而清潦沉浮
不爲之淆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近世所賴以維持
者也今其已矣人皆知公歟歷中外垂四十年而吾
猶以爲未能盡公之才人皆知公躋陟融顯位大司

不幸棄世

事

公

徒而吾猶以爲未能究公之志此吾於公之亡所以
撫膺長嘆每望廬而歎歎也追惟疇昔余方筮仕公
適召入同官刑曹左右朝夕見公清素愛敬逾切中
雖際違氣求聲應交誼如一去春余以秩滿回公南
歸未及一見竟成長別疾不省視計不奔泣以陳薄
奠聊寫衷臆言有盡而意無窮惟公有知庶其鑒識

代祭楊遂菴閣老文

嗟乎士大夫之出而用世也其始孰不欲澤被生民
功施社稷然或德不滿乎其位才不副乎其心遇不
適乎其時而泯沒以終身者衆矣維公妙悟神解發

自童蒙涵養擴充成於積學而洪略遠猷則又深於
練達故任隆師傳位極人臣而德足以體元經國出
入將相心切匪躬而才足以安夏攘夷佐佑四朝游
蒙知遇而且當乎全盛之時是公之人品固振古之
豪傑而鴻名碩望亦遂超出乎等夷晚雖疑毀公則
怡愉高山大川磊落瑰奇青天白日夫誰不知蓋生
有益於當時歿有傳於後世而今始今終可謂無憾
爾矣獨余蚤歲承乏銓司公爲冢宰特荷見知茲雖
歲月屢更人事遷移而感念思昔不能不向慕而瞻
依敬涓一觴有淚連如正所謂上爲天下慟下以哭

不幸棄世

事

公

吾私公神有在庶其鑒之

代南九卿祭誠意伯劉瑜文

嗚呼盛極者難乎繼任重者易以傾故工冶之子習
爲箕裘而公侯之職責在干城追惟爾祖間世豪英
文猷武略翊我 皇明進封誠意顯被寵榮旂常著
績策府載盟不有賢胤與不承維公奇偉天寔篤
生積慶流芳數虧而盈排雲闢闢謚祖文成萬戶之
祿九世乃復理固好還公寔有毅志節功勳屢見旌
錄召虎平淮君牙縉服匪直承家光映開國茲雖奄
逝亦足永世青田黃坑旦夕歸塵基等同仕留都情

不能已莫茲一觴庶其鑒只

祭華都事文

嗚呼公殆司馬氏所謂雄傑之士也公嘗自謂大丈夫生世既不能宣猷密勿以康濟四方又不能躍馬邊疆以封侯萬里便當施舍一方役走群動豈能局促蓬屋吮弄毛錐以貶下從人後哉唯是公自環堵寒儒遂累貲素封擬迹朱頓而東南民庶咸用出入以取資也憶余蚤歲單衣短褐抱藝泥塗唯公一見許以國士余雖未酬而耿耿之志敢謂公無知識耶恨余十年以來奔走王路與公相見僅纔一二而公竟長往雖今子翱翔上國指日封章而公亦不及待矣能勿悲哉惠泉一勺聊以酌公公如有知亦可以鑒余之不忘公矣

焚黃告先母史安人文

旂罪戾不天年甫十二吾母棄逝長育鼓復提携保抱固極之德莫知所報迄今三十餘年猶憶吾母篝燈紡績因教旂以小學孝經論語冀有成立今幸蒙休叨列仕籍而吾母不及見矣茲以南考功主事秩滿蒙降恩命贈母安人恭奉制勅益深哀慕仰惟慈靈歆服錫典旂雖不肖敢不敬恭益勵初心爲

子爲臣罔或荒墜以貽母羞

吊太學生莊效才文

嘉靖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太學生莊君卒於號舍越七月朔同館生常州薛某具瓣香尺帛爲文以吊之曰嗚呼莊君非選貢而來太學者耶君來我出我復君病雖爲同館兩不相值未及通姓忽驚君訃蕭然旅櫬行道傷嗟而况同儕能無隱懷君之來此也其將終爲入仕計也不然何病而不歸歸而不棘而竟殞於客也其亦有感於世途見貢非可藉以仕而抑鬱以至是耶吾則謂天地廣大江湖浩茫安往不可以容與而徜徉高官大拜達人且有不屑胡爲總總於升斗之微丞尉之行也君其或者不在於是而別有他故耶吾皆不得而知也陶子爲詩哭君薛子爲文吊君二子與君未嘗有燕游一朝之好而乃爲是者蓋觸於孤嫠之慘荒楚之寓而因傷夫出處之際也豈謂無從之涕耶唯君其鑒之

吊馮貢士文

嘉靖乙未冬十二月延陵薛子將知慈谿縣事至浙省城時貢士馮材新領學臺選貢謁薛子於旅邸惻惻然一儒者既至縣更復來見請贈言北上熟復其

言貌風旨益愛重之然因循未之贈也明年四月既望適人以貢錄至自省城薛子命吏往遺之返曰馮貢士昨死矣薛子傷悼爲罷廳事以辦香束帛吊于其家爲文以告之曰嗚呼貢士窮達利鈍信有命耶命存乎天天道賞善而刑淫如君者而顧不祿此何命也豈數不可窮理不可究而值夫未定之天耶茫茫無知將誰問耶邑里士人皆稱君爲善士而疑君之福余謂不然君雖不祿而士論若此獲考終矣彼白髮蒙頭黃金橫帶者世豈無若人哉然或身集百詬天下傳之史冊書之孰壽孰夭其視君何如耶余

本集卷之三

文

張

祭張通判文

嘉靖丙申夏五月日張公以寧波府判署事象山竟卒於署所越幾日柩還于府治於是其屬官慈谿縣令薛某剝羊醢酒以祭之且告之曰嗟夫造物者難窮而人也所值靡定顯晦修短聚散悲歡其真夢幻泡影而達人哲士所以蟬蛻天地傲睨今古而不一

置於懷也吾於公之亡能不重感於中而益信天下之一無足恃也維月之初某嘗謁公于府驛公論及時事反覆移時雖神閒氣徐而詞旨惻惻若深有不平者且自謂有負俗之累不能決去而不免俯仰以希朝夕之祿也嗚呼悲夫公有隱衷矣蓋公嘗爲國子六館先生雖不免晨立於堂然退與司成則坐而論道而章縫之士又日執弟子禮于其前未嘗呼諾進退偃僂如僕臣也一旦來此宜公之不能爲情矣然公瑩膚玉色勤施雅操以常理論宜其遐福詎謂別不踰月而遽聞高里之歌遂作雍門之調也其遽

本集卷之三

文

張

吊王主簿文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九江德化縣王主簿逆操江都憲簡公於江上遂溺死九江府學教授薛某爲文以吊之曰嗚呼古之不吊者有三而溺居其一君固死於溺者余獨吊也與哉夫亦以君之死甚慘而其情有足感也去夏四月余至九江君往彭澤至冬十月余歸自閩始一識君形體壯盛不謂君即死

甫越月而迎謁上官乃竟死于江耶時余亦在江口
黃風大作白浪排空雖履平地不免肅然而恐君顧
衝濤向風逆舟而上大呼以報職名豈以奔走逢迎
小官常分而不虞其有他變耶吾則謂主簿之官升
斗之祿亦不甚富貴胡為周旋不舍甘蹈滅頂之凶
而倏忽之間遂致寡妻孤子而抱痛於無窮耶余比
君之官雖閒冗稍異而階尚小君一級亦不免奔走
風塵而去住未決視君之死不能無感于衷矣萍水
世途繁茲一嘅江流浩茫潮汐上下君其依憑而有
知乎

祭邵明甫文

嘉靖癸丑春邵明甫以浦城知縣入覲北轅夏四月
朔將復之浦城余送之溪上既家人自杭來報明甫
訃矣余驚悼疑信如夢寐中事即遣人逐之是月十
九杙果至余哭於其家乃具辦香束帛特羊果脯為
文以祭之曰嗚呼明甫將遂已哉明甫昔從余游年
方壯角為文輒出群輩吾謂與邵氏者必明甫也既
果軒翥庠校文名日起及壯遂登進士先知長興復
補浦城殫竭心力皆綽有賢譽且性資委順練達物
情不問鄉黨仕途人皆宜之吾又謂取大官躋要路

者必明甫也顧別未旬日乃竟至此謂之何哉天道
未定人事難憑余固不能不為明甫悲矣且老母弱
子值茲世態余又不能不重為明甫慮也余與明甫
故舊恩義有同肉骨豈伊異人哉固不必臨訣之書
而後為明甫深長計也明甫有知亦必信余言於九
原矣嗚呼痛哉尚享

祭周子垂文

嗚乎天乎以生人為心以造物為利長育成就宜無
不至胡今夢夢反常為異顧於善良竟成忽敗垂興
而廢吾鄉數里生人萃聚何啻千百秀穎出群百無

一二不半年間明甫天折子垂繼逝于嗟乎天豈亦
何意矧我子垂溫恭雅飭忠厚豈弟少從余游勤苦
自勵出入相隨文章道義既舉于鄉黽勉克家以光
先世奈何數奇七試南宮弗獲一第今年歸來惘惘
失意我謂子垂不當較計忽爾疾作我心憂悸亟往
視汝汝謂不死再踰旬日乃竟不起于嗟乎天賦我
良朋胡酷乃爾豈茫茫者不可致詰而未定之天顧
忽忽若是耶莫茲一觴我心痛裂子垂有知庶或聽
之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十二

附集

墓志銘

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致其事家居二十年卒
訃聞 上以先朝重臣予祭葬如令贈太子少保
賜諡而時行在 內閣當注擬則念公夙事 世宗
皇帝兢兢共職守法最為敬順而其人厚重長者終
始無二操可謂純行不爽法應諡恭定 制可蓋自
嘉隆以來九卿大臣被 卹恩者罕得全而公獨全
易名甚美論者以為不愧云公生而穎異六歲能調
四聲稍長試博士業輒冠其曹偶當食廩嘗推以予

人諸生服其有讓嘉靖壬午舉于鄉明年第進士知
祁州以平賦折獄能治辦調禹州境有悍王豪族公
鎮以寬平絕私謁卒無干撓者州人為之語曰毋相
讐避潘侯毋甚口愧太守在禹未幾而積貯甚備是
歲也饑而不害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既去見思以比
鄭子產黃次公語在州志居南刑部一歲丁母憂服
闋除刑部是時初命 京朝官典省試以河南屬公
錄文爾雅拔士得安陽郭少傳及其他登八座者甚
衆亡何遷廣西僉事提調學政荒僻推鄙之鄉得博
習書傳敦尚器識斌斌質有其文寔自公始靖江王

驕恣錮衛卒子弟不令隸學官公以危言詠之乃解
會攝司篆捕亡命大猾于王所甚急王益嗾公因他
事奏訐 上使使即訊無驗奪王祿按治其官屬罪
而特賞公用最遷四川布政司左叅議尋遷山東按
察司副使巡察海道時歲饑多盜警公發粟賑貸勸
民墾田而嚴什伍購捕之令境內以寧會御史進錄
文觸忌諱被逮公以監試連坐對獄謫廣東河源典
史量移贛州府推官丁父憂復除福州亡何轉南京
太僕寺丞再轉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復為江西按
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分巡嶺北道以平峒寇功
擢浙江布政司左叅政方按部海鹽倭夷卒至公率
衆乘城固守賊不敢逼尋遷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
西右布政使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清冗釐蠹藏吏
皆束手郡邑上賦者不特奇羨貪墨之風頓革嘗計
吏 朔正月與銓曹憲司爭辦賢否多直公事竣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數延見三老吏民問
所疾苦得銅墨吏以上不職狀輒赦責之往往解綬
去徼庶人載瑜恣睢國中多行不法 詔下公與御
史按驗盡得其事實論廢徙 祖陵除其國伊庶人
為暴階擬論制公切裁之及按治左右為奸者後竟坐

前自公撫中州制兩悍王民無所患苦望益大重後以發卒禦侮有功賜金幣入爲刑部右侍郎尋遷南京工部尚書公頗其視事堂曰敬義指謂僚屬曰事君而思見利而思思過半矣蕪湖龍江兩權稅郎多速謗敗公擇敏慎者與畫法著令公私便之督修

祖陵孝陵工完稱旨有銀幣之賜召爲刑

部尚書時督漕都御史章公煥上書言事上以爲

謗誹遠治嚴急而都御史游公居敬撫雲南以發兵

興擊有蜚語亦被逮公具獄上皆予輕比上怒未

解二公皆遣戍而亦不以罪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附集

五

以二品考績賜楮幣羊酒予誥進階封祖父如

其官錄一子入太學公上疏請飭臺綱剔吏弊蘇民

瘼前後幾二十條上皆嘉納之時以風霾考察公

偕太宰評騭允當朝著肅清壬戌充廷試讀卷仲

子允端登第授刑部主事尋以材調禮部言官以尤

太宰并及公公懇疏乞骸骨優詔聽許遂致仕家

居社門養重而益嗜書未嘗一日釋卷詩祖漢魏盛

唐文出入昌黎河東諸家而歸之六經純如也所著

金石之辭布滿海內得者以爲榮公既老而諸弟溫

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自引而從公年皆七

十以上因築四老堂以自娛每衣冠出游三子皆侍金紫絡繹于道歡譚彌日士大夫爭欲聽之謂洛中耆英社不及也自公歸臺使者無歲不薦上竟以老不召而特進公一階以示優其後以詔恩仍進一階而八十之歲有司造門以幣餽存問世傳以爲盛典公既素強又通攝生家方術其神益王而會季子及弟刑部君辛意忽忽不樂遂感疾而逝其生爲弘治丙辰三月二十六日卒爲萬曆壬午十月十六日年八十有七公諱恩字子仁別號湛川已更號笠江其先自毘陵徙上海爲上海人曾祖麟仕爲所大

附集

四

使祖慶父奎號願菴公仕爲項城典史祖父皆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前母趙氏母錢氏俱贈夫人元配包氏累贈夫人繼曹氏累封夫人先公卒子男三人長允哲陝西提學副使娶王氏累贈恭人繼項氏累封恭人次即允端四川右布政使娶顧氏累封宜人次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先卒娶儲氏贈孺人繼王氏封孺人女一受南寧府通判瞿講聘早夭俱曹夫人出孫男八雲驥娶孫氏雲樞娶楊氏雲龍娶顧氏雲慶娶莫氏雲鳳娶趙氏雲獻娶呂氏俱國子生雲柯娶顧氏雲楚聘姚氏孫女六四適名族

一已受聘一未字曾孫男三人女四人所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韻輯略五卷美芹錄二卷祁州志八卷笠江集若干卷行于世始時行以年家子謁公長安里中望而知爲鉅人長者然公靜重寡言竟日不能得其議論而恒觀其偉摹宏抱於文詞之中其絮廉仁恕絕不事表暴人不能名其行誼而恒發之於政術其事嚴主處柄臣不爲陰陽頽仰而獨以粹白堅定使上不忤而下不疑疑然有大臣之體其謝事屏居所以瞻族教家咸可爲式恢然有先進之典刑蓋時行竊概焉懷慕將推轂者

附集

五

以光朝廷而公已矣嗚呼悲夫公卒之明年十二月十二日學憲君允哲等將奉公以葬而以大理王先生狀來徵銘銘曰

士嫺于詞未及爲政或吐或茹剛柔胥病惟公純懿中和獨全有璞渾如其中栗然發爲文章鏗鏘燁燁及其蒞民人稱惻惻持法凝峻在險不驚迫而察之既和且平駁歷四紀終始一德爲士楷模爲時名頌公歸九京朝野興嗟何以慰公易名孔希崇許若堂天子所賜刻詩于幽爲詔來襮易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會典總裁吳郡年家晚生申時行撰

神道碑

昔在世宗肅皇帝之季年上以春秋高常深居秘宮躬玄修以隄肅寰宇而帷幄用事者顧好行其私以奸大政政幾以賄成而一時九列諸公多光明偉傑相與維掖而匡定之以故紀綱不瀕於委廢而海內晏然由此觀之善人天地之紀也國與天地與有立焉大來之際衆止彙征祖宗分任六卿之權故在雖有譏殄誰能間之嘉靖基隆之治功施到今

附集

本

有以哉而是歲壬戌會大計圻外吏學謨以荊州守入計時少傳安陽郭公朴爲吏部尚書而都察院都御史則吾上海潘公也屬班坐察吏每察一郡功曹郎引兩司官對牘尚書檢牘覈不可質公公第唯唯如尚書言已對牘罷公徐出所聞一二人再詰兩司某官有某過當殿而牘以最訖云何兩司不能出一語解竟罷之於是受察者心服公威嚴詳密憚如神明有墨守當黜業以金賂用事者巧免而且覲轉學職公偵得之以語尚書曰此奸萌可折也亟置之函典其人知事敗不數日以憂憤死後大計事竣取

旨用事者即憾公阻拂卒不敢有所舐異而公之初爲都御史也亦嘗疏請飭臺綱剔吏弊甦民瘼前後幾二十條繫繫中窾肯上悉嘉納之下所司舉行至是察吏公必欲自行其志於嫌怨略無所顧忌故中外聞之屬屬然轉相淬礪避都御史瑕適矣仕路爲之一清人以公比之漢御史大夫貢公禹本

附集

七

之父也二世皆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與妣皆贈夫人公之前母趙氏也母夫人錢實生公公生有異質雅負凝重離襁褓即不妄言笑六歲父教以四聲高下抑揚過耳即悉稍長受經術所構制科義妙絕流輩比補博士弟子貢試無出公上者嘉靖壬午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登進士高等出知祁州祁故苦徭賦不均歲當覈籍公爲叅伍新舊籍而衷劑之令田無匿稅戶無影役以是料量稱平有訟於官者北人推故不能作囂詭語兩造就具公第以片言折之即盡得其情無不受質成去逾年而祁大

治銓司以爲才調劇得禹州禹州者故徵王封國也其地多子侯豪戚環衛之屬輒抗守弗易就要東聞公治祁聲亦稍稍歛迹戒無犯藩侯會歲饑公所積貯視他郡獨饒悉出以贍民民是以饑而不害政成擢南刑部員外郎州民謳思公生祀之以配鄭上卿公孫僑漢潁川守黃霸語具州乘中爲南刑部一歲所以錢夫人憂歸服闋補刑部員外郎而是歲辛卯當鄉試公以禮部新議受河南主試聘比徹棘所得知名士特多若安陽郭公朴即壬戌所共事察吏者也而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喻公時俱在數

附集

八

中後與公並登八座人以爲獲雋之盛先後罕儔而當事者以公程式之文爾雅爲諸省冠遂擢公廣西僉事提調學政廣西地僻而人獷諸生於訓故外無所知見公不欲鄙夷之爲多集稅文以廣其聰明而要歸於敦本實先器識自後西學士彬彬興起薦宮者歲不乏人時靖江王驕禁護軍子弟毋得就生試而與試者必索賄賄不入則勒其子弟而連坐其父若兄公移文切責長史古立賢無方之謂何而王欲爲人於聖世哉急諭王不且糾汝王聞之即令禁護軍子弟試而公嘗署總臬篆有大

臣王所公捕之斥捕人必得乃已王滋銜公其後王
上書奏論御史監司遂首誣及公 上下案章遣給
事中法司緹校置勘已詞具於公竟無所侵王坐奪
祿而公強直之聲益張甚稍遷四川布政司左叅議
分守川東西北三道所至平徭理抑問民疾苦更以
部署暱愛人尤德之遷山東按察副使所部登萊
海道公爲闢蕪萊招流亡謹扞擄擒治臧墨一道畏
懷之會是歲癸卯當鄉試藩司檄公入棘而監臨葉
御史經故嘗疏論分宜至是以程錄進分宜摘錄語
涉謗訕竦 上詔逮御史及公驗治已御史杖死而

附集

九

公得末減謫廣東河源典史道轉贛州府推官丁父
憂服闋除福州府亡何擢太僕寺丞轉南禮部祠祭
司郎中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南贛兵備兼分
巡嶺北道公在贛屬峒夷平遷浙江左叅政分守杭
嘉湖三府方按部鹽官而島寇倖偏城圍之數匝城
中無見兵公乃率吏民晝夜操甲而守之不少懈賊
知有備退去已晉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右布政
使尋轉浙江左使公至首剗臧吏出納之弊郡邑來
輸賦者如寄民知公無所用耗郡邑自是不得緣故
事取奇羨丙辰入覲 上以公敎歷深聞望滋著遂

用公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河南爲公
遊地父老引領公如獲稔歲而黃墨綬以上雅莊公
風裁有解印綬去者微庶人載瑜嘗私去其國走職
留都又多掠良家子女充後官圍寇民田所戕殺
不辜亡算事聞 上下公驗治公與御史悉發其奸
利狀論廢將徙錮 皇祖陵而載瑜自盡國除未幾
伊庶人復橫嘗進方士挾左道惑 上以是怙寵多
行無禮於國視微尤甚公昔檄其鋒而剪其羽翼其
後伊竟得罪如徵遷刑部侍郎尋晉南工部尚書督
修中都南京 二祖陵成 上嘉其工亟而費省賜

附集

十

白金文綺勞公召爲刑部尚書時總督南儲都御史
章公煥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公居敬咸被逮屬法曹
按驗公言章煥固不當枉道回籍若前疏言經略中
原乃不識時忌語難坐誅游居敬將征東川夷驟
調兵餉不能無擾至云擅興激變恐啓戎心二人法
不當死獄成取 旨第坐遠戍竟得不死公之執法
明允而保全善類多似此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疏
辭 上以公老成端肅風紀重任特降 溫旨促之
供事尋以二品滿一考 上遣中涓齎鈔緡并醴勞
公於第予 詔進階資政大夫封二代錄一子入太

學公自是益感激 上恩確持憲體謹言石畫靡不殫盡其心力會風霾自列不允充 廷試讀卷官而是歲仲子允端成進士銓司序受比部郎既而以公父子不宜同在法曹乃調禮部而言者欲借公以陰有所傾因及公而公遂決意引退 上念公疏語諄懇 詔特允公致仕歸公既歸闔門謝事一以著作自娛詩自唐開元大曆以上遡漢魏六朝文自昌黎四子直軼先秦兩漢才必就格氣必根理泛濫百氏而要歸於六經醇如也其意在必傳即身為鴻卿鉅公若斷斷然與雕龍之士爭名高者以故其晚年文

附集

十一

益富益暢而有法性孝友事父母喪葬祭饗俱如禮而諸弟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故嘗從公受經後俱祿仕已公歸而諸弟皆引歸相與築室於居第之西疏泉種竹共觴詠其間頽之曰四老堂蓋是時公年八十餘而諸弟之最少者亦七十矣而二子允哲允端業為藩臬大吏少子允亮亦為京朝官間請沐歸觀出則金紫銀艾翩翾輝映入則懸曲旃奏鐘鼓綵侍嬪日歌騷亡間人謂香洛耆英非一姓所處而陸賈使尉陀還徒以千金選酒食周遊五子間為樂耳皆非所以擬公也公懸車逾二十年自以仕

久祿饒稍斥餘田以供墓祭歲時合族而饗之因以慨其貧不能自贍者有弗率則扶而督過之家訓章甚綽有齊相晏子范參政希文風故公居鄉鄉人率嚮往之視為著祭而兩臺史無歲不薦公於 朝

上欲用公而惜其老故特進公階一級 上之六年以大慶覃恩復 詔所司具幣帛牢醴存問公於家至是始以壽終記曰福者備也猶言百順之所聚也今考公始末顧不謂之備歟先是言官疏近年卿典太濫下禮官議所以搏裁之者以重 上恩議上 詔可之業著為令故學謨承匱禮曹三年允斤斤焉

附集

三

引繩墨而守之諸所祈卹無一敢溢予者至是巡撫郭公思極以公之訃聞乃得按公論據令甲請給全典凡諭有司祭者二工部遣官營葬事吏部贈公太子少保 上悉俞之而翰林議謚則以公擬先朝戶部尚書年公富謚之曰恭定蓋所謂敬順事上純行不棄於公誠無媿焉乃三年間禮部所請卹九列大臣得 賜謚者亦唯公一人而已非以鄉人故私之也公之諸子以葬公之期為萬曆十一年之十二月十二日來告而以廷尉太倉王公世貞之狀乞余文表諸壝於乎公勲名德位廷尉公之述詳矣學謨何

敢贊一辭哉廷尉公曰公爲人廣額豐下修眉秀目
丰度凝雅淵停山峙望之知爲貴人與人處不設城
府生平無喜愠色即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縻步疾
辭尤不喜爲脂韋骹皴室無雜榻囊鮮餘刺以是竟
其身居官慎取予當得代輕舫垂橐而恒秘之曰我
何以示人廉所在修民之急若恐傷之爲之計便宜
不遺餘力而輒善讓不居曰我何以示人惠自其長
藩臬至八座多權倖宰鑄日即不相齟齬難庸公公
顧韜光善藏自匿其職不激不隨而樂就公者如飲
醇酒蓋自有以庸之也可謂知公之深矣公始娶於

附集

主

包天贈宜人加贈夫人繼曹封宜人加封夫人先公
卒子男長即允哲陝西提學副使娶王氏贈孺人加
贈恭人繼項氏再封如王次即允端四川布政使娶
顧氏封安人加封宜人次即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
都事先卒娶儲氏贈孺人繼王氏封孺人女一受南
寧通判瞿講聘殤焉俱曹夫人出孫男八雲驥國子
生娶孫氏雲樞官生娶楊氏雲龍國子生娶顧氏雲
夔國子生娶莫氏雲鳳國子生娶趙氏雲獻國子生
娶呂氏雲柯娶顧氏雲楚聘 玃氏孫女六長適官生
陸彥楨次適國子生徐元普次適國子生艾大有次

適國子生喬拱辰次受王士驥聘即廷尉公之季子
也次未字曾孫男三嗣定紹疋景定曾孫女四所著
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韻輯略五卷美
芹錄二卷祁州志八卷笠江集若干卷行於時公生
於弘治丙辰三月二十六日而卒以萬曆壬午十月
十六日蓋得年八十有七其葬也爲縣陳涇之原
勅建新塋趙宋時凡大臣薨則朝廷勅詞臣碑其塋
而寵異之而今 朝未有其制學謨不敏猥承斯委
是亦古者秩宗之所有事也其何敢辭因系之詩曰
詩稱典刑孔從先進風之邇矣日恍以競弘正而

附集

古

還迄於嘉靖 世皇在御文武神聖一邪奸之衆
貞砥定疇爲執法公乘泰運握憲翼銓鎮以廉靜
百寮程之以莫不正如鳳不鷺千仞輝映如龍不
攫雷雨紛進公含其章儀 朝則令邇公艱歷百
折逾勁出險即夷垂鴻佐命商賈周楨敷華烜炳
逮其歛之閔然銷淨爰闢庶寢而窮深靚紫府丹
臺顧真却病匪慕長生逍遙見性終還太清以觀
究竟惟 帝之惻老成漸盡俯仰 三朝興替可
鏡大法小廉不爽其應云誰之思於維前盛我銘
其藏式之起敬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侍
筵官 賜麒麟服嘉定徐學謨撰

墓表

國史氏曰我 國家有純懿一德之臣曰都御史贈
太子少保謚恭定笠江潘公公諱恩字子仁上世毘
陵人元季曰添二公者避兵之上海因家焉歷傳而
至公大父默軒公慶父頤菴公奎皆以公貴贈都察
院左都御史公舉嘉靖壬午應天鄉試登癸未進士
自起家州牧歷郎署潘泉長佐入貳司寇登八座中
外歷踐以勤勞王家者蓋六十年初知祁州當均賦

附錄

五

公覈虛實正冊籍清刷隱弊聽訟明決兩造片言而
析庭無滯牒以治行異等調禹州州故悍 王國也
有問公何以治禹者公曰使吾從脂韋以苟一切則
不能若謝絕居間寬平而劑之以法則我其幾矣以
是竟禹之治吏畏民懷禹人祠而祀之以識遺愛爲
之語曰毋相讎避潘侯母甚口愧太守語具州志中
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未幾以母錢夫人憂歸服闋復
除刑部新制以京朝官典各省試事公之河南所得
士如少傅郭公朴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喻
公時皆名鉅遷廣西按察僉事督學政廣西地僻遠

士守故常訓詁外鮮嫻習公至訓諸生大要敦本實
先器識而增置執文擴所未備粵士自是興於學列
名第者相繼矣 靖江王素驕伎勒奪舍人兒母得
充諸生試試者患苦 王公移文長史謂 王而復
勒諸生試者吾立論汝 王聞而氣奪不敢肆諸生
獲試者咸德公已公署臬事廉知 王所匿大猾捕
必得 王益銜公會上疏觝御史監司詞連公 上
遣給事法曹緹校置獄勘無他 王奪祿左右抵罪
進四川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川東西北三道飭有司
平刑緩賦民咸德之按察山東所部登萊飢民多流

附錄

六

徙枹鼓間作公勸募賑貸役民墾田以食於官全活
者衆監山東試事錄成奏 御會相君有修郅於御
史者摘語涉訕 上下其事應逮傳言 上怒巨測
衆危公公曰焉有 明聖在上容以口語論人死者
且 上天也君制命臣受命生死皆天也已簿責實
對旋 詔出獄謫廣東河源典史道轉贛州府推官
丁頤菴公憂歸服除補福州歷南京太僕丞禮部祠
祭郎中凡三轉復爲江西按察副使遷浙江左叅政
方按部海鹽值烏夷突至圍且迫城無見兵公飭吏
民晝夜乘堞守賊知不可犯引去進雲南按察使未

上擢江西右布政使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稽核藏吏出納釐其弊吏不得因緣爲姦佐臺使者捷梃猾冒境內肅然復提調試事所得多知名士入覲與當事者論殿最持議引當否悉從公公既資歷久最聲望銓大臣序位遲公奏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車首問父老疾苦移檄詰黃墨綬以上不職狀吏屏息至望風解印綬去 徵恭王託玄修疊上子庶人載堉繼之擢度爲患嘗闖出疆行而偵留都又掠入良家子充後官占民田多賊殺無辜事聞下公公與御史竟其狀論廢徙 皇祖陵僕庶人

附錄

十七

黠橫公摘發其羽翼無所縱舍頃之遷公刑部侍郎已擢南京工部尚書始至扁其中堂曰敬義示僚屬曰敬思哉以勵朝夕僚屬悚然督修 皇陵工完賜白金綵幣尋 召入爲刑部尚書時總留餉都御史章煥疏以經略中原觸 上諱坐他事逮 詔案之將坐以誹謗公謂章非所宜言然其意在憂時法不當坐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居敬調兵餉征東川夷見謂生事沐征南因事中之擬坐游擅興激變公謂事關簡書非擅興夷素狡逞不爲激變二公得免論死 上仁任公公守法若此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疏辭 溫旨不允旋以二品滿三載聞 詔賜鈔鑒羊酒予 誥錄一子入太學公受 命念 上眷知矢報稱疏上請飭臺綱臬更弊蘇民瘼前後二十條 上嘉納命所司舉行考察庶僚也偕太宰持公議黜陟在勢者無所撓者風靡上疏引陳不允會公子允端成進士爲刑部郎以材任改禮部給事某者故嫌太宰謂郎安得驟遷入語侵公公亦上疏自列 上念公春秋高優 詔許公致仕歸闔門養重公諸弟在仕者亦相繼引歸子學憲仲季方伯都事先後之官休沐還里金紫銀艾出則絡繹入則列侍貴盛萃於一門前此未有也是時公業已八十餘諸弟少者七十公築堂居第西顏曰四老歲時譙聚自公之歸臺使者慰薦公無虛歲 上未及用特 詔進公一級爲榮祿大夫 今上之六年復 詔有司具幣餼存問父之疾作終于寢計聞 上震悼 賜諭祭者二 命有司營兆域贈太子少保卞翰林議謚恭定按謚法曰敬順事上純行不爽於公蓋實錄云公性孝友事都憲公與錢夫人生而備養死而喪葬祭饗皆如禮於書無所不閱詩追魏晉文法肆歐諸子而歸本六經方公爲諸生臺試高等當廩屬諸生

附錄

十六

中有免喪而須廩以貢者公推予之始擢第賢所業於鄉先生陸文裕公文裕公賞重公曰吾不敢居先業矣平生善玄素之術託意於葛稚川陶隱居以自適與人處坦夷不設城府自其爲吏視身廉靖未嘗仰人眉睫及爲大吏人亦無敢以眉睫希指者善乎廷尉王公世貞之言曰自通籍以至懸車出入險阻跋涉萬里蠻烟瘴雨之途靡所不歷間以微絃嬰制禁都官桁楊之味靡所不嘗竟能保躬完名出險就夷爲賢士大夫推重知言哉蓋余自通籍及總史事竊嘗論次當代名公卿若顧端肅戴恭簡兩公之爲

附錄

十一

都御史並著賢稱乃今而得潘公焉然大康浮梁當宣正成弘間始終履順而潘公自爲藩臬齟齬者數矣追晚而受 眷知陟司空司寇御史大夫當嘉靖之季處羣靡衆驚之中屹然砥柱遇震撼而不移抗百折而不回假令太康浮梁與潘公者易地而處吾不知何如論者謂近世公卿中始終一節身名兩得惟然繫中外之重若潘公者可謂大臣哉公所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義七卷詩韻輯略五卷美芹錄二卷祁州志八卷笠江集若干卷海內學士說之久矣公元配包氏繼曹氏累贈封皆夫

允哲陝西提學副使允端四川右布政使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允亮先公卒諸孫曾蕃衍未艾詳具王廷尉所爲狀不著著其大者若此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 國史總裁前吏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郡人陸樹聲撰

行狀

萬曆之十年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卒於家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思極以訃 聞 上震悼賜 諭祭者二遣官營葬贈太

附錄

十一

子少保已而命翰林臣考公行 錫之謚曰恭定明興大臣得謚恭定者僅故大司徒年公與公而兩年公故嘗宣力泰順間竝屹砥柱者也法所謂敬順事上純行不爽公于年公有光而 天子之制命與祭先後辭褒揚公材德政術不啻稱是中外聞而歆言之於是公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君允端將以十二月十二日葬公 賜塋陳涇之兆伐石以俟鉅公大人之志若銘而屬世貞狀其事以備采世貞故習公又與學憲君姻好所願爲公執鞭者也敢以荒落筆研辭公諱恩字子仁別號湛川已更號笠江其先

毘陵人至元季而有添二公者避兵徙上海遂爲上海人添二公生靜菴公省孫肖孫生瑞原公麟仕爲所大使麟生默軒公慶多行陰德信然諾有鄉里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有二子其季爲頤菴公奎負幹用仕爲項城尉課最當遷自免歸頤菴公始娶於趙天繼娶錢乃生公嘗拜公封爲按察僉事而錢先逝贈宜人矣最後頤菴公復拜公贈爲左都御史錢爲夫人而公復爲趙力請 贈如錢公生而明穎凝重離襁褓即不妄言笑宛若成童六歲父教以四聲高下揚抑不兩日而悉之稍長受經術所構制

附集

三

科義蔚斐有聲補邑博士弟子試輒屈其曹偶無何臺試第一且廩而屬有諸生當貢而居喪服除者必廩而後貢公憫其老曰吾何所藉一食而忍皇皇其長者推以予之嘉靖壬午公年二十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登進士甲科授祁州知州州歲當均賦公至之未幾爲正冊籍清弊覈隱戶無匿田田無匿稅參伍新舊衷而劑之高下稱平其吏民故朴魯兩造之頃不數言而決咸埴頽稱快以去當入覲用治行異等調劇得禹州州故名 王國也有子侯豪威環衛之屬而其俗亦強修既聞公治祁名稍稍

歛跡而公一切以寬平處之獨謝絕居間亡所徇其人大服至爲語曰毋相讎避潘侯毋甚口愧太守公在禹未幾而積貯爲列城最會歲侵發廩而貸之無飢者尋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吏民思公謳謠不已至生祀之遺愛祠以配鄭上卿公孫僑漢丞相故潁川守黃霸語見州志中爲南刑部一歲所而以錢夫人憂歸滿三歲服除得刑部員外郎時天下當鄉試而執政者新議更其制以爲不當以取舍屬監司御史特遣京朝郎往而公用文高首得河南所拔多知名士而少傳郭公朴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喻

附集

三

公時至與公並貴八座聲稱相埒程式文亦以爾雅爲諸方冠還署之亡何遷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推於訓故外亡所嫻習公乃增益稅文所先者啓之而其要歸在於敦本實貴器識以故自公後薦南宮者不虛歲而名臣亦間出時 靖江王驕勒其國衛卒之子弟毋得充諸生而試者必以賄不則琅璫其父若兄公謂立賢無方非耶移文長史司謂 王復勒諸生試者吾立論紕汝 王聞之悚然諸生乃獲試而公嘗署按察篆又以勾捕 王所匿大猾必得乃已 王滋銜之其後竟以與御史監

競而上疏首誣及公 上為遣給事法曹綬校置
獄勘公亡所侵 王奪祿國臣以下抵罪公之視學
政居職自稱踰於前後數公而其攝廉察篆尤亡害
考最賜 誥遂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分守川東
西北三道所至督有司輕平其徭賦察見冤滯其理
所在夔夔人尤德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所
部登萊飢郡邑亡見庾民習逃徙枹鼓間作公多方
設法勸募賑貸之因借其力以闢荒蕪乃嚴約束布
耳目民方見以畏懷有生色而御史檄公監試事錄
成進 御而時相有修郊於御史者摘其語以為謗

附集

世

詔逮御史及提調監試臣者遂及公時傳 上
怒 且巨測公曰 上明聖詎忍以口語實人死且
上天也即死之而生之母非天也我安敢避旃而
何所覲為已入獄實對公自若赦出獄亦自若謫
東河源典史公遂之河源沿檄歸覲願菴公道轉
願州府推官丁頤菴公憂歸服除補福州府亡何轉
南京太僕寺丞再轉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復為江西
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兼分巡領北道公既坐
而資歷久亡出其右者以故自河源尉凡四
而復守故官觸蹇錯於道席不及暖公亦不及有

所設施而指紳先生不能以聲色窺公而益信其為
公輔器公之在贛屬峒寇漸平遷浙江左叅政分守
杭嘉湖道方按部海鹽而島寇猝至圍之數十匝時
城無見兵公鼓舞吏人晝夜睥睨間不少懈賊知不
可破乃解時謂鹽官孤城非公在魚肉矣而公進雲
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右布政使居無何遂遷浙江
左布政使凡三轉而始為政首革藏吏出納之弊郡
邑來上賦者如寄已而其民洞知之郡邑亦不得緣
是而取奇羨又數佐其臺使者禁斥貪墨浙人稱便
復提調試事所得知名士逾於他省時入覲與太宰

附集

世

御史大夫抗辯賢否多降心從公甫竣事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車問父老間左所疾苦得
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文顯責之至有望風解印
綬去者 徽恭王託玄修蠱 上而子庶人載瑜繼
之益為忤嘗輕行去其國以覘 留都又多掠良家
子充後宮占民田所賊殺無辜數十百事聞下公公
與御史悉發其狀論廢徙 皇祖陵削其國秩盡奪
所占還民徵既失國伊庶人復為忤甚於徽公首
鋟其鋒剪厥羽翼其後竟得罪豫州部稍稍息肩矣
公嘗整礦卒付裨將將之以赴島寇有功與 賜金

市上何遷刑部右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公至京
其中堂曰敬義以示僚屬曰事君而思見利而思思
過半矣郎權蕪湖龍江兩稅者愾於蠹不自拔公乃
擇敏慎郎與之衷畫一而著甲令焉務以不苛取而
國課亦足督修 皇祖陵及 孝陵又完 上以
其速而能節也嘉之賜白金為兩者二十綵幣二有
副 召為刑部尚書時吾郡人督留餉都御史章公
煥故嘗有疏以經略中原名觸 上諱坐他事逮而
詔法曹究所由將坐以誹謗公謂章非所宜言然
其意在憂時耳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公居敬將征東

附集

卷一

川夷調兵餉不能無擾而與征南沐將軍相舐沐將
軍中之亦坐逮將坐以擅興激變公謂游特行事不
當物情耳事取 旨非擅興夷狡不良不為激變二
公雖竟遠戍然得不死而 上仁明亦不以為公累
也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疏辭有 旨卿老成端肅
風紀重任特茲簡用宜承朕命不允所辭以二品滿
三載聞 上遣中涓賜鈔緡羊酒予 誥進階資政
大夫封二代錄一子入太學公自是再上疏請飭臺
綱剔吏弊蘇民瘼前後幾二十條鑿鑿中窾 上皆
嘉納之命所司舉行大風霾上疏自列不允惜大宰

僚評騰必以公議即分宜尚在事不能有所
指一時凜然稱肅充 廷試讀卷官是時方
進士為刑部郎以材調禮部而給事中某欲
傾太宰而遂及公公復上疏自列 上念公春
間優 詔許致仕而特為太宰明所以遷方伯君
公既歸闔門養威重顧生平無他嗜獨嗜書晚而
篤未嘗一日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 國家典故
論 金匱石室之藏即虞初小黃衣所纂靡不手
錄而彙之一室蕭然唯圖書自環而已詩根抵東京
鄴中間及開元大曆文則規摹昌黎四子以上沿先

附集

卷一

秦要而歸之六經純如也始擢第而贊所業于鄉先
生陸文裕公深陸公高自標許意不可一世士而獨
心折公語人曰文不在茲乎吾何敢居先達焉公既
位日尊名日益重金石之辭沈陵岸谷者不得之身
毋以瞋不得之父兄母以子弟於是爭趣公公不忍
逆距其意咸有所撰述俾之實歸以故晚節其文益
富益暢而有法性孝友其事頭耄公與錢夫人備志
物之養喪葬祭饗成易不偏勝時公既得老而諸弟
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相繼自引歸三君
故嘗受公經以至有官秩公業八十餘則其最少者

亦七十爲築四老堂於第西疏泉種竹備林野之致而學憲方伯及公少子都事允亮間以之官休沐歸省侍公出則金紫銀艾相絡繹處則懸曲旃奏鐘鼓懽譙彌日亡間人謂洛中耆英非一姓而陸賈李遷哲之儔要以酒食選耳蓋於古公無擬也公念有餘田首捐以供諸墓祭歲時合宗族饗因以稍贖其貧者良者而扶其不率者又推以助里甲之應供者它所著家訓井井蓋不特潘氏規而已公之歸臺史者無歲不慰薦上未及用而最後謝中丞登之溫侍御如玉復以公應詔上老之特詔進公一級

附集

廿一

公前是以詔恩賞爲資德大夫至是爲榮祿大夫今上之六年復以詔恩有司具幣餼存問時人益榮之公素強無疾又善玄素之術能攝精氣時時翹腦顧猶隱之與方外客還往相與韻析葛稚川陶通明之學謂丹砂可化而人見其耳目聰瞭步履矯健以爲即亡論沖舉可不死矣而會允亮卒公猶能強自抑已而刑部君復卒公乃歎曰四體也而廢一將奈何且使我蹢躅人世乎自是多忽忽善忘尋感脾疾月餘而逝矣距其生蓋弘治丙辰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爲人廣頤豐下修眉秀目

丰度凝雅淵渟山峙望之而知其爲貴人也生平無喜愠色即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槩步疾辭與人處坦夷不設城府尤不喜爲脂韋耽耽室無雜榻囊鮮餘刺以是竟其身居官督取予當得代輕舫垂橐而恒秘之曰我何以示人廉隱惻懇至以求便利民尋推不自居曰我何以示人惠自其長潘臬至八座多悍相宰鑄日人謂即不相齟何以能庸公不知公輒光善藏不激不隨有以庸之也善乎孫文恪公之稱曰吾在銓諸潘臬之長未有不通問者獨不能得潘公一刺异哉能不通問者必其不受問者也若潘公

附集

廿八

者可銓也公之鄉有少師徐文貞公宗伯陸平泉公者其言著蔡也徐公謂公學自濂洛行則曾冉自通籍以至懸車出入險阻芟涉萬里蠻烟瘴雨之途靡所不歷間以微絃嬰制禁都官析楊之味靡所不嘗竟能保躬完名出險就夷鴻猷懿烈爲賢士大夫所推重陸公則謂公長者淳實居身廉靖鮮飾以暴人耳目而其中介介不可犯猥濫請謁者望風屏跡一時朝士皆憚服公以爲前後居中執法者罕公若也學憲兄弟寶重之以爲公實錄世貞不佞繼有言焉可乎漢興御史大夫與丞相侔埒重也其可屈指

數者周大夫昌之彊力貢大夫禹之清直薛大夫廣德之敢言尚矣公不必盡有其跡而緦身軌行從容養重進而儀於朝退而儀於野者又何多遜也蓋余嘗按部汝南過太康之墟而感於先朝之顧大夫佐者行業著於耳目而名實不被其身上書請之朝得贈少保謚端肅縉紳頗快之夫以顧公之賢任職百餘年而始見伸然而問其家僅一牧豎子耳不能名其祖與今所被之盛公甫捐館而中丞請之宗伯覈之不踰時而諸典具備毋論公之壽考福履其子孫抑何蕃且賢重也然則造物所培覆不可銖量乎

附集

卷五

計也己公始娶於包天贈宜人加贈夫人繼曹氏宜人加封夫人先公卒其事行見葬志亦陸宗伯公著也子男三長即允哲陝西提學副使娶王氏贈孺人加贈恭人繼項氏再封如王次即允端四川右布政使娶顧氏封安人加封宜人次即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先卒娶儲氏贈孺人繼王氏封孺人咸以學行政術彬彬世其家女一受南寧府通判瞿講聘早殤俱曹夫人出孫男八雲驥國子生娶孫氏雲樞官生娶楊氏雲龍國子生娶顧氏雲夔國子生娶莫氏雲鳳國子生娶趙氏雲獻國子生娶呂氏雲柯

娶顧氏雲楚聘姚氏孫女六長適官生陸彥楨次適國子生徐元普次適國子生艾大有次適國子生喬拱辰次受王士驪聘次未字曾孫男三嗣定聘王氏紹定景定曾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顧晉次受庠生吳玄聘早殤次受喬一琦聘次未字所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韻輯略五卷美芹錄二卷祁州志八卷笠江集若干卷行於時

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眷晚生王世貞撰

附集

卅

附集終

方山文錄二十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錄是集爲應旂所自編其學初出於邵寶後從泰和歐陽德德姚江派也又從高陵呂柟柟河東派也故所見出入朱陸之間然先入爲主宗良知者居多集中論學之語互有醇疵蓋由於此至其識勢論中稱黨錮興而漢社屋元談盛而晉室傾清流濁而唐祚移學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議論標致不過起於一二人之微勝而其究乃致怨惡沸騰於寰中干戈相尋於海內而潰敗不可收拾云云若於七八十年之前預見講學之亡明者則篤論也其文章當李何崛起之時獨毅然不變於風氣然應旂以時文擅長古文特自抒胸臆惟意所如故往往輕快有餘少停蓄深厚之意如十五卷費文通傳稱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婁氏以產卒繼娶金谿吳都御史女復卒俱贈夫人五子長某次某云云此誌狀之文非傳之體於文格亦多未合所謂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者歟所作史論如漢武帝蘇軾諸篇特爲平允而漢文帝論中稱賈生不死文帝終必用之賈誼論中又稱文帝終不能用之取快筆端自相矛盾亦不可盡據爲典要也

靳兩城先生集二十卷

〔明〕靳學顏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城集二

十卷》提要

刻靳兩城先生集序

今之品藻人倫者言有二難
政事文學是已兩者非卓犖
士鮮擅兼長即兼之代亦不
數也兩城靳公固薦紳先生
之卓犖者哉公少以明經起
家累官至左少宰其讞獄良
規在宛洛其賑貸遺愛在雲
間其牧養宏猷在吉郡其覃
敷文教在關中其底眷財賦
在巴蜀其張皇兵旅在邊徼
若其文追秦漢詩軼晉唐上

據忠悃下籌民物暢敘游觀
炳炳琅琅厭人耳目固賢良
文學之所莫窺鞅掌王事者
之所不嫻而公已兼之矣憶
公在事時馳驅南北敷歷中
外若弗留連鉛槧也者要之
一言一咏何者非訐謬石畫
微言抗議所宜藏名山而垂
永久假令墓木未拱輒以湮
滅而知公者又晏然莫為計
不朽之義謂何乃潘伯竹陽
王公從其子需雷雯櫛拾遺

逸得若干首委之歌劂謂不
佞為公舊治民習公為人且
嘗讀公所為文因屬之辭遂
紀其大歸如右夫文之材質
貴中於理道而其竅則一稟
於神明稍稍滑之以人即其
竅閑滯而不開越裂而不寧
雖皇質唐文舉無當於作者
公方兒時工聲偶日咕俾數
千言翩翩稱為繡虎迺不拾
金仕不自煎者不可抵掌盡
蓋其神正其積也益厚其理

瑩其發也自妍文章大雅一時士人以為名家而推轂之其與赫赫政績並垂竹素無惑也東國自邊李以著述起家厥後操觚之士雲蒸霧湧莫可籍紀乃其中亦有不可知者而猶然以名家自命不識其文視公何如也後之品藻者亦或左券於斯云

萬曆歲次乙酉秋九月朔旦賜進士奉政大夫湖廣提督學校僉事舊治上海王圻頓

首識

兩城先生全集序

余見時即聞先大夫稱吾
郡有兩城先生蓋駿之乎
古大家云先大夫與公同
筆一研復與公第太朴公
稱同季友又締聯姻婭以
故知公深公為先生所厭
薄時義我力追古文辭于時
士競浮靡執鮮風雅詩裝
故宋之韻言文仍前元之
舊貫敝久矣公鉅秦規漢
纂晉軼唐扶腸嘔衷剔癥

滌垢微思之輒達奇微吐

吐必駭衆馳騁縱橫連蹀

一世羣評訝之為怪誕

而公自信益力嘉靖甲午

舉省試第一人乙未成進

士由是名愈熾起余誦

其文未見吾人者幾季所

泊公以天官少宰養病

里中余始得一奉顏色

聆言議輒瞋睨而喟曰偉

哉胡後之晚也居亡何公

捐館舍按其遺稿梓之

曰間存集曰兩城集曰莫
稿曰園志僅之十之二三焉
於戲夢鄉鍾海岱之秀生
人多雋才後代毋論已

明興以來弘正中則有邊至

實貢嘉隆間則有孝于鱗

漸兩城先生集序

攀龍謝茂秦榛李伯承先

芳殷近支雲霄其餘工一

執挾一長喙之爭鳴更僕

未易數文謝以蕭然布衣

鼓其俠色雄視一時邊孝

輩以仕之優縱其豪吟傲

睨千古剗藻樹義霞蔚雲

蒸夫非挺拔流俗而獨契

前脩者弘公乃握起東魯

嗣響迄實而歷仍于鱗

四君子海內騷客墨仙咸

想見其人願為執鞭弭顧

漸兩城先生集序

九

邊孝法夫子集傳已久公

傳者僅之十之二三辟之

藻井狎獵未構明堂縣黎

錯落未成重器且櫨杆之

材匿于山琬琰之珍藏于

匱者尚多也乃謀所為盡

拾其遺而公之子需雷震
手抄成帙得冊八卷二十
示余讀竟如觀水常而渾
枚重掇磊砢畢具如陳重
器而木難火齊煨燿盡呈
居然自劃一疆決之大國
矣然而難乎力不付剗剗
氏者又數季已而仲子雷
以武進士守上谷將缺以
余不得多金曰士君子
之愛世孰不欲樹功名垂
不朽哉但吐茹者工雕鏤

之技而責以佐旌則齟齬
而苦策勛者務震疊之業
而授以纏帛則駑駘而遯
兼長者勝盱眙之象而丁
以齟齬則駢言而恚若此
則偏公之文出入先秦兩
漢而訪淵之乎大曆而上
不段重明可辨乃其宦輟
所歷輒著能聲終始一
節皦然無議又倏然而不
有孫名而恐後沒之日
天子拊髀而蒼生扼腕誦其

言詞直與邊孝法夫子益
 轡而馳其以能有邊孝
 法者子疏足亡前而公且
 擅而不煥所謂才德益
 懋非耶余竊謂公之人
 品不獨以茲集重也余生
 也晚又至戚然而不比特
 叙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
 論定

萬曆己丑春三月同郡後
 學于若瀛序



新兩城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崇志賦

竹菴賦

別燕賦

寄弟賦

蘭淙賦

蕪山逸叟賦

水晶盞賦

兕觥賦

梧桐落葉賦

復齋賦

壽賦

莽草賦

罪鬚賦

登壇賦

新兩城先生集目錄

卷之二 四言詩 謹附

涓流四章

汶之水四章

春日五章

中林四章

廬之沱二章

北山五章

贈前溪曾公詩

深澤謠

凌波操

東岡謠

野逸詩

神山謠

卷之三 樂府

煌煌京洛行

獨漉篇

悲歌行	遠遊篇
秋胡行	升天行
鷄鳴篇	遊僊詩二首
塘上行	步虛詞二首
上留田	鳥生八九子
黃鵠歌	放歌行
扶風歌	懷湘詞
除夕齋宿二首	長安道
行路難十一首	嗟乎行
河伯曲	緱山曲
閭闔開	
卷之四 五言古詩	
雜擬十二首	壽詩二首
感述二十八首	古意三首
擬古二首	雜詩二首
述哀九首	得告後紀行六首
卜居六首	送晉菴子北上五首
中秋	霜節

挽呼子夢二首	蕪亭落成
除夕	苦雨
贈石塘子	發舟十里言別
宴集	夜起
卷之五 五言古詩	
自蒿平赴龍門寺	午趨石鼓關
曉濟丹江	於舞陽作
渡漢江	鄖陽道中
渡口阻風	西鄂道中
題扇	劉國藩畫菊
吳中里索詩賦此	宿鄖陽山館
鉅野書扇示需兒	臺中試士二首
清明遊興善寺	興善寺聞法樂
憶弟用文谷韻	春盡將由藍田
七盤坡	望輞川山口
韓文公祠	麻磧舖有懷仙隱
發商州	出劉嶺路作
入南山	三月晦日

自殺虎嶺歷鎮安 雨

別漢水 暮春憶謝象岑

鳳縣山齋臥病 鳳翔試士

攬鏡作問荅語

卷之六 五言古詩

鍊藥 病起詣普照寺

效黃魯直 書閣宴坐

始至北墅 慰農

新卜小園 閣夜

新雨城先生集 目錄

編籬 憫逋逃

聽琴 病室四詠

水火 夜共所親坐語

疎翁自哂 遲楊子信許夜過

初四夜樓上望雪 送雪山二首

初春園亭 入蜀發里中三首

寄謝見送諸君子 見太行忻然自遣

於洛城作 咸陽覽古七首

從咸陽原望長安 曉發

山館不寐成詠 夜卧松下

富順道中 在瀘

舟發瀘州 晚至合江

安溪道作 開寶寺

在仁懷古寺 仲春得故舊書

獨立 獨往

放舟江中 馮子寄書因賦

荅馮子二首 瀘州用王僉憲韻

真想亭二首 寶雞時值立夏

新雨城先生集 目錄

發京四首 初春郊園

卷之七 七言古詩

春詞 庚子志感

舟中望武當山 梧桐篇

紀行 苦熱行

秋夜長 芙蓉篇

崑岡謠 臨溪歌

老蚌生珠圖 贈朱唯南

訪呂子不遇 九石歌

攬鏡示兒

夢入都下

對雪成詠

荅客見和

飛雪篇

庭中聚雪為山

青鳥篇

壬子立春

夏日太白樓之作

華山率爾長句

灑池會盟臺

綠竹引

對瀑布偶吟

安居東望濟城

雪後發孟縣渡河

夔州行

送李大夫歸閩

東曹子

新兩城先生集

目錄

奕臺

挽龍洲中丞

晴賦

題陳生瑞亭卷

卷之八 五言律詩

晚至河間

曉度雄關

雨雪

雨中山花

寄人

粉青江

硃砂泉

入鄧二首

曉發

浙川館竹

懷朱大夫

古意

陳節婦

至襄陽

出塞

銅雀臺

題畫

山城

秋江

郡齋新竹盛長

采蘭篇

立秋

聞雁

秋興六首

送客之南中

聞笛有寄

夜雨二首

送孟太卿之京

夏日贈子魯二首

贈郭子

新兩城先生集

目錄

眺城南門

効李

後湖

荅栢山感秋之作

秋日閱兵

與劉年兄夜汎二首

避暑

竹館

之海上

聽無瑕和尚彈琴

贈漁川醫師

雪中賦詩荅客

有懷北墅

送周子轉官二首

春雪二首

送陳主事之滇

初夏郊園娛客

宿少玄洞

清華堂

暮春

西征別家君

安居道中

陳中丞園

入河南境有感

獲嘉夜坐寄需兒

大風

自青華入懷慶二首

河陽縣

渡河二首

出孟津路望北芒

入洛有贈二首

新安道中

新安遇盧少卿東歸

憶故園

望嵩岳

新兩城先生集

目錄

硤石遇王年兄歸吳

魏野草堂

于闐鄉作

二月晦日

八關慰諸生

吊被災士民

雨發潼關

上巳日華陰對雨

三月五日看東家園子

暮春西陂司馬園亭次韻二首

送李玄育解元入蜀省親

卷之九 五言律詩

九日次介川年兄韻

奉酬衛原十五夜之作

奉約二省長夜集

奉酬衛原新釀如渑之作

風雨望張果石洞 譚子留飲

煎茶坪雷雨俄霽 紫栢寺

青橋遇胡年兄飲別

龍潭瀑布 發成都當自渝入夔

蟠龍寺次韵木涇周公

新兩城先生集

目錄

覺林寺

少溪公館露坐

岑公洞

白帝懷古

自府治放舟瞿塘

開元寺

自夔回省

華藏寺

途中東前渠藩伯

牛頭寺

送前渠藩伯回鎮

七月七日新都二首

樓上聞笙

漢州得需兒書

夜集開元寺

次夜再集寺中二首

晚渡金雁河

初春始出華陽

寺中安榻正對竹林

聽黃鸝

三月十二日作

秋日講堂

東軒飲餞趙大行還朝

自蜀遷晉憲使有作

歸自洸園

仲春藩邸

甘泉遺所知

十八夜寄內

漢館月夕

釣臺石

病中望張果石洞

城固

寄念菴

雨雪

雁

省事

樓望

園花盛開

惜花

賜谷見招病不克赴

遣悶

諸公携酒見過二首

池上

臺上

賦春雨軒

金勝寺

入舟

上書待報三首

予告二首

釣臺二首

清華堂

泛舟

曠然亭

雜興三首

七月六日

立秋日

起病

含虛閣

久雨

春日試牛

江甥饋鶴二首

元日試筆

三日哭臨東寺

八日南石召集西寺四首

登極詔至志喜二首

為近川作

為夢鶴作

贈臨溪光祿之任留都

人日上半卷樓

卷之十 七言律詩

坐來風亭

謁世祖祠

曉發裕州趨舞陽

千秋節

中秋琉璃局泛觴有作

九日龍岡奉同王大夫僚長

至前二日過謁復齋殿下

謝饋梅花

冬至有懷 闕下

雪中過維摩寺

在必陽得舍弟書感賦二首

送缸川先生之楚 劉通判謝事北歸

贈沈潤卿

和荅栢山西北有高樓之作

柳塔寺

森玉亭慨往

送月川王兵憲北上

九日太原東城有作

壽菊山子

過少湖讀書處

道涯

賦得離亭柳

在汶上遲舍弟不至

陳園再賦

慈恩寺

次文谷

送徐推官

初度日極憶老親

十七夜對月疊前韻

荅舍弟見寄

耀州路

宿青橋

紫栢寺感賦

出寶鷄別秦蜀諸山

驪山同王總栢山二藩參道舊

西廬

買業石橋

幽中忽得中丞謝公書

秋日眺杏園高丘 九日

言懷

春望

除夕

雪荅客

雪簡三友用韻

迎春日作

立春三日東東石問病

迎春夜三君子見過

為萊峰子題李東昌所作圖

李翁七十學奕于吾賦贈

匡廬吏隱

賞花

與書商

霜節

草橋即席作書扇寄以騰

東明縣寄需兒

孟縣對雪

將入洛

義昌竹亭

高陵阻雨有懷長安故人

吳比部約遊錦屏山暮不果

贈荅茅子

蟠龍洞

壽趙叟

昭烈祠避暑

白鹿望山家

留別松澗子

仲冬同太涇周公春江董公柳齋張公會

升菴楊公於紫房洞天

再賦贈升菴

青羊宮訪草衣道者

送別舍弟還塞下二首

送松巢子

雷兒西來見省於其歸也詩以送之

壽趙總戎白樓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春日罷朝

長安道

郊祀駕旋值雪

宿省中登樓望月

漫興

九廟禮成恭述

聞諸友過訪拙園

初春薄遊北墅有述

阻雨未得遊涉坐懷都下

于野堂作

水鳥

樓成志喜四首

聞遺詔

寄弟

無題二首

送楊少府之任鳳翔二首

秋興八首

無營

登樓

喜曹子枉訪留酌

限韻二首

聞曹子遊兩城諸山

九塚

觀獵

歲暮曹子夜過不飲

送韓侯扶柩西還

送客之濟南佐郡

味雪次韻東曹子

三月三日次鄭子韻二首

次子魯韻

夜雨枕上

聞 駕渡河期東萬水部

春日南齋

北墅漫興二首

庭槐

三更聽雨

贈顏松巢

挽張翁

九日齋中二首

南石饋茶報以雙酒

早春樓望

寄客

雨中丁香

予告

卷之十二 五言絕句

神塘泊舟

李道士館

春日亭榭

贈方士之南岳

獨吟

扇面畫素牡丹

大隱贈客

有所思

山行即事四首

漢宮四時歌四首

宮怨二首

巴婦詞二首

古別離

楊花

華山

華州蓮池

移山潭

紀夢

合江作二首

舟行雜詠五首

青山館中夜

踟起

四月望日

宿青橋

馬道望彌陀寺

自西疇入湖二首

禪語

攬鏡

獨語

夜別諸友二首

亭上

溪上五首

元夕李將軍第二首

是日觀梅四首

戲代主客二首

宿林中

題畫

石泉

秋懷

贈林醫二首

惜落花

鳩二首

霞

拙園

雨餘四首

遣意

紀夢

桃塢

竹林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東京歌二首

函谷見桃花

中江縣次儼山韻

鹽亭遣悶

既抵連山舖盡出諸險漸達成都

夜行書所見

竹枝詞二首

贈隱田任氏二首

聽陳東阜彈琴

東同行客

夢作宮詞

燕京暮春歌二首

古寺

效王建

閨詞

勞關吏

陽春臺

渭城曲	西內
漢武	秦宮詩
山行值春盡	自漢言歸
初醒	望青龍寺
正月杏花	永寧樓
寄暘谷江丈	見海棠
寄馮子二首	送曆青陽道士
聞雁	示了虛
歸自寺中二首	張鍊師見訪
贈張君舊隱	十六夜望四首
戲簡懷春友人二首	東郭
觀音廢寺二首	雪三首
池上杏花	贈了虛
九日五首	謫仙樓
避暑	送張通判
示諗和尚二首	散步山中
居蠻岩時作	自中即事二首
和東坡	

林中斷曲竹為杖二首	函元洞二首
梅四首	即事七首
齋居	初春試筆二首
梅開值雪	拄杖再賦
問舟	詩謝雷處士二首
春分栽藕	初春郊園
帝京春遊曲二首	聞鴈二首
金臺山夜行	
卷之十四 序文	
太宰治齋相公壽七十序	
和菴李翁壽七十序	
受菴周公遷晉藩左使序	
西野張君判安慶序	
劉子學序	雪卷補逸序
初春同遊慈恩寺詩序	
江密雲序	
卷之十五 序文	
鄧慰山志序	擬漢樂府序

郁翁生曾孫序 送晉菴先生北上序

某侯生子序 養思堂序

送郡丞馬公權戶曹大夫序

送司馬松石劉公序

送聚峰先生僉憲雲南序

贈西野先生序 贈陳君生二子序

劉節婦序 中丞思菴鮑公序

魯國主世子生序 都水君還朝序

李大寧序 贈崔將軍序

劉憲副序 琴譜序

卷之十六 序文

心松序

贈少司寇前溪曾公詩序

胡里胡氏本支族譜序

鄭翁壽六十序 袁良醫序

大司空鎮山朱公還朝序

儀封葛尹序 楊氏家傳錄序

贈吉泉先生入朝詩序

大封靜隱陳翁壽八十序

孫太夫人壽八十序

贈豐山孫先生轉河藩左使序

孟中丞序 裴中丞序

重脩石佛閣序 園志前序

園志後序 濟英錄序

舉業正學序

賀都督白樓趙公壽七十序

三樓詩序

卷之十七 記文

郭氏世恩榮堂記

濟寧衛指揮題名碑記

吉安堂硯記 遊進脩樓記

建青柯坪館記 仙氏創建石橋記

湖干草堂記 鳳渚別業記

雪假山記 蕪亭記

避塵園記 樂饑堂記

習坎亭記 借山亭記

釣臺記

沈曲記

竹林記

拙園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逸菴楊公墓誌銘

處士江公墓誌銘

姊張孺人墓誌銘

南墅許公墓誌銘

誥封太安人于母孟氏合塋墓誌銘

明故誥封夫人趙母張氏墓誌銘

奉政大夫直隸河間府同知隅菴張君墓

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郎

中西嶼董君配安人徐氏合塋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弟子魯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吉安府知府先考合塋墓

誌

贈御史三公配贈孺人李氏劉氏合塋墓

表

楊公愛軒墓誌銘

隱君正軒楊公墓表

卷之十九 祭文

祈雨文

謝雨文

祭吏部尚書周公伯川文

祭太僕劉公文

祭鎮朔將軍白樓趙公文

祭劉隱君文

祭黃秀才文

祭楊母文

祭姊張孺人文

祭亡妹文

卷之二十 雜著

心諷

扳倒井銘

肝朝

去思碑

采芝題辭

吾廬說

二室說

抒憫篇

歎珠題辭

場屋爾雅題辭

靳兩城先生集目錄終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一

東魯靳學顏著

崇志賦

陟墳素之崇丘兮觀先民之所營性何加於潛
見兮道何移於周榮或萬駟以策駿兮或一裘
而拾穗或獲尺以亂媚兮或龍游而鳳噓彼至
人之獨往兮委天形之外心載營魄而抱一兮
恒谷虛而淵沉覽萬物之細大兮翔方外之寥
廓貴京耀其若脫兮背槁梧而向虛聲披予襟
方袖先生集今晞予髮於晨旭沂凌風於陽暮兮吸
霞漿於幽曲激派吹以張樂兮揭蕙蕪而為幄
眷天路而邀朋兮謝人境之囂俗忘歲年之冉
冉兮永在澗而弗適玩蒼雲以舒嘯兮指白日
而申歌

竹菴賦

夫何一鉅人兮懷嘉遯而離居結華宇以抗志
今肇中江之奧區曰蒼筠其信好脩兮嗟予去
此其焉朋緇金盟以矢日兮原儷節乎堅貞其

載倅也襲體練吉銓辰考躔既面勢以永皋斯
規倅而畫班蔭井參之靈宿浥團岳之神屢華
萼鬱其軼雲禪盈縮兮雙泉沃澤塊北以瀏濫
兮菱蕉縣兮脩阡其為制也象乾為圓則坤效
方雪兮陽曜遽遽陰蔽延壙廣除曠况周章糝
蘭雜蕙欲壁先生集瑞芝栢文穿曲枅層櫺挾振胃
條而吐納跳丸兮榮枯璀璨而次舍乎斗樞疏
寮爛朗以電燵兮結綺被麗而連珠廼有嶰谷
之靈管蒼梧之幽姿曰滌蕩與貧簞既僕僂而
參差先生集一筵茵輅之奇幹偉蒼筤之麗質上干蔽以
下託生不扶而自直靈根詰屈以亂偃兮纂瑤
實而鳳食洵謝氛以為囂兮斯仙園之所宅也
何慘廩以寥窅兮嗟福庭之孰開也紛揔揔其
曉靄兮建霞標與雲忻駐翠鸞之萬駟兮樹蒼
旂之菁莪美夭矯以黝糾兮飛派霰而蒸露爾
其微颺起青蘋之末洪颺激大嶽之巔既從從
而翕習儼紺鸞其不翩方且撫龍脈兮理冰綸
招閭闔兮賓南薰復激商而切羽神飄飄而欲

震爾其殷其山兮山陽有渰兮南浦下綠簾其
如簣上紛披而容與婉相妃之幽泣拂翠裾兮
無語方且折瑤枝兮將賜步瓊欄兮誰須忽逸
若兮馳想俄蕭條兮佇思爾其霰維先集雲兮
既司錯碧葉而踈玉柯汨磴磴而玲瓏方且發
黃臺之謠鼓幽蘭之樂嗟波詭兮濤譎疑翔鷗
而踰鶴爾其皋禽警露若英翳陽蟬媚媚其委
照流鵲曜而燭光方且調曲沃之懸匏瞻彼美
兮如工形若逞而中留聲似斷而復續若夫炎
德司辰朱明啟節冀三筴而既零蒲九華而狎
獵芙蓉疏茄而冒瀾兮紫莖傾陽而布芳龍孫
蔚其林丘兮鳳毛旖旎而惺張乃有倕仝襟襪
以調出伯僑盈盈而進觴姮女倡兮脩態五音
紛兮咸將君胡弗兮壽考胥忻忻兮樂康於是
真朋攬博羽流頽醢洪厓楔梓赤松按歌歌曰
玄瞳綠髮服歲蕤如驚若翔澹忘歸虛心直氣
神所私孫拓子引含休滋千秋萬歲常若斯

別燕賦

懿予邁茲隆會兮覲姬周之昌斯仰六龍之蹶
蹶兮於天衢而紛披方震交以昂新兮藻中葉
之鴻微躋元凱之多儔兮尊坤軸與軋維被含
靈與蘊性兮眷登臺而熙熙雖萎卉之微命兮
媚泝景而華滋蹇予侘傺以湛憂兮羗遐桀兮
奚為行不知其所底兮止不知其所居事有激
而難當兮衷猶豫而狐疑欲臚情以何辭兮拊
予心其猶未知予將謁於詹史兮假泰筮而問
之詹謂予以何宜兮舍觀生而願遠夫不揆予
情之所寄兮雖姮鮮以焉裨苟予情其洵適兮
利肥遁以自順亦從相於唐舉兮舉教予以所
宜協予夢之符節兮又證度手龜枚索篋茅以
筵筭兮咸於徵有勿疑匪予情之所寧兮孰明
神之我移予迺涓元辰而履吉兮倣理裝予長
徂行返予之初服兮曰歸來兮吾廬目冀野以
縱矚兮別青莢兮神區謝麗光於日表兮絕厲
響於天末結予軫於牕原兮撫予劍之的爍睨
太行之南峙兮勢逶迤其送予居庸歸載以如

愁兮鳥驚驚而不下易水其流漸兮衝風振而波鳴涉廣運之靈川兮會羣液而奔騰吊金臺之就夷兮問劇辛之孰是懷伯樂而不遇兮慙伏櫪之綠駟

寄弟賦

歲旃蒙以協洽兮予既冠以三祀序玄冬曰暢月兮宿回天而窮紀義鞭疾而力馭兮悼白日之飛矢愧予獨泥此遐方兮時貞元之際交地曰左滄溟而背北陬兮昔燕冀之故郊玄霜凜其凝氷兮風颭颭而如刀謇予遐遊之既拂兮固觸藩之取羸恐脩名墮而莫立兮暢將來之威蕤竊聽鼠之窮技兮舍靈龜而觀頤詎射雉以田獲兮又一矢之見遺有善相曰惟孫陽兮夫執以千金捐而不靳也矧夜光之擲暗兮有不拊劍而驚問也昔呂望亦云其賢聖兮迄老耄而不振夫匪夢占以為褰脩兮孰渭湄之可奮也何彼人之僇疾兮羗僂巧以韋脂紛沒沒與時狗兮乃伊慙之自貽偃僕以為虔渙忍以

新兩城先生集

一卷

五

為平兮曾淪胥之不知悲風靡靡而遂其長往兮昭予志之不比衆熙熙以登臺兮獨怕兮其未有寧匏繫而飴甘兮不脫囊以自揭也誠操予而非時珍兮又鑿枘之弗接也大厦危而霖淫為之虐兮樹一木而效功不可為也負翰音之登天兮衆吃吮其予嗤也朝白眼以睇空兮疑雲鬱而不流夕步月而舒嘯兮分形影以為伴月團圓以揚休兮零曠四塞而為憂相銀河之迴淼兮誰一葦而可浮彼女媧之鍊石兮苟於理而不誣洵神謀之可參兮請為梁而造舟眺西山之岬岬兮驚遙岑之落木瞰易水之寒澌兮下水凌而淵狀願言矯舉兮行將返吾初服繁解纜乎潞渠兮蘭櫂折而不前或脂轄以南驚兮輿脫輓而不軒墳衍漭沒而難踰兮林森森又交莽愴盧溝之衰延兮誠限我以脩阻故山杳而莫予覲兮想像殷而夢之鶴輟舞而不鳴兮誚匪石之竟移昔垂堂亦云有戒羗千里而自羈星流易而火四鑽兮曾遠顏以少時

新兩城先生集

一卷

六

棚蒿蒿息巖墻兮下沮洳以濕湫俯八尺以鞠
躬兮允矮屋而低頭塵囂囂以盈前兮沙飛飛
而壓幬曾出納之幾何兮日會計而親籌神勞
勞以逐物兮心中夜之調調魂恍怖而不宅兮
情結結而弗釋腸一日以九迴兮秉揮霍其駢
集畫倚窓以寄傲兮步儻徊以盤桓宵攬衣以
徬徨兮坐清帷而永嘆聊斜日以登樓兮撫桂
檻以凝想揭四字以流盼兮孰予志之所仰落
霞散而為綺兮窮曠入而曷居見鴻鴈之嘈嘈

新兩城先生集

一卷

七

今離羣醜其焉徂感鵲鵲之相從兮迷宿靄以
殊途號寒原而偕求兮悶怵怵其慘予氣愠惓
以填胸兮泪淹頤而橫臆夢虛隨以跋涉兮思
潛隱而罔極亂曰真宰運機玄之又玄兮生化
感遇誰識其顛兮忻悲移人我得厥緣兮歸歟
兮袂吾廬與子俱兮

蘭淙賦

嘻灝氣之沆陽兮結崆嶺之靈嶽沛滋液以溶
滴兮浸鴻龐之地絡罍石室以綏綏兮源淟淟

而星錯爾其肇太一於道始兮來無因而有象
越既離而無放無限垠兮詭不知其所徃洵斯
微之蘊靈兮含洪澤之決漭既昭鑒於漢牒兮
歷墳史而如掌衣金城於遐境兮抗輿圖之獨
壯若乃丹梯岵嶸以劣削兮上既造天以抗霄
嘉林宿莽鬱森森兮又蔚蒼乎中坳下瀾瀾以
縈洄兮信玄情之所遭瀾瀾潼潼其濺壑兮波滄
淫以摧麓湍崩峭以宕礫兮渦渟滴而轉較涓
蒙泉以果育兮貫九坎之涿涿也何沈沈以礚
礚兮嗟懸刃與流沫也沃曜靈而蕩素魄兮眩
鷺浴與魚麗也相廣陵之八月兮駭楚客以往
觀曰廬阜之有懸瀑兮斯伉奇而儷妍勢搖日
以奪精兮聽傾耳以侈思心與齋以偕入兮神
悅恍其俱馳故其為形也仰飛練於遙空兮若
銀潢之靈派亦既邁而俯鑒兮羗瀟灑其可恠
方五精之在冶兮或踴躍而不化泫若繁露之
沍沍兮湛金掌而未晞相秋榆之布旻兮爰爭
泊而竟暉大硤崩以擊撞兮小鮫珠之續紛前

新兩城先生集

一卷

八

若伏而復見兮繼始屈而終伸故其為聲也岩
谷礫砢以交響兮曲澗洶洶以相效石實汨汨
其溢溶兮寒流浙瀝於澗道或振金鏞之泠泠
兮或拊玉磬以會節或按緩調於倫箏兮或扣
湘絃而幽咽或揭華鍾於鯨桴兮或發其鏜之
鳴鼙或殷隆豐於山陽兮或鏘王輅之鸞和歟
兮若萬騶之赴敵兮競役軀而忘返飄兮忽兮
儼沅騷與迅霆兮并無巨而不偃若乃濯錦磧
之瑰磊兮漸九皋而亘長洲慨瑶支於九畹兮
漂玉蕤於上游散金烟以積霽兮浮輕雲之緋
素疏石髮而擁海藻兮媚潛虬而載泝萃垂魚
之滛潏兮嬉納新而吐故拳白龍於翠潭兮遊
玄龜於丹涯玄夷逞徠於茲兮珮蒼精之瑯琊
祛魍魎以跼伏兮夔魑遠而去之明神宅而在
御兮奠青檢以與沉圭諒希光於至人兮秉至
柔而固虧亂曰擷芳華於貝宮兮吸明漿於龍
堂採神葩而諦玩兮縈同心之瓊英挹洪潤以
澡身兮酌回淵而洗心晞予髮於赫旭兮迢大

新西城先生集卷一

九

化之高深動而與陽同波兮胡寧與世而浮沉

燕山逸叟賦

有玩世之丈人既秉塞而抱貞徵重良以誌志
不出位而運精爾其騰妙譽於梁苑沛皇波於
衛畿壯錦城之幽討嘉宛葉之鴻熙乃眷西顧
慨焉繫思感孤雲之納岫眺松楸而興懷商落
日其歧望矚豐陽之幽隈鬱鬱嘉林撫撫廣圻
嵯峨呈秀翦蔚競輝璇源在左玉梁右飛洞宮
苔織石竇烟霏脩篁隱天瓊葩麗暉星文日藻
揚榮奮蕤婉如清揚在彼翠微龍珠綏珮彩鸞
承旂雲構我我桂宇攸居願言從之不能振衣
神往形留室邇人遠乃作歌曰煌煌靈芝歲三
芳也桂樹連稊憐憐也商山漠漠惟予鄉也
我有遐思誰予將也瞻彼七襄罔報章也山中
人兮永相望也丘中鳴琴儼琅琅也蘭儀蕙質
彷彿相狎也採珠拾翠從兩凰也輕霞飄裾霧綃
裳也我欲致之瓊瑤英也愛而不見思未央也

水晶盞賦

新西城先生集卷一

十

西亭子觴予會景之亭出水晶盞焉命曰子
能賦諸顏唯唯而賦曰

有太陰之凝魄抱玄英之至質發坤藏於重良
托哲匠而呈則既騁技於刀鋸巧天然而弗飾
元精既理於焉從規馳若遺景駐無藏疵方宜
凌厲乎鑿落孰執熱而不融胡浮漚之在掇羗
有當而能容若乃瑤宮燕宴桂館嬋娟闢琉璃
之甲帳綴明月之高懸幽瞻散馥素姬承盤挹
上池之靈漿酌明水於金仙席之玄茵薦以蒼
筵覆之水穀繫以霜綸澄望若空和冷冷然含
有於無匪色而妍惟德其物御惟哲人

兕觥賦

爰有物形洞夷外熒巨本銳末密理含聲圓乃
應規直弗中繩長庚卻屬利謝櫬槍百夫莫扼
七升斯盈置安而安或挹則傾合以飭嘉若著
觀兵惟愚不識設辭請明曰此夫產嶧冢而南
海之游與羣虎犀而肖犂牛與茲非負其敢興
戎長兵毒鋒也邪禹尚所錄隸首之紀耶郭贊

文德詩詠酌彼卮舍伊走曠而媚我雕几用代
飛羽而以糾愆禮者耶繇之則治雅不由則叟
之也耀威於懼非又悍也厭厭無歸不為酒
也作氣張勢雖樂不廢取類稱名其惟兕觥

智桐落葉賦

序曰循祿窮海忽焉入秋獨寤空冷感
葉悲少壯之幾何耻尺寸之不效因託毫素
抒我幽隱非若嘆息流光惜丹華而愁素髮
者也賦曰

何朱明之不處兮俄金祇之振節鼓三陰於
簫兮桐應候而飛葉墮金井之離離兮下瑤階
之琤琤音中律以諧商兮孰辛酸之可聽若乃
逐回風兮紛舞與靈雨兮俱零辭故枝兮無語
宛長逝兮含情近抱根以若親兮遐乘颺而翔
漢乍縈蔓以潛跡兮忽出林而自見徘徊曲榭
飄颻環堵若往若來如泣如訴風簷簌簌亭皋
蕭蕭形孤影隻群萃朋邀托響天末借光日表
委茲輕質游夫縹緲故有蘭臺苔繡金屋螢飛

鑒園圖之朗曜觀嘉樹之漸稀蛾眉頰兮素心
結怨莫怨兮新離別紈扇恩情中棄阻白紵陽
春為離舞亦有江潭逐客關塞征人撫青柯以
流盼慨沃若之非心御重恩兮報無所悵佳期
兮歸無因目千里兮湛湛恠陽烏兮先人若夫
烈士愴神雄心感遇惕脩名之將墜恐芳華之
逢暮情飛乎九岡之陽魂銷乎華平之坻腸一
日而九迴夜十起而未已耳驚其聲目不成視
板條撫膺悵時悼已鼓神劍以無歡援鳴琴而
失理斯悲之極致非離思之能擬也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復齋賦

復齋者承休王別號也王兄賢如渴率履不越
覽古之外一撫所好肆厥誕祥迺屆冬至蓋在
易則地雷為復一陽始萌爰取諸易以名諸齋
用以觀象玩占稽占攷變匪惟實之中心好之
匪惟耀之厥惟懋之云爾某為作賦以演其旨
詞曰於懿詰王實衍昌苾璇紀分桐靈根遐峙
馳墳史之藩園獵軒虞之崇丘澹玄心而自穆

泛神區之華泐筮至中以卜稽建廣大而為郭
七八九六是焉呈材極深研幾爰聖爰贖席剛
柔以為茵揭變通而為幕覽易簡以為玦珮吉
凶而為錯撫常編以永年謝世紛其若擇曠兮
况今遊罔象兮泊兮湛兮涵虛鑑兮爾其赤奮
獻歲玄英肇月昴殷辰升葭飛荔發景臨圭而
光延暉南斗以離離回龜宿於瑤衡寒谷煦而
既吹惟是秩筵斯張華簪載合芝蓋九葩輕軟
迢遞劍鳥若丘冠綏其颺叢若繁露來如沆雪
羣真朋之銷鋒降靈囿以趨趨揖浮丘於廣庭
弭鶴軒其龕龕鹿矯矯以獻華鳳蹲蹲以承旂
倚白鹿而撫瑟擾蒼虬而吹簫繁肴庶羞窮海
極陸之味陽阿越榜澹緩結激之音嗟難得而
殫日寧覩縷而悉之要則嘉會成禮不繼以淫
之弁擅橫議者擬稷下之盛曳清芬者揚兔園
之風摘藻則燁若春華喻旨則朗若秋榆吐辭
則傾如懸河待問則捷若扣鍾鼓皇流之滴薈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遷固其雄也發灝氣之鴻濛屈宋其宗也彪三
五之組繪淵雲其崇也總遐篆之綜締董賈其
豐也既酒數行王振衣而起前召有斐大夫授
簡而語之曰夫才士抽翰輟悅增麗智夫節說
景緯載縟吾與斧藻其染不若斧藻其德也願
子惠音以繹復義吾齋燁燁其有暉乎有斐大
夫自辭不能讓於洞極先生洞極先生逡巡而
進再拜而稱曰夫文以辯道詞達則止何麗之
為故海藻放言實乖物則七襄報章罔契言銓
予願食實未暇撫英也王曰唯唯洞極先生曰
式金式玉昭我王度幽贊神明匪繇象數爰協
先天心畫妙悟乃春寡昧綴言式怖於惟淵與
至於復之時義大矣哉聞之師曰物不可以終
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在易則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玄之周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
繼其彙然則剥而後復復生於剝靜極而動有
耶故曰不有動乎靜將疇依不有靜也動奚資
始故復之為義真於四極綜乎庶類放乎洪纖

經乎精粹何有何無昭天潛地大槩有五可得
而贅也元會運世是以為經劫復乃成星如歲
如是以為紀歲復乃名弦望晦朔是以為候月
復乃形日辰遞隱是以為則日復乃稱天人乘
除是以為關心復乃生爾其睎眄草昧數窮於
紀大撓輟策容成已計天不兼覆地不周載四
鰲焉將八柱既礪嶽石為之飛灰沃焦為之塵
起既而玄黃剖判提筆初元步天元泰德政攸
敷以和五美百揆咸都啗啜啟化盪於無隅信
道致詘詘道致信混混淪淪泰始為之門是曰
劫復凍登赤天宴入玄泉東壁昏中顓頊御權
雖萬寶之已殷嗟生生其殂落懷陽濟之如綫
詎羣陰之可奪既而重淵氣振宜凌斯潛鼓微
陽於金竹闢彘邪之欣勅噓枯吹生性歸其茲
物罔殺而不昌理有往而必來蠢兮動角兮觸
有無盪變化斛萬物熙熙皆出於機是曰歲復
若乃三五闕兮二八值顧兔潛形玄蟾掩跡魚
腦胖胎鰵焉失實芳蘆環之迴毀俄金鏡之已

匿既而夜光何德厥又育旃肱兮含光魄乃生焉萌神莢於玫瑰吐靈桂於芳纒溟漲激而增波方諸靈液於承盤鼎乎其升是焉為惴是曰月復若乃曜靈委照跋烏反舍虞泉懸車連石息駕歷被作噩淪於淵獻時哉嚮晦明夷不見燭龍燐兮其既燼也群動怕兮未之朕也既而周三千而已竟旭離回之至精信行健之匪息實竒於虛羸角宿睽睽搏桑爛也長夜漫漫其發旦也曲阿曉曉其有煥也三號卒明在日

新西坡先生集

一卷

十七

觀也是曰日復若乃天人健於一戰勝負占其臞肥情為之機方諸釋括攻取之岐喻彼焚絲或遺玄珠於懸圃或舍靈龜而觀頤睟美湛於冥駸元神逸於外馳既而四端見五官理蒙泉滋其始涓牛山蘖其嘗美幾希於夜氣之息撫然於為間之際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以見不見之形以抽不抽之緒蓋欲闢始闢聖途伊邇微乎微乎不行而至是曰心復王曰肆哉然則心復要矣洞極先生則曰夫二義

同科咸命厥真萬物紘紘咸保厥醇終則有始埏化凝神孰是剝復而相循唯此玄竅操存舍亡爰比奔駟亦譬喪羊上善不習內直外方次勿抵悔率是中行迷凶不已於用何臧惡不在細善不必類傾步陟遐功虧一簣磧矣名實樞機內視天下歸仁一日克已先生之言未既王避席抑手顧謂虛微子曰煌煌姬象灝灝羲旨孰我悉論達於豐豐今子大夫賦之旁魄汪濊在昔峻宇攸戒五子靈光徒妍匪伊德貴寧若斯言踰彼綢綺銘室作規我其顧諟

新西坡先生集

一卷

十八

壽賦

演大人之鴻筭絲不知其所際唯往歷之載閱已七袞而踰二值初度之穀朝矧陽月之涓媚百昌潛以昭藹既剝極而復至景澹澹以桑舒霜肅肅而遵霽若乃揭脩幕兮邃宇肆瓊筵兮粃妝獸火然兮突夏颺青烟兮蘭炬凍歆四酬兮清瀝鼎臠和致兮孔取畢比陳兮黼籍奉玉體兮安適臨觴兮欲揮意中憾兮或戢萃子姓

今在宗羅長跪兮肅雍嬰穉纖冉以承膝嫺姪
魚貫而致恭幸鶴顏兮一逞極羣心兮懼通恐
穆情兮不樂又恐為樂兮不終嗟一息之推慕
遭斯辰以何艱乍婁迷以瞻座昔何雙兮今何
單彷彿象服兮在右俄隻鳳兮東躡魂交飛兮四
佚忽儼若兮斯存樂莫樂兮壽而固悲莫悲兮
終寡怙悲心極兮樂悰微胡不少留兮待予歸
伯勞東兮燕飛西兒心悲兮不敢啼泣已竭兮
乾無滋吞復咽兮誰則知他人知兮猶可為大
新兩城先生集卷一

莽草賦

予道商顏谷中見莽草橘葉桂莖丹萼素蕾
意若自召不儔凡卉者厥形麗矣然一葉入
吻百內潰裂是何形情之詭與予始撫而

之繼知其然委諸絕壑彌嘆而去旋復自咎
夫已既已知矣而不以詔人不仁是草有負
於造物甚厚不厚誅之不義迺追製此賦示
之來詰母若予之始狎之也

豔山兮神丘麗水兮炎洲祥芝兮九葩赤葉兮
瑤流既採服以返精兮亦練餌而千秋胡茲植
之獨戾秉駁氣之弗協生百需而無益獨戕物
而呈捷絀藹敷芬蒼條輪囷素苞冒朱縹茸施
殷乍歛乍開含嘻含嘖葉不辯橘莖不分桂業
英周柯益津豐媚曰旋樞之流精與皋塗之麗
卉孰凝爾質俾疑厥類熙榮外揭酷氛內藏危
鋒誤觸騰迅機張彼太行之陰產紀炎經而已
習未若茲之可訖貽永感於一吸弄影濫汎之
止托跡蘋藻之濱殖中逵而揚意挺脩垌而驕
神瘖馬飲波倦旅息陰將淫毒之有加曾自知
其已甚后皇申嘉錫淵隱均化光覆露渥涵湛
陰陽宣照明受命誠不遷美利咸各正厲澤何
偏滯範茲不肖形矜已若不足害物為有虞

以作賦敬陳明則比物聯類具懲賊德其詞曰
秀色可食言若醴飭貌深衷詎測底觀莽草兮
類若子覆人邦家利舌齒白者膚革黝者理觀
莽草兮類若子金石示剛脂韋裏覆却色沮觀
者鄙觀莽草兮類若子疏節濶視澹無滓嫉刻
填膚唯有已而而頌兮背而訾觀莽草兮類若
子

罪鬚賦

予試童生見有魁梧而甚鬚者命作此辭不諧
吾意遂援筆製此以示風焉辭曰遵彼施丘莫
赤匪狐叔兮伯兮有鬚丈夫爰自鄉甸來適都
市曰往試乎偕彼童士童士曰嚇于思于思譽
髦方臻爾胡為哉兵衛總總大夫在公髯于衆
中緣階自東既旅進以獨聳指危冠而上衝乍
引領以斂翼忽脫頰而露鋒於是髯也俯而不
昂肩高頤隱欲蓋彌章大夫曰髯前吾語汝道
遠云來跋蹇良苦汝其心童而貌則瞞顧名思
義人其謂何髯謂大夫失之子羽長揖不辭將

歸有處既歸返舍盛氣自厲攬玄錫之光華鼓
金錯之利器鏗將舉而未下先聲罪而矢意曰
陶無見膚其以汝貴何吾殖汝廼貽棄累凡吾
百體纖悉有以齒決爪搔冠以髮紀睫衛離朱
毛通肺理婉彼兩眉所占無幾輔頰匪尺而據
喻中實煩有徒汝吾奚功發論則附以作勢微
詞則鬱而不通解顏而燦然之美若失長嘯而
宮商之旨弗融雖有嘉食淋漓引膩雖有麗服
覺我形穢流火之期揮汗成雨紈扇弊握亟麾
不去積塵為垢積垢為蟬無而不治疹其興諸
是用多方前理拂踊嗚呼子鬚汝大負予上官
見憎職汝之居龍蛇之蟄時有卷舒寧不少潛
以忍須臾顧乃森發爭張競挺參鬢侵顧翼腮
蔽領黃氛繚繞赭茸不整使我染翰無光吐氣
不揚誓將決汝離彼故疆已而鉏人呈技待詔
獻功芟蕘搜剔根株斯窮長條冉冉以錯落弱
苗離披而飄蓬既乃假寐隱几憮然自喪鬚作
人言見夢陳狀曰予受命與子形俱妍媸在子

不在吾顏內克外瑩血氣有餘緒茸不整
中枯不曰妍乎綽約妙姿黝光可鑒玄珪載重
穆穆長揚清飈吹之落落喬松麗葩施之吾於
此際何負人為且夫鼎龍墮小臣之泪編虎設
尼父之戒貴須上興和樂示愛子之無情一何
自壞禮云斯須不可去身我須我友詩範人倫
智者不拔一以利世何吾子之棄橐而捐親

登壇賦

漢南郭外有土一簣云是淮陰拜將壇也予
登而思思而感不知歎歎之無從焉遂永言
賦之云爾

凌脩坻兮陟敦丘睇中微秀麥漸漸雙流夾馳
綺寮被蔓文桁交滋洞廊掩日隙風淒其延中
梁以永眺煩漢沔之波迤諦昔人之陳跡慨山
川猶若斯唯安危在一語偉決策其如機躬北
面以鞠質符受命以抱蓍靡畫弗受靡受弗施
嗟亡命兮一介胡相國而先竒疑多兮舍廢謀
叶兮岳隰非龍顏以天授孰擇言而用之勢無

仲而非屈事有鉅而基微覽振古之所遭悼風
雲之曠期情邈然以遐寄涕承纓而縷縻結蘭
若之脩怨積雲壑之崇悲撫逝運以誰咎長終
古而為思亂曰南山嘉樹以時熙何不來遊將
後時中流淫淫無楫維嗟獨濟此柰何為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一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二

東魯靳學顏著

古詩

清流太守入 觀僚吏祖焉而歌其榮寵
然也

清流湯湯維其東矣大夫北征我心忡矣匪棘
其程式是國成不遑啟寧

大車既攻良馬既六鹿輪朱軒服其命服旗旄
招招負弩有肅大夫夙夜以朝 黃屋

靳兩城先生集

卷二

二

於赫明堂亦鏘有容玉珥璆只羣辟來雍秉珪

獻琛殊方既同惠允令儀 天子之崇

天子之崇曰維民只享有嘉樂錫有隆祉其祉
維何綸綍之諄五穀之敦百祿之殷

清流四章一章章七句三章章八句

汶之水憶親也

汶之水瀰瀰兮誰使爾終逝兮

汶之水瀏其流矣我心日遠與爾悠矣

隰有苑柳陵有蓼葍我心日積在彼芳草

鴛遵于田既薄于天我聞其逝不見其還

汶之水四章一章章三句三章章四句

春日念歸也大夫傷于役久而不得省其

親又惴惴慮禍焉故作是詩

春日既暉何草不菲悠悠蒼天不我心歸父兮

不見我獨疇依

春日既鮮何草不芊悠悠蒼天不我以還母兮

逝我七閱斯年

我行其野亦孔之震民莫不殺我獨何屯如臨

靳兩城先生集

卷二

二

于谷如墜于淵悠悠蒼天鑒此勞人

曰予未有作亦既力止曰予未有服亦既習止

寐言則誦寤言則動人之視我亦云其憊

遵被崇林言伐其柶交交黃鳥載飛載吟誰之

懷矣詒我好音

春日五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中林傷離也

中林有鳩言哺其雛我思孔艱不如荷父

休有鳩言翼其子我思孔艱不如褐土

其言哺之啄粒飲泉切兮怛兮我今則然
誰付我羽率彼東翥爰得我所

中林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瀟之沱憂也

瀟之沱皓皓其沙獨寐寤歌匪歌伊嘯聿懷多

悼

瀟之隈湜湜其洄獨寐寤懷匪懷伊畏中心如

醉

瀟之沱二章章五句

北山哀也

北山有穉風其吹之人生如寄多憂何為
我有車馬胡弗日馳我有鍾鼓胡弗日擊而歌
之

憂來無方如影依形投陰而逃慘莫之寧
人亦有馳亦有歌也疚夫孳孳誰遑過也
魚潛在淵翰飛戾天矜此疚夫胡莫之然

北山五章章四句

送曾侍郎自工部遷南刑部詩

河在四瀆用澤于國為溢為徒患是孔棘 皇
帝若曰咨汝在位誰作朕禹其往臨治惟公祇
承夙夜蒞旃勤施不匱以日以年乃陟司空乃
膺錄劄暨乃祖乃父至于孫子承天之祐赫赫
明明秋官司直界之留都以弼五秩 帝曰懿
哉予有治臣其入毗予一人宰臣曰俞歷試乃
績靖是南服南服孔迫 帝曰謂之無疾其驅
毋迂爾來塗予若濟川舟予楫予

深澤誼

深澤多雲大野無人豈伊無人匪我友親石之
磧磧激水湔湔僕夫控轡訴我馬不得前我馬
匪云疲我車匪不脂石傷馬足水漸車帷

凌波操

我征自南我北燕遊鼓沙棠楫汎汎蘭舟疾風
破山吹河逆流今時何時桑條敷華我採芳杜
思子如何子不我忱我寧有他衛流活活亦何
瀾瀾魚龍濺濺激石齒齒宵征不遑賦言非兕
南山有木工則度之宅人有志人豈擇斯下諒

予懷皦日曜斯

東岡謠

高岡莫莫一何蔽
虧日月星宿出其東西
僊人三五而來友
嬉攀若木英金支雲
綈熾鳳乃在梧葉
離離奉我皇壽萬無終期

野逸詩

易贊高尚風有考槃至人
屏物鴻逸虬盤
臚臚鉅野眇眇達觀
擷英春圃契幹秋
戀雲依飄翠星佩
飛丹岫鏡鑒色溜
琴寫歡偃蹇桂蓋
耀彼衡鑾粲粲蘭
紉崇乃麗輦卓矣
逸人執哉可攀
惟昔有作商巖芝餐

神山謠

神山嵯峨巨鰲戴之杲杲出日
扶桑被之洞宮有奕在雲一涯
我思其人室是遠而渥丹之顏
灼灼其華手翳明芝在彼鳳車
載音載謠順風而歌我思其人
其儀孔都莫徃莫來不我以邁
勞心如結華歲其又我有芳鮮
唯時茹之亦有桑旨唯時御之
願言思子曷其慰之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二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二

六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三

東魯靳學顏著

樂府

煌煌京洛行

桂華奕奕采采纖手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解一智
 數可仗不如忠信譎哉周叟賊首是訓解二穢穢之
 子撫其遺論尋工代匠知而未盡解三通播允蠶
 赤鳥孔謀苦口多誥殷庶以孚龍蛇起陸天地
 反覆此誠而逸彼機不觸解四晁生智囊一何頻
 頻響不遺聲形不辭影解五誰能範錫不以其鈞
 誰能折獲不以其斤危人利己嗟矣儀秦傾佞
 多筭不淑而身解六

獨漉篇

獨漉獨漉南山采菽實落見其歸抱空腹翻翻
 之葉下有雙足不烹而食誰分甘苦馬無懸蹄
 牛有下齒射工伺影含沙于水琮璜之瑕與美
 不磨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果果扶桑東方既昌
 繁星何為不歛其芒虞有伏括鸞有長翎虎欲

留人不敢入城

悲歌行

驅車太行顧眺邯鄲雲氣冥濛虎豹當關解一大
 河中斷左莽右榛下馬問道不如居人解二天風
 四興擊筑悲歌十月無褐子寒如何解三解矰弋在
 林罽羅在野雀饑欲啄翩其來下解四逝從黃鵠
 爰適我所誰哉此離既其寤語解五桑之沃若其
 黃而零當樂不樂誰俟河清解六

遠遊篇

廣輪一何窘思欲遠遊行天馱為我馭格澤為
 我旌舉手揖時人各各羨且榮警纒始琅海俄
 旋崑丘輶南邁亘朱垠北驚涉玄冥羲暉未移
 晷修已集玉京玉京何迢迢迢迢殊無并冉冉
 謁靈園剌剌佩羣星忻悲從此遺長年固童嬰

秋胡行

洪波浩渺渺日夕臨高丘洪波浩渺渺日夕臨
 高丘我生一何寡諧不善自為謀中年值家難
 紛此逢百九窮朔天地閉龍蛇不言桑閉關務

內營君子何所求歌以言志日夕臨高丘解莊
敬德日強和樂福之興莊敬德日強和樂福之
與委心超域表憧憧夫何且五嶽不礙太宇水
流東西成渠飾讓不足拙示有餘恩怨可邀世
人爾勞與歌以言志和樂福之興解二不履太行
險焉知人道難不履太行險焉知人道難日月
會當虧盈賢聖有疾患外尤良易遣內千信難
調少思寡慮飲和得自然順逆若一愚者以全
歌以言志焉知人道難解宸居一何麗洞啟見
神娟宸居一何麗洞啟見神娟長跪問道神娟
云何得度長年敎齒欲告舍而弗言傾投五體
始授一丸至道不煩無為自尊歌以言志洞啟
見神娟解四至人中和氣物莫能害傷至人中和
氣物莫能害傷昆吾之鉅但能切至剛不如上
善德無與強聖人執符避陽萬物芸芸來王明
堂順候六合昌歌以言志物莫能害傷解五河水
作春聲原上生百草河水作春聲原上生百草
人靈信多技何如此要眇衰容逐華謝誰能久

鮮好日晏臨路嘆永言慕三寶雖有駟馬加璧
不如坐進此道歌以言志原上生百草解六前却
無觸闕晏坐覽八垠前却無觸闕晏坐覽八垠
誰者當從遊得道之高真日榆扶雙轂靈雲疊
華茵縱體不知屈凝然神不震此樂世希有難
可與人論歌以言志晏坐覽八垠解七

升天行

躡景乘二躡揚旂迅五雲海風吹琪樹飄我青
霞巾輕舉歛若颺仰見衆仙人酒酣蹴崑丘散
髮騎蒼麟手摩赤日九渴吸銀潢津上帝顧我
笑與爾齡千春

鷄鳴篇

遂障夷為田走馬游于郊拔劍塞前裳出門君
當邀不憚山川險但慮君不遭君家據名都浪
迹泊吳會青霞結君裾垂虹攬君帶桂枝抗君
旌彩水鏤君珮聯翩三四友各各有所治誰是
君同心一兄復一弟弟射南山虎兄張北渚羅
撫餌那得魚昏暮少經過君家門前樹一樹分

兩柯思為樹端鳥時時繞君家

遊仙詩二首

登頓丹之丘採藥駐童年青梧隔鳳啼玄豹翔
我前金骨鍊不滅竄巖路欲穿日月兩崖下跳
九信同然所採非金石聊為識者傳

其二

白日之所沒乃在金天西咸池沸不流若木高
無枝飛輪度弱海戴鳥回六螭方山曜圖象群
動隨跋鷄盈虛有恒數萬古常若斯

新四先生集

三卷

五

塘上行

掩抑膝上絲彈我意中悲東風吹君耳君否一
聽之不悲君莫思思君悲莫知沙蓬轉千里水
萍常戀水兩物無根蒂無因逐君子明月施未
光微小何不照君心遂東流回波無時到黃金
春作粟白玉刻為櫓赤心不得力定當遭君怒
豫章生千尺冉冉施小草都梁信多芳椒蘭不
掩好今日握手樂飲酒保黃耆

步虛詞一首

霞縹振曖藹華蓋紛相隨前導六蒼虬手翳五
明芝空颯一何勁吹我曾不遲閭闔九關三
天澄無涯靈氛自繚繞玄籟各參差似若有無
際所見不能辭

其二

玉虛信寥廓金景絕埃端懸足瞰弱海鳧鳥輕
且寒真朋皆羽流被服顏色鮮解我赤霜袍貽
授南華仙報我一丸藥云是長年丹此方自希
夷靈寶合自然世人餌刀圭所務一何愆膏火
相薰滅殞墜有其緣

新四先生集

三卷

六

上留田

隴麥隰稻縱橫生上留田瘠磽尚可耘耕上留
田禾生一本殊莖上留田葉葉相扶不傾上留
田戒爾世人毋相瘡上留田吁嗟相瘡不如友
生上留田

鳥生八九子

高樹來悲風晨昏無定枝啼鳥爾何來一何咽
而悲為我謂子鳥毛羽幸都齊不學大鵬鳥何

戀枯株為鳥言丈人聽此微禽辭大鵬乘風會
有期中道乖絕當親誰斥鷃拂枋榆情親志不
卑仁義何所虧為我謝世人微禽勿見嗤

黃鵠歌

黃鵠自負羽翼飛飛一何高鳴聲嗷嗷求其曹
神鰲戴八極騰虬乘霧行不如黃鵠遠遊翺下
視四海雖廣多虞羅黃雀黃雀柰爾何

放歌行

芳樹何燁燁庭前列兩行春華不自保何況嗟
朝霜今日樂相樂歡宴與君俱殿上陳鍾鼎堂
下列笙箏七十二鴛鴦各各希世姝南山為香
鑪北海作酒觥手挽扶桑枝射落南飛鵬感君
意氣厚拔劍為君舞人命重丘山生死一朝許
但道俠骨香寧惜身黃土家世魯門東負氣多
豪雄結髮已作千言賦被酒能開兩石弓觚簡
碌碌不足學愿得破浪乘長風弱冠謁彤闕長
袖揖王公天子不見異耻與干祿同偃蹇不自
遂乃逐風中蓬鷗鷗享鍾鼓孔鳥遭樊籠夜夢

凌赤霞羽蓋夾龍翔仙人執手語色若鉛華光
貽我王箱藥周游黃金堂長跪問仙人何由悟
迷方是身若飄鴻安可久彷徨吾慕赤松術黃
庭久不得白日不再中靈景忽西匿進退失所
據感念長太息太息勿復云聽我歌放歌太嶽
之高尚為飛鹿海水湯湯時見不波丈夫磊落
世既棄不如散髮晞山阿歸去任公子釣竿掛
折珊瑚柯

扶風歌生年廿九志業不就興懷感遇歌

以言之

長纓頓赤驥芻豆不厭饑玉禾久摧折朱鳥日
歲隳大厦資衆幹良裘貴燕皮寶玉不實人古
道安可施鑢錙持綴履不如一鍬隄隸駟雖稱
力捕鼠不如狸萬事皆倒置沉冥我固宜慍倫
不得吐鬱鬱當告誰來日雖尚進去日若不遲
鎡基貴乘時良田無晚菑志業乃何計常恐鬢
如絲朝發宛西門暮宿漢水湄緬懷龍鳳客慷
慨傷肺脾零涕緣纓下撫劍氣如霓聊復自解

免姑置勿念之君子秉明哲行歌茹紫芝矯矯
夸與名各言希世宜希世有榮耀支離良可悲

懷湘詩

桂有華兮桐有毅我所懷兮君不知仰睇星辰
之行俯有山與河塊獨失所兮情奈何朝予眺
兮極浦延予頸兮夕渚波渺渺兮愁人木湯湯
兮交下石差差兮水潺湲皎明月兮懸空山來
不語兮去不言彷彿環珮兮銷其珊睇蒼梧兮
風灑予泣兮叢筠塞芳蕙兮誰贈悵延佇兮江
渚理冰絲兮邀靈娟曲不就兮金鴈寒吾不知
天地之久長兮羗忽兮而凋朱顏

除夕齋宿二首

虛宇高兮雲薄予端居兮心玄漠黜聰明兮靡
施冀衷懇兮上託吁嗟蒼蒼兮何由知曷予鑒
兮不我氓遺貺靈澤兮降依霏惟茲夕兮歲其
除懷舊感新兮未敢於憂結衷兮靡得媮扣玄
居兮想太虛願無違兮其來蘇

其二

神之游兮何所切懷思兮下土微要渺兮臣何
有恃一人兮作予主仰夜空兮愁延佇施未行
兮心獨苦

長安道

金絡青絲繚翩翩紫駟馬白面誰家郎借問冶
遊者調笑章臺側紫纓垂楊下垂楊璆璆白日
長壚頭春酒鬱金香高樓思婦寒珠箔碧草如
烟空斷腸

行路難十一首送兒之歷下

青林霧露濕殘月遊子結束待明發鷄鳴煌煌
扶光長搖鞭振轡劍吐芒出北郭指東踰懷明
珠心獨苦

其二

丹雘六翎弱婉嬾澤霧南山豹須變繪繡十二
未報章應用反羞一匹練我酌酒爾加餐奈爾
何行路難

其三

風氣欲隨千林蒸黃沙赤日征心怍坂下鹽車

困駢駢流汗濕土叱不止叱不止前却疑兒行
此應見之

其四

斗間紫氣盤龍文茂先不來徒爾云夜光按劍
且勿歎裋衣但歌南山矸援鳴琴奏流徵下黃
鵠出文鯉

其五

懸弧當門生汝時四方之事皆汝為二十無名
豈英物逢人未可嘆沉鬱鬱哉氛一何熾行不

新西坡先生集

三卷

十一

辭憐汝志

其六

曲房米簞寒絺幘一夕我眠扇夕半爾宿荒山
汗如洗驅蚊慮竭夜十起夢我傍亦不暇鷄三
號征夫駕

其七

虹霓帶野石作梁蹇驢躡躡秋影長堽城新漲
水痕定輕舟利涉鼃鼃靜山人宿何處餐鮮
霞衣英露

其八

石古細路無莓苔車煩馬怠中意摧三年四度
黃山嶺七十二泉重照影影璘璘昔年人昔裋
褐今垂紳

其九

曉拂塵襟分空樞遙指三峯綠烟霧繪城策足
皆達人就中誰是九方歎駮雜寧易售且逐
群餒芻豆

其十

世人失意無醜好行步踉蹌色枯槁出門千人
未可知手持黃金作乞兒爾丈夫詎終窮一為
蛇一為龍

其十一

圖南九萬安事此驚斯斥鷃今笑爾老驥嘶風
遲北音一日一音不厭心慎旅情無渴饑乾鵲
言會且歸

嗟乎行

嗟乎爾毋為鷺之煌煌爾欲為鷺之煌煌何不

托珠林羽帝傍奈何哉困蟲蟻搶榆枋鵠鵠視
不覩泰山但聞爾音琅琅便欲覆其巢啄腎腸
使爾毛羽摧頽口噤不能張嗟乎誰使鵠鵠既
育且曠何徒取為羹乎而謂鵠曰不祥鵠飛乘
空去鵠鵠竟無覩

河泊曲

兩龍扶轡導文魚貝宮十二護神書下上空明
翔六虛翔六虛雲之際忽而來倏而逝

緱山曲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三

紫金鸞管綠玉枝攢作參差帝子吹絳唇玉指
吸芳思吸芳思懷洛浦望不見空愁苦

閭闔開

閭闔開華鍾靈鼓喧闐若雷勾陳翼翼以臨泰
階香象載瑜龍服駕馳道鳳吹清且嘒群公劍
鳥雁行序搏心揖志不疑猜忻逢唐虞聖禮備
而樂該野老擊壤歌異言重譯來四方丕和無
有害灾皇心愉愉樂哉小臣跪陳酒陛下萬年
壽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三

新城先生集卷之四

東魯新學顏著

五言古詩

雜擬十二首

蘭若施中谷旖旎光自奇晨霜飄其莖常恐隨
春蕤移置嘉林裏街君恩愛私家世東魯客
裾薄許幾愧非楚和氏先容勞主知抗纓步華
關結交枉金枝華月敞彤閣神飈自遠馳高張
廣羅列冠綬相招攜懼至各抽翰我主固雄詞
飛塵集太嶽衆星麗朝曦雖懷吉甫情喟馬傷
中疲

右劉文學感遇

翡翠游南海乘時致中國芳餌無逸鱗珍籠多
鑠翮天下營營者吾焉取名實傾昧遊大象喧
累非我宅上者全身名善行無轍迹狂歌行披
髮彼哉竟誰測神龜飲元津靈鳥逝安適由來
有殊性觀願故無厄思鍊五內丹受道固營魄

右秘中散言志

白日浴咸池六宇鬱芒芒嚴霜墮枯草露下沾
衣裳列宿爭泊天圓景光已長顧瞻周道則還
騁望故鄉念我久不歸家室安得詳奔獸思羈
材悲鳥呼羣翔如何永乖絕摧斷中肝腸北斗
不酌酒七襄無報章誰謂莖芥苦甘飴未可方
宴爾信佳哉曠日焉可忘

右阮步兵詠懷

涼飈薄綺疏洞閣敞華月端坐理絲桐素手清
商發別鶴有餘音烏啼夜未歇始見蕙草殘倏
已望舒闕愛至怨苦深節徂信超忽間關萬里
夢尚寐願無寢安得有萱草樹背令憂沒

右張司空離情

鼓劍赴京洛行役方在茲朝駕大江濞夕遵黃
河湄矯首望雲闕頓轡謁玄扉飛鳥青宮途振
衣承華扉幸沾重潤波竊照前星暉博望厠英
雋玄圃數追隨諒乏園綺姿濫謬鈞天吹恩紀
信洪踰懷歸竟無期折心暗驚骨涕下誰能揮
日夕出城闌極目南山陂淮泗橫我前一帶

航之仰送飛鷁沒俯忤宿鳥棲長憶托河水日
日東南馳

右陸平原羈宦

皇運亢陽紀胡塵蔽彤宮中原嘯豺虎三孽蔓
禍宗家覆邦淪喪毒痛亦何叢仗劍誓白日戴
天願不共輶張數盈載飄零若孤蓬經瀆聖所
耻揮戈曠無庸玄髮條已改大命良亦終憂來
不自持五內常自忡酣歌灑血淚浩氣結飛虹
忠信雖見猜磷緇非我躬一匡彼何人報主垂
豐功

右劉大尉傷亂

晉國昔喪亂軋綱墮氛妖壯士奮長纓鼓柁凌
洪濤歎血誓廓清一死若鴻毛慷慨激易水千
里風蕭蕭托身幸赤驥仰附蒼山條冒險分日
密櫻患同所遭聯姻結骨肉意氣丘嶽高平生
汎觀覽緬慕昔時豪五蛇從龍游矯矯復其巢
四臣懸光耀徑寸非所要撫已良乖薄剪拂亦
何勞碌碌平原門泛濫莫逆交睽違即歲月悵

感惟忉忉投桃庶申託嘉惠冀瓊瑤願勗隆棟
吉以副射隼文

右盧郎中感交

靈洲富奇石神嶠豐丹萸蓬萊限弱水杳冥不
可期岩崑結真宅道術良希夷上下雲氣間神
君倘可追凌波歷廣野揮手翔天倪仰餐若英
露俯舉青林芝拍肩羨門子招邀雲中達授我
握中珠光輝世所希至寶在自然以此自修持
歸奉至尊所壽與天無虧

右郭弘農遊仙

大庭去我久華胥亦隱淪倏忽鑿渾沌索爾戕
其真帝先固無言綿綿用不勤中古事疏鏤萬
族區以分龍圖一何晰龜書亦已文神解非外
資媛姝何紛紜辯道雖多方不如默若存疇昔
仰玄訓頗識寂感門尺捶足化理指薪喻修因
天下皆得一衆妙吾何論一質廣成子廓然導
迷津

右張廷尉雜述

蹈海踰貞則投閣乏明哲名以淪寂超物忌形
役滅神守信靈智剗腸返邁孽仰景首山薇斯
人亦懲熱嘉遁遵丘阿履道自康悅逝矣眷豫
石懷哉悲井渫吞響謝洪伐韜光非苦節冀非
悔吝途庶以完天拙熊經術未遑豹養生豈攝
神蘊愜幽姿靜延協真訣

右許徵君自叙

束髮春名遊偃蹇乖秉榛一覽越甸奇果以諧
夙慕泛舟厭洄沔抗策恣高驚陟岵凌晨霞探
壑襲靈霧景翳術將迷巖傾側始度險夷即改
觀雲日變昕暮海嶠若浮漚有無忽吞吐蔚蒼
既川騰歟嘔亦星錯桐林發金響石房流玉乳
裊裊蒼蘿風泫泫朱桂露蒙泉聖所希蕪山理
誰悟曾是屬幽悰冀與作者遇

右謝臨川遊山

豫遊稽夏諺時邁隆周圖冀覃懷柔風匪恣情
賞娛后皇錫嘉序洗律發春敷青屢羨宸盼華
垺凝皇愉川嶽緬迴阻神營斯奧區王氣尉龍

躡天險饒虎踞組帷導曲溪藻鷗浮丹瀕樂闕
羣方穆氣浹百昌舒輕佻婉清揚延節度修徐
浴宴豈冥豫鎬飲非盤于洪恩渥湛露微冥同
衰枯方飭與人頌慙謬鈞天竿

右顏特進侍宴

壽詩二首初矢永言中涉哀悃既申短奏以
鬯靈襟

白日耀華櫟小春開初陽時哉屬休泰我君何
壽康斑斑降霞軫荷憶婉而張雙跪捧星竿齊
心叩北堂渥顏忻逮賤眉宇呈芝祥三爵亦不
醉衍賓方未央既舉復遺顧惠芬不可忘願言
日翊戴無遠使心傷

其二

縈纍松下苓一本秀兩莖落落垂青蔭脉脉貫
滋榮神芝共永茂叢蘭接密英卿雲必夾衛珍
鳥不單驚軒皇來采實王喬坐調笙中和既飽
德百感謝襟靈物性有由貴所以耀丹經我君
今燕喜持此慰修齡

感述二十八首

上山採黃獨日莫忘歸期思慮繁人骨薄然令
衰疲我家大海南所思北山陲悠悠異鄉縣思
欲一致之何由一致之青錦玄秘詞又何一致
之琅玕珊瑚枝

其二

大運有盈虛至人洞玄獨載觀損益爰因之識
剝復洪鈞陶萬形色森已屬殞牙童其角澤
翼殺其足如何競華子勞怵營所欲豈惟滑至
精過取有幽戮賢哉二大夫知足乃不辱

其三

青禽戲海瀕海人與之化微靈見幾先色斯不
肯下鷄鷄稱伸鳥胡為離所舍一聆鍾鼓音徒
然增悲咤

其四

三綱扶世教五典敦生民青蠅易白黑偏聽生
亂因漢武昔雄畧愛姬多殞身趙虜一衣繡震
位罹禍屯在親易為薄疎遠曾足云

其五

驄馬者誰子長安五陵兒紅鞵間七寶腰劍揮
白螭挾彈章臺左闢雞黃金墀畫地列山川明
主特見知賜策擬大內姬姜充組帷朝鍾暮考
鼓絃管雜清詞但恐白日疾何由挽長絲灼灼
桃李榮天天明艷姿落花御溝水東流不復辭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悲

其六

端居并百慮試以觀吾生吾生伊何為惟乃性
與情性既立我命情乃令命傾不如金石壽金
石夫何營銷泐雖有期逢速各有程

其七

高堂列綵楹草生滿堂前雞鳴倒衣裳出門謀
人田黃鵠薄天飛當饑不得餐穴蟻知天陰營
燕知天干物微志不廣周身爾為賢

其八

淮海變雀雉雀雉豈復知羽甲各有族浮沉不
相宜儒者務推類大道固無詞

其九

莫以膠舟固汎此江漢深莫以直如弦北斗安
能斟日中睹星沫浮雲蔽天陰六月凜堅氷疑
冬見鑠金人道豈無恒世代殊古今田光頸未
斷烈士心不謐安得莫逆子人百一其心

其十

憂來何所似車輪雙聯環聯環不可解車輪宛
轉問鷓鴣鳴南枝坐見芳華殘百蟲感我心長
夜何湯湯芙蓉被秋霜藕根自鮮妍吾生非物
化何用憂思纏去去庚桑楚逍遙無為門

其十一

昔聞三輔傑其人張仲蔚淪寂雖已久高躅尚
可暨著書不下堂作賦薄雲氣蓬蒿雖自滿謂
若不經意冠蓋競名都貴者雖自貴唯有魏景
卿同甘太羹味

其十二

河泊麥勺水海若方見嗤爛爛梧臺石珍重不
復疑羲和匿靈景燿燿競宵輝何況遼東豕駭

目固其宜易牙嘗淄澠離朱察纖絲斯人久不
作真偽吾何知

其十三

兩丸出以沒二儀互其根明觀雖有真遁炤理
所因元運盈厥紀剝復乃相循冥筮信罔象玄
度亦紛綸開闔不自保主者一何神

其十四

朝出登隴坂夕棲下山陂岐路一何莽凝睇白
雲涯玄露隕瑤草清霜摧梧枝時序乃如此天
風颯以淒悵恨恨不能去且復立斯須

其十五

驚颿下萬里白日寒無光驅車北郭門孤客遠
干將凍雨初歇霽青沙吹不揚亂葉搔馬首颿
颿摧長楊一隼東南征欲逝安得翔回轅忽反
顧來蹊鬱蒼芒長漢下修阜惶惑不能詳

其十六

素昊變璿紀湛露薄林柯敕敕葉如訴萋萋蟲
鳴莎孤鴈背羣徂長河秋無波節往襟愈促

時愁已多燕趙多慷慨
起曲行相和危絃無緩
調商吹歇悲歌諒懷唐
風心隙駒易為過變故
在須臾歎息將如何

其十七

百年若飄塵歡少戚何長
不見薤上露空然怨
朝陽何不振羽翰高矯
矜徜徉從爾解天弢反
吾初服常拘促迫心意
終為人所傷

其十八

天東有燭龍煎照世上人
海波自相熬五嶽忽
為塵嗟哉我何其簪紱
拂其真掛冠願已酬所
嗟在人羣軒黃有逸控
松喬無旋輪丹砂久吾
負刀圭不可親何當握
秘術長齡希千春

其十九

驅車青泥坂登眺古時臺
慰彼泉下人嘯歎有
餘哀白日下雲間飛鳥
向我迴長嘯悽以愴青
山為徘徊明月東天出
因之滄洲懷

其二十

仙人好樓居樓成竟無仙
龍舟駕海水一洗

時還後宮御羅綺秘房
餌金丹少翁方授首五
利復拜官銅盤樹金莖
亭亭青雲端清露未及
飲日落蒙汜間

其二十一

石泉何活活楊葉何旒旒
念與故人別悠悠歲
云邁萍離有合時蓬轉
無根帶憂來不能整山
風吹衣帶帶中尺素書
欲付雙鯉魚為我致故
人夙昔與今殊塵沙彫
素體霜霰披長裾願為
特生草莫作風中絮草
傷根復生絮難還故居

其二十二

伶採嶰山竹媧氏吹匏笙
元氣漸能理繁音亦
以生景王鑄無射師涓
寫新聲私智破大道淫
巧澆羣情素絲易為染
虛窾易為盈由來有固
然蒼黃何足怍

其二十三

孔雀生於海珠尾繡雙
肩十步一啄食五步一
飲泉文綵世既愛為謀
復不先旋踵未及已弋
者行見連伉儷絕頸別
珍雛饑且寒黃雀食官

倉克姐分同然如何產遐域罹患亦辛酸

其二十四

鷄鳴起披衣促駕命遠遊遠遊當何之匈奴為
我讐別家赴國難去去若雲浮飛劍決海水鳴
鏑墮旄頭漠沙非我田窮廬非我州誓拔天驕
種舒君西北憂歸謁麒麟殿論功當封侯長揖
辭天子臣本赤松儔珪組無所用不如遂所求

其二十五

歲暮霜雪慘百昌亦已零蕭蘭同時萎寧復論
芳馨孤鳳號大野鴛鴦戲廣庭竹食常不飽岡
梧枯不榮拂衣從此逝鳴絃寫新聲

其二十六

我有所思者乃在南山隅日莫道途遠此方難
與居我前嘯虎豹我後舞豺豸僕夫仰天訴十
步九起起改轍絕無軌弭轡宿無廬氣結不能
語引領心煩紆

其二十七

直不防見伐社櫟終天年被褐懷其實背棄夸

與鮮猶龍西去胡善卷務高騫惜哉龍章子孫
登竟知言

其二十八

裊裊孤生草託根在空桑女蘿附松柏引蔓與
之長結髮入君室佩君雙明璫恩愛兩不疑南
山見肝腸一朝坐貝錦君情中乖傷君心非浮
雲寧為風飭揚新人雖云好不如故人常

古意三首

皎如素綺屏置君高堂上開闔自相當陰陽自
相向心面苟如此君心豈不諒流螢亂寒星熠
耀能幾時鑿冰作杯醖工巧難久持樂天而知
命達者亮能斯

其二

寧值松栢枝莫時桃與李蛾眉寧作嫗不逐遊
俠子遊俠不顧家腸斷令人嗟

其三

種樹大道傍結交岐路間樹成還有陰交老得
心難浮雲終日行海水何時還

擬古二首

麟洲挺佳草赤葉漱玄津雲氣團華蓋秀結三千春
往往蒼龍客攀贈玉霞君鵝衣被星斗天旌按鈞辰
璚臺多繁露銀渚淨纖塵桂隱幽蟾色月暈靈珠紋
粲彼芳姝子匏笙吹夕曩五音各異調轉律遂成文
天籟生百感玩弄世間人共謝東流怨永與南山親

其二

懷哉不能忘空谷蕙蘭芳佳期在日暮繾綣南山陽
瞻彼漢靈偶徙倚津無梁徒然弄機杼終日不成章
茫茫烟水外思心良可傷

雜詩二首

鷄鳴早嚴駕逝將之蓬萊海水揚其波我心殊未諧
改轍眺回嶺攄悰湖東涯願得展婉孌日夕期不來
霜霰繁中野居然時事乖候蟬抱葉墮但見蒿與萊
郭外少人烟鴻響一何哀鳴鵲羣雛鳴狐兔各相媒
白鶴不下食反見黃雀猜澤雉逝不早傷哉毛羽摧
去去西山薇不可喻

中懷

其二

躡足託青雲性靈非所適緯繅迫心意欲去無修翮
躬耕豈不任胡為自煩懣高情馳物表烈志若素食
谷口鄭子真所貴享其力相彼冥飛鴻虞人慕安弋

述哀詩九首銜哀十月噤無一言蘊結成病歌以抒之云爾

微榮不足捐要之珍出處豈謂遘閔凶櫻此長恨縷
悔尤空自珍書空但無語離思積庭蕪星霜遽如許
寒缸照永夕聽盡高齋雨

其二

茹痛卧霜館端憂歷居諸負瘵日彌留爾爾成山癰
弦觴雖宿好茲心豈晏如虛景鑒幽幌凌飈汎前除
典居轉無賴歡悰為誰須驚魄葉俱散矢心灰不噓
寒原變秋草平楚罕居廬痛哉不可作慈淑滯斯隅
涕屑風枝下淒斷白雲衢

其三

清霜太澤寒魚鳥各有宜微物縈中感宵分坐
寒惟星河爛如昨人事傷多違陽鳥千里至遲
回為我悲聲同調不異聽者自心移

其四

生性惟耽趣遣累常論人浸尋汝逆境影響兩
相因彌念投空室聊從釋子論思以法王法度
茲身外身風鐸流商響坐聆一愴神

其五

珠翟委空篋蠅蛸網洞房莓綠焚香埒塵沒卷
衣牀履綦儼堪舉周旋不可忘鉛華日凌亂鏡

新南坡先生集

卷一

彩月蒼涼蘭竿但陳醕瓊靡徒屑糧象設恍成
御陰爽就無方撫痛常思控懷痼益自傷它歸
訛逐命問寢誤稱孃潛翳應終古白日幾回光

其六

長河隱高樹清風厥層軒攬衣起行遊四壁但
蟲喧圖史委西序軫微掛牖間邈矣南陔什從
茲難重彈

其七

風葉墮紛紛歎此嘉林樹不惜流光駛人心有
今故憂來據枯梧周游不成步史巫諒不達何
由託情素南陌鐸聲殘西城微月度瑤衡轉麗
薨千門閑寒霧不對同憂人空滯獨憂處聯環
從中結反復無端緒

其八

長夜忽以旦白晝庵成昏上堂復下堂慨息如
有存靈飄飄總惺懺燦上文軒視聽儼疇昔真
夢惑心魂徂夏俄景逝素秋已川奔一念永暝
理一殞復何言異類感故墟躑躅尚懷原誰能
同枯卉泯默不煩冤

新南坡先生集

卷一

卷一

其九

疆陸已屢遷律深霜霰睢病來廢晨昏興言幾
成痼陰風四際興靈響無不在祠宮闕何久宵
然成光彩永慕方始新久近曷云改

得告後紀行六首

伊予負貞隘雲林性所耽十齡事觚翰十六務
冥探弱冠乃支離始結遠遊驂漸與丘樊背拊

心良獨慙臨河發歸與再拜脫朝簪親友感忠
告明珠何乃函我惟具醇酒但令言者酣徂暑
戒舟楫浩歌擊金鐔帝鄉日已遠我行日已南

其二

南下指齊魯水雲不可求燕趙多悲風千里吹
寒流掛席迅六馬遊子心不休訊塗亡昏曉指
景歷林丘水宿露氣重時或戒重裘九河未及
訪且登滄瀛樓

其三

登樓見海水羣山蕩靈泡愿採赤水葉何由鞭
六鰲唯昔有作者斯人今則寥當檻命斗酒酌
之用陶匏風沙白日莫巒樹喧颺颺夷猶未能
舍我舟已鳴橈

其四

鳴橈夜未息川塗行未極晶晶洲月明浙浙林
風惻俯波媿恬鱗板條怍宿翼北斗橫天樞彷彿
瞻故國子牟終戀關伯鸞豈長即含悽不能
言交頤復橫臆

其五

橫臆勿復道努力且加餐明發沂衛水靈續橫
我前孔父昔旋轡被絃寫永歎惆悵古如此辛
酸我何然振衣陟旋丘極日千里間楓林卷密
霧清源隔長巒

其六

長巒聿我途解纜及秋瀾涉白復臻衛我行亦
已遑信宿聊城道徘徊思魯連眷惟吳季子祠
宮蔽荒烟吾廬舍其陽亦有延陵田微志果可
求優哉聊歲年

卜居六首

麟游非選郊鸞翔無擇薄神物寧有營志士曷
無託蜩鸞蒿下飛蓼蟲不言惡往予京華日夢
寐乃丘壑志願既畢伸賜歸荷皂澤被褐從所
好耦耕壑負郭

其二

負郭棲澤畔開疆井亦鑿麥菽漸能分夕息晝
乃作桑麻日以滋粉榆森交錯偃仰四序瀍安

身希尺蠖乘暇揮素桐兼之愛深酌五內常不
饑歲需恃藜藿

其三

藜藿資餽饌辟荔葺衣裳結宇冒榛莽鑿牖攬
幽光魑魅窺我前狐狸嘯我傍經言使人苦一
切束筐箱既寡耳目役妙善無迎將惟應求羊
侶欸曲以徜徉

其四

徜徉躋層丘披拂趨沙汭修木象雲構時榮委
素樹萋萋春莎繁湜湜秋潭渫朱實方始垂柔
條忽可結濯纓未能忘紉蘭意徒切賞心竟誰
悟遣慮得斯訣

其五

斯訣惟遣慮攝生豈在多汲水灌園蔬植杖息
中阿勞逸不遠節性氣常冲和鍊藥資神理藥
就去沉痾思因三青鳥遠致玉山禾服食益壽
命無令歲蹉跎

其六

蹉跎亦何言行歌事隱淪達士奮飄舉細民甘
糾繆潛躍匪性殊志命各有敦尚平託五嶽龐
老歸鹿門短衣不掩脰蓬累耀朱輪高價豈自
偉身屈道能尊

送晉菴子北上五首

端居心不寧促駕送征客問客伊何圖客亦何
所適方舟遡天漢明庭奏嘉蹟川塗浩茫茫即
此乖良覲各言平生志何以慰離析臨觴不能
舉惻愴結中臆

其二

中臆感我神微詞為君陳嘈管暫停之繁絃莫
復伸聽我古調歌悽彼行路人商風號北林游
雲駐河津仰視朔鴈翔哀鳴求其羣何況凌風
鳥舉翼惜乖分我當戀故區子當排天閭

其三

天閭鬱岩崑飛觀樹崇墉守者熊與貔雲霧常
杳濛昔我一書札欲奏覽重瞳十度九畏阻思
之我心冲脫紳竄丘莽竭來莫與同伏櫪豈下

星嘶風心尚雄

其四

雄心厲壯節委落固其常傾城酬所售羨子徑
寸良清廟方見御希世有溢光重離正南景六
龍振天綱休明難屢得蘭蕙及時芳思為雙飛
翰追子以翱翔

其五

翱翔勿復疑抗手謝心知豪士重周覽千載為
一時杪秋金氣肅隕穰辭故枝晨霜被廣野居
者戒裳衣念子遠征行風波慎所持素體勤樂
餌慰我長相惟

中秋

玄魄升東海條復中天臨乍離三山嶠俄驚崦
嵫岑素波滉欲流圓景光已侵盈虧數所值理
樞諒難堪興言調易急感時念彌深幽獨誰為
情徙倚需所欽

霜節

金祇振商轡青女嚴夕征鴈應衡嶽近鍾已豐

山鳴皚皚素暉流霏霏玄液零澄潭湛曙波陽
卉淒時英蕪葭懷伊阻砧練騰邊聲諒彼披裘
心能忘紈扇情瑤華在空谷彷彿幽人貝安得
回吹律一使春榮生

挽呼子夢二首

送子古臺下淚為別恨滋高空玄露降落木流
寒澌原野一何迴白楊悲鳴颿仰觀浮雲游歸
岫有其期青山愁不盡自古皆若斯去去忽復
道齊契為吾師

其二

象數有成礪天命胡可疑宇內良喧卑悠悠復
何之黃壚闕真魄元神蕩無涯金石不宣奏親
交從此辭君心諒不惡達人皆爾為坐見淵珠
殞歎惜何時夷

蕪亭落城得御字

林莽諧夙姿信美得所據面勢亦測景茅茨覆
沮如日至務始集湛然寡營慮豐蔀違時好括
囊願無譽志以冥鴻超名匪澤豹著眷念商山

隱芝餐若在御自其為已然幽獨良不憾

除夕

懸車激頽波羲畧條已匿玄英方窮紀萬為亦
機息歲華漏聲裏逝者一何疾杳杳延夕景悴
榮即殊域真元以相待冥度有興革金竹吹微
陽璿籥鼓陰熄帝宰曾不營順動乃不忒慨往
眷彌殷感來愉無極歸客念征期摧衷忽沾臆
縈縈戀重闌夷猶惜乖翼倪睇冥凌潛仰矚斗
網曷臨醞奏長誼當肴不能食俗技為誰媚繁

新南坡先生集

四卷

三十五

樂紆增惻黃鵠豈不偉匹鳥多長憶相伊燕雀
圖母乃之逸識逸識有離羣卑趾無修陟出處
苟不審行已亦已隱矧乃風霜姿一登璠璣直
所嗟時事違非為遊子色願言愛春華行矣崇
明德

苦雨

玄陰黝林谷零雨被庭蕪積旬閉關坐使我愴
不舒濕氣射人骨薄寒中肌膚焚木命斗酒酌
罷還自娛門巷委苔蘚蠅書繁以紆此地少車

馬況乃愁沾濡蛟龍神變化淫滯胡茲區鷄雞
呌沙海饑鳳帝楸梧陳柯辭故籜時卉戀秋株
感茲歲道盡重以長躊躇

贈石塘子

鍾嶽浮佳氣清淮紀璿流若人範玄鑄要眇八
公儔逍遙既鵠性凌薄乃鴈遊傾盖方茲始平
生分俱投娟娟月華夕流螢睱河洲庭除列尊
酒廣坐間長楸一揮扶桑曲志已無應劉曰予
慕哥尚夙願獲良仇虛竊龍淵贈詎有驪珠酬
新南坡先生集

四卷

三十六

綢繆

發舟親友送至十里言別

抗顏謝嫵友揚舲泝洪谿衝風振層浪伐鼓河
梁西赤岸縈沃野錦磧被青蕢林木敷春蕤候
鳥各已啼感茲離別襟去住各含悽縉縉白日
暮欲語誰能稽勗我平生親明德貴不携在遠
分日篤何用悲形睽願言愛春華及時售文黹

宴集

幽宴集華楹素波流彩庭懸河帶紫樞瑤光切
虛清佳辰偶良晤願言永生平秉燭繼離耀東
方殊未明諸君曾假樂為吾陳莖英吾聞大雅
曲曠世稀有聲何當金氣肅鸞鷟一來鳴

夜起

草蟲抱秋根鳴聲滿中堂感此美人意離夢故
不長淝露下前除步月理瑤璫象緯曜天闕樹
林鬱蒼蒼流籟無停吹虛白延幽光宿翼戢高
蒼恬鱗棲迴塘萬族欣有託牛女恨河梁

新兩城先生集

四卷

二十七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四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五

東魯靳學顏著

五言古詩

自萬平赴龍門寺

秋宇廓氛祲列嶠爭雄長霞首瞻瑤簪雲背開
仙掌初景鑒幽蔀神境赫弘敞雲岫發孤峭情
在難屢狀簌簌竹潭風析析葉澗露緣溪採林
菌憇石薦山茹蘅離隕泱泱松筠媚寒素坐見
羣花衰居然感今故徒旅赴期會念苦不知戒
未酬請泥言已拚垂堂愛石關午初發龍門宵
乃屆寥廓眷靈匹微纒媿方內

午趨石鼓關

若人不可見髣髴山之阿遐心存解珮芳睇在
增波繡淵發寒藻風隧散飛蘿白日安可再青
霜脆原莎所麻願莫展結桂情如何無為苦離
思聊復事行歌

晚濟丹江

霧氣緬迴嶺霜威下百木明發濟丹水飭徒風

結束茫茫雞犬墟依依牛羊陸寒葉熒暘皋逝
波激南麓吏道信拘迫鹿網方桎梏龍情希天
表鶴想怨紛觸昔睠江上華今把石畔菊流年
忽居諸引轡意初服

於舞陽作

別家赴行役辛苦多懷傷祈寒屆窮節涸陰凝
玄塘慄慄履霜戒獵獵谷風揚蓐食方城道還
轅東舞疆曉駕天雞曙夕參歸鴈行跨礪歷窮
石買米度飛梁緇塵飄素裾裘敝不可張近昨
新雨成先生集 五卷 二
屬漁澧遐矚接江湘掩泣魯門望言念泗與洸
崩波逝如昨洪河限湯湯詎知魯連節虛綰淵
明章曰歸歸未得拊心心鞅鞅鹽車非不飽所
志在騰驤昔同雲鵠舉今逐羈鷹翔卧志罕洪
烈坐嘯却前昌惟應採謠俗綴言獻省方

渡漢江

晨風吹莫節飛憶凌霄光星言發新墅畢景臻
全襄漢廣設天險悠悠限無梁抗輞息比滌思
兒峴山陽樵萑亘修渚宿霧結寒塘崩波驚奔

箭掛席越滄茫道存逝者歎時諷求思章俯側
采菱謠仰送鵠與鷁怵怵靈修怨婉戀二妃芳
馳暉俱已矣積情殊未央

鄖陽道中

鄖國幾百里鳥道已千重晨昏變雨暘爰業干
霓虹我徂值獻歲羣物發華滋雲歸青海日雪
灑梁園時麥葉初分隴桐蕤漸吐柯風起青蘋
未吹我上嵯峨是身若飄鴻輕矯騎蒼龍倏忽
下曲磴乃與落霞同星辰張鳥嶼雲鳥屯烟霧
花發武陵春禽鳴幽磴曙鬱鬱何森森佳哉松
樹林獨傷千里目空懷三秀心

渡口阻風

靈颿振廣水驚濤起鳴雷飛沙暗河甸遊子心
頗摧我征貪利涉淹日空遄迴征徒豈不戒時
命顧我遠高禽聚安叢逸獸藏深隈孤雲天末
揚裊裊將何依

西鄂道中

窮律催短景行邁且搖搖既紆殊鄉念重以思

心切驅車古原下振轡登山椒積雪亘長島朔
風聲正號習習飄寒籜歷歷偃長條飛泉下石
質砢氷相衝敲道險不容軌氣候何蕭蕭日落
鳥雀寂山空狐狸嗥棲薄未得所長驚豈云勞
壯士抱永歎盛齡感二毛孤鳳懷竹實腐濁諒
難邀終謝職爵網言從千仞遨

題扇

仙人搖白扇蕭灑淨沅氛朝臥蒼松杪夕弄紫
霞芬鶴聲風處勁笛響月中聞曲罷無人聽晴
天落片雲

劉國藩畫菊

鷓鴣鳴中林芙蓉照寒水豈無明艷華所貴比
君子灝氣肅霜旻百昌日云萎芳蘭久不作清
芬當計嗣燦燦秋菊英亭亭霜霰裏錦石繡苔
姿蒼筠冒荒杞歲暮爾同歸素心正如此

吳中里兵憲出卷索詩賦此

人如玉壺氷節比朱絲繩使君清廟質何慙方
嶽膺衡雲擁建節湘色搖驂乘妙筭三苗遜先

聲七澤隱帝絃廓無外天搶麾不庭願以韜
鈴略臻茲干羽登不見峴山下羊叔尚芳稱

鄖陽路宿山館

夕泉響逾急草蟲鳴已秋飛來兩螢火照破南
巖幽風生梧桐葉月映清澌流墮體與息想吾
此任悠悠

鉅野書扇示需兒

簡書一何赫驅車作旅人杏花亂愁思芳草隨
征輪白雲日以遠叩心向春旻豈不荷靈寵孤
懷鬱未伸兒當留故國予也西遊秦所願慎護
持千里慰情親

臺中試士成詠二首

寄蹟厭諸俗遣累暫遠喧崇局關閑宇同事
討論榮采松間溢鮮飗竹裏翻游毳下虛恍嚶
禽振華園境聞將迎寂情欣妙善存中和諒不
疚紛淖詎能煩却神九霞表流睇南山樊靈闕
信伊邇勝踐竟誰敦試為二三子陳義在卮言

其二

石渠表素圖金馬待英顧詎若周士貴靈傳漢
經誤欣逢明歷朝遺茲獻春暮分庭布法筵盍
簪締良晤黼藻豐西楹鍾球儼東作邕穆綴微
言沈涵述淵懷揆已非世資作人願昔慕荃艾
有蕪滋金沙慮同汧請鑒抱冰懷唯以伐檀故

清明出遊興善寺

清華麗崇阿林氣含中林正逢白雲侶言瞻雪
山岑沅暉不可攬唯見重巖陰空香凝寶思慈
烟感冲襟撫來愉無極念往眷彌深極受良易
企星結故難任神蘊愜一壺朋來適盍簪逍遙
非外獎疏屬詎衷侵情玄蹟轉緬意得景逾尋
覺花掩塵色天樂揚妙音庶哉熙嘉月因之諧
素心

興善寺開法樂

淨域今投跡直乘舊攝心龍宮飛蓋入鹿苑散
花臨是日人天洽輕雲殿閣陰金輪消劫盡香
霧抱巖沉列楔旃檀曲陶嘉祗樹林春園河澗
閣雨積慧流深蘭雜游人珮莓緣開士襟靈光

鸞乍起芳吹鳳初吟習靜非耽趣隨緣且共尋
真心不寄象觸目盡成侵何事懷春客冷然叩
寂音微君秉淵尚誰為度金鍼

憶弟用文谷韻

端居不自怕晨起縱游目相思蕙草長南山意
中綠遡矣穎陽音懷哉泗上築何當展芳訊槭
題命雲鵠

春盡將由藍田循行漢中始發長安寄別

憲使風泉行菴二君子

結軫指孟陬脩馬改春服投塵謝文言蕪符媿
尸祝始遂疇昔云攬轡趨藍谷情懸清漢涓跡
牽素滙渙雖乏遠遊安將窮幽討欲逶迤翠憶
浮魚雅青襟肅茲辰一何美崇氛暖修陸潛頽
秀初佳原實燁已足流覽詎自欣乖祈俄裏促
為歡苦未酬離羣念方續無由敦嘉緒中意慰
幽獨

七盤坡

展興抗華軌樹羽凌初昕上千烟竇渺下揖羣

動紛曲沅牽玉折圓吠聚星文壁絕緬奔峭丘
迴屢隱奔周旋光景變躡步陰陽分徒旅仰脅
息猿禽駭耳聞窮攀意轉眩無懼理誰云徒念
商丘術未諗垂堂文

望輞川山口悼王右丞

麗暉蕩餘靄一水間花源靈薊迴結輿區謝
囂喧誰云神俊失應知晶景存音徽諒難嗣林
丘澹無言弱植諷遺牒慨君冒世樊一死乏臨
節千齡祝煩冤乘安挺冰雪處躬謝璵璠徒振
新南城先生集 五卷

韓文公祠

曲臺疏石樹周道侵苔基下馬挹清曠攝齊肅
令儀伊人緬莫覲斯文良在茲况餘翠微構能
令神蘊披凌風標樹迴漉霧出牕遲區勝琳琅
積境幽散蠻怡紫芝羞歲薦赤豹戴靈旗誰不
疑玄想千齡空爾悲

麻磯鋪坐對熊耳峰眷然難發有懷仙隱
遠薄藹蔥蒨危峰抗峻朗晦曖紺烟流娟妙璫
臺上璇圖或可窺神理竟誰狀塞翠披林深弄
珠挹泉爽况富粉榆蔭亦多芝朮養物性總怡
悅人和信駘盪將諧遺世情庶永幽期賞如何
芝蓋翩遂阻霞庄往逐景遺思煩沿沅牽念長
羽化始難測作者詎云恍軒丘終絕控綺園非
近響悵矣鬱深衷祗縈玄谷想

發商州

新南城先生集 五卷

九

長安眠漢坻魯門矚咸陽魯門不可見長安惟
故鄉林衍阻延眺川陸限雍梁覽俗殊方改含
情軌路長已紆千嶂隔何况兩茫茫河清誰能
俟園華不再揚離索易為老沉憂中自傷

出劉嶺路作

靈鄉信超曠景嶺杳依菲橫絕踰千里中峰轉
難幾金庭謂當是芝構訪疑非却諧貞素蘊漸
與益埃遠重陰逗氛翠白日亂巖霏阡綿摘林
秀空明鑒潭暉谷回響初遞岬傾景乍晞分空

聊若失遊霧攪還微咸臨有忻矚習坎無危機
庶希總風轡渺然控鸞駢玄律回初夏神飈長
綠微貯念息心者相思不可揮

入南山作

潛躍有殊尚龍蟄乃同仲顧予支離者亦高真
邈人涸淵性之瑩白雲心所親忻茲南山往頗
協生平真况屏氛雜慮暫抽嬰累身芝餐黃綺
共蕙幄羽朋隣披拂咸蔚蔚窺寒盡嶙峋神輕
片烟上聆阻一坻濱渚英紛可綴原美組成箇
即事感多美牽膺難具陳末路方拘窘幽素亦
濯也名矜道不足知希我為珍漸鴻非近跡猶
龍豈同塵色斯終決起謀即在茲辰第慙緇磷
質或干鸞鶴嗔靈氛倘可就握粟訊初因

三月晦日

神冀凋無英純陽潛已萌曙禽尚春響柔條先
夏榮即占暄候華知是緒風生憑軾望鵬鳩臨
岐送倉庾序轉環無始律生衡有程居諸信超
忽誰能永堅貞何如坐自慨令業轉湛冥

自殺虎嶺屢鎮安洵陽道皆險絕貽聘駭
慄欲返不可殊櫻悔念殆乏逸想作此自
哂

分野畫靈嶽靈嶽表中天嶮巖非一狀攀歷亘
重烟陽岑上偃蹇陰巖下負綠雲峰屢合沓石
棧紛糾旋百危構弱幹千里鮮平屢躡景目已
駭浮空意先顛纍纍蟻附磴鰓鰓魚麗筌如何
金石諾居然悔吝牽遐心阻幽涉遠略謝孤襟
游行有至性畏約非自然諒非觸無閤誰能探
新雨成先生集 五卷

重淵誓窮鍊飛術永與黃鵠翩

雨

鳴鳩坐空桑翔禽掠翠浦漠漠遠岑陰千林樹
飛雨蘿纓滋可結雲旗亂如舞褰裳戒後夫假
蓋憂前伍回輶靡所栖息徒依環堵雖懷沾濕
虞亦怯塵蒸苦

別漢水

我行西北去爾向東南沛相將滿明月此別兩
悠悠爾向東南去東南多故人薰風好波浪送

客上三秦應過彭澤口儻會贛江流殷勤謂江
使為我報雙洲上有九江魚下有彭蠡鴈故心
所不忘新書那無便

暮春象岑謝公由褒斜予由商洛擬同晤

漢中比予至城公旋矣令持公書見

貽誦而感焉作

漢廣結同游川谷各殊軌不謂隼旟迢虛茲龍
光擬聞公遣漢令雲中致雙鯉謂是復疑非乍
悲俄復喜太傳丘壑姿康樂主璋美英顧蒙已
新兩城先生集卷五
上二

鳳縣山齋卧病

卧病滯空山寤言念疇昔疇昔伊何云觀願無
故厄雲房夏氣清離牖綠陰積朱墨翻已疲文
史委如壁踟躕百慮攢偃仰九愁迫夙抱齊契
觀一惕憂虞跡居常易為情處旅難可適冥懷
信刀圭却神事營魄由人感履順達士忻逢道

順逆安所攬持此慰遙夕

鳳翔館中試士俄兩志喜

積晨始命餐臨墀坐自歎祥飈灑然至飛雨颺
華幹炎氛蕩中夏沉襟愜清晏微恙方自嗤嘉
候復可翫將結中達驂佇覽人文煥

攬鏡作問答語

青銅湛秋水鑒茲衰容髮真宰奚不仁鑄我不
仙骨崑臺有琪樹榮采千秋發不饑亦不渴至
精誰能滑頰顏爾慎持為君謝天伐

新兩城先生集卷五

上三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五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六

東魯新學顏著

五言古詩

鍊藥

觀願葆至精爽惑乖神理甘滑遠不御華態日
彫毀服食草木英根實寧多旨但知扶爾外汨
滑昧衷否何如飲醇和動息咸有以請誦山澤
象庶幾完令體

病起諸普照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六

積陰澗重陸澤氣含夕暉隕籜妻無語僧廬各
掩扉龍象渺變現儔侶漸依稀過從既云鮮機
事信已微寡營欲易足慮冲罕所遣至人無去
就喧寂相因依損已累自遣謝物使情腓奚必
綰囊鉢始云返初衣一往四十載三十九年非
是非俱莫辯于此入無機

效黃魯直

一旬三饋漿十日一櫛沐迫而後能應希聲猶
不足被褐詣諗公共爾一盂粥澹然出世情了

了無縛束因舉趙州話白兆一櫛木瞠目不解
答彼已兩無觸作別不作別黃葉埋經屋

書閣晏坐

夕樓寂以廓蘭燼裊餘燼已無紛滓觸復此神
慮清慮清非屏棄恬澹自無櫻祥雪舞巖素杳
鍾霽林聲亦有耳目用悠然遊衍情心靈忽感
盪緣趣總昭明

始至北墅端友咸至

曠然木鷄心滯淫傷土梗始展秋原望欣矚即
成境嶧翠分雲林陂色美土井佳儔不速來觴
具曷云整輕裾散清陰幽篁駐深景亞傾尚命
酌寒漿亦可綆眷言久敬交淡成殊有領

慰農

良農無越畔終歲願逢年詎期力蔗莖終窶困
連阡陵隰非所望耕餒報何愆拙薄返墟里資
生且隨緣計口始視具聚室顏無歡因哉衆人
見達者良不然聞道苦不飮志豈在肥鮮一飲
介泉水充然無惡焉

新卜小園病未往窺

投艱信寡歡安貧亦泰定傾錯理雲林按圖選
幽勝俾來已舉券煩協滄洲興瀾瀾已神蠲盈
盈恍心瑩芬藻即未豐休恬雅宜稱清川阻登
涉流鶯待春聽

閨夜

泠泠石臺鍾流響戒宵永聲聞俄已滅象識差
猶領庭霰積皚皚羅月交森冷端居遵時晦養
病非習靜埃積委文茵圖編湯莫省危栖似旅
人孤尚正夙秉因得無為宗敝業還可整

編籬

淫晦無秋夏湖波蕩社屋開牕此晏坐超然見
遠阡楨幹艱于築編葦且維藩華門無攘竊桑
樞尚可旋空齋四壁立何得何失焉所慮在花
卉踐履防未然信非務遠略聊爾怡目前

憫遁逃

懷襄執方割千里一波連陰頽秀崇丘陽菱置
木鎮等時寢訛場今游蛟與龜人物散不處百

室幾炊烟樵蘇絕無計鮮食亦奏艱嗟我怕饑
聚菜色槩患賢橫索日方急視天方湯湯齊宋
與徐衛何方不其然人云離鄉賤新土况艱安
故鄉富絃詞慎勿輕棄拍

聽琴

春冰溜曲磻寒羽啄空林雪侵黃澤苦蘭歇紫
臺深洞廊日云夕持此慰幽岑幽岑不足慰正
復感遐心已已毋終曲予懷良不任

病室四詠

關山度飛雪千里日相親良緒不中析復此共
寒溫霜晨繞清夢桂夕繼栖神塵質奉君子舒
卷詎辭勤

右氍毹本車帷今覆寢

少小慕衆芳卷懷事高隱微馨幸見揚同臭詎
中民回風戀素裾餘薰拂瑤軫非為金鼎榮貞
心向君盡

右竹心香

丹成不飛去漆身亦何為幸脫簿牒鄙頗于

史宜曲直從心畫點染非自私不惜赤心竟應
同青汗期

右硃綻

衆皆貯甘脆君獨瀉如茶苦口暫相近中心日
以疎所承良有異為蕊豈殊與祥春開令紀幸
謝各相渝

右藥碗

水火

水火誠異氣既濟用有宜兼金出銅穴質殊性
蘇東坡先生集卷六

不移一朝辭垢累光耀俱在茲何事距微禽但
為智者嗤

夜共所親坐語

浩歎積彌襟沉冥廢關謁共此一城隅晤言動
經月高談為我延華燭坐來歇鷄鳴應多事良
緒何由竭

疎翁自西

屠龍技未售恤緯意已孤說跡孔幾墮回歌墨
自迂衝流障蕭蕭糗餌約珊瑚行行敗甌粵乃

持千腋孤疎翁疎誠甚豈暇憂其餘智叟嗤不
止往貽祛疎符彌縫利涉世深隱善所圖子當
蠲宿累立可陟華塗吁嗟謝智叟何乃鑒吾疎

遲楊子信許夜過

微雪杜開門林鳥時一呼豈無輪鞅集與心非
我徒陶尊芳以列逢君共擁鑪親燕不辭屢况
此日月疏徙倚庭柯下唯畏願言孤

初四夜樓上望雪有作

玉宇弦初魄蘭堦拆晴雲層閣下烟霧流霰滿
蘇東坡先生集卷六

林垌縱目以眺萬井霽冥冥北城調朔籟南

極轉昏星玄象遽如此深衷焉可寧遵時存燮
屈擇術謝熊經感隨物化往衰減素心靈取樂
非今事達生譏獨醒誰能抱永歎寂歷滯寒庭

送雪山二首

昔向無中來還向無中去今無既非有昔有今
無據無有亦無無無誰當語二者難致詰徒
然惑衆庶

其二用五平五仄體

陽巖披空明日岫鑒朗曜猶能睇春暉遽爾析
星妙銷光賢之徙守黑老所邵唯當欽遺徽豈
必幻跡肖

初春園亭

亭樹寂無感祥飈扣成音池亦已波游雲度
輕陰漸羽望初斷柔木結可任茲晨幸無擾冥
心向中林掩卷竚遙想揮危冀當欽桑樞異華
構下澤謝名岑由然神蘊契不必在崇深

入蜀始發里中三首

新蜀城先生集 六卷

七

白鶴西南翔撫翼中自嗟遊子夜無寐鷄鳴問
星河雲靜四宇濶初日漸光華僕夫結束已驪
駒亦整珂悵然難久佇臨發且蹉跎綰帶謁北
堂流涕雙滂沱婉轉情非一但能唯與阿別離
誰不苦我懷良苦多

其二

昔覽蜀地圖捲卷不能終今也秉一麾翩翩逐
歸鴻曾無晨風翻翻飛馬可窮長驅巨充豫塵
鞅指秦雍銅梁造雲日玉關標春空歷涉信疲

極神志或冲融靈境愜始願庶哉遇仙翁矧茲
謬藩服遐寓振華風如令王道洽詎云心賞同

其三

疲馬戀棧豆出門常苦饑澤雉食中野詎顧凌
風飛丈夫不得意何用紱冕為利闢世所羨短
羽行自嗤東風吹蓬鬢容色難久持華珠為誰
吐糾結况無奇遐方信脩阻禮教誠異施皇風
暢無外萬里猶隣比龍淵本蜀器拂拭光陸離
時哉既已晚玉匣韜秋姿聊用烹鮮術文翁儻
可師

新蜀城先生集 六卷

八

寄謝見送諸君子

抗輶亦何言耿默遵脩軌秦河浩渺流歎此東
西水故人持斗酒送我河之涘累觴亦不醉感
子來意美各懷琬琰姿榮名期青史睠彼蕙蘭
華採採貽君子芬芳苟不殊畛域何足擬

見太行忻然自遣

日夕事塵軌昏中知幾移逢迎岐路人難可
肝脾名嶽宛如昨是予心所期佳哉覃懷向

曠發冲思脩木何蒼蒼碧篠媚連漪其下富藥
物却老使顏怡感念不能去林風吹征旗飛章
訊白雲申盟終在茲

於洛城作

北印負洪流龍門瀉危微翠堞列雲修雪宮含
霧篠野沃百昌蕃時亨文物劭夕曛麗原隰平
林美清眺井塋錯如繡朱素紛相曜景繹繹始
深埃空相愈妙禽鳴谷尚輝蹊暝月已照緬懷
結幽尚喟焉阻蒿少寄謝山中人知予儻同調

新西城先生集

六卷

九

咸陽覽古七首

秦帝昔何雄樓閣擬天室陳跡唯荒原蕭蕭下
寒日白雲共寂寞南山對翠律

其二

三十六離宮金牕閉窈窕翠華虛不臨黃昏水
螢照空嗟桃李枝艷陽猶一咲

其三

北風何瑟瑟千里吹天黃健兒荷弓矢怒髮赴
沙塲別家非無淚羽檄重開疆

其四

俠少臂劍行一言怒相擬朝射南山虎夜醉新
豐市為言灞陵尉須避輕車李

其五

往來渭川上唯見柳枝春無論劉與項俱是逝
波人夕陽照野水遊騎下晴津

其六

笙鏞舞趙女絃管間齊謳走馬長秋道闔鷄御
水頭今日憑高望天空見渭源

新西城先生集

六卷

十

其七

河梁綠草色日日送征輪寥寥此中客誰是平
生親不如瀉卮酒歌向梨花春

從咸陽原望長安

驅馬古原上下視長安城繡繡羅宮闕萬井麗
縱橫山川藹佳氣雲日回昭明修木翳芳甸沃
野滿瑤京吁嗟古形勝千年無戰爭寄語袍閭
者慎勿諱作兵

曉發

卷帷坐清曉丹霞射我牖覽鍾呈衰顏青山媿
我後夙慕巖穴流今與麋鹿友杖策步嶮嶇路
逢二三叟澹然出世情似是沮溺偶意各有云
為秉心異所取泉石足酬酢筍蕨無淨垢不知
有人榮靈復遭世咎擾擾羨名人百年如覆手
歎息舍之去驅車中自負

山館不寐成詠

谷口噴烟霏樵牧出深林予亦息徒旅高枕此
山岑孤峭不成寢捲卷聽蟲吟蟲吟斷還續它

新西坡先生集

六卷

十一

山難為心此夜它山人何時故山夢疎星掛牕
戶緒風颭軒棟蘭蕙尚餘薰難影自紛弄冲然
歸一空忽若舍萬動予固戰勝者沉寘意所湛
久為纓組厭而于丘壑諳杯酒發真性厄言有
至談難與室人說抽翰散清酣

夜卧松下

松風吹飛夢縹緲落青虛不知身生翼自覺從
所如是亂星辰流清漢漂白榆左顧綠雲咲右
把琅函書一讀再三諷惕汗沾重襦醒見松門

月猶疑海上珠

富順道中

遑遑競所務疲薺無時休蓐食發中野夕惕牽
百憂淑陽熙暉化念獨羈旅遊跼躅歛末翼顧
影悵鞵鞢何由一朝脫色斯舊林丘懸網罹中
遠投章寧見牧今時知何日雲物媚遐陬遠楊
抽初莢珍禽感嘉儔心乎聊可娛誰能信優游
倥偬詎理遣凌遽非情謀止山大夫歎采綠閨
人謳二者非貞則抽翰寫衷幽

新西坡先生集

六卷

十二

在瀘

齋閣晝常閑筐篋寡民詞恒陰寒霧積蒼苔日
夜滋嗒然聆雨坐山鵲響春枝洞房修云夕焚
香正何思非無一尊酒愁來難獨持

舟發瀘州往合江

晨暉窳東嶼惠風款西颺澄江淼烟景輕艫及
新漾擊汰始容與揚舲轉清曠却望春山郭相
失幾青嶂利往忻自如回緬意多悵官程豈不
邁鄉塗亦已長文秦損靈心煎熬薄夙尚且憚

沅芷辭屬和榜人唱

曉至合江

江臯秀春蕪千門綠如積水鏡涵雲空丹霞自
相射晨鍾湧川寺午權神山驛芳津片烟生金
波日淪夕客情此暫弭明發知安適

安溪道中

此地非我鄉况乃之百蠻晨裝戒鳴葭飛蓋凌
春山山川何糾結荒塗嗟險艱及餐日已晡匪
景高林端玄雲布層陰谷風振衣寒豈無蛇虎
跡魑魅交其間所貴在臣節失意非所歎華城
路窮此皇圖殊未殫

開寶寺

舟行見山寺邈若生虛空浮峰決滄外置殿蒼
翠中始望勢如失俄轉路纔通陟榭參蘭若攀
林款蕙叢工花聚成塔雙樹結為宮藻棟瞰縹
緲玉牕窺青葱背巖全礙日面壑半含風經聲
出深箐香氣濕春濠意表六塵寂光中萬象同
祇應真侶集非復世人逢

在仁懷古寺

春澤晝氤氲亂峰起烟霧巖扉日無事相思空
館暮中意不自持白雲訪龍樹象教非在言歎
息微塵數

仲春得故舊書却寄

上山採黃獨下山中苦饑問我客幾時春花再
芳菲臨衢戢短羽當期不得歸人事令衷痼悠
悠悵多違但覩岷山水不聞鴻鴈飛岷川日夜
碧乘時會東依絨情尚無鴈何况接音微

獨立

朝送孤雲出暮挹孤雲入惆悵數峰寒何人識
獨立僧飯罷長廊山禽於餘粒

獨往

白雲伴客行行行覓茶樹深林無人來時與樵
僧遇相看非舊者相對偶成趣

放舟江中望黑蠻諸灘

行子悵多阻乘流放輕舸拂綃亂寒皺激雪揚
素濤若然石闕下祇覺春旻高瀏瀏風振幄

要霧沾袍辭洲景厲急歷聲響蕭極來峰儼將
失却林忽已韜沿洄始瀾瀾逗浦尚潏潏烟蘿
杳相織鳬鷺飛只號微茫列巖穴參差見茅綯
殊邦和氣應春發紅桃弱榮繁固雜英飈
清臙土人膳石耳山僧薦溪毛潤澤多嘉生蔚
與信靈臯却懷長往者冥跡皆人豪遂令虞坎
窟轉作羨遊遨不緣窮役苦焉知曠所遭嗟予
慕蜚遁如何廁冗曹臨流羨梁雉持華歎陵茗
歎羨俱應泯毋使賞心勞

新陽先生集

六卷

十五

馮子寄我道路喧喧云子飛昇矣僕時採
木居南夷又人方有以中我者何仙之為
因賦紀之

行年四十五手不把丹書朋輩稱冲舉頻言嘖
里閭秋風急三峽東使滯雙魚故國天長似君
門日遠如夢說朝不夕抱責實成虛濡迹今如
此為情那用舒餐常傍虎悅怒一由狙異類
隣皆名材神所飾臣心非不竭地道自無餘
乃負依違謂曾何介蒂與且修魑魅職戀是

蘇居

答馮子見寄二首

疊疊時屢遷惻惻我思煩處危多所慮念子罷
晏歡山川有岐路交其間空堂流素暉明
月鑒我筵安絃理清曲調短意何延思因晨風
翻寄子辛苦言

其二

洞房杳夕陰霜露塗我階遙林發秋氣淒葉下
高臺佳人念屢隔憂深華色衰日月有弦望柰
何久離乖靡靡吟周道王事疚我懷昔往桐始
華今來菊聿開中意不自宣拊軫何由諧臨樂
豈忘歡引領野徘徊

廬州用王儵憲韻

銷魂徒黯黯深衷為誰發空亭坐來久流雲吐
華月春河滌波香鍾亦已歇依微水檻螢冉
冉竹間沒憶極去成眠馳神阻天末

真想亭二首

其構此亭古誰題真想字簷虛引素暉畦寒息

機事雲霞舒卷情蟲鳥往來意羣妙既若然吾
其一吾致

其二

隱几吾忘我代衙吏羨仙居然塵外事誰復區
中緣時菊抱寒秀清華澹衆研冥心非有念有
念亦玄玄

寶雞道中時值立夏

漠漠水田靜英英嶺雲間縣廓儼天室瓌麗非
人衆綠竹邃潭色白日寒松間平林布夏陰芳
條謝春顏試聆谷鳥嘯已識南風還行役無已
時登頓方險艱臨餐媿紫蕨俯躬惕青綸願言
移家住華巖弄潺湲

發京四首

睠然發京邑驅車返故鄉豈不愜粉榆中心愴
以傷矯首三木闕鵲正相望劍鳥羅虎拜鐙
佩序鴈行八方輻輳吐納輸忠腸衆星環紫
極孤雲逝安翔夷猶緩征轡耀靈已西藏

其二

皇衢脩且夷千里限河山生還荷帝慈結念
曾不間常恐先朝露所報且微涓羣公今瓊龍
折讓古墀軒各壯璋姿忠赤照蒼玄區區青
史榮曾不克後先朽生抱孤瘵首丘良已便奚
必廢躬逢斯馬踐願言

其三

傾體響雲闕俛仰不自持五內亦已摧屑涕如
縷縻豈為戀榮達大義臨當垂弱齡困輶輶
絀阻驅馳幸垂末路光省達溫竿吹逸巡秉一
節照耀千里達十枝九未展衰疾忽若斯生別
已足嘆慮當溝壑期棗下何纂纂河清難再時
去去勿復道申章從此辭

其四

寒日引孤旌冰河漫皓皓畢景指前期僕馬色
已稿悠悠隨鴈是予故鄉道引領嶽三峰其
陽產神草聞之鍊服令人常美好綿綿脩若
存榮名非所寶頃歲牽末役喟馬廢幽討形志
漸不屬呼吸焉能保臨淵始羨魚迷方悟不早

初春郊園

淑氣暖東廬庶芳布原隰物象既已融况乃始
願及晨興信所如徘徊日將入微躬不自持三
旬九絕粒力志益振境會神逾輯冥數亮有
恒毋為徒苦集石室揮素絃谷風陰以習為感
既殊情興言調自急那知濟契心千古非口給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七

東魯靳學顏著

七言古詩

春詞

花霧縈簾雙燕翔垂楊搖日金縷長寶釵蟬髻
闔官妝自矜纖手弄泝商秦聲趙曲空相望含
情歛眉罷金柱綠牕無人調鸚鵡

庚子志感

黃河日下九千里我欲東歸道無因嚴霜夜摧
沙海樹冰花結岸波龍鱗雲間鴻鴈有何意北
來那不寄書至思一彎弓射爾鴻此鳥有信兼
抱義紫塞狼烟日夕聞太原城下滿胡雲白日
真看神鬼泣蒼生盡沒犬羊羣石州之慘更忍
說原野壓骨谷盈血由來主憂須臣危百年此
恨憑誰雪丈夫年少氣干斗髮上衝冠血漉酒
雞鳴拔劍出門去北望關山爾何有

舟中望武當山

漢江夜雨千丈瀾一葉飛下龍門灘七十二峰

杳何所武當之山真嶺岼日月閃爍蒼翠裏元
氣簸盪虛無間南巖可望不可即霞衣遙拜金
官仙

梧桐篇

梧桐蒼蒼何琅琅海上雙棲朱鳳凰西條下激
咸池波東枝長吐方山陽千秋萬歲枝柯古虬
龍偃蹇紋理長匠石揮斤中所度龍唇鴈足登
明堂一揮再揮八風正六奏九變日重光誰為
此者夔與襄嗟乎此物不復有十日并出羣龍
吼不周柱折女媧逝何人更是完天手君不見
玉山無禾鳳不食嶰谷之管吹無力

紀行

停雲垂雨黑絃絃天風無力吹不分向午微陽
始舒彩一暈繚繞青黃氛首夏我行出北郭垂
楊夾路青絲弱塵土不上逍遙巾清森却道吳
衫薄湖山萬朵芙蓉蒼菰蒲烟裏漁聲落更逢
湖中叟儼登豐華臺千帆掛日回萬木迎人來
豐華臺上苔蘚多臺下陰陰滿綠莎子規不語

鷓鴣語愁殺江南白紵歌

苦熱行

三伏蒸熱日且長過午不可更禁當木葉焦捲
凋半黃揮汗如雨心發狂無聊我欲賦苦熱十
度揮毫九復輟陰山大麓烟霧寒猛獸毒蟲不
可涉息心存想忽若遺小堂冰雪生寒姿

秋夜長

羲和鞭日咸池下纖月穠星動平野幽蘭老桂
滴露華歎息流光如走馬井闌絡緯咽復鳴秦
女投機錦不成倚屏却作遼西夢夢裏關山不
計程

芙蓉篇

九漚增波蒲展芽彼美獨處揚醴葩脩條踈葉
珊瑚茄朱儀榮藻形窈窕扶桑爛若炫九霞搖
風瀉露翠裾斜帝妃解珮珠交加何以被之蟬
翼紗又何飾之火齊煖盈盈復似頰素娃中意
不宣倚靈槎踟躕攬帶折疏麻彼哉葉施目以
嘉不採而佩奚庸嗟伊懷攸託邈以遐瑱溫文

檢太清家神著瑤草芬哉萼阿閣三階影盤擎
黃金為池桂檻遮羣龍中嬉戲以呀紫鳳啣葦
拂日華蟾蜍與龜吸玄涯仙者五六風騁車翩
其來顧思無邪手舉目睇心間參服食不休并
丹砂長年萬歲聲光賒

崑岡謠

石林漠漠生紫烟嘉生芊蔚霏朱泉含英沅潤
神所躔乃在懸圃之坻閭風巔日辰遞隱八風
旋崑岡之人顏渥丹方瞳金骨綠髮翩手握瑤

新雨城先生集

七卷

四

草雲鮮鮮駕兩白鹿招列仙鞭龍種玉漑玄淵
彩鸞拾葢虎衛田折枝為羞眉為餐調以沆瀣
津生咽大藥既就言不宣刀圭往往流入間青
囊赤符授帝前帝曰汝秉予鑒旃錫汝保濟長
年荃瓊芽珍實慎護旃明堂七十二櫺軒明后
御日宵以盱眙璜旒綴鏘其珊五六六瑞方岳
敦慎勿抵鵲主者歎

臨溪歌

白龍跳浪青龍怒雪濤夜撼珊瑚樹長飆震霆

水皆立飛向天衢作雨露遍灑塵埃六合清洪
流盡引東南行玄圭始錫告厥成陽侯水夷安
足名

老蚌生珠圖

我聞瀚海赤蚌能孕月晦望與之為盈缺玩此
似是太陰精胡為誕此光照乘絳氣燦燦凌紫
庭生來不觸豫且網初剖却過昭王萍馮夷愛
惜不敢取日夜呵護勞仙靈九華之燦然不熱
長庚何爾臨滄溟滄溟老人赤岸行嫣然一咲

新雨城先生集

二卷

五

拾連城好事往往貌其似高價亦與昆明并嗟
乎蚌兮甲族之微爾吐怪生珍乃如此固知物
不在醜好驪龍之額方可擬周翁純孝希者誰
六十三歲今抱兒三年不鳴鳴驚人天道豈云
真無知今日何日好風日賓客滿堂笙樂飾客
起三觴為翁壽舉圖授翁翁稽首客歌主舞醉
不辭天寒日落禽擇枝客云主人勿秉燭夜光
流耀暉四屋

贈朱唯南

郗江原頭葬吾母陰雲夜屯晝飄雨百夫走汗
事不集爾何人爲予輔君情惆儻溫如春結
交豈必爲千人相逢已是二十載淡然若水無
纖塵感君有急無不應敏才妙慧亦多稱旁觀
不厭妬夫唇嗟吾空有諸同姓世人愛憎機事
多九達轉眼生洪波夷門風邈信陵遠哀歌三
倡柰君何

訪呂子不遇賦詩投之索彼新曲

古城寒日荒烟白賓客此時有所適我亦危梁

新雨城先生集

七卷

六

躡級行缺岸層冰凜山積四十病來如老馬瘦
影楞楞不堪寫伏櫪雖能嘶北風自顧還驚骨
盈把喧闐城闕輾黃塵就中誰是知音者委巷
紆驂問君屋客堂窈窕雲牕綠雙鳬出洞幾時
歸腓草饑禽迷石谷主人不在客須回青案無
緣叩哀玉逸興充塗不自裁猶致飛章釣新曲
遙漏孤心待爾消不然令我愁當哭

九石歌

扁舟具楚北歸時一葉衝飈那能濟時危始解

屈羣力坐鎮居然強人意惟晉曾矜得楚才吾
得其九何饒哉匡廬頓減蒼然重彭澤遙分翠
靄來凌濤千里嵯峨穩掛月中流牛斗回變遷
却作故鄉物錯置初倚文園臺貞姿歲宴看逾
秀久敬交深意不猜白雲天矯開膚寸丹岫溟
濛常作潤雨中瀑布瀉涓長風前蘿帶含滋振
羨爾羣居意氣親不獨逸執風塵偶爲礪猶堪
作評臣虛峙詎期同切仍自吾攬轡遊關西別
爾此時桐葉淒靈緣一段空隨夢蒼烟九點不
可携銜哀返舍既少間公等信眉始相盼復自
文園移小樓方今磊落辭藜莧坐對瀟瀟想蓼
莪同愁鬱鬱過鴻鴈九石非石強石名下占九
野上九星朴頑不入照乘玩清越時敲翠釜聲
龍寒鳳矯儼欲去蘭依蕙託咸有情參之吾一
成十友寧慙惠子與莊生

言

清軒端坐忽自嗤百年七十鎚銖事吾今四十

湯稱翁為傲滁山老居士早知霜霰點鬚髯不
合塵埃留姓氏平子將飛五嶽車朱生猶綴九
愁字露濕空山蘭葉秋雲寒遠道若華愁公子
離憂歌歲晏美人含睇慕靈脩蹉跎奈何幸不
死只向清帷弄文史覽古翻令心意悲却道古
來多如此手提如意瘦嶙峋推鏡還成獨酌春
老鵠果無四海翼非熊據馬皆何人

夢入都下悔而作詩

父向東山騎白鹿竭來名都費馬足米珠薪桂
傾錯囊低頭懸薄悲心曲浮雲祗為風驅出豈
解櫻情狗榮祿丈夫作事貴識幾當機寧畏他
人非明朝持疏詣閭閻有臣不堪願乞歸幸是
未寒雲水社不須重製芰荷衣

對雪成詠

謫仙古城凍雲白倏爾雪花大於席祇舍烟沉
翡翠踈石梁冰合龍鱗積千家止墮行路難只
合仙人跨素鸞却羨散花白玉指纖柔不避朔
風寒

答客見和

去年騎陰苦霧屯今年飛雪亂芸芸田畯檢圖
勞自喜天道悠悠不可論自予返舍抱憂掇春
城雨度花如雪見花欲斷嶺猿腸有淚皆成夜
鵲血此際忽看雪似花正憐龍樹北風斜暮倚
寒雲望南郭愁臨桑落綴瑤華誰遣春翁奏白
雪頓令幽谷滿飛葭

飛雪篇

君不見見惹河寒色歛胡氛金符元戎夜享賓孤
腋踰蹕初中酒烏號試挽但增鈞校續詎綏榆
塞士射生猶督朔方軍又不見羽林伙飛七萃
雄附熱背寒真駟會時來誤受漢皇知豹舄翠
裘擁香蓋芳獸宵然黼幄中游龍朝控青門外
委巷誰過楊子廬文園空謝長卿車寒葩寂寂
飄踈幄凍葉霏霏掩廢除亦有蘭房惜逝年坐
憐飛絮卷帷看乍臨璫軫揮流微漸點菱花近
隻鸞此時獨謔還獨寤歎息同心不同處冰痕
欲結杼中紋芳信常疑鴈邊素素態盈盈掌上

同昔時曾擁梁王臺忘憂爛燭瑤華發脩竹圍
白鳳來羽觴交醉曳裾客玫瑰橫霏授簡才
沙海飄零今日事翠華清蹕安在哉醑醺作花
春恨滿鵲雞對啼秋月哀憶昨中宵始凌亂飛
入千門人不見麗譙銅龍夜未央庭樹雞鳴皓
已旦窮愁為爾鬚眉開逸勢能令兒女羨銀河
瀉地凍不流白榆隕空挂如霰西灑麒麟碣東
沒靈光官却月觀前虛受月凌風臺上迴因風
應依雙珮搖東阡還隨萬舞入西離東阡西離
看如積羣后賓王旅庭實為言練甲勵吳年何
似珪璋貢禹日析羽繽紛處士郊瓊蘂錯落真
人室可憐此色誰共妍可惜此花難更匹若箇
溝塍不含潤若箇巖巒不弄姿楚珩謂寶知非
寶魏乘言奇不是奇別經蕙畹連芝暎更覆瓊
田浸赤縣葉葉能消玉藻憂叢叢宜入明光宴
含情無語下迴塘似去如回近曲廊無地不宜
現法寶無林不解學春裝委身詎惜添河潤泛
掌寧辭溢露漿不分迴風能妬舞生憎隕籜故

夢翔已知臯壤久搖落却向簾櫳弄綽約袖毫
為賦幽蘭篇微詞大夫不可作空林暮色諷理
音忉忉千里寄遐心好附湘鴻度湘水逢人還
作郢中吟

庭中聚雪為山為詩紀之與弟同賦

先生好奇心醫手搏冰雪親為之清晨散髮
百不理夜分然炬護羣兒羊裘蔽體白氈側十
指木痺舒拳遲猶嫌詭譎不入眼作山要作山
之奇圖經與志移頃刻虹盤虎踞相撐持初分
原陸漸生色乍見嶮嶇媚遠姿峻峰插宇珪璋
特懸崖欲墮精魄悲曲礪逶迤雲竇渺飛梁橫
絕烟梯危沿壑為阡行跡斷憑巖考室居者誰
復向峽間置飛瀑洞口雲林分簇簇玉龍逆掛
青天低翠蓋陰森白日促倒景晴翻琅牖虛星
河夜繞瓊壇肅彷彿移家二室傍分明坐我崑
丘麓清輝不獨娛神襟晶瑩還能照披讀先生
自謂奇而癡衆謂先生癡不俗結髮投情山水
間那堪行宦阻躋攀虛隨但作名山夢汗湧依

然遊子顏突兀居然在閨閣坐對曷不休眠餐
也知銷鑠應經月絕勝蘧蘧夢裏看

青鳥篇

青鳥西飛雲錦紋啣書東下扶桑津翠濤激海
波萬里丹霞弄影十洲春六鰲下上天吳震吐
納河漢漂三辰微茫九點齊烟小蔚藍西望瑤
池杳欲度不度令心悲琅玕無實腹不飽曜靈
不駐如轉轂黃塵芸芸一何促白雲丘陵枉惆
悵弇山槐樹嗟如束瑤池之人玉為顏授書再
拜從兩鬟虹輪碾虛按蓬關鸞拂掃霧銖衣寒
千年桃花誰作主度度東風吹縣宇瓊筵長御
不知愁青鳥啣書自來去

壬子立春

矇矇初日含江城江城日華午始晴萬戶迎春
幾人喜幾家絲管弄春聲春聲入耳不堪聽春
酒澆腸祇成病春信冥冥誰更知但看容髮逐
春移容髮誰能常鮮好分明不及江頭草江草
一春一度青人生一春一回老迎春未幾送春

回却問春來誰為哉

夏日奉同弔山兵憲太白樓之作

青蓮學士絳闕仙黃冠山人知其賢飛舄相從
還解珮登樓命酒復談玄逸調自非當世用清
名空使今人憐黃塵滄水千年變雉堞輦樓映
芳甸嶧陽淑氣暖芝廬大寇晴光搖日觀豐碑
積蘚織成紋睥睨沅雲舞如綫使君斧鉞駐蒼
冥地主尊壘開曲燕觴羽飛馳竹葉寒氷繁細
寫水晶丸不用徵歌向燕趙駐看作賦擬雄原
凌虛豈辭登頓苦赤日行空詎知暑振衣思馭
清冷風濡毫似灑陰山雨憑高野望延形勢鬱
鬱芊芊列勝紛繡錯九衢蕩鱗聯鱗繡錯河
山美綺樹文禽相對起鶴外帆檣梟夕陽花裏
驂駢儼流水別有亭臺宛轉通虹梁雀舫日迎
逢傍臨羽客濯纓石下瞰蛟人織錦官蕪葭杳
杳滄洲遠荷葉田田綠波媚菡萏爭舒萬頃霞
雲芝萼挺千章翠霏微聞妙香縹緲度靈吹此
時四睇墟烟靜玉繩明滅臨天井鳥鵲不翔清

漢流鼉鼉欲抱幽沙暝主稱壽千歲客云夜未央
德將不至醉使君何慨懷霜威指顧生秋色
宵寒思攬重裘釐為歎高旻鷹隼來至今大澤
龍蛇息

華山忽值栢山年兄率爾長句

昔共沉冥江海年蘭舟弄波同起眠思鄉對落
山歌淚去國雙吟明月篇祇為論心好兄弟寧
知分手各風烟鶴城城前春色暮楊柳慘慘里
塔渡吳江楚江一水灣廬陵金陵兩雲樹十年

聯兩城先生集

七卷

十四

無柰青山何萬里相思白髮多有書君寄汾陽
鴈無夢我隨錦水波舊時書劍都淪落間雲何
心出丘壑釣魚石上幾投竿捕麋原頭一短褐
短綆汲深知不量鰲羽長林幸自托底事浮名
解誤身又逐東風西入秦曲水園林俱下馬夕
陽山館恰逢人別深杯淺酒行輟欲說愁心那
能竭楊花漠漠又路岐後夜驪山共嶺月

灕池會盟臺

北山流水南山花開鳴鶴飛上千年臺銅鞮

耳亦何有覆手已見相疑猜翠鳳之旗靈鼉鼓
如雲萬乘皆蒿萊停車試問蒼苔石想見君工
鼓瑟來

綠竹引

恍如坐我淇水潯青靄襲裾援素琴恨不截之
學鳳吟嗚呼九苞不下食纍纍徒結千年實空
亭日暮愁夕陰天籟欲臨人籟息徙倚猶然擁
碧條極目秦雲起湘色

對濕布偶吟

聯兩城先生集

七卷

十五

神女碧瑤簪明珠構纓絡纖手按鍾球鈞臺響
天樂何如呼作仙人珮曉跨蒼龍謁帝關醉舞
婆娑渾忘却天風吹掛翠微間

安居東望濟城

平楚蒼然見十里驅車西出桃花底郡中樓閣
霞作城湖上人家錦為水對此披襟宜進觴胡
為遠行自悲傷啼鶯百轉喚人醉垂柳千條覆
苑長即今已是花如霰何處春光似故鄉

雪後發孟縣渡河舟中作歌

暮春且盡天雨雪高館端居愁夕陰曉發蕪城
出綠野寒帷恰露南山岑玉華翡翠宛相織明
珠細絡青瑤簪谿谷平鋪烟霧積又如秋水蓮
花碧蘭橈挂楫不用呼鳴笳入舟張畫圖雲消
日出見蕊萼擊節自謂平生無丹臺紺闕相對
吐蒼虬紫鳳杯前舞中流浩倡感心靈龜龍奮
波天吳語却憶端居高館時人生那必長愁苦

夔州行呈松澗憲使

我行鐵山百念摧君鼓洪濤天上來洪濤千里

新雨城先生集

七卷

十六

一日至鐵山一步三崔嵬南風吹樹影歷亂
裏雙旌度江縣我乘青翰疾於飛君指蟠龍歎
匹練過眼利鈍如幻漚相逢且卜河朔游南山
樂石江水沸如此不飲將安求婁江丈人湖海
氣置我空明十二樓脫帽呼風雙赤脚投壺陸
博千無憂倉浪之天誰可問為我颯沓回清秋
寧知世間有炎熱但愁不酬黃金甌明朝走馬
了公事世人醒齷胡為爾

送李大夫歸閩

青山白雲何處無驕駑豈是轅下駒西風一夜
吹短褐鄉夢早落蜀山湖李公拂袖不肯住長
揖羣僚出霜署片帆倒掛星火流咲指甌閩泊
舟處錦樹萋萋錦水頭黃鳥嚶嚶枉躊躇仕情
多重朱顏人勲業常歸當世譽我今委羽亦後
時好是同君賦歸去

東曹子

與子涉江採芳草秋波淫淫人易老不愁蛟龍
噬我足但恐同心不相保世人結交重意氣黃

新雨城先生集

七卷

十七

金可揮死即易寧知失意盃酒間一言拔劍怒
相看贈君太乙之鏡昆吾刀飲君玉璫之玄醪
君亦報我空明霧縠之鉢袍君悲君喜我心勞
南山樂樂白日高微雪之疵何不消信耳目徒
心疑我今喋喋何若為

奕臺追憶趙公

草堂堂陰曠地基昔我築臺于此時要與趙老
同幽期臺成曾未一二試趙老已作東流逝卓
哉將軍真不俗多少書生媿其腹宣麻三拜大

元帥黃金斗印懸相屬臂中有奇不得揚上書
先皇歸舊屋平時亦累千金裝散向懽娛賓客
塲絕口不言塞下莊黃老遺編手常把負郭何
曾置畝田中堂亦未陳三瓦貂裘當酒歲不贖
萬錢却治城陰榭趙老好酒復好棋清談吾與
坐移時人生意氣但莫逆何用區區形迹為臺
東臺西滿林樹似蓋清陰覆坐處蒼筠掃地秀
千竿赤鯉跳波已成趣拄杖來遊祇病軀獨詠
斜陽轉愁慮風雨蕭蕭舊草堂梅花無語斷人
腸飛符欲喚遼東鶴此說從來亦渺茫

新南坡先生集

七卷

十八

挽龍洲中丞

中丞墓草曾未宿今我扶病欲往哭欲往未往
力不勝且可題詩慰幽獨與君結交在童稚吾
方十五君十六吾兄視君君弟吾把臂扶有意
無觸龍池古寺靜無塵獨樹長松翠于沐汗青
古今滿佛龕風雨燈窓共僧屋高談但覺傍無
人低眉寧肯下同俗蘭亭小楷誰則知君也手
臨日三復吾已識君露頭角同學諸生多側目

從此榮發各有時中間利鈍互倚伏浮雲事業
不足論四十年來如轉轂不願丹青共頡頏本
期皓首遊鄉曲寧知事變忽若斯嗚呼中丞今
鬼錄秦塞胡泌邈漢關縱有英靈歸也不此髯
虎目安在哉想見悲風振宰木黃雲黯慘覆嶙
峋千古賢愚土一築我今絕粒動經日忽復氣
息還相屬造化小兒每弄人枉使機權相縛束
蟬蛻于我何有無駒隙寧堪較遲速生也相憐
死相恤轉嘆時人泪盈掬

新南坡先生集

七卷

十九

晴賦

仲春十日九陰時勒我滿林花故遲瘦骨峻嶒
更怯縮圍爐襟被空吟詩連章累牘亦何用咫
尺不得窺漣漪茲辰晨光報晴暖跼蹐不謂筋
骸蹇恰值樓成好登陟一任羣兒競推挽平楚
蒼然烟霧低葉榆冉冉中原遠花氣濛濛人語
和水滿石塘鳥影過鵲結原生久疲累鹿裘榮
啟且行歌冰水逶迤看小艇白雪皓皓會怯寧
曠然使我鬚眉開從此或能脾胃醒回看新構

轉岩堯似從下界望烟霄休慕冥鴻更寥廓君恩已許老漁樵

題陳生瑞亭卷

風流前輩老舜畊百年乃有江夏生舜老古拙不入格黃生落筆還有情玄冥慘淡真寫情瑞亭圖圖何太清老夫愛才非愛畫指不多為人下濟上諸君識面稀却不人人盡都治陳生吾已識其面黃生見筆如相見一齣由來知禁厨驕驕豈必親毛片陳生家是布衣流傳古好藝甘清修得時且歌干闥闔遜世不肯屈公侯琳琅滿腹寧愁餓對客揮手皆蟲籀大書似步魯公後小書變化姜君儔風水吾鄉信佳麗流轉年來正其際進取古人幸勿驕兩生俱是青雲罷君不聞汪汪千頃陂丈夫事業非一藝黃生黃生重致意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七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八

東魯靳學顏著

五言律詩

晚至河間

晨裝辭鳳簾夕纓結麟垆碣石探皇服神州識禹名川光搖日上野吹逐風生即此東驅石為梁訪玉京

曉度雄關

名澤環靈域雄關控帝畿波恬龍夜語麥秀雉朝飛志豈封泥請人非負弩歸淹旬抗塵軌夢遶故巖扉

雨雪

仲春行冬令朔雪灑舟燈旅泊愁將夕嚴程感益增垂堂亦云厲習坎况難憑輟棹青沙渡風濤正沸騰

雨中山花

盈盈冰襪佇娘娘素娥頻無語帝寒露空山自愴袖誰憐掌中舞不是漢宮人苑李穠華日章

臺爾獨春

寄人

薊門不可見衛水與天長孤月當臺滿伊人滯
楚鄉停雲予悵望夾日子翱翔何用相遺贈朱
絲間玉璫

粉青江

離緒導南渚遐心託北磯客行愁落日悵望暮
潮歸鼓枻非潭父遺珠豈漢妃眷言在幽素即
此葺荷衣

硃砂泉

聞道靈泉裏當年泛赤砂清澌濺火齊華蓋覆
丹霞不預昆明劫還滋玉井花居人久服食雞
犬亦雲涯

入鄖

楚塞踰千里征人心未央杳冥憶秦隴昭曠接
荆襄秣馬息蘭坂看雲度石梁因之懷鳳匹長
嘯晚山蒼

其二

皇風被南服漢水接龍巖桂樹凌寒吐岩花帶
雪飛江臨孤嶼合路遶亂山微春草萋萋動令
人一念歸

曉發

結駟已鷄鳴函關夜不扃晨光上絕巘積氣斂
修垌佇想隱淪客言懷山水靈蓬心竟何已不
處怨凋瘵

浙川館竹

美人拂翠袂徙倚蒼球闌日暮湘雲起中天下
彩鸞手持綠玉簫飛上青霞端遺曲無人會空
留明月寒

懷朱大夫

葉落楚山鍾霜催塞國鴻離人向南甬別袂慄
江楓羨子含香署金華御苑東啼鳥羣吏散相
憶莫應同

古意

朝雲與暮雨何處自霏霏玉帳芳塵掩蘭缸寶
燭微自然愁寂寞不用問容輝忍向無人裏春

風試舞衣

陳節婦

妾有古玄鏡一破不復圓
雖成兩分離光景雙
可憐玉函閉秋水銀花空
自妍幽臺君不鑒明
月在中天

至襄陽

問俗來襄土神臯亦壯哉
山藏卧龍客江繞楚
王臺戍角吹寒色方城
起暮埃竹林無可語惆
悵夜鐘催

新南城先生集

八卷

四

出塞

大漠羽書傳君王勅出邊
徵兵動河朔伐鼓下
祁連鏃騎金沙冷雕弓
寶月懸由來重恩紀
不為勒燕然

銅雀臺

悲臺臨漳水蘭氣尚氤氲
那知絃吹奏無復翠
華紛鬱鬱西陵樹蒼蒼
起暮雲唯將瑤琴怨彈
向九疑君

題畫

危坐朱桂亭朗誦紫金經
不知春雨暮飛花過
洞庭鷓鴣正無語瑤華
寒自馨揮手絃廿五遙
還望湘靈

山城

山城冬亦嘉積雪媚寒葩
峰影當庭轉人烟背
郭斜空階落松子野日
下簷花吏事方蕭散無
為即道家

秋江

大江去無極復此越山青
相對兩無語秋風竹
樹零芙蓉開別渚芳芷
結寒汀采采欲誰贈悠
悠空復情

郡齋新竹盛長

荒亭何所有歷歷種琅玕
翠鳳凌空舞蒼龍路
地盤階流風籟響門擁
露枝寒坐覺塵氛淨長
留日夕看

采蘭篇

采蘭秋盈把湖水可憐秋
西風吹白鴈寒影落
青洲時序已如此芳華
其柰愁鳴撓下日暮懷

慨不成詎

立秋

素節商風起金河別鴈還美人隔湘水落葉暗
關山海月幾時上酒杯今夜閒相看七夕近佳
會滿人間

聞鴈

高秋霜露下陽鳥已南征朔月辭朝影湘雲落
夜聲胡笳萬行淚北客幾年情羨爾風毛便雙
飛凌太清

新雨先生集卷八

秋興六首

林卧淹旬幾辭榮故不羣拙為黃鵠笑靜許白
鷗分想見山阿跡疑聞杜若芬因之觀萬動去
住總浮雲

其二

鷄鳴冠初整蕪色上吾廬微雨仙城入荒雲曾
旬餘關河頻過鴈故國幾行書尚憶青門叟為
園計未疎

其三

飯牛晨始出抱甕午初歸得意不在酒看雲共
息機晴陰變朝暮吾道且荆扉不見南華叟漆
園無是非

其四

脩林蔭廣陌候至葉紛紛過客啼鳥盡村春坐
雨聞蘆秋迷白日沙暮散黃雲惟有蕪亭草青
青獨對君

其五

悵望豐華臺蒼蘿覆古苔日搖晴影動雷入夜
聲迴含睇蕪葭合當歌鸛鶴來風塵苦淫滯誰

新雨先生集卷八

七

復共銜杯

其六

落日平臺望亭臯秋可憐風吹沙作雨鴈度水
如天匹馬漁梁晚歸人古木邊扁舟鳴夷子不
向五湖還

送客之南中

范老江南去春風到石城琴聲山雨潤帆影縣
花迎看斗當天末聽湖向月生殊方雲物異何

以豁吟情

聞笛有寄

清切誰家笛高樓聽弗真曲沉青海月腸斷玉
關人楊柳愁眉落梅花怨未勻懷君當永夕不
寐欲傷神

夜雨二首

飛雨洒高棟回風颯以涼已能蘇病骨亦足結
離腸清對杯中物遙憐郭外堂菊叢有佳意差
爾負巖墻

其二

不寐聽風雨瀟瀟滿故廬先聲過葉細吞響入
沙無抱濕玄蟬泣驚時白鴈徂冷然懷魏闕撫
枕一長吁

送孟大卿之京

名城急鼓吹彩鷁發狂飈衛水沙侵海天津日
射潮防胡雙劍在韞主一身遙况值中興運風
毛開絳霄

夏日贈弟子魯齋居

鳴蟬催落葉斜日下荒臺關塞迎秋近風雲接
地來靡蕪香自好黃鵠苦相哀孤客牽情思誰
同江上杯

其二

一齋寄人境數月戶常扃不用傷幽獨聊為養
性靈清飧朝菊露暗汲夜潭星睡起荷鑱出松
根斲茯苓

其三

聞子鍊三寶功成大道存玄珠一入掌白日與
誰論芝草圖丹室靈源長玉痕未須矯羽翰却
已去囂喧

贈郭子

亂葉下如雨君行何處邊黃河九曲盡白日一
帆懸開署當形勝為郎復妙年顧予甘病廢方
著卜居篇

眺城南門

澤國浮烟歛臺門野望開樓衝征鴈斷山遶夕
陽來形勝古如此河流長不回暮天對搖落秋

思轉悠哉

効李

昔有嶧陽客邀吾語南華坐降丹翮虎笑弄青
銅蛇石磴流紅雪天風散綺霞相思不相見桂
子月中花

後湖

君家住湖口遶屋玻璃寒佳木翳芳嶼蕙風起
微瀾下有驪龍窟馮夷護重關攘臂羨吾子時
采夜珠還

答栢山感秋之作

吳門木葉下高齋秋雨濛螢飛茂苑夕露湛古
潭空離思生寒草幽期識落楓遙看江北鴈六
翮幾時東

秋日閱兵

初日照江營微雲卷太清霜嚴魚麗陣颯發水
犀兵餘勇摧鯨浪先聲動蜃城所希妖蜺滅不
為厭書生

與劉年兄吳江夜汎二首

震澤初寒夜空江急雨鳴清秋捐珮客輕棹聽
潮生酒送湘靈曲詩含九辨情南飛有烏鵲沾
濕不成征

其二

秋英不可擷汎此秋溪陰惻惻江南弄冷冷澤
畔吟寒流生夜壑蟋蟀響空林斟酌盈腸酒論
文復論心

避暑

晴雲開桂館江國暑方闌置酒當華月行歌采
素蘭坐殘烏鵲夜卧近斗牛寒雖愧方之內還
宜靜者安

竹館

此中斲高卧時時風雨臨人疑中散侶地似武
公林蕭索激玄籟虛無清道心唯餘白露夕庭
鶴有孤音

之海上

八月暮潮平孤槎海上行風生桂花闌月抱綺
羅城清磬烟中發高僧竹外迎塵心與塵跡不

覺一毫輕

聽無瑕和尚彈琴

花宮依石壁曲逕入清陰一洗塵中耳來聽松
下琴名香供佛日江月空禪心若問空王法無
音是太音

贈漁川醫師

舊國逢秦蜡危病想越人刀圭看累月骨肉別
經旬數過憐吾子微言入妙因論交方恨晚不
獨技通神

新雨城先生集

八卷

十二

雪中客有携詩見訪者賦答

愛雪真成趣新詩早為裁情高梁苑上興逐剡
溪來對局光初眩當杯花亂開猶防歸路晚携
取夜珠回

有懷北墅

別業荒仍在何時策馬臨人煙三戶少寒翠一
亭深魚樂因春水禽鳴且故林閒身無繫絆若
為阻遐心

送周子轉官便省海上二首

水衡新晉秩星節暫辭君漢署虛清瑣吳江渺
白雲心將赤棹遠人共早梅芬海上方多事應
傳諭蜀文

其二

明珠輝上國珍羽憶南林春色仍桑梓嚴裝是
鶴琴官塘芳草濶侯館暮潮臨為問棠溪上梧
桐幾樹陰

春雪二首

荒餘生事薄春意正蕭條纔入芳菲淺那堪雨
雪瀝陰疑防月夕寒恐悞花朝靈澤翻愁劇逢
人問俗謠

其二

正月雪猶飛靈花應候機到門隨客馬入幕點
春衣舞紵同回素榮梅似妬輝不知淮浦上冷
逗幾鴻歸

送陳主事之滇

粵南天萬里今作鑄山行使者非言利君王
重橫征津亭新授掾開府舊馳聲別緒有無賴

秋蟬故鳴

初夏侍家君郊園娛客

清泚冷夏室徧地遂初盟
閑客誰知徒為歡身
益輕洞廊圍縱博修木坐
聞鶯不立持關法應
能待月明

宿少玄洞

前溪夕影沉纖月忽西臨
水繞孤城閉州舍萬
井深田家無外戶野宿復
中林已得沉冥理兼
清物表心

清華堂

夏日娑娑處清華水木鄉
身間不關暑境寂若
聞香洞戶生陰藹蘿幃引
畫涼夕陽滿清聽流
吹遠林塘

暮春

郭外少塵事端居歷物華清
陰三畝宅逐日一
庭花挾冊留聽鳥揮鋤坐種
瓜居然老圃意誰
復失時嗟

西征別家君

又分中林卧俄興岐路悲
趨庭能幾日問寢復
何時關樹愁中遠鄉雲
泪裏隨行經太行下重
媿古人為

安居道中

含情攬衣帶雪涕及驟驛
忍向雲山別能辭故
舊酣倚門今異昔陟岵後
誰堪回首芳春暮壘
楊汶水南

陳中丞園

名園占水曲興廢不堪陳
虛館陰陰夕閑花寂
寂春臯蘭收上策金谷老
邊臣脩竹啼鶯滿何
曾識主人

入河南境有感

青春無不到護客入中州
草色淹征騎桃花引
成樓之官仍首路秉志欲
何求解帶空堂夕懷
人泪幾流

獲嘉夜坐寄需兒

客路遶關河悠悠數日過
香鍾官舍晚春夢故
園多去就非初志蹉跎敢
怨歌持尊慰汝母情

別柰兒何

大風

驚風回六鷁千里晝冥冥涉海騰于沸蓬心轉
未寧振衣投夕館戢牖待昏星不辯陰晴色其
如對醪醺

自清化如懷慶二首

晨征開曠望信美見華垌曲水含村綠名山擁
郭青按圖求藥物逢客訪仙靈安得移家住盈
疇種木苓

其二

巖邑通靈嶽修坻達近廬新榮敷鄭圃積氣藹
梁暝幽築隨人占良游結侶還客心殊不憚心
賞暫冷然

河陽縣

潘令昔為政風流談至今花開滿縣綺樹合一
川陰訟向彈琴息情于作賦深烹鮮正此意百
代有同心

渡河二首

一官是何物半紀再遊秦擁傳空懷 主乘軒
每畏人貧無負郭業健有力田身廢置當知止
猶勞數問津

其二

二月桃花漲芳洲蘅杜生車徒紛利涉鏡吹亂
先聲薄霧堪浮蓋柔風欲振旌封疆元不異徒
倍旅人情

出孟津路望北邙

川原開曉望憑軾覽華風驛路鶯啼裏旗亭山
翠中意將尊酒答恨不故人同初服吾將返題
書此便鴻

入洛有贈

王制維藩重侯封分陝多仍雲承帶礪列雉俯
山河典則周南在風謠江漢過甘棠非往事想
續召公歌

其二

故友殊方遇良宵芳醪陳寒溫俱未暇心跡更
堪論性癖長懷隱時艱敢愛身洛陽多年少應

有治安人

新安道中

東馬亂春流揚麾歷上游千秋紫氣歇終古赤
塵浮表裏河山映逡巡趙魏休九泥策不用天
意豈人謀

新安遇盧少卿謝事東歸

春風函谷裏下馬兩愁容予念秦中變君懷海
上烽臨流分去轍入洛近昏鍾方羨歸與好誰
能嘆不逢

憶故園

故園空想像春雨積莓苔水自無聲去人誰載
酒來草生開館遍花戀舊枝開肯使薜蘿怨王
孫計日回

望嵩嶽

三花如再眼百里麗春空白鶴真人駕丹霞帝
子宮雲峰終獨卧塵鞅若為通明月瑤笙寂千
巖悵望中

硤石遇王年兄歸吳

硤石纔通憶春卿乍拂衣鄉心占海月客路采
山微舉世微名悞逢人高蹈稀得歸歸便得深
掩故園扉

魏野草堂二首

車馬紛如積雲林只自閑門垂幾株柳身寄萬
重山黃屋回明主清風激厚顏不知巖洞裏去
鷓幾時還

其二

先生昔住世天子莫能臣叢桂淮南隱空山顏
闔貧前朝流水在廢屋野花春冕褐雖殊術千
秋共所珍

干闥鄉作

鼎湖龍馭杳遺弓空復情徽光搖衆壑河色澹
春城看雨離心減焚香道氣清帝鄉不可見指
顧白雲生

二月晦日

臨觴乍不御柰此青春深疎雨鳴官閣微雲結
夕陰芳蘭催綰印曲水阻開襟撫壯今逢暮猶

然戀一簪

入關慰諸生

頓馬入荒城遺民擁簷迎圭門通謁者綿蕞拜
諸生多難驚相見斯文慘未平向來絃誦處鬼
火夜縱橫

吊被災士民

極目延秦晉銷魂無早曛同時捐素體千里哭
黃雲駭燕依林宿危花隔礪芬茫茫春草裏愚
智等新墳

雨發潼關

晨興辨雲色吹角戒征夫時雨行來密迴風吹
故踈芳條柔可結沃野綠于塗豈不懷前路虹
霓望未蘇

上巳日華陰對雨

芳辰今滯雨差舍寄山城高卧烟初暝閑愁草
共生流雲失洞壑懸瀑下空明佇想千秋事山
陰亦令名

三月五日奉同諸公看華州東家園子

逢時翻不樂追賞及東園流水潛通礪垂楊深
映門人閒花自發境寂鳥忘言不厭華觴滿由
來比樹萱

暮春西陂司馬園亭次韵二首

不為耽幽尚應知過從稀經時三秀長留客一
尊微地以金華勝人同綠野歸如何見龍日猶
自戀荷衣

其二

名園屬芳序洽賞得初心北戶羅青篠南山落
翠陰垂榮依密坐曲水列披襟城闕方多事歸
與悵獨深

送李玄育解元入蜀省親

連峰望如畫匹馬入寒雲紫栢風霜占黃沙驛
路分携將桂林秀散作錦江芬綵服趨庭處知
君有異聞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八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九

東魯靳學顏著

五言律詩

九日次介川年兄韻

臨眺有高臺雲峰迤邐開佳辰九日是邊塞數
鴻來撫節偏憐菊逢人且進盃歸途踏月去毋
慮暮鍾催

奉酬衛原十五夜之作

齋閣逢休暇過從期不遲黃花猶泛皚白雪已
含詞興落高旻月情酣琪樹枝寥寥人代裏皓
首幸相思

奉約二省長夜集介川以督賦出巡不至

華省日無事同心人若蘭何知轉蓬客不共引
卮歡東濕民今甚烹鮮計好難夕栖應獨寐風
葉驛樓寒

奉酬衛原新釀如渑之作

官聯幸所欽日復嗣徽音倚玉材非類如渑愛
與深朋從唯二屢文思愈煎金不為諧淵尚清

尊誰共斟

風雨望張果石洞不克上

貞客乘清氣翩翩去帝鄉空餘燒藥處莫扣餌
丹方綠水華年逝青山別路長踟躕風雨夕明
發未能忘

譚子留飲時有雅歌鼓瑟者

鼓瑟疑湘浦陳詩恰鳳城相思芳草歇相見夏
雲生交以玄門篤情緣綠醕傾羨君將羽翰見
說尺書成

煎茶坪雷雨俄霽

幽谷雷初奮高坪欲息車虹收半山雨風掃一
天霞壁益空青濕泉分匹練斜冷然翠微上對
此待煎茶

紫栢寺

蘭若俯千峯香烟繞太空雨隨龍藏偈雲出虎
溪風叩果珍禽至聽經玉女同如何蒼翠裏不
許世緣通

青橋遇胡年兄飲別

繡斧移新寵征驂拂舊衣連雲褒谷上計日汝
陽歸別酒傾清漢臨岐悵落暉自憐身萬里不
共向東飛

龍潭瀑布

曲溜鳴蒼峽澄波浸紫臺風來琴上拂花向鏡
中開飄處紛于雪深邊色似苔未愁龍睡醒入
夏不聞雷

發成都當自渝入夔

北客心無賴炎州夢亦驚猶然厭為吏况復事
長征結髮投明主凋顏愧後生如何馳萬里
不作故鄉行

蟠龍寺次木涇周公韻

華藏開中谷青精飯夕陽不愁川路險轉覺夏
雲涼候吏依香積經僧在石房如聞甚深義暫
使旅情忘

覺林寺

萬樹鬱蒼蒼聞鍾知上方江聲喧說法松影寂
焚香華藏隨心轉空林覺日長老僧渾不語合

掌佛燈傍

少溪公館露坐

碧山四時好清眺幾人閒旅食星初改顛毛日
欲班踈鍾烟際發逸鳥夜深還不敢開龍劍應
愁射斗間

岑公洞

風御冷然去仙蹤此洞留泉飛江嶂雨雲鎖玉
梁愁白日壺中駐黃塵海上浮徘徊人不見愁
絕下渝舟

白帝懷古

山轉巴人國江迴白帝城西南非王氣圖識枉
雄名鐵鑠聞丹峽菁茅貢玉京時清今有象巫
女盡調笙

自府治放舟瞿塘

皂蓋諸侯集瞿塘六月臨輕風數聲櫂斜日半
江陰杯近蛟龍窟帆開虎豹林無由觀艷瀕三
復杜公吟

開元寺

杏閣諸天近花宮一雨秋僧傳龍壁在神護御
書留懽影飄鮫室香烟結蜃樓還疑弄珠女相
對鏡中遊

自夔回省舟次南沱

鄉路荆襄是歸期巴蜀非東西牽兩地心跡使
雙遠快鷁回江色輕帆帶雨飛沙燈夜明滅人
語暫相依

華藏寺

生性常遺俗眠餐只近禪蒲團釋子讓振飯野
人傳予抱維摩病誰參不二玄華輪空萬卷俱
是落言筌

途中柬前渠藩伯

不厭趨程苦惟忻相見頻情知非故國俱作暫
歸人何幸蕙葭倚由來魯宋隣常希附雙鯉數
報白頭親

牛頭寺

晨光滿巖岫歷歷見叢林佳氣盤丹宇空香靄
碧岑兩江沙嶼外萬井石城陰聞有峨嵋洞苔

封信幾深

送前渠藩伯回鎮

相憐俱北客相送復南天路指三巴盡人歸七
夕前涼蟬催驛騎飛雨淨蠻烟幕府應多暇瑤
華入鴈傳

七月七日新都二首

睡起依簷樹清陰坐日嘆拙宜民務寡病覺客
身單是夕雙星聚芳年一葉殘悠悠理塵跡終
是戀微官

其二

開閣涼風至依微新月生青林光已暝白露氣
初橫暑病逢秋劇鄉書倚夢成如何牛女夜翻
抱別離情

樓上聞笙

吏散日無事涼風挾冊遊婆娑溼園樹長嘯庾
公樓水氣蒸殘雨城陰肅早秋聞笙懷鳳客雲
岳意中愁

漢州得需兒書

漢館澄宵霽高齋下葉逢人今嘆西徼樹亦愛
東枝金鴈書回日青山淚盡時翻飛寧有意吾
髮已絲絲

遇松澗金憲使洞泉何將軍夜集開元寺
時金偶被口語而了無色愠因贈是詩

古道逢人少因君意氣深朱絃猶自直白簡若
為侵朗月杯中寫陰蟲柱下吟澄醪亦不醉况
聽玉為音

次夜再與復菴張公大叅午槐程憲使何
將軍寺中二首

新兩城先生集

九卷

七

片言成卜夜復得賞心遊蘭若常為主芳尊不
用謀星臨金雁迴露濕桂輪秋嘿嘿中林意相
看欲贈鈎

其二

所忻松下約俱是意中人清影彈碁盡涼颼酌
禮頻空香閉夜色古殿轉星津杳杳人天外何
由見一塵

曉渡金雁河

晨風何獵獵天水正氤氲容與蘭橈轉微茫星
嶼分幽禽吹影戲寒藻盡情芬何日隨金雁東
飛共作羣

初春始出華陽

靡靡驅征蓋遙遙指舊途交情誰向是歸夢幾
時無古道開丹杏春塘起白鳬流芳非不羨自
與故園殊

寺中安榻正對竹林

方恨牽纓珮俄成隱竹林清清因見性淅淅自
成吟永日啼鶯隔輕雲講殿陰居夷信何陋是
處有同心

聽黃鸝

萬里無鴻雁持書付却誰離心春草共病骨緼
袍知瘴雨荒山館蠻灘苦竹祠庭闌何處望愁
畔一黃鸝

三月十二日

歸期不可卜坐惜青春深細雨韶光濕空林夜
色侵一年愁裏夢萬里苦中吟強欲題書寄誰

能報好音

秋日講堂

官閒無所事
所事在文言
牀上書常滿
簷前雀任喧
到來寒草變
行處曉霜痕
思往成長嘅
林風赤葉翻

東軒飲餞趙太行還朝

東苑梅花發
乘時小坐看
呼盧聊共客
弄酌幾成歡
在所悲歌滿
中程官作難
使星回益部
肯為說長安

自蜀還晉憲使聞報有作

心顏悴已甚
岷濟望茫然
五懶衆多誚
一官誰見憐
劒門晴雪在
棧道野花妍
涉夏清和候
歸車人是仙

歸自洮園

幽築同于野
閒扉深自扃
暫歸逢落木
屢別惜凋萸
對境歡無日
間程髮欲星
煩蟬亦自聒
留坐為渠聽

仲春藩邸同文谷

清曹多暇逸
勝地此招尋
蘭氣薰絺帙
松聲寫素琴
徵歌三晉妙
留客五陵深
更擬淮山上
同遊桂樹陰

甘泉遺所知

絕城無知已
逢迎祇候人
虜塵飄近塞
殺氣黯秋旻
洛水聞鍾夕
甘泉度馬晨
南飛多旅鴈
持此報情親

十八夜寄內

旅服三春盡
還轅首夏殘
漢陽江上月
圓缺客中看
桂枝離前影
輪虧別後團
此時遙憶汝
念我向長安

漢館月夕

栢臺清夏氣
華月散澄輝
桂疊參差影
螢翻高下飛
寤言對尊酒
離思遶巖扉
坐惜孤心阻
非嗟千里違

釣臺石

亭亭出雲表
云是古漁磯
蘿想垂綸影
苔疑坐釣衣
游鯈方自遠
獨繭竟何歸
佇意臨淵者
于

今應息機

病中望張果石洞

披霞標石室積翠閃瓊樓丹洞窺仍閤雲空睇
若秋巖垂封竈霧山帶洗芝流疲病方高枕深
思托乘遊

城固

沃野溝塍麗芳塵生事煩千林森夏氣一水上
春痕花落雲生渚鶯歌麥秀村此中頻借問莫
是小桃源

寄念菴

丹穴還伊邇玄潭不可期臨流牽念遠隅歲得
書遲脉脉辭金畛遙遙望漢低山川斜照裏歷
亂使心悲

雨雪

暮雪亂毳毼青青又半淹鶯花情並阻藥餌手
常拈驚蟄應從律援耆欲問占所謀惟口腹下
筋幾曾甜

雁

氣至先霜去春來後客歸稻梁曾不厭矰繳欲
安違衝雪聲逾厲排雲影自稀緘書欲有寄未
必上林飛

省事

懶慢從來有朋從難盡無裁書猶滿篋拍案欲
狂呼病始知真味閒方得老夫月來刀筆靜安
枕對香爐

樓望一首

非無一尊酒積瘵廢逢迎性本烟霞癖人誰肺
腑情坐來分野近望裏嶽雲生暝色應知迺猶
然戀倚楹

園花盛開率爾忻述

家園偏自媚國色果無雙世眼應無恠禪心也
自降壽安紅徑尺玉粉艷盈腔無限婆娑意人
今卧北窓

惜花

花開人復病何似不開花風雨連朝急芳菲枉
自誇折來還枕簟留在只泥沙終屬兒童手空

尊鎮日斜

賜谷見招病不克赴折花賦詩以答

紅媽猶戀景香散尚含風已識春如夢從教色
是空招携孤勝事折贈自衰翁華屋傳看處應
能相憶同

遺悶

委蛻吾何有披裘日且歌病雖離死近身漸得
閒多經歲忘巾櫛扶筇任薜蘿所需唯一飯造
物意如何

新西城先生集

九卷

十三

諸公携酒見過二首

平生牽組紱病始脫樊籠却掃彌三月清尊枉
數公別深嫌勺淺景不長途窮惆悵空林散啼
鶯處處同

其二

故人携酒過隨意選亭林花作逢迎態鶯嬌唱
和音耆英還洛下蕭散是山陰予抱沉疴卧維
然興更深

池上

移衾池上卧魚鳥益相忘不復知身世那能問
藥方林禽喧熟寢水葉薦清香試作啣盃意微
斟趣也長

臺上

是處皆春色層臺面面殊高香初辯蕙仗羽乍
看鳬雨岫移靈境風疇散綠蕪不知牽綬客得
此日來無

賦春雨軒

軒閣梁園裡陰雲鬱復迴空濛春雨入窈窕苑
花開文几清流霧丹楹繡是苔賓筵多組紱授
簡盡鄒枚

新西城先生集

九卷

十四

金勝寺

綠空無去住隨喜到金沙對變移朝景圓齋折
露花梵林清磬響靈境慧光斜未慮天園晚歸
來有妙車

入舟

方舟下洵口石闕縱金臨未厭林丘訪重增江
漢心圓文壁彩溢曲響玉微沉共此東歸意無

能慰所欽

上書待報三首

五十行年過親交去日踈
宦情嚼蠟侶仕路積薪如
聖主容投効潛夫不著書
得諧初服願便老菟裘居

其二

學術丹砂誤勛名華髮新
嗟來子桑扈一病返其真
靜裏看三昧區中總六塵
因君頌酒德為倒玉壺春

其三

移疾祈三已封章知幾投
名非邀骭髀實是厭沉浮
皇路看賢輩青門老故侯
秋溪纔理釣恰對月如鉤

予告二首

詔許辭朱紱恩應到醪醕
他年居士傳此夜少微星
家有杯中物兒收肘後經
槁梧時自據雙眼為渠青

其二

已鑄沉寔相應傳丘壑
神杜門千載事伏枕半生身
楓葉長江晚桃花小洞春
浮生良易遣何必盡麒麟

釣臺二首

誰信孤蹤客休官萬事輕
荒臺橫泗水高枕閱任成
夢不關風浪身方寄太平
臨淵終日在那有羨魚情

其二

干主真無策明農又薄收
西風吹短褐落葉伴垂釣
時去羞兒女呼來任馬牛
所嗟國士遇益覺此生浮

清華堂

空齋清且遠一侶羽人庭
榻引莓苔繡窓懸薜荔
青筍竿天自籟雲氣晝常
冥不解金丹事無為是道經

泛舟

玄鶴逝不返清川悵獨遊
浩歌魚出聽得意鳥忘憂
路轉滄洲遠人閑古木秋
沿洄盡靈境是

虔好維舟

曠然亭

不意洗之曲茅亭背郭成開簾青鳥至隔水白雲生射獵看兒輩琴尊待友朋猶嫌口多事得不負玄情

雜興三首

鶴骨秋能健龍情老益馴閱人姑布子說法宰官身世以醒為醉吾將夢是真爾來爭席處沙鳥漸相親

蕭西坡先生集卷九

十七

其二

禮法非因我沉冥何與君綈袍交誼見木葉世情分下澤吟清晝高齋卧白雲鳴禽他自美耳若不曾聞

其三

攀林還踏閣佳處莫能酬鏡裏雲霞色窓中洗泗流八烟芳渡晚官樹古城秋日觀晴嵐外何當飛鳥遊

七月六日

堂上讀書罷階前灌藥餘綠陰閑永晝白水護吾廬鍛鶴堪同病牽牛正索居衆芳忽搖落誰促隙中駒

立秋日

一夜今如此芳華其柰何溪無王子棹門有翟公羅孤鶴伴垂釣空林荅放歌憑高聊送日尚覺夏雲多

病起

暫病還來此幽期可自由雨餘清萬象樹杪出

蕭西坡先生集卷九

十八

雙流懶任羊何棄迂從驥子謀故園經始後幾見荳花秋

含虛閣

巢居無所慕抱膝恰能容身屈求蠖時清敢卧龍釣簾千里月隱几五華峰客至還留宿同聞清夜鍾

久雨

一晴還一雨難可定幽期應候吟蜻蛚恒陰長葉施渚禽紛上下雲木秀參差碧蘚緣何事空

堂日夜滋

春日試牛二首

非關涉趣往聊為避塵來殘雪高齋閉疎鍾古
刹開園丁脩歲事蔬甲薦春臺已買扁舟在凌
波日幾回

其二

竹潤猶含翠梅暄欲弄姿石塘清且淺沙鳥下
還疑時事吾高枕神謀誰撰著躬耕非所任抱
犢偶然為

新兩城先生集

九卷

十九

江甥饋鶴二首

予正憐幽獨君能贈友生羽儀雖異質霄漢本
同情娛客呼能至聽棋住復行澹然忘寵辱共
我一身輕

其二

幸自甘泉粒胡為近網羅見收情正急持贈意
如何舞想瑤池在笙疑子晉過赤霄終放汝為
我暫婆娑

元日試筆時聞遺詔且至

年光何以異動說隔年人世事真如夢時名枉
誤身普天看縞素中夜辯星辰已覺休徵集
軒皇御歷春

三日諸同志哭臨東寺

忽聞哀痛詔病裏泣孤臣同戚人非約相看泪
是真寒雲香閣慘積雪石臺春入夜占乾象祥
光已北辰

人日南石召集西寺兼尋舊盟感述相示
四首

新兩城先生集

九卷

二十

鄉國逢人日祇林聚德星焚香新作禮列座舊
傳經閱世頭俱白尋盟取更青從茲蓮社約不
放一夫醒

其二

東道君如約西林雪正深清尊悵不御重褐冷
猶侵交誼玄於水同心斷若金敢言衰病客不
受武公箴

其三

法界白毫中諸天萬象空椒盤隨客至蔬飯與

僧同雁圃寒猶沍龍池雪欲融憑虛聞鳳吹已入落梅風

其四

伏枕年光換含毫朔氣侵即看琪樹裏何以霰花臨傲吏元彭澤前身是道林拂塵見往迹廿載恍如今

登極詔至志喜二首

祥雪先春集仁風萬里傳謳歌歸禹嗣隆慶入堯年病骨思扶杖閒身願受屢竹林今聿始日

新兩城先生集

九卷

日日高眠

其二

五鳳傳新制羣龍捧聖人光華回日月膏澤

出絲綸垂裕還先帝持終在老臣蒼生加額

罷相視轉沾巾

為近川題

清川帶林屋物外事幽尋鳬雁成知已風濤寫素琴中流擊楫意明月釣鰲心豈為甘冷寂由然覓賞音

為夢鶴作

仙鳥乘元化千春一翥來圓吭響霜月清影歷崑臺驚露孤心耿盤空六翼開虞庭方侶鳳回首念時哉

贈臨溪光祿之任留都

益牧徵良日明堂受計辰憺惟過里暫封事入郵頻吏治推高第勛卿陟老臣禁員清似水

帝寵渥于春吾濟佳形勢君家世縉紳中丞垂

四葉制策屬三陳隼擊升猶晚鴻達漸始馴職

新兩城先生集

九卷

應謝鞅掌節起倦風塵琴鶴裝猶故水櫻薦正

新六朝供藻翰雙卒引華輪清議吳都正壽貞

漢相鄰勿云虛鼎鼐指日預經綸

人日扶病上半卷樓流睇郡城佳勝

自罷尚書始歸來漁父謠玄情流水澹春色倚

樓多懶是嵇康右園應仲蔚過青雲連睥睨紫

氣接山河人日脩新社王風衍太和故鄉還美

俗病若貢生何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九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

東魯靳學顏著

七言律詩

坐來風亭

獨上風亭敞畫扉暫留星節振霞衣雲開嵩野
千峰出天入衡陽一鴈飛青蓋尚于霜後合紫
鷺不向月中歸臨風欲發緱山興却憶吹笙舊
侶稀

謁世祖祠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

方城南接楚雲長大野晴開漢主堂當日赤符
膺王氣從教白水發龍祥神銘苔蘚迷科蚪御
帳蛛絲鎖鳳凰惟有階茅羞澗藻更無瑤竿瀉
蘭漿

曉發裕州趨舞陽

魚鑰關門啟曙曛雉樓鉦鼓振秋雲霜潭波靜
流鴻響風岸莎稀散馬群紫阜旌旂仍北轉華
泉驛路向東分近報河湟滿烽火猶能簿領困
終軍

千秋節

五更鼓角星河曉華祝萬國均蓋轉綳荷
分御氣扇移朱雀憶仙宸臺報五雲占紀鳳賞
開六葉識生麟他日華簪瞻禹嗣願將金鑑荅
堯仁

中春琉璃局諸公泛觴有作

離宮竹樹簇春臺上客青郊結駟來黃鳥尚依
歌調緩素波真按舞容迴雲連泰時河山麗水
浸龍陂杜若開出郭已拚乘月返臨流無筭幾
浮杯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

九日龍岡奉同王大夫僚長

荒臺九日倍淒涼駟馬雙旌度石梁豐嶽鍾聲
初應節洞庭木葉盡飛霜予家魯水空凝望君
指秦川是故鄉綺閣斜陽正愁絕不知黃菊為
誰黃

至前二日雪中過謁復齋殿下即席賦

已聞韶律應緹灰誰散寒花下綺臺飄榭正宜
添竹響臨叢還欲傍梅開朱門高唱全勝楚採

筆當筵却媿枚不用重歌黃竹曲惟須長進紫
瑤杯

謝饋梅花

君王池館暗春來氣候先教素蕊催爛熳雪宮
晴不濕參差月觀晝還開折將纖手香生袖傳
向瑣盤色映杯故國故人應未見憑誰寄取一
枝回

冬至有懷 闕下

宮箭沉沉催曉寒牙璋玉佩集仙官薰天庭燎
新兩城先生集 十卷

千門迴動地山呼萬國歡此日朝儀同建禮孤
臣楚表憶長安雲霞漠漠楓宸遠羽葆金支何
處看

雪中過維摩寺

寶地樓臺對雪披花宮鍾磬落天涯旃檀翻浪
銀為海祇樹排空玉作枝世外徒懷支遁興此
中願結遠公期白毫金色虛無裏猶是當時問
病時

在泌陽適鄉人持舍弟書至感賦二首

聞道劉蕡下第回曲江紅杏為誰開由然荆玉
須三獻不是鉛刀只一裁白鳳虛傳揚子賦黃
金不上郭生臺君王羅網雖踈濶世上麋鳳肯
自埋

其二

楊花如雪點征衣昨夜猶聞喚梯歸桐栢山中
蘭葉老漢王臺下藥苗肥三江鴻鴈歸應盡千
里音書寄漸稀莫恨風塵淹鬢髮且從雲樹辯
鄉畿

新兩城先生集 十卷

送虹川先生之楚

清淮渺渺抱寒流十月旌旄下楚州七澤風雲
占王氣九章詞賦憶靈脩芻冠夢入星辰地孔
蓋春經杜若洲已有瑤華酬白雪郢中歌客未
須愁

劉通判謝事北歸

梁園楚水兩飄蓬回首紅塵俱夢中千里月明
孤鶴去九河風靜片帆東鄉心正好隨陽鳥世
事應須付塞翁我亦天涯仍折柳離亭尊酒幾

人同

贈沈潤卿

吳門今見沈休文藥植江皋六畝芬金匱一篇
調鼎七瑤函萬卷列丘墳虎頭能事非癡絕鶴
骨仙人松出群大隱由然在朝市它年還訪稷
丘君

和荅栢山西止有高樓之作

青龍江外緒風邁海色蒼蒼近素秋千里暮潮
隨月上五湖寒華帶霜流經時鴻鴈衝人去盡
新西坡先生集 十卷

日丹楓對客愁王露金莖知何所空吟西北有
高樓

柳塔寺

澤國微茫接屋間浮圖隱隱逼瑤樞鮫人聽法
輸水穀龍女乘潮獻夜珠太乙雙丸分旦夕昆
明萬劫總虛無自憐身對琉璃境欲問曇摩汎
海途

森王亭慨往

萬玉森森似昔時主人何處客彈棋春歸杜宇

迷青靄月落沙雞怨露枝錦籜尚含新染淚琅
玕猶刻舊題詩重簾不捲愁如海應有當年燕
子知

送月川王兵憲北上

都亭吹角駐寒颿尊酒相邀送所知身詣公車
還待吹手持天憲欲何施鄉情先達誰推轂世
路多岐自撰著三晉繭絲抽既盡知君敷奏好
陳詩

九日太原東城同衛原介川有作

新西坡先生集 十卷
烟霞渺渺出樓臺俯檻山河在舉杯鄉信好憑
鴻鴈去離情止紫菊花開禁城寒色千門入絕
塞窮陰四望回身寄閒曹慙鳳侶為憐接翼此
趨陪

壽菊山子

菊山愛菊欲忘形坐對蕭然養性靈躬汲寒漿
澆夏圃手栽仙品待秋馨亦知金谷姿偏艷無
那微君眼獨青見說餐英調沆瀣夜潭常照老
人星

過少湖讀書處

小苑經春鎖綠苔，纖蘿豐草自縈迴。
論文都忘無穩坐，看竹從教有客來。
雲護琅函三秀館，香飄芸葉五經臺。
夜深還望奎婁分，賦氣熒熒著上台。

道涯

將軍習隱卧林阿，小結精廬繞泗河。
風檻盡圍中尉柳，月堂宜放祭公歌。
凌波拾翠春衫薄，淬劍衝星俠氣和。
關塞況今烽火寂，不妨緩帶醉顏酡。

新兩城先生集

十卷

七

賦得離亭柳送舍弟之潁州

離亭楊柳弄新姿，又送征人過水湄。
燕蹴飛花春爛熳，魚吹清影日參差。
因風莫學盈盈舞，綰霧猶分裊裊絲。
攀斷長條難忍發，河梁重賦渭城詩。

在汶上逢舍弟不至悵然北發

與君相見本相期，君未歸來我別離。
潁水驂驛霜外急，汶陽尺素鴈邊遲。
君歸且慰斑衣樂，我

別重教白髮悲應，闕趨庭共南北何由假望日追隨。

陳園再賦

為惜芳華不自禁，遙持尊酒借青林。
詎云城肆無丘壑，却有軒臺散珮簪。
清溜瀉塘全按節，鮮雲觸石盡成陰。
不辭沾濕還移席，直向蒼龍坐夜深。

慈恩寺

每乘休沐輒窺臨，住世人同出世心。
曾向空緣留短偈，又驅塵鞅到中林。
華輪寶霧歌前駐，桂苑靈花象外深。
城闕信知違幾許，逶迤谷口復春陰。

次文谷

香臺寂寂世緣微，芝蓋春過乍啟扉。
客以陶嘉投跡遠，僧因習靜出林稀。
風含羣籟琳琅應，雨溢迴塘鴈鷺飛。
亦向雙松知歎道，可能初地遂初衣。

送徐推官

聖帝臨軒思直臣南州徐穉美無倫徵書夜度
天津雨使節晴麾驛路塵舊國甘棠應蔽芾中
興諫草合嶙峋為言大隱金門客何似清時補
衮人

初度日極憶老親示需兒

吾親此際念吾辰愁絕休將壽酒陳兒女羅階
聊命拜弟兄千里各傷神應無竹帛酬明主
欲為雲林乞此身花甲明年盈四十無聞知己
媿先民

新西城先生集

十卷

十七日夜即第對月疊前韻

九

禁林容與麗華舒脩竹團圞灝氣清勝侶共諧
移夕願清光猶似未虧初幽蘭入奏風調軫盛
藻逢君月吐珠欲遣金波添桂醕恐教銀鑰候
桐除

荅舍弟見寄聞其在郡選兵有方畧

吾弟專符為理日兩年輿誦已稱賢垂簾唯讀
金函錄揮麈時參白社禪千室曉烟春澹澹一
湖秋水月娟娟聞將能事調繁弱原上清霜練

甲還

耀州路

蕭條川谷漸含霜關塞今知客路長獨戍寒花
迎去馬千門流水照秋裳林中朔吹先楓葉澤
畔離聲起鴈行見說榆河烽火息應將五餌款
降王

宿青橋

青橋谷裏幾家村日在高春盡閉門地險於菟
驚比舍庭虛颺颺瞰初昏危峰月上玄情豁廢
寺燈懸妙相存夢境翛然俱已寂從教夜聲急

新西城先生集

十卷

十

灘奔

予歷覽幾三千里巖穴之奇有紫栢焉人
云其上有寺正據勝會冥心向往不知所

裁輒有是賦

飛泉樹繞娟娟秀絕壁雲生婉婉陰七十靈巖
分八水三千淨業識雙林僧從月下歸笙曲客
向峰頭禮磬音幾度蒼冥成獨寤無如茲地頓
依心

出寶雞別秦蜀諸山

三千道路不驚埃兩月鬚眉為爾開猿鶴多情
生別怨烟霞無分覩仙才巖垂飛幕牽車轉林
布修條擁蓋回為謝山靈好相憶西風常寄白
雲來

驪山同王勣栢山二藩叅道舊

繡嶺蒼蒼石樹橫春深騎馬雨中看流泉百折
玻璃暖垂柳千門霧露寒草色依然人別後華
清猶在鳥啼殘相逢杯酒還相送愁見旌旗灞
水干

西廬

荒廬暫託倍孤情何似支離一老僧日轉庭陰
移藥裹宵分簷隙散書燈區緣如水嫌猶在國
蠟同狂病未能比覺尋常無畔岸呼來牛馬總
堪應

買業石橋

樗村自合沾微祿微祿何知解悞身中歲病來
唯仗藥壯心衰去怕逢春門連積水遠生計坐

對閒雲是故人欲卜石橋成勝業慵將金錯貸
情親

幽居忽得中丞謝公書

十年行宦日思歸及至言歸願却違夢裏尚疑
身是客愁來唯恨計成非書傳沙海人遙憶水
合江城鴈不飛故里經時無過從寒霞落盡掩
空扉

秋日眺李園高丘

不堪離索淚常揮一眺高丘倍濕衣浦溆遙遙
雙鳥沒關河歷歷幾人歸斷烟古渡斜通櫂殘
日荒村對掩扉幾欲招鳬慙作賦驚鳬應逐亂
雲飛

九日

不緣逸興逐飛霞欲寄離心對折麻城近三湖
常作雨時當九日尚無花巡簷聽葉疎林夕卷
箔焚香秋漢斜鄉國年來多菜色不知歌舞是
誰家

言懷

中年慕道欲逢人，乞得微言足養身。心共孤雲無所住，形如枯木不關春。翟門常設羅無雀，墨突初黔甑有塵。猶學黃冠多伎倆，夜被星斗禮高真。

春望

鄉園今見柳條新，病起隨人看水濱。極目四愁分魯望，多情三秀泣騷人。河梁獵騎聯翩影，澤國香臺寂寞春。自歎中年迷大道，却將白髮換遊春。

新兩城先生集

十卷

十三

除夕

香燈歷歷薦蘭卮，淚盡兒孫是此時。芳草經春還易合，白雲一別更無期。靈衣縹緲知風轉，蕊珮逶迤似影移。佇立祠官看夜半，那堪殘漏又如馳。

雪答客

攬衣清曉坐忘機，芸閣盈盈見六飛。細草終經霜後歇，青春又向雪中歸。身緣多病常思隱，淚為傷離每獨揮。不有新詩破岑寂，寒雲暮色掩

空扉

雪簡三友用韻

東雲卷雪朝初霽，小閣邀賓夜不遲。寒擁千巖遙對酒，清圍一燭共題詩。已盟雲壑成新社，况附松蘿是舊知。莫遣年光入潘興，蟬冠空歎鬚絲絲。

迎春日作

崇岡初旭澹生輝，揮青甸迎春。萬里歸林擁餘寒，梅較淺樓含淑氣。雪全晞，分曹角觝圍歌障。小隊驂驪簇舞衣，共道今年春色倍長卿。貧病亦芳菲。

新兩城先生集

十卷

十四

立春三日東東石問病

嘿嘿閒情對索居，感時重見物華舒。乘陽北斗回元化，隔歲東風吹敝廬。歸鴈獨衝千里雪，故人相憶幾行書。知君暫病還應健，試問維摩一起予。

迎春夜三君子見過

春色閒門也自饒，春盤小摘薦芳朝。豈無車馬

紛過從唯有求
半慰寂寥酒
殘攻愁紅暈入鍾
聲破曉翠烟消
應憐節候今宵
換更指蒼龍驗
斗杓

為萊峰子題李東昌所作圖

仙人家住海東州
地接神居起峻樓
日觀晴嵐搖洞壑
扶桑初景護林丘
坐臨圖籍驚情遠
卧近星河壓氣秋
今日中原仗安石
可能常為峯留

李翁七十學奕于吾賦贈

新雨城先生集

十卷

十五

鶴髮蕭蕭雪不分
猶能投入少年群
筠牕對壘飛秋電
蕙幄焚香弄白雲
只此足消三萬日
何須更著五千文
騎牛若遇函關吏
莫說身為李老君

匡廬吏隱

九江仙吏鶴為車
日日看山不憶家
衆惜瑤華潦薄領
獨將神賞結烟霞
九江春漲供新句
五老卿雲報晚衙
不學江州舊司馬
祇憑清怨托琵琶

賞花

久於林卧廢交期
聞道君招每不辭
對酒暫忘憂國念
賞花正及在家時
春殘漸覺聞鶗鴂
雨過須防長葦蕩
不為物華增感慨
浮雲世事每如斯

與書商

志在名山力不任
年華漸見白鬢侵
閣殘鴻寶渾無用
學得熊經怕役心
日暇孤琴娛道伴
夜分清嘯激空林
餘情一付輕鷗外
敝履時沿潞水潯

新雨城先生集

十卷

十六

霜節

井梧落盡百花零
青女吹寒入夜城
朔塞鴈來風力勁
楚山鍾動月輪生
驚心歲晏懷高枕
回首天長夢舊京
愁思中宵未能理
清商一曲若為情

草橋即席作書扇寄以騰

舊國春深草似烟
年年此際對離筵
纔聞柳外歌三疊
已識尊前路五千
劍閣啼猿梅雨夜
錦

江駐馬麥秋天從今莫問西飛鴈縱有風翰下
到川

東明縣寄需兒

光風嫋嫋汎崇蘭花向開時客裏看樹繞芳堤
侵蓋綠雲依曲水護駢寒相逢半是鄉人語此
去全經蜀道難縣館依然思往迹為兒緩帶一
加餐

孟縣對雪

河陽舊識花為縣此地今看雪作花素積李園

新陽城先生集

十卷

十七

疑色似輕沾榆莢伴飛斜孤城漠漠迷征馬萬
井蕭蕭閉暮鴉遙憶鄉山寒正爾幾人應命滯
天涯

將入洛

浮名何事歲依依極目春空羨鳥飛家在清溪
三月別人從分陝一書歸天涯耆舊多推轂客
路寒暄數易衣馬上不堪重回首白雲何處歸
庭闈

義昌竹亭

義昌亭子僅見此開軒面篋簫笛幽青鸞乘月
時自舞蒼雪滿臺晴不流曲肱夢入瀟湘近隱
几寒生洞窅秋不是此君能愛客脩金誰復暫
淹留

高陵阻雨有懷長安故人

東風吹雨過汀洲一片鄉心萬疊愁殘關濛濛
秦樹晚高原颯颯漢陵秋題詩盡日寒烟積繫
馬空庭瀑水流昔去長安疑暫別那知此際倍
離憂

新陽城先生集

十卷

十八

吳比部約遊錦屏山暮不果

閨中佳氣儼龍盤石作屏風錦繡攢下界人烟
江際晚上方臺殿月中寒支頤但覺雙峰暝秉
燭還思獨上難別後應多清夢繞題詩留贈白
雲看

贈答茅子

玉府茅君列上真偶然姓字落人羣暫將鳬鳥
凌虛表時有瑤笙奏夜分客夢尚憐麋鹿性交
情還共杜蘭薰功成他日辭珪組與爾同恭三

素雲

蟠龍洞

蟠龍山下蟠龍洞裏蟠龍去不回門對寶珠
含夜景巖垂濕布殷晴雷石幢卷霧千秋濕瑤
草逢春幾葉刷日暮群峰看欲動還如神物駕
潮來

壽趙叟

盛世偏宜靜者便瞳人似水髮垂肩林中採藥
誰如健嶺上看雲每忘還繞谷烟霞唯種玉滿
塘鳬雁不論錢牀頭只有陰符註多事猶嫌似
少年

昭烈祠避暑

漢主祠宮近法壇老僧參罷共憑欄鳥飛不盡
楚天濶山色常懸蜀道難映酒尊搔雜樹隔
林仙樂瀉風端憑君更借巫峰雨為洗三巴六
月寒

白鹿溝望山家

數聲鷄犬自成村盛世誰甘此隱淪樹茂正同

盤谷美花開不讓武陵春石蹲絕嶠疑皆獸泉
咽空山似有人咫尺烟霞迷所往還愁漁父問
夾津

留別松澗子

路岐誰不惜分携載酒江亭柳色淒獨鶴已知
無去住浮雲何事又東西清宵劍氣龍文折細
雨灘聲雀舫迷惆悵同來不同去巴川處處聽
猿啼

仲冬同木涇周公春江董公柳齋張公會

升菴楊公於紫房洞天

紫壇肅肅隱丹房洞侶相將採素芳路入寒烟
回珥蓋坐來風葉下空廊壺中駐景應須戀身
外浮雲底事忙聊為羽人題姓字又留幻跡向
江陽

再賦贈升菴

九蘭深處結雲房坐卧經年草自芳壺藥欲開
香繞戶牀琴罷鼓月低廊玄心唯對雙松寂高
興時因五嶽忙見說方瞳秋水碧還能騎鶴歷

寥陽

青羊宮訪草衣道者

春壇窈窕入千松碧水盈盈帶遠峰雲裏樓臺
天樂渺林中歌舞晚烟重茫茫塵海知多事脉
脉蓬瀛悵一封大藥未成心獨苦幾時同控二
茅龍

送別舍弟復還塞下二首

榆關霜急靜胡氛望子來并意屢動解帶共嘗
官舍酒沾衣同日太行雲黃河曲裏冰為塞滑
石營邊雁作群辛苦防冬非不嘆書生勛業在
提軍

新兩城先生集

十卷

二十一

其二

客舍逢君忽作辭相逢猶是未逢時煙雲過眼
人俱老霄漢無媒事可知霜路鵲鴒憐獨影風
林烏鵲定何枝山川西去寒應甚裘馬興居慎
所持

送松巢子

手把靈芝五色英清秋惜別出燕城銀河波滌

仙帆影碧落霜高塞雁聲千里共嘗為客意一
尊不盡故園情他時何處相思夢午夜篝燈正
獨明

雷兒西來見首於其歸也詩以送之因寄
同遊諸老情見乎辭

投老山人久息機荷衣不着着戎衣陳兵魚麗
秋乘障驅馬桑乾夜解圍有夢只隨南國雁得
閒且採北山薇兒歸好囑同盟伴莫遣荒涼舊
釣磯

新兩城先生集

十卷

二十一

壽趙總戎白樓

元戎罷鎮愛清修坐卧常依太白樓對奕尚施
黃石畧論心却許赤松儔方塘十畝連城壁夏
木千章萬戶侯底事年來貧太甚酒家昨日當
征裘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一

東魯靳學顏著

七言律詩

春日罷朝

燭龍委曜夜光微金掌凝暉湛露晞華表漸分
蒼闕曙朱樓高遠御鵝飛從官珂馬歸仍緩輦
路旌旗散欲稀莫道天顏難快覩九重應日覓
宵衣

長安道

御水沉烟出漢宮官街十里鬱籠葱綠楊曉宿
明光霧白日香飛太液風錦字曾拋青鳥外金
莖遙指碧雲中不才愧乏相如賦旅食栖栖任
轉蓬

郊祀 駕旋值雪簡同時供奉諸僚

春郊御氣靄王畿玄貺陰陰徹九圉初霰行
隨鵠遙舞繁英漸入翠華飛光搖玉署迷青鎖
勢擁天香護紫微此日勲卿先獻賦郅中寧謂
和人稀

宿省中登樓望月

深院月明人不見高樓此夜坐吹笙光搖貝闕
金波冷影落銀河玉斗橫哀角四天沉塞曲霜
鍾無處不秋聲關河千里輕烟外悵望嬋娟酒
自傾

漫興

有客好奇從我遊西驚懸圃東丹丘手持綠玉
躡飛景夜飲沆瀣探冥陬海門波搖星宿冷月
窟桂花瞻兔秋一晤未了即言別千山萬山若
為愁

九廟禮成恭述一首

天門拂曙闕宮開星旆凌晨王冕來宗祏幾
留日月莖英九奏遶蓬萊爐烟細逐松杉合珮
韻旋從劍履迴流運千年周禮出何人清廟頌
先裁

聞諸友過訪拙園

有客青春問敝廬旋開衡宇勅中厨雪侵曲徑
迷芳草水滿方塘上小魚伏枕忽驚移歲月扶

筇今始到階除知君不是山陰侶更倒芳樽興
尚餘

初春北墅憶予壯時欲卜居住山水今老
且病奉身而退安危在念矣感而賦此
薛家口南烟樹平沙禽歷亂渚蘋青敞廬最近
河西曠春棹宜過水上亭游衍已無畔岸意跼
蹐况是支離形太平風物且故里溟渤不須效
管寧

阻雨未得遊涉坐懷都下

新西城先生集

十一卷

三

樓上春陰鬱未開巾車已命復遲回儘教賓席
遊沙鳥數遣家兒報檻梅擁褐中春慚病體抽
簪盛世笑非才為言青鎖同袍客往日雄圖已
盡灰

于野堂作

十里桑麻負郭村清洸冉冉到關門太平不上
東封賦潦倒時開北海尊凝睇白雲心共遠焚
香清晝默常存自憐無事還生事又取筠竿試
水痕

水鳥

雪消沙暖水生紋鷗鷺鳬鷗凡幾羣到即凭欄
看點綴坐當殿茗任紛紜橫飛芳渡避青舫倒
踏春空亂白雲我已忘機無歆羨祇應莫教海
夫聞

樓成志喜四首

雙樓對起軼浮埃洸泗分明繞檻回位配西湖
名且著坐臨東嶽賦須裁客歸春半猶高枕交
絕誰曾為舉杯不用避塵塵已遠掃門還待仲
宣來

新西城先生集

十一卷

四

其二

日侍麟烟傍御爐上憐多病許潛夫為樓不惜
中人產晒藥兼收一覽圖千里河流分鉅野層
城雨色上春蕪夜來應伴星辰宿魂夢分明到
帝都

其三

從教車馬過閑門草色經時斷履痕鴻烈書成
招桂隱青春花發認桃源生還閭里非天幸坐

享烟霞是 主恩不用逃名名已毀祇將身外
得身存

其四

鑿石鎔金雙牖齊經旬不下遂高栖藏書曝藥
還清事翠版銀鈎尚舊題寶啟烟霞資吐納丸
分日月走東西已將文史多年廢不用仙人照
夜藜

閒遣詔

十年不到給孤園上日相邀義所敦四海珍符
歸大寶一行遺詔哭中原雲迷維堞鴉啼樹雪

斷兩城先生集

上卷

五

映花宮僧杜門淚漬麻衣餘病骨兩朝虛負
聖明恩

寄弟

正憐鄉夢每南歸忽覩冥鴻又北飛魏闕新書
應只草淮陽特召定先幾空齋暇日玄情澹薄
宦逢辰樂事稀何似共歸洗水上白雲高卧女
蘿衣

無題

少小何曾出絳紗丰神元不愧西家袖中錦字
憑青鳥天上銀河斷玉霞春盡正愁聞杜宇閑
來唯自弄韶華何時烏鵲羣飛夜為問仙人上
斗槎

其二

仙姻一阻隔千霞無那相思入夢賒湘水盡流
新曲度武陵惟見舊桃花丹臺有路春將老瑤
草無緣日易斜願化商岩雙偶鶴飛來飛去傍
天涯

斷兩城先生集

上卷

六

送楊少府之任鳳翔二首

百二山河憶壯遊昔年曾此擅風流塞帷正在
青霄上瞰斗遙從西極頭鳴驚岫春雲五色瑞
鷄壇古月千秋河湟正苦狼煙滿早晚提携八
寶鈎

其三

三輔由來天險開深秋懷古信悠哉劍推清渭
千尋碧旆引黃河九折迴天柱雙標流日月秦
宮一半隱蒿萊懸知暇日題詩處獨上丹梯排

錦苔

秋興八首

秦觀峯頭多古苔秦皇遺蹟漢皇哀金泥玉檢
風雷護石室丹丘天地開紅日三更青黛擁黃
河萬里絳絲來高秋安得仙人杖一上真能小
九垓

其二

赤帝何年此駐旌玄夷入夢佩蒼精峯縣日月
天疑近岫隱仙靈晝不晴回雁幾時纔朔漠極
星中夜寢分明青藜獨往真吾願湘水無情一
葉輕

其三

華嶽隆從擁處孤冥冥蒼翠奠坤樞日移高掌
開秦望天造靈河入漢圖玉井霜玄千葉老冰
簾畫灑一塵無年來欲擬丹梯上咲指仙人茹
紫蒲

其四

廣輪蒼極斷玄冥恒嶽龍蟠壯地靈春滿洞天

神草茁夜流沆瀣羽仙停陰崖千歲仍吹雪飛
石何年似落星料得峯頭凝望處有無弱海一
青萍

其五

二室青環啟洞天三華秀吐結星躔鼎龍一返
山呼帝笙鶴空歸月夜仙路引麝香通紺靄玉
生蛟穴亦藍田無因得借王喬舄醉踏明霞絕
頂眠

其六

憶在霜堂興不踈青絲白馬照秋墟西風湖上
入吹笛落日樓前雁送書易水冥冥飛海霧大
行隱隱望仙閣可憐回首傷心地魂夢中宵傍
紫虛

其七

鐵壁銀山拱至尊華林禁籞繞崑崙芙蓉萬仞
青天落松桂千年白日昏建鳳粧樓通御氣疏
龍陰殿妥芳魂秋來湖上風波急漂葉時時到
海門

其八

海音樓閣接諸天，閣外芳湖隔障烟。
幡引香風吹貝葉，鉢飛慈雨濕青蓮。
鸞鑑照空澄色相，龍池閱古蕩星躔。
回思繫馬從容日，曾向旃檀一結緣。

無營

虛簷白日塵不驚，丈人歸來何所營。
造化滿前吟欲盡，石竹照眼秋能生。
遯世豈其鹿門子，乘桴何必東滄瀛。
夜風瑟瑟吹獨睡，梅花夢斷天鷄鳴。

登樓

謫仙城頭蒼雲飛，坐雲招仙夜不歸。
江樹參差亂帆出，石梁斷絕行迹稀。
落日中天起哀竹，悲風萬里吹人衣。
相思欲訪徂徠勝，岐路今知誰是非。

喜曹子枉訪留酌

七月十五風雷惡，載酒訪子期不遲。
馬場湖邊雲到地，謫仙城北雨如絲。
少時無雲月亦上，衆

星在天夜何其，晴陰尚爾變朝暮。
世事悠悠那可知。

限韻二首

石臺月上天風鳴，雲葉忽掩瑤光晶。
欲晴不晴豈人意，今夕何夕勞我情。
山雨滿簾秋酌動，篝燈照影雙眸清。
酒酣忽憶十年事，丈人亦有逃禪名。

其二

雨過開尊晚不妨，石林空翠滴衣裳。
江涵龍影雲猶黑，桂吐天花露亦香。
縹緲正如聞鳳吹，虛無何似對瀟湘。
廣陵一曲千年絕，羨爾今宵復此堂。

聞曹子遊兩城諸山

飛流曲磴倚層霄，白纓青藜動野飈。
南下長濤紅日湧，北來一雁素書遙。
吹笙石上人如玉，濯髮天津鵲作橋。
身外浮雲看不了，無邊霜葉晚蕭蕭。

九塚

紅梁裊裊帶荒陂青塚累累似九疑石馬有魂
嘶夜雨金鳬無羽泛洪池當年應下牛山淚落
日空留掛劍枝試一投詞向冥漠白楊無數起
秋風

觀獵

白草川原嘶王駟少年馳獵古陵東蒼鷗寂羨
雙飛墮狡兔須知三窟窮殺氣冷迷葱嶺雪酣
歌悲起玉關風夜深火樹明千里更道相如賦
未工

新馬城先生集

十卷

十一

歲暮曹子夜過不飲

歲暮逢君嘆聚萍燈花何太向人青金微秦月
烏啼徹玉杵春霜兔藥靈越石能為中夜舞步
兵未識幾時醒含愁不語空歸去獨傍寒潭數
落星

送韓侯扶柩西還

何處征鴻急暮音中宵哀角為誰吟雲搖縞幌
晴園雪月引香幢曲度林世路風塵雙鬢短天
涯涕淚一燈深相逢他日應相訊故國甘棠幾

樹陰

送客之濟南佐郡

嚴程三百一征鞍叱馭何妨五嶺難灰律欲吹
春谷動劍光遥射海門寒齊城琴鶴初開署楚
國冠裳舊紉蘭聖代即今重才俊絳霄萬里看
秋翰

咏雪次韻柬曹子

湖草萋萋青始歸燕亭一夜雪花飛即看春絮
封條弱已許瑤華傍竹霏郢客自能酬絕調袁
新馬城先生集

十卷

十二

安何以獨關扉霸陵野老真憐汝應采寒芳振
薜衣

三月三日次鄭子韻

三月三日風物麗置酒高宴此江洲紅白花开
春自好林谷鳥鳴情更幽抱病予亦喜多事浮
觴君且醉臨流馬坡橋南暮烟起斜月微明李
白樓

其二

沙青水明鷗鷺遊江風晝吹蘭若洲客有王猷

興不淺人非元亮境同幽落花侵衣紅欲上哀
歌向天雲不流得意偶忘歸路晚昏鴉萬點集
城樓

次子魯韻

谷口鶯啼春欲闌白蘋江上好誰看千桃照水
丹霞濕五柳當門翠蓋團多病久為鄉國帶逢
人須放酒杯寬山中弘景真同調懶情歸來不
拜官

夜雨枕上

新南城先生集

十一卷

虛堂鳴雨欲三更不寐懸懸百感生行在有
書何處達天門無鴈若為情楚城王氣山川動
漢蹕風雲道路平見說明時好封禪孤臣何敢
望金莖

聞 駕渡河期東萬水部

鑾輿三月渡黃河劍珮千官擁玉珂漢水旌旗
連日月洞庭風雨肅干戈石麟鬱鬱威靈古宮
草萋萋涕淚多純孝吾皇自天保登臨不用
大風歌

春日南齋

南齋春暮漫携壺灌水纖蘿況不孤梵塔岩堯
聞獨鶴仙樓杳靄見雙鳬風前楊柳三回綠天
上交浮一字無明歲今朝更何處嚶嚶黃鳥莫
深呼

北墅漫興二首

柴門長夏足柳陰野服葛巾時一臨生事眼前
忻各正浮名身外更何心老鵲翹翹靜衣渚撞
牛牲牲鳴出林西家漁父會此意幽興杳然江
海深

新南城先生集

十四卷

其二

萬山如赭火雲高午睡不著空勞勞那取冰山
回赤日苦搖車扇起蒸臙鳴蜩無數意俱寂岸
憤何情首自搔南陌秋禾焦折半鞭龍誰使雨
如膏

庭槐

庭槐六月雙吐華嘉意能令上客誇已許靈根
高百尺還須仙實收盈車玻璃疎葉虛錯落虬

龍老幹交盤拏此物脩美天亦惜鬼神呵護千
年除

三更聽雨懷子魯索居

急雨翻江洒石缸中宵起坐攬衣裳空庭颺颺
窺人過負郭風濤到枕狂蕉鹿夢回情縱好水
龍吟罷意難忘亦知不是他鄉客更比關山萬
里長

贈顏松巢

採藥名山每絕糧偶逢仙者坐相忘鍊金不用
人問火濟世寧須肘後方子夜驂鸞朝絳節高
秋伏虎解青囊世人莫道丹砂易一粒分明躋
壽鄉

稅張翁

仙陵一曲魯城西共說埋麟合有題喬木自能
沾雨露芳魂猶見耿虹霓天邊青桂先秋實海
上鷄鷄傍日樓千里暮雲春草合月明休怨杜
鵲啼

九日齋中二首

九月關城踈柳條高臺况是菊花朝登臨亦欲
從公等懷抱何由得自聊香閣日沉庭影盡石
闌霜重井痕消西風未肯輕相放猶送絃歌到
寂寥

其二

有何意味菊花新竹葉無勞更惱人原上鵲鵲
聲自厲天邊鴻雁影誰真丁丁霜練敲砧切簌
簌風簷下葉頻萬里悲臺堪騁望秋登不醉益
傷神

南石饋茶報以雙酒

往日伯倫唯酒德近來陸羽只茶經開函勿訝
金牙嫩入鼎旋烹綠雪馨露摘春山憐粵客泉
分仙井憶中冷從今消渴應全解欲報瓊英愧
醪醕

早春樓望

郭外清尊對不斟衰年何事病相侵登樓萬象
忽改色下榻何人一論心曲水逶迤迤比屋平
林疎豁出遙岑青春已辦綸竿就東去滄波深

復深

寄客

終年為客惜離羣回首蒼茫不見君夢裡歸程
多鳥道春來流水半冰紋吹簫憶上秦臺月作
賦難招巫渚雲寥落天邊失侶雁幾回腸斷不
堪聞

雨中丁香

濛濛當畫暮春雨嫋嫋小園丁香枝疎葉披離
影何處紫茸半溫香亦奇蕊珠滴滴如幽泣紅
露盈盈搖碧滴不有酒尊送春去韶華唯有泥

沙知

予告

明時非敢厭華簪為乞雲林愜素心坐卧常依
千挺竹結交新得九臯禽園當負廊溪聲轉隣
接毘丘樹色侵預辦租庸還習靜主恩何處
不高深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一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二

東魯靳學顏著

五言絕句

神塘泊舟

夜氣覺微和春江滿月色石室清且閒幽人弄
瑤瑟

李道士館

方外有逢迎客來同醉醒夜分人語散炙火讀
黃庭

春日亭榭

獨坐孤亭裏悠然見翠微故人斗酒至開徑
花飛

贈方士之南嶽

雲中三株樹天上五龍居少別千春過薄遊萬
里餘

獨吟

燕山木落葉爽氣不成眠開戶行吟久白雲遙
在天

扇面畫素牡丹

誰將金谷秀移種月中央得借冰輪色還先桂樹芳

大隱贈容

曳裾金馬裏牧豕上林中却笑巢由輩避名也未工

有所思

金河昔為別楊柳正依依不對燕臺月空山一葉飛

新西坡先生集 上卷

山行即事四首

楚客今何往空吟九辯詞何當弄明月石上桂華危

其二

山轉疑無逕雲凝望若空蕙香墮煙浦梧葉捲

秋風

其三

水葉平于剪風條弱欲縈日沉岩石下泉響木

蘭稍

其四

陽葩猶耀景秋幹已迎霜何物蟬鳴急枯株抱葉黃

漢宮四時歌

春

迴文日不就停梭聽流鶯不及垂楊柳絲絲織恨成

夏

金塘藕作花還落金塘流隨波到外間芳香知似不

新西坡先生集 上卷

秋

夜夜望雙星雙星會幾許絡緯玉階啼芙蓉泣寒渚

冬

白紵白於雪新響翻入雲寧辭為君盡宵長不共聞

宮怨二首

秋水剪穀裳繡帶盤同心妙舞君不見深宮絡

緯吟

其二

信道深宮裏春來不見春那知逢社日亦有燕
依人

巴婦詞二首

巴婦坐高樓青帷不上鉤千金翻新譜學得撥
篋篋

其二

君從江上去妾向磯頭歸妾心非江水那隨雙
槳飛

新兩城先生集

士卷

古別離

清湘搖白日浩蕩起浮瀾為問靈妃瑟千秋誰
敢彈

楊花

楊花浮素渠流蕩知何許青春去不辭黃鸝徒
自語

華山

白雲滿巖谷決瀕瑤池水誰種青蓮花千年不

結子

華州蓮池

綠水長菰蒲白鳥日日至不為娛遊人濺波自
相媚

移山潭

恍如青玉鏡晶瑩臨妝臺日日明星女盈盈照
幾回

紀夢

歸念無時弭中宵一暫歸情知歸是夢却恐覺
來非

新兩城先生集

士卷

合江作二首

空齋對南山卷簾坐清暇春鳩時飛來啄苔松
徑下

其二

吟誦兩竿竹身世幾峰雲聞見俱不染林花徒
自紛

舟行雜詠五首

雙槳蕩蘭舟桃花滿煙渚無數水禽飛鴛鴦自

有侶

其二

青山非有約舟泊晚相依脉脉兩無語寒泉落

翠微

其三

蓄意攬征帶春江枉問津徒乘東去櫂不是北

歸人

其四

厭作山中客愁看江上花江山空自麗但使別

情賒

其五

恠底春流急應添別淚深無情江上鳥故作一

雙吟

青山館中夜

高館暝初深玄心夜愈寂坐聞流水喧更覺春

山閑

睡起

簷禽亂清晝仙夢午初回起看叢臺上黃葵幾

箇開

四月望日

朝朝秦嶺望處處有雲還客路三千里歸心月

又圓

宿青橋

棲神玄谷裏高卧翠霞端流水夢中聽青山枕

上看

馬道望彌陀寺

翠木翳煙扉鍾聲下界微斜陽何所見鳥外一

僧歸

自西疇入湖二首

靈境滄波渺蘭橈乍可通夕光不相待極浦已

濛濛

其二

白雲溢泱泱乘流信迴谿凌波聽不極悽斷使

情迷

禪語

金翅漫天飛黃龍作磨擬如何一口吸得盡西

江水

攬鏡

巾櫛乍可拈鬚眉亦已悴雖見此中人却非向來意

獨語

巷柝夜愈急曲墀霜已臨盈觴幸不惡誰復此論心

夜別諸友二首

參差掛西枝婆娑幾人影不為軫離居何由度

宵冷

其二

相過苦不數那能遽分手芳草曲江春明年相憶否

亭上

千里紅塵合驕陽百卉災青春嫌寂寞故遣一花開

溪上五首

白鷗散綠波陽春自相媚炯如秋旻星歷亂點

江翠

其二

歸溪乘雪水倒浸春空流時有凌波客停撓問斗牛

其三

澤氣暖氤氲盈盈寫紺雲日浮金躍彩風颭練生紋

其四

垂柳覆云汙鳬鷺日幾羣何當賣書盡買斷此

溪雲

其五

窮水遂忘歸臺門掩夕暉無情沙際鳥脉脉向人飛

元夕李將軍第二首

瑤燈粲空宿花火散樓臺多少三春樹都教一夜開

其二

星候忽驚移傷來祇自知每逢同樂地俱是獨

傷時

是日觀梅四首

清緣常坐阻梅放不時招及至臨梅日寒芳已半飄

其二

可惜一叢玉輕教爛漫吹東風故作雪寒勒幾枝遲

其三

愁侶陰巖草春來未覺春閒身幸無病還作看梅人

其四

愁緒不如梅春來詎斲開亦知愁不釋聊為釋愁來

戲代主客二首

芳意滿芳臺叢叢為客開愛梅兼愛客問客可重來

其二

若待重來日叢叢應盡飛何如坐梅下直取送

梅歸

宿林中

微月下高木踈星亂螢火忽聞風雨聲茅齋落山果

題畫

道士愛逃名還山雙鬢青日長抱膝坐巖桂落冥冥

石泉

細罅寒能吐清聲抑復揚不須拊金石一一中

秋懷

莫剪梧桐枝梧桐識別離西風一夜下正似去年時

贈林醫二首

家住大川上洗藥大川側泉流丹砂紅石作空青色

其二

絳葉凌虛吐銀丸駐景斜握中玉海草不向世

人誇

惜落花

向來三日雨滿徑堆紅誰言歲事新芳華已半輟

鳩二首

春鳩坐高樹喚陰不喚晴芳菲正滿眼何苦太多聲

其三

春鳩在高坐遺爾一握菽若只報陰時爾身何處宿

處宿

霞

晴霞綵作縷繡出春空圖分明堪瑞國且只娛潛夫

拙園

城閣近于咫經年只閉關春深林鳥亂却怪主人還

雨餘四首

高卧此林中支離一病叟空庭時獨行但覺莓

苔厚

其二

石徑通逶迤孤亭裊烟霧積雨無人來花枝低入戶

其三

生翠撲空室輕陰掩竹房正嫌花氣逼不用更焚香

其四

小禽吸書硯不憚往來頻既識主人意何須更

畏人

遺意

伯倫終日醉彭澤官已休始悟浮生妄相看已白頭

紀夢

爾時諸慮澹漸覺返其真忽作紅塵想遽遽夢裏身

桃塢

桃塢桃無數春來燭作花若添瀑布在便是赤

城霞

竹林

屬爾成林日是予解綬年會心一箇得何必七人賢

新兩城先生集

十二卷

十四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二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三

東魯靳學顏著

七言絕句六言附

東京歌二首

美人捧瑟上高堂四座行酒殊未央何愁若華翳白日賸有明珠照夜光

其二

濯龍門前車馬流無人不道入青樓廬家少婦鳴箏坐逢着春光不解愁

新兩城先生集

十三卷

函谷見桃花

別時湖水溢芳堤桃李陰陰覆錦泥客路不知春尚在看花猶憶洛陽西

中江縣次儼山韻

萬里山川被褐行夜深騎馬入孤城可憐一片中江月故國他鄉兩處明

鹽亭遣悶

四十餘年朱老身五千里地一藩臣亦知短袖非能舞敢笑當場大袖人

既抵連山鋪盡出諸險漸達成都

似向重圍脫此身却愁歸路又傷神不知何日
隨征鴈野闊天高白馬津

夜行書所見

半夜江風吹酒旗星辰倒浸誰家池池上踏歌
盡遊女聽來半是竹枝詞

竹枝詞二首

白水江頭白日遲落花處處惹遊絲女郎相媚
還相訊郎若來家知不知

其二

郎君驄馬江上遊採桑女兒日暮愁女兒見桑
不見馬何用黃金裝絡頭

贈隱田任氏二首

八桂山中紫氣濃山人種玉日鞭龍年來漸覺
身如葉飛上蓮花數越峰

其二

青田瑤草與烟深抱犢時為白石吟聞道秋風
琅海夕任公尚有釣鰲心

聽陳東阜彈琴

逐客經年滯楚鄉蕭條兩鬢已秋霜逢人唯奏
思歸引易水燕山總斷腸

東同行客

江頭少媚未勝寒日出新妝汲漢湍照影自矜
嬌艷色翠翹落水不曾看

夢作宮詞

馳道長楊拂曉天金輿玉輦度香烟日長閨閣
渾無事笑取懸蛛卜喜緣

燕京暮春歌二首

三月楊花滿御溝可憐春色亦東流行人不用
多惆悵鷓鴣年年喚白頭

其二

長安古道直如絃水上垂楊不記年遊女玉鈿
金絡索王孫驄馬鍊連錢

古寺

古寺春深日易斜老僧猶記說恒沙年年此際
多風雨獨樹垂楊掃落花

效王建

同心方勝繡雙鴛荷葉浮萍箇箇團記取郎君
到家日碧苑花盡海榴丹

閨詞

自製流蘇宛轉長一回一結是肝腸平生恨識
劉郎晚不繡金絲雙鳳凰

勞關吏

白桑關前關吏迎照人鬚鬢雪霜明自云家本
邯鄲子微祿今為楚嶠行

陽春臺

陽春臺上雪霏霏漢水無情日夜歸楚客不知
何處去歌聲猶逐綵雲飛

渭城曲

春風送客渭城西折柳亭前落日低驄馬漸隨
塵影沒黃鸝飛上戍樓啼

西內

西內沉沉接太微松林鳥鵲有恩暉微禽亦解
朝宗意日繞金鑾殿上飛

漢武

漢武中宵禮秘章霓旌玉女侍金牀殿前忽下
雙青鳥阿母雲中駐七香

秦宮詩

碧瓦朱甍接漢回春山無處不樓臺君王望幸
空成夢三十六宮風雨摧

山行值春盡

旅思經年未有涯諛酬芳序又離家情知不是
山中客亦向山中了歲華

自漢言歸

川原歷歷夏雲飛滿目秦山故國非人向褒斜
仍北轉心隨漢水却東歸

初醒

夢破青山曙鳥紛游仙真妄尚難分却忘門外
高灘響誤作林間秋雨聲

望青龍寺

嵐光縹緲暗松門烟道微茫斷履痕古寺經年
無客到石田初穫幾僧存

正月杏花

餘寒猶未試春衣幽谷先春暖氣歸北客只愁風雪起不知原是杏花飛

永寧樓

絕域經冬花向開愁來一上望鄉臺孤臣日日蠻烟裏目斷中原無雁來

寄陽谷江丈

鄉園耆舊各風塵水上桃花幾樹春秋露滿尊君自醉也應留酌待歸人

新兩城先生集

主卷

六

見海棠

忽然春盡向天涯愁絕那知覓物華却向隣牆閒借問海棠花發是誰家

寄馮子二首

渭水華原擬暫分那知回首萬重雲空山此夕相思甚細雨疎燈夢見君

其二

見說征鴻向魯歸卽書東寄却西遼隴山尚有能言鳥何不常將一箇飛

將入平涼

水繞山城百草鮮平涼十戶九朱扉奚官飛騎催燈火共道韓王夜獵歸

送曆青羊道士

翠宇沉沉日月遲人間甲子任推移相逢虛贈軒轅曆曾及山中一着棋

聞鴈

焚香恰款了殘經離鴈嘒嘒不可聽搔首巡簷看不見銀河一道瀉中庭

新兩城先生集

主卷

七

示了虛

一衣一鉢儘成餘纔說摩尼多箇珠若見本來無物處菩提明鏡作何如

歸自寺中二首

不是牽纏方內身祇緣意識不離塵何須身到莊嚴境始見人天淨樂因

其二

金剛佛性怕遭魔石火風燈總易過一夕也能成白首中心煩惱不須多

張鍊師見訪

方庭寂寂斜暉滿身與寒花影共癯舊日道書
全不讀又逢僊侶問常無

贈張君舊隱

此身四海為家久舊業一區臨水寒聊卧白雲
閒杖履是誰車馬訪袁安

十六夜望四首

海風吹月上扶津九域爭看新桂輪亦向江城
照芳夜幾家人醉綺羅春

新西城先生集

卷五

八

其二

熒熒寶炬媚華川渺渺瑤笙隔鳳煙坐歇踈鍾
思往事秦關歸客又經年

其三

帝遣神龍戴燭行玉樓十二瓊城年年桂樹
先春發一片清光萬里情

其四

華輪寶色煥春旻絃索嘈嘈滿四隣誰道年光
不相識也分一半到幽人

戲簡懷春友人二首

瀾亭東去暗塵浮君向青樓訪莫愁歌舞留人
歸未得不知月落海西洲

其二

金城不鎖密期長水上偏多遊冶郎醉着東風
渾不醒幾回竊記野鴛鴦

觀音廢寺二首

長楊隔水候禽啼鍾磬寥寥出霧遲乞食春城
僧不返焚香今是比丘尼

新西城先生集

卷五

九

其二

紅樓小殿閉芳年兼日纔看一舉烟細柳千條
春自綠更無香客過投錢

東郭

飄風終日暗吹塵閭巷斜陽不見人芳草閒門
難作主數枝楊柳自搖春

池上杏花

拂窓裊裊照春泓飛雲吹香太有情棋罷不知
春色去幾枝踈影落揪枰

雪三首

遊人昨自隴頭回，詭向溫庭探早梅。却訝東風吹北陸，千林一夜盡花開。

其二

激雪迴風繞玉臺，美人白紵曲初裁。寧知楚旅乾溪上，凍捲旌旗掣未開。

其三

昔年客路雪迷沙，渭水華原苦億家。今日歸人仍對雪，離心何啻倍天涯。

新陽先生集

九日五首

繞郭清溪漾曉風，重陽載酒與人同。千家樹色寒烟裏，一派砧聲落葉中。

其二

暮倚危欄散獨愁，寒城渺渺思悠悠。風前欲問東南事，落木無言水自流。

其三

歷盡寒蕪上翠微，雲山故國正堪依。平生不解傷離析，亦向秋空嘆雁飛。

其四

花宮窈窕度蕭晨，載酒尋僧遇所親。欲向尊前辭酩酊，座中今是別離人。

其五

勝侶深秋事，討論滿衫風。露出祇園香，鍾不動。華幡轉月色，空庭僧閉門。

贈了虛

石榻青燈坐合圍，空林落葉滿禪衣。孤心已共黃華淨，唯有朋情未息機。

新陽先生集

避暑

避暑高臺萬竅號，長風吹裂織霜袍。貪看江上青山雨，落盡溪頭白玉桃。

謫僊樓

僊人樓閣與天通，九萬金光落眼中。醉把雲芝衫袖冷，亂鴉啼盡夕陽紅。

示諗和尚

言歸還未是歸期，且可乘閒一寫詩。二十年來渾是夢，依然石上坐圍棋。

其二

天風吹下散花臺，便脫袈裟掛古梅。吹罷玉笙旋忘却，中庭夜合幾回開。

送張通判

綠楊如蓋水悠悠，腸斷歸舟天際頭。兩岸啼猿山竹裂，一帆風雨下揚州。

居巒岩時作

路入儒溪是異邦，虎啼猿嘯僕夫咄。道人自愛夜如水，高卧山僧碧玉窓。

散步山中

幾灣流水隔松關，逢着僊人坐石間。家住不知山近遠，碧雲片片鶴飛還。

和東坡

擾擾塵蹤半世間，逢山那得便登山。從今乞得閒身在，何日浮生不是閒。

園中即事二首

石火風燈已易休，况逢病境若浮漚。如何破產還多事，苦為松筠起峻樓。

其二

平日篇章總渺茫，病來恰不廢篇章。鏤金刻玉非能事，不是花忙便竹忙。

林中斷曲竹為杖二首

平居未羨身能健，病裏纔知健是僊。安得與君常信步，不須日掛百文錢。

其二

要將病骨強行春，動倚雙童不離身。自揀中林斷蒼玉，杖鄉况是及年人。

梅四首

黃梅香花香滿庭，何言此物太孤情。亦有木瓜紅著色，青春無事不嘔吟。

其二

檻中綠萼只一樹，白玉作瓣青瑤臺。此物江南亦奇絕，北風况傲雪霜開。

其三

飛李千叢與萬叢，何如綠萼冠東風。夜來雪花似有約，點綴園林樹樹同。

其四

梅花欲盡向南枝正恐風花一片隨為謝東隣
好音客莫將羌笛月中吹

函元洞二首

手鑿函元小洞幽寒身護門深不流花開花落
歲如許洞裏閒雲自去留

其二

洞口烟霞掃暫開何人堪許抱琴來應門只有
鷓一隻夜向秋江飛不回

齋居

白雲經月掩高齋一徑清陰鎖綠苔却恠秋風
誰放入石牀吹展素書開

即事七首

田家酒熟百無憂泛灩黃華滿甕秋恰值山人
新辟穀一瓢長掛柳枝頭

其二

石磴參差蔓薜蘿空亭獨坐夕陽過不知溪上
秋多少但覺尊前落葉多

其三

家有南山種豆田狂來拋盡不收錢行藏已侶
龐居士却恨栽花是俗緣

其四

黃鳥聲中閉草廬石牀閑放一川書日長睡起
渾無事獨樹溪邊看釣魚

其五

片片輕鷗綠水涯隔溪楊柳是誰家主人有酒
不招客開盡滿林紅杏花

其六

家有中山釀百壺誰能忍作獨醒夫不知杜口
緣何事冷落高陽舊酒徒

其七

五柳當門水拍天山人取醉日高眠幾時還買
扁舟得題作陶家載酒船

梅開阻雪不得往看遣悶

好將詩興擬揚州却恨離心似隴頭帶跡寒城
風雪裏忍教開落伴春愁

初春試筆二首

優假南歸荷 主慈敢將高卧負 恩私無端
二豎侵人其不為東風一退師

其二

報國何須易墮身太平也許一閑人願從今日
加餐飯日負微暄效美芹

問舟

青青十里問垂陽滿載春光受野航隨地尋春
春在是不須窮盡水雲鄉

新兩城先生集

三卷

十六

拄杖再賦

遠公飛錫開蘭若譚生拄杖遊蓬萊從來方外
多靈異莫擬齊諧是浪猜

春分種藕更覓梨栽

須栽華頂如舡藕更覓潘家大谷梨此物甚需
資渴吻免教苑李下成蹊

詩謝雷處士寫扁二首

魯公書法遍任城萬氏當年兩弟兄僅有雷君
繼丰骨那堪鬚鬢雪霜明

其二

緼袍削履有清芬運筆真如郢匠斤時眼但知
貪娛媚誰從隸法辯顏舛

帝京春遊曲二首

東風滿眼上林花可惜芳時日易斜十二朱樓
簾不捲都教燕子落誰家

其二

御堤楊柳綠烟齊一箇鶯啼百箇啼啼了不知
緣甚事好音又過畫橋西

新兩城先生集

三卷

十七

初春郊園

六言詩附

仲蔚蓬蒿堂上陶公五柳門前雪侵環堵宴坐
日落臺隍未旋學圃年年逢潦羨魚日日臨淵
丈人四十過矣多事何如自然

金臺山夜行

落日金臺山路黃昏資福叢林隱隱鍾聲密霧
依依殿影脩岑丹磴捫蘿百折虹梁駕壑千尋
遊子不遑假寐老僧禪定方深

聞雁

靄靄烟墟望陰陰城闕含暉一聲何處回雁
千里年光暗歸

其二

但見南中草綠寧知北地雪紛落星渚上顧影
震澤湖邊失羣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三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四

東魯靳學顏著

序文

太宰治齋相公壽七十序

相公飲淳茹和筭曆未艾以今年甲寅計登七
袞唯冬十月二十有七之辰實唯初度於是前
溪曾先生欽其耆碩爰踐孺誼方開府濟上而
未緣一抵里庭瞻然南矚有裡明發乃授簡外
史學顏其代之言顏載筆復曰古今獻壽者無
踰南山之詩焉其詞曰萬年無期曰邦家之光
曰德音不已曰德音是茂向嘗誦習斯藝而深
有味乎其言之也是詩也唯君大夫而可以獻
夫萬年祝也德音篤本也君子稟道毓德䟽情
理性淳曜敦大聲施流被者是曰德音唯茂也
故不已不已故光光故無期夫耄耄期頤以至
踰紀曷無期乎曰大人有作揭載宇宙景輝鏤
懿有不可得而竟者是亦不可得而期也已
是以祝一人者異群辟祝宰臣者殊士庶何則其

道懸也匪道之懸勢異懸也故歛時五福敷錫庶民者一人之壽媚茲一人熒和天下者宰臣之壽一人者無為而已宰臣則宣佐代終則明分爽是以微表淵停棟隆不拂之謂茂重熙麗正挹之彌冲之謂不已布協風澄天裂下以延群靈之滋育上以綏天保於一人之謂光榮澤遠逮昭假不磨以與風霆元氣終始流行之謂無期豈其以希齡於松喬匹靈於熊鳥撫春華拾海棗陳要眇之論云然與士庶同稱哉夫翁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不有間未悉者乎百官有一不得其政是翁有一不得其志也今得少假休逸又神明健朗問學日邁悵惟恩渥必報幸不執角巾私第之見者將採輿言延皇士禮諸過從卿大夫因人得人盡四海之人而周焉悉焉則自計曰如某所必宜置某某始治如某某必不使居某所始不壞政一日天子憶召翁復舊圖晉和鈞以所預周悉者將舉措之一善進一祥集一不善去一災弭善進善祥召祥四海之壽孰太乎是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是翁茂愈茂不已愈不已光愈光所自為壽者愈無期也然則四海所翼戴以壽於翁者豈其微哉

和菴李翁壽七十序

李翁者故昭遠將軍某季子承潤籍芳襲美服寵不知其幾世矣年三四十時唯貨殖是徇乃貸買遷畜時織紵駟僧發貯靡不事者起華第於北衢羅巨肆於要廛關躡鷗於負郭力薦菴於新畬翁之富殆無匹於國已而意猶未慊

父之翁之子伯仲相繼起長瑰瑋悍疾而侈於性視數十百緡如直揮焉翁一有靳輒折閱田產稱貸之即一實百虛無論已又動相反唇稽也不卽北走趙南走吳越毀形變名姓以死怖翁又不卽亡匿貴邸坐要翁以數倍息一日若有寤於翁者奮然曰吁是儻然者何見之固耶由是破礪宿戒蠲累釋負婆娑花樹竹石之間飲酒歌曲遇客無老少輒引與奕象六博較籌爭道呼呌大咲其樂無有用此窮日夜易憂蹙置耳目移神慮若未觸曩之景者已而巨肆為人圍奪矣蹲鴟軋沒矣新禽虛售矣華第且成券矣翁一不屑意唯樂之謀或規乎翁曰往翁承潤籍芳襲美服寵宜樂也而孜孜謀富焉今家用索矣窘侮交至伯死匿所仲又不知所屈不於此時浚利源廣側室亦若昔之於富也而孜孜謀樂焉何倒施而逆行乎翁唯唯應之曰吾所謂日暮而塗遠者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吾非所謂和翁者與夫和於人者不若和

於已和於已不若和於天故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易行所以窮年也夫鹿裘拾穗而鼓琴行歌也非樂乎鼓琴行歌也忘其鹿裘拾穗者也家索窘侮交至而奕象六博也非樂乎奕象六博也忘其家索窘侮者也庸詎知今之樂不如昔之富乎又安知求於昔不如無患於今之為快乎又安知夫此未始亡而彼未始存者乎於是翁行年七十矣與之遊者思撫其言而壽之問於靳子靳子曰如翁之言幾於道矣是以樂樂之趣也靡窮壽之界也靡盡何者衷和不滑者游於天外繫不干者游於人游於天人之表者身非養之所能厚亦非疾之所能薄性非身之所能載亦非情之所能撓命非數之所能修亦非數之所能紀其曰窮年其自約云爾夫鳥得而言其壽故序

受菴周公還晉藩左使序

天下之政若從中植表而外四維之焉中之論甚該誠難究之矣敢言四維維之綜緯結五

所不能悉也言其鉅者鉅在西北北則燕以北
主之西則陝以西山以西主之若樊然故又稱
曰藩所以維也維和則表自如急則牽矣又急
則搖且歆則何謂維非其要哉往者中國備虜
率西北均爾自頃數年來虜西寇無所得又西
師敢間與逆戰彼數亡利遂稍稍引去而相要
結寇燕趙間一入塞即所得委積又無與為難
者而勢益驕由是中國以京師據燕趙一意
備燕趙又拔兩省之甲以比名曰入衛而塞下
兵枵腹銳技怯敵董董自守幸寇不卒至也此
其勢若絙然乃用事者喟然計曰嗟乎孰臣而
良也而虜足憂哉患在無臣陝以西其委之陝
以西受命之臣山以西其委之山以西受命之
臣芻糗資具金銀匹幅不從中給也戰守調度
不從中制也于是以周公為陝西右使居久之
復以為山西左使右眎左也相衡者也乃其遷
官則副都御史以屬左可不謂華然茂級與公
為右使時在三十四年屬歲大侵其冬地大雪

新西城先生集

十四卷

六

民數耗什之五六異言朋興眾志艱殆日夜稱
亂者四起幾不可以圖矣維時左使殷公奉役
入朝公攝其事學顏方領再命休止里中
則聞關輔間有大變齊佐鎮而弭之者二三大
僚在焉比至知其為公也比又與公相朝夕也
相語以政相示以事也公不為抗激之履雄駿
之辯卮言而裁群議之端酌行而趨者則焉修
古文詞惟冥契神理而生色乎自然之質不綴
其英而芳不和其味而調蓋翩翩溫恭君子哉
至其破堅荷鉅決煩理拏臨變制方迎機而走
圓也智出乎燒屋漏船之外往在廣右蓋一二
試已今世所知公謂曰邊才者以此然誠未有
覲公之全者故論于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
雖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何者其
技相待者也唯不相待而通其技者則非恒才
所能畢故獨知之所知淺矣學顏故山東之鄙
少也目不涉訓典而不阿于當世之議嘗曰夫
所謂仕者掄材而官弗才弗官也烏睹所謂

新西城先生集

十四卷

七

才者哉近日破觚為圓舉論無諱持風裁者卑
名實而尚疏節士亦以此眩之雕畫其偽薰心
于虛美之塗以爭自售夫彼其所謂疏節者可
識也世陰陰飲其蔽矣今觀周公抱德颺和不
詭于儒者冲然無以示人一迫而後應焉非有
彎疆擊劍之藝賈勇立謹之捷高視脩蹠攘臂
而任疆場之務者也然破堅荷鉅決煩理挈臨
變而制方也章章効焉若是豈非所謂不塞不
究者耶公既好修有斐當出入踐省閤參風議

新西城先生集

卷九

佐論思無疑顧時上方以西北委諸其人無
幾公當提憲印開督府擁麾視師非秦則晉公
不能辭也敢卒言維可乎今西北之維既急矣
顧又弱弱不堪持也振之則決不振無益於表
夫維之不足恃也咎在尺籍壞而徒益其伍是
自北也益其伍而求償之農是自噬也陶人之
為器也樸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西方久
矣其不堪樸挺之也故善維者持平振不振之
間則維乃固爾學顏又見秦晉之民相扇而下

帖帖焉服有日維兩省地形相錯如繡無事則
各控其馭有事則和議而圖夾河而制之甚利
便也智者燭未形持大千細維乃益固哉

西野張君判安慶序

嘉靖三十有五年丙辰春濟有鄉進士曰汝材
張君惟時夏君偕就銓太宰二君有所善靳生
者聞夏君得涑水尹去自秦中馳書白之其言
云云繼聞張君判安慶復馳書寓京師書曰
張君足下甚善即日離驕釋檐荷冠鉞珥而

新西城先生集

卷九

銀贊政畿府矣其地無它上官鮮俯仰顧盼之
擾又操一事易舉也必辦治安慶矣僕忻忻告
妻子出而與知君者道其事異口同贊也曰君
居鄉為士黨所推服端而言擇地而蹈步中規
矩交際纖介唯謹與之游者如飲醇醴不覺其
醉少間則令人思之以故不苟售於時今不得
已試為吏其必不以所貴易所賤愚智所甚明
較若白黑且乎感豚魚何患無知已乎不日治
烈表裏爛然可睹聲譽蒸蒸起也有為君計者

曰君自舉於鄉也蓋七詣宗伯不第設初時一計偕即第即荷名寵揚揚廣意不顧人國家入可執珪出可駟馬高蓋棟文梓苑名區肆金縣姬美粲多金錢貨貝如丘阜積今二十三年能保不傾覆如一日乎今既不以貴易所賤譽日起資階日崇守丞郎署一轉瞬可得又所置舊業皆完好無恙隴田足以待其饘粥故廬足以待其栖處文史足以待其孫子君不疾不紆優游于名位之際守俸錢如井泉是以譽芳於芝蘭身安於磐石以此較彼孰贏孰與僕曰不也張君長者有道術不苟仕仕不為苟政此兩者言惟贊君者其言為近然皆有益於君君其察之書抵張君所張君手其書不置久之靳生歸自秦張君歸自京師兩人者相見甚懽也生握張君手謂曰張君士有脩正而或沉鬱之嗟結忠欲吐而齟齬於運命之左謂藝不精與所從受藝者衮衮稱雋也而師顧因場屋蓬累焉行謂一於遇與要之滑稽脂常者合苟賤鮮廉

新西坡先生集

十四卷

十一

者利合多與利多譽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士奚適而可乎張君佛然曰子愚嘗我哉某非不知其然顧處子靡弗有家者爾不佞然卒不負故人矣子愚蓋字生

劉子學序

子學之父曰靜山先生當嘉靖癸未時僕家君為學顏擇師曰無如靜山先生者嚴又所居里閭同也遂秉贄詣先生學焉僕時兒也見先生逸氣薄雲霄睥睨物表若世故無大小無足以芥其胸者居貧守其先人廬舍不蔽風雨不肯鬻冬一布裘夏一綵袍儀狀閒遠脩禱達人鉅室見者莫不下之僕固已心偉其為人矣然顧時對賓客或燕居若歲時伏臘見先生常漬漬淚下交頤沾臆諸生侍側者駭疑莫敢仰視又竊惟先生一何不壯容也居久之諸生賀歲首且拜先生引諸生內謁二畫像一翁一姥命諸生曰拜拜已始出受諸生謁命酒為諸生言輒淚下卒不樂而罷於是始知先生曩者交頤沾

新西坡先生集

十四卷

十一

臆非無從爾矣畫像者先生父母先生所自吮毫研丹青為之得諸想象絕肖其平生不爽毫髮唯時諸生年差長者為僕言先生畫像時一沉吟始一著筆一筆輒一淚下云既僕十六歲而徙家城中去先生門下先生未有子僕知先生且有子子衆多又良也先生未廩僕知先生且廩且上第一鳴驚人也孝弟之道通於神明常為先生頌焉祝焉不數年果廩果多男子僕曰天道恢恢豈不亦有知也予言五者今驗其

新西坡先生集

十四卷

十二

兩其始舉男子者曰三省即子學子學年二十餘去歲丙辰秋學臺憲副按試其文奇之置高等予廩今年丁巳歲首僕復往先生所趣賀留語命酒食如故時諸生十人業已在座有間先生謂諸生曰諸君謂三省廩也其事鉅與微與足賀不與諸生以次舉手對曰在它人事鉅足賀在子學微不足賀也夫馭款段者百里疲極服八駿者萬里一息諸生方駸駸子學而躡影追電之賀焉今和鸞一聲柔轡載振移龍膺昂

臆若始就康莊耳非畢子學之能也故可勿賀先生曰不然諸君睹其一不睹其二夫有祿不建親食萬鍾不如一石吾年四十餘而廩先人棄不肖孤若干年矣吾持飯奠先人墓所伏哭踰數時先人不能為我起嘗一匕吾心悲苦甚矣今吾兒廩也每食先飯吾然後自飯父子衍衍樂也往者歲時上先人食置一器今當置二器吾追數吾悲苦下為吾兒慰上為先人歆喜如諸君言但為樹名寵于其躬外爾吾志也

新西坡先生集

十四卷

十三

內內足賀也言已又大泣淚下僕改容避席曰微先生言諸生見不幾此請盡浮諸生浮已先生則引滿屬僕曰子愚不能為我一言之哉僕敬諾退而序其事

雪卷補逸序

昔佐宛郡散吏寡營神情疏望賓次常盈時方靈雪停飛卿月布暈握手鍾陵之人婆娑嘉樹之館予先命意製詩五言托之葉楮流傳座中極娛而罷今其篇逸矣是卷竟虛十有二載茲

者景同昔勝客又新佳而我憂疾鮮歡亦獨何
念撫卷縈思扣虛成賴無取於詩機不自己耳
亦曰衆竅比竹之調調之刁刁者耶諸篇列著
如左

初春同遊慈恩寺詩序

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憂非中植樂豈外
淫觸境成緣唯所取爾有美群公挹心上善道
冲諭指戰勝云肥固已遺聲利干名都撫清靈
于在宥矣然以兼濟拂其冲度投艱鬱其深衷
亦有輟御而顧臨觴而歎者焉于是執事進曰
諸大夫之憂至矣盍一出遊以廣心與乃獻歲
正月癸卯之辰策駟崇閣遵鴻曲渚蹇萸春岸
忘味熙臺指靜域以洩幽向祇宮而修睦陂澤
林丘之潤蕩其襟烟嵐魚鳥之交綜其臆簪裾
雲委羽衛星陳賞洽言蘭歡追酌桂履霞卿而
高步懷音鳳匹之衢載風馭而遙吟談藝鴈王
之圃坐青松之蔭以何心諷白雲之謠而忘返
既乃讐以妙論幾易其視聽之官樹以玄標將

索之形骸之表菜醞在堂非其嗜焉鍾石在縣
非其況焉夫扣虛竅者成聲應候機者赴節有
萬不同而不能自己也况夫三德歸其能賦四
海欣其得朋殊方積風雨之悲大運有隆污之
致合并不易感遇無端干以陶物我之和演心
靈之蘊越千齡而永託陳六義以遐宣者不在
言乎寓於斯者凡若干人人各為詩順塗而詠
義無詮次韻以情裁云爾

江密雲序

比者虜侵軼我東鄙掠薊門而南諸將習不擊
虜又不薄險邀追之督撫大臣無以制也上
怒下督撫大臣坐坐諸將有差于是調宣大楊
公來督薊遼諸軍擢永石張公撫其衆密雲者
則楊公開府地云其事在今年四月先是江保
試進士不第去謁選吏部邂逅得同志者三人
相語意合深結納焉三人者間為盟曰勉相君
毋負平生矣頃之兩人者得某縣某縣江君得
密雲三縣皆最爾撰然齊等又苦殘弊虜所蹂

躡未振焉三人則走書相慰勞必不渝盟乃江
君首恤其民一切便宜調停之日食數溢米衣
一綈袍夜起治文書至晡不遑歸亦不問其家
有無屬軍門有檄令諸縣籍民率三戶一軍民
纔脫虜鋒下一聞有議舉抱持號哭為縣官控
君不忍言于憲使曰夫密雲者豈非京東肘腋
縣哉民以實城軍以衛民民存則城固城固則
肘腋無虞矣今尺籍信軍虛初非脫籍而入于
縣也何乃籍縣民而行伍之即有警縣誰與守
與且縣民不滿萬而籍之軍者于是縣無民輸
將繇使軍其任之乎夫邊若臂縣若心臂矣心
臂受擊則臂交護之奈何刳心臂以事臂非計
也于是憲使納其說六月江君之子以騰自來
雲來為予言如此以騰蓋予甥江君有門人某
某咸歆艷江君之為政能務根本不華也走謁予
為賀予曰凡仕為郡縣者多樂閒遠而慕膏腴
江君顧近上官又所治窳民貧鄉何以賀為然
予固為江君賀也何也仕不憚于近上顧其為

上者何如耳夫以楊公清毅競競持古道三四
十年雖其人難犯哉君既篤中不欺又其政務
根絕華也即不佞不其有合乎合則志行而業
著何慮勛名不起與雖然吾無以益于江君如
誠有益于江君則三人者疇昔之盟如星烺然
在也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東魯新學顏著

序

鄧尉山志序

鄧尉舊未始有志志者自姑蘇沈潤卿氏也予披覽終牒諦觀大義大要為吳興區秀坻邃曠不塵之域殆非培塿歸結無所取美者焉雖隆替異致抑亦時遇則然跡由幻劫境以人靈若乃名脩之所標曠覽之所遂靈園之所纏法宗之所暢一簣斯名卷石為寶自可儔武丘友林屋而匹勾曲已遇不遇奚言也夫禹貢秩而紀大輿地括而弗賾山海誕而弗倫玉經統而罔覈述郡乘者綜於陳言咨往事者淪於賤目天台靡稱於名嶽九華見削於洞天大抵寄諸遐迥絕於常篇是以罕能登涉莫由考紀探奇之夫悵而不平用斯而觀鄧尉之遇不遇奚如矣是故櫻好爵而結飛霞之想翔金門而懷御鳳之思馳情以冥搜履幽以洞涉撰章攄藻潛軌

靡逸証名發隱玄致咸釐苟非其人烏足語也潤卿博雅脩飭神蘊鑒朗時雖曳裾志存漱石是編已見其概吾弗暇侈其他云爾志一卷為題凡十為本志為泉石為祠墓為梵宇為山居為名釋為草木為食品為集詩集文凡若干言刻諸吳

擬漢樂府序

虞書曰律諧聲聲依永夫暢而不戾故諧比而不通故永三百之什聲哉邈乎後有作者漢弗不可及已漢義旨涵噩厥詞廓雅樂府放諸八音與五聲協若瑟調楚調平調清調其大枝也去漢惟魏為近義亦近之六朝率赴時舒態與樂無與殆南箕北斗云爾明中丞天水胡公締感曠代矩矱晤想不遠玄古所著樂府百八十首雖題雜出諸朝然氣格漢也故知者為名之擬漢樂府亦曰樂府漢其本始云小子獲讀作而嘆曰漢所謂難擬其大者氣格義次之語欠之後人擬者之其氣格斯燕人而楚語欲諧

以永鮮矣夫公其亦有所獨授者非耶夫文雄
於兩漢西京為最豈惟世代亦地勢使然故古
詩推蘇李今時作者名家數出而多關中若宋
有結綠梁有懸黎固以地良也公寔隴產隴較
關中益西崑崙黃流至隴支委未繁氣又未滂
造物神藏久秘莫宣不其有屬哉且樂府合浦
一珠爾它有述作不下數十萬言即率意所為
鮮不精詣則非有所獨授何以也夫郢曲逸於
寡和咸池不惑於子野世有其為子野者乎小
子何敢知焉何敢知焉

新兩城先生集

卷五

三

郁翁生曾孫序

翁以今年六月舉曾孫濟之人無問識不識少
長貴約鮮不忻焉道之慨焉羨者則又鮮不嗟
焉異之也異之者曰長林翁今年未盈六袞也
步健齒堅髮鬢玄也宦者未厭於政役者未
倦於勤商賈者方趨事而轉利計百年半爾以
今觀後其將衍以滋也為來舅仍雲不可逆觀
哉於是其親者觴於庭踈者議於道知厚者咏

歌之以志好揚君尚宜則親且知也以質兩城
子文兩城子曰予考六藝以所聞大義可得而
言也斯干之什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
裳載弄之璋春秋傳曰子者孽孽無已也古之
人之以重人道與夫大道以前尚矣自後王代
興緣情設度則宗祧之承祭祫之次族服之辯
百政莫先焉大者社稷符命其爵享其次基業
世系其為關至隆然一係乎天一係乎人天其
人者可脩而天者不可以逆計也故千乘之祿
可以膳千夫而或失意於所嗣常布之人無僭
石以貽裔也然繩繩不絕亦茂厥宗其可謂非
天哉載觀聖人之後必大又曰仁者必有後及
春秋列國詞命往往述其先統之靈子孫賴之
所稱詩書則陰騭保定俾昌俾熾不可誣已故
又曰人也長林翁其積德累行為濟望氏予自
能聞即知若祖若翁及漸長與為姻屬乃益知
為善人是循循者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而人召
之善惡相推機祥相盪至若符節以予所聞郁

氏之慶又何以異乎且夫振振螽斯風人以聞仁也綿綿瓜瓞雅人以矢德也富壽多男華封以祝君也至神仙家者流為說雖異大要畔親戚捐人倫期諸久視引年等世為蜉蝣多不著功效及覆滅以郁氏視之則非有遵化之方養形之術完神固守之力也然未盈六紀子孫蘭茁玉立滿目中者已盈四世校以百年且又不下六七世是其為年引不引何如視神仙者流又孰為有無名實也吁異矣

送晉庵先生北上序

始萬子都水濟上也濟諸生數之者介於萬子請學居日益深人舍所舊而新是謀既三閱載萬子當代去且行數子進曰夫子當舍諸生報政於朝然而諸生未知方也往夫子不以不能憤排弗麾諸門若埴在甑其有器也若絲在杼其有章也夫招賁者而示之色則無用微矣夫大道奚如而可以聲萬子曰嗟予志也予蓋悲夫多岐者亡羊嘒嘒者是所習也其大者驚志

於紛華盛麗所為與古至鑿枘弗入也迨鼓頤而談也則以實用為塵粕以循修為下乘動曰玄上玄上云由是則三省四勿何與乃其在糠粃在瓦礫益又下哉且予職水也試以水喻夫自太一洩而流夫有形也疏為瀆沛為川匯為瀕衍而為溝渠輸而為海夫疏沛匯衍也者是太一之委餘也輸而海也是太一之委積也夫太一至虛以洞莫深也海至巨莫垠也溝渠至細微無論也然謂一溝渠非太一所委不得謂溝渠海非一溝渠所積則無言海已故溝渠者上之以汴太一下之以伯仲海夫然故海非巨溝渠非細微太一非虛故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非器道無見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舍是無言學已且夫據坎谷沾沾然自溢者河伯之盈也心譟烈而無以從容御者隴西之游也逆而凌濤不如識津而涉也駟而便不如乘舟之無恐也於是數子退以語顏且再拜請曰晉庵先生行且有期抑有贈言敢吾子是求顏拜且

謝曰夫顏則安能言哉雖然亦願以水質於諸君矣夫鴻濛之蓄也安流之恬也九淵之澍也斯未大奇也爾其蕩飆既鼓連山斯湧滌汙溫汾隆頽迭宕澄之不加列撓之不加濁也者是天下之至一也潤及萬物而不為仁穿金石而不為疾下於百形而不為柔肇化始載堪輿而不為力是天下之至精也萬子乘時揚休衷蘊漸發業漸著氣益和易處情以厚未始以物我間也又歆然謂我曰易利鴻漸聖鑒亢悔夫學也於靜立而練諸動者也予思夫循象而遺內觀也予報政畢當引疾歸而理焉矣夫萬子盛年若老成人應事若中大窾未嘗肯縈然不自謂足觀也方求觀於歆益隆厥脩不為物撓不為榮徙是謂得於至精且一者非邪夫蜀九州之輿區也多曠覽踴踴疏琦行之士今昔所聞若匡濟經緯太建於時往往占焉夫其濬深者挹不匱則萬子固然乎

某侯生子序

其侯其先以軍功為百戶未大著也至其大父某以驍健武藝從征數有績效始授今官家濟上某氏其賜姓云某氏三世曰某甫嗣無何早世乏嫡弟某甫嗣之則某侯也侯以今年六月一日舉子其姻屬某子輩議醵鄉士知厚者往觴侯且謁予文予曰情易諸所習事大乎所不偶難易之故同異之辯審矣唯茲夫人恒有馬賀其少已諸某子曰唯唯否否以豹所窺某侯之舉茲子也其大有可賀者三諸瑣瑣姑置焉

新兩城先生集

五卷

八

夫人宗業無間細大能紹述不致隕墜者則以言孝某侯先人以勞佐國汗馬蓐食獲有茲緒一傳再傳岌岌殆矣天未厭穀某侯是承以今視昔難易同異何如也夫事有似恒而實不偶者其端殊矣一也且國家雖稱右文其待功臣意至不薄也然必嚴嫡庶之名設令甲之信者一以示有分一以示王者報功之典欲與同體爾故宗子立而覬覦杜大業歸而報功昭尸祝正而血食允二也唯是冢嗣異徵兆乎彌月

奇氣試乎啼聲丰嵬骨隆是大厥宗三也唯是三者咸大不偶賀其可已乎於是予避席起謹爾客曰非客言予幾不智矣夫上以谷乎同體中以引乎勿替下以光乎先烈義之至孝之大也夫舉一事而三美萃其侯也夫子抑有感焉予觀漢諸侯年表其始奮起布衣出萬死一生或建策演成自謂簪組世世也未幾不濟厥美耐金免爵豈必盡垂統者咎哉今指揮在國典以爵三等也以貴則金紫也以享則萬戶之封也得時設施與列侯埒但平日子孫若罔念聞身毀名墮過矣且予聞古之人其始生也其占熊羆其懸弧矢夫熊羆百獸莫先焉負陽之氣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男子所志於四方以樹勛而服不軌矧諸武流業曰韜畧章曰虎豹其宜為熊羆弧矢也與凡民益切矣今人自御襁褓左尊右譽惟恐不如意長惟務嬉遊養聲利悅紛澤未嘗一操弓矯矢又黜倨耻學見人氣蒸蒸不肯下是遵何德哉某侯謹厚長者其胎

新兩城先生集

九

養思堂序

教庭訓當自夙辨知其必以予言為然也又聞是子英英與他兒大殊異異時以才畧為時名將未必不由斯矣其幸母亡曰某規之某規之往予道前川之許蓋造曹子廬謁養思堂云堂故督學楊子安世名之也曹子未三十母太孺人即背曹曹子還化廼翁平田公則顧健美遨遊自以為未嘗老也往太孺人背也曹子痛焉殯焉自拊膺觸首頓地泣曰天乎天乎予無用生為矣予欲畧二親於祿也而乃今則不然也雖吾翁獨在以百年計什之六矣而予尚藜藿也是予之辜也夫是予之辜也夫既太孺人窀穸畢曹子于是為堂奉安平田公其中日侍杖履起居唯恐少不如意孜孜若不及矣曹子曰予於是每日夜思思而未始不欲殞也予養也未始不喜喜而未始不益令吾痛也予折心驚骨摧肝裂腸幾不支者屢矣予聞其言而悲之且深慕之其為人云論曰不以逮養為喜而抵

新兩城先生集

十

益痛也則養可知矣思而未始不欲殞則思可知矣故曰於曹子蓋深慕焉

送郡丞馬公擢戶曹大夫序

耆臺馬公佐充郡再踰載人喁喁曰馬公陞矣已而有命果遷戶曹部正大夫將行辭其郡正朗溪陳公朗溪曰寓言析理非智莫殫也神契無隱雖規無矩也夫言有機也機有適也智而

新兩城先生集

卷十

十一

皆可論心也又其智乎耆臺曰何如朗溪曰龍淵之利剽牛洞兇天下稱良馬以質之頑礎則缺耆臺曰唯黃鍾之度統氣齊物天下稱則焉以專奏之則極耆臺曰唯雲和之瑟柱張弦絙天下稱調焉以獨急之則絕耆臺曰唯將茂其柯其勿根之培其可蔭也將撥其實其務蠹之去其可獲也耆臺曰唯於是朗溪與之微言五耆臺其受若響也耆臺又曰抑先聞人之教亦然耿予其何以堪諸靳學顏曰善謂不謏善受

不益非智何弗疑乎非契何弗隱乎

送司馬松石劉公序

嘉靖甲午公以中丞出總河政北起通州屬淮南縱橫齊趙楚魏之墟諸與黃河及漕若諸水泉道有涉者咸主焉是冬黃河遂南徙諸水泉弗繼句漕自徐沛抵濟上流率不可舟當議亦謂犯今昔大忌危之内外靡然公曰緊茲變也抑當也夫不聞往黃之繼漕也利一而害什百乎利害相干利弗可為也而況什百徙矣吾慶

新兩城先生集

卷十

十二

焉或天貽之迺下令曰毋吮易毋嫚母飭速以潰成非嚴莫蒞勤以帥之非忠莫貞智以紀之茲吾與諸執事共之矣底志齊信有如日遂始事於乙未正月中旬迄四月初惟測勢眠宜惟濬惟疏惟築惟土石水治之役凡十四萬丁度用工處亦轉豆數百里凡三月而績上尋轉少司空既三邊之總制司銓者以其人請名數上然弗可時議亦謂簡在且有歸及是果命公以少司馬行有詔促即日往勿俟代濟人士

送公郊上公亦揖辭濟人士去或曰有勲而異其庸則以資功德德而授則以象材異庸隆之也邊之任視河為隆公材宜矣異庸耶靳學顏曰功無往弗稱故弗限焉材無往弗達故弗罷焉河與邊奚殊矣夫量器而載者王政之官也故宜有所弗易履事思又者王臣之體也故命有所弗受殊地異施者通人之畧也故位有所弗究夫施無異職職無異忠忠無遺謀者公之謂哉嗚呼六卿各率其屬以治文武之臣不相攝也茲且周旋經紀無不可者宜何如其為人矣初公以御史按陝也義不計生以讐閹豎生關中民亦以死徇公今歌之象之陝以凶無不欲公者夫迎饑渴者而飲食之人無不擇且厭者其欲適也率至欲以代所必讐繼自今尚復西顧憂耶在昔如北門之冠軍中之韓范率入託心臂出寄干城舍命不渝當時其致虜也或降其心震懾其氣或卒睥睨而萬不敢一竊發非其體用明開長裕不設惡能紹休響垂英

新兩城先生集

十三

新兩城先生集

十四

帛若茲其弘也故曰智有所否藝有所窮規矩不可以互假故專技若神易業則昏物之不以異用滯者寡矣醫扁名聞天下然或為帶下或為痺為小兒一醫扁也以語曲學之士則歎其非務驚或強之絜量比度通礙殊區是烏可同日語哉公在邑省則吏民以在憲臺風紀肅督河渠河渠利鎮邊陲邊陲威異時平銓衡調鈞軸以寧內安外固亦宜無見踰者愆而愈之探而不極恢而廓之綸而不息不知視韓范諸子何如也夫士有體用明開建樹不朽同永光嶽若公者云成人非歟

送毛聚峰先生僉憲雲南序

序曰覘蘊以言擇士以行所由甄人非盡人也故振靡象乎氣成礪呈乎才遇不遇占諸時三者具矣夫氣放乎才才帥乎氣成乎人者也故振靡成礪異見焉時緣諸數緣乎天者也故遇不遇異形焉夫閑廓迅激激之無圍橫貫宇宙而彌六合無所壅礙也者氣也弛張恢振興革

靡艱若若迎刃列諸洪伐昭於往緒也者才也
莫為為之莫致至之唯其所臨若化無方所謂
時也不氣不植不才不施不時不因聚峰先生
弱冠即有聲楚服踰年有聲京師踰年乃服官
政有聲於循牧由是當路薦之執政嘉其最績
天子擢為御史御史天子耳目臣主彈擊百
僚執法無親職最不易盡先生乃允循無忤當
嘉靖初年上方厲精銳意滌剔先生獨建議言
新政雖善而積弊舊蠹尚未盡除并言諸鎮守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中璫多不法宜罷章六七上俱得報諸聞即言
言即從由是海內益知有先生矣先生在諫臺
七年按雲南者一陝西者一以忤權貴遂出判
嘉定歷貳南陽坎壈外服者又八載始有今
命嗟艱哉方中璫未罷聲勢籍籍先生獨急持
之不少下及忤權外謫舊在臺薦引皆抵卿貴
清要他人當盱眙側企望意為故人先生獨孤騫
高謝不通一札方其始也人固多先生之義而
未始不畏其直也其既也人固惜先生之屈而

未始不幸其敗也夫以先生之氣固可與風霆
流行其才固可使之當盤錯重大之任而顧投
之外服坎壈何也且先生前後章上凡二三十
無不即行者不可謂不知遇也而一謫則數年
不遷也夫一言微也或以回天或以取相而先
生上二三十皆剴切當意內之不能結主上之
知外之不能取譽當道深固其根蒂也其可謂
非時哉故曰才帥乎氣氣放乎才成諸人者也
時緣諸數緣乎天者也

贈西野先生序

西野先生者濟郡博楊君也中丞思質王公慎
所與可者知先生之賢察其作人績足徵也於
是乎禮之禮之則數異數異則道尊道尊則士
從士從則俊民彰秉憲之臣斯其所為斤斤飭
耶先生仕濟閱歷數載上不希先達者以干榮
下不循詭激之履以軼羣入遊竹素恒饑忘倦
也出而與諸生大夫旅進旅退美言不市尊行
不加人也又承家華閱先大父少司馬洪伐勤

上谷英徽照蘭奕尊考工部公抗節歷朝奉身
熙志以克開先生偉甚也乃握瑾懷瑜不授一
第光施鮮被於世孰不以一郡博為先生屈矣
方且夙夜蠲蒸共其職秩親士而服窠無幾微
嗟卑意也余聞而嘆曰仕子之情慕譽遠恬榮
近勢而憚疏逖大抵然也故警候之禽寒暄異
響見奪乎時也踰淮之卉葉實殊滋受變於地
也惟士亦然賢或不免故以幽介曲裾纔以士
稱者輒意願雄大高視犖蹄不屑庭閭又非有
蘊括之閑秉植之時飽歷淬瀦之操也一品較
缺望即啣恤入替謂世無復知和氏者矧乃紹
適令緒河潤遠逮矣而口不侈光系之洪經明
業脩一廣文五載不遷矣而鼓瑟行樂不厭講
督之苦變體貞素屏栖寒涼之位有嘆於室者
矣而門無倖越之贊馭款段日走下塵屈已承
物者多矣而節不隕秋霜之柯夫以劣士缺望
賢士所為不免而先生一遭而安之斯非視內
若有餘視外若不足者孰能也夫內視有餘而

不以內驕於人外若不足而不以外易其身此
其所自為得者何如先生以身教教士士當有
得於先生者又何如也語曰知我者希則我貴
先生將自貴其貴之不暇固毋暇貴人之貴其
貴也雖然弟子意不可已也謁予惡得以無言

贈陳君生二子序

陳君其先以茂族聞於吉之永豐唯君之宗徙
家曹南充弟子員於曹者其兄也君言議智慮
不謝達者而自蔭迹於星史傳致之間然亦終
不能匿其所為自負焉予與君雅有世誼去歲
冬君測卜于予曰史云林之蒸蒸不燁其芳嫺
裔之祥振鐸是徵何也予曰君弟歸促治蓐室
矣木長子也再二人也君氏嫺曹振鐸之彊也
君其舉二子乎吉人也其遂昌於曹乎已而果
厭其兆於是曹魏濟上之客與君交者咸欲以
予言致權於君也其舉甚張予謂乎客曰夫生
民之道嗣續為重以其所由關至隆也然在禮
唯弧矢以示之重廟見以致之隆繼之元服三

加責其為成人而已後世則緣情起義侈其
而游揚其盛篇奏以興有頌無規非古也亦有
三焉一曰鍾鼎簪裾符牒封祀哲圖攸憑靈統
永紹七聖既托睥睨以杜人之頌之是曰焦祐
一曰孰不有承數或奇之孰不時植時或踰之
頌之是曰系微一曰元夫令士誼譽得朋咸有
同嘯樂有同歌羣情所鍾遂谷以燠故愛之斯
望之矣望斯酬斯豫之矣其為頌也是曰慰交
而已今客於陳君何也曰慰交哉予曰夫賢者
未有不宜于交者也陳君日事貴鄉優其材而
不疑其誠處人和毅言必先其父兄不自賢智
又閑於世務使假以長帥必能拊輯調劑而提
挈其衆以有濟者況交遊州閭者乎往陳君未
子諸嘗為君隱然憂矣今其獲也固陶然慰也
慰斯頌矣是故有畏而頌之有利而頌之有愛
而頌之唯愛為至夫愛率於情非飭情緣於衆
非暱是憂以衆慰以衆也夫祥莫大於得衆而

矣其事且殊於尋常哉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劉節婦序

序曰婦人不必其嫠也而後見貞焉不必其死
也而後見難焉婦而貞且難能如忽節婦者雖
母籍人言將不有聞世世哉顧予則不無言者
也往歲辛亥十月予當按循上谷北地諸郡既
發長安涉渭歷華原蓋抵中部一信宿云中部
巖邑也崇山曲水委伏縈紆而襟背其間美秀
無隣者予曰遂哉茲區誠若昔人所稱氣之所
窮盛而不過其水土之有神氣之感即奇貨名
材不獨當也言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
間乃今則何廖廖焉既詢知邑有劉氏者華族
也甲第聯仕關以西無匹者劉氏有節婦忽者
弱齡而嫠今白首矣初值變也在羈旅窮途護
其夫兄弟二喪號走二千里以歸一孤在襁
撫而教之今官郡倅矣予亟嘆曰水土神氣之
萃在是矣夫氣之盛而不過必有應者應之不

於匪人匪人即占其地不克福也蓋劉氏其先
嘗積種德厚協於靈祇以產其父子兄弟累奕
接翼保世滋大既而中衰幾不克振乃節婦復
履難抱素秉義蹈仁邁紛難而不辭歷百折而
無悔心僅餘一息上通神明此其顛末由孽天
其遺命於新者將昌而大之非乎予將為文贊
其事既以憂東歸無何充郡有劉倅者抵刺來
謁甚肅去頃之又持卷來泣且言曰節婦倅母
也敬乞一言予拜且復曰母之德御史既上其
事天子既嘉之表若里矣侯予言顧振民勵
化先之以言是予職也曠而未舉矧予志耶論
曰死生之際可以觀勇處死生之分可以觀仁
士或起於有激或計窮而無畫死矣至於成天
下事不以死生易志替毀汨其衷者則非仁者
不能故死者君子所難言也而中士或易之成
事者中士所自許易易者而君子以為難故成
事者茹苦辛甘窘折釋紛嘗垢外形而存志捐
已而就業靈心不渝素質無缺為能匡既決之

機續洪綱之絕者也假令節婦遭變一號痛毀
折即不起所以自為信嚙乎若揭日月行矣柰
二喪若孤何即天有意劉氏顧無所屬意者孰
之咎也嗚呼劉氏復振可跂而異矣謂節婦所
遺可也

中丞思庵鮑公序

去歲冬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蒞陝市七閱
月於是有所南之命初公入關即休勞父老
子弟無不幸再覩公亦若滿然兼覆之慈父更
至也今聞且以滇易陝矣其抑而拂欲思而不
忍違也又若之何蓋公蒞陝者再始以按察副
使至小大之獄必躬獻之體量其私微而後即
之辜故自貴勢以逮細庶無敢匿非作過者然
亦無不人人厭其本情即今鼓舌之類猶能道
其大都數事可為省識茲者之來則擁旄開府
撫馭全陝宣猷厝理惟公所欲為風以鼓之露
以澤之霆擊電激若陰陽闔闢而司其機也是
以及郊而覽察諶俗眎事而總持眾議調劑於

剛柔之和揆度於羣願之適用能揮斥豪武昭
蘇寡昧蒐隱釋疑不俟斯須一時文武吏士搏
心揖志共飭兢采其有不惠於君子之教幾希
矣夫陝也三鉅鎮環屏其外而資具芻糗調度
一切內仰公時其息耗為之贏縮應需而給百
不失一若親左右手無諉人以難而自取其易
邇逆虜作孽天子將徵天下兵盡誅之已而
用當事者計無重以鋒鏑困赤子也為許其互
市令至公隨而不抗然陽貿絲紵陰勵徒旅視
師之日士氣百倍內地方仗以衽席之焉頃以
元江臨安甸夷小醜之釁投宦之人憚其險遠
當機不決一失綏御遂至蠢動甚者束蕃大夫
而戍之羽檄抵闕下諸謀國大臣翕然謂
欲善茲事非公不可而守臣沐氏亦馳奏以
謂待公而定蓋公嘗兵備其地宸得諸夷心又
知領要可毋煩大師而克者然聖上亦計念
西土無所寄籍乃博求諸大僚足以代公者代
之而以公行公受命蓋撫處云學顏聞而善

之曰夫廟筭是也唯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之在滇貴為尤然在今日益為不易論矣往
者鎮筸西播之間峒夷侵擾屯衛兵不支至勞
國家勤於遠畧四省兵力悴矣信叛靡恒越
勁猾詐山菁深阻莫知所從出底是未靖也儋
厓之役僅報績矣而土著認認危如秋葉諸蠻
飛鵲也傾側反覆無日自昔滇貴百粵民什夷
什七雜然置郡而命吏領之層服鮮盟唯棄置
毋問亦外之而已唯滇又疏逃去聖人之庭
萬里襟連印契駭詫諸氏狎則悔而思靡激則
怒而弗覃欲以兵齊一之俾其拱揖而就吾屈
折何理哉或曰春秋戎伐凡伯于楚丘衛執其
咎王人救衛子突字焉推見至隱著其大不忽
其微也今蠻夷賊殺大夫罪且著矣不足王討
與曰春秋王室卑弱法號不踰境聖人曲為
之持故惻隱防微責在諸侯不在夷也今聖
人道穆玄象功崇截海五服臻協六合寧一熙
洽所承唯重函弘揆文教即有小梗何足疵類

矧其奪嫡竊符世代迭作由來習素非中國憂也故外患雖巨亦細也彼元安也在前日則幾微而不足與謫在今日則事見而不足與窮易戒浚恒聖人蓋畏焉且斯時所謂孔棘大務百職所謂夙夜者非逆虜哉然亦以有以待之為良非以報而窮治之為計得也夫岫夷未靖猥屬未帖帖服蠻夷自擅不討逆胡又日睥睨近寨也數若焉圖必先其重矣故曰衡不正則重憊松仰而人以為輕輕憊松倪而人以為重輕重之執唯操衡者審之故百舉而毋陷也公既明習當世之務又開於韜鈴譽望足以暴炙之彊力足以捶撻之用誠破許用夷致夷誅其有罪而撫有其衆為天子毋失一郡縣由片言出耳昔小邾不信千乘之盟而要於季路於今美之公既服於遠人美於天下將由片言而定國是為鍾簾加隆焉光施被於後世非其明信旁達他雖智慮焉足及矣

魯國主世子生序

懿我聖祖開統光照振古永錫祚胤廣支輔封懿戚以藩屏帝室而填萬民之心是用青土之胙白苴之分造我魯邦裨世其重器至於七葉今國主殿下妙善居質慧允資學纂緒之初即銳精檢括遵脩天王彞憲斥除儉害銷敲朴之具罷一切不經之務域內翕然進止出入咸有章式輿馬臺隸咸有科品睦其宗盟齊而不殊輯其臣庶肅而不携壺則具飭威愛交如用是社稷馨其禋祀山川降之靈祉和氣霽松椒塗善祥臻於桐邸以茲歲六月三日誕育洪胄宗國得人磐石增固維時內外遠近之衆小大之臣疏屬尊卑之族罔不心諧神鬱式歌且舞異類同情而郡王將軍以下感敦固之誼重慶本支之澤深察松羣悰將以恢茂典而對揚親親之鴻美也則寓書學顏之廬而授簡焉俾以言進唯學顏托息下邑寔邇王國又習襲安靖恬夷之風者既不得以無文辭乃恭載筆言曰夫人致祝於人者四曰祿位名

德貴約皆然也今 殿下際熙洽之世仰承

明后麟趾之禎制祿萬鍾日需歲入以千萬

計南面而朝入 國之大吏卿士龍旂孤羈袞

冕秉圭受釐于上簪冠珎珮將事於下彤宮百

雉適其體金懸象筵怡其志玩好靡曼游其情

而生民枯澤不拂其襟四夷服猾不關其臆政

刑不煩其聰謀謀風議不干其冲和之度是有

千乘之享而無諸侯之所患又能斧藻明德夙

成睿業撫謙令範光於祖考流聞溢然不匱若

是者之于四者奚啻全也而下吏方且勦述成

美祓飭厥詞以媚于 國君不幾佞乎雖然惟

我 皇朝分王同姓稍侔漢制雖無跨州兼郡

連城數十之封而宮室庶官同制京師義亦近

之宜借漢為喻漢前有河間後有東平咸焜耀

史牒號哲王可尚也今採獵其行事著為讚上

之世子殿下俾左右陳辭諷議然諸矇瞍之列

庶幾培 膚德而引蕃昌自貽哲命其為祝也

不既多哉

都水君還朝序

先生以甲科對策舉進士上第居無何拜工部

都水主事實承檄理泉山東以所仕官任職統

曰都水也故稱都水君在事甚有章理歲一遣

吏上計大司空以為能三歲當代如京師或謂

都水君曰君何為不理擢而南春流灌渠不一

月達千里冠蓋上先公墓以為閭里交游光

寵且為即其逸豫無自苦為也君曰吾豈後斯

念哉顧吾母皤然耄矣即持梁鬻肥享其髦所

以籍 國恩幸厚亦匹夫之能耳而未嘗微

君王之榮諺曰羸糧躍馬唯恐後時吾不能更

計它矣言已戚戚泣下在法郎吏三年滿者飭

冊牘書功能其上移之司空則又移諸天官署

最狀入奏則有遷秩予推恩于是榮寵可冀也

君計良是此可以觀其鉅焉凡都水固已事簡

而理泉益又簡往往功能無所表軼材遠器不

足用自樹奇自歲時揖官屬理更繇外唯日視

尚籥答人吏起居唱船籌多寡報牘啟閉淺深

時刻而已其暇甚則又吟嘯漁釣寓情烟水決
葬之區或銷日於賓客抵掌之間如是者累時
亦不見其格文書廢曹務幾何許也君開署實
當南望僅然一聚落始至即遭不年小民攘竊
而能法令斤斤出方畧捕之至於百為莫不咸
起雖陂澤林藪盜皆無所容跡徙入旁縣以去
此又足以觀其一隅矣假令君握數寸符當一
面之寄或承制賜繡斧持節興廢于外或簪
筆冠柱後惠文頂天下之議於內其所展錯伸
縮提挈左右効當光大者詎止是哉君好接
進諸生析經談藝從之游者人自以為得也將
行猶以次問業既罷諸生前曰先生幸教諸生
遽無以報又不敢有所餽遺污足下之義而以
言進可乎君曰唯唯顧願聞之于是某生等自
湖上某生等自邑咸至魯西鄙而問言於鄙人
學顏學顏方務循嘿辭不能某生等三反不去
日夜促之使言鄙人乃曰都水君行矣且見天
官冢宰翁乎故大司空時所嘗罷君者也今聲

新兩城先生集

王九

實流宇內士得其一言以為重察之實自都水
起君蹈其芳跡又畢所未畢之志往必上謁翁
時引與深坐道平生語是深知君矣然今距翁
都水時三十許年事勢日變化如流君既不寄
情靡日之態所取交雅合又當世古道長厚君
子用能歷討論聞今昔之務者翁秉持在用舍
賢不肖而振敝以揀時蓋端居則深念之逢人
必咨以所見聞即有問君宜如何對唯泉亦可
以喻政翁既以理泉者而理天下潤澤昭蘊德
配無形君往必循例改服官政抑何以為政亦
如理泉時不也

新兩城先生集

王九

李大寧序

夫今之士發跡閭野岩隰得以耀潛德而通籍
者甲科為之右矣其次鄉舉又次選貢爾甲科
內秩郎曹外則令長也今李子應選貢待銓太
宰不數年即授大寧知縣不與甲科擬手吾於
是知盛世未嘗負士士而問學閱久未嘗有
負其身也乃士願有負於世且又以為問學無

益於軒輊也曰某巧於媒取其惟執固信古不
售爾非學不學之繇何哉李子通敏有計畧又
篤於誦習家無兼辰之儲而不以荒其業予弱
冠即與同筆研卧起斷斷經史之間情好締密
心期無忤未幾予釋褐既被數命矣李子始
見拔於黌序之後予蓋甚嗟焉非卑之嗟嗟士
遇難也曰吾濟有如李子者乃竟不畧一第也
哉李子則顧益誦習操其業不置壬子冬暮矣
明年當大計天下吏治李子造予曰我其行乎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三十一
予曰行哉子期至矣夫震發於潛龍動於淵機
迅於伏既而天卿果器其業精也寘高等以是
官授焉予所睹記濟士以貢而有是者僅一見
李子同時人有河檀孟子亦有貢得通判大同
府孟子操植問學士所重也向使李子以一第
不售即置其業墮其神志銷鏹其氣雖有所負
挾亦從而隕墜無幾其烏得與孟子埒故器誠
陳矣量受弗能拒也絃疏誠調矣官微弗能遏
也諸貢於庠者誠不李子若耳使人而李子也

即不一第有不獲是授者乎在嘉靖初年宰臣
矢議揀散滌庇士無科限三途咸晉今蓋因之
而未格焉則甲科敘遷之階庸非李子遠到之
地與夫李子少孤貧發跡旬鄙獨以其所業自
得弓飫環饋饗華蟲御文茵信眉於宗英貴介
之右而寒塞終窶曾不以滑其衷者今縮墨章
握數十符坐廣庭之堂南面而令於國中善則
有膏澤之加焉環百里而頌者若干人不善則
有刑辟之施焉環百里而服者若干人華裳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三十二
珮娖娖祁祁與天子使者藩其大夫可否其
政新粲餘入足以裕內顧娛賓從今昔所較順
逆不既殊哉夫李子不毀於逆也而顧侈心於
其順此其不為益章章明甚如是異日予得以
宣於衆曰信哉盛世未嘗負於士也亦未有士
見負於問學者不觀李子乎

贈崔將軍序

靖雜苗夷在五服淪為要荒祈壤饒道夜郎錯
于庸濮繁紉之孽負險作固三王未易臣也自

皇明昭洽無外含生之類改襟而輸賂禁昧
堯雖之音陳于鞮鞮寔維茲地置郡麗邑菁茅
包匭不殊禹貢矣令長內屯衛却外猶謂不足
以保固而眎可也因設偏帥一人專節授律為
天子干城其地而以漢法羈縻之自麻陽稽
誅于正列紀式遏不酬阻兵弗戢久戍則慮殫
匱深入又從禽無虞故以昔窳之衆即剽輕之
戎郡邑蕭騷失理筋膂疲憊用是曠老為忌今
年十月 聖上南顧宰臣憂撥卿士擇議廼用
謝尚城先生集 卷五 三十五
三監大夫薦以崔將軍往蒞靖師將軍執鞭弭
屬繫鞭行矣於是靳子謂王將軍曰夫天下有
大患二而戎夷猾夏不與焉夫上不盡用天下
之材下之蔽于上而不以聞者患也昔舜禹皋
益亦嘗咨于有苗矣然非其患若乃以滔天之
共工而驩兜舉亮采焉此其可為大患唯堯窳
之故不逮于患也其當時君臣務為內治唯曰
疇咨若時曰三考黜陟幽明分背三苗夫謂黜
陟幽明當不仁者遠矣不然彼鳥言卉服者衆

盡安窳哉故禦外者脩內脩內者任材任材者
去蔽帝王咸由焉有如去歲北虜入寇京縣
聖上聰明四關振天紘加之六合之外知勇授
鉞義旅殷幹直言盈庭瓌材宿將拔擢養擯餘
勦域縲匿之下靡有遺焉天下亦曉然知舉如
此措如彼也思以明閎積閎命氏世祿效焚帛
者不可勝紀故五兵不頓建鼓不出庫賑不下
堂而虜已脇息景匿矣昔楚謀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夫一季梁而舉隋有餘况什伯乎
謝尚城先生集 卷五 三十五
唯崔將軍亦以是役進者今廟堂使諸將制虜
使將軍制苗信哉無以易也故方叔克壯荆蠻
來威吉甫作頌頌之予固謂二患屏曰夷服有
由也王將軍曰先生言如是乃其為崔將軍重
明矣顧制虜與苗異貫又何以將靖州哉曰時
日風角一占也刑德奇衰一數也體圖法方履
幽載明一形也舟騎卒乘一師也唯將無常施
不擇方吾何以告焉

劉憲副序

唐巖先生劉君英資邃養家學遠承出其餘以
取上第典名郡郡嘉興也往在浙已稱難治比
年吳越間以倭故用兵調度兵食守最急兵食
徵發輒患于民君剴煩茹辛投難邁危勅敵在
前嚴檄在右若無所事者民亦不知有患人無
不曰嘉興守良也先是言事者謂吳越諸郡縣
長吏不宜遷遷須賊平今用其言而臺臣蒞浙
者則言嘉興有良守郡以輯寧顧諸郡弗嘉興
若也奈何愛一言不以利全浙則上書列君治
狀宜遷遷必浙則是全浙為得而嘉興亦未為
失也吏部言臺臣言是遂疏報君陟按察副使
學顏見往者府司撫轉官率流動無方向邇時
邊鄙暨海上多故始知先擇守吏守吏即陟憲
臣又良則陟撫臣撫臣又良非數年不更置一
人而三仕其地何吏士不拊夷險不息悉耗不
周乎即無論時事孔棘凡天下大計無不需材
與其責材於既事無寧蓄于先事無寧樹於未
事未事者昌先事者定既事者備備苟可而已

自海內長治投戈息馬垂二百年士大夫漸湮
柔澹微詞臆理不習聞金革之務又不閑於變
詐一旦按名籍標聲譽輒受以事權利害叢錯
籌畫無所之脈不下堂馬不及郊而魄已奪矣
海上之事可鑒也夫兵機也今敵譎而我固也
神也今敵圓而我滯也彼虛其聲吾困吾形彼
微其形吾屈吾勢堅瑕莫以察也韜鈴之與注
例水火也彼以制人吾以制已難易莫以肩也
今以千人將者千而營以萬人將者萬而陣進
則無所於紀敗則無所於歸分合莫以辯也此
其大究則文儒之為之也患在責材於既事今
廟筭以劉君秉浙憲是需撫臣之選者其將審
是數者以往乎玉川任先生者嘗友劉君雅好
其人與學顏頌劉君道語及海上曰曷屬若辭
且貺劉君於是學顏為序其事如此

琴譜序

右琴譜張子所製中有一曲而五調者大還是
也予覽之既嘆曰嗟張子知音哉進於技矣今

人有善為琴者非不拊軫安絃冷冷然中金石也而知音之道蓋寡何則太虛無聲而音生焉故曰五聲十二管還相為宮又曰五聲之變不可勝窮蓋聲之所聲者窮矣而聲聲者未嘗窮也斯知音之論哉故音也者生於太虛而未始繫乎文也近世曲譜皆緣文以命操循曲而製音故洪放之什則示旨於宮激楚之詞則歸奏於羽不知夫古曲有有聲而無文者斯又何從審而定諸張子天解內融雅道獨闡中和之妙倡宣醇穆之自然製曲百闕不蹈師之一超人意每對客援弄四座增感含宮激商切羽流徵令人怡然和愀然悲而不自禁也復秉獨鑒創新制體旋相之義於是一曲之文咸被五調一調之奏咸盡五變譬寒暄異候周星之運斯隆醢梅均諧九鼎之和弗爽即如大還一闕固足以恢披神襟秩叙幽朗迴探鴻蘊表圖素業方之古者未見其劣已然猶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以情遷情緣音鬱情之所投哀樂之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三十七

執靡恒音之所中優促之節異則八風布氣無假竿籟而肇機二律熙功唯籍葭莩以表驗蓋古人有不遏之情或援琴而鼓情有所鍾則有所屬後人得其音而摹之詞故能傳也即如長歌當悲永嘯抒憤固非脩雕艷之詞以按絃疏之端也而音亦不廢調亦成焉固知君子當審音以定調不襲文以製音也吾原張子之意蓋將擬一以準百執虛而御有庸俟當世知音弘傳斯道相與上下其旨以自信然後悉知畢術挽古盪俗庶畢於厥志云爾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三十八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六

東魯靳學顏著

序

心松序

昔之君子托物喻已聯類引躬極趣於卑高之陳結膺於皋壤之秀指崇深以擬跡眷華實而寓棕上則執契玄英神明其道中則誌志鴻列龜鏡其理下則俯綴危言襟期自得要之揭純汨之章振獨往之策達心靈之奧者也若心松翁殆其類耶翁少綜羣言晚臻名理含澤自浴而洞潤旁流懷璞弗凋而景華朗徹蓋嘗端居深念得之心矣理性疏情得之松矣心松云者聊用自況人亦頌之外非矜觀聽之奇內非循耽嗜之雅陶中和於可象示無用於有言云爾或曰夫松植物也浚坤輿薄雲天激流瀨陰膺原望之肅肅即之閑閑擢穎飛榮施蘿結苓信逸玩之鉅麗而幽履之攸寧者與宜翁之有以況之也或曰翁非心乎松也而松為心者也曰

心乎松與松為心也異乎曰心乎松者睇丘巒而志在青葱臨巖澗而神狎蔚蒼天喬之與徒而扶疎之與酢也明月孤懸則與言獨寤清風載穆則矢詠無端締桑情於翠幄涌寶思於霞衢不反不側不以天地萬物而易吾之知者也若乃礪貞心於勁幹毅素姿於蒼鱗山龍無以襲其躬蓬累無以卑其履捐時榮而不採拖玄液而常存真質不渝則負霜益固者也孤尚自耿則按雪獨振者也曩然羣儔而不競莫尚乎和亭亭叢薄而不阿莫尚乎介此松乎為心者其人哉或曰翁方跼珣珮而失扶夷履却而忌猥愛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循其名而取必其實非翁志之攸存也於是厥子六川大夫者憑幽圖以養志諷遙音而籍懽槃五粒之實觴赤泉之注以假壽於翁也而撰言請擇焉翁曰夫子則奚擇哉彼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予得其名而不得言者也夫即心即松奚有於况非心非松奚有於松吾將課吾業於百年庸

知夫羣言之所終始乎

贈少司寇前溪曾公詩序

初公以都御史視河濟上值壬癸歲德弗穀恒雨且夏秋不止壬子河決某所某所癸丑河又決某所某所橫溢壅遏智力殫困徐邳之間陵谷互出壞官民舟廬至不可計公往來周眡而擊目疚衷休戚之以身乃其排紛紜之議鎮疑畏之慮獨斷持於內羣藝協於外舉不說策財不虛靡役不奸時洪流載寧川塗遵理國用於斯兩城先生集四卷

焉奏給斯何時也非其忠毅振固於人心乎感旁達於神理敏識警捷於倉皇何以臻此於是天子以公勞勩晉工部侍郎治仍濟舊今年春既三載以績奏又進公上大夫錫以誥官其上兩世如三載陰其一人是冬復改南京刑部侍郎俟代學顏謂公有四難於此凡總憲重臣建節於上下有臬司憲使為之糾察匡衛部大夫部吏為之分布宰制郡縣官屬為之趨走總憲不過發令持議宣達文告仰責成事於下

又以次關說於上率務牽制往返費日時公居濟三年周覽親事河上者幾什三四持大於細圖難於易蒙冒霜露櫛沐風雨棲食水溼震撼之區省工考成有官屬下所弗堪者而終始無厭倦色義不自稱伐是謂一難公羊氏曰大夫出疆有以安國家利社稷為之可也唯恒情憚勞苟可自諉即縮手遠謝往者歲屬不登饑民稍有氣力能須自存者輒結百什攘竊圍奪奸宄倡亂所在蜂起他人值此不曰吾天子大

臣不可以吏事辱則曰吾受命治河不聞治饑盜公曰是不可緩緩難制也且無使民以罪死即飾吏勵兵出計縛大盜數十渙其餘從而附戢其能自存者由是饑且僵者比屋終無與為倡而不敢言亂唯濟為公開府之地境內外宴然如歲未侵時當是時河南賊擬東奔東人陰受賊約束尅日與合止限一水然賊卒不能東東方人亦旋就撲滅伊誰力也是謂二難凡大臣居崇厚視民益遼絕嚴重至臨變或及民

鮮實務公不大聲色人人得自近市里安遠始
若不知有一大臣在濟者既而攘奪倡亂需公
而定又若人人家置一公者今士民行街賓旅
如歸幾忘其自矣是謂三難自來河數為漕患
言事者或謂漕終難恃宜東鑿通海廢渠以達
江南公卿不能難也下其議東省臺院使者走
海上集諸方面羣寮議曰漕今通利無礙塞矣
奈何勤民於海論奏罷之向非公殫心力襄功
河上諸需必不以時至責讓恐迫人人慮委咎

新兩城先生集

五

誰敢持不便之議者海役既興即漕復利又誰
能論奏罷其事者天下事如此者不少也勢立
於此機息於彼是謂四難於是公代且行州守
帥師生詣學顏謂宜為百姓宣所欲言唯公直
道在諫垣名實流於藩臬文行功猷他日垂耀
史冊無疑姑聊著其在濟大都如此

胡里胡氏本支族譜序

稱本支族譜者別本支前乎此者之冒也稱胡
里胡氏者別所自出也胡自唐憲宗朝以邇有

陳氏之陳蓋不可代紀而胡里之傳為最著五
峯先生譜其先之系也祖有虞氏之陳以迄其
時暨 皇明重脩亦皆因之蓋不可世紀而本
父之冒者承其前且其推前務遠稱引務廣編
摩間出已意而子孫之存識者顧又病之是以
有斯譜之作斯譜則斷自君瑞公而下迄今十
有六世子孫登其中者二千七百餘人君瑞五
世祖曰延臻公延臻父曰昌翼公以上咸無譜
禮有無宗而莫之宗此類是已聞之曰昌翼蓋
有唐宗裔云今其子孫皆能言之而終冒胡者
世代疏遠莫可按據聞以傳聞者耶又曰唐某
宗時子孫嘗迄復姓矣有詔弗許遂用因循久
益莫可置辯焉信斯言也則斯譜益不可以不
作今其作者不言冒胡而實不祖胡但言本支
者而因支以別本在胡則支在李則本也而君
瑞君以上亦足以為三老後有識哉仁術乎昔
先王茂德惇睦原本逮末聯異以為同猶恐或
失之而曰必別者誠以親親之道繁而弗殊

新兩城先生集

六

毋濱以淆也矧圖謀之係彰前信後而牽合附會信其所疑後將安倣焉夫水萬委一源是其源焉奚嫌於萬非其源能離之不能合也而曷可牽也淮之出桐栢也南焉而達之海而不相涉也濟之交河也或伏焉或見焉當其伏則奚名曰河矣當其見則奚名曰濟矣夫濟與河易淆而且猶不相冒也唯是淮衛之不相涉也可冒與曰然則奚不遂李之也曰因革非細故矣襲之千年而一朝易人誰則從君子患沒其實實祖李矣而名襲焉勿恤也不曰天子因生以賜姓乎乃其詔之弗許也固賜之矣斯譜也吾得其說於海陽大夫云

鄭翁六十序

望雲先生承家世德緝學澡身以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司馬郎中出典畿輔重郡自釋褐以至拂衣蓋十有八年而位不酬其志施不究其積先生社門務嘿一語不及世事過從二三故人杯酒更進醇醪不辭醉而大喙岸幘搔首以

常其胷中瑰瑋之奇足以睥睨物表軒輊古今蹙然不爽其鑑人無得而發之而亦無復識之者濟故薄俗數見凌轢先生氣益和色益澤舉止之節一不為動夫不以燥濕而易其弦徽者名世之珎也不以錙兩而易其輕重者鎮國之器也名世之珎百年曠覩鎮國之器閱世不移彼其飽風雨耐霜霰歷時代者不知幾許矣豈與夫繁哇較其音嚮葭莩爭其低昂者哉此固先王所自為壽雖造物亦不得而贏縮其紀者也今年丙寅九月八日先生年六十矣諸大夫門人暨其子八人者相率而問壽於東鄙之人曰先生之壽未有涯也是未可以壽之也乃其子八人者則固欲壽之曰諸言壽者壽以其儀者也或其舉之或其已之可矣吾儕之壽壽以其情者也情不可一日已夫古之人不曰愛日者哉東鄙之人曰砦之言情是矣然奚以致其情乃八人者又相率而謀之曰吾儕髮膚體質則大人遺之也誠無所愛然非可以有獻於大

人珎錯綺縠則大人有之豐德隆譽則大人荷之吾誠無以有裨於大人者則安所而稱吾情吾聞仁者言智者擇其愛至者其祝厚其忭深者其節和文以致祝祝以達情可乎天保之祝其君也曰山曰岡曰陵曰松栢曰南山夫所忠莫踰君所愛莫踰親夫忠與愛奚有擇矣又奚有窮矣於是道某祝岱岱大也魯邦所瞻澤及六合大孰大焉道某祝海夫海廣而能下為天下母無有始終以壽我父道某祝喬松夫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有如大人之節焉道某祝大椿大椿以八百歲為春秋蓋列禦寇之言然椿於衆植獨為永年又椿父喻也道某祝白鹿鹿千齡而始白亦曰百祿云道某祝黃鵠夫黃鵠負勁翮乘厚風一翫千里而遊無窮道某最幼祝錢鏐焉鏐任商有位矣而體和履素吐納保度夫山澤之癯務延養者抱枯而守寂鏐鼎之腹養聲利者窮珎而炫麗不癯不腹與鏐為徒大人以之八人者或稱歌或述志大要祝其

大人者永錫難老如所引喻者如此東鄙之人擊節而善之曰夫天保之祝其君也非真能山阜岡陵松栢南山其君也忠之極也非是無以致其忠即使其君如山阜岡陵松栢南山猶謂未至焉爾諸子之祝其親也非親能海岱喬松大椿白鹿黃鵠錢鏐其親也愛之極也非是無以致其愛即使其親如海岱喬松大椿白鹿黃鵠錢鏐猶謂未至焉爾故曰忠與愛奚有窮矣是以言偉而非誕事奇而不詭與雅偕傳可也已而東鄙之人暨諸大夫門人亦相與謀所為壽者諸大夫曰吾將壽其七袞耳門人曰吾將壽其耄東鄙之人亦曰吾將壽其悼壽其大耄蓋祝以不祝

袁良醫序

從弟子儒邁疾君友胃者決旬不下粒米余趣往省之頭岑岑氣息殆不能屬飲之水不踰匙輒吐出同氣之人環視而泣謂無復可為者矣有袁君者以醫事諸貴游得冠帶華於里中或

謂子儒易迎袁君於是君至問僅數語投藥一劑覺中結欲釋焉再投再効不數日而子儒強食起走謝諸候疾者矣子儒之門人某輩咸神其事謁予言為袁君重然予不能為袁君重也而顧深有愴焉比者吾弟子魯病癰瘡月而變作彼其袁君不在耶蓋子魯能讀諸醫經深解雄辯諸醫至輒奉手唯所指設得袁君亦不能用子儒平日口不讀素難手不弄刀圭有病一委於醫而功歸於醫命完其體二者其工拙有間於得失亦甚較矣故與其巧也寧拙予又聞之世人病反胃無起者起亦不若是捷子儒蓋遭事拂鬱其中而妻孥之間決之既不得遂已之丈不能忍故至此此得之性情失和者也及其解也當亦有性情適其和者而良劑會焉金之鑠於冶也投之以水則躍然鳴何者激其外也冰之欲春也不俟日而冥然化焉何者融其內也此醫所以神其技也子儒博聞強立無堅不攻其於斯義也思過半矣慎之自愛幸毋徒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十一

為倉扁氏煤聲可也

大司空鎮山朱公還朝序

皇上嗣大曆服首用登崇耆舊與之朝夕共治暨海內之材伏在幽逖淪廢者咸用器使庶位以充惟時鎮山先生朱公方膺先皇帝簡命視工河上河務孔亟績垂什九矣而羣見互異持新舊說搖之至今鈞樞在位者不敢一決於衷以報成事是為隆慶元年其秋歲運率由新漕北輸大倉而盈數視往歲一同今年秋歲運復盡輸一視元年而事省務集舳艫相銜千里赴期舟人興歌漕卒嬉卧蓋往歲未有焉乃督臣具以狀上大要議歸江淮而効不及漕豈以大臣為國家興建有所利益其常事不足較功能耶抑亦有說也公既息徒休旅冥坐府中無事因杜門謝賓客疏請病免詔不許未幾召還工部公復懇疏辭復詔慰答之益優以溫於是乎公乃不得遂其高矣夫以士遭聖作之運而立清明無諱之朝揖讓三五之塗即幽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十二

淪廢猶相援而進恐後時矧宿德如公利器
遠馭智畧輻湊如公勛業峻茂如公而不朝夕
帷幄以與元老可否大政施被當世誰能忍公
於是知公結珮而就列可刻期俟矣僕嘗私臆
謂士患無所操植信嚆矣又患其不通材古今
大都也操植者足以守經而勵俗而常患其自
扼於銜轡之間不如通言禮則規旋言義則
矩應其自握常虛而其酬物常有餘公平生結
髮立於朝以至今日游歷艱重而刃若新發於
硎數處膏臙而身無釐毫之染彼時何時有竊
國柄者矣眈之則誰不淪胥而公曾無若濡之
嫌拂之則誰不茹荼而公曾無及膚之剥其二
天官也屬冢宰公上直日多視部事日少部事
無大小一裁於公既仇公口瑕疵之而終不能
有加於公此其操植變化今世論材者所品隲
於公與公所自鑒甚明固不俟匹夫之言而後
定也顧鄙人家世近潛習聞河上之務時又廢
估墟里有人自工所來者數相過語且得公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十三

河狀甚悉墟里有人曰公自蒞工所蓋三離寒
暑云廬栖卑外服食於蒸濕振撼之區砥隸所
不能堪而未嘗有辛苦言鉅役繁興胥靡襍處
休作中程踐更不爽又時調適慰籍之人人出
不意皆自以為公親已用能以一御萬如一寒
而有重裘之溫暑而有突厦之陰怨讟不作相
忘於勞卒就大利益貽賴永永以與陳平江宋
尚書名字後先相照於鍾鼎旂旒之間謂淺鮮
哉司空在昔秩三公今列在六官夫率屬而治
各有攸局職序之常耳若乃扞難匡時結忠而
致主則大臣之義均焉職序非能囿也如以職
序而已是象刑之外舉無所矢其謨敷奠之餘
禹無拜昌言可也 皇上憑虛而言遲公公且
至矣即有論思宜如何置語今方內義安最稱
太平而兵氣銷奩物力耗困文武之吏動不稱
使公稟全材其於禹皋所陳知人之畧明試而
敷奏之宜必有仰當 聖心厭塞物願者此不
惟鄙人之言亦三司諸君子所為欲言之公而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十四

屬之鄙人者意殆若此矣

儀封葛尹序

都御史方公治河之明年遷大理卿去屆行則
疏其屬之材有裨河政者列狀 奏御如例若
曰臣奉使總河務值河決壞郡邑郡邑吏不職
者坐視其殺人臣一一按治無貸儀封今葛某
克備先事邑以無恐臣嘗廉其人有遠志才適
於用知而舉之臣職實然於是 天子下之銓
有注記焉儀封丞清源劉君引鄉誼寓書學顏

新萬城先生集

十六卷

十五

走使索言且曰葛子生儀封人儀封幸葛子之
見知於上也亦願有以效於葛子顏惟士之仕
也非其志不得行之難而獲乎上之難非獲上
之難獲上而無以塞於民之難若葛子者任未
及久也迺藩臬長貳及臺史若 天子之大夫
往監於中州者無不嘉嘆其治者而甄異之葛
子有一建白諸官長咸亟稱善也用一材幹
諸官長曰是若人耶得之矣去一敝政釐一頽
俗諸官長曰尹以為宜去且釐無尹撓也如是

葛子其獲上也必矣乃葛子令於民民趨斷於
民民服施於民民德無煩苛尹也而容豫之弗
要納尹也而憚信之恐恐乎其不得終為儀封
也夫上結其知下固其衷葛子之志其有不得
行者蓋其鮮哉然吾竊疑夫今之仕者其獲上
也文中之爾而得下也權使之爾夫釋誠言文
文鮮不敗也違道言權權鮮不謬也而仕者方
自以為皦然足以程世是其志將以民為憚以
上為梟封已養譽日不足也故吾論世不於其
民之驩虞也而於其政之實也果足以澤人不
耶不與其上之獲也而於其獲之當果易事難
悅意念一無所可動不耶吾自涉世閱人若右
執符而左驗之率用是得什九焉往公年方少
治華亭華亭最難均公為政數條一切宜之至
今後公者由其道則理不由則亂既以御史按
東省丞貳棘寺澹泊無欲人亦莫得而干也吾
故於葛子之受知於公也足以知葛子也抑人
有言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人視朋友夫

新萬城先生集

十六卷

十六

君子予未識之今官詹南野歐陽公世所謂大賢也葛子則受業門人者公數以母自欺教之則葛子之獲上得下也信非釋誠言文違道言權者其贈葛子言也曰子無求言於人求行之於身而已矣今觀世人贈言大率頌而無規予言盈千百未嘗一假溢於葛子雖然以葛子之才且賢用未什一固將琬琰所有思以自獻於清時雖師保必不以一能令自盡也而况乎毅然師保日臨之耶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十七

楊氏家傳錄序

士平居大率厭薄學官至以相唁或寧忍志於水尉羈縻之守而不屑於俎豆咕畢之事故是官在職多擲揄於輕少又不能去亦卒無如之何濟學正楊君則禮貌都雅音吐中律外脩厥職而中實亨於所寓上官咸嘉其器士訢訢服之在官數歲無一間語唯恐不得終為之師也此何以得於人哉君一日刻其家世之所蓄誥勅銘誌介於予曰其慕子文謹以序請予志

君之誼又得一閱其錄則遽嘆曰嗟楊君吾固謂賢也有以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君即不自失其家世而士亦罕有知者然丹雘沃澤之乘輝輝不可竟匿固如是耶乃為序曰夫先無所建固無以濬其源而流委或竭後無所承亦無以布其枝條而既其華實之用凡先人之情莫不願紹適拓迹於其後上者昌其業次者恢其志又次則亦隕其封植下此式微中替或至以顛隳汙蔑仰建其上皆係諸其子孫賢不賢非盡必於名爵之崇否也故元凱茂宗於世濟藏孫緝美於公族畢萬之後必大趙武得政於潛育卻缺佐軍於冀犇如以其名爵而已是西山之義以采薇蒙詆莽敖之嗣非優孟無由錄也則樂氏不償於曲沃羊舌不餒於越榭矣楊君信卑卑無所表見於世以吾考其前文及實其所行事殆若天猶有屬於楊氏者天人之際吾所不能窺其善淫予奪之義運乎無朕而揭乎日月常溢於數裔非可誣也往者少司馬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十八

公位不酬業業不酬志以貽厥子舉於鄉者二
人矣而一以天立朝未幾抗疏逝焉貽厥孫
孫又一再命而止迄今未有達者然由前以等
於後其光若愈傳而愈微由今以溯於前其實
則愈微而愈厚是天人之徵當在楊君不在楊
君則在其子孫矣何以知之曰今世烏有三世
祿宦而子若孫家無贏貲者又烏有少司馬之
孫而不免於謀食而仕者然則何用知其有楊
君也曰君栖服下位有達人之度既不受人間
遺乃又哀其薪粲思有以潤飾其先哲是先人
之令子孫也神明篤之矣或曰君有子甚秀發
當拓迹者其在斯與

贈吉泉先生入朝詩序

聖王馭統十有九祀皇輿載績九叙惟歌懸衡
揆世結羅構俊空谷輟白駒之歎在庭偉振鷺
之儀咸賓槩乎遠邇朝宗應諸江漢迺辛丑乙
月帝將握樞明堂輯瑞方嶽遠稽近紹則虞
庭有幽明之典循名核實漢道右殿最之令盛

世大舉固亦邁焉於是南陽孫公率所部郡邑
長吏以朝制也消日戒御驪駕且發同官諸君
義有贈言以頌執事下僚當操觚屬詞於後顏
竊惟賢牧分陝惠風久而溢流良吏共治二千
表其獨治民命國氣實維司之故有賜帛旌集
鳳之祥詔銘紀金笥之綬亦有被徵潁川受策
殿中固以加意元元敦固邦本願治之主何莫
由斯恭惟太守孫公紫宮瑰寶清廟重質晉石
厲其介操茲泉楊其芳波入平肺石何刑不祥
則釋之之無冤也出綰龜組無人不懷則召杜
之父母也澤既覃於在宥令必誠於前禽到郡
數月活者千人至誠動神兆於六夢煮粥續如
綫之生平反多骨肉之感春雉馴郊秋螾散畛
五袴騰歌叔度之來何暮兩岐徵瑞張君之樂
可支至其柔不茹剛不吐無知名無勇功希聲
山甫比迹元凱其殆庶焉夫迷職錫度大典攸
隆庸勲旌蒞詰王所尚若乃股肱見召露冕
示榮大則卿丞之拜其次車服之彰以公之賢

其臻茲典固其所也方將益廣六條日登九最
宏振朝綱策勲銓鼎結雙綬以陟峻階飛六綬
而遊廣路漸翼雲達垂光虹霓幽遐仰流前脩
齊矩以今視昔可以明矣

大封靜隱陳翁壽八十序

序曰漢人言命盖有三品然函和保度壽命上
矣後世說頗異究何也夫脩短數也予奪天也
積致人也數壽之紀也天造其命人演其盈景
山之栢鬱鬱也歷霜霰而不改柯易葉胎息之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禽千齡而丹萬齡而玄化垂月計蟪蛄時計朝
菌日計是孰予奪之也莊子曰吹呶呼吸吐故
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是道引之士養形
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為也夫人湛寥寥嗜欲
罕營慮者壽好生不忍者壽適志當偃仰自信
者壽是壽有以演之是積致者人耶然均壽也
有宜不宜故有以造乎天而人者無當有以致
人而天者禁之故有非有而居焉曰罔矯曰竊
困曰累云且夫生息也者相軋者也延促丁之

夫自聖賢貴祿不自解免焉則幸而盈其天齡
也者非辯智之期與又其有宜不宜斯得其壽
者豈不難乎予充郡貳守鄭大夫告我曰君亦
知夫楚有靜隱翁者乎翁少而循齊少長則盡
讀古書有資畧矣益壯始遊吳越間長名勝駁
駁有聲譽然韜匿弗自見也無何厥子朗溪公
始以進士起家歷官刑曹郎中拜充州牧翁三
獲封皆曠蕩奇典焉今年壽八袞矣携金紵紫
迎養治所凡人生所愿吉祥善事之會可不謂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再至者哉茲九月十七實維懸弧之辰某將醺
寮案衣樂繪圖壽焉某盖聞之君子表善以揭
義則攄衷以脩詞夫無文弗遠子其母讓矣某
再拜辭不獲乃颺言曰古人有言曰不知其君
視其所使不知其人視其朋友夫翁予未覲之
以大夫言盖髣髴云且以予觀朗溪者觀翁予
知翁審矣雖然以翁之賢知雖非有朗溪者振
飭騰譽之不失為懔懔令人也矧其隱不違君
移思於國璞發礦鍊不掩厥彩可謂非罔抱真

履一躡氣凝和不撓不拂可謂不竊鹿輪朱
服其命服備物頤神是幽人之貞而達者所至
榮可謂不累吾聞不罔者其生直不竊者其生
坦不累者其生遂是厚乎天而裕諸人者也翁
也如是壽胡弗宜矣

孫太夫人壽八十序

太母夫人軼度甲子以茲辛丑壽八十紀葆光
履泰於焉久視勿替永畀蕃祉乃歷莫計惟是
始爾乃陽月莫四生嘉風鬯協氣蒸葵辰曜祥

新西坡先生集

卷十

七

壽域肇闢時厥象器吉泉先生方綰珪組守南
陽南陽自貴公巨室以逮細民沐德飲義咸賴
以壽先生者壽母懷衷結悃跂足鼓喙而不得
一抒者不可勝紀也客有稱者曰夫蘭茝並芳
非風莫揚其烈琳石在御非扣莫演其章故玄
黃為貴不如昌言玉卮非寶兩貴析理今諸子
數文則質華呈實稿藻則雲漢易采放論則洪
流增澤曷達厥旨以臻斯極於時蕪山王子心
齋胡子南泉劉子皆僚佐義不可後再拜稱觴

致詞於前蕪山子曰南山有喬栢維檜矣亭亭
冬榮歲聿邁矣秘祖神苓緩我頽齡龜斯鵠斯
是以為朋心齋子曰雲之觸石亦既油油不能
崇朝滋液滂流迄用歲正氓以慰止庸以報之
訖訖孫子南泉子曰其祝維何千石是祿其儀
孔嘉珠翹翠第鳴金鏘玉童顏丹渥順豫以式
裕爾戩穀於是顏揖而進曰旨哉旨哉比物寓
類風人之緒也屬詞繹義博辯以喻風人哉且
大南山有喬其上則飈霰之所激盪潤澤之所
膏沐也其下則靈石瑰瑋據其左湯谷汨汨涌
乎其右也偃仰桔槔條達扶疎所性不戢是安
終始者耶夫泰山之雲其源深也崇朝而雨其
用裕也夫先生之有善母之善也故發具鈎而
憶區冶之辛也撫琮璜而思荆璞之精也夫善
莫善于兼濟如是則元吉有慶何疑乎若夫養
豫者自信自信者神適神適者氣泰不凝於物
乃遊於天收收穆穆無極為徒失養備者罔不
豫矣豫不自伸且適以泰矣劉子之謂養備也

新西坡先生集

卷十

二十四

夫故曰三子之言皆天下之至壽焉詩曰瑟彼五瓚黃流在中愷悌君子福祿攸同此之謂也

贈豐山孫先生轉河藩左使序

初公以按察使蒞河省也既抵政則攝柄總維展采錡嘉波決妬流關說媒託俾廢格而不行豪右淫雜褻魂而費息決大獄數十人心厭服期月之間七郡凜凜若風之被物物無不委焉靡則又鮮不怡焉得之矣而天子嘉其取擢為右使藩視臬也相埒者也右使視左

新南坡先生集

卷五

十五

又不相軒輊乃其專則右弗左若也以故人曰公為右使益涉峻階而實解憲擢公曰鉗且大丙氏之御也舍銜轡鞭策而不用而車若馬罔弗應之也是御之至者也今人知御者之不能釋銜轡鞭策而不知御之道固拙於銜轡鞭策外也且國家張官置職章執著明秩度咸布纖巨釐然何所非憲率而導之權又誰禦也于是日往事事流固多務大則會計次則簿移計諸瑣屑公一疏舉碩畫幽摘露發統輯其

大而綜核其細章程有則期會有時法徵有式期受夕發曹務無滯人無隱匿雖奸胥玩史首鼠狙伺而不敢一竊發者誠有以制之也乃今則左使矣而牽制弗專者今且專罔牽制矣其所統輯綜核又率總挈而要束之其所建置剏剔殆不又有大焉者乎或曰斯固當寧所以重公也重公以重河省也屬者晉鄙不靖河以外內趙魏之墟寒心者屢矣而河省者又畿輔右臂而齊魯之內屏也固有重於斯者乎比歲不登重有以大役任罷者未蘇喘者未定息耗之數未之有稽也邇以疆場之事戎馬驚糧外徃內給層見駢出一鉅十挈矣將猶廓革廓則廓矣裂可立形今之事勢又有迫甚於此者否乎且夫王者安內以攘外先本實而後枝葉今之聖明誠欲加意疆場必顧念函夏矣欲固腹心宜先河省矣欲必為河省擇置主守之臣則舍公又奚以矣故曰重公以重河省者此也雖然以河省借公耳公以河省得專也夫公剛

新南坡先生集

卷五

十六

大以為氣弘廓以為才卓犖以為識不吐不茹
無激無靡用是邁往勵振肅於執法則忠佞判
矣彰黜陟於銓宰國植植矣調璣衡於秉軸氣
候若矣厚積遠施用無不可者語曰日中必昃
操刀必割夫君子負奇抱異誠宜乘時措用也
今日大計方需公矣於是藩臬諸公以是質於
公曰嗟諸君子重予過哉雖然命我矣故書

孟中丞序

去年公以山西右布政使遷左使凡七閱月為

新西城先生集

卷七

冬十二月 天子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予
璽書即其地拊循之而三關者屬提督焉山西
在往時習先朝威震中國氣象廣大殘虜庶孽
未滋邊鄙少事將吏不怯敵氓隸不憚金革益
貨泉貝通利無礙塞資用饒裕耗乏路鮮以故
脩才高蹕之士展其所欲為士大夫斤斤飾約
友朋相告最即功敗有聞亦不肯眩名實以售
一時之為本兵持衡主議斷人功敗於軍前事
符合不舛即有眩則言者四起事端竟不能匿

人固無用眩為也頃者虜醜類蕃其邊民為奸
利日夜教虜候中利害處辛丑壬寅間至乃飲
馬汾陽嚮庭戶之內賴 皇上大化神明驅逐
出塞然虜既內窺遭創也淺始有輕三關意山
西軍餉往者舊軍食於本地之輸新增召募班
軍仰於內請今內發不能什三而省輸又多負
數也夫山西云者謂界太行而西以為國也其
土固半山石雜斥鹵包澗壑原隰林莽矣而又
西帶河北阻雲中也良田美疇其有幾何乃其
歲徵殆二百萬計則民得自食者又幾何此皆
大難間歲亢潦迭作困廩空虛杼軸不繼塞卒
枕戈而卧愁居懾處不實其腹宗人坐食溢於
額外不盈其算大吏慨息士有怨讟督過之且
不受況以出死力折強胡能哉此愈益大難非
但恒衆人唯智者亦謂難矣然竊睹公有不然
者公今蒞事纔三月而威立澤流令行若馳議
諫之士竭其忠言刻削之吏滌其往詬事省文
約功能輻輳此豈有窺瞰之精糾結之勞也風

新西城先生集

卷八

行焉耳故小臣言力中臣言材大臣言風各有
攸程不相能也夫風拂之而物靡焉被之而油
油焉不尸其功不示其用唯大臣能之故用天
卜而有餘假令智效一官行効一節長於寸短
於尺通於規不達於矩此以天下用而不足奈
何其能風也公為左使時僕承乏右使凡所務
持大體與公同政固已竊誦公言服公行矣公
凡所務持大體辯職秩不喜屬官條議便宜競
齒牙尤疾惡妨民之吏謂察車自輪始察吏自
民始吏不宜民雖百言百不聽不罷去不已故
比來不創一制不生一議日剗月剗法令積弊
不便於上下者蠲除之殆盡裁諸冗費汰疲卒
之濫瘦者而厚養列伍之人戒諸將愛護馬力
而謹稍秣之節而又秉忠赤抱直氣不為小禮
以自煩風我庶僚庶僚穆然肅然吏治承計日
起矣夫吏義則民輯和民輯和則民農盡力物
能阜通如是而內地不實不可得也疲濫去則
材勁者來厚養士則材勁者思為死冗費裁則

實用以徵如是而堡砦不繕游徼不厲戰守不
力不可得也此智者所為難而公易易者也公
自居陝迨今凡三詣治所舉單車行而自處冲
焉無所營慮或間屬詩文詩獨取二張焉謂寄
興遠摛情真三代而下最有風者無如二張也
今觀公所著諸集誠然察之政又誠然則公之
風信無愧古大臣者將以風於天下亦如風於
山西之易固不與智者爭事眩者爭巧而名流
天壤矣

夫以全陝地橫亘數千里八郡置鉅鎮環屏於
外提以上邊都御史而佩印稱將軍者四人建
督府以制之遣御史二人以按之猶謂其難乃
撫以一都御史豈不益甚難哉文武將吏賢不
肖廢置取決主客士馬金穀芻糗取盈宗藩食
貨取給雨暘災侵辛酸燥濕取調公儲發貯贏
縮關其消息徭賦均輸資其平準疆場利害預
其休咎信非法徵期會刻急操切所能一一辦

也往見此中人有言某撫臺某撫臺某有善有不善某兢兢不遑寢食以有為也夫必有為而後事功可占也而鄙心固陋疑之夫 聖朝法制綜微而括遠在內則謨謀諷議之士章章縷縷不能出其域表其外則宣猷樹業之臣舉其槩則足以名賢大夫何者彼其綜微故雖曲盡而或遺其括遠故雖畢力而難任也彼所謂賢大夫者亦惟守其畫一者與時宜之非有超犖踴厲自外於法制而一策其足者也且曹蕭非

勳兩城先生集

卷七

三

治秦者哉亦曰清靜寧一民蒙其力焉爾今秦視他方不侔不可以有為之也明矣醉而寐者俟其欲寤而一振之足矣荷擔百里而馳幸一息肩為快而責寡讓矣何至是哉夫章程期會刻急操切者可觀識也朝繫一官焉暮摘一吏焉不踰畧而責數事顧其屬有振矜之色焉若此者即得情亦羣材所能辦細器爾非所語於治之大也理大者不煩察微者不周人處日月光下燭鑑毛髮舍其明不用顧獨於暗處偵

人自謂神奇之矣若黃霸詰長亭攫肉之事此何益於理庸知霸相業不稱正坐此乎故知治之大者社稷器也先是嘉靖四十年公以陝西按察使擢河南布政右使行未抵關有使者奉簡命公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公返旆蒞開府僕與三司諸僚咸祇謁受約束退而相慶焉循往例宜有言為公贈而方祇役場屋未幾入覲道病還卧里中乃以踰年冬入關復謁焉退而相慶如昨居有間竊窺公政已成其務愈簡其民愈德其攝愈要其下愈戢官恪於職吏治於曹境內外帖然毋敢以譁嚮所為欲誦言於公者乃公固已臻其理矣口遂遂無以道也復憶公昔以名御史按兩浙兩浙稱大治唯不為鈎距驚搏以自炫且曰一節動百枝搖立殺以明威非人臣也已而提學山東最得士心至今十餘年士所擢拔登用無不出門下者其為憲使時亦不設智數而以嚴見憚今在撫臺則務持大體長厚古道不寵用順風承意

勳兩城先生集

卷七

三

吏而神蘊洞朗事至釐然於國計民隱必從久遠慮慮定則行亦不得置一語撓之今主上思用老成而臺省方虛席待公公往必以其已試有成者又措之天下天下蒙力焉非淺鮮也故器患弗大不患弗利九鼎大呂所在國重寧與夫錐刀者較利鈍哉錐刀者一錢可易而九鼎大呂不數見也於是二司者復相慶而俾僕屬之詞進焉

重脩石佛閣序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老氏自其教著於世後之為其言者燦於繁星浩平川海而微折乎芒毫要之其旨所實無為但一言有為則非其旨矣其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取天下無事而況於治治天下且無事而況於自奉其身宜乎其都碧虛爾其室清冷爾其動息冲漠爾其往來上下有無希夷之間爾為之徒者索之有無而不可得也宜思遵用其道求所謂若縣若存之術逍遙乎無窮之門冥冥乎太始之宅其下則宜

岩息而泉飲草木其食以從事乎專氣致柔毋勞毋拙之說此其超然也夫不思遵用其道而徒張其教崇麗其居處皆其教所不得為者而於以棲其體貌游其真靈功罪其司柄而曰以裨聖人之治吾惑焉其徒之言曰夫人之有善司功者紀之有賞有不善司罪者紀之有責華之以秩祿威之以雷霆其應如響也由是而夫人之眩其說者有一善則揭然以自表恐其不見知也有不善則曲文以求媚惴乎恐其即發而責之也嗚呼此又其教之所不屑言而不意其無為之旨至於多事如此而其徒方賴是以憑藉其居處衣食其業殆徧天下毋能廢焉何也蓋聖人之治亦無為也先德而後禮禮衰而政政失而刑刑而有不懲有不及焉窮矣窮而有不究不得不約之以鬼神故易著自天祐之以證善祥傳有神明殛之以懲不惠即其書亦已嘗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今人有善而不食其報與不善而逃其責者人必仰而呼曰天乎

天乎天何見哉由是而貌之以玉顏服之以圭
袞列之以部曹以張其教矣彼欲張其教不得
不振其司柄振其司柄不得不崇麗其居處使
夫人之遲其報者瞻依之踟躕之而希冀乎其
中曰庶有答我也而善益力逃其責也曲媚之
紛若之肅然有惕於其念曰幸我宥毋敢再也
而悔益深此固非聖人之治之所及使夫聖人
之治至於繼刑而不窮者則有在於此謂之曰
有裨可矣雖然以其所不屑言者猶足裨於治
則其所謂精微者可從識矣此亦足以見其大
也吾儒或言天或言上帝亦猶其徒曰玉皇云
爾濟寧石佛閣瀕河觀曰玄帝廟不詳肇自何
年至正二年曾一脩之迨我 敬皇帝之十三
年遣監臣齎金增建玉皇閣其後歲久剥圯不
稱伊始去年道士吳存禮募工復脩傑然表鉅
觀焉而一方之有求者相率而造將亦有如吾
所云者矣存禮磐石祈言為紀其績予嘉其秉
忠而能迄於有成因書此貽之存禮學老氏者

不暇扣其所蘊要之其言不外乎其張者

園志前序

已未冬予始投劾乞罷不報至於甲子中經六
年疏又幾上始有 旨許作缺養病里中六年
之中予在事者二十踰月其餘月則行役及里
中待報時也時則謝絕賓交惟侍家君之暇一
涉園中而已予既物外人矣又心境俱寂耶夫
物我一也我不能離物必離物以求寂斯心境
俱寂耶夫物我一也我不能離物俱寂而無寂
時唯夫物有撓於我者我順而弗逆物有適於
我者我與之適而同其趣既適矣益忘其所為
適既以忘物又以忘我雖日與物適而若無一
物者乃可言物外人也夫吾力不及此而為此
言者以吾心乎方內與身乎方內而心方之外
者二者其與天機深淺有間矣且吾所為適於
園者以園所有草木水石魚鳥以為物而風雨
烟月以為態此皆無向背依違於我而我亦無
喜怒將迎於彼是以欣然值之而適也故無得

宣之乎斯言

園志後序

園吾所適固矣及考其歲月自己未來往返秦
晉間歸時間一涉之唯壬戌之秋至甲子歲前
兩歲始常居其中林之趣吾得而適焉方自以
為心境俱寂若將終身可不興一波者已自鳴
而序其前矣吾今而後乃知言向者言之易易
也嗟乎行年五十五而始知五十之非他非類
此者不知也即知之不既晚與志園志爾而篇
中所附數者正以志吾甲子後至丁卯前者遭
值若此其視甲子春以前順逆又霄壤矣此數
事者吾於所遭值百分中摘一分焉每事吾特
隱括其槩輒費詞若此其視對其人事其事繁
省又倍蓰矣而况又百於此也若乃春吾哭吾
弟之如禮甫峻事焉其秋七月先大夫病自七
月至乙丑之二月夜未嘗不三更候也冬嚴寒
足盡創又咳嗽跼天躋地不知身所措何所與
諸瑣瑣應答調視之節皆人子職宜然難可論

新西成先生集

卷七

適不適者故不附諸志而唯以數事附誠有見
於人生清福之難三嘆美而不置焉吾即糲食
敝衣卑處誠甘之忘之而廩有餘粟篋有餘布
居有廣堂願於閑寂之適而不獲終歲保焉以
此易彼而不能也豈不謂難哉今年丁卯五月
服闋屬吾老友江君棄官至自秦予乃得與日
園居吾啜脫粟飯江君亦脫粟飯吾飲水江君
亦飲水江君曰留吾亦留吾曰去江君乃去至
互衣履亾形骸而皆不顧其家之急若相戀而
不能舍也非相戀也戀於適也時園菊茂秀盈
畝吾與江君踞坐石上江君顧予曰不清福乎
吾搖手曰勿妄言折福矣於是撫而為序

新西成先生集

卷八

濟英錄序

士所用於世非徒以其文也由世以文知乎士
則士以文應之時之制使然爾制文在國朝
蓋數變焉往時言文者病在根理則緩腐而窒
摘藻則纖艷而俳泥主見則膠固而絆經牽比
合則煩複而寡味乃今埤非不根也而警辭秀

發藻非不摘也而興趣妙吐主見非不一也而
詭細之謬黠比合非不牽也而疊屋之誚絕斯
其所為善變者哉由今之制無變今之文雖百
世可知已然其變蓋每先南而後北今南文溢
出克滿南肆本之師承專習家世漸靡北人則
家自成風人自立局得南文之清潤而勁辭不
枯得南文之柔澹而直氣不厲若乃各得其性
能咸出其天巧則臻極入微其成功一也夫文
汨沒於習見者不出其天巧者也天巧不出者
其性能未見者也故文必得其性能之良然後
造化在于神明煥發陶冶立而物象著機鋒圓
而妙應捷矣慎庵達先生治水於濟濟諸生聞
始至爭詣受學先生胥誨之再閱歲諸生躍然
謂得師晚也先生每命題令諸生文而一一評
判其次第繩削色澤之既乃彙其什一刻而遺
諸同遊者人一帙焉猶無倦意也先生以文雄
英歲擢俊科盡友輦轂冠冕四方之士而篤行
勞謙嗜義如渴諸生師之誠非以其文已矣又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十九

聞諸生始往既分生時輒相戒曰敢有非問學
而私言先生所者罰金若干衆必面折之乃諸
生迄卒業竟無一人肯以私言先生所者執是
則諸生異日往應於世又非徒以其文何者非
先生力也

舉業正學序

予弟學程者業舉子業既工且閑矣乃彙其所
嘗誦法已獲者為編請予曰茲以貽諸蒙士願
序之予曰古之為文者以質敷文今之文也以
文投質古之經義括義訓經後之經義義繁而
經蕪故義愈工而經愈亾乃今士習異尚剽掠
為章綴轆為什膚俚為旨關格為氣匪直無所
發揚恢宏經旨百一且不為有無無所加損已
吁弊哉故予每與吾子坐論未嘗不嗟焉重慨
之也往甲辰歲予語子以古之為文者歷數百
千言而子以予為知言越茲丁未予又以古之
經義語子知子愛有合焉於是可占子之進
矣而予也年與過日積舊聞與逝景日去也然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四十

未見有以予告子者告我予也日損予其日益乎曰是編何如曰規矩一器也而構理工拙異者匠石與時工殊其人也故大造之運也以化聖治之流也以變哲士之文也以意清嬋因乎塊靈卉因乎壤未嘗不因未嘗因唯子志之甚善

賀都督白樓趙公壽七十序

往者公以都督僉事出鎮上谷久之移鎮雲中居鬱鬱不得志上書 先皇帝乞骸骨許之乃

斷齋先生集

卷四

自雲中罷歸十有三年今年壽七十公之胄子謙齋君以公命承襲指揮僉事至自京而壽公於其堂於是所親知者爭持羊酒賀公僕又其所親知之最者亦往賀公謙齋君為具果脯侈宴好以饗諸客僕乃與客坐而言壽大畧言經蓋謂仁者壽云壽之為義受也仁非有能壽之者乃其所自為壽也仁者博愛曲成與物無戕焉物亦惟仁是與而忻嚮輻輳之祝頌之故能怡神而鬱志無所干於其和而以壽其身此其

為壽非天也彼既以是施矣其能母以是乎故以受訓壽客曰以君所稱引在他人所可矣在趙公所竊怪不倫也夫趙公者常兩佩虎符大將軍矣將軍自宣麻分閫而建牙以誓師也即謂退生為耻死綬為榮所將偏裨而下舉得齊一之以軍法其諸貔貅之士萬計隨麾所指赴蹈水火能合而不能離也有不如指即又以軍法笞撻割截之如是而萬人一心萬心一死用能摧鋒蕩壘課首功築京觀以為上第其道大率言殺而不言生主陰慘而不主陽舒此其言仁者壽殆背馳何止千里僕曰此正吾所以為公言壽者也客不聞殺以正殺乎夫仁將者時雨耳且敵之瞋目盛氣而赴我也謂必有當也吾拱揖而待之得乎師律不整三軍之衆一呼可潰徒汚敵手于泓之戰是已彼安所事仁吾聞公為將尚嚴明敵固已畏之進退齊一稱趙家軍而廉靜不剝削一毫甘苦與衆均士又依愛之如慈父母平時不妄驅使貪小利以生

斷齋先生集

卷四

彙不飾虛聲邀功級臨敵先計務以全師保城
堡為上尤重恤降人嚴制將士毋掩掠以為首
功以此終其為將未嘗遭一劓失一堡所招降
人口不啻幾千數督府上其功當陞一官且腰
玉矣屬有忌之者格其議公亦杜口不為理凡
公所乘機會及其自為剋勵之術皆它將所資
以取爵蔭厚封殖之媒而掩降人與掠道殣尤
為提計公皆薄而不為獨非人情乎袁鑒素定
斷不以彼而易此爾寧非仁者事與公守保定
時嘗被說逮繫者七年所與同繫六七輩如斛
山楊公晴川劉公訥溪周公諸人咸與公講德
授絕藝公於此際有聞矣彼經藝中所載何語
茲豈他人稱壽者徒以長年計衣食齒髮者哉
客曰善君不獨為公言壽而又為公言績誠第
若績當膺上賞今既逸上賞當抵上壽於是眾
起而三觴公每觴壽百歲公三酌之懽呼聞數
舍焉

三樓詩序

三樓皆在避塵園中正北高處半卷樓者是園
中舊物製特狹小予性不喜讀書貯書不多故
以半卷目之曰涵虛樓者獨寤軒舊基曰清華
樓者清華堂舊基易堂為樓樓其上而堂其下
堂則曰四我堂云清華樓在前簷楹稍敞豁用
以留賓客或時獨上眺四序景物下瞰河山之
麗雖隱見不一要之時變陰晴使然其於乘高
望遠意固在云涵虛樓視清華樓稍後垣堅局
固可避寒暑予所為偃息於中以養病擁膝鍊
藥存神非其人不與接亦堪携家其內顧苦岑
寂家人輩率不能堪也而予不改其樂清華涵
虛在園志已各有訓茲不著者四我堂予往作
園志時蓋未老今忽焉以老又病在九死一生
間莊生有云大塊假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今四我者吾以閱其三又強半矣
少選則四者皆周所謂四我求一我之彷彿而
不可得尚言堂且樓哉而吾方聒聒著論真妖
妄耳且我之有始終真確也大塊能制之固矣

彼大塊之有始終真碼也又誰制之是彼且不能自保而又安能制吾是大塊於吾寬親皆可得而畧也而世人輒感其假頌其勞悲其佚忌其息或籲之或怨且詬之不知其蚘處酖盆酖奚心於蚘豈不堪笑哉然吾以須臾之生作堂作樓又眊眊著論曾不少厭設有見於有我之為我固不是唯無見於有我之為我故我在我得而堂之樓之我不在我子若孫若賓親若等等人舉得而堂之樓之又何暇以有為我與彼

新兩城先生集

卷之十六

大塊較其始終成碼用是拘拘為樓材用盖一切取諸城宅舊樓而移之園於其落成也扣檻而歌命諸兒迭和序以是語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六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七

東魯靳學顏著

記文

郭氏世恩榮堂記

顏按昔漢氏誓其功臣文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夫數臣暴起田閭奮策攘臂自取侯王雖自謂亦遇矣然不一再傳小者耐金免爵大者國除其又下曾不數軒是何帶與礪乎今觀郭氏自唐祖元上下數百載間陵谷遞出鍾簾離蕩而絃誦禮教曾不少衰又代有聞人即非通位崇爵要之以道為位以德為輿若夏苑文學端齋脩節橋隱孝義雖載籍所列何以加焉語曰積善若長又曰種樹畜育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故先施而究則後裕必引植固者實碩濬深者委長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今中丞翁邁迹自身履和秉塞所在人戴若慈父雖光前烈未盈厥祿也翁有令嗣英英靳然是食先世報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故曰君子登郭氏堂毋

事披牒考圖而延促隆替可以自鏡矣作世恩
榮堂記銘曰於鑠鑠系枝條繇邇不斬厥澤爰
及後昆紹休適美方國是託帝用嘉績拓典錫
祚綸綍煜爚爚以撥日測圭考室昭我皇度延
除隆棟上凌倒景奠于旁魄層構維何抗文杏
梁桂榲斯斲葺之蕙蓋葑房菌軒霞倬電霍於
物奎章帝陟降只乃罔弗若作者龍見承者鸞
騫永忻嘉樂

濟寧衛指揮題名碑記

新兩城先生集

卷二

衛北視臨德南視徐邳當襟帶咽喉之地而提
數旅之衆為一鉅軍其設官則長帥為指揮自
昔能于官者代有其人而名隨世往無得稱已
頃屬楊君沂主衛事肇建斯典樹石衛堂之左
列今昔同官者姓名得若干人而備鑒戒風庶
儆焉乃以鄔君疊介于余為之題其端余曰知
務哉匪惟自振將繇振人也自我聖祖統一
區夏分王至戚大封異姓有功之臣以世世計
公侯伯而下則指揮也抗其爵以三品制之祿

視卿大夫雖其去公侯伯有間矣然辨賢用能
惟較授錢分間寄參督府被麟綰玉典禮則一
唯其人不唯其官嗚呼報其功至與至戚者埒
且二百年有優無替恩至隆也不知食其報者
亦有如至戚體念其所親者否乎欲為為之歆
行成之唯其人耳非有禁制之也不知其分間
參府而麟服玉章也者果有不私其躬亦如上
之待之不固其官者否乎昔王彥章武人也目
生平不識書余每悲之而好諷其言今習俗痼
人也雖識書者不免語之以名不竊笑則悠然
若春夢無涉休咎然不知夫名亦足珍也王者
握名之柄則雋傑為之役處士敦名之實則萬
乘為之屈今夫生而文吏持議繩之以羸宿其
爵祿沒而輿論論之史若志因類而飾其事頌
之至于子孫且有餘波非名寔尸之乎則茲樹
之石亦其一已何則懸鑑于市靡不照焉擊鍾
在朝靡不聞焉揭名于政事之堂羣會之案靡
不指焉砥爾前慮爾後形諸人反諸己果足畏

也雖然不亦有肅然警愾然圖者乎用是而同德比義以名相砥礪非和衷之誼所由出乎夫庶僚和衷國之植也家之庇也故曰匪以自振將繇振人知務也哉

吉安堂硯記

吉安端硯其傳不知何始厥面中窪而黝深若盂可盛二合旁缺蝕如蠹如朽株乃其底則顧澤然光凝然脂也是亦岱溜追蠡漸靡使然與或曰石性堅端于石又堅非數百年不至于是夫硯數十年閱太守若干人摧頽發墨又不知幾萬千也而漸靡于水吾於是識剛柔之用焉吾觀斯硯其不穿者蓋十五之一夫其不擇不辭不吞不吐以至斯也於是審弛張之機焉爰命箴人礪而收之用告來哲且重系曰嗚呼斯硯閱太守若干人方其視事揮毫得之于心而應之於手也公私邪正有太守不暇謀而硯知之者閱歷之間其公私某邪正有文獻不及載而硯識之者是可畏也夫故記

遊進脩樓記

夫昭曠爽塏所以攄幽鍾鼓舞詠所以宣鬱故睇縣沔者精悅矚虛舟者神飄非其精神易也其所託然也若乃達人秉化以觀物曲士負巖而抱困譬薄霄多逸翮之禽戴屋匪秉陽之族物亦有之矣仰觀玄風俯修前軌姬滿化國之凌瀛氏鈞天之享荆臺之樂無有牛山之泪法如或以棄世或以增悲斯其淫也 有明重熙天斗地奠侯土東德邁軸消疾伯叔渥展玉之溍公子符麇趾之禎索奇者發書於魯壁正雅者選文於梁臺擊輓麗士抽翰侍側繩樞下質分庭抗論蓋南陽多貴自古近而河間東平接迹比肩云大淵之歲月惟無射繚風葦節清霜戒寒滴水澄鮮而媚波百卉歸根而踈脫於斯時也可以脩盟結侶登高而望遠也於是 二王命宴手脩進之樓二史侍三子客焉 蕩陰綽約挺姑射之姿承休曠朗張庭洞之樂夫數子者固晉楚燕魯之產東西南北之人也而此

與焉斯已奇矣復茲玄桓雲阿槩乎太清文槐
珉碧迴矣絕塵回廊曲榭翳而無陽飛閣洞軒
曜如不夜錦構翔而若舉崇節凜其欲傾不惟
徵迢遙於謝詠美齊雲乎漢謹已也迺揚清歌
振悲竹有簌觴醒星列羽馳意不在酒盡歡則
已徘徊桂鑑周游組帷極目所眺凝神結想近
俯接畛則三十六陂豫麓奠焉遐瞥分域則七
十二峰楚甸峙焉井勝條分烟墟鱗次華果既
剥冬榮斯茂 二王曰美哉乎茲之為觀也樂
甚乎寂下客頽歷階而進順風而歌曰玩白雲
兮丘陵蓬蓬兮四興覽冀野兮無所肆憑虛兮
其升載歌曰驥伏櫪兮鵬翮翼遭時不利兮啄
豆粒厲飈驚心兮心動惻已而座客改容有懷
唐風妙靡不呈繁會斯屏聆流吹而增慨指遊
景以追歡固知夫競逐者之為惑而玄覽者之
為優也為之亂曰陳穉穉兮辭故丘弱雲鱗鱗
起夕洲怨丹華兮不駐我心悲兮無聊且舉爵
而酌躊躇四顧 二王稱善不已

建青柯坪館記

嘉靖辛亥春三月華山青柯館成華陰縣尹康
脩馳狀至曰縣距青柯坪蓋三十里坪其上
十里即迴板立絕非恒跡所躋已斯圖經所載
類削成四方者耶故遊者以青柯為極然歷玉
泉莎蘿而上既抵青柯勝且什九故言歷攬之
極亦以青柯為未始有踰者焉先是未有建置
率矜牙江交蒙翳所布崆嶺所踞覆而巖然立
而然然臃腫之與酢軫軫之為徒也是以逸朋
攸戾紫庭挹其流嵐勝蹟薄遊翠芬畏其多露
觴詠之雅淪謫野合綺釜之陳委諸黃茂雖幽
尚離塵無鄙干濤匏然脆質易侵殆歎于延陟
者哉迺已酉夏四月侍御古泉盛公始以檄脩
于是即秀神臯宅中靈壤託金顙之菁英締幽
選之體則因高駕輕夷砥崇燕臨雲置墀憑巖
老室林衡不夜而煙基落不謀而就曲執既審
百度與能以其上為至五楹中二楹堂也左左
个右右个其下為左廂一三楹為右廂一如左

布以延除周垣繚馬外為綽楔一而侍御白
山劉公題曰山峙河流云自是樓置夷曠開闢
容與坐有几息有榻眺有軾游衍有時徒馭有
節順朝晏之適寧人理之和達于象候之變則
斯館其惡可少諸既庚戌秋九月侍御古川程
公又出藏金若干為碑亭其後櫺軒焚燎崇節
堅澤一益所未備而是館為一鉅麗宏美者矣
君子至焉超然遠凝邈乎周覽大之則撫陰陽
之熙業察鴻化之奕緒細之則贊無欲之神襟
達有生之淑蘊禮席敞其秋度是情以制貞也
泰宇發其光精是智以境晰也間寢澄其湛寂
是性以區靜也又下見渭流洧瀉邑雉永麗如
縷如練如碁如豆彙象殷陳廉采蔽列不越一
布筵隱几而得之斯豈與夫背槁梧向虛齧涉
履荒恠叢哀與怨者同日語哉夫曠于昔始肇
自今茲斯作者創其端乘者享其逸矣後不干
時賞不輪衆則既有稱于下代又無惡于初圖
矣斯二者皆制作者之所難也二公于是乎賞

絕振古光照不磨有其舉矣可無述乎夫事待
言新表往以則來者言也唯大夫圖之顏唯茲
館結乎脩廼闢乎昭朗神明鬱屨其內烟霞吐
絢其側無俟峻築固已上參倒景仰出星河無
得而踰矣雖栢梁歸構凌雲研製或競高于尋
引或稱均于錙銖然皆託乎周原不遠人境囂
曠所較懸然殊焉是知清蒲充庖瑤簋麾可朱
草棲廂繡枕遠謝將人侔者不足而天然者有
餘也故能令人形精淡澹營憲寥廓蕩瑕滌穢
而鏡于大清斯其所為勝與若乃投分于巖穴
留愛于木石簿箴鑑而耽騁望崇欲以養目者
之所為也勤衆無已非時好豫析中產之儲以
施之顓千夫之膳以供之藻鏤連雲而疾蹙不
見也匏絲陳前而歎言不聞也斯先身而後其
民者之為也夫天下之事莫難乎其始始善矣
而吾猶懼其終之乘之者不善也則是記也又
惡可少諸或曰歲早與今時則官長吏人婦子
之祈請者必至于是以其消誠易徹而加籲近

乎既館焉瞻依一矣群情以洽又記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為風雨見恠物皆曰神張杲之記亦曰至其中者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審然則斯館為有據吾從而載筆記也不佞矣于是答康尹之意著為篇俾勒石云

仙氏創建石橋記

鄉耆仙公作石橋于馬家溝之上橋成而輿頌興未幾公之子以明經舉于鄉人曰甚哉天道之棧也胡不力善靳子曰否天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公知利物馬爾庸知天之必福善禍淫乎奈何曰善淫則其自趣馬爾適道者遵險而險遵夷而夷險多蹶夷多騁斯其自趣馬爾曰仕殉名賈殉貨君子殉道公商而賈者不貨之殉而捐貨以利物一橋成其捐多矣他事尤多類此捐蓋不貲也流惠愈厚則得于天者愈深庸非感應之一機與靳子曰否惠莫善於無伎得天莫大乎正羣於物者伎心形焉豐於歛者邪

念恣焉唯無伎而後心體大屏邪而後正氣協正以大天道也順天者天亦順之不以貨厚薄有人於此居善售官善賂克囊累橐而泥沙用之出其羨足以極其情之所欲為而快其育之所深毒捐則捐矣不祥日臻其躬此無他邪且伎故也然則公得於天者何也曰吾聞之慕其親也五十而不衰友於其弟也休戚不啻其身富蓋一鄉而降心行乞之人行年七十而未嘗加一言于眾教其子緝學篤行罄折循牆自內廷以達州閭無得而摘其過馬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既得於天又得於人後必有達者則是一鄉舉也固千里之造軌而江河之消者耶雖然作橋固仁術也不可以不記記曰馬家溝者在濟寧城東南三十里河之衝當徐淮孔道舊以木植漲輒壞公撤舊而新是圖易之石工材計三百金一切已出不以尺寸需人經始於嘉靖三十有四年二月成於是年四月銘曰與馬負戴履砥平出入無疾貽爾

靈至于百世今其徵公字朝用璋者名與石不磨視此銘

湖干草堂記

渚西負林為堂厥成予擬扁招隱請于家君家君曰見果臝耶仕隱一道胡見之獨耶且夫違世而捐務捐何稱焉小子唯唯退而識諸于是以為湖干草堂云里之人則相與疑曰堂距湖數里也而以為干也堂四放何弗有也而以湖也何又曰夫湖也澤而弗涸虛而弗溢兼利弗匱下于百谷其有取諸爾也非哉則又相與質于予予默而無以應也已而曰客若亦聞夫愚公之捐夫太行王屋乎彼其以形力言也彼以形力言者猶謂吾足以勝彼也而予不以形力不以視聽不以勞驚方寸所鍾神氣所通不疾而格無營而獲予焉往而不得名哉且予朝出而西矚汗汗油油洩洩迤迤喟乎若望洋而永嘆也者非湖也耶暮而延頸而眺蕩颿既降輕塵微颿龍鱗絡結若在目睫也者非湖上物色

與諸山耶一大海千里爾北視岱嶽跂予望也華嵩匡廬咸在可數夫子不以形力視聽勞驚也者即夕發而夕至之矣即予以予堂為海西為岱南為華嵩匡廬之精舍奚不可哉曰若是謂崑崙之東有堂一焉蓬壺之西有堂一焉將無不可已乎予曰嘻夫是則余所能知夫

鳳渚別業記

嘉靖丁酉予効病歸居餘于是營相里之村相里距城北八里有郵舍為相里舖村近之是以名舊矣予賀宅一區田數十百畝躬耕其中少暇即居古丘幅巾布袍鼓琴其上始予相地于相里也里之人若旁村人來就予語予輒就焉于是乃益得林生風土云里之人曰子宅左而轉縷縷南下者馬坡橋也秋雨時至則其下若巨洋其東阜然今可見者七巋然隆者三而濟故無山子夙慕登陟得是即以膏之既登陟益忘六為山不山矣又曰子宅垣

地形必下四時常沾沾潏潏然如者鳳凰灣也然
訊其名則莫解于是浚之四尺許得泉為方池
數丈因以為鳳渚別業云池上積土數仞可以
臺于是為偶然臺臺近池善崩後稍稍夷之且
就平其外為植柳桑雜果卉諸瑣瑣弗論中為
小林負林為湖干草堂堂其末為兩室左能寐
右玄晏前為廂二東泥爽三楹西迎暎如泥爽
又前為相里精舍三楹中林為亭一為蕪亭後
林為軒一三楹為吾廬皆別有記外為漫舍八
凡四十有五楹為堂一五楹為井三厥土惟壤
中赤色厥宜諸穀百華然視沃野下矣厥賦上
上故語曰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自虞
庭岐山後無聲焉方興家于諸形勝地往往有
是名輒實以跡豈其孟浪然哉予任冠即出于
世蹶馳無何而返然終莫獲志也予且有愧于
茲名多矣多矣

雪假山記

仲冬癸亥夜天大雨雪庭積盈尺焉越三日予

景而為山弗就也負牆而聚之又慮弗隆隆輒
撓且弗肖也乃除基趾蹈其上而禱幹于外寸
寸築焉其高可隱是夕寒甚厥明眊之堅美色
蒼矣揮斤飲刃刻鏤具體矣然乏自然又弗真
山若也乃又析為數十槎枒林立錯署而磊積
之簪合輻輳不雕不削象其攸宜惟其所值妍
媸舒怒無弗肖山者予固山癖也而又諳于山
即弗肖可但已哉遂導客以觀客又慨焉羨也
曰巧乎有道哉予于是作山記記曰楊子云斷
木為棋剋革為鞠亦皆有法以今觀之是山何
需於世也三集謀而後美視焉則凡技有鉅于
此者可責效于率爾哉惟文詞也亦然鎔情于
中和而質具焉故堅于澤鏤精于意匠而文敷
焉故協以縟然不有所也其何以文故曰無其
情男子樹蘭而不芳有其實桃李不言而成蹊
故虛以構實實以呈材以結情情以會神神
動而天隨慮中而機忘緣乎天真放乎天趣任
乎天姿即品有鈍銛而作無苦窳何哉其法具

也吁吾于斯乎有省臘九日書示需兒

蕪亭記

堂後即小林也其下多蓁莽蕭艾首霜予始掃除之既大肆力乃為基方丈構數椽其際茅茨覆之是為蕪亭亭外悉從荒故且以其上茅也是以名每春華秋葉遇風飄颺自簾牖入輒積盈几硯間又多蟬蛩雜鳥聲嘈嘈終日夜不止殆盈予視聽無非蕪者性頗安之苦不知厭也昔裨諶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予也則退而棲于野也而顧囂囂蕪然若是也將野固蕪歟雖然予不能於邑蕪而能于野蕪也亦幸夫蕪也亭也而予不與諸其蕪也嗟乎一亭蕪不克理也而謂予掃除大蕪雖予豈予信哉作蕪亭記

避塵園記

拙叟端居多暇喟然而嘆曰嗟乎之人也之世也吾于何逃哉吾將東往涉乎冥渤之津而東求乎無人之野而處焉西往躡乎閭風之嶺而

西求乎無人之野而處焉吾勞形怵心膠膠擾擾也者何為也哉安于先生聞而嗤曰孰謂叟智叟之往夫無人之野而處也寧能棄天馬憑雲氣傳羽翮而一息至乎將亦歷人境而後達與庸詎知彼所謂無人之野復有人焉又焉往而可乎則亦安用是彼而非此也哉子撰甘言以嘗世鼓臙行以啖人而曰有逃焉是以醴驅蚺羔厭蟻者也子知夫塵朝拂之而夕生焉夕拂之而朝生焉子將極力於一朝夕聚室而守之以求終歲無塵也得乎為子計不如處乎拂不拂之間耳於是叟芒然釋屣弛檐塊然返乎環堵之區居數年人贊不喜人詬不嗔視人若已視已若物視物若一其區也有水一灣有竹一叢有屋一間安于先生過而題其門曰夫夫也茲其為避塵之園也哉

樂饑堂記

吾仕而祿三十年又承先人遺澤口體之奉未嘗乏絕然亦坐是而鬱鬱不樂也乃慨然有

于衡門之詩求詩人所謂饑者以伸吾志誠使
吾志而樂在其中即三公不以易雖人僻我
徧謫我不顧也詩人之言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吾為之釋
有樂乎泌雖饑亦樂也非樂乎泌也有以自樂
寄情乎泌也賢者無不樂焉饑然後見其樂也
樂必饑乎饑而樂樂真也是故處乎鍾鼎而樂
馬有樂於鍾鼎焉則淫處乎蔬糲而樂焉有樂
于蔬糲焉則僻賢者之樂也與性俱生不受移
於時與其淫寧僻也吾築圃乎東廓也視洸泗
之水自東北來循吾圃左而南折而西與汶水
合漕閉則溢而上焉循吾圃右而北若襟帶乎
吾前吾樂焉因名吾堂曰樂饑夫水之在必
與在洸泗汶也吾知其同也吾之樂有同乎詩
人之樂與不吾不得而知也若乃吾之饑視詩
人之饑自謂弗如矣吾饑不如詩人而以附詩
人之樂不見冒與雖然吾于斯數來而不厭徙
倚而忘疲移日焉而忘食烟樹焉吾參鳥驚焉
吾辟漁父野老焉吾侶曰不乎簡牘耳不乎囂

誼手不乎觚翰口不乎是非心不乎利害優哉
游哉不知老之將至雖不日朽其腹其于斯義
不庶幾乎

習坎亭記

溪之東潛有泉曰浣筆始吾築室也於圃西乎
取土不數尺水浸浸出焉遂坎良中而泠然成
泉也眡浣筆正東直測其深亦與之等一日持
硯滌之滌已釋然而喜曰吾泉有名矣因名之
洗硯泉云其上率喬木豐草蓊蔚交加又於是
乎結茆而亭之題曰習坎以吾圃三面皆水而
中又為也有習坎義焉坎之義險也將吾亭者
以觴以詠以奕以壺以笑言啞啞則有之而何
取于險乎蓋吾嚮者之事於四方也既嘗歷峻
坂蹈懸刃溷變夷困讒讒警矣而於觴詠奕壺
笑言之未嘗廢也雖吾有以持之亦其端居心
勉強乎忠信者矣茲吾處夫林丘也日與世遠
以獨于觴詠奕壺笑言之從事也而吾無以持
之而忠信少渝乎其前吾恐峻嶮懸刃變夷讒

警之虞不在于四方之日而伏乎林丘之側也
可不謂險乎記以自砥客其毋謂吾迂

借山亭記

叟于拙園之隙構數椽而亭焉題曰借山叟宴
居豎子侍問曰亭奚山之借也叟曰凡林廬之
趕表之以峯巒介之以洞壑潤之以流泉乃足
稱也吾適家乎是邦達四境而漫衍無山焉茲
者亭成吾顧其東為古城之隈莽莽蒼蒼然榛
棘所叢而培塿之所結也啟牖而目之陰晴之
異其態曳杖而遊之寒暄之殊其候也夫可遊
可眺者山也吾于亭有得乎是又非吾有也故
曰借山豎子曰吾惡夫借也叟曰獨吾亭也與
哉宇之內凡有形者皆借也且若之有斯生也
庸非借乎若之生借造化之生以為生者也若
之神借若之形以為有若之形借若之神以為
用者也假而礪若之有賴若之用若惡得有夫
若凡言借者終歸于其主凡終于必歸者皆曰
借獨亭乎曰若是則夫子之歸有期矣胡不歛

酒且日鼓瑟而膠膠擾擾為乎

釣臺記

記曰釣一也或以名或以趣或以口實以口實
釣者世不知幾許人固賤目之矣釣名者寄跡
烟水之上希情鍾鼎之間手乎其具而心乎則
名或并其具而不持但持夫具之可以釣名者
或以不取或不屈必擇夫不近人情者而為
之具甚者苟可以釣雖以身為具而不恤也苟
可以掩世而無害於釣亦有所取亦有所屈先
其身而後其名亦為之可也夫苟可以為具而
身之不恤焉又何恤于天下矣斯人也曾不若
夫口實者之志定而一其業不以外物而易其
身者之為優也若乃釣趣者遠而已矣趣之謂
取也境有適而情投焉者也又湊也情有適而
境會焉者也緣趣而釣非以釣為趣者亦若名
者緣名而釣非以事夫釣者綸竿飭焉手不謀
乎其心釣餌設焉施不擇乎其地技無間其工
拙故毀譽不滑乎其衷生無資其饒乏故得喪

不縈乎其慮當其趣則脩釣餌以臨之盡其趣則投袂而起翛然而不顧與之語口實則均焉而猶夫人與之語名則啞然而笑噫古之有天隨子者其殆斯人之徒與

洸曲記

洸水蓋汶支流由堽城會蛇眼金線諸泉經薛家口而南分流而西負郭占其一灣焉故曰洸曲

夫園志者志園所有及吾得而主焉者也若乃吾不得而主之而得而有焉者則二水是已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志曰夫二水吾不能志其大矣東吾斷自孫村師吾得而有夫泗焉北吾斷自薛家口吾得而有夫洸焉夫二水經釣臺而南緣石隄而西出觀瀾口以與汶水合也則所謂官漕者也彼其中非仕鯨則商艦非鉦鏡牙纛者之眩于名則吳越滇蜀者之矜于利各有求者也吾且不得而置舟其中尚安得而有之乎唯釣臺以壯吾乃可以言有彼仕與商

者固未有厭鶯投寂鼓棹而一來者何者非其道者所謀且亦不暇故也故吾於斯二水也彼仕與商者既不得以共之是吾所與共有夫二水之所有者則唯二水之間行道之人罍師田父樵人牧豎豎馬而已耳然罍師志漁田父志穫樵人志薪牧豎志肥瘠彼其耳目日彷徨焉心日憧憧焉率欲虛往而實歸以務足其志曾不計牛後之為辱負擔之為勞沾塗之為苦而沒溺之為患也雖有惠風朗月清陰佳候之足以為娛非其志之所存則亦奚以是而為有無者哉乃吾則無所求於世而以日以年往來乎其中既不魚穫與薪與肥瘠焉志又不若仕與商者之有所眩而矜則二水之所有者非吾有之而誰有與凡吾之所有者有諸造化而不係於物舍之以性靈納之以神襟而不為耳目者之役既得以固有而人莫之我奪又得以與人而未始有窮雖欲不居吾誰與讓已自吾遊于斯也蓋數以問溪上老人老人曰數十百年來固未

有不以行道不畧不田不樵不收而遊斯者不以是數者而於斯遊者唯吾而因以占來固可知已且彼仕與商與數人者之有所求也謂足以善其生也假使吾舍吾之達以此而易彼焉而吾尚不顧則使彼仕與商數人者舍彼之事而從我以彼而易此焉彼將曰吾何以善吾止耶其必不願又可知已意吾不意吾不善吾生一至於斯也

竹林記

林在東園高不倍尋大不滿握廣不蔭畝容吾身焉而有餘坐其中冥心焉而忘歸止地不宜竹而吾有此正契予情他果木人乞輒與此不能與也人亦雅愛予而不予拂知予僻耶南中多竹子往來其間又久見有竹則往造之雖處蠻夷亦衝蛇虎排魍魎而遊焉坐卧之不能去無異在止地時凡人情與物少則愛之珍異之多則厭而吾獨不人情釋家者流遇樹不三宿其下謂不以愛而生緣也而吾曾不彼若吾間

竹能醫人使人不俗而不吾醫使吾不癖可哉

拙園記

巧拙之存夫人也謂非性生吾不信也吾生而一無所能凡百謀為無一不出于拙者拙則宜不拙則不宜出于拙則步不出于拙則不安竭謀而圖之畢力以赴驟然自謂適無餘巧矣然竟趣于拙也謂非性生得乎數歲而學為儒即拙於儒已而學為吏即拙于吏吏最拙又最久自始仕以至今無一日不思罷罷且隱矣即又拙於隱門庭之積糞日糜糜焉而罔寧也追呼之與酬馴獐之與狎謔隱之與接名勢之與矜此數者皆非隱者之所有事而吾隱乃若此焉追惟吾嚮者之為吏也日期以數畧事事而以數十畧自逸此數十畧者非民事有急即貴游且輟謝之不以易吾節然吾猶病夫數畧者之事也輒大慨息曰吾何以一官日以數畧絆吾身也彼其時視不得去其官猶鹿兕之勒其是鵠鵠之編其羽未足以方也而乃今則然也

非命耶嗟乎既拙于性又拙于命吾拙成矣
吾隱也以灌園為事園斥鹵無所收即又拙于
種植吾無所名吾拙於是志吾園曰拙園少進
則為屋葺茆而衡其門志之曰養拙吾既珍吾
拙若人世之珍其巧也唯恐其不至是安得以
不養乎又少進為堂堂以陶志之曰任拙吾無
柰吾拙何也任之而已矣又少進為室志之曰
夢拙畫之所為夜之所夢而不能造次離也又
少進為亭亭曰忘拙吾曩猶有羨于人之巧既
而厭棄之又既而巧吾之拙謂世人之巧莫吾
拙若也即百巧不易吾一拙乃今芒乎冒乎并
其拙者而忘之矣不知拙之為我與我之為拙
與魚相忘於江海猿獐相忘於林木賈相忘於
貨士大夫相忘於名勢吾相忘於拙蓋都與之
化矣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七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八

東魯靳學顏著

墓誌銘

逸菴楊公墓誌銘

按楊公始祖楊二公者避元亂自礪山徙家濟
寧生子從禮從禮生子敬子敬生慶慶生聰聰
有子三人瑛琇及公也公諱瓚字文玉童時有
孝行十六歲而喪親遺貲焉二兄者二分之而
不及公公一無所問乃自力作拮据蓄租殆成
鉅室二兄者顧弗什一若也既異業三十年琇
以官銀被逮妻孥累囚窘矣公自鬻產以償竟
免於理琇與瑛及姒氏也生而公資之養歿而
公為治喪具情文瞿瞿懇懇若弗及然即他人
有急以應之無阿疏屬唯恐後者或有宿負察
其誠困也則折券不責一文以至掩骼瘞殮非
以為生也而捐已酬物如甘飴醑此非其性
何哉公有四子曰士魁者早卒今其在者士基
府學生士彥士毅皆州學生三子自相師友修

幹奇氣有霄漢之志固公教誨使然抑語曰植穀得穀穉救得救公未敷其華而子其啜之實乎有一女適邵君楫亦先公卒孫男六曰惟耀惟乾惟高惟明惟照惟曙孫女三公生於成化己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嘉靖甲寅三月十二日得壽七十有六與其元配周孺人合塋於城北先塋之次實五月庚申也塋之前期士基輩以狀謁予予往聞北郭弗靖有寇夜突入楊氏舍執公士基與諸昆季爭赴公自分死矣乃寇服其誼也釋公以去此豈醴言猥行擇甘苦而後蹈者可幾哉矧予又習聞公誼至高者誌其可辭於是銘曰砥如其砥如罍如宰如禹如二靈孔妥寔崇爾祐君子式之曰此逸菴公之墓

處士江公墓誌銘

公諱湖字洞定庚子鄉進士東父也世屬籍濟寧州而隱耀弗宣故弗詳其系次祖福者娶於韓生三子龍鸞鳳龍娶於張是生公公生十三年而喪父踰年母又喪乃怙於韓既長痛其不

逮事父母也而事韓益篤事鸞若其父視其孫若其同胞與其所生鳳卒有遺孤公鞠而翼之為成人公古心一如其貌非其力不食非其家治不以衣足跡不涉城府士大夫憶之一見其面不得櫛沐風雨以沒其身終無他想暇惟招田父詣鄰叟摘蔬剝棗啜醪為歡人亦親之相與共醉不釋去東既舉於鄉東之二子又皆選於庠一日奉卮酒跪壽公且雅勸公城徙公一不為意第曰榜人理舟圉人理駕路雖異繇亦各能其事也已矣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卒距其生之成化二十年八月得壽七十有一塋以是年九月二十八日君子謂江氏之後必大必繇公曰不有璞也孰有琮璜不有推輪華輅曷從先也不朽其芳必不斬之光於厥後也孰謂天乎而非善之右手銘曰魯霍山其東原三十五里州城西江公塋此其與偕

姊張孺人墓誌銘

嗚呼孺人之銘不可已也孺人吾姊也分體均

愛四人焉今姊亡矣吾暨吾弟妹相顧哭焉彷徨焉於何復得姊哉姊生十八歲是為嘉靖戊子而歸張君廷臣君翰粟待銓者濟右室也父引禮公者配邵無子乃卜娶侯生君邵嚴甚珍其四姜而不樂有君引禮公不敢拂也劉氏者引禮公母也清護君君以成植姊固剛毅有先恭人風而窳身憂疾纖弱骭曲當人人意讓言至即遜謝及歸澣又不以言以故笞譴不及而兩姓終懽以保其夫若躬焉歸七年甲午劉氏卒姊與君喪之瘠毀蓋重有感云又二年丙申引禮公卒遺產三千金姊與君謀以其二千金散諸姜之家以悅邵而以其一千者資俯仰焉邵果安君而重德姊又十四年己酉始卒明年庚戌侯亦卒喪之如喪劉氏也先是戊申哭其五歲兒順祖吐血損矣辛亥又哭其十一歲兒孝祖壬子又哭我先恭人割痛摧慕無節居常忽忽如不生見履綦彷彿輒涕數行下竟瘵焉以死死之先數日自見恭人與其亡兒痛哉是

新西城先生集卷八

四

耶非耶積思極矣姊然力疾攬鏡自照矣其果有知耶其相從耶姊生四十二歲身經五大喪哭子四哭女四今其遺子裕齡六歲聘生員許秉女裕宗二歲聘許應元女女長適楊次適曹次適孫皆名門楊衛指揮茂實也姊慧多算知書而博觀之瀕危猶啐啐語家政及喪殯纖微事又佯屢奪其兒人從旁讐之曰吾豈雲吾兒者吾故示弗慈彼猶見索也今其兒果不解索嗚呼吾不為斯銘誰知吾姊為張氏婦難為者兒長解索母不得視吾所為銘亦幸有慰於兒也銘曰肝娥蹈波變彼未夫姊嬪作母慕母不渝吾哭母未已而又哭姊於姊柩何銘姊不死舅氏有言式穀爾子歲月寅其日酉姊其藏固而久

新西城先生集卷八

五

南墅許公墓誌銘

嘉靖三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寅塋許公先是正月二十六日公卒於鉅野縣張奉集之里第其子縣諸生近道匍匐走百四十里以鄉進士張

君狀至濟請靳子銘曰先君負隱德而無有聞於當世年未耆死於厥父之疾而未逮養於其子其若子何自非乞言君子耀於幽竈托而不磨奚及哉狀曰許氏先著跡虞城而世有河患國初有許真者任臨清州判官遂避地於鉅野安興墓家焉既徙今居真生良良生謙謙生奎奎生公公諱珮字天章自號南墅習先世業而又力事生作故家用益裕母高早世事繼母時若事高也而顧益謹公謙謙不伐尤悅士大夫士大夫亦咸知有許公者嘉靖戊申制詔內外庶人輸邊者予之官乃授公典膳而實家食日侍其父奎翁焉翁年七十八矣老病不時作公憂之至廢寢食致疾疾且革猶曰吾其不瞑乎吾未歸吾親於土也無何而逝得筭五十七爾配曲氏生子男二人守道近道縣諸生孫男四曰濟洛滄湘公謹厚者事親教子外無他營唯篤宗黨以時施予之即其里之人數百室無或忤者公死巷不歌春不相頃其里而致哀

於公是可以觀許公矣於是靳子以其狀詢之人人曰許公之行也信然乃為銘曰不虞其憂而憂其父之憂焉以死是謂得死子而思光其父之死也不文是以將實是以是謂不死嗚呼許公封其上而廓其中是唯公之宮爾子而孫也其無憂乎而翁

誥封太安人于母孟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四十有一年八月十一日于母太安人卒安人之夫曰主事公諱賢先安人幾年卒而有志安人有女德而貴葬宜再志禮也時厥子憲副君錦奉璽書兵備洮岷聞訃日夜奔三千餘里抵舍伏地哭焉摧毀焉數日始湯飲乃泣血述狀屬予志之安人者鉅野人父孟公廷銳母曲氏曲氏之始生安人也夢高冠人以盈尺玉簪遺焉寤而生安人七歲而曲喪事繼母翟婉順甚相安孟公已心奇其女而又善星數好相人遍閱里中兒無女匹者一日見主事公與語撫而嘆曰吾兒佳壻在是乎乃約為壻及期

以安人歸焉主事公家故貧安人勤力身執勞辱之役罔有厭倦色逮事舅坦溪公姑梁氏咸安其孝梁氏卒事繼梁氏益謹而室有崔氏者妬安人而數譖於柴詬讓日至安人置弗辯乃愈益謹已而柴大悔悟舅廉其誠也怒逐崔氏遂復和輯如初主事公倜儻多外交安人主家政自族姓骨肉僕婢罔不胥悅迨今五十年同爨凡百口無一間語擇師友躬課諸子學問以故諸子暨孫無不有成業者癸卯憲副君舉於

鄉甲辰對

大廷

賜進士出身

尋授戶部主事

未幾

九廟成詔封公如子官安人封太安人

憲副君奉

命監允蘓松便道省拜堂下公及

安人則首以清忠訓之曰吾不榮爾封而榮爾

能其官也君受教惟謹主事公銀章鷺綵優游

里中者許年卒憲副君以主事公憂歸服闋復

除戶部主事值南方用兵

詔擇才力之臣使

監募軍乃推君河南僉事以往僉憲非員外郎

中不授而授主事才之也有頃以冗裁家居二

年餘色養安人不復置念仕進甲寅忽詔起官湖廣僉憲而所蒞道乃在最西南陬君不欲遠其親具疏乞罷力止之君在湖憲者五年安人亦無他於是歷陞浙江布政司叅議陝西按察副使所至有治績謙謙語若不出諸口而值事當大獄勁老太阿不可撓此亦其教素閑若此也初憲副君歸自浙也屬太安人病脾乃為君強起坐如平時君察其有異復具疏欲上之安人曲辭不聽既乃大言君曰若不見胡副使事乎秋防務重徒戀不急赴設有聞上怒悔晚矣吾可當此變不耶第促往吾心寬即病起有日矣君乃涕泣往今君深引以為己責夫仕宦者誰則願爾然莫可如何則亦毋庸徒自苦責為矣安人生於弘治己酉五月六日得壽七十有四歲葬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主事公有子四人曰錦曰鈐曰鈺安人出曰鉞側室高氏出安人始生子多弗育乃為公卜娶高既娶高而安人有子三子又貴人亦以是頌之女

二人孫男九人若汶若水若洙若泗若沂若濱
若澄若沛若瀛孫女八人銘曰維德與年生封
死安有樂斯室詩不云乎有如皦日莫不願畢
而奚以戚

明故誥封夫人趙母張氏墓誌銘

夫人張氏濟寧衛右所千戶張公乾女也母宜
人展氏寔生夫人夫人生有淑質穎慧諸女儕
莫及即一言笑不易宗黨咸稱其貞靜焉衛指
揮僉事趙公祿有令子卿今都督公也少而英

新兩城先生集

卷八

十

異材志絕人指揮公方為擇配卜無如張氏女
者乃字夫人及適都督公其宜厥家都督公折
節讀書夫人時勗之有頃指揮公以事當調衛
卒嘉靖三年都督公嗣襲山海衛指揮僉事十
五年公自指揮僉事歷仕至保定副總兵屢典
禁軍進都督夫人咸與偕公聲實騰茂所至有
名功在金石然廉潔無染海內士夫識與不識
無不推轂焉者公既一意循國未嘗問家有無
而家政又肅以有夫人在罔內顧也二十年公

坐謗書逮 詔獄夫人携諸子女僦居京師囊

無餘錢自力作為公給餉糗綴衣襦教仲子理

冤狀 闕下時朝論已多右公恨不一朝雪其

枉會忌者又不當事事乃大白有 詔立出公

尋復其官復以都督點禁軍未幾再掛將軍印

鎮宣府大同夫人如例稱夫人焉公以戰勛當

進秩累爵矣然在邊庭久覩時事多牽制仕非

其志上書乞骸骨不報乃又累疏病免歸山海

衛三十六年上書乞歸濟就先人墓所許之遂

新兩城先生集

卷八

十一

携夫人居濟未幾夫人遘疾今年二月十七日

竟以不起距其生之弘治辛酉迨今壽六十有

二耳鳴呼哀哉今南北多金革之務 聖主拊

髀思用舊將而都督公益健善神采若三四十

歲人譽望不在元國定遠下即驚舉有日舉之

日即提劍出故廬又一意循國如前設內顧恃

誰在也是可哀已夫人有子三人曰完壁聯壁

崇壁完壁聯壁早世崇壁即嗣子緝學攻藝力

行古道能世公業者也夫人始寢疾至於屬纊

而嗣子躬調湯藥日夜坐卧榻下數年蓋歸室者無幾今摧毀殆不能支雖其性能非有庭誨何由哉予既甚戚之不得以不文辭矧予姻也而又奚辭於是乃誌夫人且銘諸壙銘曰貴以夫貴名以夫名而女德在躬相夫以成則豈徒榮坎斯封斯維永其寧

奉政大夫直隸河間府同知隅菴張君墓

誌銘

君諱天愛字季仁父易軒翁希哲祖翰曾祖純

新兩城先生集

大卷

十二

高祖玘距君凡五世成家山東為鉅野縣人其上莫可論次而世隱未嘗通籍君有兄曰天錫天福天錫始讀書為儒應選貢君之子曰以直從子曰以蒙皆能世君業充縣學生於是以張氏之門儒雅宏飭蔚蔚稱文矣君偉幹脩髯動有儀矩語默以時十四歲而遊縣學每試學臺輒高等授廩上庠君既穎慧而緝學益力學者多宗師之天性孝友事易軒翁及母王氏能怡其志處二兄敬而有恩家百口同爨無間語咸君

內政有以經緯綿密之也人以其難嘉其庚子舉於鄉凡幾上春官不第易軒翁強之仕乃仕丙辰謁選吏部除河間府通判實主糧儲君纔起家書生即親錢穀而能催科發歛公無匱憂私無苛苦稱舉職焉時三殿工起奉檄採石石窩草食露處與匠卒同甘苦以襄大役有頃宣大告急上命大司馬少保楊公往督諸軍公舉君自隨理行營儲餉君設法轉輸知畧輻輳百應不失即倉卒亦立辦大司馬以為能邊糧實弊數主者往往溺之君一一條除不遺纖垢至今遵其格而標履矚然人亦莫得而染久之論功有詔優賞予金大司馬復疏其賢曰一廉如水百廢俱興張通判有焉蓋名言也吏部亦以君獨勞調停之辛酉遷河間府同知君還內治大守荆南葛君雅好君郡政有疑輒相可否之出攝滄州事滄州事煩民弊幾不可為理君以節縮均卹為念不數月而瀕河州縣稱治者乃首滄州君亦以是悴損邁疾弗起矣

新兩城先生集

大卷

十三

嗟嗟惜哉君寢疾爲守往視君解中蕭然無羸物覆體一布被尚多補綴且囑葛曰脫見念爲某治棺當廉其值值弗廉弗能償也乃葛守顧爲備其事甚治曰吾友道然爾城中居人士民無大小輟其事而致哀於君謂天胡奪我仁父也維時甲子二月二十九日距其生之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七日得壽五十有六歲配王氏生以直其他載諸誌茲弗表表其大者此以直扶柩還塋其故墟而葛君實誌其墓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禮鄉先生沒祭於社君官河間九年剗煩茹辛至於捐體其在家政合同聯異不肅而成經學孝義教行業著有舉之血食於官尸祝於社謂弗允哉謂弗允哉系曰窮經飭行士之珍也抱珥弗售慨靡因也薄言售之艾而屯也艾也其年流芳愈延屯也其官流澤靡殫士慕者芳彼積徒山民沾者澤彼行徒軒既芳以澤爲蕙爲蓀通乎斯川塞乎斯淵其在先生曷虧曷完盍瞻爾後有穀縣縣在今一被在昔五

新西城先生集

卷六

十四

襦舍無留憤金有生魚於維渤解龔豈專譽永言吏則樂只君與生而鳴玉象笏華裾沒焉樹石圓頂方趺賜金有爛皇典照衢元臣舉最王庭屢敷先生於此屯與亨與豐碑允副辱與榮與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郎

中西嶼董君配安人徐氏合塋墓誌銘

君以嘉靖戊午二月二十九日卒己未二月二

十六日塋郡城西南祖塋安人後君四十有一

新西城先生集

卷六

十五

月而卒是爲辛酉五月以其年月日附於君合塋焉適子楠追述君平生乞言于吏部員外郎竹亭張君爲狀於世而又自狀安人之行以今年正月走謁予京師請銘按君諱汝瀚字子涯與安人俱青州益都人四世祖曰奉奉生翔翔生彞彞生魁即傑菴公配劉氏寔生君君兄弟四人董氏世治星曆堪輿之學而未有聞於當世君數歲乃慕儒術教之儒即誦書日記千餘言甫長遭傑菴公喪喪之如成人服除復緝學

益力當是時山東言春秋者有青州曹給事公
見君文深器異之以其經授君君乃盡得曹氏
學而復以其學授諸生至今青州言春秋者多
出董氏於是西士聞西嶼先生名輒慕嚮之甲
午舉於鄉乙未試進士不中遊大學師事司成
涇野呂先生士集六館者以千數君與同縣石
君琚數試數高第戊戌卒業歸侍母劉劉病君
迎醫調湯藥日夜衣不解劉卒君哭毀無時里
巷哀焉甲辰復試春官不中乃謁選吏部授南
直隸建平知縣始至即歲不登君一以節縮寬
恤為主悉除諸煩苛擾民者民乃生既乃為民
築石隄而蓄洩水利得田萬三千餘畝民名其
塍曰董公圩巨猾宗挾富結貴人而凌轢柔善
縣官多首鼠浮與之不則為所中按實之法君
為政務從簡厚而諸弊莫從生顧見義明決初
不為依阿慙以媚上官諸上官每品其屬首曰
董知縣董知縣云在事七年薦獎者四十餘數
語皆當實不溢辛亥春陞大僕寺寺丞庚戌比

厲內侵有議倍征民馬民病之君奏減三分一
而騎用亦饒奉 命市馬遼東立驗馬式革宿
弊還印直隸山東馬亦用簡直得譽甲寅六月
以治績予 勅褒美之傑菴公贈如其官劉氏
贈太安人而徐亦封安人尋陞南京戶部福建
清史司員外郎乙卯監天策諸倉丙辰催鈔淮
關咸有政便軍民而鈔稅顧倍是年陞本部河
南司郎中兼攝江西川貴諸司事事多而益辦
尚書公甚才之然尚多暇日則出遊諸名勝賦
詩若未嘗為吏者居久之鬱鬱思東土遂移病
乞歸待報數月 命始下已舟出淮即具朝服
北嚮叩頭祝焉乃發十月抵家君官凡四徙安
人咸從治所君性剛果而才又充遂安人則從
中婉諭之終其官未嘗以剛害於事者亦安人
力也安人祖弼仁至福建布政司叅議父經驛
丞有叅議風安人既名家子而又知學以故陰
教甚閑佐夫君發跡立朝所在有令聞而內政
益修其事劉安人最得其志處叔母徐暨諸姊

妣子姓下建僕御媵婢和平有風教可傳劉安人季子早亡有遺孤椿意甚憐之君及安人撫教與楠同為縣學生以下慰安人君歸青四閱月而疾作卒安人悲不欲獨生以是年寢疾閱三歲餘亦卒君距其生之弘治丁巳安人距其生之弘治庚申俱得壽六十二歲君少時志操甚峻謂遠大可立致然竟以不第為弗遇乃其蒞官勵行皆自謂無憾以至蓋棺而保完名君而有知其亦自謂未始弗遇也哉有子二人楠

新兩城先生集

十八卷

十八

安人李氏出其妾丘氏出妾劉者有女一而無子楠有文知書法試中禮部儒士孫女三人銘曰士繇文振吏以才舉君也儒師文孰與伍既宰百里有謹甚良惠曰父母而威神明為天子牧閑政以肅雲錦開闔碩蕃且育再陟戶曹出納蓋藏以莫不穀既治於庖亦善尸祝登高能賦大夫之淑人吏而家君鑒其足曰歸曰歸我憶先人冠蓋奕如省其墓墳於斯踟躕於斯宴語君亦首丘於斯泉處泉深壤高寧窳其宇

過者式之豐碑晤岨懿哉徐媛夫君是恫恐後其亡今也則從鸞栖豈單蕙隕猶叢托魄則然神遊曷窮翳翳宰木宿草芊芊予哭莫建而言則傳載銘玄石終古閱焉

明故中憲大夫弟子魯墓誌銘

君生於正德丙子卒於嘉靖甲子壽四十九耳嗚呼痛哉惜已惜已吾不意吾乃目視吾弟之死吾父中憲公今年八十有四而目視其壯子之死而二孤者又昧弱未成立也若君者何以

新兩城先生集

十八卷

十九

死哉何以死哉嗚呼吾乃忍銘君君諱學曾字子魯生而英敏七歲能匹句客有試者無難易輒應聲酬之十三而屬文出奇語老成者嘆不及也丁酉舉於鄉甲辰第進士未幾疏病歸戊申起授潁州知州辛亥遷山西平陽府同知壬子丁先母恭人憂乙卯復除鳳陽府同知尋擢知鳳陽已未以禦倭功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兵備尙嵐君有心計讀書不務記誦以超悟獨見為旨即醫射音樂奕象咸妙解出人意表談言

唯玄理則抽訓忘倦視世務蛻如爾故其為政
一以寬簡從事曰民樂吾寬吾樂吾簡足矣苛
嵐時遭不年遠備益大弛君極力經畧塞卒至
煮榆皮柳葉啖白土而無叛者以君在故有事
忤御史君急持不肯下吾馳書諭之君曰吾獨
非憲臣且安所置黃紙哉竟不肯下御史御史
乃劾奏吏部覆議調君官而詞旨實右君君拂
衣還卧里中日侍我中憲公願其志築僻園自
謂終焉然君以剛毅卓邁既多自負而見銅清
時又橫罹口語氣益鬱鬱不得吐乃竟以是死
嗟乎天乎吾誰之尤二孤者曰霍曰雱吾將維
持之然吾衰慮不克副益悲苦矣銘曰嗚呼君
也天既才而天抑之以昵其身也後吾而生先
吾而死胡五乎云也君也奚之而吾猶然其獨
存也有耄在里有稚在庭有娶在室胡釋此而
孰與鄰北原有阡而膳其土而甘其泉昔在壬
子君有妻孟實先厝焉君嘗謂茲丘之形鳳凰
翩翩我往徂之負岡抱渚左右翼然今者卜吉

四月廿五從君初言民莫不穀君獨罹災親賓
具在君往弗來白日畢照君也潛埋轎車空返
嗚呼玄臺

誌
誥封中憲大夫吉安府知府先考合葬墓

公寢疾不肖孤跪床下受遺令曰後事百從約
慎勿令世儒文我為也孤既不敢背第念公負
才志間世不遭功名之運民焉同庶衆以歿又
不一言以藏諸窆孤安能忍按靳氏世家齊寧
頃備倉碑有靳克已克皇者元至正間人族衆
所收戶部民田曰靳景珪者洪武三年人又有
稱五公者皆莫知為何宗出所可知者孤高祖
文祥公麟生廷謙公禮禮生宗鳴公鏜鏜寔生
公公諱顯字孔彰生而警捷材武絕倫十五歲
為父報仇扼豪公子於市手格之一市人莫敢
近豪大屈服乃釋既冠娶先恭人田氏始折節
為禮容益壯遊京師客淮海應詔入賞拜散
官諸散官見有司輒奴驅使之又數撻叱公至

顧改容禮即盛怒公徐出一言無不解者州有大役官僚皆走匿民邸中公挺身出方畧得濟者數四而公又無折損苦人以是服其能正德癸酉生學頴丙子生學曾咸教之儒嘉靖乙未頴舉進士丁酉謁告歸築居城北之相里有地曰鳳凰灣公自號鳳灣由此甲辰曾舉進士已酉以頴官滿有詔封公江西吉安府知府母恭人壬子先恭人卒庚申曾以山西按察司副使罷歸甲子曾亦卒公哭之慟焉踰月遂遭疾

新兩城先生集

卷八

三

碻鹵下澤沮濡之鄉人所棄者公賤值而墾之且墾且買且曰十年期一熟一熟即大償惜乎公志未酬而疾作疾甫半歲而地蕪穢過半人有攘奪者矣費多軋沒矣屋荒落租不入矣追呼者囂於門矣不肖孤曾不能強力爭即爭何能為固自知才畧非公萬分一耳此固可以識公也公凡所綜畫皆自出心力不假一僕事集如蠅不踰畧而酌之人筭利害率反覆公一謀即決即居其利未嘗學書而諸瑣務皆手自紀載點畫端朗談議設策皆暗合古法殆神異非恒品人也惟視莫肯下物至教孤等則一以謙遜為旨處骨肉初不為兒女態而匡飭振恤一不使失所每言及先太父母輒泣數行下且語孤曰若等有名位於清時汝太父力也則又輒言太父陰德事數種邇時海內多金革之務孤兄弟嘗言於坐中相難不能決則以質公公弟曰非吾事又未嘗親之何從言也若等即言勝亦未必中爾孤兄弟乃相嘆以為真用世名言

新兩城先生集

卷八

三

語曰千人英萬人傑謂我公也英傑非哉固知
世未嘗乏材材亦不盡用於世今所謂材科目
間人也往先恭人卒也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樊公銘其墓公遺令以今年四月四日啟壙合
葬焉期迫矣故聊述其槩若此方琢貞珉俟名
筆為表傳令勒諸墓道令天下後世知有我公
於是孤言為不佞也公生於成化辛丑卒於嘉
靖乙丑壽八十有五歲子男二人學顏學曾女
二人皆恭人出孫男五人需雷雯暨女二人顏
出霍雯曾出曾孫男一人于衮需出

贈御史王公配贈孺人李氏劉氏合葬墓
表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有 詔贈故處士王信文
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妻李贈孺人繼劉封太
孺人信即公原籍山東平度州人字守忠始祖
某從軍隸濟寧衛生高祖榮榮生寧寧生五子
曰宣者始家於濟寧州餘悉居平度勿徙如故
宣配唐氏以成化乙未二月初八日生公次生

曰閏閏早世公先娶郡人李智女事其孀姑唐
殊孝愛家人內外咸贊其盛生男曰漢曰滄以
正德辛未七月卒公乃再娶於劉劉故名門有
懿範生子曰湘曰江曰洧湘即竹陽君舉嘉靖
乙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再踰年授山西道
監察御史公及兩孺人之貴皆自湘貴推之也
公少時業儒無以為養遂棄去力作轉販已家
用乃裕唐天人甚安適之唐寢疾及彌留殯公
調視哀毀無節感動里閭族叔鑑者嘗屢暴公
公委狗終無以加於公鑑歿公乃治為後事特
厚轉販時有太倉某商以錢數百緡來易銀而
自誤下其算當折錢萬計商殊不覺去公復握
算覈之曰商悞矣寧堪幾折耶急躡歸之商乃
寤至感泣其諸與人解難捐身好義不校大率
類此然以少儒也故終身好弄書策尤精曆術
陰陽之學劉孺人者佐公內政尤力益得唐夫
人歡唐歿時曰吾無以過人吾一兒而兩賢婦
吾有後必矣言之後幾年而御史湘生嘉靖辛

亥八月二十日公歿距其生得壽七十有七
孺人既葬公如禮乃益飭其內政督諸子孫男
女各力乃業敦尚行義視前子無異已出前子
亦各自以為親母不啻也尤加意於諸子孫讀
書者必手治膏燼果舖日雞鳴至半夜嘗以其
身先後之故涖卒成名洵緝學待時竟大王氏
孺人有力焉二年予自太僕召改光祿卿與竹
陽君同立朝慕竹陽君內精理而外示冲退反
之躬未易學也屬貴州巡按任滿當代 上命

新南城先生集

大卷

二十八

御史湘往予聞之走白御史大夫王公曰湘母
老柰何使懸慮萬里大夫曰次及則及之吾亦
無如湘何也斯蓋他人百計預為言者而竹陽
君曾不言及悶悶焉往過里則孺人者故示強
食健善以慰於君時促之束裝且曰若不速詣
代不念彼當代者獨無父母乎君不得已肩涕
往受代顧獨念孺人不置至病始 上書歸抵
家而孺人亦已病有時相見歔歔久之乃母子
完好矣謂神明啟祐之非虛哉今年八月孺人

邁疾竹陽君日夜侍匪懈孺人念洵一見九月
二日洵下第至歷下七日乃屬續孺人生於弘
治庚戌十月二十七日至於卒享年八十一歲
子五長漢義官娶趙慶女繼娶秦鎮女次滄後
公三年卒娶蕭貴女次湘即御史君娶姜蔡女
繼娶庠生宋信女次江武學生娶蔡子明女繼
娶扈思忠女次洵郡廩生娶鄉耆白燦女女一
適李英子豹孫男八女七用楫娶聶貫女漢出
用梅娶姜侃女女適劉朝用子汝松俱滄出用
霖郡庠生娶庠生劉煊女用極聘給事中劉不
息女用斐幼俱湘出用杰聘庠生楊浹女女適
義官程釗子道享次許聘儒士張問達子賀俱
江出用材聘與膳李銅女用楨幼女許聘府同
知趙至子寵次許聘官生靳需子于衮次許聘
知縣郭汝子一樞次一幼俱洵出曾孫男女共
五人用楫者女三用梅者男二煥耀往公之歿
竹陽時為諸生塋未有表為歎及時將以啟塋
以孺人合塋禮焉遂走幣狀詣都下以表見孺

新南城先生集

大卷

二十七

且曰孤先公孺人有善若此孤之歿又不忍文
非公其孰憫焉予乃為表之在法宜銘其壙在
濟寧城西少陵陽村之原塋以是年十二月
十三日銘曰茲惟幽墟誰秘其光而舒耀發祥
而輪蓋交翔而駿奔鏘鏘曰掩三靈作瑞斯邦
士繇一介以元厥宗矧也條支縣縣嗣慶岡如
宰如神圉攸憑豈埃銘章

楊公愛軒墓誌銘

公諱思仁字尚德世家濟寧州生於弘治十年

附錄先王集四十六卷

二十八

閏十一月十一日卒於隆慶元年六月十二日
得壽七十有九以是年九月十九日楊氏有舊塋
在州城南曰郝江原者葬其先動之君以上五
世兆域且盡公有弟曰思義字尚宜先一歲而
卒乃卜塋於新肺之灣自為一祖至是公之子
又卜於城北三里營塋公又自為一祖凡葬皆
先立祖祖無兩者濟葬法率然也楊既茂祖族
而子姓又繁若此固宜公蚤嘗學問有至性事
其父母愛慕之至終身篤行約已一依於厚自

內庭以達問黨未嘗有一忤語亦不妄與人嬉
譚晚歲益豐於財盡其息布諸子為賓師筆劄
費雅善施與有田在班村歲饑舉村賑之今其
人猶見德君友愛尚宜不啻如其父在時尚宜
亦愛而敬之如其父而兩房之子又交相愛敬
如一父出也公之子九人曰江潮澄湛河溢瀟
汲溥尚宜之子四人曰浹沆海洪咸使業儒治
一經一門之內巾舄鱗比弦誦相聞德相勸業
相勗郡省之間尚有他茂族而如匹者固無兩
附錄先王集四十六卷 二十九
然興起而督植之者實自公始云公嘗輸貲知
印歷事冠帶矣而不肯仕也貨殖之家仰有取
俯有拾孰能為祿且舍之而推而弗就又孰能
有子十五五盡約之儒以責旦夕不可必之
效此誠有踔識獨慮難可與時流者語哉公娶
於張為知縣玳女側室二咸有出女二人男九
人江出以旂伴姐潮出以文以名以善澄出文
衡文範四姐閨姐湛出遇春河出倍姐溢出公
功銘曰謂公是耶弗祿以官謂弗是耶故哉而

冠猜水成關蛟龍生馬有士如林為世璵璠仕
乎弗仕孰敢輕軒嗟才非難植德為難德也昌
後若往而還根深幹偉基厚塋堅荀龍表漢竇
桂蕃燕蓋不以彙而以其賢維愛與敬匪人而
天楊氏之興豈必貨泉沃野維赤肇闢華阡公
乎以歸送者嘆言豈不仕儀五鼎旋頒成此玄
銘有待 皇綸

隱君正軒楊公墓表

君以嘉靖乙丑冬十一月十七日卒葬以丙寅

新西坡先生集

大卷

三十

春二月有子曰浹曰沆曰海曰洪浹沆皆郡學
生既襄事則相視泣曰吾大夫者善足於有位
矣乃無階而位而又壽未躋中以黯然幽壤也
比吾諸子中幸一階而位以徽榮於地下焉河
清可俟乎聞諸墓有誌有表誌諸陰表諸陽庶
幾吾大人有善不與夫黯然而同幽也諸子合
詞曰然於索言於僕甚懇以固僕謝絕鉛槧
者十餘年而諸子見索者殆踰四年於是乃撫
望雲先主誌中語而表其大者於其石君諱思

義字尚宜生於王德戊辰距其卒享年五十有
八曾太父景高太父鸞父震字動之稱動之府
君云世以右族著里中配牛氏生兩男曰思仁
字尚德者君兄次即君君十歲而牛卒喪之如
成人禮焉繼母陳又安君之孝無間於所生君
既長娶於徐相敬如賓久之徐邁疾乃置立側
室王氏府君嘗病不食君亦不食復常乃復常
既府君寢疾君與兄日夜侍至萎悴不替如是
者踰三月府君卒君哀毀幾不起徐歿時君尚
壯顧獨念徐乃不貳醮君家自動之以來益以
貴著再傳而兄尚德恢其業君少兄幾許而父
事兄以至白首且歿諸務無大小出入言語一
以兄是從尚德亦篤愛之不啻其手體尚德有
子十人為郡學生者六餘子與君餘子無一暇
逸者亦皆兢兢儒業此十四人者自相師友切
劘同舍不窺外戶歲時自拜其家庭外唯揖官
府謁學官禮祠墓始一出出則大者鴈行小者
魚貫衣帶襜如巾舄襍沓不假擯相于人間諸

新西坡先生集

大卷

三十一

生相逢一座語間此經彼史言古則古言時則時諸生多傾心下之此郡之人皆多君兄弟之能教其子也向使君兄弟有一遺言則其家不益家益矣有一見利而不務遠計則其子不盡向學若是君卒君之兄慟甚踰年亦卒予銘其壟時亦語多及君君之誌又曰君性行寬重內剛外和寡言笑不事嬉遊世間一切機竅籠絡之態非獨耻而不為亦天性所不能為又敬其二姊亦如其兄而振其貧舉其後事以扶植其孤至於睦隣讓衆雖侵暴不校皆其性然其不為之隱君子與諸子力學守道正應世需為君擢隱發潛光大日固有不俟予言而揭之以日月者在也其諸子息姻婭世閱諸事一見諸誌語多不載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八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九

東魯蘄學顏著

祭文

祈雨文

嗚呼旱既甚矣人情恒懼命無所恃夫其望神也殷則其歸咎也重矣守惟責躬引罪致虔於神爾雲雨動息非守與也且夫守職一方之政有便宜於民者弗聞於上而不敢行則衆將目而嗤之曰是俗吏也迺若雲雨動息神之司之亦如守之必聞於上而後行乎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况乎陰陽開闔固專之得行而不肯行與不得行而不行者其幾殊矣嗚呼守之默念而仰祝之者今數日矣其帥吏而禱之者四日矣將竭誠再禱期以三日雨則利不雨則害利害禍福唯神擇之予言不再尚鑒

謝雨文

某等受命於君治人事神人理弗暢則以神聞維昔恒暘衆維神咎越既有秋不謂神祐夫施

於不報者神也用而不知者民也某等享神之
休而不知其功而曰事神義已疏矣茲者雨澤
沾潤豐穰可俟衆庶鼓舞曰唯神賜某等拜手
臚詞用宣衆志唯神終惠迄我歲康弗亢弗益
唯神施張

祭吏部尚書周公伯川文

維公湛雅淵英含貞苞粹辰緯發精龍鸞比類
豐藝多材硤硤逸致分珪金籍簪筆黃扉出鎮
戶嶽入握樞機毗贊允副王路載熙既承簡

新西坡先生集

十九卷

二

在展也冢宰任隆百辟聲溢列家庶方咸穆中
興可待象物方臻蛇識告灾皇窮弔鑒國紀是
類羣情恒動冲旨告哀嗚呼痛哉孰生弗榮
公曰令名孰生不匱公曰盡瘁圖芳鍾鼎表德
旂旒叢蘭挺耀奕葉貽謀昭明高朗如公奚憂
某朽質莫彫錚錚布振公不遐遺施恩踰分借
光未景含滋洪潤上軫國傷下凝私憾爰脩饋
奠載薦犧鐔籍用可重明信寔存神光烈烈庶
聽祝言

祭太僕劉公文

惟靈瓌材勇挺英標夙就關輔掄碩南宮薦秀
蔚矣巨儒褒然孰右職毗喉舌譽妙氷衡執銓
揆士簡黜稱平羣枉斯拔衆正以能明明帝綱
論資晉秩卿貳之良案服有奕天厯颺聲園人
競力世事觸膺君子拂衣乃返初服不羈危機
南山佳氣少微晴輝道不協時位不究施宜邇
遐齡界於永視孰謂古稀先生其逝嗚呼騰精
列宿委體自然哲人雖往不朽者言道不以位
壽不以年哀哉群情匍匐其尸非公之痛其誰
宜為洋洋在上庶鑒予私

新西坡先生集

十九卷

三

祭鎮朔將軍白樓趙公文

是春之半我歸自京視公於寢蓋三四行賓主
接席坐語世事間及宿歡躍然以喜予謂公健
當復尋盟公曰有諸其惟來生嗚呼何知即此
永訣今子號權九原曷徹書來訃我我情酸辛
含歛弗及謳緋無因唯帝念功國有典常
綸言載賁神宮考祥哀與衆同而榮則殊矯矯

將軍武臣則模嗟公英氣何生何死握手平時
有言甚偉茲也蓋棺不愆於詞東亭書壁公其
踐之顧我為何潛然不已咸有同哀唯公令子
曷展我私馳伻東赴牢醴具陳公其歆顧

祭劉隱君文

於維先生潛德有煒抱璞韜光移忠令子金閨
通籍青霄決起國有今章華封是擬詎期冥漠
歸神元始倬幽遐祉遺榮若綏鄉亡著蔡家失
怙恃其誼切通家禮敦官守含臨弗及匍匐寒
後白茅洞酌文疏意厚明神在御昭假如右

祭黃秀才文

曰蓋嘗考六藝而得天人感應之故靈若符契
矣何君順脩而報之逆行淑而厄其際耶君有
懿父作牧濟土手援水火置民乳哺旄倪載之
叩心彼蒼報我那君裔世其昌夫何不然事乃
大左愚智駭嘆天乎則邦嗚呼哀哉或曰君善
數奇命理攸植也力善而少報積善未極也以
未極之善櫻數奇之戾斯伯奇所以顛躋子淵

所以中厲也惠允邦君天豈遺斯曷觀其後厥
道遠而所可悼者君隨逝波泯然物故衆庶同
科齋爾英志永閔世寶室無弱孤堂有衰老因
君反覆於世孔閱或悖而遂或道而劣聖不必
祿暴不必折天人感應之故乃子則竟不知其
何說也嗚呼哀哉仲春之良集於郊原輶車既
駕西指其轅歸爾首丘旅魂其遵傾都揮涕予
亦何言

祭楊母文

家有嚴君父母之謂厥配則均母職微異相助
夫君終始綱紀宣調和適以臻於理若夫人者
何憊於此洵允大叅聲宏實鉅洵宜具楚監司
雍豫聿隆厥孝色養周旋間關異域以月以年
其在夫人亦子其子既順於志復康於體孰隆
其福而隕厥壽戚我宗婣匍匐恐後何以告哀
牲帛清酌唯願克誠其格如右

祭姊張孺人文

嗚呼痛哉分體之親如姊有幾踰月既迫今歸

土矣嗟我骨肉淪為異物白日不照玄臺
摧裂衷腸無術可贖欲見無期益之以哭姊也
貞善有銘載諸勳克於家儉裕於居坤道直古
不習而利貞乃其常善奚足異獨其慕母不二
是難能也世之八子多愧姊者嗚呼姊心既
惟死恐後今從地下得見母否我病十月幾
不救非母之力而誰云佑為我致母予復予
爾兒婉婉爾女媿媿送爾於墓行路為悽我何
以堪齋咨涕洟

祭亡妹文

嗚呼哀哉家難未易夷慘至是耶壬子吾母見
背至于甲寅則哭吾姊乃今則又何哭吾妹也
痛哉毒矣妹之秉德嫉邪知愛知義聰慧直方
吾不如焉今其亡也乃不如他氏女也他氏之
女有慈母以惜之悼之有遺弱以號之索之今
吾妹遊竟冥漠委體泉臺枯株朽蔓如斯而已
大可痛已平居歲時暇則延致雖不接席我心
則慰踰期不來心焉悲阻其病踰年我憂歲許

今汝奚適曷卜其還哀哉永睽無日無年吾使
吾子為汝縗服既可義起況有典則乃竟不得
為也嗚呼痛哉西征已駕為汝踟躕傷我寡親
言與淚俱嗚呼汝其聞之否耶楊氏之阡實爾
母墳汝今厝此與墳為隣嗚呼其真有知以相
從否耶我儀不豐而意則篤無由質汝益之以
哭

漸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九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二十

東魯靳學顏著

雜著

七諷八首

崇麗大夫仕於吳居數月吳王有疾不朝於是崇麗大夫造焉吳王隱几而嘆吁衡而忤意慙焉有所坎然置焉有所惘然冀焉忽若俯仰似若沉想有間大夫進曰遠臣聞大王玉體失和甚怖方徒跣偃俛上謁未敢問也適見王神氣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二十

固無恙敢私王曰進不隱忠明無拒辭大夫言乎大夫曰蓋聞物有賤而益貴藝以世而若神故藥餌可以已疾方技擅乎專門金匱闡真言之纂靈蘭譯秘典之文神產良品遐篆鴻術厥亦前聞且世不紀聖國不絕賢夫以大王之威力富有加乎海域奇瑰詭異之夫絕島殊甸之氓于于何不殫也大王即計宗祏之引鍾簴之隆曷亦徵夢卜乎詹史跡軒黃之所縱於是使巫彭之倫岐伯之徒盧醫鍊劑淳于檢圖按以

明堂之箴試以真嶠之草鼓以洪爐之燧沃以
上池之灑不日而大王起矣起即向離明以宅
中遏潛畫於不軌顧不愈諸煩懣締繯而鞅鞅
而餒餒已乎王曰唯唯寡人不但計之顧予國
民鄙而不足與慮事左右皆啖賂而不足以致
節予即有事於敵予夕發而旦愬夫洩也而以
窮壤亘宇致子所稱不其拙乎大夫曰嘻王何
貴耳而賤目也王之臣隸臺廡有之不越筵豆
而得而王不察也王之疾非邁於六淫隱於五
氣九竅之變弗爽七動之欲弗戾桃飴之所不
融金液之所不暨俞附皇午而莫展越人悚怵
而長懍請無切脉攻腠投石施慰王曰緊深矣
然則何疾大夫曰陰陽不合運而不積顛順懼
拂經之凶善攝珍導化之節故精志欲通神氣
欲宣木鬱而蠹水鬱則煩然則王非疾蓋鬱也
夫志有思而弗給勢將獲而未時衷絰結以揮
霍情愠愉而焚絲牀乎餘侔曾不得夷爰有瞋
眦可以治之殖以元田溉以玄淵德產之緻地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二十

不愛旃老莊所潛羲姪之琴發贖振聾曜靈麗
天蓋賢人辯士之言乎臣願大王憑軒而聽虛
谷而受俾齊給便利之士陳乎下瑇瑳芬醴之
議佐乎右其以宣鬱而一售也王曰可大夫曰
秦聲楚闕吳歛越吟秦陽阿度淮南交金石之
激烈紛鄭衛之繁音奔響越節溜澗梢林絃空
杳之湛澹羗靡曼而哇淫激商則流雲停變羽
則淒風森淵魚竦而上出鳴鶴感而脩臨羃若
綴珠鑑若鏘琳曾一度之未亂價已踰乎千金
新兩城先生集 三卷

爾其聯以美粲列以素娥西施宜咲而依幙毛
嬙掩扇而嫋娜緋頰怡而春生儼流睇而增波
曳飛霧之微綃襲蟬翼之纖羅懷江妃之捐珮
凝洛神之冰襪悵凝望而目成睇蘭燈之明滅
結姁媛之孀悽左楚客之纓絕斯亦絕代之娛
也大王豈欲致之乎王曰唯大夫曰玄山之木
南海之炬燵以芳牖侑以露茹青鳳之肺玄豹
之胎方物海錯千日之醅碩果蟠木厥核稱魁
象白革於黃鼎燕翠奠於下羞蒙龍具醢於一

醢熊蹯烹靈而若丘甘鮮醢粹秘穀雕饌覲聽
所絢心志所願聲次邑之畜藏曾未瞻乎一膳
期亦希世之味也大王其欲嘗之乎王曰唯大
天曰洞房敞朗溫室冥融朱明凜而飛露流春
旭於玄冬環材允奇是曰棟隆蔭丹葩於藻井
巨粉樟之雄虹瑱楹鏤碣金銜壁錯星躔漢回
霞倬電燿神工營之玉繩斯度離婁迷瞽而失
巧班倅投墨而貽暘芳籙神沼離宮別所大禹
所不能名隸首騁筭而忘處鄧林嘉生蕭穆楚
新兩城先生集 三卷

莽朱桂剔榮於跋趾華平垂穎於豐圃錦質報
章祥鱗脩羽躍荷葉而呈靈棲青桐而容與任
公委其獨繭天乙開其一面若茲之比不可具
見斯蓋極麗之區而大王御之矣願復少進乎
王曰未也大夫曰切雲之冠騏文之弁翠綉朱
組冒以金蟬衣則褭以睢渙之麗辦以霜蘭之
綸鸛鷖狐白紗縠絞紋赤鳥金華繡襪旋順
時服而設副遺光倏燭而踰躑珮則八方之劍
闔廬之精鍛以龜文龍藻之參絡以赤瑤蒼瓊

之英見魅之金銀其室七彩之珠駢其鐔方熒
惑之降曜俄剽迅而照乘於是駟飛兔驂渠黃
流星暘鳥溝珠噴光之駿骨奇權蓋試諸手九
方憑凌天倪沓拖頽景赫沛艾而超驤遺飛燕
於大漠校塵影於穆王季樓超超而躩蹠奇肱
收轡而周章斯亦飾麗馳聘之極也大王其一
試之以逞心與王曰大夫少間予倦聽也大夫
曰未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弧矢之揭太白之
離列宿垂象衡紀暢威不庭不王則有張皇六
師黃帝蚩尤之克震用鬼方之捷谷血原駱於
茲為烈爾其朱干玉戚黃鉞白麾刃林鋒霜白
日陰霾靜若嶽峙動若涌潮獻馘訊醜崑崙煽
風華戎震逼神人懾惕含生之屬罔不懾驚而
息意大王可以尚枕而肆志也於是改絃易軌
蕩風滌俗陋夷變于非時表百皇之所不足朝
崇典禮之臺夕創曲樂之館監周代而增美郁
繁會而燦燦日不暇給彪炳豹變蔚蔚焉續續
焉煥煥焉迺輯瑞手明堂攻珉手碣石泰巔封

其金泥鎬池隕其尺璧斯萬世一時而大畧英
主之所隆也以王之神聖反掌爾王曰寡人欲
之然病矣大夫曰崑崙丹丘之墟方壺員嶠之
窟神君列真往往而伏靈根斯固紅泉斯沃或
趨羽翰而上翩或留混沌而無欲鍊服之術七
十有二變化之品三十有六金骨青髓綠髮方
瞳秀色可殮或老而童似若有無其道鴻濛握
斯之符者周游太始而罔攸終於是遣方術之
士羽衣之流上下四方大招冥求築以銀青之
闕縹璃之樓聚以九轉之藥三元之苗似索珠
於玄圃仍鞭石於滄洲自可鍊形補腦保度而
久視也則夫牛山之悲雍門之涕其奚由至哉
是昔之人所以引年不朽而蟬蛻大化者也大
王其歆事之乎王曰然寡人營之然未易得也
大夫曰蓋聞聖人觀世而易化太上棄智而不
德為而不恃應而不職此先民之作而今時所
斥也然未敢聞王曰大夫無尤願終聞之大夫
曰在昔有作却走馬以糞垂衣而象乎乾坤潛

帝力於何有民熙熙以登春夫人主處虛服素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能反無知故能使衆知也逮厚下以安宅奠函夏於穆清河源朔漠之濱青激朱垠之氓戎器除而弗戒烽火熄而不警禮樂昭乎天地福應召乎神形鳳翥翔其闕麟趾馴其埳朝有指佞之草階挺報日之藎大夫之言未既於是吳王矍然而作泚然汗出歛衽而稱曰噫子大夫休矣寡人固不足以奉明訓於心蓋戚戚焉夫好名為累自用而亡是寡人所痛也且夫礪則瀆貞以逞耳目之淫暴天靡物以暢肢體之耽怕情宕志以箴先王之箴所以為一人則得矣謂大計何而況乎檀紛更之名國有虛耗之實加之流亡辛酸寡人所濟也寡人獨何心與向子大夫甘我以美疚不如砥我以惡石幸澤我枯槁攻我膏肓唯是先人之緒不絕如綫請分國之半以酬大夫其勿有所辭

扳倒井銘

庚子予既出佐宅郡數以事行縣道出裕州謁世祖祠祠外有井方亭上覆渫泉旁溢穴不中直甃砌欹側人曰此光武扳倒井云予心異之顧謂驛丞潘曰嗟是惡可無識諸潘頓首請曰非明府則誰與識者予為之序曰自昔帝王受命符驗識兆可畧數焉然書載惟卷易云所祐定勝則吉反德為妖天道人事其揆一也故甲社响而黎元歸斗樞降而寶孕結黃龍赤鳥登祥夏姬玄鳥大虹紀瑞商姚萊蕪表其立石林徵諸卦井浮壁滅秦白虎興晉雖幽明異術靜躁殊章飛潛有沉躍之性動植有區別之族至其神符靈契旁徵七豈皆將以明統顯祚昭聖鏡仁陳錫而界釐也故曰王天下之往也帝天下之適也赫乎崇美人以徵天理以協數不其躋歟世祖帝苗統固正也漢曆未殫祚固當也神幾文武聖固茂也推心履信仁固裕也方其始也光鑒室隕禾滋邑壤迨其既也水合澤沱符來華疆錫釐如是豈惟井哉昔之人曰雖

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命運非功烈不舉不然驅石赭山無益敗軀之載囊血卵騏何止絕咽之斃斯非其聞於數而弗就於天也所以然者不務厚基而自剥之勢速也君子過武廟之墟下車訪古其將歎歎於斯言云銘曰炎熙既燄白水發祥呵禁啟翼得天者昌坤靈效順匪愛厥寶極困沃渴醴泉斯倒浥浥廣隰濊濊華渚蒸蒸卿雲祁祁甘雨渥茲皇渾閼彼邑改純佑保定帝鑒攸在

解嘲

序曰魯國王叟者獨往人也瑰意琦行混跡負塗不畊而穫無營而居行年六十狎狂行歌蕭知也衆頗嘲之叟作解嘲辭曰客有嘲王叟者曰蓋聞丈夫龍變曲士瓠繫爭名者朝爭利者市挾霜翮之迅者不飲於汚渠負汗血之良者不食於下厩茲綠驥垂耳於鹽車忽仰天而長嘅者也爰稽在昔虞卿售談白璧聯絡季子摧舌六印紫若飛聊城之箭者蹶千金之將脫章

臺之柱者責連城之約或彈缺相府或脫穎平原或分庭南面或擁篲王門昔之人於富貴功名若此爾其泯泯而生不如磊磊而死也故有北里考鍾南陌鳴珂蘭衣珍饌輕佻脩蛾叱咤則風霆興吹噓則陽煦和畫地成川執手可執剽校猾獍神規鬼捷若茲之倫未可更僕說也今吾子迷大道之方疆意乎自然之衢騁駕乎汗漫之圃仰焦先而為徒猶是造響於無聲畫形於無圖蒹華藕於修陵徒臨淵而羨魚亦何不達之極也且子籍先世之業名宅數區兼金數百捐之若屣曾不返顧弱挾鉛槧長逃麴蘖至老無稱負載道路彼世所謂愚不肖者非子若人哉王叟唯唯若朽而無以應也已而客告去王叟據地箕坐戒客勿去謂客曰嘻客所謂末學曲議逐時華而守成計者也夫夏虫之不可語冰失於時也車人之不可為舟圖於技也蛟龍驤首蒸雲擊霆不終朝而雨天下失時委蟄泥沙蜉蝣侮之傳說霍戚心懷伯王之累非

遇賢聖之君假以羽翼則終其身與桀人牧子等伍故力田不如逢年蓋時有利不利非賢不肖殊科也昔者大漢之興豪傑景附希變化厲天步殪羣雄斃秦楚已而正功論賞而分茅畫野建姓賜氏同誓帶礪者不可勝數也迨時移政革右文左功飛將怨其未侯方朔嘆其不逢馬唐白首亞夫鞅鞅加以募莽裂其紀綱逆卓礪其毒鋒懷仁者首戮嗜殺者稱雄裂冠毀冕回春為冬章甫之流惟恐汙名滄節竄跡匿躬

新西城先生集 十二卷 十一

不遠爾尚敢敵愾於外握籌於衷衍明堂而效頌擅一言而建封校逐鹿於張韓擬綿叢於孫通者乎由是鷗鷺不接翅而翔忠佞不共國而容入朝見妬黨錮成風士以此待機會守固窮者多矣何必其哉何必其哉客笑予以不達予適悲客之不審夫時也嗟客亦聞夫古之人乎日者玩世君平治生伯倫荷插於夜不醒蘇門舒嘯谷口躬耕數子者門無結駟之客家無詹石之儲言不關於興替澤不溉乎寰區然而名

至今不鏤者彼其於去就分數審矣夫得失得無有有無貴賤賤貴榮枯榮孰為真乎孰為疑乎孰保富藏登要津而恒然乎孰迫饑寒捐親戚而不謀旦夕也者而恒然乎失之為不得也則失何始子得之欲不失也則得何起乎而客禁我以自然之術美我以富貴功名之欲是欲鑽屈轂之瓠而適鑿渾沌之竅脫桎梏之繹而適增鷄鵠之悲者也吾聞磽磽者缺皴皴者涅膏以明煎玉以剛折四達之達有摧輪羊腸之坂無康輶近火者焦憑涉者濕日行惡影不如却立播穀望菽不可以得故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故有封泥未啟而三禡已至賜第未踐而兵獵其門朝為茵榮夕為葉紛炎燼冷灰奪魄游魂與夫綠珠黃犬之殃客所聞也不然儀秦申嘗許史金張雖至今存可也且夫非其位而有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錯衡和鸞孰與蓬累之安也腹鼎豐厨孰與汗樽之紆也左艾右妾孰與枕流之潔也金華繡質孰

新西城先生集 十二卷 十二

與寬博之適也重以土木形骸丘壑膏肓白眼
忤貴飛蓬凋霜酒後身熱搔痒無方而欲約予
以邊幅藻予以折旋襲予以法裳豈不痛哉故
曰鳥不假足於獸而翔魚不假翼於鳥而游鳧
脰雖短續之則悲鶴脰雖長斷之則憂神龜觸
網薦以古樂玉食饗之不如泥滓之曳尾也百
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文之不如丘阿之挺柯
也遺其天放厚其天殛而謂於物無戕無幾哉
嗟乎人跡循同物形忌獨阿衆所好鮮不為祿
廉言朋興拳石斯微謂鳥也白謂馬者角逐臭
癖矣而不逐者多則逐者非飲醪狂矣而不飲
者獨則飲者是且客休矣

去思碑

去年郡侯李大天治濟既二越載值 觀期將
如京民咕咕曰茲役也肯院其以黜陟彰賢否
乎信也則我侯陟也若之何其奪吾良也已而
侯領 新命還治民喜維四月職滿將移牒上
官民顧又悲也曰侯治行有效當膺華寵即如

序遷亦當升一二等以去若之何其去吾民也
於是相率陳狀詣諸上官白曰侯一日在民一
日生即有意吾民豈遽以侯行耶無何則侯之
父卒於家四月二十三日訃至侯觸首地絕咽
良久蘇曰天乎予思以悴一身而易一封而不
予遂也廼予尚為人也遽呼堂吏授篆鑰褫麻
徒跣即日行民吏爭遮留之不得出廨門乃姑
還為位設奠如禮而侯焉翌日州之士聚哀於
序大夫唁於庭嬾稚嘆於私室既再信宿則境
外內譁然疾感悲其失良父母而不禁也里旅
輩知侯終才也無如制何爰脫侯履而繫思焉
厥明咸集于廬下曰民有思也而不能言有言
也而不能文願吾子有以志之也予曰至思者
不言至言者不文思矣奚文為曰弗文弗遠柰
沒侯善何予曰願聞侯善曰衆見夫往吏於我
土也者日有所疾苦於我固自以為疾苦分也
庸知侯至也脫然失焉飲食也衽席也非自侯
給也而我得而有其飲食衽席之也者侯與予

曰若侯寬矣曰人有為寬者陰剥其膚而陽令
於閭境曰瘠矣吾民今緩若租廼枯其司牧者
刻削之傾其貲以貸歲入之數是謂怨寡而懼
多侯督餉以時若不少假徵解者擇授之即有
勢力不易而歲輸無虧人人嘻然樂成事矣寬
者固能乎曰若侯簡矣曰人有簡者閉門束卷
輕媒官使允然示人以逸既公私填委即有急
亦坐稽不得發凌遽督追之使相望於道吏胥
牧圉百執事咸遭勢累民殆糜糜無虛刻已侯
則尊食露宿先事誠備無不人人結其歡慰者
然日理文書辯民爭頌科檢金穀漏二三下無
幾微厭惡見於言色簡者固能乎予曰是數者
與寬簡殊也而寬簡莫加焉雖謂侯飲食之任
席之可矣嗚呼侯去是尚可以州乎地廣大荒
而不治征繇日急如束濕戶口日耗逸游食者
日倍噬民者日益得計廼按治者又曰是衝煩
郡也可撫而煦之耳是惜其嘉茂而毋忍於荆
杞將嘉茂日萎而不知也夫撫而煦之者是州

新兩城先生集

卷五

大夫縣令事也宜我侯之見思也

采芝題辭

辛亥春暮將事覽循東出長樂遂涉滄津逶迤
藍谷秦嶺攸遵弛蓋商顏弭節金洵道於子午
漢沔以臻肅轡七盤龍山之澹畢按鳳岐由咸
居秦如蟻附環朱明聿鄰間有嘯詠非我思存
或矢勞歌或寫幽屯言不必什什不必文鼓翼
觸臆候垂其呻小舟傾陽寧避羣芬或曰子行
閱歷孔殷奚斯取焉獨采芝云曰彼四皓予志
攸珍既入其域不覩其人咀彼遺芝彷彿其形
真邪想邪寔勞我神

新兩城先生集

卷十六

吾廬說

夫天地遽廬也羣生眇然廬諸其廬雖然營於
道者罔象為構玄同為基虛無為陶匪木石資
肇天地先乘天地後曠乎無不容放手無不之
也則眎天地何有無乎眎天地無何有無則又
何遽廬之足言乎吾廬子曰夫營於道者不以
遽廬為遽廬也則遽廬固不能庇而乃以庇夫

遽廬者也而予方且廬吾廬以自私固非耶嗟
乎予得已哉夫予將以矯世也夫世動勦交競
以市為道者也翹乎其竭足而趨也狡乎其側
肩而爭門也汨乎其遡波也多岐者迷方捷徑
者稱俊跂以利吾而真吾益喪故新營益美初
服益荒莫有省焉故有能不忘夫吾廬不足者
則吾不足私吾不足私則真吾乃得真吾得則
遽廬非遽廬遽廬非遽廬則天地非我庇天地
非我庇則營於道故營於道者雖廬吾廬不盈
一區而能撫大遽廬以玩天地至寶在是故說

二室說

記曰堂其末為兩室左能寐右玄宴是也兩室
蓋皆偃息所云何以其能寐也夫能寐亦子有
之也夫客感紛沓交戰未勝去來無蹤攻取靡
定糾而櫟者欲手絲而焚者思手吁吁且且也
者氣未降手怔手若竊手惕手若傾手若或禡
手是世人之態也已爾其戚戚於天意役役於
跂足憊憊於患夫於暇也故其榮不澤其衛不

憚其神枯其心縣旌乃其於赤子遐哉遠乎夫
赤子其善莫喻也混沌沌衆妙之門不離歟
真大道乃存故能赤子乃能寐能寐者乃無所
於寐也故身無營心無夢矣無夢也者其於能
寐幾矣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固波故無
適無隨無載無慕化國乎華胥乎曰玄宴何也
陽關陰翕動靜互極羣動鼓機日作夕息予游
其機以觀時變化若在掌玩也而不能矣厥則
夫不能矣而強矣也者是養生之賊也日入咸
池萬有即域漠漠夢夢惟玄惟默而子獨不欲
與俱宴也得哉得哉且夫酣歌達曙誦法繼日
二者則間矣然亡羊一也故晝夜一暫古今也
萬有異而不知古今一大晝夜也聖人若石不
違精覃而益索形疲而益振能不六鳴以警其
有乎夫玄矣故曰晦其仁而宜其珍深其阜
而耿其根懷其功而幽其所所以然者聖人蓋
不道云易曰雷澤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由是
則宴非無取哉

抒悶篇

小子搜憂罹苦既集于夢五內圻崩七情焚惑
蓋自仲春以踰徂夏病從中興苑結弗釋今且
窮冬矣肌態消瘦神慮不振瘳未有期焉室孥
不堪其憂乃為予謬計曰聞之匏絲足以悅脾
臨涉足以曠目詠談足以馳志旅燕足以散襟
曷一從事以愜素體與曰非其時也非其好也
忻來戚會祇令人傷耳已而曰長歌當泣非其
時矣吾聊以當泣乎于是以一日始拂几研
理翰素割情而結慮隱心而摘文希聲初發若
有若無或朕此毫芒而即捐或僅綴寂寥而不
續探之于無從放之于靡趣既乃離魂始附舍
意初申或憶昔而追製或撫今而矢言質而不
華其為詞也迫而不婉其取類也或籍喻胥井
諷義俛陳或厲響霄琴孤膺潛漂標旨或殊情
歸于悵綜述或判義主于紆抑以端居興言動
觸哀釁漓以他臆興亦隨感引類忌于多岐措
材毀于更端倚廬非諷歡之固故韻節寡諧野

留無駘蕩之和故襄杼弗緝重以陶鑄既而剥
蝕已甚封植弗厚而剝伐良勤內乏殫異之藏
外鮮圓明之潤詞之不工固有由已

歎珠題辭

昔予既冠之年抽簪在告經始湖干作室游藝
竹素之暇與影為儔而前川曹子數數過從風
雨不已時或譚詩聯賦雅契神情曹子喜飲飲
輒醉醉輒睡不去予厭酒徒而顧悅曹子之為
人蓋醅酹其外而慧秀其中其視世之昏中錦
外落寞無所有者孰為多少也曹子馳志物表
而不肯卑情于自獻之文以故不獲一舉乃益
肆於飲病且死無一語及塵滓事時士笑之然
竟莫有知曹子者悲夫曹子嘗師事崑山石川
張大夫相與詩文往復幾盈百牘青州芝嶽陳
先生者都水使也亦雅好曹子題其所得于石
川手蹟之卷曰輝川媚石蓋珠玉其人哉曹子
既沒之五年厥子延祖佳士也悼慕其父作冊
屬予為之發幽光焉予曰惜哉珠其隕矣嗟何

及矣爰即其冊表曰歎珠將與世之愛曹子才
同一歎焉云爾

場屋爾雅題辭

業舉之文既著在功令學官弟子務一場者家
相傳人相授主經傳傳切理會文有章程度數
一如元人帽製必圓而六瓣必上殺而六合窮
其極以為顛必下為簷以受辨簷其高必殺什
之七服者無敢易也易則衆目駭矣鬻於市亦
不售迺二三場寔無往古之制用之今其為二

新兩城先生集

卷二

三場者竟何如爾業者與覽者必自鏡矣毋亦
若帽然近世士大夫則厭服圓帽顧文襲前代
達人或人自為意製而服之既不合古法器又
不今之從徒自標置乃所謂縑布謂毋追謂章
甫謂委貌其不可見耶夫三代尚已今之官人
朝冠漢制也幘頭唐制也是朝會公署之服必
以古必異于端居野人之服明矣設朝會公署
而不服古而圓而六瓣焉服其有不駭者哉嗚
呼帽不古若衆知駭之文不古若舉世莫知駭

帽不制不售文不制歲歲售之豈惟矣古顧亦
悖今已予嘗取秦漢以來諸家言語行事有可
備覽採證足裨文藝者即一意一詞精妙可人
亦為標出示我諸兒又慮兒慮難不克舉全書
罔善記憶茫洋無所據則又特撮其一意一詞
及大篇者陳其槩命掾史轉寫為帙庶沿約之
博焉大抵以近正為旨

新兩城先生集

卷二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二十終

兩城集二十卷

山東通志
採進本

明靳學顏撰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前有于若瀛序稱所著有間存集兩城集荒稿園志等部歿後所存僅十之二三其子需等復裒輯爲詩十四卷文六卷卽此本也其詩格律清整而蹊徑尚存不脫歷下流派文則偶然揮灑而已